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二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二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二三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飲和堂集詩十六卷文八卷

〔清〕姚夔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飲和堂集二十一卷》提要

序

讀書以理爲主。氣爲輔。文釆詞藻其充積而發皇者也。理足者。有大醇而無小疵。若徒逞其宕往奔放之概。而不探其本。月露風雲。雕鏤追琢。非不美矣。終有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歎。漢之董。唐之韓。文傳後世。惟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卓乎獨窺聖賢學問之原。其視

有宋諸儒。譬則先河而後海也。原道原性諸篇。闡往聖之精微。於絕學不傳之日。所謂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厥功甚鉅。豈僅取送窮毛穎諸作。細大

不捐云爾哉。考亭夫子。自言我不工詩。生平俛俾。大率類此。而齋居感興。非託於仙佛之子昂。所能頡頏者。夫亦原本六經。正心誠意。內聖外王之旨。金聲而

玉振之。文章其餘事耳。不求工而自工也。曹師浙東名宿。考德而問業者。戶外之履常滿。令思唐也。絕苞苴。簡刑獄。崇教化。治平為黔中冠。退食之暇。篝燈講

讀。不異諸生時。嘗著周易羣詮合璧。微妙淵泓。不同帖括家言。可謂直抉先天之奧。周程以後。傳火一燈者歟。其文集若干卷。詩文序論諸體畢備。登峰造極。

自成一家。李杜歐蘇。分流同派。洋洋乎洵大觀已。讀者見氣之光昌。文采詞藻之瀾衍弘博。輒歎胄師之才。如木雞。如駿馬。如雕龍繡虎。變幻恍忽。不可方物。

而不知其靜觀動察。體勘身心。積數十年攻苦。一旦浩乎有得。遂沛然莫禦者。非氣與詞之爲之。而理爲之也。胄師遷秩山左。近聖人之居。出其學以爲治。治必優。本其學以爲教。教必廣。彼都人士。考德而問業者。奉合璧一編。爲下學上達之準的。使不迷於所往。其欲以文章名世者。於是集焉含其英而咀其華。衣

被後學有餘矣。識者當不河漢予言。

康熙乙亥嘉平月鸚湖陸祚蕃

武園氏題

姚子詩敘

文之淺深離合作者自知之不可告人者也然雖不可告語必有人焉能知作者之淺深離合作者之神情始出是之謂識者夫作者林立而識者不可遂得或俟之千古之下或旦暮交臂得之或咫尺交臂而失之亦若有時命存乎其閒不可得而强也文不一格其最難者莫如詩三百篇無論在古人之傑出與今世之所服膺者莫如李杜然讀李白之詩者其人

有不樂者乎樂之者樂李白之樂抑樂己之樂乎抑其人原未能樂因人之樂而曰李白之詩能使人樂乎抑有人讀李白之詩而能悲李白之樂者乎讀杜甫之詩其人有不悲者乎悲之者悲杜甫之悲抑悲己之悲乎抑其人原未能悲因人之悲而曰杜甫之詩能使人悲乎抑有人焉讀杜甫之詩而能樂杜甫之悲者乎此又關乎讀者之淺深離合其神情不與作者遇其哀樂亦不能出當杜甫時其交遊如李白王維鄭虔高適雅稱同調而杜終身不以知己輕許人不然何以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又曰詩成泣鬼神又曰詩應有神助此數語不惟後世讀杜公之詩者不能爲杜公道即當日同道若李若王若高若鄭亦不能爲老杜道也文章知己敢輕言乎又聞後世李覯司馬君實不喜孟子老蘇不喜太玄法言老杜不喜陶詩歐陽永叔不喜杜詩子瞻不喜史記此或别有神識不若世人之隨聲附和也諸公皆閒

世特出之君子其不相能如是即使生同時學同堂亦未必傾心相許也況上下千百年乎文章相信之難如此而可輕言悲樂乎山陰姚氏父子兄弟雅能文章而于聲詩之學直追古人而壓當世當日天隨先生每有著作必出以示璿益不以璿爲鄙陋或能識之愧璿不能酬答玆胄師於璿亦如先生當日璿伏讀再三而知家學之有所自也胄師性情自得吐棄一切絶所依傍洵自成家其離合淺深之故當亦

如老杜之所自言者。瓚稍知其離合淺深。然亦不能輕言。則夫當世之讀姚子之詩者。從可知矣。在後世之讀姚子之詩者。亦從可知矣。天下後世。豈無識者偶不得姚子之悲樂。而漫譽之。亦何異不得姚子之悲樂而漫毀之者。毀譽殊無當。得失固自在也。咫尺交臂之間。識者何人。使姚子而為杜公。其以李白王維鄭虔高適目予否。其不以李白王維鄭虔高適目予否。同學包瓚

瓚

梅軒草詩目次

公車草目錄

歷遊草目錄

天都草目錄

金谿草詩目

金谿文草目錄

叱馭草詩目

思唐草目錄

思唐叉草

思唐三草

思唐四草

東行草目次

曹南草目次

曹南又草目次

曹南三草目次

栩軒草

山陰成莽姚　夔著

望海亭 臥龍山上

湖山佳氣一亭收凝碧飛青貫女牛襟帶兩江開霸烈規模百粤壯神州詩書已化文身俗疏鑿兼垂經世猷烟火萬家眞錯采錦帆何處不風流

戒珠寺 蕺山之麓王右軍宅下有墨池水黑色

文物當年數右軍東林坦腹便新聞一塵拾得棲三寶六帖爭傳到十分老媼扇頭垂雁跡道人窗下草鵞羣至今宅畔方池裏墨氣猶然散紫雲

三江閘 有序

於越水國也而病于蓄洩明嘉靖間刺史湯公諳水利建閘三江城下以滙衆流動支歲課九年而成民永賴為後數十年蕭公修築傾圮兼按列宿廣為二十八洞立時辰牌測水高下以事啓閉厥土膏腴矣閘之左右兩山對峙下有石骨相連湯公獨知之鑄以生鐵後立梭墩上施石梁梁分三路版築二重行其上者如聞轟雷內外水勢高下丈許歲旱則峻石嶙峋拋銀噴雪亦

奇觀也
一鯨耜亘控陽侯萬壑齊歸東北流山海效靈襄懋績星辰用
命煥前猷濤聲上撼城頭雉水勢横抛雪裏毬明德在人知不
朽兩公俎豆已千秋

哭大父端菴公

天挺才名八斗高童年穎異壓羣豪東山有意閒安石南野誰
人知德操資格旣然龍國士詩書只合課兒曹堪憐弱羽難豐
滿莫報疏恩心自忉

其二

曾挾牛刀佐曲梁哦松端不負從王受知當事心常苦起化編
氓澤已長數仞宮墻資壯麗一時雉堞奏金湯掛冠早乞林泉
老獨立庭前志未央

其三

記得髫齡入學時多方誘我重師資篝燈子夜情何切屬意孫
謀天獨知歲月已同流水逝顯揚不與素心期翁年老矣如何
待不肖空餘罔極思

其四

買得佳鄰卜一廛饔飧簫穆誦賓筵擧心使可告天地開卷惟

教學聖賢許我藐孤倚木坐得從諸父討遺編一朝鶴氅騎箕
去泣血何能問九淵

柯山

聞說當年曾爛柯空山何地覓樵歌擔樽石屋聊忘世洞裏烟
霞閒處多

禹山

巧麗一時極人工竟奪天開山標磊落踶水發淸漣曲折思成
匠雕奇境欲仙禹中還索禹尊酒暫流連

獅吼山

鑑湖隨地豁遊襟獅吼名山挾倍深舟到洞門尋曲水僧參石
鋒攜叢林點頭已現空中相觀覈還欲欲外心最是兩般稱益
友浮沉魴鯉去來禽

采蓮曲

若耶溪畔妾爲家溪上芙渠早散葩一棹輕歌穿碧藕纖纖擧
出並頭花

其二

長夏薰風拆錦囊夭嬌水面試紅妝碧叢淺處停蘭舫拣取芳
心絺六郎

其三

胭脂和露點芳唇。一片香心不染塵。移向妝臺供玩取。惜花寧是妒花人。

其四

生成艷冶欲羞花。歲歲輕歌泛若耶。花正當時人易老。漸愁顏色不如他。

哭鄭仁恭先慈

劬勞罔廢蓼莪篇。母氏誠求過昔賢。動靜素嫻胎裏教。寒暄每向掌中懸。一斑方露心初惕。二豎遄侵跡已仙。罔極洪恩何日

報。三年懷保竟徒然。

其二

髫年不幸萱慈歿。異母心情自兩分。共道女紅能越衆。誰知子道更超羣。親歸底豫人無間。化起庭闈族有聞。正待恩榮加隱德。如何松柏伴孤墳。

其三

雞聲初唱五更天。喚醒兒曹理舊編。閉目暗中尋句讀。息心靜裏會言詮。奸邪夜氣還平旦。莫把虛名負少年。此道誰人淵再讕。不禁於邑淚成泉。

其四

有意榮親故著鞭。甫嶠頭角便悽然。雁行幾上金華道。鶴馭旋遊碧落天。幸綴蓋棺留一面。空垂遺稿憶三遷。西風浙瀝腸千斷。野火燐燐雜暮烟。

客梅軒同漢上人茶話

鷲奧峯高天一方。忽飛禪錫下籬鄉。爐開松子交如水。詠到梅花字挾霜。弦月已殘重繼火。西風漸冷欲添裳。聞君疏院皆修竹。春半當來索筍嘗。

謁四負堂

世培祁先生創建別業名曰寓園蓋取天地蘧篨之意也數十年來備極工巧毋乃經營大甚未幾而正命沚中奉祠堂內四負一稟眞先生安宅矣寓也乎哉至于樓閣臺榭画船書屋未免搽琴弗惜可也

巳得南華意。無慚四負堂。生平同皎日。今古頌秋霜。書伴梅花冷。（先生讀書梅花書屋）名隨止水香。成虧應弗問。何代少滄桑。

賓寓山

堪笑東家女。癡心想效颦。画欄曾動衆。池水莫猶人。羣卉應時敗。芳踪有若鄉。扣舷興浩嘆。何法可長春。

哭先孝貞

陬月四之日乾坤乖常儀陰霾晝無色朔風何淒其嗟余生不辰南山摧橋枚陟岵失所望過庭杳訓詞念余在襁褓母氏勤孜孜稍長佩祖訓辰昏勵箴規先子逈尋常言動堪宗師仲父邃理窟辨晰無纖疑季父尤穎異英年脫囊錐天倫萃一堂話言足含飴藐孤聰不敏見事多遲遲丙戌擯藻芹太父早騎箕甲午薦鄉書慈幃痛別離壯志半消沮義方猶在茲如何天不憖鞠凶洊相罹祖母在高堂鶴髮傷無兒仲父賦脊令孔懷悄憂思俾予金玉昆苦塊相追隨宿抱竟沉埋終璞空陸離閭黨謝典型彝紛鮮解頤小子昧大道顛躓誰扶持百身不可贖終天抱長悲

詠客梅軒

不須奇巧費人工樸野猶存大古風幽徑肯教塵客到修林偏有野禽通月臨竹檻移新綠雨過苔階點落紅最喜小軒酉獨坐一番清興結梅翁

聽竹堂月課

樂羣眞勝事況復面山陰氣過千嵓秀思隨萬壑深堂虛延益友調古集知音莫嘆中郎少風流尚可尋

上人玄漢持胎素幼入空門賦性聰慧詩工梟陵善草懷

素結茅秦望山之鷲奧峯未艾而卒詩以挽之

別後鬩君多作詩驚人逸句沁心脾方思坐月聆新語不道臨風憶故知石虎久傳心印去寶能空遶法王基廣陵繼此誰還再目斷高山慟子期

采蓤曲

露團青玉月流華漢上新浮博望槎百折湘裂何處試特尋秋水卜菱花 漢張騫封博望侯使西域往尋河源乘槎直泛斗牛之間

其二

朱櫻澹點黛蛾低三五同來泛碧溪爲摘紅鮮爭蕩槳歌聲直過亭臺西

其三

菱芡花開秋色妍無腸公子入莘蓮征袍裁就憑誰寄一曲箜篌倩水仙

其四

天涯何處問知音鏑曲風光水面尋開遍菱花齊結子采擕寧少故園心

聽竹堂懷古

天授聰明繡錦心一塵邂逅托知音當年逸響知何在博得空名已到今

采桑

青青陌上桑纖纖玉人手采采不盈筐行行不回首使君自有金妾心貞獨守

感遇

獨坐花底陰悠然靜所思素姿入夜光正當雲收時不爲霜氣凌隨風適所宜達人有至理柔柯無殘枝

其二

草蟲餘天籟得意發浩歌飮食足高壤息遊泯風波萬物尚知止世情偏營多卓哉於陵翁操勁哇其鶃

夜坐竺公房

逃暑來精舍匡牀靜自思疎鍾初歇後淡月未圓時兀坐終懷古挑燈細論詩城頭漏欲盡吹角不勝悲

秋閨

家近河邊烏鵲橋秋風吹落淚成潮何時得傍遼西住省卻關山夢太遙

其二

征袍裁就十年心莫向秋閨憶夜深君自夜郎眠夜月妾隨秋水擣秋砧

哭魯仲展先生

古道今誰起斯文入大荒淚遊依北斗高卧失南陽未拭擅弓淚旋懷劍樹傷柯農成一夢增痛老田莊（仲展別號柯農先子別號田莊老人時先子捐館一月聞仲展變）

庚子元夕包子嚴介仲父祐止季弟贊衡偕諸同人集讌高遷亭（世說補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閶闔春回霄漢淸玉盤光透碧紗熒同人卜晝且卜夜持書來

集高遷亭高遷故址鄭靈祕中郎截竹成佳事干戈百代久灰塵識者于茲感興廢先子懷古情獨深更逢包子稱同心晚年課學益忘倦日過荒亭留坐吟一朝海飈汨天地壁塗方始忽遐棄壯懷故欲武前徽且與讀書酬素志讀書先尚論古人經天大節宗彝倫中郎東漢之國士遭逢不類戕其身豪傑遭逢不嘗有同人遇合良非苟文章要使泣鬼神節義還須炳牛斗只今海角屯烽烟麒麟閣上繪樓船布衣不即擁大纛青燈猶欲凌嬋娟燈光照徹千門柳月色離離映尊酒高遷訪落在何年與子逍遙樂亭後（先祖卜君郡名亭後）

茉莉

兀坐當軒北名花自粤東得隨蘭蕙潔不數荔枝紅弱質侵宵露幽香動晚風一尊好酬對清况各無窮

野眺

皎月正當頭青郊暢晚遊光隨平野潤影到隔林幽村落連雞犬乾坤劃斗牛不堪留戀意望雨遍西疇

夜坐

夜深庭子靜坐久月相依滿席餘清况空階落素輝寒花迎露睡倦鳥戴星歸忽聽城頭角愁思欲溼衣

題美人撲蝶圖

小窻繡罷錦鴛鴦撿得輕紈出洞房無限幽香函荳蔻不教蛺蝶漏春光　荳蔻香蝶名實小如雀豆長紋美蓉粉葉衣荳蔻香

壽張太君

嵯峨碧落對南山羽葢遥飛東海間玉女羣來雲冉冉麻姑早降佩珊珊銜書赤鳳鳴將下獻酒青鸞舞未還爭祝冰霜賢壽母荷渠偏映彩衣斑

壽蔣嘉會

仙掌高擎玉露浮新開三徑竹林幽梅源舊隱眞人侶桂月初增瀚海籌階下彩衣翻五色庭前椿樹植千秋西池覓得桃如斗滿泛椒花祝介丘

無題

閒坐披松風焚香課兕讀素琴自無聲心清聞妙曲俯仰天地間庶幾慰幽獨此外夫何求超然忘百六

清隱禪房觀青蓮次際上人

亭亭素質喜成行揺曳南軒日影長玉塵風生花共語碧筒香透酒初凉移供高座神逾潔採作輕衣體倍芳永夏不知身在暑蓉中小隱異尋常

其二

知爾前身是謫仙餘情猶愛酒家眠疎枝欵欵隨風轉落瓣輕輕逐水妍影入鵝羣圖綠字香侵鷄舌散青烟幽軒盡日無人到只許高僧教外傳

題倪大生令書齋

倪子鋤經處悠然可樂羣受塵方一斗勝友每如雲小徑閉松菊匡牀靜典墳月高寒暑盡正好細論文

聽笛山房

絶代有孤亭微風入夜聽知音久遲暮往事同晨星一水涵明

鏡千峯展翠屏扁舟幾憑弔逸韻滿寒汀

壽生今大兄尊堂盛伯母八十

總角從君定石交升堂拜母尚兒曹過眼春光三十度鬚眉爾我同斑毛新陬又慶一齡長喜君萱茂北堂上北堂厚德山與齊猶子看余珍在掌能尤課讀不辭勤截髮留賓方古人孝養如君能不愧含飴有母獨完眞年登八十猶未老鶴算童顏世所少桂枝馥郁待秋芳蘭茁森森隨膝遶杯浮玉露春酒盈月滿珠簾春夜明祝母維如岡陵壽期君還擅斗山名君不見昔日斑衣老萊子行年七十娛其親而樂友朋

送賓旭五弟北上

弧矢丈夫志天涯遊子情過都須問禁遇物貴知名歲月無悠忽風霜漸老成周官三百六隨事可遐榮

寓山四負堂再謁忠愍公像

英靈萬古稱人傑四負堂前止水邊方信遐條皆是寓穿池洗石豈徒然

越王峥 在大夫山南村傳為越王棲甲之所

扶筇直上萬山顚江海蒼茫襟帶連甲盾五千何處是一輪明月照孤禪

壽趙君賞先生八十 座中徐在田祁止祈周戩伯三先生年俱八旬以上包嚴介余心生趙君儀君發年俱七旬內外同予九人

秀競千巖春意回爛柯山麓朧雲開新過別墅疑聞笛舊隱眞人說姓梅獨鶴修琴風自遠蒼松白雪客初來咲予未及香山老也列耆英醉玉罍

送胡兩先北上

達士不家食春風送遠遊處囊錐穎脫出匣劍光浮咲我三年學期君萬里侯金臺方市駿正好借前籌

壽孔酉嶼尊人七十

爛柯山上有白雲爛柯山下有徵君南極一星紫氣縕北海滿座無空尊尊滿菊花黃天寒欲將霜霜落楓林兩岸赤黃花凌寒不改色徵君鶴髮顏如童問年古稀未龍鍾階前玉朋搏秋風一息扶搖九萬重天池之北滄溟東徵君脉養方無窮手攜靈壽尋赤松唐舉何足知其終

公車草

武林別倪大生令

山陰成芬姚　夔著

寒氣秋初蕭江潮送客船與君同太越而我獨之燕浮白連宵雨蕉青各晚煙悉高一長眺霜葉有餘妍

虎丘

曳杖尋幽勝高松起夕陰池涵天地小泉歷古今淡悟石超三乘焚香清一心黃昏歸路遠明月照長吟

楊子江

一水分南北征人泛曉槎棹聲隨浪急帆影逐風斜雲擁江心寺波翻峽口沙中流誰作柱擊楫起長嗟

行路難

大纛連雲白日寒橫脉亂落如飛丸小艇當前神色沮帆檣何處施威武天河千里鼓春雷擊岸排空去復回石壘陡瀉怒濤起片葉安危須臾裏朔風薄暮阻行舟茫洋千頃洛輕鷗烟波漫漶迷村落寒衾擁膝悲寂寞醉卧滄波倩月憐饑飡風露曉星前君不見長安多少佳公子朝結鵝衣暮青紫又不見敝貂零落家空囊殘書一卷鬢成霜丈夫有志何堪臓下老要嘗得意無忘行路難

金魚池飲鄭眥我

雨收塵氣靜薄暮出林東岸帶香楊綠池分落照紅一樽遊子況千里故人同坐久應忘醉歸途明月中

舟霽

舟行當曉霽碧漢喜空明薄霧浮沙潤微烟帶柳輕隔林聽曙色遠浦動谿聲應是銀河水將來洗甲兵

長相思

長相思悲遠離山高水長安與危隴頭月缺鴛鴦離羅衣新且敝

春光去復回相思不構見夢裡空追隨

其二

長相思剔銀燈花發何時慰我情秋風發蕊不成孤月照窓白髮辟牀下鳴音書久斷絕空餘落雁聲

少年行

千金買寶刀百金裝大環天涯有知己浮生亦等閒

靜夜思

江水滔滔流晝夜何時休人生似江水青春早白頭

婕妤怨

潑海昔年癡色升豈終老冷眼看昭陽不久生荒草

汎舟

汎汎扁舟繫彼柔林反照明霞初凉薄衾香浮蓮室白覆蘆陰
歸鳥羣飛吳姬浪吟少焉月上輝光滿襟天水一色萬籟寂音
坐久不寐悠悠予心

其二

汎汎扁舟溯彼中流朝日未烈微風轉幽絡村環水別浦涵秋
芙蓉霞映孤米雲浮小橋画舫修竹紅樓簫聲遠來漁歌雜酧
息慮凝神以遨以遊

雪次傅庄驛同藏良止

誰把瓊花碎滿天朔風旅況正蕭然孤燈樽酒同今夕絕勝山
陰泛小船

泰安道上同李秘閣明經

供奉當年號謫仙如君詩酒更陶然板橋驢背分清況雪霽層
霄聳碧蓮

泰嶽

嶽勢峨峥矗太空曉齊頓魯甸山東蓮峯屑出千尋碧鳥道孤
懸一線通封禪到今留勝事風雲自古奏膚功殘松斷碣誰堪

記試問嚴巖孰與同

郯城曉發有懷金子藏明府

鷄鳴馬首朔風前清角疎鐘靜野烟百里輝光乘滿月四圍空
濶覆高天文章自昔推東魯經制何年復井田美錦特教名手
制操刀應不愧先賢

羊流懷古次陶夢刿同年

薄暮村烟憩小戎居人猶說舊羊公戴星愧我隨飛鳥囑月多
君旬旅鴻高塚草連新甫碧殘碑淚漬峴山紅功成何必誇京
觀裘帶于今佩好風

漢柏次夢刿

莫道神丹便可吞且將悔過協輿論露臺昇失仙人掌霜後還
教老柏存

唐槐次夢刿

柔幹方盈尺誰知得大年氣從元始合根歷劫灰堅未若秦松
老堪隨漢柏延自茲親雨露長衛帝宫前

雪霽長安道上

旅況頻經雪征囊不計錢家山歸夢寐道路入幽燕爽氣環西
嶺辰星拱北躔陽春非寡和留獻未央前

桐園篇呈山右翟象陸憲副

龍門嘉樹遶南城百尺陰垂涞水清主人與會與之偕日涉成園隨得名販築廣周方二畝丘壑于中無不有苔階委折亭子幽竹塢栝擁前後環山高閣晚延青漸漸寒流枕上聽新花醉後還相對好鳥閑來時一鳴盡道瀕園景堪畫此地陰𨼆卻相亞徑饒松菊之秋英宴卜桃李之春夜佳山佳水本天然必逢佳士始爲傳右軍姓氏垂蘭渚摩詰生平寄網川至今蹤跡皆彫謝嘖嘖芳名猶膾炙豈知山水蘊靈奇不爲凡人稍假借從來涞水蔚儒宗昔聞司馬今翟公蒼生到處沾霖雨曠懷直是同春風素心非爲耽泉石對此佳情不忍釋烟雲十里翠欲餐寒暑四時景自適不牀有書開可稽看雲何妨獨杖藜泛舟不必拘晝夕款客姑容理釣絲此中真趣堪誰道坐向梧桐月上時

燕邸秋興依杜韻次陳陶菴

星河萬里接疎林深夜空階景倍森漏静不堪行澤畔月明何處望山陰微霜暗致雙蓬鬢清露初寒孤客心正恐變來不成寐誰家少婦獨鳴砧

其二

木落風高雁影斜每從天際挹清華河邊舊有支機石漢上何來博望槎萬戶月明雙弄杵孤窓漏静一聞笳賦成未雪長門怨還向寒燈剪落花

其三

高閣凌空岑素暉孤雲無倚自寒微黃花北地催貂敝紅葉南天入雁飛萬緒不因杯暫解一心頗與事相違已知歲月愁中逝索米難教影獨肥

其四

强將白日付圍棋檻外風塵增客悲千里懷歸羞倦翼九歌欲賦畏傷時箜篌月下音方楚刀尺燈前夢正遲自是離人無限意卻于何處寄相思

其五

朝來爽氣照西山一派鳴琴流水間皇路寬平容句服燕雲縹緲截鄉關高吟物外空知己濁酒風前醉旅顏三獻到今仍抱璞故人久已列清班

其六

遥思往歲越山頭滿把茱萸正暮秋絕巘穿雲供遠眺同人調雪破離愁只今垂翅慚歸鳥何日忘機看狎鷗颯颯西風吹衆

薄不堪無事滯神州

其七

河山表裏聖朝功邊徼烟清宵露中雁影久疎秦塞月角聲初徹薊門風菱花水面浮霜白楓葉溝頭落字紅自愧時清猶見棄蕭疎短髩已成翁

其八

源水西來勢邐迤芙蓉千朶映秋陂霞光晚映侵霜樹嵐影朝曛飲露枝梁苑歌隨清漏徹霓裳舞共彩雲移長安自古堪行樂柳色何年青再番

九日寄懷

蕭然斗室復何求獨把黃花對暮秋多少貂蟬風裏落可知元亮在江州

燕邸初度

尚作天涯客懸弧驚暮秋黃花人影瘦白墮夜光浮樂事親朋在鄉思歲月悠悠金臺誰再築霜氣半盈頭 白墮本人名善醸酒因以名酒

輓周烈婦 烈婦吳人也遘其姓爲亂兵所掠後得配同里人夫婦謀自贖議成而中变初未故里同歸不意菱花半拆投繯自盡聞者傷之

會將舉案作吳姬誰道臨風泣楚辭腸斷自從夫去後魂消方在夜深時赤繩不繫同心侶彩繒翻成絕命絲腹痛爲君吟一過英雄原不在鬚眉

其二 和陳仲明

總使偷生志未明瀟湘此去伴皇英思當別後逾知重命到窮時一任輕錦帶千年懸姓氏書梁空夜落釵荊周郎若使多情者血灑啼腸月下聲

其三 和二山舅氏

嘗恨文姬賦白頭君能一柱砥中流形銷尚有精靈在骨毀還教姓氏留珠墜高樓增十斛灰成方寸足千秋只今歌舞人何處空自追歡遍五侯

醉鄉居 飲二山舅氏同陳仲明王範吾限魚字

行廚柳外摘春蔬揮塵風前致自徐喜見故人同載酒媿聞長鋏總無魚劇吟偏欲分難字高興還思倒麴車太史若占星聚處今宵多在醉鄉居

其二

閒來傍得柳陰居散步長隄勝小車樓暗晴沙酣乳鴨石迴清浪見遊魚銜杯盡日歡留聖借榻逢人說姓徐偏是春風能醉客多時不剪故園蔬

爲趙原陶題徐青藤画水墨葡萄

西域來佳種。能令長夏清。所以高人宅。滿架栢簷楹。青藤越名士。妙手能開生。落筆成扶疎。瀋墨勝丹青。葉葉濡縈蔭。纍纍含元英。不隨群卉彫。寒冬猶敷榮。高縣中座間。薰風生簾櫳。寶之垂萬古。靜對消閒情。恍乘博望槎。酺然黑水晶。

伏羲畫卦臺

亦是乾坤蘊裏來。炎風朔雪老形骸。奚囊少有韋編絕。羞過庖羲畫卦臺。

擬唐人春宮行樂詞

禁苑春風早。妝樓曉日遲。絲烟浮画檻。紅雪點晴漪。玉笋調聲出。金蓮折步移。龍顏時駐蹕。鸚舌吐遊絲。

其二

異采叢深圃。靈禽濯淺波。宮闈晝日暇。花鳥入春和。詞索才人句。衣裁敕賜羅。平陽新得幸。休問夜如何。

其三

錦帶纏腰瘦。青螺掃額長。閒情踏細草。小倦倚沉香。日煖鶯聲碎。春歸燕子忙。炎將無限意。留恨滿昭陽。

其四

終蝕灰無迹。開樽集及春。画染繞白雪。朱衣散紅塵。淡漏承恩渥。輕寒拜賜頻。可知永巷裏。曾有脫簪人。

夜坐吟贈李黃之

行塵二月春風裏。負擔初從鄗南北。黃昏鐘靜燭花明。有客瞎然揮塵尾。霜翎鶴髮餘古稀。顏色依然未强仕。胸羅經史百家言。幼入橋門補弟子。只今壯志不能灰。猶向風簷掃側理。問君華冑誰爲宗。後有青蓮前冊耳。膝下無愁少鳳毛。尊前惟恨歌嚳耽。帶索披裘美啓期。荷插劉伶心足矣。吁嗟世事等空花。華胥覺後失青紫。何如斗酒百篇詩。樂也陶陶日如此。慚余衷曲紛如絲。聊達之人偏姓李。

同趙水如魯公授王逸先趙鼎生西潭對月

纖雲落盡曉生涼。遊子情深水一方。潭影月中侵碧漢。砧聲夜半入清商。蘆花昨歲經秋老。芰葉逢春帶露瀼。遠望青山懷故國。湖歌幾處泛幽香。

望太行山同趙水如諸公

晴光返照紫雲浮。萬疊蒼嵐一望收。月卯前谿村落靜。鐘清遠寺野塘幽。情當異地偏難起。展爲看山故久留。幾許升沈今古淚。餘青猶接望京樓。

王逸先趙鼎生朱豹文招泛彭水有烟㭽之勝柏鄉先生

錫名潤河

淺水橫塘折幾重。春潑畨㭽掛烟濃。曾聞雪裏開歌棹。又見風
前試舞容。漁艇小橋分出入。眠鷗曲渚任疎慵。名河不減郎官
興。西嶺今爲大別峯。

石人遺迹

滹沱渡口夕陽曛。所見還驚舊所聞。石上斑痕猶照日。祠中俎
豆已浮雲。漫從荊棘㪅前事。遙想蕪蔞憶纍勳。國步年來銷戰
伐。青郊滿目盡耕耘。

閒步沙隄

郞南風景足春華。咫尺城陰㭽亂遮。人對洛陽猶攬轡。隄從何
日已塡沙。新開經國元臣府。舊是貞觀丞相家。霖雨只今甦涸
鮒。泥塗還待顧鳴騶。

遊司馬魏公別業

晨起宿慮淸。閒步暢幽獨。荒園隱東偏。藤古覆平屋。開軒倚柏
城。穿渠引槐瀆。桀欄乳新鶯。花砌藏修竹。結致甚精雅。置身恍
崖谷。問誰啓斯園。先賢魏公築。魏公秋司馬。聲名振鉅鹿。翱翔
追雲中。高懷鄙食肉。勳猷旣㸑然。寄想在林麓。鄉老述當時。繁

華景堪娛。松菊徑開三。瑱樹花騰六。蓮池晚送香。㭽岸春飛綠。
寒暑有良朋。持觴頻刻燭。所以四壁間。至今供玩讀。構造未百
年。壯觀乃改目。寻思聚蟏蛸。階除連苜蓿。闃戶闃無人。蠹魚結
書簏。始悟循環理。興衰互倚伏。盛業難爲終。冥冥有遐福。倜悵
辭園亭。麥秀盈原陸。

雨霽發郞南想西汪小築膽瓶芍藥丰致嫣然婉如傅粉
佳人微醺醞醾字之日醉嬋娟賦贈主人

南郊雨後暫停鞭。小築淸幽逸細泉。愛客主人烹竹葉。披箋索
贈醉嬋娟。

南和道中

乍入南和境。初疑印故鄉。渠添新漲水。田滿未栽秧。鷺影翻青
荻。鶯聲碎綠楊。停鞭不忍去。西嶺掛斜陽。

過廣平述懷

武安郡城先大父丞曲梁時奉委監造遶城濬池環栽
碧藕郡伯以大父有幹才委修學宮捐俸落成都人上
有壽考作人之頌迄今五十載獎過城下見雉堞森嚴
蒲荷交碧詢之居人鮮有知者不禁欷歔增感爲賦此

曾聞負郭遶淸池。此日從遊親見之。祖澤依然再迹地。民情可

識是當時女牆覗浸蒲荷碧泮水朝融芹藻游五十年來風景
異勞臣遺愛尚誰知

宿梳洗樓

絕代佳人委古丘吳歌楚舞竟誰留相傳獨有無鹽女梳洗于
今尚有樓

端日桃源公署

曾記長安一縷紅梅花指上落薰風便教旅思成鄉思豈謂天
中尚客中閒對烏衣尋舊侶强從白壁覓新豐囊罰空有三年
艾幾療書生十載窮

其二

饑驅千里賦嚶鳴借著休言術已精蓄艾未堪醫旁午傾蒲空
爾憶呼庚看花自喜親潘岳射黍誰還弔屈平綵縷果教能續
命吾生猶及見河清

七夕偶成

獨坐遲佳節天孫肯夜遊文成非乞巧吟罷輒驚秋星粲河源
深風高雲氣收無槎堪泛得空爾滯黃流

中秋魏裹隸昆季邀登城南高阜名狀元墩同胡秋潭外
翰王介人分得登字

明月邀人故覗登珠方自喜握良朋盈觴旅色應千里極目秋
光更一層兎窟從君探桂子羽觴偏我醉蘭陵漏聲五夜遲歸
馬為說看花興倍增

九日南郊同魏辨若明府

婆娑短髮任疎狂選勝南郊對夕陽豈但白衣頻送酒祇緣青
眼盡餘觴無邊野色秋將老不住閒雲晚更涼一曲鑑湖何處
是滔滔濁水使人傷

送羅周師同知永平

幾年起草入承明此日分猷出北平山海共瞻新節使聲名獨

振舊長城相傳地是盧龍鎮且喜人皆竹馬迎一字惟清今所
急持茲千里贈君行

送陳靜公出守臨洮

隴西太守出容臺冠蓋青門祖帳開候馬亭前春尚早摩雲嶺
外鶴初回邊陲遠借金城畧中禁還思翰苑才一賦河梁成萬
里經年縣楊更誰來

送祝子禮成進士旋里

蜀錦宮袍照眼明看花啼遍上林鶯登臺驥足今千里作賦才
名舊兩京楊柳隄邊歌曉月芙蓉江岸返秋旌如余爨下徒留

滞猶握寒氷贈爾行

別家代人

共作長安客臨風展別思吟成黃鶴後秋老碧梧時君太裁新錦余還下舊帷河陽何處是預定看花期

飲別韓四德磬

秋爽高軒玉露清宵分猶對燭花明祇緣交厚難爲別不是今朝始識荆

爲陳濟聰題趙東白画梅花卷子

陳子西泠予舊知觀光千里上京畿十年風雨重爲別臨行索

我梅花詩梅花清韻眞高絕贈以花魁總不屑便居官閣不趨炎若在孤山冷逾潔西湖西畫復西谿谿上梅花老更奇陳子看花意未足還于紙上尋芳菲趙子青年二十五画梅有神態復古老槎卧鐵花欲生神酣楮透色如舞陳子珍藏勝百朋予亦忘餐看不停一枝羞向江南寄今春桃李空凋零凋零何必爲花惜六月南溟舒兩翼有時賦就筆吐葩直向丹青訪東白

爲郎叔文題趙東白画春富貴圖

君不見彭澤先生五柳居角巾醉把東籬菊又不見籃輿竟過不通名悠然獨晤南園竹古人疏性本相忘予甚不解周茂叔愛蓮何必有其名富貴誰人所不欲眞種原從瑶島分春歸不與凡花逐画師移向碧綃裁魏紫姚黃滿犀軸錦堂廻瑟繡屏開四座風光春意足趙氏丹青舊得名前有千里後仲穆子昂下筆便開生東白韶年景芳躅數莖五彩各爭妍老眼看來渾忘俗郎子油然若飲醇能于朝市存幽獨長安七月秋風高擧探膝下饒麟谿子若芙蕖初試花孫比芳蘭出幽谷怡然天性一堂春何必蓬萊尋海屋晝淸簾捲不生塵一卮花下醺酃醁酃醁浮香花氣新君子萬年道百祿

松竹吟

修竹環松舍孤松出竹叢竹連松徑雪松帶竹林風看竹燃松子哦松檢竹筒長爲松竹友松竹趣無窮

山水吟

環山喜得水遶水復爲山水曲山逾秀山深水愈澄探山尋水路溯水入山灣山水眞幽絕吾生山水間

客滄水壽槐堂秋色滿園二山舅氏索咏

月到中天月漸小秋至平分秋漸老滿階秋色開正濃滿院秋風凉獨早遊子飄零出帝京扁舟秋夜歸滄瀛一留十日難爲別滄瀛何似渭陽情渭陽年今六十八舉案雙雙歌白髮十年

禄養壽槐堂裏乾坤真贖達百篇不讓李青蓮當軒日費買花錢海棠初開菊初放嬌艷無如老少年疎紅一片雜黃紫秋葉春花正相似老眼看來更有神日對南軒凭玉几郎拈秋色命為題不怕江淹才盡時森森好比兒孫列爭戲斑衣介兩觴

再和二山舅氏

嬋娟月下故來遲濃豔何堪寄小籬幾度西風顏弄色一行秋雁獨相知如君歲月偏宜老于我園林更覺奇但得角巾長醉把黃花直可付江湄

廣川訪戴二乘之同李仲斗方居田雨來王震存楊鼎儀吳麟徵諸公劇飲彌月賦別

訪戴誠佳事茲遊獨擅勝看花逢九日烙餅出千層既得拜司隸兼之識右丞興濃不暇返朝夕醉蘭陵

九日飲王震存郎席賦別

客路驚秋老黃花勝武陵自慚非靖節何以對王弘盡日忘酣醉高言見友朋于今傾蓋事正復少人能

漂母祠

風塵誰復識王孫一飯猶傳漂母恩回首釣臺烟樹杳荒祠俎豆至今存

謁仲廟

碧天丹扆廟貌莊春秋俎豆仲家鄉泰封漢祀今何在吾子流風獨未央

太白酒樓

太白高名絕少儔風流賀監足千秋可看今夕任城下再有何人上酒樓

南池

少陵偶作任城客豨句臨風便解頤臺榭依然雲物改止餘明月照南池

掛劍臺

一劍無難許故知誰堪死後寄相思于今猶說延陵事愧殺當年輕薄兒

雪意

枯樹集寒鴉扁舟滯水涯一支流欲斷千里道猶賒雲影迷村落冰痕透淺沙孤懷何所托尊酒賦梅花

答何道安頓丘來書

曾有春前約蹉跎竟更淡故人仍刖足知己獨關心千里酬金屑雙魚擲玉音不堪搔首處為爾一闋琴

其二

聞說青豈辛高堂有母憂蓮花初入幕琴鶴又歸舟君好聯吟去余方悵別遊故園春信早遲我共臨流

維揚舟次

廣陵城外客三秋揚子橋邊月一鉤柳色何年維錦纜令人大息在迷樓

乙卯公車維揚訪趙振公

征帆歲暮發風雪到邗溝曲巷尋吾友高齋散旅愁亦知世味淡誰肯夜深留前路寒方甚清樽勝敝裘

題趙振公別業

買得城隅喜僻幽當軒流水接邗溝春風二月笙歌裏吹出桃花滿渡頭

除夕宿峒峿同陳顥侯呂大昭同袍

今夕歲云暮征途息一肩人家依大陸山徑接平川轄有陳遵共書因尚父傳清樽消旅況高話竟忘年

丙辰元旦發峒峿偕倪長涕南歸晚同陳顥侯呂大昭限家筵二韻

小雨初晴春意賒疏泥碎簇馬蹄花川原到處浮新藹劍佩前村倚落霞豈爲上書頻作客亦因令節倍思家清尊喜有同人共欲和高吟燭影斜

其二

晴嵐初曙慶雲連澗澗高原曉着鞭人重歲朝觴柏酒春同大地簇花鈿琴書欲傍楸枰架車馬時臨翡翠筵鄉思忽從賓雁起數行欣藉故人傳

泰安道上次顥侯

千盤丘壑聳名山百雉高城倚澗灣鷄犬半從雲裏吠牛羊初向日邊還晴嵐滴翠浮春藹蒼蘚摩崖點石斑封禪幾朝銘盛

績餘青常自照人間

其二

泰皇曾憩五松傍漢武登封亦未遑勳業幾人垂不朽神仙一事總微茫青函齊魯天門迥春滿郊原驛路長何日峯頭容登展直探朝舞到扶桑

題張氏園亭

長白山頭雲物新醫閭澗口瀑如銀乾坤間氣鍾元臣壯猷開國圖麒麟恩覃九江及七閩鶴琴去後思逾真綠野初營美奐輪午橋花木畱長春一丘一壑迥絕塵秋枰鄰架時相親樽俱

北海盈嘉賓當階玉樹何嶙峋君不見昔日漁陽守麥穗兩岐歌不朽又不見季膺千古成高人西風發發懷鱸尊丈夫有志在四方十年弧矢曾匡王四時之序成功退流水浮雲看富貴几几赤舄萬斯年看君七葉珥貂蟬

賀生子

吉日熊初兆中年喜弄璋寧馨馳譽蚤跨竈策名長老蚌分珠瑞藍田起玉光知君有家學足可付青緗

外孫女得週

設帨無多日及朞笑啼漸覺異初時遥思弄瓦還如昨歲月風霜鬢已絲

昭君故里

漢家故事重和親輸款惟憑一婦人一曲琵琶千古怨玉關秋草不生塵

古石門

平郊十里出孤村遺迹相傳古石門我欲草堂留一宿生平意氣可誰論

魚溝女子于泰山行宮後負土爲山雜踏晴郊日以千計相傳碧霞元君夢中爲之感召也遂名女山有感賦此

平地欲爲山功成竟等閒大都憑道力未可笑愚頑蕢土蓮千瓣穿泥筍一彎河工偏况瘁十載愧朱顏

壬戌立夏邵待菴同年沈長明同遊平山堂

買得輕舠泛郭西綠陰初夏滿長隄曲池斜引邗溝細古木遥參蕭寺低水淺不妨憑足力山平正好與肩齊高樓野色留賓賞爲問隋宮跡已迷

其二

一時宮闕壯蕪除鳳輦龍旂蹕上林紅粉妝成朝耀日紫簫吹罷夜横參迷樓幾眩神仙侶故國空傷父老心照眼番隄新柳色可教錦纜更相侵

其三

官閣清閒好讀書廣陵佳處足吾廬平陂應自傷離黍蒼翠還堪慰索居載月紅蕖人影醉傳花白社鼓音徐只今留得山堂在卻笑繁華總不如

其四

春歸一望遍蒙茸江上青螺秀幾峯腰病自憐難跨鶴堂虛且喜任登龍東陵瓜瓞各心淡舊井甘泉物色濃數點疎聲來飯後稀依猶似木蘭鐘

別部待菴卽來韻

客路逢知己山堂紀勝遊高吟對樽酒別緒寄歸舟岸柳餘春色江雲起暮愁不堪分袂處燒燭更相留

其二

未暇東陵隱燕臺壯遠行種花金雀貴貰酒玉魚輕旅館論心日天涯憶舊情春風吹不盡深樹有啼鶯

渡揚子

扁舟破巨浪倚枕抵芙蓉帶雨濤聲急連江霧色濃一坏金作柱百雉鐵爲墉京口頻年渡深慚黃鶴峯

泊呂城

明月扁舟夜清樽次呂城當年空刹目懷古實傷情脣齒原相倚薰猶不共生英雄遺恨在天定與誰爭

歷遊草

山陰成蕚姚 夔著

宿新塘

日淡江行暮村烟繫太舟離家猶未遠作客已多愁險阻意中事兵戈分外憂孤衾淡夜生月色到牀頭

蘭谿道上

辨色東行李肩輿趁曉涼菱花食露冷芰葉帶泉香山霽天光遠林高日影長路隨流水曲村到石巖荒幽雅芙蓉岸清閒薜荔鄉茶桑初罷採葛苧久成行播種微兼秫栽蔬亦備薑詩書課日用風俗尚敦良終歲無煩役悠然對古皇

嚴先生釣臺

片石自千古先生表令名相逢今夜月依舊漢時明

江上垂竿日隆中秉耒時分明殊出處誰識總維持

桐江秋月

雨過涼風集雲歸夜色開虛舟延滿月遠笛送殘杯木落高秋動沙淡曲澗廻鱸魚堪作鱠且老濟川才

剡谿道中

晴光初試碧嵐開山水何年付剪裁水自溥情報石太山殊好

色獻花來寒塘弱柳垂青眼媆谷夭桃皺絳胎收拾一帆春意

滿郝疑身在小蓬萊

清風嶺弔王貞婦 宋季元兵入浙王貞婦被執至嵊縣清風嶺投崖而死鄉人立石祠於嶺上

溯剡谿兮春正融凭春眺兮山巃嵸景絕孍兮挹清風弔貞魂兮草色豐夫人家住赤城東丰姿閉月羞青銅姑喪毀瘠雙鬢蓬重門深鎖晝不通無端小蠢騰烟烽深閨纔經強從戎孤鸞豈肯逐遊鴻朱顏狼藉委塵蒙可憐指血濺苔紅三生石上留丹衷賦罷再拜辭家翁高崖落粉如飛蓬芳魂渺渺碧潭中永隨龍女沉鮫宮君不見朱紱華堂歌舞叢秦箏趙瑟連晨鐘光

陰迅疾如青驄及時不樂將何從又不見布衣多少稱英雄生平俠骨凌寒松臨岐滿目青芙蓉慷慨赴蹈誰從容何如貞婦氣干虹柏舟之操冰霜同不惜鉛華今日終長懸節義標層空清風清風名何窮

鹿胎山寺

獨愛春光好乘風上鹿胎禪關當晝掩梵闕倚雲開僧懶隨人去禽靈逐客來香泉連葉煑漱齒落紅埃

剡谿寒食

寒食春將老晴郊綠滿苔杜鵑東郭淚蝴蝶北邙灰世澤留書劍慈恩寄捻松登高望鄉國山盡白雲來

高岡行

四月辭家鄉驅車入暨陽不識婺州道越險登高岡高岡之高不可極海日初升嶺頭赤松枝淨掃一天雲藤蘿倒懸千澗石石徑紆迴人語寂雲谿斷續鳥無跡不信炎荒六月寒但見岡巒陰雪積躡蹬初登駭我情及上層巔路轉平舉頭直欲摩霄漢四顧飄渺空蓬瀛須臾轉入淺澗裏百折危峯劈面起樵歌時過北山頭鳥聲亂落橫谿底薄暮平蕪入望中參差樹樹生凉風谿田遠接芡菰綠林烟遥帶石榴紅榴紅見邨落柴門倚

危壑饁田夫婦荷鋤歸笑予何如謝康樂

蘭谿晨眺

獨上谿山訪梵宮翠微一片啓朝紅將雛好鳥遷幽谷垂實嘉禾偃朔風江水往來幾處靜太平歲月百年逢凭高極目秋光遠鄉思悠悠烟樹東

夜發嚴灘

嚴陵臺下客秋夜朧中還尒聚奔流水遙情寄遠山風高猿語壯月落雁聲殘幾遂羊裘約遊絲白日閒

宿桐江

雨後扁舟納晩凉谿山曲折帶烟長蓼花無語垂汀岸一任征
旅斷客腸

阻兵

大纛高牙控上游乘風驅雨下嚴州入門驃騎驚鳴虎百隊樓
船起潤鷗火接桐江星欲暗帆横隴峡瀑停流海隅何事鼓重
譯用壯元臣六月歆

題画

爲愛山居闢澗阿柴門一半掛烟蘿偶來松下留殘局不道春
光已爛柯

舟夜

鷗靜蘆花白江山入夜看布帆移斷岸画槳擊廻湍聲出吳歌
冷光侵漁火寒星河如可泛咫尺到雲端

關山曉發

險是何年設高秋夜色蒼雁翎三尺雪馬首五更霜寺古禪燈
寂林空驛路長不堪聞玉笛曲亂入清商

宿石門

無酒無花夜颯然宿石門仰天徒自問此地可誰言急雨排窓
入妻風當戶屯孤舟衾愈薄危坐竟黃昏

金山寺

一柱大江心浮屠破夕陰僧高看月小禪隱入林深泉色何如
玉山名亦愛金疎鐘清夜發流韻到孤衾

秋江

曉日疎秋色輕帆掛順風水平潮未落雲盡露偏濃舟入蘆花
裏家疑烟樹東凭虛聊寓目擊楫意何窮

虎丘月夜

爲愛佳山水維舟散晩醺歌聲欺白雪春色滿紅裙石冷光凝
露鐘清響入雲何當今夜月向我獨殷勤

其二

未必皆天造其如巧入神一丘已萬古片石可千人水月融雙
鏡登臨快隻身生公法應在爲我說迷津

雲間訪徐武靜

開樽曾記夜深時三載峯頭結遠思東海布衣仍落魄南州高
士近誰知天清綠鶴翔瀛島日煖紅蕖散碧池何幸風亭重把
臂一卮還與故人期

訪張又翁孝廉

故人醉我黑水晶星槎恍恍乘鸞笙故人飯我青蓴羹翩翩綠

鶺翔蓬瀛一别梅花落夏開風塵南北頻相催相思邂逅慰蘓臺燕臺送君楊柳陌鴻雁賓時予猶客重來握手蒲荷碧

出京口二十韻

山作金陵戸潮廻鐵甕城道江連漢沔注海挾蓬瀛地險雄天塹雲峯貫日精松高巢唳鶴烽靜卧游鯨南北當衝要春秋主會盟蠅頭環百貨龍節耀雙旌鎮列通侯選臺森武庫兵轉輸勤國計疎鑿衛民生允矣咽喉重誰云臂指輕放舟隄正蕩漾浪初平嗆勢濤心湧鐘聲水面清淺沙經牧馬細柳遍啼鶯何處戴顒宅空垂許渾名梅花官舍冷桃葉渡邊晴一柱中流

撑三分赤壁營烟波懷李白鸚鵡悼禰衡今古同興廢滄桑幾變更華顛羞短褐壯志愧長纓季子裘重敝長卿賦未成遊情依斷岸愁思結新衡

登滕梁鼓樓

春風吹我上層樓四塞烟雲一望收故苑香楊無限緑斜陽芳草不勝愁八公寵冷丹霞渺五眼泉寒玉洞幽王粲至今餘傲骨天涯何處是荆州

含山龍寺阻雨拈壁間韻

太史牛馬走奇書照千古肩山麋鹿友風月艮爲主嗟余携空橐終日奔馳伍蘭陵琥珀觴同坐清和雨

其二

右軍寫黄庭紅鵝浴滿池余亦載筆遊曹兗易一巵人情久矣薄鄙懷何其癡空將萬斛愁結滿垂楊絲

其三

田文古義士於今不再逢丈夫貴自立豪傑無終窮懐鋏休輕彈衆面歸江東六月息健翮九萬摶長風

其四

濠上春未闌細柳鶯啼遍忽到歷湖邊空梁乳新燕時光换物

華歲月敗人面何來蹴蹴啼碎踏桃花片

其五

蕭寮看行李琴書携半肩結束待來朝風雨忽停鞭倦郎詩爲枕開將硯作田頃刻皷能乾四壁騰蒼烟

其六

小院饒佳致烟雲散蘚蘿貯水曲爲池錯石成巖阿玉魚金色尾出沒傍新荷無以小忽之尺水能生波

其七

風雨不出門珊瑚壁間掛曲徑通禪房閒尋老僧話老僧故忘

機坐久一稱快呼童燃松子細看摩詰畫

其八

向晚雲氣收客心初陶然脫帽繁花底釃酒徹風前盤中青筍綠異味勝烹鮮盍令懷故園何來雪後船

江上

欲破長鯨上水瀆石尤消盡一江春扁舟信宿漁磯裏坐看輕帆落太津

漁郎

江岸漁郎真自由獨眠磯畔唱涼州無端吹入中流去喚起離人一段愁

燕子磯

燕子磯前燕子飛篙聲櫓外促春歸煖風吹起遊人恨未過金陵又落暉

采石磯

太白騎鯨已上天危磯仍踞大江邊孤衾夜半驚殘月似有新詩到客船

寡婦磯

江水滔滔去不休烟波兩岸古今愁渡頭桃葉知何在賸有高墳砥末流

金山

小小孤峰出水中樓臺四面徹清風世情只有黃金重指點還須仗化工

春江

片葉曉風清春江兩岸盈蕭疎雲裏樹欸乃浦中聲潮汐窺天意波瀾見世情滔滔誰與易一杜是生平

道旁

綽約丰姿淺淡妝嬌羞馬上避人怔乍疑飛燕乘風去留得餘

香滿道旁

[illegible]鄉老

新夏槐陰覆野塘誅茅傍木構村莊老妻自抃家田米稚子群歸鄉學堂濁酒逢人堪寄傲高吟出世不辭狂余生亦解尋幽趣偏使鞭梢送日長

自嘲

豈爲婆心屢着鞭也非王事獨勞賢宵行綠野三千頃日送黃韲什伯錢古道誰人堪自許世情于我從蕭然歸來仍是殘書劍深悔荒蕪舊石田

梟磯　題記　本國相濱陸小兒蕪湖江心有磯上有祠祀孫夫人四瑞饒有神靈孫夫人至此磯聞先主崩往哭自沈

鼎足勳名已劫灰澡江片玉未沉埋至今風雨磯亭上疑有貞魂自蜀來

止溪

山行不慣見山苦山居日與山爲伍居人見予苦山行拍掌啞然笑咲予自謂山居最可人山中歲月寬如許山田數畝足耕耘一曲流泉任携取長兒猶身幼騎牛少婦饁田大婦爨負得薪歸不貴錢散牧雞豚忌爾汝有時弋得山粱雞尋常亦擬負暄虎生計從來不出山勞勞亭上無佳所知君家住鑑湖頭千巖萬壑堪爲侶何事炎炎空谷中馬蹄日落嗟羈旅言罷揮手歸若避秦使我悵然不自主歸家亟理舊青鞋誓不隨人再乞憐

呈蕪關任計部

爲茲古區會斂鎗借名卿昔但資心計今兼轄水衡江連楚岫碧月上庾樓淸客路惭王粲維舟喜識荊

江上

蘆花夾岸入深秋一片輕帆溯上游燕子磯前江色暮雁聲幾處動離愁

夜泊

新月今宵初上弦明光接水渾長天蘆花片片飛寒絮飄落孤衾客未眠

九日

輕風剪水亂霞光兩岸秋山助晚凉把菊持螯歸未得片帆江上度重陽

宿芝麻河舟子挺篙誤落其帽咲之

綠樹長堤集暮鴉布帆飄處暫爲家扁舟豈是龍山會嬴得篙師有孟嘉

爲趙相如題二喬圖

魏武營銅雀空傳鎖二喬茲圖蘊雙艷下筆麦千嬌金屋果堪貯琴心誰可挑同看漳水上萬古終寥寥

沙灣阻風

日落風高山色蒼澄波萬頃接微茫今宵猶作江南客濁酒青鐙對馬當

望匡廬

秋高天宇廓晨起望匡廬翠色涵彭蠡嵐光入太虛千峯浮玉笋四面削芙蕖何日携雙屐披雲讀素書

滕王閣

都督名方盛王郎思不羣一帆邀勝會千古誦奇文高閣還如舊秋風若可分臨江獨憑眺襟袖滿流雲

雪鴻堂

沙渚開蓮社虛堂竹徑通湖涵秋水碧楓入曉霜紅物産傳嘉鄉人情比雪鴻坐來塵意少尊酒傲王公

孺子亭

高士流風遠遺踪尚可求亭陰堪息夏湖影獨涵秋南浦開雲晝西山爽氣浮溯洄類俍望白露滿芳洲

百花洲

携尊開過百花洲湖水涵清鴻客愁一榻空傳徐孺子千秋誰見物華樓吳宮草色應同恨帝子風徽不再留獨有嘉魚貽物産隔林時放小漁舟

石亭寺

臨江獨上石亭寺忽憶當年王子安千載滕王今有閣芳臣誰復識葺舟

芙蓉菴贈定上人

小築環高阜臨池有別天芙蓉秋水淡鐘鼓浴堂偏掃榻時留客携尊不礙禪山僧眞慧遠咲過石橋邊

孺子墓

選勝南郊外瞻徊古墓前荒碑餘鳥篆豐草護龍眠絜酒千秋淚風塵一榻懸遺徽難再覩日暮起蒼烟

龍安寺香爐泉

豈是仙人掌何來甘露泉炎烝消六月清徹自千年世事悲滄海人情慨涉川丹成得無漏一勺已通天

玉山舟次

西歸將臘盡谿口見山梅人自客中老春從江上來維舟依岸曲聽笛出郵畏把酒消長夜寒光映玉罍

泰安道上

春山積雪未經消一曲廻谿一斷橋詩興偶從驢背發隔林風起落寒鵰

槐署

白日槐陰靜虛堂暑氣收一甌初沸茗幾樹放殘榴鄉思河山外歸期獄瀆秋絳帷方讀禮閑坐聽鳴蜩

山來臺

山來臺上見山來雨過山青翠滿臺家在山南歸路遠客從臺上旅顏開抛書靜對三竿竹沸茗凉分一樹槐辭別欲依山外

太遥聞金鼓重徘徊

立秋日山木臺獨眺

槐畧秋風早黃花積水灣多愁因作客無事只看山亂石隨峯轉輕雲帶雨還天涯不可極何處是鄉關

趵突泉

濼水源從王屋來陡開泉眼湧樓臺乍疑海上三珠樹移向壺中次第栽

明湖冰面亭

一曲明湖水廻隄斷復連攜壓臨水面種柳接湖烟香出芰荷

裏京生衣袂邊幽樓足佳致久坐生餘妍

飲趵突泉上對泉館

再過蓬山境橋邊鶴未回好花隨地種佳館對泉開坐久風生樹歸遲月滿臺平陂秋色老鄉思望中來

明湖館賦別梁樹百石居子叢世兄

佳館臨湖曲論心偶一過環隄皆樹柳無水不繫荷秋氣晚來爽交情別處多送君洛陽去不飲更如何

岱宗篇

岱宗十八盤一盤起千尺層巒入青空峭出芙蓉碧呼吸達帝闕雙崖逼天門幾峯瞰滄海探日分朝暾吳江驚疋練長安望中見諸山列兒孫島道通一線泰碑無字文漢臺樓白雲登封七十二千古皆英君英君有代謝山靈自神化尼父百世師登之小天下傑人鍾靈山霖雨滿中寰誰云膚寸合止沛齊魯間

霽雨

霽雨連綿愁聲滿砌羈客離行來人莫至聞不加新日忽以逝脫果青柴蹉跎蕭寺

夜窗

夜窗不寐疾思若仇仇愈我卽百端紛投橅鼓方促雨聲轉網

妙義咸理無心則休

登東海蠡測亭

一亭臨海若萬里接清秋波靜魚瞑隱天空蜃市收三山依碧落孤島出蘇嶼會有安期至神仙說可求（安期生瑯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皆稱千歲公秦始皇召見賜金璧不受）

留別趙子黃中

解佩誰還贈遠遊仲宣此日嘆登樓夜淺杯影黃花醉秋老棋聲白日幽氣誼直堪追李郭文章未肯服錢劉一朝握手如何別幾度臨風欲自留

立冬日發東萊

出郭和風轉于時正小春方辭東道主爲憶故鄉人塞騎常君後輕囊獨載貧山川應咲我王粲是前身

宿慈村

主人情頗重款我宿西莊古木隱村寺秋花亂石牀近僧塵自少逆旅夜加凉野老知恭敬山鷄進晩觴

過于彰上人

漫遊歷歷下寒暑倏經年散悶過蕭寺談空對老禪茶烹湯漸水詩就鳳樓箋何處容飛雪爐中火自燃

潘店曉發

曉起月初上霜落行塵空高天廓青宇疎星動晨鐘亂聞鷄犬聲不辨村樹容遥見行騎影驚喜暗交憧正月去故鄉十月猶居東征途送歲華老大少成功人生不百年半在坎壈中烽烟塞歸路使我憂心忡

霧

荒荒初日白無痕漠漠寒郊晝欲昏忽到疎林疑着雨不知何處是前村

碩愚禪房

杆底秋聲帶雪敲眼前詩興撥寒郊僧閒石火燃松子鳥弄枯枝落樹梢十二河山憐倦翼二千驛路苦羈匏浮雲直欲空變道只有陳雷勝漆膠 雷義與陳重至交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將發東昌值雪

曾計歸期撥濱秋冬淹猶是掛征裘一錢羞看囊中物百事羞同水上鷗風雪霸橋驢倍寒東掛官閒刺誰投薄田種秫應成釀何日聞樽散積愁

先慈諱日發東昌

廿載慈顔痛別離滿林風木動餘悲每思疾病關心日豈忍琴書落魄時霜落枯枝烏哀吟雪殘荒徑馬蹄遲門閭朝暮還誰倚萬疊雲山隔水湄

哭俞聲若同門

生死雖云命悲君中道亡斯文歸大夢壯志委穹蒼曠野陰雲合孤舟夜雨長亂流誰作柱天意苦微茫

其二

如子何堪死弓裘尚未綿豈因貧作客亦恐教無傳歸計百憂集微軀一病纏悠悠河水上回首獨愴然

其三

平陵同作客別後竟如何聞說歸宜亟知因病轉痾我方渡淮

水君已逝黃河古道無顏色傷心薤露歌

其四

廿載同門契征途賦別離浮沉悲世事搖落嘆相知易簣淮濱
日修文地下時交情成永棄絮酒淚雙垂

過崇明海子贈黃咫旭兼呈沈陶之明府

為訪休文宅欣從叔度來一枰同氣誼萬頃接丰裁波隱蛟門
靜風清雉堞鬨新硎填抵目羨爾得瀛臺

喜雨

農家無限樂涼雨及秋初非種鋤將盡勞人力漸紓盈箱隨地

祝多種自天俞愧我田猶石臨池獨校書

姑蘇喜晤錢六太病

十年湖海客此地慰相思所喜人皆健如何貧更奇吳趨樽酒
共世事累巷危羨爾峯青句湘靈賦幾時

附去病詩　百花喬寓好有客對門居快論如孫楚清尊出
子魚亦知相見少重念別離初且約歸官近為齋共當晝日

天都草

山陰成菴姚　夔著

呈石埭家六康明府

偶到新安幕初聞石埭名政惟三古舊花已十年明烽火消鄰
警謳歌達帝城何緣叨譜末相見慰生平

望齊雲山

谿水彎頭綠山花照眼紅仙雲出天半客路入峰中不假巨靈
斧猶傳百鳥工恨無窮日暇得上翠微宮

驟山道中

仄徑緣崖轉危峯繞磴盤雲從巖下起天入井中觀萬樹松濤
落千谿麥浪寒山城遙在望真比一彈丸

石埭境中

花縣青山內人家綠障前早禾齊畜水秀麥半歸田林鳥呼山
轎溪魚上客筵兒童競歡笑爭道令君賢

訪家六康不值

初經烏石鎮便憶白蓮詩字挾風霜氣名當草木知大賢還枳
棘小試已雍熙為囿金陵棹琴堂未許窺

望九華

捫盡千山秀抒開九葉蓮出雲能作雨削石欲擎天積翠浮江漢餘青接几筵客途勞悵望未得到層顛

過秋浦

夏初新雨後策馬到池陽山鳥發清韻林花散野香匪因遊洛浦疑是入瀟湘毎作誅茅想譬書樂未央

皖城寓雙蓮禪院別榮白上人

幽徑無人到雙扉盡日扃竹陰浮半榻鳥語落空庭高座澄如雪行踪幻似萍明朝欲東去綠葦遍江汀

端日蕪湖舟次

經年慚作客此日又蕪陰樽酒雲山共遊情天漢深踏歌盈水面競渡出波心誰念湘潭裏忠魂尚楚吟

役夫中流失水輓之

一夫嗟不獲項刻隸陽侯家在青山裏魂隨碧水浮有緣陪采石無賦續湘流料得誰憐爾還將剩黍投

題家雲望谿雲廬八景

君不見雷首當年行役子朝陟岵兮暮陟屺又不見碩人邁軸天地寬寤歌獨寐終考槃山水從來親傲骨况復高情本明發卓哉吾宗雲望翁玉昆金友冠東粤松杉百歲感秋風誅茅築

側廬谿月入景撈來行李中問字南江尋剃髮此日余慚庚景行蓮花幕裏猶書咄展圖如見粤山川更羨吾翁守膚髮鑑湖一曲方淡春兆印正在湖之濱望望白雲傷予心愧作山陰道上人

輓張封君

西方美人居華池高門奕葉聯蟬緌胄出西山藜夜吹孝友張仲人宗師刑于舉案雙齊眉披裘曳杖尋安期有子傳經上玉墀太後淳湖嘗見思數載流香練水湄高堂此日方含飴玉樓何處催新詩少微光闇西風悲方余作客來獨遲不及爲公觴

紫芝生芻漬淚吟蒿詞

陵陽道中

千峯萬峰屯陵陽一峰百折廻羊腸絶壁牽藤掛行路谿雲片片沾衣裳嶺頭半畝繞容足茅屋僧閒茗初熟鳥啼花落春漲生萬壑鳴泉振幽谷

登大洪嶺

一步得一上一上高一尺折廻千百盤蒼蒼礙及額出雲填虛空乾坤還太極項刻烟霧收日光窮四塞疊嶂開層青亂峰趨山膝世事同陰晴變幻不可測

留別楊子嘉樹

浪迹風塵二十年。天涯傾蓋喜多賢。如君問學甘韋布。愧我生平介惠連。別緒正逢榴似火。新詩長佩筆如椽。何時好踐西湖約。放鶴亭前月滿船。

別新安家太守

紫陽山下昉谿前。童稺爭傳太守賢。日麗晴郊看犢狩。風清卧閤見魚縣。依光曾到蓮華幕。別緒初縈苜蓿船。佇望救時名位重。元之勳業自擎天。

別家雲望

得共盤桓日。都從萍梗中。惜陰然短燭。噓氣作長虹。江水流何盡。谿雲興不窮。天涯一樽酒。悵別對秋風。

家薪子諱枏改字砥中乞言

勁栢蒼松歲晚成。取材交讓著芳名。漫從爨下陪焦尾。起作雲霄八柱擎。

西干十寺

負郭春光好。谿山勝若耶。近村知枒市。隔水見桃花。雪竇泉初沸。雲崑日未斜。時陪方外語。不必問烟霞。

遊白嶽六首

未遂黃山約。初來白嶽顛。入雲猶履地。梯石已登天。丘壑寰中勝。烟霞物外仙。齋壇清夜永。月色到平泉。

太素宮

紫府臨丹壑。樓臺倚玉屏。晴光開嶽麓。嵐氣覆滄溟。頂接三孤翠。峯連五老青。上方塵不到。清晝可傳經。

真仙洞

混沌何年鑿。通天啓一門。嵓空流石髓。徑轉出雲根。仙窟風雷護。危峯虎豹蹲。桃花知有洞。從此問眞源。

香鑪峯

靈境高無極。廻峯一柱擎。焚香升玉案。承露起金莖。紫霧騰朝靄。蒼烟綴晚晴。夜深鐘鼓寂。空裏聽吹笙。

希眞巖

洞府烟霞滿。晴山半出雲。嵓前留虎跡。石上長龍紋。泉水當軒落。松風隔嶺聞。探幽難可到。靈氣自氤氲。

榔梅菴

爲採長生藥。飡霞宿榔梅。無煬經倦鳥。有酒客初來。月出山皆靜。天空鶴自回。神仙何定住。家亦在蓬萊。

出京門

金臺有嘉客。遊子太何遲。祖帳逢春雨。牽衣朧柳絲。卞和歸楚
日。蘇季出秦時。潦倒看行李。琴書予舊知。

擬春日觀魚應制

御柳垂青閣。春郊賦出車。河邊時駐輦。洲上偶觀魚。野有壺漿
獻。王靈竭澤漁。蒼生望霖雨。沾丐定何如。

過趙北口

花飛三月正陽春。遊騎翩翩逐細塵。行到河橋初見水。長隄烟
樹欲迷人。

其二

柳色青青日送行。廿年裘馬不勝情。相逢濁酒難為別。醉跨征
鞍聽鳥鳴。

其三

遥聞仙杖駐交河。警蹕森森羽衛多。網得細鱗新作鱠。君王在
藻樂如何。

其四

杜若逢春過發香。芳洲百里暗垂楊。至尊豈為觀魚樂。應念遺
黎故省方。

曉發沙河

半月行塵未解鞍。鞭梢殘月五更寒。征途偏為勞人遠。綠樹蕭
疎隱望竿。

北歸自浦口泊金陵有懷嚴介先生

懷君甘淡泊。閉戶學王通。博物無虛日。高吟見古風。圍蔬逢客
至。活火出林中。素有窮經約。山齋肯與同。

有懷嘉樹

相別未為久。懷君有半年。朗吟逢月夜。把酒在燈前。況復風塵
裏。新從江漢邊。烟波起遥恨。鍾阜獨巍然。

蕪湖飲趙子相如別業

尺地中藏小十洲。花屏竹徑轉通幽。當軒時有清風落。透入輕
綃暑氣收。

其二

圖書四壁集名賢。入座初疑海嶽船。車馬無喧心自遠。綠陰檻
外送餘妍。

其三

新夏芙蕖漸發花。西來日色柳陰遮。時憑石鼓留清話。活火林
中沸雀芽。

其四

文園亦復宇相如聲氣遥通千載餘一夕異鄉邀共醉歸來何
用讀奇書

平溝曉發

山盡郊原曠千村夏木清田家歡夜雨客路愛朝晴石徑沾泥
滑池塘積水平林間啼鳥意知我欲歸耕

偶然作

漁父避風樵避雨田家旱潦均無取讀書總不礙陰晴雪月風
花堪晤語但逢坎壈學饑驅冬月苦寒夏苦暑更苦田間無丈
人相逢未必留鷄黍有時彈鋏賦無魚何日山中爛柯斧請今

改業歸漁樵不然荷鋤出東郊

採茶

淡靄迷山徑幽人正採茶指余東是路莫戀西鄰花

所見

空山春老鳴鷓鴣采茶美人入山麓落花斜簪高髻紅流雲淺
襯雙鬟綠老大當先少婦隨咲語傳聲出幽谷蠻腰屈曲纖手
忙日暮盈筐或盈掬寄語樵青著意烹此中應有無限情

曉行

曉起入山巃重嵐鎖日光不知花落處時覺鳥啼香

旌陽道中

翠色沾行袂晴遊暢遠心踐橋通市井城郭入山林古木分清
蔭靈禽送好音郊原盈秀麥高卧足鳴琴

萬山觀

一枝喜得借層巔萬叠分青到几筵高樹啼禽幽白日小窗揮
翰溼蒼烟吟成峭壁藏科斗練入清谿任蜿蜒聞道昔人乘鶴
去佩聲時向月中還

沈天士見訪

結契餘三載相逢到六谿文章秋水共氣誼古人齊靜對書方

永高談日已西寄居因郭外悵別手爲携

程子非二以前韻見贈答之

不欲求聞達高歌隱練谿家傳黃海舊族望紫陽齊活火烹源
北流泉品郭西莫愁相見晚縞紵正堪携

附非二贈詩三首乎廉谿一出二載入青谿書記元瑜樂詩
篇越石齊肩知焉大小未出溪東西奇絕谿山在驚人句可
携一山國人相對酬令憶剡谿道非徵士重名可酒民齊待
月宜樓左迎京去郡西黃庭高不極日日短節携二圖書輕
易載一葉度金谿出水芙蕖并闌干苜蓿齊山經存研北禹
穴記鄰西惜在兵侵後紅香倘自携三

題沈天士西干寓閣圖

草閣臨流不記年長虹朝夜吸蒼烟一從沈子爲圖去山水千

今又輞川

奉次允凝贈黃山圖書

眞逸神仙侶猶難贈白雲江郎濡彩筆尺幅顯奇文山色案頭出濤聲紙上聞堅余黃海興策杖有同羣

古別離

行裝已束盡愼勿携囊琴恐入臨邛太中聞善解音

三烈詠

烈婦蕪陰沈子天士嫂也天士爲侍御公棊之後伯兄崑銅以黨錮被逮元配方氏偕二姬汪氏鮑氏殉焉天士爲之乞言

浩氣礴宇宙持贈匪擇人鍾之稱英雄何分士女身崑銅奇男子生不逢其辰盛名觸忌諱精衛嘗風塵卓哉巾幗中一門萃三仁聞變誓必死勁節陵松筠結髮方氏女飲食不入脣從容就正義西山廿比鄰二姬汪與鮑深謀秘鬼神中夜環尺組合咲歸蒼旻嗟彼江河流世事悲沈淪維茲三烈婦蹈道無逡巡神物不相離鋃鋙躍龍津芳標萬古香寒歲同長春

萬山觀同陶愼先雨中寄沈天士

山樓經宿雨萬壑漲新濤峇樹雲封盡孤亭天際高病腰憐似沈促膝喜親陶得共消長日清談薦濁醪

過沈天士寓讀吳舅公紀烈詩

谿山最好是新安遠寺長橋入畫看古木當軒幽鶴徑流雲入座補猪肝時烹活火留嘉客每挹清風過小難天士別字紀烈新詩乘醉讀乾坤眞覺草廬寬

飲江子允凝若米舫同沈天士程非二汪東大

舫齋無事日常閒徑曲前谿水一灣玉軸寸函藏墨寶竹林半繞入青山鳥聲乍囀花陰靜蛩眼初浮日影還璦屐歸來芳徑晚櫻頭霞色淩酡顏

龍尾硯限龍字

銅雀曾無一瓦蹤端谿舊穴水淙淙何年鑿破星源竅片石抒開錦繡胷斧子浮烟虹氣潤羅紋漾彩月輪溶典來願乞張顛醉濡髮從敎走墨龍

黃山松限松字

古幹離奇秀遠峯清操端不拜秦封髭髯應是參軍後修短何如主簿容破石千年翔舞鶴搏雲一片結盤龍令余急發烟霞想獨上黃山問赤松破石盤龍俱黃山松名

螺鈿杯限杯字

尋常未許玉爲磊螺女新從海上來粉骨自憐呈醉態滌身翻
喜對高才安排人物歸壺隱収拾江山到酒杯[illegible]下月明誰獨
趣百篇詩與待君開

題江允凝画黃山蒲團松

黃海有奇松高起不盈尺勁節凌寒冬孤根托危石蟠空結蒼
虬嘘氣流雲液酷肖蒲團形九年供面壁老僧方西歸空山留
幻迹江郎筆有神沉思精刻畫移來尺幅中光怪與之敵我欲
登天都未暇躡雙屐趺坐展斯圖乾坤在肘腋

家綸如爲程汪二母苦節乞言

吾宗本爲汭一派無旁竊南渡多播遷散居在江浙君爲黃海
英余守稽山拙練水隔錢塘曠古成凋絕喜作烏聊遊邂逅通
言說議論重綱常寒温匪門閲君因爲余言一門雙苦節程氏
祖母行汪氏從母列各堅松柏心清操凜氷雪程母年十四爲
婦侍巾櫛井臼咸身親米鹽無所缺十年雞屋冷誓將隨永訣
忍作未亡人翁姑皆耋耋茹荼撫藐孤孝慈稱女傑卽世九十
六白首歸同穴汪母于歸時十七甫帨設良人遘奇疾醫禱力
已竭飳鬻既不靈淚盡繼之血長齋繡佛前恭履不踰閾孀居
廿四春泉水寒逾冽終年五十三風雨晝淒切二女世所希中

閨誰頡頏猶子獨悠心不忍歿而滅光闡邀綸音南金酬玉屑
慚余秩輕微與或光前烈載筆補家乘英皇比高潔

遊岑山同天士非二弟公允凝家綸如

岑山風味好六月放遊船撥棹分危石携樽樂小年一峯眞宛
在萬木盡蓊然淸書消塵暑鬚眉已偓佺

其二

折路藤牽上危厓石砌平僧問松子沸亭午竹陰清燒筍開香
積烹鮮借步兵酣吟高閣裏斜日過雕楹

其三

寺向松陰出山從海國移淵明惟載酒慧遠復能詩爆竹驚眠
鶴叢花落硯池科頭禮數少坐隱滯還期

其四

相見皆文士吾宗又武功錦帆遊自勝白雪調尤工聽雨吟方
就看山興未窮醉扶筇竹杖返照入顏紅

冉香閣飲胡儀九同程非二江允凝

不喜同凡客招尋有主人相携香閣飲共醉碧筒春竹色沾衣
潤山光入座頻何愁當六月揮塵自消塵

金谿草

山陰成芥姚 夔著

謁廟

依山開廟貌萬古覲文宣兵火頻年後榛苓雙巨前臨谿聽逝水倚檻納蒼煙瓦礫存吾道盈虛欲問天

勸學四首示開陽諸子

博物惟嫌少窮經不貴多終身精一字娛理漸于過操本同觀源逆機若決河庖丁無別巧遊刃竟如何

其二

古人期益友相對息䇿情良會無虛度冲懷本至誠銳思探理窟淸辯豁疑城一夕同尊酒千秋慰素盟

其三

尚有文章在何云時命艱呂璜終遇合謝石豈投閑雪月相師友寒暄任往還學成吾事畢顯晦總無關

其四

倚馬年方少雕龍思出羣藝成能豕月賦就自凌雲賜酒嬌歌袖簪花妒舞帬君看乘傳客誰不羡終軍

述懷

吾道百年在寸心千古期孤高稱自許淸白畏人知宜草孤風變山花夜雨垂何如松柏友獨表歲寒姿

悼内

余丙辰公車後作客新安戊午八月由新安之開陽廣文任是年内人叔子相繼于五六月去世余受事之後始聞訃音

與子結褵願言偕老孰悖云亡棄予中道 死生有命値予在客不能永訣中心如𣏌 子既去矣家誰助矣撫棺而慟傷何如矣

哭在衡

生汝之身已得汝力亦有室家云胡不克 在汝弟兄汝獨老成謂汝亢宗汝竟早零 非歲見汝所與予別靜言思之寸腸分裂 汝既逝矣汝母亦亡骨肉永離如何痛傷

九日宴孫紀其同寅

山縣兵荒後人家生計迂一官同首蓿九日進茱萸底事心幾碎高情與未孤慚無吹帽句淺謝步兵廚

公車酉別崔蓮生父母

得共崔秋浦淺慚鄭廣文諸生因亂少百姓賴公勤菽麥年大

稔詎謂道上開臨風榮別緒山雉啄谿雲

酬嚴介先生諸公見贈次贊衡家季

首蓿齋頭可樂羣滿池芹藻擁谿雲荒郊蔵月連戎馬多士飄零缺蕤文書史一牀供客況家山千里入秋分西河已使揮雙淚更讀南華不忍聞

其二

博得微名亦稍安樗材只合就清寒祇緣兵燹諸生少況復崎嶇好客難多謝琳瑯爭擲地自慚首蓿也稱官于今衰溺誰爲起不愧斯文有一韓

讀嚴介先生輓余內人哭七耶二律次贊衡

歸來無計可招魂泣對蒼旻聲自吞百孔家廷悲失助千秋泉壤痛難援鵲橋忽斷天河影燕翼空傳姜氏嫄追恨飄零長作客盈盈淚雨亦傾盆

其二

肯堂實望汝爲楹說汝摧殘蓼亦驚未立年華胡蚤逝甫成家室遽傷生黃泉有誓疑將毋華萼無緣竟避兄不肖也應肌上肉如何使我不吞聲

舟次破石

正值新秋月輪光漸欲圓山迴沙吞吐水瀉石頭聯就地開柔落看雲過蘇頭離家七百里一望隔蒼煙

獨山

谿行三十里日色已淪西明月送孤客凉風增薄絺磯頭橫釣艇山嶸見柴扉澗蹬誰堪共奇書手自攜

夜坐

愛此山間月宵分坐不眠星辰占夜氣雞犬隔鄰烟萬籟清鐘後孤舟碧澗前悠悠原似水樽酒對長天

喬居劉生獨權書館

守拙甘微俸爲官且卜居由來鄙食肉只合賦無魚分得青藜火親讐乙夜書舍茲何別事注水潤園蔬

扇頭

曾記橫塘住妾家十年征戍怨桃花爲尋芳徑攜紈扇分得蕉陰染鬢華

又

中閨自號女淵明爲採黃花長獨行只說小鬟無別意驚看墮葉不勝情

賦得嶰柯山擬遊僊詩 張椎臺觀風題

荷柯入淡山山空亂藤篠石髓流碧香巖花開春曉古洞白雲封長虹亘霞表中有仙人居丹臺護霧草坐隱松石間奕理最淡官看龍局初終歸去見孫老山中日月長胡麻容易飽漱石枕寒流清風暢懷抱浮生同蟪蛄世事空潦倒永作逍遙遊雙鳧息蓬島

又

樵父荷柯上山麓愛山幽奇入淡谷藤陰映微四山青乳泉瀉出雙谿繚石梁天半跨長虹隔岸谿山更不同還丹竈下留殘杵採藥雲邊臥古松陡開石坪分峭壁上有仙人相對奕偶然

樵斧看移時歸來已見滄桑易十年訪道覩烟霞谿山登陟即爲家秋空靜夜聞蒼鶴春風幾度開巖花巖花落處棊聲出紫霧氤氳封石室縹緲仙踪何處尋甕中惟貯葠花蜜

春日山行

出郭看春色肩輿入翠微嵒山皆衣錦高閣自含輝落水橋邊曲縈花洞口緋只疑淡封裏尚有避秦扉

由舜山登曇花菴同詹磐達天瑞

愛此山居好看山再入山交牙盤出水絕頂護禪關微雨花增潤淡春鳥更蠻攜尊久相對日暮不思還

寄維揚中憲崔公

多慚王粲久依劉幾度炎霜擁小樓有客至今無徑掃微官應是爲貧留懷人千里尊誰共問字三年學未優二十四橋明月好可能騎鶴到揚州

徐子天儀泮遊東允元天則橋梓

開陽鍾靈秀有子賦徐卿吉夢久爲兆詞壇新著聲揮毫雲五色醉客月三更努力期無負雙悲羨弟兄

劉爾權五十初度

相對談經日欣逢學易年金莖承露滿玉琯動灰先閤有青藜

杖堂開白墮筵還丹初一轉會受異人傳

徐允元六十初度

不作烟霞想都成劉阮遊護門靈草色當戶碧山頭綳帙隨時展琴尊盡日悠但逢花發處誰憶幾添籌

無題

樓外青山曲巷家方牀睡起日初衰科頭叉手無人問九畹芳蓀百合花

辛酉中秋坐月值閣者以縣檄至

獨坐不能醉興來發浩歌徜徉官守狹迂拙性嵇多倦閒星髮

檄偏乘月夜過諸生識道賦明日便如何

公車罷别沈二害同寅

山齋賦寂寥遲君亦已久四月須除書叱馭過重九相見慰素心氣詼㚈山斗坐我春風中嗡言得未有洽款方踰旬征途催折柳彼此重生平臨岐惜分手明月屋梁間蒼莨古渡口千里同一堂室邇思則否良晤亦匪遐新花發池藕

題雪川百鷺圖

久聞晴川名今見雪川畵兩公同是金谿人片紙皆爲席上珍晴川灑落工水墨雪川點染生精神山齋歲暮雪方大無事袁安坐將臥江郎淺夜門外呼攜來雪川百鷺圖索我品題延永馨腹筍愧少陽春句蘆江一片柳千絲宿食飛鳴咸適時滿川晴雪應誰辯潑墨圖爐賦又遲

送徐文天之安陸

楚水分南北茲遊及內方負書同陸羽簪筆近江郎肘後堪醫國樽前卽故鄉君山有美酒遺我一相嘗

題如菴畵松鼠

北方有鼮鼠豹文美丰姿願言寄高潔餓飡松實棲松枝松高百尋抱十圍下結茯苓上兔絲虬龍爲窟雲爲籬幽巖絶壑誰相覓丹青欲圖難下筆旁取枝葉聊紛披數枝屈曲勁且古蒼髯鐵骨相扶持好與二鼠永棲遲春秋朝暮隨遷移此松不朽鼠不壞栩栩深團蝴蝶應何爲

集唐

門鵲晨光起金尊對綺延新松引天籟江鶴弄晴烟日月不能老丹砂堪學仙維南將獻壽高話羲皇年

海仙拱壽圖

一氣涵無極冲然妙有爲日往月則來至理無成虧太上各延年相對忘干支後世學長生越海求安期安期不可至妄念徒紛馳六合盤虛空何往非神奇溟海足汪洋一葦輕杭之此技甚渺小神仙豈在茲試觀南極老端坐靜思維萬化自中出浩劫不能摧夫是之謂壽千古開羣疑

𪊧覺庭同寅尊公輓章

風塵物表自天成丱角羣推川嶽英躭讀不辭充二酉問奇潛善締三生長門有賦誰爲獻國士無雙晚得名河朔只今歌詠徧一班寧足罄生平

其二

捧檄茅容爲老親如公至性不猶人高堂會有林泉樂愛日何

妨菽水陳養志十年眞孝子致身百里更良臣滔滔逝水將安
極一柱孤寒入九旻

其三

十元百里用違才游屑偏教花滿栽淳水巳經延廟食淸風不
惜賦歸來只看珠林當階發還羨常華晚歲開正好金莖貯秋
露玉樓何遽隕三台

其四

仲子西安振鐸時會將庭訓廣師資鄭虔苜蓿當分醉鮑叔肝
腸獨我知豈謂伯魚旋讀禮不教陳亢共聞詩典型欣有高文

在顧借巴辭試管窺

甲子八月飲表叔李千六桂花軒時千六振鐸孝豐與予
俱以送試假旋同席余中孚先生齒[illegible][illegible]情餘勇十倍
與家贊衡王長發慷慨世情言言入道不覺其興之酣
也即席賦贈

微雨桂花潤高軒秋氣凉故人歡對酒竟日懶停觴五斗若縈
匏一尊慰烹羊金蘭殊出處冰雪共肝腸談笑露天性異同兒
參商大都喜狂猖不復甘尋常握手三十載相看鬢髮蒼肯從
他途進何致老大傷以此成知巳陶然入醉鄉

重陽前一日偕谿舟大與余東觀同賦

雲影籠朝曙秋山雨後妍水香蘭得字宦薄葉爲船割肉眼過
秤呼魚手索錢經遊變寒暑皤髮倩誰憐

激水道中東觀文成詩以和之

下橫山過上橫山兩岸秋風一棹閒白鷺飛鳴沙磧裏黃花隱
現竹籬閒蕭條行李猶餘酒迢遞江流只見灘明日登高今日
醉詩文爾我各開顏

九日偕東觀舟中

乘風歸太末溯水即登高氣萃聯舟楫交遊惜羽毛有詩方擬
杜無菊亦成陶誰念孤帆裏棲遲隱二豪

贊衡弟得孫即來韻

開函知爾得佳孫淡喜增光嬀氏門跨竈自應推祖德象賢當
不愧人言親朋座滿誰先醉苜蓿盤空我進飱娛老只今無別
事一經端可裕來昆

哭包巖介先生

因過蘇蘿訪高賢倘午橋邊不記年架上積書三校定案頭端
石再磨穿樂饑兼謝仁人粟愛客偏分寒士氈一旦修文從地
下可憐手澤倩誰傳

其二

七載山城鹿與遊懷人千里月當頭佳文不共魚書至凶問難禁淚雨流騷雅再誰尋古韻鍾王空自寶雙鉤西山崩却還無損文獻淪胥實我憂

其三

環亭十里少知音知與無知盡降心應是一眞消反覆不煩兩可聽浮沉危樓暑月延長日空壁寒天對落參從此奇疑何處問與懷使我淚盈襟

其四

年來竝豎偶爲哭闘說精神且壯哉淇水圭璋忘耄耋眉山風月識樓臺探奇約看詩千律遯世何妨酒一杯天不憖遺人遽玉唾蠶縈缺有餘哀

藤紙七言絕句五首 王學憲月郡三衢

蔓衍空山與葛藤相逢蔡仲發精神金谿一夜膏成雪玉版新膝席上珍

其二

子夜初聞雙杵鳴無人知是褚先生衍看谿上藤難月巳擂簾湘一半名

其三

彈丸濺處薜蘿中工估當年斤削同一自搽苓頻寄慨藤花遊莫咲東風

其四

締交新得伴中書長過雞窗染素魚但使堅光同側理價高何必藉三都

其五

錦水裁成五彩鮮薛箋未便擅名箋祇緣分得鴉青潤尺幅還勝十部賢

余崇容四十初度

銀漢星初淡金莖露漸濃山光臨几席水色照芙蓉掃徑留朱鶴焚香對古松羨君正強仕稽古得從容

徐子允元別業

徐子有園亭出郭一里許締造自先人結束甚精楚分青嫋遠山聚香洽同侶徐子初成童過庭陪燕處歷今五十年亂後傷離黍徐子高文名肯搆光前緒賢孫更嶙峋二難並實舉落成及中秋新涼務爲壽四壁綵圖書名雋索郡語佳致未親嘗鑑意容區拒闊知三徑寬一塵中規矩裁花不厭多良友足相與

只此便蕭疎林壑成別墅約略數言間塗鴉當綺紈圖月以爲
期披風一延佇

沈二言同寅乞餐榮旋

讀書博一官生平亦稍遂首蒲雖清貧樂羣儒者事金谿萬山
中人文久出類自愧非蘇湖匡襄賴同志握手四炎霜助予備
且至著作標前規遐音透精義垂白有慈親承歡鮮昆季孺慕
不能衰陳情抑何摯高誼動乾坤當今方孝治歸櫬莫可攀蒼
葭送行轡天倫怡一堂鶯花悵兩地願言祝靈萱百歲來稱觶

寄祝周子無文七十

答人賦嚶鳴生平重良友投契既不輕握手亦非偶迂拙余性
成硜硜喜自守風雨同匡牀惟君交最久君意薄功名予懷在
山斗出處雖不同金蘭自相厚予之族女兄爲君箕帚媍吾儕
道義親姻婭尚其後餞至欲驅人未免牛馬走濶別十餘年爾
我各頒首予以甲戌生今年且乙丑逢君正古稀屈指長二九
賓客滿華堂而予隔川阜不及親侑觴巴歈當瓊玖何以祝岡
陵願言各黃耇載續香山遊百年花下酒

哭十郎文學兼慰贊衡弟

六月八之辰十郎訃音至發書不忍看至今猶病悸十郎予猶
子父我情更摯祠上垂書香幸克成令器彌聞善讀書使我喜
不寐二豎倏相侵三載苦藥餌去秋入會城相見覺憔悴良久
定驚惶勸爾永調治今春汝兄來接汝伏枕寧知復轉沉痾猶
望回生意豈謂遽云亡家門胡不利孤雛方在孩少婦安所倚
汝母年既高育汝鮮昆季汝父兩鬢霜重教理家事代老之謂
何而竟中道棄予答痛衡兒弟今失冢嗣俱當成立時何啻[illegible]
一臂無以慰衰顏傷哉橫涕泗一詎同繫匏瓢長不能庇寄語
吹篪人達情曠所視強飯珍翁眉弄孫勤鞠孳天道好循環受
福應無旣

題畫

琪花爲鈿葉爲裳採得靈芝正滿筐歸向雲中炊白石不知人
世有羲皇

徐子尼求廷試北上

曉日籠烟媚晴谿帶雪融一樽浮玉露千里祖春風君去京華
近名高黼座通虛糧爲困極措手達宸聰

詹子天瑞北上

孟陬天氣好之子唱驪歌春色滿前路征車歷大河一尊持贈
少百族望恩多到處民風異知君善撫摩

題月波亭二首[illegible]

米山長江天然讀書叅錢山南一乳生二子曰洪曰游
方五歲濬忽于市中忘後園梨洛離問君知不知洪答
曰不因風擺樹定是爲踏枝時稱雙神童就五畝之塘
建月波亭遍植菱荷朱米子題其居曰南山南賦晚飲
月波臺詩今即原韻

選勝山南築野塘一亭臨水足清凉風搖水面波痕細月滿亭
心花氣香日暮客星投服屐夜深寒露溼蓮房小童亦解樵青
趣活火流聲到石牀

其二

三里城邊五畝塘主人消夏納新凉雙車童子留詩苗竟夕高
賢坐晚香幾度秋風移陸海獨餘波月照禪房可知貝葉翻經
處應是江家舊筆牀

擬五龍亭避暑應制十六韻　王學憲月課三衡

車書一統慶當陽萬國共球萃上方位正南離明照遠日行北
陸景圭長槐陰高轉鳴鞭靜柳綠濃牽曲徑芳退食何時批綫
豫撫弦隨地譜宮商雲呈五采龍常護瑞啓王辰鳳欲翔玉蝀
浮烟融太液金鰲柱水接長楊波涵畫棟炎氛散風入齊紈暑
氣揚鳥爲忘機頻出浦花因含笑故流香冰壺列饌青蠅絕湘
簟陳編素望偏白雪咏成寒沁齒紫霜捧就座分凉升平有象
天顏喜覆冒無垠庶物康拯溺不辭空內帑郵饑寧止復通糧
崇文曠典從新定保泰弘模取次張荒徼昔年歸侍子窮髮到
處樂斯倉歌宣徵角情尤摯宴及臣鄰美載颺願祝聖神千億
載小臣兼得醉堯觴

擬太液池觀魚應制二十韻　王學憲月課三衡

聖澤涵無外王猷洽有終車書聯一統啓沃坐三公視聽天民
共縹緗左右充求衣宵漏永披卷夜光融早潦徵仁愛蠲除補
化工廟謨清陸海宸諭發顓蒙鴻雁憂心遠鯤鯨惠政通共球
漸南朔忠服自西東寶玉焚前殿聲歌撤後宮芳規虞姒迥景
運漢唐隆萬幾親乘暇千官詔侍中賞花詩壘峻奪錦管城雄
翠浪穿池黑魚珠射水紅出游因在藻逐隊爲呼嵩吐沫思呈
瑞批鱗願效忠至尊寧獨樂靈沼與人同骨鯁加鍾卣頹魴賜
稜穜弘文典絕學偃武掛雕弓長享昇平日羣登太古風微臣
叨末從操筆愧姚崇

曉發金谿二首　董太尊考金谿

一泓清澗落金錢西去東迴足蜿蜒山邀鳳笙凝沆瀣城開雉

渫靜烨烟芙蓉著水幾忘世隔鬼眠沙不問年最羡漁翁生事
好呼兒時撥小篷船

其二

孤城徙倚近仙蹤相隔蟠桃第幾峯石井流丹秋露冷金爐漾
月曉天溶名心未淡隨飛鳧世事多艱想伏龍一棹滄波朝暮
裏數聲清韻續晨鍾

製造　聖廟樂器以復雅音　金撫臺觀風三衛

玉振金聲事已奇當年忘味有淡知宮縣此日如堪考搏拊應
還見鳳儀

其二

正樂何緣遇摯師素王功德備于茲倘從器數追元雅盈耳無
難入亂時

其三

秬黍乖離千百年黃鍾高下失真傳總教琴瑟猶堪御蔓草何
當譜化弦

其四

聖主崇文振玉音元臣懷古倍情深只今磬管鏘鏘處猶見尼
山木鐸心

壽陳哉吉同寅六袠

秋來紫霧施青霞散入桐城附土家偶向齋頭分苜蓿不知盤
內是胡麻

其二

君官始後我金谿公事相過不暫稽聽得簷前朱鶴喚仙人掌
上出交梨

其三

太丘座上無塵客仲舉庭前不掃除一榻西窗頻醉月前身疑
我是荀徐

其四

棲息橋門亦有年素書不解與人傳却疑幾點楓林雨染得丹
砂分外妍

題方子會升行樂

元坐幾忘世拈鬚若有思丹青能貌取肝膽許誰知石上花開
處松間風落時長隨天地老不必問安期

閔夫子畫雨竹

修篁直上欲撑天歷盡風霜操愈堅爲掃浮塵滑碧漢推逆霧
雨飽翠嫩寸心難共俗人語高節稍因片石傳分得楚湘無限

淚至今揮灑遍淇泉

寄贈西興塲張建侯燕爾

一官淸靜喜無爲晴日流光分外遲共道青蝶新長價不知京兆賦齊眉湖鄰西子何如鏡蕭山古鏡湖地村近東家不礙施西施餘暨人當在蕭山今東門外有苧蘿村　拚欲從君索酩酊盈盈衣帶隔江湄

拈心經無眼耳鼻舌身意六首爲鑑心上人

太虛原不礙雲霞爲掃雲霞却見瑕莫向空中頻著眼何妨微哭也拈花

其二

天花說得亂紛紛過耳依然付水雲怪殺袈裟無處脫偏從三籟覓聲聞

、其三

分明香在梅花裏不信翻從月窟來欲向西來參妙旨閒花野草一時開

其四

當年食鴿已非貞纔說蹲鴟便可嗔只向此中尋樂處菜根第一會魔人

其五

四大從來知是假此中眞意正無窮回頭試歸水淵何處形還須考令終

其六

雲山相隔幾千重頃刻周遊一念中到得紅粧飛片雪直教終日坐春風

再拈佛法僧寶爲鑑心上人

指天指地獨成尊出世因緣浴六根水到平池光滿月布金隨地展空門

其二

九年面壁掃陳詮隻履西歸法已傳說有說無俱是幻得魚何處更容筌

其三

前身會記是維摩踏破麻鞋路已多莫道塵緣空不了一聲淸磬遍娑婆

其四

五蘊空空六欲消梵音宣罷曉山嶠法王座上毫光滿救徹人間病老生

石門張五圻孝廉來金谿謁座師薰天木翺府

蘿薜淡淡護紫烟孤城半入彩雲邊琴堂貯水通槎漢遊子傳經揖廣川客路正逢秋月蒲山齋亦傍桂花妍亢庖喜有蒪羹在不用鱸魚佐酒筵

丙寅除夕

日月環如駛冬殘春又新讀書千卷破作宦十年貧霜色堪愁鬢梅花獨韻人爐間灰未冷乘醉撥烏薪

丁卯元日

下士朝元朔垂紳天未明占風知歲稔出郭愛山晴爆響連雲谷霜繁凍石城不知雙鬢老猶是惜浮名

賦得人生七十古來稀壽徐觀甫明經

人生七十古來稀仙骨如君貌更肥却老不聞求秘術引年多是善忘機一巵花下浮瓊液五色階前試彩衣候到清和南極朗碧山高處正芳菲

五日送試柯城値周銘五同寅誕日

之子廉谿後橫經並馬融華辰當日午佳節正天中菖菡浮瓷碧丹砂泛酒紅我來逢好會一醉喜還童

七夕憂旱偶拈浮瓜沉李四字

大火兮西流凉飇發兮早秋白虛室兮弦月絲星粲兮天漢浮有美人兮如花香氤氳兮未剖瓜獨無心兮乞巧愛杞人兮爛朱霞　翙卬輩兮儒林雨蒼生兮素心匪爲祟兮推㦬起拜禱兮夜方沈　膺彌月兮無時已天高高兮青如洗我躬不閔兮實應罹此赤子何辜兮桃僵代李

中秋送試武林李千六座中喜晤周豫聲孝廉醉後出扇索書觀胡子敬所畫松石乃壽意也卽席漫賦

弱冠論交不記年別來寒暑竟推遷觀花每發濂谿想冒雨貪陪公瑾筵画裏蒼松偏耐老酒中太白更稱仙醉餘索我親題扇猶恐黃庭法未傳

送周三豫聲客遊長沙

匪愛君山酒殷勤送楚遊讀書羞閉戶覽勝喜乘流水落洞庭出天高雲夢秋古人如可及海嶽在扁舟

追輓董章可於潛廣文

甲子秋試章可與千六同寓隔余一牆暢會彌月今秋集會城章可已作古人不勝聚散之感追輓二首

欲賦招魂不可招長天漠漠水迢迢詩文廿載推壇坫苜蓿三年伴寂寥瘦骨久憐同野鶴婆心何遽付江潮一巵空酒西風淚目斷秋山樹影遥

其二

滿家衕口桂花芬此日舟招正有君別緒偶從湖上慰高情偏向客中殷西冷好景樽前共東壁餘輝夜半分歲月幾何成往事空留秋色照江濆

渡錢江

兩地分吳越千秋幾變更江湖猶帶恨潮水獨何情黃葉霜中舞青螺海上橫嵐光開曉渡風正一帆平

九月一日同周大無文登於越郡城東武山坐清凉寺遥對前金庭相公千峯閣時為周比部別業有懷二首

久別樵風徑來登東武峯湖山仍戛甸巖壑起秋容入座懷朱鶴山在城南為金庭相公發祥地憑欄俯臥龍府山紫藥猶未佩乘輿一扶筇

其二

前相管湯沐高樓遶翠峯千秋期共賞雙勝竟誰容竹老堪棲鳳松高欲豢龍知君肯同調相約再携筇

九日富春江上同徐孚任

不作登高想同來江上行謀生欣得策拙宦愧虛名曠望情何適閒談氣覺清浮踪洵無定尊酒慰前征

其二

富春兩岸樹黃葉九秋邊作客頻相過傷心亦有年蘋肩知漸改肝膽竟誰憐極目烟波外青山與碧天

其三

江上秋容麗伊人宛在中潮來平去水山轉落廻風消渴呼浮白書懷拾墮紅無心營世務抱膝對長空

其四

十載青霞客思家一往還樵蹊風景在松徑石牀閒此日逢陽九輕舟逐水灣登高渾未得空憶爛柯山

夜泊富春城下聽演劇

扁舟行李薄一榻下徐君水面光浮月城頭響過雲逢場知是戲作客喜同羣相對情無已高談竟夜分

其二

作別山陰道連朝阻石尤可憐重九日猶泊富春舟王質山中斧嚴陵臺上裘攀躋縱不到寧肯逐江流

桐江夜月

山縣無城郭臨江起柝聲烟雲萬里息暑氣九秋平匣劍光猶斂郵雞夜欲鳴孤懷何所託尊酒獨多情

暮抵能丘不及就泊塘口

道遠日方暮前谿巩玉虹依塘成野泊對月望秋空何代留丹
鼎高山表素風滔滔今更甚舉目盡飄蓬

樟樹潭

古木臨江岸婆娑信有神傳聞枝葉裏曾庇百千人潭影至今
碧流光幾度春布帆風正穩乘月問迷津

浮石潭

滄海一拳石初平鞭得來枕江長作柱浮水不生苔客自秋天
過樽乘月夜開澄光連碧漢疑此即蓬萊

留別金羽周同寅

不道論交久翻愁作別新嘗陪北郭屐時坐草堂春此日銜君
命臨風鼓客塵夜郎將萬里魚雁可相親

答羽周見贈

十年乘鐸金谿裏北山高處勤何止有時出郭賦無車小砂如
拳貴雙趾將伯逢君有數春咫尺晨昏偕坐起玉壺冰映無纖
塵氣誼雲山差可擬得共盤桓慰素心幾忘二騰遊如駛一朝
北闕須除書遠入夜郎幾千里蒙君惠我思南篇慰我相思慼
在此春光半去不能留短歌欲闋情何已贈君聊作春樹看當
把修懷親側理

別董天木父母

山齋無別事每日到琴堂晝靜人方暇風清坐亦香離情牽弱
柳遠蔭托甘棠遥憶雲山外依稀有夜郎

別趙西山父母

同官交最久水乳契尤深脫粟肯相過芳踪喜共尋高情修竹
裏別緒遠山岑巳卜瓜期近懐余一好音

別周葱千父母

世事渾無定君懐素有期爲貧甘繫柝用拙且隨時數載同晨
夕方春賦別離可知雲樹裡兩地結相思

別鄒益芳

十年求友聲同邑不同城夜月樽前共春風坐上生交深難作
別道遠益關情弱柳新添色絲絲繫客程

別陳哉吉同寅

買得春光好辭君作遠行雲山迢去路花鳥動離情世事誰青
眼高懐自赤城何年樽酒共重與話生平

別周銘五同寅

我愛周公瑾相交若飲醇幾年親道氣此際動征塵日出萬山
曉花開兩地春好憑雙素鯉遠慰夜郎人

別錢鶴菴同寅

古渡梅花淡長隄柳色妍一帆春意滿萬里宦情牽回首青霞
地懷君白雪篇雙魚如可托應向故人傳

別沈光斗同寅

握手知何地方春賦遠離遊塵染飛絮別緒結垂絲雁影知難
到嚶鳴尚可期君才寧久滯嘉問慰相思

別鍾承家同寅

既但通家舊同官亦有年論交情自淡借別緒何綿楊柳春風
裏蒹葭秋水邊知音如可寄不用塞鴻傳

別諸親友

南北皆王命馳驅不敢辭所慚仍素飽無以慰相知箕畢誠難
一寒暄恐異宜周行如可示好我正今時

又

二月風和春色肥桃花柳絮雜征衣一帆引入西江去咫尺青
霞望裏違

留別贊衡

雁行十載賦離羣叱馭何當又遠分山水大都連蜀道鄉關直
是隔湘雲春風兩地應無異明月同懷覺倍殷共道遙員容易

轉樓頭花萼酬餘分

客梅軒再別贊衡

客梅人去一軒留熱覘樓趨年百歲青擕十年求緒芯分符萬
里學封侯傷心又廢蓼莪詠舉眼還看華萼樓世事差成推第
一灌花扶杖儘消愁

周易舉詮合璧告成

圖書一畫啓天心參伍成文炳古今五兆卻從奇處運六爻偏
向耦中尋屈伸相感因生利往復頻乘每抑陰萬化有源歸太
極寂然思慮不能侵

其二

百家詮解已如林擲地聲聲欲出金炫富競誇殊域寶投機還
讓對鋒鍼犧皇立象原非奧鹿洞傳經妙不淡十載篝燈讎校
定帙成緗素待知音

金谿又草

山陰成蕣姚　夔著

壽崔蓮生父母

聲名十載奏循良枳棘多年集鳳凰遂使烽烟清壁壘行看衢壤復羲皇閒揮綠綺甬山曉静煑丹砂白日長仙掌臨秋盈玉露公餘正好泛紅香

崔蓮生父母治行紀畧

雉堞分青嶂琴堂繞碧谿高岡春𪁺鳳止水夜燃犀共道崔秋浦眞如瘞不齊懸魚方課最息舄忽驚棲郊壘生戎馬山樓震

鼓鼙持危収逐鹿投鉅喜聞鷄静掃烽千尺新膏雨一犁鴻飛遵舊渚花發蒲前蹊輿頌騰黄壤龍章錫紫泥循聲傳冀北未學遜膠西幸託甘棠蔭慚無白雪題

壽常山袁父母

山城花色勝河陽吏自神仙俗自良擊壤有歌成富壽躋堂到處樂羲皇閒揮綠綺春風藹静煑丹砂愛日長幸得依光近東壁青氊分郤令君香

送崔父母專剌維揚

名社勳名已十年循良此日慶喬遷太丘碑上畱遺愛來暮歌中億大賢舊是璵花行樂地新傳穗麦戴堯天覩光預定來秋約分得清風驢背纓

龍丘盧父母月課見招

數載烽烟謦誰甦鴻雁羣只今推武庫何止頌神君民物徵三異珪璋煽五雲樗材邀勝會羨愧不能文

送三衢中憲王公十章

罨畫谿邉風尚清爛柯山下犢初生攀轅無計畱慈母腸斷秋林欲送行

其二

當年草木已皆兵公自單車守郡城從此餘氛隨電掃江郎片石久畱名

其三

十萬貔貅阻上游幾年輸輓費持籌可憐比屋流離子盡是神君手内畱

其四

褎亂饑寒苦洊臻歸來已是再生人只因撫字畱餘喘黍谷于今得見春

其五

堪悲項尾隔風塵公獨惻心撫難民几上簿書看不盡年來完

聚已多人

其六

干戈原隰久荒蕪旁午軍需髓欲枯只爲衢民經久計不致安

上獨成圖

其七

烟井依然舊里門殘黎今復長兒孫試看橘柚西風裏滿地黃

金誰氏恩

其八

荆棘宫牆亦有年菁莪碧水舊生妍六條雖出君王詔知有循

良譜化弦

其九

已識淸貧不易爲七年氷檗畏人知空梁尚有懸魚在行李惟

教孤鶴隨

其十

自慚陋質比山樗得荷栽培二載餘此日臨風牽別緒龍門百

尺自扶疎

壽吉辰生父母

千爵衫聳大如椽暫借牛刀割小鮮携得名花栽滿境琴堂淸

韻玉坐仙

其二

城頭一半接烟霞種秫還逢菊放花山鳥下廳公事少不須句

漏問丹砂

其三

幾年兵火費持籌賴得神君化理優催科不須刑獄減玉壺氷

雪湛于秋

其四

兩滿金谿秔稻香秋風九月授衣裳兒童竹馬歡相候小艇黃

花泛夕陽

其五

十年桃李再成林此地初聞宓子琴半壁池中生藻色孤桐費

下得知音

其六

山齋宵宿自淸爽分得荀香勝佩蘭夜靜露華浮玉液月中棠

影靜中看

其七

君到開陽六月時千門扶杖慰調饑甘霖百日行將遍名士爲
官政自奇

其八

青鳥銜芝曙色開古田嘉氣接蓬萊仙人無用飛雙舄椒雨應
從瑶洛來

賀常山王二父母署篆

借箸才名重彈琴化理長無心看太鳥有術起群羊谿水環山
靜梅花入座香爲傳春信蚤最爾勝河陽

壽趙西山父母

尚記峨松署偏高種秋風山城春獨早官閣氣先通一鶴隨清
獻雙鳧統葛洪金莖餘湛露留待黒頭公

別常山孟子和廣文

一官同首宿美爾太栽花穗麥看新政還珠識舊家名成親未
老最考秩頻加毋發彈冠興山城綴錦霞

壽撫軍李公

濵江十載著旬宣浙水來擎半壁天剪拂曉流丹井露吹噓朝
起赤城烟上方劍展春秋賜北極星辰咫尺懸風雅倘容椽散
吏賡歌常沐大平年

壽劉子元六十

古田山色擬蓬萊春到羣花相映開採藥常餘芝蒲室携琴且
喜鶴長來詩成白雪歌難和賦罷凌雲志未摧夏美斑衣歡舞
處瑶階盡列鳳毛才

上李制臺内陞夏官尚書

聖主酬庸日元臣奏凱時十年勞閫外千里壯軍威商鼎阿衡
任陰符尚父奇川原消戰伐瑣尾出流離勳業河山並聲名草
木知九重來帝眷三錫下彤墀頗牧歸中禁夔龍入鳳池泰交
綿景運解澤溥恩施浮賦蹉民隱求瘼望主持攀轅譁士女扶

杖遏期頤椽櫟承高覆謳謌展太思

又

福星朗朗照三衢煬鳥年來慶再蘇夜月漁歌浮石渚春風樵
唱爛柯嶼上方有詔歸樞密下里騰歡到海隅遥望旌麾猶未
發知因攀卧擁前驅

壽別駕馬公時署篆開陽

運啓蒼龍節春同百雉城琴堂新借寇銅柱舊知名世諳光河
洛文章燦景卿題輿恩早遍製錦政初平不惜催科拙常殷撫
字情和風披繡甸甘澍渥金莖玉樹當階秀芳蘭繞砌榮神君

天衢春壽考世同賡毓擬華封祝欣逢瑞英生晴雪一連北斗紫氣接東瀛松栢千齡茂丹砂九轉成遥聞周柱下鶴髮比孩嬰

呈張晴峯學憲

帝曰簡文呂除書出上方共傳來伯樂旗喜得歐陽作士東西浙掄才牛女鄉敎惟尊孔孟術總陋荀揚玉尺丰稜峻氷壺鑑別詳璟橋皆夢筆入彀有穿楊明月逢秋皎清風當夏長三衢臨太末五月賁龍光寸晷呈材拙宗工使器良絳帷翻墨浪璧水發芹香自愧同樗散叨恩倚藥囊覩成欣課最短什代賡颺

壽司馬井公

浙水分吳越三衢控上游幾年勞戰伐百姓厭貔貅近闢桑麻境猶煩家室誅安民先弭盜劇郡重分猷况復衝予午寧堪少運籌廟堂勤遠慮中秘應旁求濟楫今爲亟參態軫自道紫綸傳鳳閣朱紱賁龍丘到郭和風遍隨車甘澍周雀符清夜月鼂雁集沙洲琴鶴遺徽在丹砂軼事留採芝仙作吏開卷仕嘗優壽考綿純嘏華封起頌謳青霞柯欲爛晴渚石長浮劍履登黃閣公卿尚黑頭

送江伯遐先生陞刺安陸

水陸交衝地干戈甫定時單車來刺史千里慰嘉師卓魯今誰並循良素所期吾陽碑在口申浦太增思咲鶴依雙袖懸魚謝四知溯流青照眼到郭澍優肩紫葢迎星旆花屏接露帷佩刀應漸解郊犢尚難孳豈謂裁新錦還如治亂絲自然歸滕理方克顯猷爲退食琴常御行春鹿便隨高吟酬郢雪遠興託江蘺好聽滄浪句旋觴曲水池看公歸政府曳履上彤墀

寄莫聖英莆田明府

毋羡蘋司業傾心鄭廣文人情慨河漢世事悲紛紜守拙應惟我論交誰似君聯牀對秋月別緒際春雲障海鯨方息青郊雉已馴共傳來名杜初得慰耕耘所喜携琴鶴應慚滯典墳山齋

消俗慮綢壞見殊勲遠道疎雙鯉修懷寄一芹瓊瑶非望報車笠有餘殷種秫曾何韻栽花未是勤還將岐穗麥以此逮馨聞

壽董天木父母

天子重親民山城寄遠臣雲霓當六月霖雨浹三旬秉鑑空凡馬流波起涸鱗嘉猷除太甚先務在安人于耜朝携饁歸樵晚荷薪風薰郊犢孳日麗野鶏馴烟井離方集宮牆廢再新謾許陶令好應羨魯恭神間氣分中嶽初揆覽仲春喜逢踰甲子不比守庚申進酒杯擎玉行廚脯擘麟聲名馳黼座劍履上星辰

呈中丞姜公二十四首

王言久已播坤輿敬一新頒闢府書最是我公勤勤勉田間多
有帶經鋤

其二

比年陽九厄斯文此日翬飛映彩雲共慶儲才今有地半池芹
藻發清芬

其三

誰堪極目正蒿萊勃海漁陽兩擅才脫劍歸來爭買犢滿郊岐
麥爲公栽

其四

匪躬僾欲軫民勞負戴何堪苦二毛但使太倉分一粒二衢歌
祝巳雲璈

其五

曾聞畜衆在容民古道于今未可循近得對支成兩便不愁雨
雪不呼巾

其六

衛疲供億苦難支一旦蠲除百族熙謾說德音傳吝後只今萬
口巳成碑

其七

青青莪草托中阿得養高天雨露多夜静不知林谷杳月明深
處有弦歌

其八

何妨畜洩任山農秖爲勤民戴曉鍾一月渠成千載澤爛柯山
下綠波溶

其九

棠陰清樾静無譁幾點雲牌放曉衙案牘不留刑自省城頭翠
色接青霞

其十

但云撫字亦何難正復催科未許寬國計不虧民不擾哀鴻新
喜漸于磐

其十一

幾年休養政初平猶恐人從水上行一帶流虹千尺洄月明古
渡畫歌聲

其十二

鄉民十九是愚頑狐鼠憑陵易作奸別盡弊源風漸古山陬百
室有餘間

其十三

百雉金墉控上游幾年版築費持籌青郊已絶萑苻警白叟新傳襦袴謳

其十四

木穰金饑歲少寧愁看當戶只三星社倉良法應誰問公獨深諜邁考亭

其十五

琴鶴流風雖尚存荒凉似續有誰論如公高誼眞相並不禁番青到裔孫

其十六

鼠雀如何便使無當年處芮兩知辜只今羞惡應還在盡屬神君化所孚

其十七

制府移尾太末邉三軍有意附民廛捐金指日連營就不費民間一版錢

其十八

凱歌已唱霍嫖姚空壁將來宅鎮標從此兵民無雜處得公安插兩逍遥

其十九

往事傳訛尚網羅近來毀譽半浮談如公慮已咸新志不愧三衢一指南

其二十

毎飯嘗思杼柚空忍將甘脆奉吾躬翠間應有懸魚在一片冰心兩袖風

其二十一

貧儒生計本纖微覓得蠅頭亦已稀寛郤一分千日祝願公黑髮侍黄扉

其二十二

民依國計兩關心無麥無禾慮更深告糴緩征俱惠政一時甘雨遍枯林

其二十三

迢遥驛路盡山蹊多少征人楞腹啼特向中衢開賑廠楊枝一洒勝拈提

其二十四

仁風六載奏循良庶績咸熙萬目張無告也霑新雨露布金隨地見空王

呈金憲梁公

斕柯山上日初長斕柯山下水生香中有神君飭紀綱分蒲乘
鉞澄官方節宣造化和陰陽喚咻百族調温凉輝聯婺女連景
允翠接桐君鳴鳳凰東鄰弦誦西鄰觴一時風俗登羲皇七閩
烽火照江郎三衢風鶴塡村坊制府移麾控巖疆六師雲擁環
金湯神君指揮坐胡牀時陪秘議勤匡襄疑兵聲勢超龍岡銜
枚夜走先披亢疾風吹籜不可當露布長驅汗騎驕羽書百道
促糗粱輓輸絡繹週炎霜凱歌累歲唱未央神君肆應無相妨
幾年休息歸流亡三星漸免賦牂羊卿霞冉冉露瀼瀼禾黍青

青橘柚黃乾坤復泰時復康神君功德誰能量菰蘆八載褒穹
蒼欣隨桃李依門牆譫譫發韻同寒螿一籤何堪測望洋覃書
知巳屬元良行看劍佩列文昌

撫軍趙公轉任蘇松

紫泥新向玉階傳隻手移撑南國天功在河渠皆濊澤風清琴
鶴自神仙著書直欲追精一奏績行將遍大千幸得吳趨猶接
壤餘波長溉越江邊

上學憲王公

拜命辭彤陛操觚乏越來風流傳內史霞表接中台二酉藏書
業三都作賦才冰壺懸朗鑑玉尺印清裁月露删時態參苓俗
選材絳紗籠塵尾青眼照龍煤吹杖藜分餘探珠聯毓胎祇綠
遴白雪兼得賞南陔藝種還防莠璧瑕亦採玫鳴皋皆立鶴伏
櫪總凡騶奎璧文昌合韜鈐武庫開搜奇空石匱拔萃實金臺
十弊多方剔孤芳刻意栽聲名真卓爾𥫗亮洵臣哉秉軸綿斯
曆扶輪濟厥災菰蒲依水曲樗櫟就山隈幸屬鈞天覆寧忘化
雨培短吟同拆線私淑在調梅顯烈銘鍾卣前謨奇捲梧肯堂
怡舊燕當戶植新槐貂珥榮珂里丹砂貯碧罍黃庭翻綠字丘
壑巳蓬萊

壽趙西山

十載哦松非爲貧和風膏雨四郊春洛陽花色原如錦移向山
城分外新

其二

金谿風土舊殷盈戎馬年來稍變更一自琴堂春意滿兒童今
巳樂生成

其三

清獻當年宦蜀時白鰕萬里寄相知只今池上鷴猶白遙想風
流應在茲

其四

山齋所喜迷津閒每過高軒盡日還沉瀣一尊消俗慮平分紫
氣到君門

壽董天水父丹

蟠桃山上雨初晴蟠桃山下水初生迷津不用漁郎問一境弦
歌春自成

其二

山城二月百花開城北城南錦繡隈共道神君培植好一九巳
勝小蓬萊

叱馭草

山陰成巷姚　夔著

曉發義橋同鄭恒如甥氏男在璿在政

一棹出江濆雲山正霽春鳥聲特聒耳花氣欲薰人載筆消長
日囊琴作遠臣同舟喜相得談笑任天眞

嚴先生釣臺

子陵不再覯遺蹟至今存一水千尋碧雙峯百丈尊聲名踰尚
父節義薄王孫堪笑營營者卑汚何足論

又

昔日垂竿侶淮陰與渭濱兩公當未遇養晦藏經綸一朝載後
車傳檄定三秦陰符乃長世走狗竟亾身桐江百尺絲萬古維
人倫至尊寧可犯肝膈無纖塵用享絕羣術天子有賓臣勳名
同敝屣何云賤與貧至今江水上高節凌青旻

望龍丘山

堪笑揚雄亦美新。累徵不就是何人。至今山上芙蓉石、長與嚴
陵作比鄰。

紫華身後幾人留學得長生歲月悠丹竈遠乖空谷裏白雲時
出碧山頭

柯城懷古

名山端欲數青霞人物還傳清獻家試問仙棋誰得見千秋白遍一池鰕

世間怪事未嘗無到得書空見已愚豈似當年琴鶴侶至今生氣滿三衢

信安道中

春煙淡淡柳絲絲春水融融山媚茲風自東來帆盡出客從西去道方遲樵溪歲月棋中老江岸兒童亂後孳樆蔗依然歸聖澤當年烏合竟何爲

楢林

一徑芳叢裏沿江起綠陰春花浮白雪秋實點黃金兵火留遺子栽培返茂林眼觀生聚者已有十年深

過定陽寄別余東覲同寅時赴公車不第

爲叱黔中馭春深過定陽懷人京國遠別緒柳絲長得失歸時命風霜老棟梁悠悠雲樹裏特聽晚來香

草坪村肆寄謝傅父母

滿眼堆新綠春歸繡甸成草閒蛙部整林外鳥音清曲澗周窮谷餘波潤客程我行初作吏佩此樹蒼生

立夏玉山道上

歷盡文溪水肩輿度玉山風裏花欲語日永鳥思還改火迎新夏輕裝挈小蠻勞勞塵境內誰似白雲閒

玉溪漫興

初夏和風展輕橈泛碧溪山連懷玉秀水落上饒低客緒依番柳鄉心托漫題不知安化遠猶在武陵西

望茶山

每懷陸鴻漸品水入茶山摘葉逢春細烹泉傍午閒太常辭不就刺史許相攀愧我名心在扁舟趁落潺

舟次信州登疊山祠還坐一杯亭

碧水環南郭靈山依北城客途新夏永旅泊午風輕問屐扞閒典憑高揖古名忠良雙不朽何所樹吾情

其二

祠廟均千古風流獨一杯可知春意滿不用歲寒栽景運逢交泰薰風動草萊小臣承化日飲水亦悠哉

疊山祠剝落志感

忠節當年萃一門疊山俎豆古今存可憐風雨空山裏賸有殘碑護蘚痕

信州道上

林巒曲曲抱幽溪日映嵐光一望迷茅屋幾家溪不見鳥聲時
過隔山啼

吽巖寺

虎踞江邊起嘯聲誰人不識吽巖名我來相對曾無語惟有疎
鐘落澗清

弋陽錢倉相傳巨石臨江晉時有漁人遇石開錢自出故
名戲爲口號

當年悔不學漁郎。一葉煙波生計長。總使迷津難再問。也應扣
石遇錢倉。

望鵝湖山

碧岑高聳顯鵝湖舊是新安講學區花鳥盈前皆入理吉凶先
見未成圖尼山車馬詩書共淇水珪璋歲月俱當日紫陽經百
慮九淵終覺費支吾

仙人橋

碧山碧水亂雲烟客裏衎逢四月天不識藐姑何處是隔橋隱
隱見神仙

舟次貴溪訪曾興安不值

百折清溪落貴溪十年聯榻慰鳴雞豈知昨夜西風便咫尺雲
山一望迷

晴谿閒眺

多年不作豫章遊買得輕舠出信州入夏初逢林木長開篷時
對碧巒幽仙巖鬼谷千秋秘鹿洞鵝湖百代留雖是谿山番勝
槩也因人物助風流

龍津

茂先稱博物望氣豐城闉不遇雷孔章寶劍終沉淪離合既有
數變化何其神此地非延平胡亦名龍津珍重匣中光干將恐
其倫

泊鄒子司訪我文弟

鄒子臨湖曲人家寄樹圍水平沙岸出煙合曙光微吏隱安甲
薄萍逢樹泡餞登舟難作別相對復牽衣

曉發鄒子

雨氣微微潤林烟漸漸分帆隨沙岸曲情爲弟兄殷此去浮章
水行將躡楚雲天涯少親故何日慰離羣

滕王閣

高閣臨江可摘星客來城下一帆停憑虛極目延新賞倚檻抒

懷對古銘諱使閭公番北麗不敎帝子慨椽苓文章獨有王郎

在此日西風分外靈

四月十三日先祖諱辰

憶昔番鬖侍膳初笑談無往不詩書西河灑掃漸摩共東魯弦歌歲月舒吾道猶存推白鹿傳家有素識懸魚傷心風木悲何報曉夢驚回睹影疎

南昌道中

日照浮沙一片明半帆斜帶午風輕客程但逐溪流轉鄉思多從雲外生聽笛似逢柯月白銜杯如對越山清千巖萬壑應何

處極目煙波無限情

舟次漳湖渡

漳湖渡口駐扁舟散步林皐是處幽樹裏人家門外水田問牧豎月中謳新禾十畝閒閒樂脫粟三時事事悠拘束毫無逃送少生來何必學封侯

舟中坐暑

扁舟四月冒炎威日午江干風色微簇閉篷牕無一見但聞欸乃出漁磯

江干野宿

一望滄江裏無邊景色疎因風成野泊對月足吾廬斗柄方南指家山沮北渠承恩休暇豫終夕戒衣袽

樟樹鎮阻風

一鎮平開萬井煙千章綠蔭兩江邊扁舟停午行還住拍岸驚濤不可前

清江曉發

雨後清江風色閒輕嵐籠月影雲間舟人只說天將曉夢裏經過閣皁山

山村

卜居最喜傍山崙啓戶臨江牖納雲墾土插茶春後採滌盂燒筍晚來釀短籬相間陰晴合密樹成圍鷄犬分一徑芳菲餘數里午煙初動亂氤氳

清江道中

蠶桑採罷麥秋來到處新禾著水栽客至偶逢初雨後碧溪青嶂絕塵埃

黃岡埠夜泊

旅泊黃岡月色濛綠楊隄外一江風柝聲夜半村煙寂惟見漁燈隔岸紅

望吟峯

渝水清清照碧岑當年昆季兩同心至今留得吟峯在何處松風寄好音

泊新喻城下望緑陰亭

一灘展淺一潭波到得花封日已沉數仞宮墻江岸出緑波浸起一亭陰

雨望

雨氣浮空浸遠天碧山當面隔蒼烟湍流百折清還淺一葉隨隄左右旋

渝水道中

溪入袁江淺山從渝水多叠峯噴兩岸淡樹結重蘿直上疑無路隨灣見落波不知風力薄但見日如梭

袁江道中

亂石浮江面清湍落澗心草淡蹊叟曲山合晝還陰鄭谷緣何淺鈐岡望轉淡爽中無脫粟相對看囊琴

行經分宜

古人敦幼學抒展在乘時素履不可違鷄鳴常孳孳胡爲秉國鈞邪惡任所私克頗有其子彼蒼安容欺千古亦留名至今言分宜對茲發潸省不善與吾師

分宜城下

一曲清源鎖石梁花封百雉對鈐岡客途不及登高望無數幽懷寄緑楊

宜春道中

百折雲山裹乘風一小舟蒼虬依岸出怪石入溪流淡霧疑藏豹平沙遍浴鷗前峯青不盡何處是袁州

宜春臺

西江一奥區當年盛封爵高臺踞層巔形神俯寥廓山水既清

奇心胸足開拓我來參征帆兀烏漸西落急雨過東郊返照向北郭明月上初更涼風吹遠柝一望起遥情餘樽遣蕭索

其二

富貴競奢華賞心極營作立意跨前人不顧終彫落關繫非綱常風流豈相託文章獨有靈千載宜如昨試問宜春臺何似滕王閣

鄧公石

江水自西來滔滔太不已一拳盤波心中流兀作砥相傳有鄧公擲石忽墜此鄙語雖無徵芳名因不毀客路喜相逢行行勸

且止恨不遇米顚千古誰知己

宣風鎮謁關夫子遂登觀音閣

閣之先爲觀音坐今之山門也左祀關夫子右爲三官祠兵火之餘頹于榛莽歲辛酉開府安公過其地感于神靈捌建中殿専祀關夫子三官祠仍舊居右閲五年丙寅丁公開府長沙合成後閣勢極弘峻大士寶相莊嚴爲江右巨觀然土木雖告成而丹艧則姑待也

高閣矗層空重門洞八風氤氲通帝語赫濯顯神功列岫環青嶂平郊綴綠叢楚山應不遠鄉思復何窮

贈德愚住持

說法即非法安禪有一心剪蔬知守分消夏得餘陰古佛開生面清鐘徹梵音烟霞如可挹蒼翠滿遥岑

萍鄉陸行

夏日逢初霽征途暑暫消輕雲籠谷口細水出山腰折路開新境繁花送落嬌萍蹤知未定楚嶺正迢遥

湘東旅次

辭家彌月到萍鄉越水吳山曲折長一日陸行旬日費扁舟再肯入臨湘

香水渡

赤萍如斗水浮香天意當年授楚王清夏片帆尋古渡碧灣淡處問漁郎

曉發淥口

朝行辭淥口倚枕望湘潭往事傷流水遥情寄碧嵐壺山雲外迥花石雨中函㧾隱知何日茅庵未許探

潭州道中

青青江上山浩浩江中水山靜兀然高水流安所底今之富貴人滔滔類如此達士厭囂塵絕跡空山裏善卷槁其心巢父乃

洗耳一身自晦然萬物何爲爾姚姒憂方深孔顏樂無比動靜相循環人天皆不已得悟靜中機行藏任所以

星沙贈趙司馬又裕

承恩將鶴侶覽勝涉熊湘渚有銅官富才惟司馬良久聞承暮詠夏見公思長遊逅欣相託雲山正渺茫

湘江舟次望嶽麓山

偶憩湘江棹遥瞻嶽麓山高雲封鳥篆古木護禪關舊蹟先賢在新書昨歲頒慚余經宿太不及遂躋攀

讀祁子既明嶽麓吟誌慨

祁子忠臣後椿源是故鄉老年窮二酉負笈到三湘南國流芳
譽于湖慨夕陽看君吟嶽麓不敢問穹蒼

星沙司馬趙管亭重修嶽麓書院誌

嶽麓名何重先賢舉遠基名山留講院絕學際昌期丹艧成新
搆圖編輯舊規仕優仍問業奉職喜無虧

讀趙管亭星沙紀畧

獄吏不可爲生民命所寄哀矜先聖言欽恤古人意天子正當
陽祥刑訓何摯趙子佐星沙明允庶不愧誦君紀畧言仁心足
相比爲君慶高門後來多結駟

午日抵喬口入小河

湘水太無盡廻舟入細流千門懸艾虎一棹逐沙鷗樽酒酬佳
節閒吟散旅愁忠魂何處吊隔渚遍漁謳

夜泊將軍廟

孤廟依湖畔焚香見一僧莎深村徑杳天際暮雲蒸巨浸逢春
溜支流入夏澄扁舟中夜坐相對只漁燈

沅江道中

十里見一臺五里逢一樹樹古自扶疎臺高留守戍舟楫鮮太
來江流曲無數莎岸本湖身我來當涸近四顧絕村烟漁舟歸
日暮感眾喜相防琴書免御步嗟哉行路難山水非吾故

舟次沅江

叢簡一花封臨江少城郭煙井數百家環隄皆竹閣湖水不常
盈巢居近烏雀村落難周知前汀遍蘆藿月暮卷征帆清尊自
酬酢孳估集澄潭米鹽亦交錯斂之宿荒塘深足樹寂寞爲言
百里侯天恩無厚薄

赤沙湖風雨

嵐氣結朝陰湖烟百折深赤沙迴作岸青荻鬱成林僻路征帆
斷孤舟細雨侵日西風正急滯我渡天心

夜泊兎兒捎

野絕孤塘上黃昏繫客舟湖涵莎岸曲風送角聲幽聽雨夜方
永匡牀氣近秋荒京誰作伴寒影匣中浮

雨過天心湖

湖水白涵空湖邊不可窮嵐光增浩淼雨氣潤洪濛客路幾難
辨天心何處通遥看青荻裡遮莫有漁翁

龍陽懷古

紉蘭終欲悟君王澤畔行吟豈自傷漁父當年渾未識憂心千
古寄滄浪

武陵道中

五月黃梅雨不休新晴喜泛武陵舟靑螺數點浮雲外疑是桃
花古渡頭

白沙舟次

漫道三山未可尋隔江烟樹便幽深歸帆一片迥無影月下遥
聞笙鶴音

武陵阻水

武陵一夕雨水勢倏変空萬竈成魚穴千林聚鳥工客途閒白
日前路阻滚洪遥望梁山外烟波更不窮

武陵郭外火

阻水不能上扁舟泊義陵嵐浮星月黑火烈市廛崩風捲郝灰
盡濤奔落焰乘此方何不幸滚熱雨憑陵

招屈亭

香草嗟難悟行吟心倍堅羅江終古恨臣節到今傳碧水滔滔
去韶華歲歲遷但逢端午日競渡滿前川

武陵谿上

一棹武陵谿遊津漸欲迷落濤隨石起遠岫隔雲低岸曲迴青
嶂波平浴彩霓桃源知有路疑在綠蘿西

桃源舟次

桃源城下一溪清滿月當頭分外明隔岸山光看不厭綠蘿深
處有秦耕

秦人洞

五月扁舟溯落洪桃花溪上水瀰瀰桑麻非爲秦人設雞犬初
因漁父通別後仙源難再問緣知幽徑不常逢遥瞻洞口神猶
往何處丹梯鎖碧叢

穿石

危磯百丈跨江湄一竇中穿境亦奇堪笑世情宗怪誕仙人繫

纜摡傳疑

水心寨

知是巨靈手猶存劈斧痕一潚瀜石乳並峙聳雲根淸磬空中
徹丹樓塵外尊何緣親鳥道高處受真言

沅陵道上

沅陵一棹近蓬萊兩岸奇峯劈面來甲盾五千爭蓐食貔貅百
萬競銜枚臨溪素女分螺影出岫巫娥傍楚臺凝望不知霏雨
潤孤篷猶向碧嵐開

淸浪灘

水面蟠㟏狀魚頭並犬牙舟擾石鋒起眼逐浪濤花雲渡山光
合林空鳥韻遐從來幽賞處偏向客中縣

前題

聒耳濤聲不住譁江心亂石雜浮槎四山如在淚秋裏萬朵芙
蓉逐浪葩

清浪石

磊磊浮江面淙淙發水聲枕流疑卧虎吸浪作長鯨參伍三才
合縱横八陣成幾回思下拜忘卻險中行

麻陽舟

清浪千頭石麻陽一葉舟波心相混合同是一浮鷗

其二

篷高幾尺許瘦窄且尋餘俯視應無怍眠躬亦靭如

其三

鬧府尊誰並溪行片葉隨藐躬誠芥栗于分已無虧

其四

落水應如駛輕橈不借風縱横危石裏心目兩開通

銀壺山絶頂有天然銀壺隱約可見明季武人强取之風
雨雷雹大作而止

造化鍾靈異韻象錯見聞鑄鐘何代巧風月幾回熏天地壺中
別烟霞物外華此生應自惜簪佩亦流雲

其二

聞說神仙侶相逢醉石臺流傳忘歲月呵護有風雷卻憶龍標
尉還憐太白才獨吟嵐箐裡誰與共銜杯

漫灘

嶢石驅將盡逡巡溯漫溪兩山雲作巷曲樹綠垂堤雨後詩脾
潤炊前膳目迷鄰舟招不定自起撥青藜

其二

何自灘名漫湍聲落更喧廻峯當太路曲岸瀉高源艎淺防推
浪途窮鬭采繁明朝逢短至山水隔家園

沅陵風俗以五月望日爲大端午競渡數日

時日俱逢午天中故得名茲鄉風頗異佳節月方盈桂楫波心
競榴花鬢角明我來踰既望猶聽棹歌聲

憶贊衡家弟

別後春徂夏山川日作羣扁舟衝素鮑半榻想微醺同雁峯頭
月歸鴻樓外雲客途驚物候那得不思君

示仲子在玉

兄弟同爲客來臨汝獨肩平安百慮解勤儉一家仙世故交遊鍊書香子姪延念玆無少斁蕤足慰高年

示宗唐宗周

臨別無多語諄諄勸讀書惜陰期有用考業貴無餘左右逢皆是窮通樂自如雙蜚羨頭角慰我鬢毛疎

寄朱子敬身

思唐猶未到金石久銘心峯入桃源別溪當武水深依雲興遠思對月發孤吟何日東山下樵風送好音

寄周子無文

欲作通宵敘君方隔半城老年誰莫逆遠別見深情景物隨時換山川到處清孤樽逢寂寞長坐月華明

寄平子載問

歷盡水中水看窮山外山每懷十日飲已傍五溪彎深箐陰嘗合高湍落更潺羨君長閉戶閑卷有餘閒

酉陽舟中苦雨

失意連朝雨深篷閉不開山城烟市合石室嶺雲堆何似龍標過慚非虎觀才三飧惟糲食偏覺病魔來

盧溪道中

淸晨猶病臆倚枕獨看山卧石一鯨出飛青萬馬還不知溪洞遠時見土人閒蟹眼初浮碧徐傾透玉關

短至

尚作盧溪客驚逢薦麥時開樽傾玉露剖瓠出銀絲故國蘋蘩遠扁舟子婦隨雖然深箐裏衣食頗相宜

盧溪紀異

暮泊盧溪城陰霖灑不住竟夕騰喧聲洪濤亂奔注花封看陸沉老稚依山樹源水發黔中經割匪一處辰溪巨鄉村溥市名最著百貨萃日中人烟萬家裕地勢當水衝漂泊隨鷗鷺初推

輪囷材既折棟梁具樓臺郤不完連牽架飛布床几浪頭移盤匪茅心附喬幹嗟推殘羣靈竄無路緣木尚有人餘喘號中渡哀此一方民沉寃誰可訴上天降鞠凶骨肉幾不顧天怒莫可回人謀良自悞積報有由來匪伊朝夕故辨之須及早植基永不仆

船溪

高辛憂犬戎詔書隆召募封侯錫黄金幼女綵羅附王言無戲渝神物相奔赴舉國少桓赳宮中有槃瓠直取吳將軍搏首除所惡至尊顏色開一朝釋西顧爲嫌類不羣出綸自違忤女訊

信難寒請行無卻步生靑五溪中六族蕃相聚化石幻眞形依

江表天作絶壑一遺舟旁邊列機具吸露飽淸霜寒空織雲素

至今來众人凝睛不停注僉云造物奇莫識其中故宇宙何泜

泜奇踪難指數忠信鬼神通幽明常呵護卓哉辛女岩船機鎭

古渡

白龍巖

時有風雲護居然頭角形若逢吳道子破壁起雷霆

壁室

彩壁峭無磴凌空住有家肯堂依鋳石飛閣接流霞對月神何

曠臨溪眼欲花還須求辟穀省太覓胡麻

入溪河

淸晨鼓櫂入溪河曲岸廻山綠蔭多水落草根懸樹杪巢居野

火出林阿數村茅屋空雞犬幾片漁罾掛薜蘿鄉老共傳頭畫

白如斯昏墊少經過

麻陽道中

麻陽楚南鄙景物尚淸幽樸遬冠裳古農桑風俗優臨橋營水

閣傍塢結山樓再入黔中地川原恐不侔

山村

兩岸村烟合波心半壁落依山防泮水遶徑植新松祭澗留三

古壺樽薦萬鍾老翁頭盡雪長日任携筇

上灘

綠障廻千曲沙洲吐鬱林濤疑千尺雪光冷一溪陰戲水魚無

忌窺淵獺有心扁舟白日裏端不爲幽尋

啼鳥

好鳥思求友假晨學倡酬淸音通客夢高韻咽溪流不道穿林

遠偏冝落澗幽知君生羽翰未肯滯叢丘

上施溪

初入羅施境山川漸改顔銀濤爭出隊玉笋自成班溪箐烟常

鎖材扉夜不關王仁歌怙冒化日滿窮寰

其二

海甸車書一天恩雨露同馳驅無遠道披拂有仁風地入牂牁

險人惟忠信通家傳淸白在夙夜敢忘公

磐石

江面一磐石棲遲可百人依山疑虎踞傍渚少鴻遵漫憶桐江

上還思渭水濱把竿應有待皺髮未成銀

瀑布

玉女詒齋纂開妝湖奈奩祈傾鍾石孔盆瀉水晶盤珠散應千
斛絲成亦萬緣寒光変白日清沁不知炎

銅仁酒

兩月江湖客村沽試一嘗氷壺斟出細玉椀泛來香邀月莪生
近濡毫側理長玆山多惟石何處可沉觴

銅崖山

銅崖高百尺屼坐兩江中峯秀攀文筆迴湍吼玉虹曉凉千樹
綠晚照一亭紅毎羨山中相持雲贈九重

木龍寨

山巔雙石壁高起又千尋無磴堪投足伊人獨匠心飛橋通里
巷架木蔽陰霖烟井風塵外兵戈不可侵

其二

苦極思逃世非關好學仙披雲連玉宇收露引金天及見太平
日還耕隴上田至今烟霧裏臺榭尚依然

將抵江口

炎天勤遠涉一葉兩經旬倚枕同雌伏窺篷學鳥申計程歡日
近啓篋惟囊貧水盡雲方起山行正苦人

午節排

叱石初平披雪裘羊江上觸陽侯光搖青漢驚雲鶴氣得幽
巖泣嶺猴妝罷月姬傾獻粉結成泿子簇花毬扁舟六月炎威
盛喜見層氷千尺流

陰溪橋

當面皆危壁微蹤托筍輿捫蘿盤曲磴穿石渡荒渠窮塢村莊
僻幽巖林木疎停車留一憩愛殺午風徐

提溪道上

客路千峯裏層青亂插雲巖深藏水惟石起肖山君鵶鶴淮西
陣騤騮冀北羣溪聲共鳥語到耳總奇聞

崖門洞

苗是何年往（村名苗莊）人當盛夏來屏峯矗地起石室自天開玉露
傾仙掌青蓮覆佛臺幽光難遍視深洞有珠胎

崖門飛橋

峭壁起千尋浮橋接漢陰仰觀諸宿近俯視一溪深水濺跂龍
窟雲封虎豹林炎威銷鑠盡清沁足披襟

濫泥山

羣山皆石起玆嶺獨泥封荒草齊肩履幽禽接耳喁林中皆古
木巖下有潛龍歷盡羊腸險幾覘最上峯

前題

翠削芙蓉綴錦霞每從高處露菁華時依曲磴排雲上忽到層顛見日斜犻僕不辭驅九折鈍驢偏欲卧三叉山川隨地皆奇險此日攀援興有加

寄周豫聲

獻賦同司馬儀珍又楚和除書應不遠銓次遲如何愧我知交少期君敎育多天門雖萬里咫尺是鸞坡、

寄郎紫垣

每念殷勤別嘗思夢寐通米鹽孫尚幼世務汝多工所喜連燈火相期發稱蒙親朋如問及兩袖滿淸風

寄賓旭五弟

叱馭逢君客上京滿懷諄切對誰傾兒曹未克膺艱鉅公事還須問老成五鼎榮親宜有志一經敎子貴知名雙魚若寄應乘便恐向浮沉渚畔行

入安化境

戴星初入境玉嶺碧烟浮祖訓童蒙佩君恩夠牧求四知楊伯起三異魯中牟百尺龍門在高風慨素修

思唐草

山陰成賚姚　纂著

、夏日亢旱步禱觀音閣在府城中和山顚高出雲表

星月覆高天掘衣禮法筵南郊民命在西土佛雲連寶座臨靑瀵金爐散碧烟慈悲昭應感挹彼注平川、

喜雨奉次馬印江署府篆見贈

溢竽膺百里憂旱正無何積有慈雲覆相逢化雨過黃堂哥政少編户沐恩多月夜溪山靜靑郊起踏歌

七月廿一日壽印江馮衡原同寅

思唐參井地久佩伏波勲公是神明胄名方遠近聞心閒琴作侶氣靜鶴爲羣佳節逢秋爽南山遍紫雲

、盆魚

藹軸聯朱紱終南果要津莫嫌參政小未必化龍眞躍日浮金色吹萍散錦茵泳游盆盎内天地一波臣

、中憲劉公課士十六夜對月

桂滿重輪早散香晴開絳幔昱文昌兎毫結彩逢秋潤麈尾生風入座涼嘯月樓頭觴再舉燃藜閣下漏初長小巫竊喜陪跧弄追琢何堪武七襄

奉次原韻

玉几塵消映月朧數峯青靄曲初終千秋誰鑑兆驪外一顧渶
衛車櫪中東壁輝光施不匱南樓觴詠興何窮黃鍾尚許容凡
響夜缶居然續正宮

七夕望雨

公餘方退食翹首見星河欲乞天邊巧愁聽陌上歌淡源流澤
少中谷旱雲多沾丐知何日浮瓜到薜蘿

鷺洲文石

齒齒沙間出星星水面洗五花爭眩目七寶結同心斑駁偏欺

玉堅光不讓金芳洲秋月裏白鷺獨知音

其二

揀得盈雙袖携來供一盆補天無用煉攻玉有餘溫未必瑚璉
重依然圭璧尊文房增至寶靜對卻塵喧

中秋氷玉堂對月有懷贊衙堂在署中前令尹王舜徵所建同寅馬蘅原題其前日如坐輞川藍烟村釣艇無不収拾望中也余因額其中日氷玉云

萬里纖雲盡平分秋色澄南荒初見雁山署早聞鐘夜靜蛩音
合宵深露氣濃醉憑高處望青遍隔江峯

其二

喜見當頭月殷勤坐輞川間樽愁獨賞憶弟偶成聯氷玉千秋
鑑塤篪兩地懸君恩方湛露未許乞歸田

九日氷玉堂晴眺

素有登高約新從山上居雷雲填瓜礎邀月入前除彭澤風斯
邈黃花興未疎偶然成一醉五斗竟何如

其二

積雨晚來霽青山當案頭分柑携佛手潑墨放僧繇紫佩人方
健紅香韻獨悠吟成懷富水相隔又三秋去秋九日富春江上有詩

其三

憶昔龍標尉言詩入鬼方不愁林箐邃翻使姓名香文物開天
運聲華達帝鄉衙余雙鬢短索米到思王

其四

悉眺家何在湖山遞敞廬有樽堪佐蟹毎飯輒呼魚松菊秋方
富蓴鱸思不如委蛇衙退食鳩鵲滿窗閭

謝張肇齡惠菊花黃白二種

不肘籬邊寄來從元亮遊臨風傾玉斝乘月泛金甌淡得隱中
趣相逢塵外秋百朋差足擬雙鯉未堪酬

謝田兩蒼惠佛手柑

秋老金風銳淸卅分外香無心趨世艷藉手證空王莫倩黃鸝
合倩因緣蟻長不須愁寂寞知己有田郞

九月十六夜護月

漸覺淸輝減誰云天變徵重輪初在望半璧已多違幸爾人皆
仰慚爲過所歸臣心惟自靖稽首籲嚴威

秋日候中憲劉公省歸同寅安鴻吉携樽洲上同楊子秀

何驌猷李百齡

郭外秋光滿同人溯上游棋聲空谷應鳥語隔山幽選石芳洲
上携樽碧澗頭使君歸信早日暮返扁舟

其二

公事欣逢暇山高復水淸寫心忘竟日握手慰前盟懷古神何
遠同郊志未平西風吹不盡黃菊有餘情

、壽楊子秀廣文

聞說南山可作杯喜從東壁遇仙才金莖秋後多凝露玉琯春
先欲動灰瑞啓三鱣皋座逈祥徵五福慶雲開簷前靑鳥翔初
集銜得方壺雪藕來

送何驌猷賓表北上

秋山楓葉滿送客渡澄江奉使馳京國揚鞭歷大邦聯吟愁寂

和坐隱竟無雙官閣春風蚤逢君倚北窗

、茅堂對菊

山城十月早飛霜天佩珊瑚御艷妝斤斗雅堪酬李白一枝差
可並姚黃燈花鬭彩偏宜夜筆蕋分葩喜帶香獨坐冷然成晤
對謾誇金雀滿河陽

、晚泊郤家橋宿陳鄉約家

疎林斜抱九廻溪對面蒼山高復低村舍憑陵茅作屋繩樞傍
土竇成圭連嶮共道天還雨返照方知日向西一霎新務眠正
穩數聲幽鳥隔窗啼

曉發塘頭泊何家渡宿居民李家

小艇趁時發黃昏且落洪共言危坐好不道野人恭埽榻長庚
白當爐小院紅銜盃淺自愧村柚正虛空

秋月村行勸農遊歷稽公石馬兩山九老峯萬卷岸白鷺
洲鸚鵡溪楊柳井香墨池諸勝各題一絕（田撫臺觀風題）

、稽公山

斜日風高天氣凉稽公山畔稻花香牽藤欲向幽崖上似有弦
歌渡石梁

、石馬山

空山崒嵂磴千盤神駿何年脫錦鞍一自孫陽番顧後應隨烏兎逐雙丸

、九老峯

丘壑生平興頗濃秋山四面削芙蓉霞光透帶林烟紫映徹岩前九老峯

、萬卷厓

玉露成團綴曉林秋風隴上遍黃金素書萬卷空厓裏總被雲封不可尋

、白鷺洲

兩岸蒼厓入素秋一泓清澗抱芳洲忘機白鷺無迴避畔我沙汀撿石頭

、鸜鵒溪

蒼山萬點髻青螺落水淙淙起白波香稻滿畬猶未拾隔林時見小鸜哥

、楊柳井

依依弱柳牽難斷細細寒泉汲不窮覽轡卻憐秋色好閒聞猶恐怨西風

、香墨池

方池一點透新泉徹底清光浸碧天留得雙鵝浮水面不知洗墨在何年

再題八絶

磷磷白石綴秋空片片輕雲亂曉風一曲廣陵何處問頑巓猶得與嵇公

其二

牂牁隨地起崇山一騎連雲控石關不信沃窪名種在碧嵐深處接天閑

其三

滄桑誰復記春秋靜對忘言歲月悠豈是香山留好會至今長作白雲遊

其四

當年梟鳥洩菁華泣鬼驚神縱百家眞諦不隨秦劫毀白猿千載護靑霞

其五

千家茅屋上層坡百雉山樓瞰落波設道秋來增寂寞芳洲佳氣月明多

其六

滿山碧盡一湍清潺潺谿邊秋色橫幾處黃雀乾不盡老農猶得贍餘生

其七

秋雲冉冉溼衣裳踏遍楓林一徑黃汲得古泉寒沁齒坐看垂柳掛斜陽

其八

藤蘿百尺四山秋一曲清池繞徑幽閒藉草茵乍落葉墨花散影素魚浮

冰玉堂對雪

葭灰將動半氤氳結撰飛空屑凍雲峭壁千竿榆白玉寒梅幾樹圖清芬茅堂靜對須眉冷竹葉徐傾琥珀醺正好蹲江乘興發卻來官閣唱離羣

送趙虎山赴樞部候補

七年方報最臘底動征塵好把梅花信爭傳上國春金城光舊咏玉筍拜新綸尚念雲山外猶棲茹藥人

、嘉平十四日壽川雨蒼

吏隱偏多暇山居得半仙菖無京兆賞不費小車錢竹葉浮杯綠梅花繞徑鮮丹砂隨地是九轉足延年

臘月廿一日壽安鴻吉

山署梅花發高軒日漸遲採芝雲滿牖釀秫露盈巵古道留青眼春光散紫眉我來洵何幸剩聚遇安期

戊辰除夕

獨有光陰速今宵又歲除喜逢春色至羞看鬢毛疎臣海波濤皷家山風月盧銜杯無別思只好賦歸歟

己巳元旦

待漏朝天後茅堂退食初一樽浮栢葉貳缶備椒蔬求舊懷先澤謀新啓國書豐年知有兆雪色滿前除

先嚴諱日

膝下睽離三十年今朝異地設几筵可知靈爽周三界嘗恨音容隔九天膚髮自憐隨歲改願揚無計出人前茅堂靜對心如擣只有寒山雪色妍

新正五日冰玉堂對雪

獻歲春猶早連朝見雪飛寒花齊鬬色山署亦生輝無賦酬神女高吟達翠微清貧原不厭心事苦相違

壽施公子 正月十一日

蒼精初獻節邁德喜懸弧威鳳人間瑞祥麟掌上珠詩成方七

步賦就已三都他日爽烟開看君姓氏圖

送楊子秀廣文讀禮言旋

春水深江面南郊送客心梅花頻弄玉柳色漸舒金馬首去方遠鷄鳴情更深檀弓留意讀古道少知音

送王舜衙同寅

百室烽烟力已殫年來袵席賴君安花開山甸春光滿萱老慈幃秋氣寒卧轍可知遺愛在盪爭方信退思難敢將舊政銘心曲飛鳥何妨盡日看

春日丁祭聖廟五言律 中憲劉公季試題

北極王猷塞南荒文命敷明禋春釋菜對越夜飛鳧禮樂開昌運冠裳列大儒邀榮陪執爵不愧蒞分符

奉次原韻

在三尊並達儒者竟朱扉率土聲名在方春俎豆輝辨賢欣有事執兢喜無違寄語環橋子先師本布衣

上巳前一日奉委發思江謝中憲公携樽卅餞

春谿三十里一棹發新晴落水夜來漲繁花石上迎烹鮮愁寡術借箸愧浮名多感杯中賜深邀分外榮

仙人洞

天然巫蓋結珠璧埋沒空山有半生一自劉晨來賞鑑清宵時作步虛聲

其二

冠龍當日酷求仙那識遺民半偓佺只此幽岩皆福地何須春水泛漁船

其三

不知何處是蓬萊五百童男去莫回丘壑一般餘道氣空山風月好徘徊

其四

一甌清茗滌煩喧螺女洗光轉碧旛可咲紅塵催去駐同看洞口又桃源

春山行

三月三日山中行上山下山喜山晴蒼巒兕麓蔓葱翠鳴禽聒聒催春耕紫花白花爭爛熳牧童田父相遮迎茗葉初烹岩下乳榕芽新摘樹頭英歡然呼我眞父母山中猶見羲皇情此去幾山路三百半屬鳥道懸高坪雉堞周遭方一里溪烟林箐相從橫興言不覺悸且悶亂山雜踏趨兼程九折古來曾叱馭皇華何地無干旌有美皆王惟所使方愁借箸鮮循聲

牛谿道上

綠幛平鋪一壑幽千章古木隱層樓怒芽新發爭如火愛殺春林又似秋

又

一片嵯峨綴綠茵薰風三月鼓行塵蒼藤老幹皆春色不止桃花欲媚人

又

竹馬穿雲入翠微藤蘿牽露溼征衣李花開遍空山白爭逐東風作雪飛

寒食思踢署中有懷

五色花開天氣春鑑湖三月競遊人舫聯青雀堆紅粉歌囀黃鶯度絳唇大禹祠前金簡秘右軍宅畔墨池新不因宦海留孤跡應向西園掃落茵

又

巖壑爭奇境果眞風流更是不猶人雞壇把臂推平子鶴髮譽髦有敬身日鑄香浮天正永雲璈響徹夜生春只今便吸幷州水幾滌萊蕪甑底塵

寄寓城隍祠夜半偶拈

莊嚴何處肯容塵一榻偏留借箸身漫道此邪非樂土須知降鑒有明神窮山錫面人情薄如木臣心自問眞夜靜琉璃光正滿好分清照及東鄰

鎮遠晤朱鉞菴同寅

畏作趨炎想偏當盛夏遊途寬心稍放俗異眼常留髻女不纏足苗男盡暴頭班荊逢勝友洗耳拜前籌

相見坡

天南孔道總嵯峩相見中分大小坡石蹬斜牽迴復起岡巒疊湧匝生波奇峯不借夏雲補絕壑新添夜雨多兀生荀輿連叫

倦僕夫況瘁更如何

華嚴洞

青巒萬疊掛雲程長夏驅車傍午行展爲探奇曾早蠟山因好客故留名幽巖曲折天生就實相慈悲乳結成秉炬移時寒沁髓不煩修煉已身輕

客偏橋晤李漱園同寅銜齋卽事

敀衛初歸邑軍民統轄新其難謀正蹇勿擾衆皆馴守分交相勸酬恩敢爲貧琴堂清晝永雞黍樂嘉賓

李漱園邀赴山寺同人雅集奉答宋次栴存康

翠柏森森護紫宮戒壇深鎖白雲中祗緣鳧舃連朝過忘卻龍
門百尺崇偪我遠來同避暑偏君醉後獨吟風月明花下流清
韻不比傷秋怨彼穹

再荅宋次梅

何緣重到翠微宮仙吏相招樂此中作賦有人稱宋玉故時許
我說姚崇吟餘猶帶半騷興醉後偏饒磊落風再會有期應不
爽漫愁雲水隔蒼穹

荅偏橋侯中憲公

連日偏橋坐清閒學閉關風來穿北牖雨過看西山薄宦差五

斗微生愧半頒引觴誰共語碧水喜成灣

油榨關

天作黔中險平開一線關摩雲身學鳥隔嶺路通蠻拂石尋丹
篆攀藤瞰碧彎日長容易懶高興不曾刪

別頗副戎子儀

牂牁古名郡帝簡作長城令肅鯨鯢靜恩覃草木清借籌慚衛
短入座喜風生握手難爲別榴花照眼明

題三十四種苗圖

猺獞衣冠迥不同一般邨俏逐家風可知聲教覃荒日異族咸
歸雨露中

題攜

一片蒼厓碧落齊幾間茅屋板橋西囊琴爲訪知音去不惜孤
筇手自攜

又

買得深林學閉關十年蹤跡斷人間閒來爲愛秋容好獨立蒼
厓望遠山

又

神仙多喜住深山幾度搖柔一局閒半閉白雲苔不見蒼松綠

鶴自清閒

題財神

曾蒙名論久相傳貨値翩翩更有年但使世人皆受命心香宜
可告蒼天

題潘生畫枯木石竹

雲林老氣本天成潘子瀟疎亦有情但得草堂陪麈尾清風不
覺座間生

題潘生畫北死山水

爲採青芝度碧岑千章古木起秋陰茅堂疑有秦人在隔斷雲

蹊未可尋

奉祝淮陰先生

天祿曾吹太乙藜若爲霖雨到南離循良獨冠二千石經濟猶賢十萬師騎竹道旁生瑞麥鞭蒲階下產靈芝一巵爲進岡陵祝分得丹砂照紫眉

題畫

水滿平溪樹滿山雲蹊千丈接禪關道人頗得閒中趣將伯逍遙林麓間

壽翊臣施公

還丹不用異人傳道德何煩發五千自是詎歆盈德水行看勲業上凌烟如瓜爭進安期棗勸酒初擎玉井蓮笑我年來多勝事栽花分得紫芝旋

壽馬蘅原同寅

壠上嘉禾秋正黃金風初動曉生凉不知紫氣從東至但覺馥盈滿夜郎

又

城頭姑射煥新妝含飴初逢放晚衙聽得謳歌塡曲巷夜來甘雨盡丹砂

又

如水年來結素心飲冰維子足知音退思一總無塵到不是吹簫便鼓琴

又

曾將樽酒祝南山九轉逢今又一還仙掌正當浮白露歌聲久已遏烏蠻

寄贊衙

留得淸名在茹荼已一年每驚新白髮翻憶舊靑毡詩愧能標後書歸雁足邊故鄉秋色好菱芡有餘妍

寄倪大生令

薄宦依黔水高蹤托楚雲利名雙鬢改聲氣九秋分古道寧惟我交情獨有君何年還坐隱番老說新聞

送恒如舅氏旋里

脫粟經年况方歸蟹正肥親朋如問我談笑總忘機繞膝稱跨竈齊眉賦樂饑但叨天祖蔭番白永相依

陽月四日安鴻吉同寅迎　中憲公爲郭外遊飲石芝洞作竟日歡石上有前僉憲徐公留題石芝洞天四大字先刺史陸公未任之前夢遊其地有詩紀異亦一奇也

賜謝主人

滿林秋色入懷新一洞偏藏萬古春石上紫芝曾發夢至中丹竈不生塵遲歸總爲佳山水拚醉因逢賢主人怪說仙踪隨地是安期恰好遇劉晨

賦得霜葉紅于二月花

一夜西風結露華滿山楓樹發丹葩乍疑杏花情何極轉憶桃源路更賒不信酡顔曾帶酒卻將老眼去看花酣餘馬首頻相照錯認疎枝綴落霞

賦得雲物不殊鄉國異

百里分符入夜郎滿懷冰蘗喜相當每逢退食開書卷恰有閒雲覆草堂汲井自嘶綆尚短惜陰初覺綫加長遥思嚴邃應何異鮮鄉時烹玉版香

其二

梅軒消息近如何先子題所居日客梅軒草閣新來韻事多候轉黃鐘浮秬黍凍同肯韓發藤蘿溪聲到耳琴生響雪色撩人筆放歌不道故園頻入夢山陰一棹恍相過

壽何兩蒼

芒閣梅花盛扶桑毓帶春三台拱南極九老列西都青眼能誰

賜謝主人

俗高談復近人風流誰得似曼倩是前身

壽安鴻吉

凍梅閣下喜還春雙桺門邊迥絕塵赤舄自來光舊德紫泥今且拜新綸炊成白石能延壽煉就丹砂亦濟貧聞說長生多妙理知君應是不凡人

雪中行勘奉謝中憲劉公副戎施公車裘之惠

公事難容緩衝寒出北城路從巉石上人向玉山行車倩羊頭巧裘分狐腋輕高深何以報清白副隆情

雪中鷓鴣溪諸坡

仲冬之月天正寒凍雲塡空敝烏丸神女不惜行路難偷閒砑琢青瑯玕瑯玕乘風亂起舞須臾紛披成玉宇蒼崖片片點梅花清溪曲曲調鷓鴣鷓鴣山巔路縱横巉岏雪後加崢嶸手把滕蘿足履冰不生側隱非人情人情比雪何輕薄逼賦爭用終恬惡祿帷故使雪中驅深愧前賢會閉閤

贈別張定遠即來韻

山城半月雪寒氣滿郊關會有高賢至曾將左席虛遠猷屢稔麥近況托尊魚信宿如何別毘陵望使車

立春

從來物候易驚新況是殊方過早春為逆豐年陳綵仗特循故
事出芒神釵頭燕子爭分勝架上菱花獨咲人說道烹鮮仍首
稽可知初笠未因貪

和中憲劉公

芹芽蒿笋佐清巵瑞啓東皇異昔時淑氣遠隨郊外仗和風早
暢隴頭枝宜春寶字揮衢巷多福先聲兆鼓吹最是雍熙堪繪
處兒童竹馬擁芝肴

除夕

漏轉三聲近履端許多心緒托椒盤且斟白墮迎春福還撥烏

薪守歲寒屈指承恩將二載羞看短鬢逐雙丸相陪寡有豚兒
在覓紙題詩慶萬安

和中憲劉公

終歲飲冰寒徹骨一年春氣火盈盆寬和總為甦鴻雁清白何
妨遺子孫爆竹頻催知臘盡椒花欲頌咲頭兒銜杯不敢成酣
酌只待雞鳴謁午門

庚午元旦奉次中憲劉公

三朝比屋慶條風萬里君門正朔同星野舊來當武郡弦歌新
喜覩文翁辛盤侍宴分銀勝黃紱趨班匯玉蔥曉霧朧朝散
後寸丹恰映五雲中

其二

千門淑氣騰花信兩度春風到草堂總使屠蘇慚後進敢同傀
儡咲逢場灰連地脉吹來媛綵被人工剪出香穠襌只今恩已
遍何須此外覓羲皇

送田述之廣文之任平遠

風擅蘇湖譽新除平遠州宦遊仍脫俗樂志自忘憂春雨桃花
滿和風柳絮柔殷勤好持贈樸棫待新標

西園牡丹次中憲公

日涉新成趣名花點綴濃忘憂勝丹棘含咲抑芙蓉散綵頻催
剪抒芬競拆縫流膏今欲遍携取任遊蜂

其二

豈但姚黃好依劉色倍濃一枝先芍藥五采壓芙蓉參錯環如
織聯翩密若縫名園加珍重不必慮弄蜂

李同野先生講堂 在北門外玄天觀後今成僧院遺額為仁二字尚在倚檻流連可勝感慨

同野千秋志自通升堂何處溯流風高天依舊來雲影尺地于
今結梵宮臆有為仁雙墨蹟得垂遺訓兩言中徘徊落盡西方
日樓外青山興不窮

訪伏波舊祠不得有懷敬身贈言

此地當年仗伏波春秋祠廟竟如何勲名並日垂天壤棖桷移星㮣薜蘿亂後蕩粱皆絶少天教薏苡亦無多因循久負良朋約毎讀嘉言費揣摩

施翊臣副戎西園白芍藥盛開雨中雅集

將軍雅度喜和光西第初逢芍藥香帶雨數枝爭玉潤凌風千朶傲花王飛觴恰好人遷鴻善謔何當夜未央聞說嘉賓皆國瑞慚余白首尚爲郎

端陽後二日壽婺川周駿聲同寅

古務廾砂地神仙飛舄來嘘雲成五色吸露近三台果傍瑶池實花連玉井開呂陽纔醉後沆瀣喜盈杯

壽翊臣施公

刀斗澄清有八年威名草木亦相傳壯猷在昔惟方叔高誼于今又魯連瑶治遠投千歲果泥書遥拜九重天知公善種藍田璧五色斑斕簇錦筵

五日飲劉鳳山新樓

五月輕風下綠槐將軍近水建樓臺雲収隔嶺華筵爽漲落前溪競渡開勝友恰逢佳節聚清歌况復遠粱來遐陬際此昇平日不用離騷勸酒杯

退思堂成偶拈見意

一麾非敢自求安退食思維有數端絲粟爾民僉力殫弓旌我后獨恩寛漫云耽酒須微祿且學懸魚免素餐但得比閭無仰屋看花終日倚欄干

七夕望雨齋壇獨坐

月落星明有二更齋壇獨坐倍愁生桑林毎事皆堪省草野今秋又少成巧女不妨虚夜織老農無乃廢春耕高天若肯垂卑聽膚寸崇朝萬壑鳴

壽馬印江

三年治行果無雙童叟爭傳馬印江行部毎因鳬作舄鳴琴時借月爲釭金莖沆瀣秋方滿銅柱勲名志未降共羡黒頭膺上考還將廾雨潤鄰邦

八日小雨志喜

謾云如玉與如珠爲粟爲襦布大塗陌上飛蝨俄頃盡溝中涸鮒一時蘇歸還造化恩何溥遍及黎元望轉迂幸得源源施未絶神功無地不霑濡

旰陽道中喜雨

南郊且喜過耕耘只是秋來望雨殷夜半猶與乘月發前山雲
氣作飯氳

其二

平明捫葛上層坡灑面披襟分潤多但得滿郊遺穗何妨行
李着滂沱

其三

魯翻貝葉叩真如未得淋漓慰比閭今日客途沾丐足可分一
滴到思渠

其四

萬寶生成總一天老農今已慶逢年自慚一月留齋殿貢過阡
腸問酒錢

自路瀨抵偏橋

罕見黔中道皆無一十平亂峰[illegible]
上連雲虎踞成故鄉應入望相隔愧微名

登月潭寺飛雲巖遂上聖果亭摹王文成偈言贈脫凡住
持

偏橋之界東坡邊靈嵓千丈虛空懸上障無極之高天下臨過
仄之重淵吞雲吐霧中有蛟龍眠雷蟄結絡綴成七寶之[illegible]
岑嵂迸裂透出清冷泉不舍晝夜成涓涓激石爲潭半月圓時
晤蛾御桼逃禪潭清月白兩相憐月去潭空了不牽空王對此
方流連名山開闢李唐年月潭香火甲祇園虬枝鐵幹凌蒼烟
我來七月秋風騫萬山雨後加新鮮扶雲躡磴相周旋豁開眼
界寬心田雕龍繡虎各爭妍蝌紋鳥跡珍珠聯冣上一亭聖果
傳文成悟後晤真詮攀藤捫石亟披宣頓教立地空魚筌人生
苦樂誰使相糾纏識破虛空不直錢老僧脫凡姚江之一麦亦
能淡薄輕世緣皈依歲久心彌堅行年七十近自然據身已在
飛雲巔寒暄一任相推遷只此行藏足半仙何必蓬萊問偓佺

葛鏡橋

麻哈江邊江水深兩崖高峙更千尋傾貲鞭石人安在難泯當
年一片心

其二

兩度幾成兩度墮寸心誓死不游移只今車馬通來往葛鏡芳
名萬古垂

曉發

兩過風清萬壑秋新春幾處雜寒蜩征車一帶蒼坡裏躡過雲
根路未收

將抵新滁

兩山曲折帶清谿隔斷黃畬去路迷參錯小橋爭入画茅堂恰在石厓西

宿爽城橋

香稻吞風秀滿畬遠山蒼翠走前廬莫嫌各路停車蚤坐看長虹吸碧渠

中秋闈中奉和徐華隱宮諭二首

徵雲籠月影閒閒棘院紛披翰墨斑分校自慚稱鑑水持衡深喜亞高山天香新發三秋色文教初開百洞蠻良夜追陪眞有幸一觴一詠盡開顏

其二　四支

風清露白夜何其明月當頭發浩思碧盡一天偏有色空涵萬籟總無私槎浮溪上應誰泛香在花間已共知不信梧桐高百尺寒烏也得傍餘枝

十六月夜獨步

朗朗碧天星熒熒棘院燈遲遲海嶠月闇闇客中倩情疎倩寄何堪指月明月晦終還始經星緯星有定盤燈花夜夜舞知已

九日登東山飲李蒼助先生行廚即席賦正

朝出東郭門陟彼棲霞坡疑是謝家石不比東蒙阿層雲封紫極仄磴纏青螺一點琉璃光中開清淨窩老僧矜放豢靜對降心魔有客聯翩來行廚旨且多傾蓋成知已脫帽容酣歌高閣旣軒爽秋林亦婆娑孤城宛在目羣山復森羅風雨喜不侵鐵馬聲相和十年空讀書良會無蹉跎忽作持螯想遐情起爛柯

棲霞山贈栫溪上人

廿載棲霞塵不生客來茗椀照人清無言只對黃花笑風送樓頭鐵馬聲

蒼助席間次何翻猷

郭外一峯秀淣虛俯萬山孤城烟裏出帶水石中環載酒逢嘉客高歌發醉顏登車幾同望清磬落雲間

九日登棲霞欲遊照壁山不果

一鏡開開萬古顏客來乘興欲偷閒可堪吹帽東山頂醉眼空縣咫尺間

題徐道冲行樂卷子

獨坐松陰萬壑秋閒觀飛瀑入溪流拈鬚不識因何想湖海衣冠廊廟憂

村肆偶成

山路逼行旅誅茅結市廛樵歸衣帶雨客至竈生烟蔬摘畦中韭茶烹澗底泉余生甘淡薄深覺主人賢

再宿爨城橋

秋山薄暮淡籠烟香稻千畬樂有年最是人家幽僻處斜陽樹裏碧溪前

過龍里

舊是龍標地新從撤棘同秋畬偃黃茂雨徑滑蒼苔故苑重山隔孤城曲水迴深情誰共語望古獨徘徊

過平越

郡邑前朝建山川古播州關闢新臂指滇楚舊咽喉客路迴峯上仙蹤峭壁留不知深隱處惟見碧泉流

其二

前峯高不盡百雉倚崇丘路向城頭出人從天際遊雲開知傍午風勁識深秋獨有田家樂黃粱到處収

神留宇宙（張三丰仙處壁上遺迹猶存）

斷厓千仞一溪流峭壁孤縣四面秋不信仙家多怪事空山端的有神留

望月宿牟老驛

明月今宵望高天一鏡縣山城烟樹合野渡水雲遮譙鼓聲何壯清樽影自憐露涼疑坐久衣怯未裝綿

大空洞拈壁間韻（一名歸雲又名雲溪俗訛大凤）

誰將斧鑿破鴻濛紫府黃庭呼吸通真汞可留丹竈裏閒雲猶卧石牀中卽今洞口漁郎杳未必山頭鶴跡空清夜月明還靜聽玉笙吹徹碧霄宮

其二

却從方外選幽棲誰識歸雲滿碧溪楓葉秋山神自遠桃花春水路偏迷鑑開石火開新茗壁上蝌文檢舊題幾度拈髭還閣

筆大空何處着笙簫

送鄭右嚴孝廉公車北上

遊子鳴驪歌玉鞭何所指云上黃金臺獻賦金門裏金門洞達開春風生黼扆聖主詔旁求臨軒策國士匡時疏治安陳敵決性理高文動宸聰宏名播里耳蹀躞馬蹄香芳菲桃浪起釋屩升彤墀垂紳列靑紫黃虞夙所期周道今如砥匪懈願弗渝精白酬知已

送施廣若孝廉之公車

讀書夫何爲修巳安百姓知君天下才射雉終譽命霜葉亂行

塵秋山雜旅輿攬轡長安街春和景淑令震雷發詞源嘉言動宸聽看遍上林花意得志未竟君恩比天高臣心如水淨文章華玉堂圖書譜金鏡夙抱及時抒燕幾慰報稱縞紵風未衰折柳爲君贈

山齋漫興

花縣何時建當年水特司琴堂直附郭書院恰臨池山靜京偏早人閒起獨遲頻將雙袖底揀得米家癡

贈劉未浣榮晉賢書兼赴公車 與楊西林同胞

劉生天下士十載下深帷江河滌腸胃冰雪清鬚眉方其六月

息搴目誰相知聽雨夜聯牀矜令相追隨天朗秋風高雙翅振威儀銳語初出匣光氣方陸離結契在百年持贈匪浮詞黃金既有臺鳳凰亦有池壯志弗可誘素心寧自欺丈夫有出處蒼生卜安危豈特文章傳名世當在茲爵稍等閒事行矣君勉之

贈楊西林榮晉賢書并赴公車 本姓劉

君家有二難並雋自可喜賢書華廟廊餘輝賁桑梓揣摩既精工壯行從茲始雲程坦且修彷彿九萬里梅花正芬芳春光亦伊邇上林有奇葩中秘多與理校書青藜然開雞中夜起前輩奮功名立志固應爾況值雍熙時貧賤聖賢恥期君甚不凡拭

目佇相竢

寄倪涵谷同年

不見倪君有十年流光虛度哄華顛春風帝里遙相慰秋水南荒自可憐且喜鶯遷當指日可傳鴻信到螢天開將蘭嵒從頭數幾點晨星拱北躔

呈宮諭徐華隱先生

亭亭烟雨棲浩浩鴛鴦湖湖上黃雲蒸樓邊高士居天挺負絕俗角丱通羣書十行睫間下食古飽其腴數奇轉所遇奪標中副車有詔舉宏詞騑騮展康衢窗勿備顧問經筵啓都俞贊華

空前賢發議咋小儒寵眷日優渥廊嚴騰聲譽王猷塞四方文命敷南隅天香八月飄名臣出操觚簡拔盡殊尤滄波少遺珠分光及維桑罔棄櫟與樗相見嗟何晚披豁開鈍愚一夕勝十年何況彌月餘驥尾不易附秋風斷驪駒四牡去皇皇悵望深躊躇薦賢帝所重晉錫良不虛天末振遥情梅花發前除

上彭羨門學士同年

高岡有鳳凰五德罔所偏覽輝千仞上宿食孤桐巔聖主會當陽鳴盛儀廷前亦有北溟鯤六月息深淵秋風九萬里雙翅雲垂天達人際昌期奮昂何弗然讀書入中秘坐論開經筵風聲

清梧拔日影融花輙喜起㢧月颮晴采洵聯翩遐方致重辭風
俗登黃顩涸魚久待濟轅駒自可憐蕙蘭本同芳茅茹常相連
翹首黃金臺尤羨雞鳴鞭都哉玉册銘千秋貢麥烟

寄孫補菴同年

蜚聲最少年春秋今亦壯丹筆領西曹四隅絕相向賀索山以
徵門庭自高曠故人在天涯京鮮無善狀退食依崇山無弦助
清況如水一片心好風時酬倡遥聯卿月輝神仙在天上書思
弼治安和衷協寅亮懋建及斯時殊恩不可量

送周盛公孝廉之公車

胖洞去京師相距六千里遊子赴春官寒冬戒行李豈不懷故
鄉上有聖天子旁求既云殷馳驅曷咨已嚱音朝陽前覲草明
光裏所貴扶綱常匪獨紆青紫君才八斗高不患無知己折梅
送君行和羹長念此

送李天碧孝廉之公車

吹律寒方盛伊人賦遠行披星辭故里計日課前程路向桃源
出春從杏苑生文章華上國姓氏應長庚奪錦宮花爛承恩綵
仗明鳳池流𧏙響雁塔動先聲報主無他志榮親有令名一卮
伸別緒數語見交情

思唐又草

山陰戚蒼姚燮著

壽施大士

方今舞象勺正好飲屠蘇從此年加進羣稱器曰瑚春盤兼鹿
脯仙酒映桃符兩字爲君祝人間一丈夫

春日官壎行檢

山行連日喜新晴到處雛雷喚曉耕不道春亢工百媚特教巑
石擁雙旌高崖淡箐炎荒景脫粟繩牀父老情設說吞舟曾漏
網維蒼視聽已分明

黑鸞溪相傳有青鸞降此居人呼爲黑鸞遂以名溪

百折清溪繞薜蘿秦時雞犬未消磨居人不喜言祥瑞故把青
鸞喚黑鸞

其二

春山烟樹漾晴波新築溪橋欵客過醉罷月輪時一瀉黑鸞今
許換紅鸞

闞馬坪

遲日初升紫氣浮萬山齊出闞驊騮漢家刻意求名馬遺種應
從此地留

其二

闕馬坪前春色賖李花開遍又桃花登臨貝愛林泉好爲雪盆竟戒使車

許家垻

亞岡複障發春葩兩岸蒼虬綴落霞愛客山禽啼不住竹籬深處有人家

山壘垻

翠竹參差蔭曲蹊誅茅架屋任東西高腴數項山爲壘春雨新開黃犢犂

阡署雨中對春花有感

短紱羞乘篆兕欄獨看花一枝占春色四座生光華着雨不禁懶臨風猶自誇公門競桃李富貴肯相賖

送胥中憲麓菴督學山右

泰山抑何高渤海抑何深中有哲人鍾靈秀絜高比深空古今南宮北闕動聲譽花封粉署標清音天子特重二千石乃眷炎荒少安宅公來撫綏匝三年環阡蔀屋蒙休澤除書朝下簡循良晉陽鋒蟋方虛席空庖亟代羞乘人轍線何堪續錦裀芳規在前罔攸斁一言一動惟書紳有美西方何多幸黔黎卧轍徒送廻福星一路春光遠翹首雲山情繾綣安得量移承後塵咫尺龍門慰素悃

王文饒守戎招賞牡丹

百祿堂前九十春將軍肆座列嘉賓清譚深得閒中趣勝賞都忘宦底貧傅粉何郎微暈酒懶妝西子半含顰莫嫌雨後花無力濃豔猶堪壓太眞

其二

行樂從來須及時况逢知己共天涯連宵霏雨君方客此日微晴酒滿卮高興我寧辭百斗可人花恰放千枝夜深鹵簿應誰在散步還防倒接䍦

哭朱子敬身

每飯嘗言及如何竟訃聞平生掩黃土精爽結蒼雲型典今誰在陰靈盡不分東務將萬里痛哭爲離羣

其二

當世無知者蕭然亦屢空文章左思並書法右軍同健履應多壽傳年便考終北山營蜨夢南郭冷樵風

其三

多君餘嗣續深足慰弓裘猶恐童心在嘗殷飭子憂騎箕空佫

鼎貽燕失良謀關切通家誕天涯泯莫收

其四

握手難爲別聯牀夜雨時有詩成莫逆開卷發淒思不道暮雲隔旋來朝露悲伏波祠未就何以荅相知

壽王文饒守戎

堂前燕子喜成行武庫將軍舊姓王十載聲名馳北闕八年刁斗靖南荒掛弓欲進扶桑傾借箸逢開細柳觴飽食水桃揮玉塵迷津何用秘漁郎

亦歐亭曉霽

肥雨新晴渾似秋斷雲片片綵鱗浮星穿密樹禽驚彈月到方塘魚避鉤靜夜析聲隨意轉空階花氣襲人幽淸閑太守承恩去畱郤淸閒賭亦歐

金星石硯奉和思州中憲王公

右軍乘暇喜臨池邂得雲根出碧漪裁就月輪供繡口琢成星眼傍芝眉芳名應在澄泥上佳質還同結綠垂珍重墨兄宜有待分班正値殿中螭

其二

曉衙初散溯淸池忽報郵音潑綠漪開櫃已知前四譜焚香承羅鬻雙眉帝渴玉纔人同承裳水金星詩並垂愧我鈍軀甘守靜可能隨驥近黃螭

哭倪大生令

愁雲黯黯雨零零逝水滔滔去不停高興再誰聯夜月傷心又見落晨星垂髫拜母北堂冷總角聯床別院扃隔斷楚山何處弔猿聲覓夕總難聽

其二

曾把圍棋當折枝平分黑白喜相持餧驅謀面雖無幾老至論心量有期只道崇行還入幕誰知良術竟騎箕難男天道如何

問寂寞空山叫子規

其三

周子交情若飲醇黃公座上四時春如君涉世曾無忤與我言懷覺倍親斗室論文嘗半夜聯牀分韻値侵晨只今亭後知音者百歲橋邊尚幾人

其四

宦海從來苦跋登兄兼㟁谷又高陵辭家萬里嗟塵飯守拙三年誓飲氷每欲歸田尋舊好誰知隔歲喪良朋佳城不識啓何處風雨凄其顯石燈

壽旋翔臣副戎

弓掛扶桑曙色開將軍鈴閣近丹臺當軒青鳥鳴將下爲報麻姑送酒來

其二

垂絲萬樹埽晴烓日永槐堂事事仙閒對南山開玉斝冰桃正熟六千年

其三

翩羽高翔覽德輝寧馨繞膝試斑衣行看牙笏牀頭滿争捧綸音出紫薇

其四

不學燒丹不誦經惟將陰騭守黃庭福門自啓應無量雙鬢婆娑到百齡

奉陪中憲公講學爲仁堂即事

長夏濃陰轉綠槐公餘郭外講筵開野人入室思恭敬山鳥忘機任去來舌底蓮花尋舊種眼前桃樹喜新栽相看麈尾塵消處幾度清風拂座隈

其二

誰將理學起炎荒林箐居然文物鄉一夕長庚還燦爛百年世事嘆滄桑何緣此日立都觀重覩先生舊講堂濟濟來英爭努力傳經趁得有黎允

太虛洞

君不見高天下地中有人鬚眉巾幗巧絕倫又不見三才之外復有物縱生橫生盈耆旻鳥兎分旋會不已榮枯遞遭如環循域中奇事難指屈習而不察忘其神少見致令多所惟耳以爲目終不快康樂尋山僻性成生平須此舒眼界山到黔中分外奇靈巖古洞相參差顯若飛雲隱太虛天然斧鑿非人爲飛雲嵌空垂石屋太虛度地穿幽谷巨靈劈石開山門一鏡涵虛龍

虎伏從茲折入少天光列炬扶筇禮法幢達摩面壁蒲團上彌勒擬唇布袋旁考鐘伐鼓聲常應左獅右象肩相並中有蓮花特倒垂相傳三寶齊歸定獨有慈悲救苦情丈六修成不壞形解識頻年憂旱魃遍灑楊枝醽淨瓶轉幽轉人轉靈異萬佛歲前親受記眞經不用貝葉翻埽盡筌蹄無一字別洞幽深難遍遊浸淫砂礦迸寒流去津不見落花影金光匝地龍鱗浮吁嗟乎世間萬物皆天造爲眞爲幻堪誰道草木無知鳥獸靈哀哭歡能笑說以爲奇正不奇天道何煩出牖知此中有相原非相太虛空徹無支離

高石如譙樓治石阡來脈以此名郡

丈石開名郡環阡築小城柱峯五老秀官井一泓清南浦漁歌徹西郊牧吹橫最𢆡高閣望收拾晩來晴

官井在石阡下清冽潔任取不竭

出寶泉源細凝香石甃寒憐君循勺水笑我亦微官縱飲廉何害頻收澤未乾楊枝如在手一灑耍無難

温泉

郭外一泓水溫柔倚釣磯懸崖飛作布甃石合成圍豈謂融沙煖還因澈玉肥兒童任天趣遲我振衣歸

龍川渡

散衙無別事問俗出龍川兩岸餘秋氣千春起暮烟退思聊自慰往蹟可誰傳古渡生顏色褰裳有謫仙

中秋阡署示兒四首

遙憶秋光滿鏡湖扁舟一葉鶩行廚高談雅謔皆成趣觴政茶經任所須水面紅蓮花下鴻雙螯紫蟹兩肥鱸醉餘應按曾無暇漁火村茅總畫圖

其二

承恩弱冠早登賢花苒流光四十年苦塊九秋知味少春官八上用心堅分甄曾飲三衢水製錦來光萬勝泉贏得雙清堪永夕應知故苑一般圓

其三

叢桂飄香滿座前重輪一樣照靈天官廚有甑水堪煮膳事依山吏即仙清操也因留傲骨芳聲未肯墜家傳兒孫自有高閣在何用環居問好田

其四

有美皆王帷所使誰云林箐少知名毋忍赤縣栽花須敢負黃堂借箸情天欲成人偏著苦月爲同調故留清一卮不惜酣然醉恰有溪鮮可作羹

東文饒王公乞醢醬

五行何物竅關情但少鹹酸味不成已入茶鄉寧畏檗未逢歲覺敢言餳雖然薑桂難移性豈必饔飧遽厭精瓶罄偶然思請益知君無用學微生

由義泉抵思唐道中即事

山土無肥瘠時和歲便豐喜逢六月雨救徹萬家窮晩穟披風白晨莪著露紅慚爲民父母徼倖竊天功

送馬衙原同寅內名

冰檗同清宦雷陳訂久要薄游慚伏櫪健羽喜凌霄誇誇名方
重休休度自饒屋梁明月好萬里莫云遥

其二

江亭秋色滿樽酒祖行車此去承恩渥何愁知遇疎敢言持大
體正色遂皇初烏涤一九在遺君草諫書

仙人家洞落成值中憲公省歸寮屬畢集燮以借箸阡陽
沐與嘉會步韻四首

秋色滿林麓天高雲霧稀開山顯靈石構檻就平磯未必桃源
是安知蓬島非落成方此日太守自西歸

其二

豈是青門舊山橋識邵家巖空石散蕊秋老樹生叉嘉客連雲
集芳樽照日斜匏瓜慚遜槃不及侍趺跏

其三

東郭培書院同埜爲仁堂西郊檢石芝洞在郡西北時勸農憩此村儂既熈穰山
鳥亦差池淡得醉翁意兼乘豐樂時行旌歸傍晚落日照纓緌

其四

戴星遵約束溜旧陟林巒石室疎秋氣金風實地官新亭分外
爽仙蹟意中看獨坐追前勝徘徊解暮鞍

秋日由四角山抵楓香園與龍泉清界名四个山
蠢爾殊多事曾無讓畔風懸崖勞馬跡細路勝蠶叢古寺十方
福名山四个崇停驂遥一望霜葉滿林紅

其二

幽巖多曲徑半壁逞晴曛修竹應誰主虛懷獨此君筍輿穿磴
過鳥語隔谿聞可有秦人洞皇圖不及分

老蔡關

絕巘臨危觳羊腸有百迴白雲與陸海青嶂列三台笑觜隨秋
鵠扉鞋襯石苔山陰何處是一棹勝蓬萊

季秋十九日酉末聞雷苻先一日立冬適閱邸抄有臘望
月食歲朝日食之異

天心素仁愛休咎使彝知交食變非小冬雷令弗宏匪船道自
問委質敢誰欺獨對青燈坐停樽廢委蛇

行次板橋

一肩筍轎歷鍇砑林麓參差入望蹤磊磊石峯藏密樹秝秝霜
葉亂避霞平橋煙水羃行客落日旗亭謌舊家備甕新芻高興
發隔離淵遍小黃花

曉發

燦ㄜ星光照五更諭咨催客整行旌寒風吹面新加冷殘月籠頭未放明路僻總緣人跡少坡平不覺馬蹄輕吹余僕僕因何事分得霜華兩鬢盈

阡署曉起

寒雀聲喧曉夢迴起看曙色半籠梅霜明屋瓦飄ㄜ白風透窓紗漸漸開到眼前綵層簾滿傷心雖助鬢毛催爐灰盡罷曾無策雪裏誰還送炭來

阡署冬雪偕先慈諱日

同雲蔽ㄜ曙光微凍雨乘風作雪飛琢玉山頭連白社飲冰署

裏占清輝愁拈裕㮣慈恩在羞看鬚眉往事非忽聽啼烏情更切錦堂何處舞斑衣

其二

北堂矩矱允稱賢咲語何曾閫外傳無遂無非中饋主有恒有物示兒編一經已博通侯篆五鼎難回長恨天記得遺言守淸白梅花帶雪倍生妍

春雨循塘頭讀杜長林詩

春省出南郭脫驂憩僧寮淺紅映山媚淺綠入㕑嬌日起曉霞爛雷鳴夜雨驕長林詩一卷几坐竟三朝

其二

氣骨長林好嚴君本牧之毋因懷雅公產作杜笱兒強仕猶羈第連篇多慨辭古人可以怨三百乃無疵

其三

曉唐競琢句之子莫爲人不肯憐風月何難泣鬼神各心多未淡知己少逢眞掩卷挑燈坐春花夜雨頻

路瀨坐雨

亂山煙戶少茅屋只三家暮宿依塘汎行厨薦笋芽雨聲追杏雹火氣發新茶趺坐繩牀上孤燈結異葩

偏橋李潔園同寅惠短夫二名志謝

倦役不得力山行正委遲感君雙白贈使我寸心怡高岸穿雲過岸䆮帶雨移莫愁征袵溼南畝亟開犁

上老君關

水落崇安山勢分征車停午躡靑雲不知尹喜從何去空向關前問老君

晤淸平許靖爾同寅

邑有淸平號人傳撫字勤瞖疆分燥溼行部課耕耘初夏山花遍新晴驛路曛相逢話樽酒燒燭倍殷勤

同周婺川奉調赴省于先發抵黃綠相候

平越距新添黃綠纔及半停午日方高解驂問行館辛苦諸病侵飲食不得亂鼻衄復身癰盤餐謝葷蒜薄粥特一盂苦客項三換羽檄催兼程戴星登所憚民藉費諸諏多算勝少算信宿須卬朋嘉謀免河漢

雨發黃綠

客路不知遠坡平復見坡亂山雲氣合幽谷鳥音多東作方求雨前征且捫蘿漫言于役苦王事敢蹉跎

嶺頭開望新添城外

雄關眞虎踞跨嶺結禪林樹老慈雲覆峯迴消晝陰鳥聲憐倦客春色爽遊襟俯視青郊近花封在隔岑

宿新添遲周婺川不至

中伙脫行驂當壚奔如織多病猶相侵倦遊少顏色薄粥疏毫毛匡牀養筋力不敢着先鞭知君具高識車馬絡繹過行旌無消息搔首望青山返照穿門闕

雨發新添有懷思唐

驅車過綠野恰好勸農時耳洽應同慶勞人獨遠思陰晴千里異豈稔兆民期可識思唐地曾經謝雨師

甕城橋道上

南郊處處插新禾日淡風熏天氣和山到甕城分起伏客從驢背費吟哦林間茅屋何如畫嶺外青峯恰似螺只說故鄉勞應接村莊無地不煙蘿

會城晤辭與膳同寅

少長賦維桑都門一相識闊別幾廿春寒暄忘記憶分袂黔西東君聽我潺湲公事來會城晨昏共語默同病交相憐爲貧莫可得素心既難違冠裳乖府式粉署散清香瓜期君且佩悅我鬢毛斑蠻天尚奄抑掀醉永今宵宦海知何極

雨過大羅 時踏水奚

大雨不停注前驅過石橋捲濤風力勁吞峽水聲驕石磴沾泥滑山蹊隔嶺遙民艱無可恕非敢學乘橇

宿大田山上獨家村

阻水不得渡依山息雙鳧燎衣親土竈炊粥倚行廚村酒連糟啞孤衾着地鋪有眠愁未穩賴尾倩誰蘇

瑞陽小物八詠 齒虎

剪丸桑中積居然肖伯都捋鬚應不慍娘尾竟無拈 画翻風辰亟分符聲價殊天中勁佛戴何伯兒郁揄

其二 [illegible]人

蕭史爲良友芳名五十成火功霪利溥香氣襲太淸好待三年
斋偏逢午日生楚材眞有用草偶亦多情

其三 茄子

渺矣銀瓜種魏名竊太宰不愁鼷鼠食只用割雞刀扣角羞吾
輩書蒙哎爾曹牧童年正少捉鼻也忘勞 趙尚書師學于希倉俘貂與刑食卑問吏

茄字吏曰草下著加即書蒙字

其四 蒜苓

靈符歸掌握鞱手證天師秉性成辛辣沿門肯護持獨頭涵妙

理屈指正當時九益君皆備驅邪分外奇

其五 豆豉

紅豆芳名著千秋尚婿人風流應在貌追琢倍生神未必然貧
苦何煩采菽頻還將續命縷繫爾伴佳辰

其六 核船

芳渡還留槳迷津不見花瑤池檢遺核銀漢擬浮槎李郭神仙
侶烟波舴艋家五緱如作覲彼岸豈云遐

其七 葫蘆

莫哎葫蘆假瀟很依樣成細腰曾碎斂繫縷足長生一節自堪

取懸匏竟得名折夏卿作杖挈爾伴仙行

其八 傀猴

諫果名何重王孫實可憎同其餘味遠錐核一猻升無分緋袍
錫猶堪供奉稱何分眞與似已顯棘端能 唐昭宗播遷有弄猴隨駕班起居賜以緋袍號孫供奉 宋何尚之與顏延之少相押互呼爲猿猴嘗問人曰吾二人誰似猴人指尚之顏大喜人曰彼似猴爾君乃眞猴 燕王集巧上有人能于棘刺端刻沐猴然王須半年絕酒色方可見之王不能從

赤谿公署 時奉委署篆黎平

們葛力方倦前驅到赤谿叢胥千頃綠憩足一坪低尚俗冠裳
異皇輿約束齊把尊渡自愧新月照黔西

宿張寨

斗室乾坤小相將古道存矢音仍鼓舌選器做犧尊藉草權成
榻編柴竟作門豈因羈泊後鹿豕伴黃昏

宿毛坪

溽暑不可耐方中憩小莊豚肩民覘腆雞肋宦情涼別水難分
澗前山更激昂荒程幾百里未許學王陽

毛坪買漁舟三十水行十里

扁舟纔一葉容足恰三人散浴疑飛鳧術行若貫鱗破濤開勁
弩穿石轉柔輪羨殺漁家樂名心淡水濱

歐陽道上

雖然丘壑小安頓郊循良渚靜洲宵出林幽山半藏遠嵐供曉望南畝發秋香偶涉因成趣翻令憶故鄉

黎城

雉堞增寥廓人家半莽榛可應黔太守相伴楚黎民憑軾思誰輔環山喜得鄰秋空近高嶽吾以淡吾神

閒城

黎城空谷裏我愛郭西門徑曲魚塘出山閑雉堞尊圖鋪耽雨意窮艇戀雲根各有關心處閒情總莫論

曉眺

懶性歡乘暇看山獨倚樓凉風來北牖大火竟西流東閣霞文爛南屏雲氣收一樽酣晚興知我亦何求

賀祖儀生親迎武昌秋初歸沅署

江夏迎仙侶初秋返洞庭人間稱二妙天上應雙星杯合鴛鴦丞香分蘭麝馨著鞭知未暇螺女試新青

中秋前三日飲陳廷奏年兄即席賦懷

天涯薄宦少知親借箸欣逢賢主人共派渦源分敬仲邇村攀火照湖濱開樽忽訝秋將半脫帽還羞髮漸斑且把關情交度曲當筵傀儡一般真

黎署中秋

良宵覊跡又天涯淌把清樽問月華代作嫁衣何日了蔣衡磯線向誰誇錦屏夜半分寒翠玉斧空中散落花贏得賢孫相伴我不教寂寞醉流霞

調新鷹贈王文銳二首

風勁天高萬嶽秋花開落沸一亭幽呼童割肉消閒興調得新鷹上臂鞲

其二

雖然鷙性未堪馴知已相逢覺有神百鎰購來供一臂秋郊千里靖霜塵

中秋既望飲張文蓄守戎同席雷龍震副戎五關衛陳廷奏守戎分得腰字

南樓風興未曾消又值將軍折簡招玉琯雲中同逸響霓裳月下試纖腰恍從星漢逢仙侶恰有陳雷訂久要醉後漫吟成越調可堪一字續龍標

中秋後三日飲雷龍震同席張陳二公仍得腰字

何須三五卜良宵知已相逢散寂寥交盞有人還似漆姮光隨

地肯千觴媚娥眉後偷分彭澤年來尚折腰却憶故園今日
好烹蟹剝蟹候新潮八月十八爲潮生日携尊覓者如堵

秋齋漫詠用陶辭園日涉以成趣

爽薦涼颸喜負暄雲牌初放日當軒小窓一卷譽將倦起覓龍
圖看種園

其二

毋懷清晝垂簾日螢天正好眺幽遐相看不厭有青山只少閒
田堪種秋

其三

山署樓高天欲接秋光四面供雙睫東來只有錦屏佳萬慮不
侵時一涉

其四

曉日籠窓歷初起凉風析析皷窗紙風日何常得自專造化小
兒任所以

其五

飄遍天香又落英授衣萬戶起砧聲寒蛩也肯高吟與伴我中
宵夢不成

其六

輕撓萬頃隨鷗鳧林泉到眼皆生趣婉餌思参玉版禪偶隔雲
山幾千路

西郊觀射飲陳五開

出郭欣逢天氣清秋原萬寳告新成角弓好會聯文武樽酒言
懷勝弟兄山色蒼范隨候轉村烟濃淡傍林生兒童争識黃堂
面薄暮歸來無限情

初雪飲陳廷奏時擬進兵高洞張餘慶奉委貝米五開思
歸不得喜接程蕙手札

霙霙雲敲兎峪峪色滿山寒梅欣有約羈客倦思還卜夜因良

友開樽得笑顔天威應速霽叢箭一鳥蠻

萬福山公餞朱中憲自高洞回鎮還復命

陰雪連朝未肯晴侵晨送客出荒城三叉路口寒威肅萬福山
頭爽馬鳴別緒且隨旌旆遠私心還向酒杯傾好將艱苦殷勤
訴捫葛披藤氷上行

即日西園再餞餘慶張徽公同寅七陽

送客歸來掃箭場烹豚剪韭盡餘觴關弓愧我無纖力拼醉知
君有別腸反照喜占朝日霽前征愁對朔風長宦途滋味原如
此况後賢勞在夜郎

臘梅

霜雪不能抑陰冬發異葩吐香抒磬口含咲並荷花破臘標雙艶麥寒又一家把樽淺唱和直待月輪斜

長至

到來三伏裏彈指一陽生干羽君恩遍歸藏歲序成獨憐雙鬢改相對臘梅清官閣曾無恙淺慚何逐名

宿卭水

登是臨卭道前郵起望竿嵐淺吹面溼風銳透肌寒王事勞中路臣心掛兩端漸沾嘗不盡積案夜深看

石斫奠季廉爲尊人乞言

八斗才華七步英一斑何足罄生平衹緣匡濟婆心切故使經綸嗇手成靡盬廿年垂茂績傳書十載大家聲肯教稽古人還在宣室由來重五更

壬申除夕

萬里來膺百里侯五年又到六年頭學裁兼製烏蠻錦試石頻過白鷺洲閣筆有梅還待判檢書無鶴且拋愁千門爆竹除應盡一甕椒花春自悠

癸酉元旦

太歲但看來歲好開年何似昔年春五更閶闔通黃道萬里簪纓拜紫宸赤紱每慚尸素久緇衣偏望改爲新只今六計廉爲最可說思唐一介臣

人日郊行

人日喜新晴郊原百媚生埜煙凝翠碧山靄著風輕彩勝喬村拚椒花壯客程春光肯持贈淺谷有遷鶯

宿地施

居停還是舊作客又逢新莫咲鬢眉改應憐來太頻鮮烹溪上鯉香發甕頭春惘欵如何報雲山肯諒人

黃平旅夜觀燈

山館春宵火對葩盤龍走馬競相誇兒童拚出村妝好手挈花籃唱采茶

老君關距歸雲洞十里

白鶴青牛往蹟迷名關古洞自東西春山不假遊人便雨後深泥沒馬蹏

青平廳事觀燈贈許靖爾

山縣樂昇平琴堂火對夘良宵慰風雨東道藉逢迎泛論閑愁遣淡談風穩相亦多佣曲侍宴酒杯傾

韻當

便是春雷早相逢夜雨肥嵐淩迷登岫霧鎖遥征衣世路多行
險人情少識幾何當幽谷裏好鳥任于飛

新齋

新齋豁重嵐遠峯翠欲滴迸子跨征鞍防岡攬春色清平忝漸
退楊老倏相卽當壚競招呼脫驂憩東壁腹疾方少差充庖戒
厭食平越道猶睽揮鞭起伏櫪兩袖持淸風五年宰水特馳驅
亦何爲中心期自適遙睇爛柯山樵踪未可覓

元夕黃糸見月志喜

方術不常遇星槎誰再通喜聽新齋月如坐廣寒宮爆聲空山
響燈連別院紅許多喧熱處端爲祝年豐

再宿新添

不道新添路繩牀信宿留夢回啼鳥想到洛沙鷗世事看應
淡山雲障不收羨他溪麓裏洗鉢一僧幽

壽貴定新遷陽朔

作邑還遷邑新除勝舊除人情漫借冦君志總懸魚易地栽花
遠囊琴攬轡徐迢遙西粤路春雨正隨車

李都匀署貴定篆

自有花封在爲人作嫁衣兼才誠足美知我亦來稀景物還春
色清高攬翠微新添一溪水昨夜雨聲肥

晤許龍里

四月飲君酒相逢又早春銜繁勞國士迂拙吳同人握手偏無
語臨風覺遠神何當久淹滯垂柳正舒新

平越山行

春山多宿霧絕叡暗生雲鶴跡峯頭出蛇盤谷口分澗幽泉發
響山朴火成文也識煙霞趣誰堪麋鹿羣

東坡道上望飛雲岩

曉春山霧合策蹇下東坡新柳舒芽嫩幽泉落澗多岩空浮怪
石徑僻起樵歌客路愉多遠行匕盼碧蘿

偏橋春晴

風和日未烈正好暢春遊勝賞誰聯袂輕裝獨敝裘山看千堂
翠水聽一溪幽款段無鞭策臨崖不用收

思唐三章

好風吟贈冉春林宣尉

山陰成𦬊姚　夔著

好風難可給每過輒薰人入座金猊靜披懷玉麈新吹花塡繡壞飛絮染芳茵不著絲毫相聞聲動遠神

宿庭千永豐寺偵任持他出 之

山籠陰霧樹籠烟滑石淡泥倦一肩蒼翠幾番移歲月莊嚴隨地證人天小兒拳把巖前歲大士眉低座下蓮永久方袾誰晤語老僧偏喜學逃禪

、別號谿童偶拈

孤踪天末神清風暮水朝山總在公畫日縣崖寧避險終年脫粟不知窮苦坐惟恐成寒瘦呼我何妨認谿童啼遍鷓鴣春又老役車猶滯萬峯中

、昌雨走卬水赤谿諸山

客路逢霖雨登臨費揣摩也緣陰霧合不見亂山多執手渡清澗寧帷捫碧蘿我勞應勿問南畝望栽禾

稍霽

春山開霽色四面敞遊襟密緣分濃淺疎紅間淺深清谿既答響好鳥更知音高望曾無際歸田負夙心

、過銅鼓衛張青之衙齋留宿萬花叢乘惠百應丸志謝

雨中歷遍萬重山握手城闉啓笑顏樽酒燈前勤叙濶卷書醉後傾言刪幾丸藥餌堅痾軟半榻花叢幽夢閒惟移十年猶未調一般清况滯烏蠻

雨別青之交余字句余初未嘗求工而青之則兼擅其長

、也倒用前韻

春淡黃鳥正緡蠻喜過琴堂花木閒鄉誼更從交裏密去情難向雨中刪索書因我曾吟杜乞句逢君善草顏彼此可知同僻

好何妨相贈作他山

、壽陳五開延奏

我亦山陰道上來得從借箸識清裁風和柳樹應三起雪霽梅花遍五開黃石一書酬聖眷丹砂九轉結仙胎淡知仲舉非凡品還羨希夷是逸才

壽雷副戎龍鎮

干城誰可托有美自西方兵甲胸中富聲名閫外揚和風開細柳旭日掛扶桑把酒為君祝瑤池碧藕香

、壽張文菴守戎

開遍桃花萬谷春漁郎何用問迷津千年洞府調朱鶴一飯胡麻脯玉麟還把陰符濟禹甸不將丹鼎護秦人錦屏佳氣東來滿分得餘輝到比鄰

壽盛有度

從來吏隱半賢人小試如君豈顧貧犂就福田丹作種栽成縣圃玉爲塵東風遍發桃花樹南嶺初回黍谷春千日紅香和露釀莫教曼倩獨沾唇

賀宋廣文爾知新婚

分得天香正少年不嫌苜蓿就青氈橋門遍植三春李玉井新

栽並蒂蓮皐座弦歌環弟子後堂絲竹共嬋娟馬融千古風流客郤好逢君又一仙

萬花叢再寄青之

萬花叢裏一廛幽兩袖清風十載留闕柝也曾棲國士琴書况復擅通侯甘棠樹底眠青鶴洗墨池邊散白鷗客至遠烹谿上水取攜不匱更何求

賀雷龍震賓授黎平協鎮

夙擅師中譽新須閫下書依山開幕府秉鉞鎮荒閭德草隨風偃春苗帶雨舒武侯遺跡在潤色已無餘

寄東安郎貞若明府爲其先中丞公乞言

醫閭之山何崔嵬天鍾間氣生奇才搜幽秘笈無藏理濟變臨機有獨裁渾源一州方斗大兵燹頻乘若狼狽公至仳偽盡撫綏波及鄰封喜沾丐酬勳晉秩凭雙熊求芻轉粮遵飛鴻章貢至今爭廟食汾陽相繼開儒風滄海騰波沸揚子羽林夜發清淵裏刻期牽挽奏膚功聊攝東西歌頌起蛇豕猶屯茅麓山公方叅政鄖陽間開河濟運穌民困尸祝千秋豈等閒木鳳傳書下青瑣福星一路照山左起看貫索漸無光千百株連脫湯火洞庭南北始分藩塱公如歲加椿萱星沙赤子何多幸米鹽磧

畫留殊恩再補中州恩逾遍單輿傍午勞宸眷利器無愁盤錯艱緩急謀猷稱盡善天街一夕掃欃槍十載勞臣負重名聖主正開麟閣待東方節鉞需老成吁嗟吁嗟東山一卧竟不起蒼生安危將何倚不見尊雲滿岱峯空使遺徽傳下里遺徽炳烈自千年况復重光有後賢都哉顯揚知未艾詹詹自愧非名篇

賀祖沅州陞越司馬

五載聆仁聞天涯庇德鄰着鞭寧遠我游刃自先人月滿溪山靜秋高菱芡新屋烏如可愛家在鑑湖濱

禱雨南泉山如響廣文宋爾知以詩見贈即韻荅之

山畈能得幾區田無雨何堪六月天悄聽野農憂旱魃忍教部
屋冷炊烟玉樞應作慈悲想金闕欣逢閶闔連虜寸詎煩遲信
宿白雲深處是南泉

其二

生平慚得邵慈尊爲隱民艱乞帝恩列障霏微排雨陣層峯靆
靉遍雲屯老夫戴笠親田水稚子稱觴侑晛餐半月積愁今日
埽一巵相與醉崑侖

送王廣文輔臣之任羅田

洞庭湖北有羅田皐比新銓學士氈行過雪堂秋正半坐親不

枉月常圓經傳絳帳應千卷竹搆黃岡可一廛聞說江魚饒宸
美先生每飯樂烹鮮

劉中憲二律

五春譽命達黃扉一道恩綸出紫薇山郡巳教成繡壤王言何
惜賦緇衣楓宸題就龍章燦箐里傳來雁跡輝共慶循良膺懋
賞循良端不慮知希

、其二

黔南磽瘠舊聞名鳩鵠年來樂有生異績久應書上考新綸今
始拜王明衮衣萬里來殊錫貂珥千秋冠寵榮叨沐餘輝還自
會敢將尸素黷昇平

、望南泉山寺

每望錦屏山婆心一半間聞鐘僧倦起呪食鳥思還露氣侵苔
碧霞光入樹斑塵氛總不到啓閉近天關

、七夕黎署坐月

好月初弦晛正中淡階樹影動秋風雖無瓜果酬佳夕應有詩
文答化工搔首每慚雙鬢改觀顧頻苦兩牙癡吟成韓郁知誰
是乞巧何如先送窮

孟秋九日感懷

借箸今朝滿一朞新除刺史尚無期夏唯得水應同喜秋暑餐
冰只自知鶻起天邊風漸勁鳥歸樹底月來遲何當一棹山陰
裏紫蟹紅菱正及時

、起送諸生應癸酉鄉試

肆筵特傍月宮開誰說黎陽遜楚才預兆鹿鳴年入彀共看鵬
起玉爲裁天荒終被烏蠻破帝簡新教白鳳來廣文宋爾知苦志下帷力摹先
輩
階下紫薇花正滿紅香宜照餞行杯

中元夜坐

赦罪何須問地官閑亭浴罷倚闌干盆儿塵隨臨風埽入座青

山帶月看世事已同秋水澹余心應比夏畦寬銀瓜爛煮調鹽
米飽食由他笑措酸

壇祭慰所見

中元承厲祭出郭見青苗嫩葉披風潤新芒着雨嬌檢泥封露
積伐木補谿橋農務多休暇余心慰寂寥

、飲宋廣文爾知同席香龍震副戎張文菴陳延夯二守戎
梧桐一葉報新秋爽薦涼飈火漸流座列錦屛山作客蓮開絳
幄肺爲羞豈因獵較登筲雖故舉投醪饗佩牛旨酒已教心燕
樂況逢時雨過西疇

送香龍震副戎之安順

將軍旌旆出東關祖帳晨開萬福山千里羊腸縈別緒一巵馬
首照離顏歸期屈指秋應老客路舒心日盡閒羨爾逢迎隨地
是笑余僚倒幾時還

、夜起

中夜起如廁亂聞促織聲京風淸四宇斜月上三更臭薊涵精
蘊循環表至情仰看天漢裏何可慰生平

、處暑

雖然逢處暑炎氣尚烝人待月羞瓶罄吟風笑囊貧西山應不
假南面可還真獨坐遙相憶飄蓬托此身

贈胡孝廉定彝

憶昔庚午闈聯房過孫子相許拔其尤校讐忘彼此斟酌不嫌
煩推敲入精髓胡子擬驪珠說詩兼說禮冷語解人頤瀹言中
肯綮透楮墨充溢擲地金聲起孫子持示余反覆看不已擊節
歎良材欣賞獲佳士出林親手裁人文正相似欸洽未終旬別
去隔山水終歲溪相思覿面真足喜問我下帷編養成先輩體
毛羽既豐盈奮飛應在邇秋風祖行車春雷灌耳丈夫際昇
平蒼生望久矣

贈胡孝廉平玉

胡君方少年賢書登甲子黔闈借楚材前朝久如此首荐寧爲
貧立志三洗髓所遇乖所期傷心重讀禮鍵戶搜奇書詞壇樹
嶶槃凱息亦多時高岡催鳳起玉友譜金昆倡和良無已處不
慚家珍出當爲國士余也非崑孫論交特相似虛席延春風賦
懷瀹秋水贈我百餘言使我愧還喜借我蒲榔姿展君徐庾體
吉日趨金臺宝遠人則邇杏花遍瓊林簪蕊譁兩耳子夏之門
人某竊取之矣

中秋

與孫曾賞去年秋待月今宵復上樓高興老來原不淺閒雲夜
靜肯遊收私心挨取姮娥藥刻意追陪傅望侯可惜烏蠻無識
者龍標軼事幾般留

、有懷張青之

一夕聯牀勝十年春風別去又秋天朱霞便使千山隔明月寧
分兩地圓笑我有孫陪綠螘羨君繞膝盡青錢醉來頻把銀河
望能得浮槎到漢邊

、答賛衙贈言

屈指離家又六秋頻年氷蘖爲人謀每逢佳節非無酒纔說稱

觴便有愁顧影自憐成老大遺書誰可振箕裘高吟幾度懷華
萼愧少名箋答鳳樓

、秋日同陳廷奏張文菴梁聿修陳公佐葉天培盛延臣遊
天生橋

如屏如笥亦如拳磊落嵯峨逶徑妍轉入層崖逃去路忽規半
壁竇青天一爻邢怕廻峯斷兩岸還因飛嶠連不信巨靈多玅
巧問他斧鑿自何年

、其二

蠑𡸴尋幽趁好緣不寒不暑仲秋天蒼蒼永日芳洲上趺膝高

談碧澗前割肉坐間推猶子烹鮮洞口喚漁船芙蓉不減眞當
邑同調原來有七賢

神魚井 在黎平府城內相傳有神魚出現

勺泉未必隔天池偶出驚人事已奇贏得芳名傳萬口爲霖爲
雨總誰知

、其二

兩間神物自無窮丘壑何曾少變通一自井邊留幻影至今風
雨想鱗宮

龍標墓 在龍里司相傳少伯塟詩文于此世無識者逵芸刺史請仙先生臨乩書故畢有一白頭鳥爲刺史前導遂訪其集處築丘隴焉

、少伯才名雋六朝詩文可惜殉三苗箇中多少閒傀儡乩上分
明寫宋嫪一垤荒郊堆馬鬣千秋遺蹟誌龍標蒼山晃麓西風
裏野火[illegible]亂晚樵

諸葛寨 亮寨司以此得名

志淩身殲淚欲潸三分早定痛時艱陣圖秘密機關裏廟貌從
容攜縱聞芳聞至今傳亮寨灰心未肯冷祁山英雄何必留長
恨堪笑孫曹局久戲

望巴龍山

百雉山墉接五峯一峯險峭是巴龍霞光曉綴芙蓉錦雲氣朝
分虎豹容豈爲鳥蠻營兔窟還將青眼款萍踪經年傀儡憑誰
解醉倚樓頭倩阿儂

、陸滄浪墓 先生諱洙浙江人以明經仕正德朝詩云大臣寔罷出龍窩楊柳青青滿御河正是太平無事日醒醒人少醉人多以此忤時不容于朝逆命敲落其齒謫遣黎平常以符水療人疾病

取義誰還情此行孤臣遠謫慰生平廣施符水徵仁術別號滄
浪見隱情三尺斷碑猶誌墓一抔荒土竟埋名偶來問跡秋將
老古木蕭蕭落澗清

爲滄浪先生墓前建表

滿目荒塋動地哀特留華表辨蒿萊如公化鶴言旋後仍向武
陵乩上來 黎平顧氏善扶鸞先生常留乩筆

東胡于一孝廉

邂逅同言笑空山發好音卷書常服古把酒且論今風過雲光
靜天高秋氣爽羨君嵓壑裏早晚暢幽尋

哭范夫子四首

仰止登壇弱冠年才名辟易靡時賢執經北面塵何晚受業西
河樂有傳渡勃已教歸藥籠文章何遽遜囊錢精思錸尅無踰
觸細辭蝇頭準百篇 夫子手訂制藝限成[illegible]篇最後[illegible]十篇

、其二

函丈追隨業正勤時艱避迹悵離羣偶來共泥柯西月經歲常
懷鑑曲雲 夫子家在賀家池邊 采蕺山前重問字 已丑讀書蕺山之間水居 旃檀座底
再論文 乙未讀書清隱禪房 不才荏苒成虛度從此飢驅局兩分

、其三

十年苜蓿寄山陬到得栽花又遠遊湘水無緣憑鴈足稽山空
使億龍頭每因夢裏親芝宇不道雲中擕玉樓痛哭殊恩猶未
報心喪何處景韓歐

其四

一第偏教困學山孤經垂老尚投閒 夫子以易攻春秋一月而成 交侵二字
兼貧病絕業千秋嘆孔顏廊廟婆心應未冷江湖芳躅已先删
望空稽首揮長淚剔盡燈花漏未殘

送廣文宋爾知公車

開遍黃花霜漸緐青驄萬里掛征鞍入懷風月皆良友到眼河
山總大觀應有奇文隨境得莫將夙抱等閒看相知臨別無多
語一片氷心策治安

宿新化酉別歐陽長官

東郭驅車日已西巴龍高聳蔽雲低停鞭喜入廬陵座捉麈驚

聞子夜雞數種新詩乘醉讀滿腔別緒帶愁題明朝欲問思居
路回首前山咫尺迷

再宿永豐禪院

寒鴉喧落日古木結叢林客路山程遠禪房竹徑深苑枯啼物
理往復見天心雙鬢征塵內蹉跎此寸陰

投雪峯寺不及宿甕谿禪院

到頂應昏黑停車宿甕谿雙松環舍利修竹護招提返照入山
遠流雲當戶低客情濃滑裏撥火燎征泥

望雪峯寺

侵曉披霜徑凭高見雪峯僧眠香積冷樹古白雲封碌碌羞塵
吏勞勞逐暮冬嶺頭花正發傲骨倩誰容

老鷹石

前凭高岸後深溪矯徼紛紜舉足迷羸得老鷹曾化石梁間飲
啄有山雞

土名一碗水

奇事殊難問茲泉若有神清泓幾一碗施濟遍羣倫長守曾無
溢相將不厭頻此中涵妙理愧殺斗筲人

、宿狗場

未便挑雞肋行行宿狗場漫負滋味好偏喜蔓菁香村酒濃而
旨山程險且長殷勤倩紅日到處展晴光

曉發茅坪

旅夢初回漏未央雞聲不任勸行裝晨星朗朗風威凜白遍茅
坪一夜霜

下山坡

陡下不容任羊腸九曲浮巉匡披竹木深嶺觸猿猴石破流泉
急峰攢落日幽百年強過半端爲利名遊

、陸廣門外聞木魚聲

一肩行李萬重山陸廣河邊歲暮還葛屨縱憐霜磴滑羊腸寧
爲倦遊刪驚聞爆竹來村里喜見梅花照水灣笑我勞人勞不
盡木魚偏伴老僧閒

大羊場僧舍

獨樹高楓底烟村是大羊山圍雲氣合日暮客情長借榻尋僧
院驅愁覓醉鄉聞雞猶兀坐撥火對餘觴

冒雨山行

亂峯雜沓勝蠶叢人學飛鳶戾九穹頭上陰霖偏霂霂眼前深
霧更濛濛幽泉遍發空山響怪石多從險路逢獨羨茅堂扶杖

者不知城市向西東

除夕宿木老坪泉臺寺

除日慚爲客居停到處難崎嶇固爾爾風雨更漫漫下榻依僧寶焚香祝聖安生平知未遂萬里一卑官

其二

虛閣無塵到清修福已緣環聽千个綠繞座一爐寒骨自從來傲心憑此地寬燃膏永今夜春色到辛盤

元日發泉臺寺

匪爲窮途來依佛總緣人地兩相宜疎鐘一響千巖曉正及鵷

班待漏時

其二

瑞雲五色靄三朝客館求衣拜聖朝半日偷閒渾未得一巵藍尾駕征軺

牛延坡

山霧迷人不見天亂峯陡起一戔懸石牙道左戍蜂擁筍稍空中舉馬旋仰面看時臨峭壁當頭響處濺流泉巨靈若肯擕行路斧鑿何難正巨偏

劉淮陰先生去思二十章 勸東作

年來買犢喜成羣隴上新禾帶水耘今日不同前日慨黃堂相勸有神君

其二 教女紅

半截青衫雲髻斜隴頭三五捉綿花歸來莫負神君令東壁分輝伴紡車

其三 講鄉約

大典如何委具文還將懲勸此中分揚眉俛首齊歸去昏霧來朝化彩雲

其四 舉鄉飲

引恬古禮久榛蕪此日賓筵滿四隅誰使聖朝恩澤遍承宣到底賴名儒

其五 崇實學

二氏談空已絕塵儒家性理在尊親一言埽卻盈庭訟不愧人倫即聖人

其六 課眞文

象外原來有別傳葫蘆依樣亦多年只今青焰輝芸閣擲地錚然振九天

其七 修郡志

荒服何嘗少秀英闡幽徵顯迷生平一朝魚豕分肴目千載珠
璣炳玉衡

、其八 養庶老

鶴髮蕭蕭一杖扶共來堂下醉春酣酡顏照入斜陽裏染就堯
天百歲圖

、其九 折疑獄

不煩投匭不燃犀一片哀矜破宿迷到得兩情輸服處衙抛黃
犬我抛雞

、其十 省鍰刑

泣車在事已堪傳畫地初心本聖賢雖旹近來多就範訟庭虛
設有蒲鞭

、其十一 禁扛擡

五倫夫婦寂關情婚嫁如何強逼成一自懸書昭約法藍橋誰
敢再橫行

、其十二 賡積貯

望歲應難卜屢豊人謀還可輔天工如坻已裕三年畜仰屋何
愁六月空

、其十三 除雜派

十个居官九爲貧如何偃肯說親民黃堂知有冰壺在絲粟難
教病里鄰

、其十四 寬力役

力役從來歲有征可憐魴尾一般頳應除應減訏籌畫暇日新
添黃犢耕

、其十五 開學校

水特當年一土司花封攺設舊明時春來泮水浮新藻共拜先
生百世師

、其十六 和文武

文武雖然判兩途交懽平勃是良謨只今水乳相融化干戚稷
鍘慶偶俱

、其十七 祠先賢

紀信勳名已絶倫申公忠烈少明禋誰教俎豆春風裏時見捐
軀邑踔人

、其十八 復講堂

玄都觀裏一堂偏同野先生舊講筵好把風光還玉麈不教雲
影亂孤禪

、其十九 緊紙牛

百昌生土意悠哉紙造春牛昧本來一自先生留眼議南荒盡
禮炳三台

、其二十 討巖虎

一紙公移十部賢山君竟爾伏巖前鄉金偏有希奇事不道先
生又偶然

荅楊部山同寅來韻

新城舊績久銘心荒籌重携宓子琴隔歲雙魚曾導款今來樽
酒暢聯吟珠璣許我開青眼氷玉逢君豁素襟短燭燒殘忘夜
永吾儕可惜是分陰

送施副戎陛見

十年同豹隱此日覲龍光頗牧來中禁弓旌出上方去情牽細
柳離思結長楊把酒殷勤別春風驛路長

、春日江上

春光盈九十一棹溯晴山碧嶂移青眼芳洲起白鷗谿聲新雨
後雲影亂峰間攜得茶鐺在平偷半日閒

、漁舟

最是漁家樂雙撑獨木舟飛篙迎峽口舉網拾魴頭得亦何妨
買沽來儘自由翻嫌熊掌鄙不與共嘉謀

和楊部山

蒼翠山光夾岸迎扁舟溪上帶風行攤書斜倚珊瑚枕話火新
添松子聲

其二

雨後山花照眼明枝頭好鳥亂催耕不知樵唱來何處度入江
風起客情

其三

維舟江岸聽鶯啼山轎前驅渡綠畦恰好人家茅屋裏短墻剛
與暮雲齊

其四

幀向高山乘馬來扁舟半日溯晴洄晚從江口尋茅屋一夜村
醪醉幾回

、其五

雷聲送雨逐行塵笱轎垂簾黯暮春羨爾部山頭日到從容劇
肉飯清晨

其六

天教此地萃吾儕鷄黍壺漿盡日偕五馬昨宵曾有信明朝握
手暢離懷

春抄塘頭同郎碧石楊部山何鞴啟諸同寅晚眺依扇頭韻

雨後輕霞綴碧天綠谿青嶂晚增妍千家茅屋連雲擁萬樹楊
林著水牽散步醉餘饒逸興聯吟野外得新篇蠻方景物曾無
昇還倩騷人筆底傳

中憲省歸旅館夜集和部山韻

薰風夾道起淸塵柳線難牽欲去春六載多情偏屬我一宵樽
酒遍離人傷心久戀園中枳彼美新懷山上榛剔盡燈花談正
劇岱宗高處結吾眞

賦別中憲劉先生

讀書貴行義筮仕來窮邊蠶叢勝蜀道羊腸接蒼天萬山如何
負拙鳩徒自憐欣依北斗光照臨相周旋譬彼砥砆質追琢同
璣璿亦如輪囷材剪拂成方圓節取尺寸長說項羣公前堃我
命坎壈不獲與麻宜抱㿃癈寢食與言淚涌泉一諾悟當事終
歲芸人田感激知已情濯磨爭新鮮茹柏不知苦飲水淡相優
歲月去不停國書來方遒維公出隻手挈我雲宵顛何堪祖生
多先著珊瑚鞭太息還自慰昏旦親名賢山左盧絳幃公秩且
喬遷荻蘆廊所恃寸心空流連公去日漸遠懷公情更專願得
膚寸雲爲霖及大千

送劉先生至落木江拜別用部山韻

一徑空山叫鷓鴣水田漠漠亂鵝鶵傍人柳色常縺綣送客溪
聲乍有無北斗輝光連岱嶽南荒歲月老菰蒲追陪到此如何
別翹首雲山憶去途

印水道中讀部山倡和諸什

客路供晨眺高峯入夏雲祇緣勤送別翻喜得同羣短髮應憐
我能詩誰似君臨風披夙抱咳唾有餘芬

五日飲孫瑞麟守戎浣月樓次楊部山同寅二首

爲賞天中節來登浣月樓把樽無俗客捉塵自風流白石雅堪
漱紅香不戀愁高吟傳勝事莫負此良遊

其二

不速來同調佳辰免獨遊奪標爭取樂競渡總忘愁酒件臯夔
醉風隨蜀扇流何知新月上浣罷照西樓

題張南翔百忍堂

七年琴鶴滯思王露晃新經百忍堂喜見楝題能念祖兼逢桂
柏可傳芳當時汗馬弓裘遠此日翬飛棓棬長功賞至今皆北
面曾孫幾輩是南翔

渡石門江中寓四首

山城廿載困兵戎來暮當年望已隆平野春深多犲猵前路雨後見遵鴻餘波還待閑鄉壤俾抱如何返化工天不憖遺良牧去傷心瑣尾命應癈

其二

代庖因得拜高賢屈指交盤有二年舞袖與除能服衆淡潮尸素少開先鳳雛既篤通家好犬子尤蒙知已憐一束生芻人已玉侯山夜月遍啼鵑

其三

搔首殊難問報施循良此日竟騎箕風牽弱柳情何限雨滴甘棠淚已滋不見文翁長化俗空悲何武去留思只今亭上淒清月可是春前把醉時

其四

凍梅消息未曾闌正月霜絲下玉棺萬戶春聲悲哀斷一城花色雨中看大都生死交情見况復清貧歸計難六六高峯何處極不堪回首覺心酸

義泉阻水迎醉文饒公署

阡陽一夜雨落漲滿前谿鈍馬羈鞍左輕裴滯郭西枕流消客興聊戎同行開襲發詩題爲問龍川渡何時水面低

、僦橋渉河

避險尋旁渡滔流恐不測去情難待泅衆力可移山執手躡層浪肩輿上隔灘驚心一回首悔不早投閒

定平守群興驪陞京府治中

爲潑容易見青天習氣相驅亦有年藥餌追風扔宿怨蓋笙吹月締良緣功成革面心皆若化到淪肌秋始還此去清華應不遠從來龍輔宅高賢

其二

同事炎方且七年一般枳棘費周旋官廚脫粟愁中飽宦橐清風袖底憐仕版如君成立鬱花封于我尚寒蟬青青兩岸垂絲樹不忍將來勸祖鞭

寓海溪山寺六首

逆旅依山寺峯廻岩徑深僧知求潑墨鳥識聽清吟城郭連朝鑪路橋鎖夕陰世情如可濟應謝宦遊心

其二

我亦耽消靜流雲未許貧偶來親梵宇喜得傍斯干促膝人情穩科頭禮數寬向愁當溽暑高處易生寒

其三

小院依山僻幽窻帶雨寒我來因習靜病後且忘餐汲水燃松子撥花倚藥欄浮生應是幻權作老僧看

其四

卜得居停好炎烝氣稍清初來花識面久住鳥知名萍梗原無定山川若有情自慚雙鬢短猶逐少年行

其五

業已同遊客歸程難預期連朝傷肺氣終日倦心思竹葉了無分榴花尚及時當窻紅一捻助我亂新詩

其六

制府聲名重南天藉手攀雲山聯瑞應童叟遍郊迎枳棘承高蔭驅馳慰下情望先久未到屈指計前程

、寓瀠水東嶽祠東龍泉楊仲璉同貨時寓鎮武觀

避囂只合證逃禪南北峯頭梵宇連予愛靜中聞曉磬君從高處納朝烟畬蠶每解參公案衲老猶知索贈聯不為宦情牽到此餐風宿露總前緣

晚眺

山院臨谿百尺高平看城市隔江皋輕風送雨催新漲直放扁舟趁落濤

宿雪峯寺

為覓清凉境驅車上雪峯關雲乘虎豹落日射虬龍俗本黄巖俏高白社蹤鐘聲發幽籟百慮盡消鎔

雪峯道上

山水應如舊勞人今又來路經蘿薜隱花傍石巖開暑氣秋還盛長途晚更催一肩隨去鳥餐宿費安排

本莊渡

曲水來源細穿江去路悠未乘三峽險先學百川流照眼鷥疏鬢傾脾發短謳臨橋成小憩斜日轉林丘

山渡曉發

兩岸新秋楓葉山一泓清淺落潺湲客途為愛乘朝爽帶月攀帷渡碧灣

胃氣

天色蒼蒼斷白雲秋來餘烈轉氤氳不堪胃氣頻生楚蕭甕蒲荀懶去聞

秋熱

亭午秋陽正碧空一肩筍轎四山中奉帷無計消煩暍幾陣南

來總熱風

再上牛延

危梯曲折有千盤夾道叢茸覆額端疑有雲程聯帝座卻因露宇動秋衷爲貧七載安蕃棘趨命三朝減薄釜獨羨山翁遺世事杖藜終日漱清湍

行繆泉臺山

木老坪前古寺幽一環清澗遶東流僧從石上翻新貝客到林間憶舊遊笑我風塵經往復羨他花鳥伴春秋輕輡去矣猶回首聽得鐘聲出竹樓

山行口占

隴上香秔半未收千章古木鬱林丘客程尚有閒花草點染谿山入仲秋

秋山雨行

風雨涉重岡藍叢何逼仄荆榛亂兩畔泥淖蹊雙屐雲霧暗林蓊蒼黃過原隰無聊遊子情欲巳安可得

其二

淋雨竟三日長途困一肩嶺雲爭出沒山徑苦盤旋烟樹非無致愁花自可憐何堪行役者遲頂博奇然

前題

野花幽路覺嫣然粧石封雲欲接天客館未知何處是秋山偏向雨中妍

、秋山雨況

八月露初白楓林起潞黃閒花猶五色槃木尚千章高隴垂秋實窪畦稔晚香山家忘富貴菽水是羲皇

山居

從來高隱定湊山一斗茅堂折幾彎卻在道旁渾不見任他車馬日循環

客邸感懷

客程將滿月天氣入高秋叢桂香齊發寒蛩韻獨悠家山萬里夢宦海七年留未得酬青眼空慚早白頭

宿羅衙地

一帶疎林掛薜蘿短牆竹戶傍山阿今宵草榻權相借旅釆新鄒鄉夢多

甕角道中

丘壑應推此地嘉碧谿青嶂遍人家膏腴萬頃逢秋稔映入丹山亂錦霞

宿小里田

危峯歷盡見平原落日停車認舊村當戶不妨環木石臨民應得課雞豚山家逢戶木石雞豚俱在院內一卮濁醴疎筋骨半榻輕裯慰夢魂自嘆鬢毛連歲改折腰端欲赴公門

葛彰道上口拈

秋山兩岸夾新黃晴日馳驅下葛彰竅是兒童喜飄逸輿中遍插桂花香

其二

亭午山堂款客車當軒開遍紫薇花木桃投我曾無報兩得新詩倩碧紗

其三

一帶蒼山未是頑秋花五色綴成斑芳洲幾曲青莎裏消得漁翁半世閒

宿葛商

水曲山廻周道遙一廛幽邃少人知客來正值秋將半獨立斜陽動遠思

其二

香稻齊收土半畊山家只晚計寧盈滿堂婦子天然樂不道千

倉勝一經

雨過山莊

結茅山麓頗清幽白石橋邊細水流客過正逢天欲雨碧叢淡處亂雲浮

石灰花舟次

萬壑從玆滙開山作巨流驚濤天際落怪石峽中浮雲氣常飛雨江風半入秋客途憑一葉相對瀉閒愁

其二

虎頭難善画筆墨苦難周峭壁垂環佩懸崖掛冕旒皇惟稱石

丈早已亢陽旋落蹶幾如駛前踪莫可求

雷公臺

萬縷烟雲吐碧岑兩崖丘壑雨中深千盤怪石環谿口一片飛瀉落水心

山陰成巻姚　夔著

九日次部山同寅

匝月陰霖鎖太陽滿懷傀儡托淸殤黃花減色鷗籬岸紫佩何
心陟景岡有客題糕情自遠慚余種秫歲偏長匪綠尊翁祭秋
息三徑年來日就荒

十日贊衡初度寄言

邪橋曾訂共攜節七載猶淹林箐巾岸旅鬢毛羞竟白堂前斑
彩喜添紅丹砂遠佐千秋果緇帽還乘九月風莫惟俯槭無别

物新詩一律托飛鴻

部山謝遺佛手仍次來韻

空王垂隻手幻影結香柑使我留情處須君着意探掌中欣得
示指下善多含會郤茹茶趣相逢分外甘

綠陰堂新舞小集荅部山來韻

新霽亟呼酒山齋見刈禾籬邊餘小菊池上有殘荷詩羨淵明
韻人懷叔度波何妨京月上微醉不成酡

其二

漫說驚黃少新栽菱白多對君消罔極與世索隨和且喜雲歸

岫無愁豕涉波今朝慰司牧把酒發清歌

既望飲孫瑞麟守戎菊軒次部山

未必秋花好應緣良晤稀相知欣提手開尊對芳菲甚酌斟浮
羈格語挨㥿微生久明月來四壁生清輝歡情不可竭猶然淡
夜歸

其二

黃花餘傲骨不肯怨知稀相逢漱石翁幽軒萃㦱菲楊子發貞
好情酣酒力微高吟待明月淸韻凌寒輝笑殺東鄰女邯鄲學
步歸

甲戌初度

山縣栽花有七季黑頭不覺轉華顛半生迂拙難諧俗一種清
閑郤近仙憁使丹砂隨地是可知冰蘖倩誰憐今朝慚愧逢初
度黃菊分香繞坐氈

其二

高署風淸早投寒無弦空抱不成彈峰環九老人應壽座接三
台勝可餐傲骨恰逢籬畔菊素心曾締谷中蘭自公喜得還多
暇草就黃庭帶醉看

次謝部山

對我開懷誰似君無逢濁醴發新聞聯吟正値秋將老遣興幾
忘夜已分卻笑鬢毛頻點雪何當詞賦欲凌雲披襟更覺仁風
遠鶴到雞林自不羣

其二

爲訪丹砂求作令莫愁雞剖未充庖振衣且喜登臨爽倒屣休
嫌迎送勞況有詩文驚滿座不拘禮數見漢交嘉言九峕如何
謝挤把清尊永日敲

次謝孫公瑞麟

天外三山望裏遙東來萬勝鬱岧嶤秋雲競釀金盤露夜雨新

添君澗瀾愧我老年猶作吏多君彩筆自干霄知音雅坐偏相
稱不倚伶倫奏九韶

次謝天台老人謝聖植

麻姑昨夜分椒雨散作烟霞滿署啣但得與公齊百歲鳩藤幻
作老龍飛

次謝蕭培初集唐時培初將返都門

曾把丹裘托綠沉開來常自賣分陰霜花秋後偏增色東藁春
先早見心萬勝山前看杖策千金堂畔憶鳴琴百年期許應無
負到處蒼生望作霖

、次謝何巃散

清露湑滋草木形一枝離下轉流馨托肥舟末難禁雨有丹陵
呼尚載星卯已共誰鶴白壁傳心與子誦黃庭何年握手雲漢
處其踞長松採茯苓

壽楊部山

愛他姑射滿城頭雙鳧飛來古務州採得丹砂堪釀酒不須種
秫自風流

、其二

檢簿偶然煩絲鶴開簾多是納青霞山堂盡日渾無事不用雲

牌放晩衙

其三

公事因來走郡城一泓秋水照人清相逢籬畔凌霜菊不斲嘉
言刻燭成

、其四

犖挨相距只三旬九月何如十月春佳序雖然逢小雪應懶稱
觀類巴人

凉水井曉行

新開霽色散朝紅叺磴凄泥逼太空偏是秋山多艷岩蒼松翠

柏雜丹楓

部山托序永思堂集謝言次韻

多君忠孝肯關情感物興懷托四聲對仗精嚴同嶽峙詞鋒夭矯亦兵行沽來濁酒添風雅買得寒梅坐月明一種清裁渾剩事丹黃寧足槪平生

冬日發相間子溪時兒輩訂日旋里兼程往返宵發石界水

嚴霜淸碧漢京月到天衢山僻村常杳茅濱徑若無匪因忙去馱總是念歸雖容易言離別鄕關入鑑湖

酙瀰坪父老

白髮扶鳩杖黎元列雁行衣冠留古樸恭敬表壺觴父老吾應媿淳龐俗自良寒暄踰七載苛政肯相妨

麻蹊坡

䇾輿難下上蠟屐帶霜行鳥道盤千折朱絲卦一[illegible]險方寸總持平爲問操戈者寧忘同室情

牛渡中伙

一徑黃茅裏羣峰白石攢水從牛渡落路轉獼坪寬荒瘠嘶吾土𤄃除感大官草堂留一飽菽水有餘歡

紅子一名枚單櫃卄翻可飲

歲晩羣芳謝如君自不同緜花霑露白多子結霜紅未得鹽梅伍曾周師旅窮太平無所用搖落任西風

宿劉家寨

永夜不成寐匡牀靜聽鷄堂虛寒氣襲屋漏月痕低丘壑懷鄕井哀矜及閔溪盆冤多未實何處覓燃犀

宵發劉家寨 辛未雪中行勸劉中憲解裘衣我此日看天氷行未免情渼往事也

寒天夜正永荀轎促宵征山合月無色泥淡磴不平林幽防虎伏村到有鷄鳴于役從來苦綈袍感舊情

梨子晨伙

侵晨寒更甚霜氣襲征裘村酒濁無力鄕鷄鳴不休陟岡憑小轎問渡結方舟爲爾蕭蓊際須余秉燭遊

上梨子坪

陡壁千尋立蛛絲百折多虛空塡白霧縹緲逼銀河浮嶺成孤島沉谿起叠波生平無所仗咫尺敢相過

其二

𠀤下半坡裏周身入霧中無花供客看有路倩雲通落得遮前險翻疑混碧空漫嗟行役苦悔不學飛鴻

閔溪行相

龔家兄弟遠來弁閔子溪邊燭覆盆終訟故教成命案慎刑端在驗傷痕但將懸鏡銷幽憤無計焚香返去魂知爾譬災難共戴羅鉗豈不礙于門

望牌

山勢廻東北人家面旭陽環居親竹木啓戶友柴桑潭水災凝碧時花遠散香追呼應不擾坐卧總羲皇

上梨子坪值文學安生祖道安生時病腰不能行禮

梨坪山勢逈雲霄遄去遄來距一宵方對嵯峨愁郤步恰從邂

逅接清標維余拯溺難援手笑爾攜尊也折腰雞肋果堪充一飽牛刀隨地總逍遙

冬抄同翊臣施公赴省部山同寅以歲寒吟見示晚宿白崖寺即依部山用長公尖叉韻

風敲碎竹落聲纖龍象森羅寶相嚴僧去石牀閒綠綺客來香積煮青鹽寒災塵尾侵爐焰坐久燈花著帽簷贏得知音同逆旅笑談不覺到峯尖

其二

寒夜幾處集歸鴉小院災幽款客車旁有鄰鱗爭出蘖兼逸趣衲笑拈花清談已自堪逃俗跌膝何妨便出家幾度雪峯成舊識前途不用卜三叉

本莊旅次有懷磐石部山兩同寅仍用前韻

蕭蕭木葉潛風纖咂咂村糟出甕嚴有客方來還有客無鹽及早問無鹽半宵清話留寒榻一派疎鐘出梵簷聞道脂車猶未發前驅已過雪峯尖

其二

晨光初啓曝晴鴉仄路偏宜坐小車莫把雉頭輕換酒但逢溪口便尋花吟成白雪懷同調望入青帘識舊家郤羨葛彰河上

好芳洲幾處亂漁叉

葛彰道上展歲寒吟依部山用長公韻

蒼山一帶鋪黃蘖陰崖百尺堆殘雪朔風凜凜襲貂帷數莖冰髯拈欲絕溪橋觸曳縕袍寬手扶虬藤巾殢折問余何事乘嚴冬老至名心還不滅翻然中道欲廻車細思牛尾如何擊垂楊繞岸牽遊絲流雲籠日舒雲纈筍中展出歲寒吟字字綴成青玉屑溪聲鳥語不暇聞惟石奇峯纔一瞥清遊兼收庾鮑名解頤何用匡衡說擬把丹黃扶錦心只恐點金反成鐵

甕安道中依部山答余原韻

七年氷蘗政蒼頭斗大猶覊卜一州歷遍蒼山風雪裏果然迂拙是儒疏

其二

玉女乘風欲散花偶開晴眼逗朱霞不知驢背推敲處可比當年屈宋衙

其三

萬里雲山隔帝城多年不調愧時清近來五斗應虛索便欲磨堂釀未成

其四

梅花破臘已經旬嶰竹將回黍谷春不道在公黃綬吏征途猶作歲寒人

候瑒旅次依部山荅施公韻兼呈甕安任席珍同寅

晴郊開霽旬細水發氷弦人自風塵裏行經霄漢邊客程當雪後山嶠尚雲連問俗看雞犬占豐辨井阡脫驂聊解佩借興試烹鮮笑我同爲吏如君便是仙循良垂懋績迂拙守殘篇幸托將軍愛常爲國士憐推心抒夙抱抗志紹先傳膚髮曾無恙鬢眉亦有年談深霜氣冷漏靜月痕偏莫負歲寒約梅花東九妍

擦耳厓依部山荅何鏞歡參軍韻

加空歲序已將徂迢遞征塗氷雪俱行李一肩饒楮墨餘威千里仗蝥弧未能桑野徵三異欲到黔陵尚半塗聞道前崖名擦耳不勝匍匐笑村姑

其二

絕壑何時出大川一泓澄澈自泠然停車且解詩脾渴仗策徐登擦耳顛辛苦更憐寒歲侶清虛應近玉樞仙南岡幾樹浮香雪爲報春來十日先

將抵平越依部山荅瑞明孫公韻

折徑蘅帷攬深藜寒烟籠日晚迷離幾羣沙鳥避行客一帶雲

林覓畫師田媪負暄舂白粲山樵躡雪採黃芝漫因蝸角畱青眼且啜龍團放紫甌

同施公欽甯定一副戎在坐平越中憲劉公黃平徐盐侯甕安任席珍餘慶牛左周清平許靖爾諸同寅

得附將軍後逢迎滿客塗興烹慚鼠腹坐鎮啓麟圖卜夜環循卓傳奇兒菀枯已知消伏莽不用禁吹蘆

馮虛洞

百尺蓮臺展化城晨鐘暮鼓盡天成巨靈幻世偏垂巧過客就奇偶寄情幽邃石林難覿面瀑淺澗水只聞聲此中定有秦人

在試問桃源隔幾程

其二

欲向天台問素書郤因宦海負居諸偶來道左逢仙窟惹得天花滿佩裾丹竈幾人曾證果空山千古自憑虛老僧獨領烟霞趣日坐蒲團響木魚

○○○松

百尺兎絲下茯苓當可養烟霞輕世味箕踞發長吟寒歲偏生色封秦豈素心但逢梅與竹好友到如今

竹

于霄懷勁節入物羨虛心對此幾忘俗從君寄好音伯倫曾荷鍤叔夜每攜琴勝友如堪再吾將選茂林

梅

孤芳非絕物冷處轉輸心蜂蝶方堅蟄松筠足斷金澹妝寧遜雪貞操已歸林孤山處士以梅爲妻空作美人想臨風拂素琴

征途次許竡爾同寅

春信隨風出竹籬飛飛烏鵲尚無枝霜鋪旅館鳴雞後日落谿橋渡馬時北海紅香聊共把南山白石未堪炊好將玉屑挑燈和莫笑銀絲貼鬢垂

其二

蒼山千里帶霜行邂逅心傾月旦評大樹有陰常庇客寒梅多韻獨關情七年飲水心彌澹九仞爲山簣未成蔗境可應垂老得茹荼端不媿生平

其三

羣峯歷盡到城頭甲秀樓前揖武侯舊日勳名歸羽扇新開光霽景丹丘遠來爲進嵩高頌秉輿還聽月下謳已見齊堂賡伏臘何須卯屋借前籌

其四

彩仗臨郊春已回延門爆火競相催好風漸發蘼蕪色淑氣新從霄漢來六宇昇平邀景福一時輻輳見多才錦堂笙瑟連宵漏爲頌岡陵數舉杯

其五

滿城簫鼓慶春晴巧樣新妝各有名瑞啓豐年占吉兆陽回大地簇郊迎歲華頻向征途換旅夢多因鄉思成遙睇君門猶萬里除書幾口下承明

其六

一行作吏廢書包七載天涯少舊交蔗境未逢常茹蘗瓜期已

及尚懸兒對人只合開青眼擲地還須藉白茅日暮樓頭供眺南枝烏鵲半歸巢

其七

圖疏細剪和辛薑一宿居停況味長座上綵花偏有色甕頭春釀頗生香挑燈瀋墨吟方就擁被拈題夜不妨旅夢未成雞早唱衝寒強起問衣裳

其八

枳棘天涯寄一身會城來往歲三巡空山雲裏飛雙舄牧縕風中結百鶉諸葛樓頭懷往續憑虛洞口問迷津可知此日乘軒

侶總是乾坤逆旅人

其九

正堪驢背細敲詩落日旗亭任所之炊桂客途多耐冷東梅天氣且隨時偷閒忙展青緗帙消渴徐傾白玉脂何處暗香頻入座橫窗素影嚮襟期

其十

每臨絕壑企仙乘欲脫凡胎苦未能落澗水聲長活潑浮空雲影自模稜晨霜漸鬢慚爲客旅館論心喜得朋暫假蒲團趺膝坐肯閒到底不如僧

冬暮發貴陽依部山歲寒韻

一官何況來冬杪出黔南前路方千里囊書足一函雞聲回旅夢馬首破朝嵐丘壑多奇幻幽探未許探

其二

已卜歸期晚方愁去路遙磴泥沾凍滑澗雪待晴消谷暖春先到途窮心倍焦歲華誰肯負旅況總寥寥

其三

寂寞誰消遣呼樽辨聖賢朔風穿牖冷野火隔山燃博物懷師古高吟想樂天華胥終是幻且莫問流年

其四

縮地曾無計晨裝每戴星霜威微見白春色漸浮青半嶺分晴靄幽泉出澗冷輿中貪假寐好鳥喚初醒

其五

不道歲云暮寒山作旅人畫眉寧有意鵝舌似多嗔繞徑馳風駛浮空轉日輪去來同燕雀飄泊嘆孤身

其六

作客窮山裏停車夕照中驚心聞爆竹把酢檢詩筒蓐食開行竈雞棲笑轉蓬羨他寒谷鳥春到出幽叢

其七

景物隨時換雲山滿目岐勞人侵曉發鈍馬逆風馳旅館留殘臘椒花結遠思南荒皆禹甸春犢正堪犂

其八

草屋繩牀裏居然是一官未能抛苦蘗何暇計辛盤病膈辭兼味調饑進薄餐梅花甘冷澹正好客中看

除夕過淸平十里宿大豐鋪依歲寒吟韻

花封當孔道客至値嘉平山水開生面弦歌譜治聲主人經遠出行役奮前征郭外無多路燃桑待旦明

其二

柏酒餞殘臘桃符迓早春頻年經旅食旁午息車塵一榻永今夕千峯結好鄰已頒新正朔不比歲寒人

其三

山館夜生寒牀梟靜羽翰爐烟繞谿谷嵐氣截重巒莫厭村蒭薄湌知行路難祇緣迎送少高坐勝加餐

其四

兩地營心曲花封與藥圃淸寒仍白屋教養愧中尊撓膝應三代懷思共幾村公私皆莫誘擁火坐黃昏

偶憩三教堂望雲谿洞依歲寒吟韻

久不臨佳境層樓出遠皋溪頭看水落洞戶聽風號三教一源合千峯四面高燃松烹七椀且莫問村醪

諭耕者依歲寒吟韻

世情營口腹本計重膏粱不道君恩遠偏逢歲序荒及今修蠶績加意祝天倉東作行將近春光已載陽

元日發大豐依歲寒吟韻

萬里叨榮命三朝景瑞雲呼嵩身著地祝聖戶成文藍尾樽誰共隴頭風漸薰征塗愁寂寞春色背相分

其二

爆竹千門啓蹐堂九族圓寒山浮雪色遠樹雜春烟笋轎凌晨發松盆隔歲燃敝衣何日改七載滯窮邊

其三　老君坡

携得新書在今朝好出行青牛人自遠黃道日初晴玄牝專言靜馳驅總爲名溪山多洞府何處問前生

其四　重安江

江水流何急輿梁久未成往來猶病涉鐵鏈少修行豈謂牂牁險還須鐵索橫試看麻哈渡葛鏡已垂名

東坡道上用歲寒吟韻

寒宵酒力薄中夜聽雞聲擁被思交集求衣天未明嵐濃千嶂合金盡一囊輕雲物東坡好停車策杖行

再上聖果亭依歲寒吟韻

理學推名世文章炳日星宗風旣渺渺遺蹟尚惺惺百尺月潭寺千秋聖果亭春光暹過客松石有餘青

先嚴諱日

七載違家祭今朝又客塗漫云竭力少羨愧致身無㡯髮一人事顯揚百世俱未堪言製錦何以慰懸弧

旅塗即事用平韻三十首

有意尋春色褰帷且朔風嵐威能滑石峽勢欲奔虹百頃連蒼麓千章起碧叢心知行役苦不敢說塗窮

其二

僾曉陰雲合山山聳玉峯細泉銜石響孤樹著烟濃繭足思泒馬鄉心觸卧龍山名越郡入春踰十日天氣尚嚴冬

其三

黔山連蜀道險阻竟無雙繞磴垂雲幕夌空展石幢蛇盤應膽落虎踞早心降試問羅施國何如邪莒邦

其四

驛使尋常過梅花無一枝不知春已到爲問日何遲村鼓沿門擊蘆笙逐隊吹蠻方燈月夜藉此定佳期

其五

危嶺矗天漢肩輿入翠微看雲封草閣聽水過柴扉採藥人常健栽花土盡肥風塵老顏色愧不早知非

其六

十里黃茅箐周圍村絡虛猿聲淒過客雲氣溼囊書漫作烟霞想眞同木石居何年埽三徑修竹繞吾廬

其七

崖闊趨捷徑早已別康衢地勢犬牙錯車塵鳥道孤宿醧朝㬥少荒箐午烟無攜得茶鐺僾班荆沸酪奴

其八

春光長萌蘖桃李自成蹊只有寒山客情知當局迷幽蘭終自愛獨鶴每相攜氷雪鬚眉在中宵一聽鷄

其九

旅客春前發寒山雪後催千林萉玉樹百丈起霜崖野犬迎人吠村鷄覓食喈獨憐行役子幾度結麻鞵

其十

雪山嵩北牖霜鬢自西來二卵殷勤獻孤樽絡繹催已堪摩詰畫只欠小孤梅便欲登車去臨風盼一回

其十一

便入思唐境猶爲羈旅人涓涓溪上水冷冷客中身獨坐三更徹孤燈一卷親不愁寒氣集菁得甕頭春

其十二

四壁皆蒼嶺穿牕有白雲寒溪因積雪吟就趁微醺旅館猶三宿䞉錢笑一文從來淸苦意難向客中云

其十三

一夫尤况脊左股著刱痕彼自嗟人役余方愧我尊毀傷猶細事痛哭爲親恩客底逢今日能無慟九原

其十四

朝霽日猶寒春山雪未殘氷泥沾蠟屐柬刺著蟬冠乍得聞啼鳥還思紉佩蘭國香原珍重蜂蝶莫相干

其十五

風冷愁吹面垂簾學閉關冥心忘地險靜坐覺神閒苦境終須盡春光已漸還流鶯方振羽不久出深山

其十六

梅花眞可愛生色在春先玉體潔無玷氷心冷倍堅能教官閣韻常許逐人憐邂逅空山裏幽蘭足並傳

其十七

有意尋方丈安心避俗囂琉璃開淨土鐘磬徹淸宵花對幽蘭好林看修竹遙園蔬堪鼓腹坐卧已黃姚

其十八

烟霞開晩境鶴鵲護溪巢已得歸淸淨何妨宿草茅焚香聽佛偈燒笋借僧庖載酒曽無礙吟成好細敲

其十九

寺古松陰老山溪僧行高傳燈無我相護法有吾曹石耳分香積天花襲縕袍木魚聲未斷撥火再燃膏

其二十

漸漸白崖河寒天赤脚過小橋輿路仄辛苦僕夫多舟楫利應薄津梁心自婆前溪平緩處正好設牂牁

其二十一

已到龍川渡淸湍隔雨涯未逢漁父棹虛想謫仙查鷺卵生苔滑羊頭貼水斜前村東道主應卜右軍衙

其二十二

旅程周一月客裏拜春王脫粟隨時減輕綿透體凉峴屼沉鹿角氷雪滯羊腸險阻行應盡今朝過義陽

其二十三

急水經三渡歸期隔半程二能將試色三起早舒英隨路挾春意空山聽鳥聲謀新在南畝穀日好開耕

其二十四

陰天容易晛蓬戶早先扃玉佩誰堪貫銀缸夜獨熒高吟懷李白消渴問橆青不惜通宵坐梅花在膽甁

其二十五

好景誰堪畫兕高想右丞廻峯多石起遠岫少雲蒸玉淚千山雪銀葩萬樹氷疎林濃滄裏偏得任高僧

其二十六

雲物開新序山川紀舊遊路逢殘雪險林爲朔風幽達士輕芻狗田家重土牛老農知氣候携楂出南疇

其二十七

春山浮淑氣好鳥出幽林遠渡梅攀玉橫塘柳綻金麥畦青漸長竹徑綠猶沉幾處犂新犢應勞求牧心

其二十八

林皐成熟識十里到思南客路應踰九春光未及三屠蘇譏罷飮火嚼欲傳柑草木餘生意芬芳漸可挼

其二十九

夜雨膏新土晨風薄旅簷客心歸去急鳥語聽來纖鄕壤存遺愛前峯表貝瞻幾回霜雪裏白到數莖髥

其三十

馬首方停轡龍紋未發緘遠延頒父老淸問及諸凡帶弁威儀抑雞豚子婦誠懷新正今日春色到前巖

氷玉堂坐雪

氷玉齋頭歲已寒何緣相對復披肝照人祗覺鬚眉冷放眼應知天地寬刻水未能營戴舫琴堂今反臥袁安小爐莫怨晨炊淫萬勝東來足可餐

雪中讀部山和張南郇詠古十二絶其一　灞橋

對渡梅花著水嬌寒磯釣艇帶烟遥玉山四面饒淸興恰好騎驢到灞橋　或問鄭綮近日有詩否答日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背上此處何以得之

其二　龍門

六花偶向龍門舞廚僎何來伊水中一夕勝游千載韻風流偏

說王人翁錢文僖守西都時歐陽永叔謝希深俱在幕下一日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而雪作登石樓忽于烟霧中見車馬渡伊水來則文僖遣廚傳歌妓至傳語云山行良倦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曠達愛才如此

、其三 溪堂

客裏溪堂雪裏清。意中好友笛中聲。相期何必來相見。此日猶懷彼日情。王山農以小詞約蘇養直赴溪堂夜雪蘇報云來日若溪堂聞人横笛聲即我至矣所謂雪滿前村莫掩溪門恐有扁舟乘興人也

、其四 剡溪

七年踪跡別山陰夢遶南塘萬壑深幾度興來還自遣柯西良夜有清音王徽之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浩然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逵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其五 嚼梅

鐵腳聲名豈浪傳不濡不熱是真仙寒香未許凡人嚼恐負南華秋水篇鐵腳道人赤腳走雪中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其六 衲衣

一衲何曾遍普天滿懷惻隱費周旋只今多少輕裘客日醉紅爐不記錢朱冲多買散衣擇市媼之善縫紉者成衲衣當大寒風雪盡以給凍者

、其七 不罷講

映雪譬書有幾家不呼美酒亦煎茶何當元祐君臣樂兀坐談經賞六花元祐間吳元明侍講值大雪講孟子哲廟一笑喜爲二絕其一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拂素屏特敕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

、其八 不干人

世徑每從炎處熱孝廉特向冷中尋好將此日柴門雪守作他年廿雨霖時大雪丈餘洛陽令出按行見人家皆除雪至袁安門無有行路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舉孝廉

、其九 廬山頂

匡廬莫得一名山况是峯峯遍玉顏倘使扶笻臨絕頂域中何處尚人間開封孫惟信常大雪登廬山至絕頂盡得景物之勝

、其十 賞硯爐

淡谷寒香六出俱草亭瓦缶試村酤兔毫呵軟龍蛇競不用唐家七寶爐唐內庫有七寶研爐每至冬寒風雪研凍置爐上不勞設火研冰自消又一酒杯色青而紋如亂絲其薄如紙上鏤金字曰自暖王取酒注之氣蒸如沸

、其十一 荊州獵

出隊嬌娥畫錦妝桃花馬上臂韝揚雪郊豈是巫山岫神女何來會楚王李昌夔在荊州雪中校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錦鞍

、其十二 黨家姬

掬雪風情分外妍袖中褌詒至今傳楊花輕薄原無定不道饑

船亦二天陶穀妾本黨家姬値冬雪穀命取雪煎茶問曰黨有此景否曰彼麄人但能于銷金帳下飲羊羔酒爾

春日登中和山望二能亭有懷次部山韻

曾向園亭把醉頻亮高又見一番春芝蘭馥郁皆新境花竹栽培尚舊人幾度佳辰聯好句有時清夜坐芳茵臨風欲去還回首難得交情到處眞

九老峯謁明侍御申忠節公祠次部山韻

勳若誰遺厄蹕行孤臣痛哭别神京一腔熱血窩龍輦千載忠魂殉敎營浩氣通人原不死高風維世儼如生幾般草木皆同愴空谷猶傳侍御名

送吳千戎善長考滿北上

南方十載寄干城刁斗無譁川嶽淸日麗野農齊貿犢風和細柳遍啼鶯金臺舊是招賢地　御覽新題上將名此日河橋開祖帳玉鞭萬里試春晴

石阡董中憲過思唐屬句

山郡春容麗蔗蕪夾岸靑一谿通蜀道萬戶攜松櫺上有招提境棨分使客星天人綜秘理師帥表儀型鳬舄遙相過能充吉暫停餘波九里潤厚德五中銘時許觀郊射嘗陪毀覽觴穆何移桂棹放眼入雲屏水落石紋出風來杜若馨敲詩兇月檻覽

勝傍沙汀故舊他鄕値弦歌子夜聽烹茶開潑墨燒燭細談經握手畧形跡論心技奧冥濡毫呈別思淡愧遜黃庭

、南園牡丹

面陽小築頗淸幽開到春花逈不侔浴罷太眞方雨後醉餘飛燕若風頭也因地僻成孤賞贏得心寬放兩眸富貴如君差免俗𩨨稍可肯向人投

同郡臣瑞麟部山巤猷雨蓉鴻吉諸公汎舟即事

移樽閑放木蘭舟碧澗新添夜雨流歌吹遏雲崖谷響谿山帶月水天悠騷壇著酒思偏縱觴政聯吟醉未休竹馬可知相候久數聲譙鼓出城頭

大巖喲送部山回治次韻

開遍春花山欲然淸樽話別大巖邊追思良會幾三月屈指秋期可半年許我新詩乘夜雨濡成倚篳寫蠻天自憐毎日趨公府何似輕輶獨往還

[illegible]八詠次韻

西偏佳氣遶修椽撲面靑𧃍高插天秀竹月來移萬个垂楊風裏獻三眠匡牀啜茗應忘俗埽徑吟詩便欲仙勝地名賢投契好登臨絶似米家船

其二

漫云閉戶即淡山山在匡牀咫尺間翠接三台環肆座青分九老落爵彎未知花徑新仍舊且喜春光去復還歲是芳菲堪護惜莫教風雨便闌珊

其三

愛客曾將左席虛不逢招飲亦臀書風翻芍藥紅香滿雨洗梧桐綠蔭疎到眼西山乘暇看穿泥細草帶經鋤只今想首龍門迺遥想芳菲興未除

其四

聽到啼鶯春又分綠陰濃處隔層雲坐花應識姚黃種醉月還傳李白文知有藏書消永日能無閉戶歎離羣從來名勝由人重亥埀珠璣齒頰芬

其五

百篇斗酒不妨閒明月清風傲雨聞未許旁人窺秘笈卻教引領望他山画梁燕子陪新語曲徑桃林護舊關竊得好音傳側理滿園春色不曾删

其六

長日園亭好自娛溪聲鳥語盡吾徒校書辛若忘宵旦斷字精詳及者乎修竹幾竿成益友孤桐百尺見高儒杜門卻埽曾何礙爲問春花絢爛無

其七

曾將詩酒慰調饑講院新張錦繡闈丘壑當前供靜眺圖書繞座息塵機白雲天半依山出紅雨春濃滿徑菲最好科頭自怡悅水缸攢石起魚磯

其八

堂高祇覺白雲低萬勝分青几案齊世事幾堪高士席素心只好古人稽科松刻意標清操剪莛推心俅庶黎惆悵也因詠遡

合夜淡明月照檻遛

思唐五草

遠香堂感懷仰桑陰堂

山陰成萼姚　燕著

上有白石峯下有碧水池峯高凌天漢池深絕滓泥托體高淡
中倘佯寧自歎古人亦有云漱石礪其齒何必枕清流憂寐寤
雙耳富貴匪不欣浮雲苦可擬旋皎不易爲立志常如此乎異
傷天非鄭芳豈在彼

次謝俞侯先生見贈

叔度澄波千頃流殊方聲氣許相求高文幾帶鷹飛馬古道如

君炳斗牛獨向西園標靜悟偶來南郭寄閒遊翰音媿作登天
想不信林泉有鶴鷗

倒用前韻

梧檟偏容茸棘嚌空山怡好白雲遊每懷宛國池中馬肯學金
籠枝下牛花鳥閒來成益友圖書靜裏恣演求只堪怡悅難持
贈松畔清音護護流

施公西園酴醾芍藥盛開招飲

架上酴醾燭燭開嘉賓盈座酒盈杯對花愁憶春先去秉燭欣
逢月漸來欲賦將離知有待傍歌既醉總無猜七年交誼還如
昨不在晨昏把玉罍

半山亭成

草閣經營有二年一椽剛在半山邊素心樂與林泉共清况惟
教風月憐二笠留賓邀計酒千峯遶座不須錢憑欄記取維摩
畫鷺水漁蓑入網川

江行即事

匯關乘興泛扁舟爲省時災湖碧流七載將成羣雨積幾家留
得順風牛輟耕隴上蘼蕪滿採蕨山中婦子憂欲賦點金無妙
術繁花兩岸使人愁

省災四首

涇耳于今未可期夕陽誰復賦來思何當陰雨成膏日不見南
郊展一犂

其二

爲禱豊年出土牛春來橫笛減南疇可憐買犢無多歲辦黑犧
教付水流

其三

問喘上關調爕事操刀曾費撫循心豈因遭際庖丁手游刃連
朝肆莽淡

其四

山家生計只耕耘災及其犉心欲焚贏得上臺分賑俸荷鋤猶得趁南薰

山市戶號

爭利從來趍市廛窮山能覓幾餘錢嚢盛未放膏粱酒竹衣新收葉子煙布帛無多纔計尺豆麻有數只盈肩偃教博得蝇頭息投入紅爐半是鉛

舟次望鎭江閣

一閣凴虛歷幾年兩崖白石起參天星光夜續琉璃火雲氣朝

封香積煙苫海無邊應是宦布金有地莫如禪客途雨後遙相望可似山陰雪霽船

送孔錫誉之任齊東

十年嗟伏櫪此日慶遷鶯濊滐南湖滿薰風東道生杏壇光世譜竹馬起循聲漫説爲貧仕高山足景行

勸農四首 二冬

積雨晨初霽東郊急勸農層山青不了滚樹綠加濃胥溺嗟由已分憂仗素封可憐茅屋裏餘粟問誰儂

其二 四支

方災春犉饑莫辦雨中犂東作荷無及西成安可期愧稱民父母恐見衆流離兩袖如何恃滉軒費百思

其三 四支

薄俸知無幾難供百室炊婆心慙巧婦剜肉盼良醫仁愛天曾額腁胝爾所宜否傾應復泰將及麥秋時

其四 八庚

采蕨寧安分茹茶懶告人此風猶及見作德豈長貧麥穗披風稔秧針出水頻還將勤動意莫負釜生塵

孟家寨行勘

停午日曛西前驅入邱溪雨餘山氣潤漲落水痕低塲樹依蘭若燃薪燧益齊廛緣應不到好共白雲棲

其二

梅熟愁多雨天炎喜半晴撥雲開草徑激石起泉聲野樹嘗分隊山花不辨名一肩經歷處杯水誓同淸

勸農抵邱水壽郎磐石同寅

盛夏膏霖遍初晴天氣和省耕隣綠埜攬勝陟青螺仙吏鳴琴暇山農負鍤歌丹砂隨地滿勾漏定如何

先祖諱日

祖德如何設篝燈夜課時學飛終鍛羽磨礪竟襄錐一命難爲
贈百身空自悲他鄉陳俎豆顒若覿顏君

謝惠衣香

毎愛含雞舌無緣覲虎文山空背長麝風煖遍生薰百和函方
勝經年襲練囊感君遺雜佩慙愧説荀君

謝惠藥酒

卯後脾應渴天中日正長辟嵐煮薏苡抒氣葅昌陽忽報銀瓶
裹虔修藥醞良敢云某未達對使已先嘗

謝惠文杏

嘉惠來時果疑君又董仙氷堂生寶色山郡慰饑年種托分流
美名同碎錦傳遍宵問陰雨樽酒餞梅天

謝惠木李

安豊鑽未盡遺核長林丘不北道旁苦寧同井上酉玉華空結
想嘉慶宮相投瓊玖曽無報魚箋烏跡浮

謝惠王瓜

豈因分晉後踐土遂稱王結實先犂果承筐薦晩香邵平心已
澹宋就術何良思得瓊瑤報消風滿屋梁

謝惠落蘇

問誰援筆誤稱爾作童衆垂實拖淡紫開花點潑紅散衙還自
種退食敢謀豐多謝丘園賁戔戔見古風

謝惠瓠子

甘苦應誰辨如匏一様懸及瓜猶未代索米竟多年食肉吾方
鄙茹茶爾獨憐爛蒸休折項素飽勝烹鮮

謝惠山桃

倦作栽花客新逢獻果來疑君同晏倩笑我在蓬萊望報寧無
意分甘總莫猜臕毛供晩坐樽酒傍丹臺（萬勝山上有陽子丹臺與遠香堂相對）

衛男忌日

于次應居叔爲男不到頭無兒猶待繼一女亦難留將母歸泉
土攜妻入冥幽今朝逢諱日設餞淚空流

苦雨

漏天漏到何時了白霧侵人不容埽烏江漲落洞龍吟檐溜淒
其徹昏曉只説山鄉異水鄉山鄉愁旱不愁潦麥莪垂稔腐生
螢野萩山蔬蔓荒草蕨罄牛災杼軸空青苗欲貸無門造聽言
百里切痌瘝愁爲方寸眞如擣赤子無辜帝好生扶桑亟放黄
綿襖

壽施翊臣副戎

日上扶桑早掛弓環轅細柳徹清風瑤池果值千年稔玉井花開六月紅綺座有緣分紫氣丹臺隨地長芝叢盈門何啻華封祝總沐將軍化雨中

寄壽山左提學僉副淮陰劉先生

江岸攀轅已隔年出王無刻設高天談經許我親藜火勸學逢人割坐氈背把黔黎拋度外故將撫字著身先山陬風土成鄒魯刺史勳名駕潁川襦袴田間仁問滿絲綸闕下好音傳雲膚岱嶽霖應遍日起扶桑照罔偏水鏡舊來推六一魚龍新復化三千按九仰荅楓宸眷敦古遙頒月俸錢書到姝恩銘肺腑時

逢佳節少周旋東方紫氣臨皋比西洛蟠桃入綺筵魯國諸生歌魯頌華封小子慶華顛淡懸鶯貨猶南服翹首膺門祝闔仙

室人之避

倘使齊眉在相看笑白頭同林悲去鳥遠宦托浮鷗飢飽應誰問寒喧只自由愁懷還撩瘦難寫別離愁

發大巖關

盛夏草蒙茸山蹊半不通逐氈蠅陣合喚雨鳥聲同袒裼愁押汗寥帷喜得風在公維夙夜不敢怨途窮

發牛渡

冉氣時相楚繩床覆首眠忘餐過半夜看月到中天索被乘凉起披荊冒暑前羣高登不盡鳥道出雲邊

其二

晨起陟高巘霞光賽火明吟蛩聲漸杳啼鳥韻初生薄露沾帷潤微風透葛輕片時乘爽氣不負戴星行

土豪山莊

羣峯多特起彷彿肖離堆水稻門前種山蔬院後栽經年無俗擾僻地少人來盡日扃雙戶科頭傍古槐

珊瑚坪山莊小憩

亭午禾風入座清一峯當面最多情入璽何日歸南海網得珊瑚鎮此坪

祐溪山署月夜

縮月將弦尚未弦出雲離嶠二更天空齋正把孤樽坐映入葡萄分外妍

宿珊瑚坪

暮抵珊瑚坪暴甘溝滑盆斯舍已在望編戶總多情雞黍殷勤獻笙簧雜沓迎喜來翻自愧何德遍羣生

其二

每羨張公藝曾同九世居起家功嘗後聚族十傳餘難得般盈在無忘積累初茲山多秀氣切莫負高閒

宿梨子坪

甫到茅堂裏蕭甯帶雨來室雀僧溜入屋漏壁痕開膏土足三寸蘇枯徧百荄爵嬃知滿願天賜實優哉

雨發宛坪

爲恐田閒苦茲甯盛夏遊山光嵐外隱暑氣雨中收片綠咸青野新黃近早秋肥磽雖分定差慰稻粱謀

紫霞僧院

不禁通宵雨平添客路愁溼薪茶竈冷山寺佛燈幽百道溪聲合千峯瘴氣浮肩輿侵曉發六月笑披裘

坂坪汛上晨炊役子隔水結繩乃渡野老以壺漿進

阻水坳塘上何來覓芥舟壺漿野老敬麥飯步兵羞蒔雨歲方稔民勞心獨憂前山潑籌裏舉足正難投

落硐

空山一夜雨萬壑滙潨洪噴雪垂銀練奔雷吼玉虹石廻龍虎競村到蜿蜒通爲問湯湯者將無混混同

鸚鵡溪

一泓清澗水曲折帶泉流雨後源方裕橋邊落更悠能言似鸚鵡答響任猿猴溝澮寧同泗林泉自日幽

俞侯先生北上値余公出留詩誌別依韻奉荅

曾將光霽寫襟期半載嚶鳴賦遠離前路逢迎君自有生平肝膈予應知高懷何遠抛西爽征騎初聞向北之未得江干留一餞幾回惆悵把新詩

倒用前韻

一肩行李半肩詩磊落冠裳任所之白鷺洲前懷舊好黃金臺上結新知處囊鋒鋭寧淹滯出匣光輝自陸離此會悠悠定何

日近從秋水卜瓜期

池蓮竟夏止開一朵恰値六月下浣四日

五畝方池數仞臺清風時送遠香來種花幸覓西施骨作賦慚無東觀才勝賞偏宜孳一朵孤懷恰好面三台漫誇此日蘇閭外畫舫歌喉次第開姑蘇誌云六月荷花只廿四是日遊船如織笙歌鼎沸盡日而散郤無花也

七日童子進山梨十顆

新秋佳節正浮瓜說有山梢摘亦嘉沫便含消疎肺氣不妨香食潤心花朱盤擎投冰碧玉乳團圓眞彩雲纖手削來供坐西鄰遮莫任哀家漢武帝園梨大五升落地則碎名含消梨桓征南見人不快曰得哀家梨頗悉食否

再進山菓

毋羨安期海上遊如瓜入口證丹丘獼猴應是淡山果栖棬翻增往事愁白熟任教鄰婦打赤心幾向小臣投兒曹剝取同葵獻恍坐幽風八月秋 獼猴菓名 幾平聲

園丁獻瓜有感

著水團團看綠浮滿腔氷雪傍高秋便教紅粉開纖手未許靑蠅集案頭消渴漫誇緱氏圃懷人可比邵平幽園丁持獻還如非翅首銀河又一周

石榴子

侄他池上萩滿芬幾欲乘風運宋斤忽憶繁花難割愛還因多子轉酉神百顆染就珊瑚色五彩妝成瑪瑙文晚食藉君聊當肉消磨竹葉已成醺

秋日檢踏蟲災兼候督學使者

秋日烈于夏驅車傍午來西疇催鳳起南畝檢蟲災共井姝豐嗇連居異樂哀肇耕同一理客易課成材

其二

一宿郵亭裏淸宵起百思時艱誰早辨天道可前知無術殷穡誇空言鄙齒絲蟲轟不成寐秋熱正難支

其三

再宿郵亭裏尊空漏未交耽眠非學嬾多病爲同胞鳩鵲方塡巷螟蝨復在郊予辜淡自省入載愧懸匏

其四

兇痒風塵吏歸舟入夜行村莊少供應水陸費逢迎星溜光何寂山谿秋自淸壺尊藉消遣促膝有王生

曉發

凉露開朝旭輕橈撥淺灘澄泓惟澗水潔靜是秋山飛鳥雙雙起眠鷗個個閑何當塵俗裏乘興一回還

陪董中憲飲浣月樓 中秋前一日

浣月樓頭月漸圓橫江碧水浸長天池邊茭笋逢秋白隄上芙蓉入座妍網得細鱗鬪蓴菜沽來美酒不論錢淸談竟愈膏肓疾不羨尊生註八箋 時病胃氣少間生中有言導引者

施公翊臣招陪林學憲遊白鷺洲觀文石

竟日携尊過小洲谿山兩岸臨淡秋聲繁落澗波濤湧聖廟廚城巖壑幽虎帳行廚饒款識絳帷嘉客自風流米家船上無虛載覓得珊瑚一網收

再陪學憲過白鷺洲

再放扁舟與未闌清尊貳缶罄餘歡洲分二水秋充瀍案接三
台雅座寬夾袋儘堪容篆籀泥塗忍使困鄭玕官囊無用慚羞
澁兩袖攜來富百官

玕江張亦青徵君夫婦贈言

滔滔逝水去無情砥柱狂瀾藉老成不負髮膚虔夜禱肯綠巾
幗戀朝生已知徵士能垂範難得夫人見倚衡夏挾河東嶽三
鳳齊肩身後乞傳名

其二

孝友誰還講力行倡隨君獨美兼成揮金曾濟他人急同穴寧

忘一字貞懿德將來垂國史嘉言今已遍羣英自慙質僿同巴
里竊取芳規丐後生

伏波祠落成（郡城遵化門外）

一椽久矣付榛荊入載經營新落成威厥振西匯銅柱遠靈昭北
郭玉華清素心差慰良朋托（朱子徵身托余修葺）配享兼推將伯情（祠中左以唐忠國公田佑恭配享右以𤼵爨司副長官李蟠配享）再世勳名千古烈（忠國公爲將軍後身）不煩
蕊茇積長生

秋杪同人出北郭定義塚盼次何飜猷參軍

皇仁被枯骨莫土作郊遊山氣逢秋爽林烟傍石浮邐音攜壢

尾載酒出豚羞清澗供晴眺繫竿何處投

其二

豨山多岸谷舉足莫輕投空憶鱸魚膾聊將鹿豕羞碧湍終日
逝白鷺一拳浮邂逅成嘉會同心結好遊

再用前韻

身後誰還討華胥一枕遊可憐黃草腐猶戀白雲浮惻隱仁王
政蒲蘆爾宦羞移將供鼎飯針芥喜相投

其二

誰肯將金帛輕從暗裏投錦堂環侍妾方丈飫餘羞富貴由來

幻聲名到底浮施恩非望報不負郭西遊

壽楊部山即和來韻

懷人正好暮秋時白露蒼葭寄遠思南向大巖留別詠又逢初
度賦拈髭雙丸來往負飛翰五嶽丰裁足委蛇且喜山陬同吏
隱滿城鼓腹樂雍熙

其二

懸弧彼此喜同時照木芙蓉滿曲陂紫氣成雲堪自悅丹砂有
種聽羣齋淵明藝秫寧耽酒比屋稱觴爲介眉雙燕自慚非鮑
靚特從姑射展相思

何潭月索題夫人佳城圖二首
廖頼曾楊久失傳時師到處指牛眠共言發福皆憑地可識施
恩尚在天未必王生多秘授應知何子有佳緣春風肯簇桃花
浪踏破蹄痕證閬仙
其二
何君應是不凡人悟卻浮生總不眞伉儷已教成永訣形骸寧
復春西鄰景岡氣運非無待名眼開提若有神從此馬蹄聲價
重一溪明月四時春
送陳爕伯千戎赴部考滿時余量移曹州

湊籌論交久方冬賦別遊揚鞭霜月靜旅宿野塘幽東道余應
主千城君自優王恩同覆載努力壯新猷
寄別鄧山同寅
挹君丰采佩君詩衛玠王維兩得之過我冰堂幾半載不親芝
宇又多時蒹葭秋水憐同調楊柳春風起別思十日平原倘有
意不妨乘興慰相知
別婺川胡尉
匝月盤桓久經營獨老成春風徵道氣秋水見交情桑梓聯燈
火天涯切聯明年華堪努力皇路正寬平

半山亭閒眺
無事常親摩詰詩清溪白石淡鬚眉半亭差慰來時意一望還
留去後思曲磴不愁新雨後虛窗偏耐晚風時孤情綰聽堪誰
語寒谷層層春到遲
送別鎭遠李中憲讀禮東歸
瀕溪名勝郡嶺楚往來衝斥堠初消警田疇半未農公臨星是
福共道日如冬藻影浮新泮春光散遠峰謳歌塡巷壤沾丐及
鄰封奏績逢三載溫綸出九重西風揺靜樹萱草變秋容純孝
還東海輿情結岱宗空殷借寇願不禁去思濃自愧同樗櫟多

蒙擴非葑敢云曾執御可許再登龍
贈中和山僧
心遠何愁地不偏白雲深處結幽禪老僧悟徹非空想飽食胡
麻竟夜眠
其二
白芷紅蘭遠徑妍幾拳怪石貯雲烟行僧無用愁擔缽自有龍
孫引細泉
施世兄名綍禎表大士或嫌其太現成索余改字貞士
鄧野無凡植星霜閱歷成撐天標國柱肯辯起炎聲隱析爲春

酒調梅入鼎羹在中涵王美光大本含貞

別蔡魁侯副戎

經歲趨公入會城便過細柳盼流鶯花餘後院春長貯月到前谿秋倍明氣誼百年還似昨雲山萬里不勝情他年節鉞知相近莫把迂疎認老生

別鎮遠陳協臺

上將山勢控黔陽分野剛臨參井鄉金馬碧雞通六詔白螺黃鶴接三湘將軍刁斗消鯨浪開府文章吐豹囊特向轅門留別詠元龍意氣逈尋常

別鎮遠汪于昭同寅

共作南荒百里侯八年彼岸肯回頭片帆欲問桃源路何日還親李郭舟夜月一樽浮北海春潮千頃放東流方州斗大寧君意別有佳音出鳳樓

寄別麻哈州朱燕以同寅

分明江浙兩同年共到蠻方講化弦百洞頼君成豹變八年笑我羨鸞遷梅花久待含香信楊柳新將別緒牽此去金臺知得意懷人猶滯濁河邊

別盛有度

黎陽曾借箸時事正紛紜多藉參軍力端清高洞氛近來依幕府間得慰離羣計日將東去梅花隔嶺雲

別許竹塢同寅

南天七載荷同寅每過琴堂肯率真衡僻兩般分巧拙廉隅一樣樂清貧梅花遠映交情淡竹葉頻澆別緒新聞說東風能解意春來定得示迷津

別劉偏橋副戎

每當假道便依劉得共清談寫夙愁持贈無他惟佛手作書猶愧遜僧繇此行未審何年會把醉難辭竟夕留寄語黎陽皋比

客揚鞭早趁菊花秋

別董中憲

千尋喬嶽控方輿九里恩波潤涸魚熊軾兩番臨鸞水龍門百尺引鳧舄一隄山色閑中勝半榻花陰靜裏居絳燭漸燼談正永鄉筒欲盡興猶餘下交何止能忘分肆應偏教賦若虛甫向南樓陪夜月旋聞北闕下除書檢囊幸有孤琴在于橐曾無半粟儲已識楚湘蹤跡遠應愁衡雁往來疎此行喜復親公幹何日還當侍仲舒遙勝庾山雲外逈寒空雪色照溪漁

別王文僥守戎

一貌入載繫南天借箸疾山亦匝年寒暑對君嘗永夜往來醉
我定華筵宦途共說春花好曹州牡丹最盛別緒還因細柳牽岐路不
堪分短袂燒殘絳燭再流連

別陸上律

士龍聲望著雲間如子才華豈等閒五采威儀標赤鳳幾年蹤
跡托烏臺蓮花幕裏逢知己竹葉樽前增別顏未必春風吹不
到驪歌且莫唱陽關

別施副戎翊臣

來時黑髮去須頭屈指茹茶已八秋交誼如公眞絕少世情于

我尚何求梅花點點傳春信楊柳絲絲結客愁莫道衡陽回雁
跡武陵春水日東流

別孫守戎瑞麟

幾度樓頭玩月華還過別院醉黃花傳來隴上寒香早催向桃
源春水邊此去任城應接壤肯忘孫楚在天涯一卮燒盡今宵
燭楊柳隄邊戒曉槎

別郎磐石同寅

無米爲炊豈獨余東鄰巧婦總相如山城空有栽花境氷署應
頻茹檗居君尚三年留苦海我從八月上除書明朝欲問桃源
路心訣無多只遂初

別吳廣文

廣文一席最清高兄有文章領譽髦山到案前移日影溪來枕
上雜松濤每過東序情何密獨趁西風首自搔若赴春官須假
道遲君十日醉葡萄

別何鏞猷同寅

鴻才可惜滯參軍博涉羣書廣見聞潭月偶然標夙好崑崙早
已播奇文㨂梅幾度留官閣折柳方今歸楚雲屈指瓜期應不
遠會看東道再逢君鏞猷別號潭月主人

別田雨蒼同寅

滄桑世業久紛更宣尉當時亦有名閥閱何常無舊德淸貧翻
足慰平生八年交誼從先進一曲驪歌動遠情此會悠悠難再
問武陵春水自盈盈

別安鴻吉同寅

普天世職盡王臣恭儉如君信幾人柳下和風多及物梁間明
月淨無塵同舟八載呼將伯別路三千億舊鄰聞道揚州思跨
鶴不妨買棹問迷津

別丞倅諸君

霜草鋪銀棘氷花結玉鈿懷人一江水惜別暮冬天把酒寧辭醉登車未欲前迢遙東嶺去回首隔雲烟

別田小農廣文

遲遲春日送君行每歲逢君到會城定有芳樽聯夜坐曾無秘術綴晨征新淼壁水看魚化悵別雲山憶鳥鳴剪盡燭花忘漏永寒梅知戀故人情

別甯定一副戎

高誼凌雲山嶽低威名早遍武陵西梅花座上交初締竹葉樽前手共攜策馬尋幽饒勝事臨池乘賦擬新題只今琴鶴將東

去翹首天涯一望迷

野棉

曉日初籠騣錦韉版橋霜迹未曾乾空山一片渾如雪總是梢花不救寒

東坡旅雪晒劉子西林

客路驚飛雪村沽款役車朋來殊不意持贈苦無餘古道堪誰講行廚得自如爐間火正煖炮栗補殘蔬

別黃平徐益侯同寅

今年春信好卓異有徐君華衮天邊錫弦歌境內聞含香知指日生色遍同羣媿我先期別贈回隔楚雲

徐黃平席間賦別

正欲諮良策君從東國來鄰封垂舊政前箸乞新裁快論迎霜刃高情寄雪梅何時重把臂燒燭且銜杯

黃平道上

四塞同雲覆天街散玉葩寒光凌萬仞瑞色照千家幽谷迷樵徑淺溪隱釣槎獨憐千 後苦赤脚踏氷花

葛鏡橋晚渡

曉發清平雪色嬌淺泥沒徑馬蹄遲正逢短日初添線昏黑冰

過葛鏡橋

留別張汝源文學

坎壈從來可發身如君意氣自超塵芸窓夜月寧虧我棘院秋風莫讓人邂逅一巵逢朔雪雲山千里悵迷津臨岐分袂無他贈折取梅花報早春

平越晤田述之飯後遄發暮抵黃絲漫詠

年年冬月跨征鞍雪積今年行倍難好友談深嫌日短勞人體薄怨天寒山梁有雉通時務村肆無魚結客歡獨對孤燈留漫詠膽瓶幾朵耐深看

新添道上留別黔南諸山

一徑山程裏頻年問布帘崎嶇原舊有冰雪又新添自分同迂拙天還佑孝廉今朝相別去肯忘萬峯尖

別貴陽朱仲和參軍

八百㓗山喜画成十年桑梓締嚶鳴同銜一命來荒徼特慰三秋過會城我便戴星馳駟牡君還坐月聽蘆笙莫愁閒散無施設久淬寒光分外明

定番州牧徐雪巖同門索書奉答

經年握手登龍門一瞬流光四十度風塵彼此策勳名中鮮修

鱗傳尺素值君銜命到南天余且囊琴欲東赴遠投玉版通寒温愧少雙鳧慰雲樹濡毫展幅寫離思報罷來秋應指顧

別定番廣文施廣若

客路正思君寒山雪色紛休嫌苜蓿冷已覺隴梅芬交誼同秋水離情托暮雲若逢徐刺史爲我致殷勤

別安平張廣文蘭裔

握手何云易經年別紫眘東西鎔自好左右措咸宜樹色逢春遠雲光入暮遲懷君餘道氣不忍賦將離

別貴筑吳■同寅

首邑衝繁地長才肆應餘不知迎送苦但覺嘯歌舒古道留樽酒離情照役車看君作霖雨九里潤枯魚

別都匀李裕菴同寅時陞夔州刺史

共作黔南吏相逢各量移楚材君任取東道予誰師葭琯浮新黍梅花發舊枝從兹分袂去春雨正當時

別王開州紀青同寅時奉文　陞見

裘馬翩翩公子緣方州斗大亦多年朔風幾弄梅花雪春雨頻添楊柳烟循卓兩沓通黼座弓旌萬里覲堯天自慚弱羽纔遷谷喜見康莊早著鞭

別威寧別駕章公乾九

八年曾別山陰道萬里來栽水特花只好鷺洲携釆石無緣鵶井問丹砂龍門舊卜通家好鶯谷初傳春信賖欲向桃源浮去棹幾回天半景朱霞

送畢節段薰斯同寅　陞見

傾蓋相逢到會城風流衛玠喜神清嘉賓雅座真雙絕樽酒高談足二更萬里嚴霜酬帝簡九重湛露慰生平自慚客裏無他贈折取梅花送遠行

威寧中憲宋公索書

河洛才猷間世英幾年仁閫撫威清漁陽岐麥連雲稔渤海單車帶雪行一自黎城曾執御兩從旅館得班荊彤廷昨下求賢詔早有屏風紀姓名

別韓德馨同寅

同事遐陬且八年會城握手兩蕭然大都迂拙逢迎少亦是清貧退讓先顧我曼移當遠別知君消息近榮遷梅花來久偏生色特把幽香雪裏傳

會城旅次

遊子滯天涯樓西又日斜晴川蒸霧靄漏室射風沙薄粥便霜來孤樽款雪芽坐看林月上綠萼燦氷花

其二

展書忘白日洗醆款黃昏何處求青眼安心侶素雲老來慚壘綴晩歲感烏羣無術蘇黎首空言飽赤文

寓樓即事感懷

晴空浮暮靄蒼嶺掛朱盤野塒雞棲冷疎林鳥啄寒利名何日淡天地本來寬會看斜陽裏紅塵簇錦鞍

上開府閣公百韻

一德誠和世千秋社稷臣鍾英承間氣誕嶽應生申瑞靄儀威鳳祥符啓玉麟立朝熙帝載秉鉞渙皇仁河洛銘勳舊炎荒譜化新兩階干既覲百洞性難馴分野躔參井羣居狎豕麏層崖何逼仄幽磴且嶙峋選宅無平土誅茅傍隙磷石田豊歲假磐室屢空真競採山中蕨時供爨下薪洪疑食尚鬼搆怨只爭猬雞犬連叢漢波濤起咲顰苗情皆狡猾狆黨最頑嚚藥弩乘機發削鋒毒矢掀空山依亂棘僻徑伏叢茵黑白如何辨羈縻未可頻止知謀飲食罔識重婚姻禮樂原希覩詩書自少親蘆笙吹好月土鼓締良因髻挽阿郎髻裳牽錦繡紉登高飛鳥疾履險野猿侁習尚相沿久安恬不復嗔元良膺眷顧中禁賁絲綸幕府清嵐瘴遐陬闢莽榛補天撐半壁捧日貯同春控制環滇楚懷柔及漢岷移時風氣換匝月郅隆臻偫略函三極前徽踵七旬揆文鴛鷺肅奮武虎羆循振鐸開聾瞶懸書輯士民式昭金玉度特現宰官身滿路星皆福隨車兩亦珍黍禾斯漸漸芹藻日彬彬猛獸藏山遠長鯨入水湮窮檐無鼠竊中澤有鴻遵桃李橋門植參苓藥籠陳闢誠心似水摘伏照驚神隴上存遺穗行間鮮悅巾弭楔期久大集益廣諮詢班馬羞前輩孫吳逈後塵胷襟涵二酉氣宇邁三秦握斗貞元會行郊涇燦匀雲霞輝嶺嶠水雪靜松筠牧笛歸南畝樵歌轉北闉壯猷方叔侶分

陝召公倫撫宇心嘗亶漸摩俗已淳衣冠咸學道襦袴罔憂貧
推食資煢獨求言攬搢紳燃犀捐胏石吹律起頹𦋺俯仰歌賡
燕聯翩敗結鶉伊誰能保泰維后實亨屯飢溺皆由己憂勞不
讓人引年修鉅典祈穀重明禋草木齊生色山川盡拱辰霜威
朝集玉蟾彩夜流銀旭旦陰霾卷晴空宿霧泯駕輕同破竹任
重擬耕莘寛猛交相濟顓蒙共返惇澤枯思早濊潤涸儻爲淪
澂美般勤勸殊才朝暮掄秀良歸冶鑄廉法荷陶甄使器存苦
窳繩材及菌輪沉寃寧久抑積善毋長伸高樹啼黃鳥澄溪長
白蘋閒閑稠紛績膠序滿呫呻負戴無頒首庭幃絶反脣鴈行

賡棣蕚鵕羽慶繩振棗栗閑中饋壺漿𨻰比鄰躋堂看介壽伏
臘聽吹豳商賈來廛市餱糧足廪囷文章華黼黻笙瑟侑嘉賓
箕畢雖殊好涵濡若飲醇謳吟騰下里象緯協蒼旻來往成雍
睦和豐濟苦辛孳生逮蔚蔟惠澂遍蛾螓淑氣蒸喬木遐甿䘏
澗蘋版圖增戸口邊徼綏戎狗追琢呈圭璧裁成奏侃誾昇平
欣有象徧德喜無垠陋質菰蒲屬恩施雨露均多方昭矩矱常
使勵昏晨課最先精敏同官訓協寅抗言誠譽譽曲諭復諄諄
款段逢驅策標枝變雅恂宮牆洵巍煥趨步敢逡巡錯采成完
錦磨光渾美瑾寸陰嗟荏苒二羅攏驊駪數載承幬覆方冬別
箐鄰雛鶯初出谷烏鳥乍離娠閑見慚孤陋提携少价儐掘衣
登廣厦引領卭迷津終始求青睞馳驅赴海濱綢繆依怙冒蔓
衆景洪鈞細楙芽將茁天桃葉向蓁清栽峯並峻潔操水同潾
祝嘏皇輿肇懷恩憲度純金甌綿景運玉燭燦清䨪錫命陞三
接儀型被九埏看公陟黃閣曳履侍楓宸

新添旅夜同徐盎侯同寅

夜坐忘羈旅柴門拚朔風村醅浮琖白窓紙襯梅紅人面隨年
改婆心將伯同牀頭孤劍在相對未嫌窮

乙亥除日平越道中

乙亥之年大呂月臘破梅花歲序徹幽泉咽石蒼山兇羣烏歸
巢兔伏穴役車寂寂驅層崖役夫嘖嘖煩言說此日誰家還出
行此時桃符燦門閭烹豚釃酒薦脊杷婦子團圞慶佳節使予
聞之憂心忡予且囊空彼力竭多少紅爐擁佳人幾處笙簧侑
建設勞人年盡不知寒猶向巉岏躡冰雪

丙子元旦發平越是日立春

飛霰濛濛溼眺煙千聲爆竹五更傳烏薪尚續殘冬火青帝初
交大有年柏葉釀成猶在客椒花賦就早朝天出門作別羣峯
去莫哂囊中只一錢

將宿臘梅不果初更抵清平

已刊臘梅利不見梅花影停車問寒香茅堂風雪迸天色漸黃
昏滲滑安所騁遥望清平城迢迢廿里整

開別雲谿洞仍用壁間韻

歸雲冉冉歷洪濛一派仙源何處通老手堅心求世外丹成隨
地是山中衣冠漢代曾餘幾雞犬秦人半屬空醉後不堪評往
事咸陽宰止一離宮

其二

僻性由來好靜棲幾年宦跡傍雲谿緑蘿洞口尋常到不信仙

蹤咫尺迷獅象每從幽處護龍蛇空壽壁間題只今東去難容
別故把深泥款馬蹄

賦別飛雲巖

雲巖名勝甲南天聳翠懸虛結寶鈿上有文章標聖果旁羅松
柏掃蠻烟澄潭半壁留明月古寺千秋度老禪無術移將江左
去輕綃待倩李龍眠

回之日

朮髮從何受今朝冰雪中毀傷知過大懺悔更心忡痛憶原同
體殊恩合匪躬兩端徒抱歉來往任憧憧

喜晴

春寒飛霰壓群王貯山頭日麗光逾潔天開氣漸浮拳帷晴靄
入捫葛逕雲收遊眼今朝放泓谿看浴鷗

其二

預卜前村近風來社鼓音冰霜侵佩玉雞黍戀饔金任性孩童
樂眈晴遊子心微陽應漸壯日日照南岑

宿翁頭

便是晴明好還愁冰雪凝何當旭日隱仍受朔風侵積玉巉巘
圃探囊愧點金賢哉東道主侑爵出山禽

奉次平越中憲雨齋章公別言

七年山縣學栽花博得蜩名望已賒往再年華隨日馭蕭條行
李趁星槎迷津莫辨仙凡路苦海還憑千斗車甫識荊州旋賦
別量移今已近東家

次楊部山別言

黔峯出地已千盤冰署風高暑月寒寧使清貧譏拙宦肯教衾
影愧同官鐵衣懸念鄉關老方管猶兼冠多謝嘉言如勵
而闕來展卷一爲歎

贈王次諧世兄

敏猶還好學羨爾正青年二酉須探奥三都莫讓前終軍無短
繻祖逖有先鞭振羽秋風裏扶摇九萬天

留別敖伯璵

絲絲鬢髮爛于銀林下如公復幾人適軸有泉能洗俗圖書銳
座不生塵鶴齡秋錫入間瑞鳩杖還扶上國賓此日天涯愁遠
別武陵一望悵迷津

留別蕭曰倩

八載來親高士間十年勝讀未焚書君才寧肯耦人伍假室常
將左席虛月滿棠陰交誼永風牵柳絮別情疎休嫌南舍回秋

雁好趁東流緘素魚

留別張含譽如九敖禹文諸公

傳經十載早知名握手薰風滿座生幸履不閒遼素志樂貧湖
覺有餘情每懷北海談樽酒却向西風問曉程春水一帆成别
潤雲山千里自縱横

宿鐵廠禪林寺贈潤真上人

幾年假道住僧房子夜宵閒優鉢香踏破麻鞋知是幻歸來撒
手面空王

留別鄭右嚴

聲名橋梓播黔中一派源流自浙東待向鳳池扶曉日早摶羊
角振秋風茅堂幸得聯吟好江岸誰堪別賦工春到柳陰遮去
路行行回首盼思邛

別謝聖植先生

八斗才名老異鄉嘯吟不復記炎霜看花每過安仁邑作賦頻
升公幹堂賴有千峯臨几席曾無三徑款柴桑西風促我遄分
袂多少離情託短章

留別朱浣昆玉

如水交原淡通家誼自深何愁坎壈境終遂奮飛心九月黃花

滿三秋白露侵公車乘早發延佇聽佳音

其二

豪傑無終困天心可預知春花誠艷冶秋水自鬢眉鶴立應誰
並鯤摶洵有期君看屠釣侶多半帝王師

次楊部山

和風冉冉送春雲散入晴光布錦文每向天涯留遇合偏從邂
逅結殷勤問奇可惜龍門遠（思唐龍門山見廣輿記）得句還教雁足分最
是動人明晦處河干垂柳日紛紛

其二

孤琴指日赴東鄒欲去難忘百尺樓欵唔幾人𢽾至性雲山千里發深愁總期秋水涵雙鯉何忍春風别絳騶海岱知君曾縱目不妨聯袂紀重遊

賦别中憲黄公

水荇山樗質本柔得承高覆遇偏優煦入冬日陽和滿坐我春風豈弟周浹簪移將成繡甸窮檐随地𥮞丹丘晴分遠岫青螺鷺澄澈前谿白鷺浮每到琴堂親玉麈曾陪凫舃賞南樓相將引領來神雀尤見推心庇拙鳩經歲指迷懷至德崇朝賦别動新愁手辛垂栁頻同盼何日還從叔度遊

和部山黎𠌫紀事四首其一望雲室

幾年營就半山亭毎到登臨儘遇庭望遍嶺頭雲盡白展開魚腹眼加青也知許國稱循吏誰識傳家有孝經撿卷不勝長太息多君顧諟在無形

其二思過軒

一官欣際太平時有過誰人肯退思共向石田謀製錦獨慚短鬢漸成絲環城碧水供吟韻入座青𠁊補奕碁未必四郊常鼓腹空將脱粟帶塵炊

其三叢桂書屋

多年曾向月宫攀額點桃花春水闗聊採參苓歸藥籠旋披枳棘歷雲山老來性格加辛辣秋到花間任往還感佩同心寄書屋匡牀静對享清閑

其四膽竹齋

生平結契在貿筜欲傍千霄擢面牆瀟洒毎同邀夜月飄摇曾共歷秋霜中心難倩稠人解苦節應爲識者傷未得筼興瞻彼美哦詩頻夢緑猗堂

東行草

山陰成菴姚夔著

曉發思唐中憲黃公寵餞志謝

江屽環童叟侵晨祖帳開野花增別緒山鳥助新裁特屈黃堂駕親携白墮來含情不忍去桃李滿晴隈

凉水井承副戎施公遠餞父老壺漿載道有感

遂谷陰晴合高岡雲霧侵箭輿盤九曲石磴起千尋一飯將軍德壺漿父老心八年休養地回首隔遙岑

暮抵印江特磐石以署篆公務就安邑作別扎其坦黃仁

霑孝廉代東道主

旱將別涙灑江干重把郇厨整夜闌多謝館甥傅厚意不辭芳醞帶愁乾

飲罷磐石署中再赴白受朵駐防席

絳燭騰輝夜漸分梨園別調過行雲同人把醉尋常事祗覺今宵情倍殷

宿纏溪黃仁霑孝廉以缶翁命冒雨遠送

肥雨方增悶多君載酒來情緣俗撒重褋為遠人開旅館夜何短陽關調近哀般勤煩致意雁足寄新裁

落木江守戎孫公遠餞志感

厚德如何報行厨百里餘醉心寧在酒飽德更多魚楊柳春光遍桃花驛路舒悠悠一江水頻寄數行書

茶寨新霽

茶寨風光好春成桃李華山莊圍綠樹梵宇繞青霞白石漱孫楚丹崖鍊女媧峯帷縱行目霽色射銀沙

曉發江口

扁舟晴裏發到眼盡嬌花水落前谿遠春隨去路賒宦囊應似栞行竈可如家多謝喬隄柳絲絲戀客槎

舟中漫興

九十春過半谿花兩岸香山開溪面坦水落石頭昂酒趁扁舟逸吟隨清晝長閒看沙磧裏鷗鳥自成行

谿山晴晚

依稀舊來路相別已多年落水稍覺淺晃山初帶妍桃花改人面春色上行舡回首思唐境烟波隔遠天

麻陽舟次感懷廿九首

春光不可覊草木爭華蕤遊子下扁舟神情覺飛動俄頃歷層灘去峯失崖嶺順逆本殊規顓愚何傚儀鳳凰嗾高岡厥音喈

且嘑佐治僕義軒爲貧陋柔孔賦質爲参苓何堪負藥籠

其二

時候將清明田家爭播種夜雨疎春犂百族荷天寵天寵不可常人謀在仁勇執袴無擔當何堪托艱冗古之珪璋人譽聞預以肇

其三

朝發肖谿江暮住木龍港晴峰散青螺沉淵藏珠蚌歘步道寂寥村落澹陶鉶隨地成安棲清心徹幽講木魚空中聲禾算當頭棒

其四

濁醴甫三行探瓶早罄矣匪敢惜劉伶客路宜如此從來口腹人英賢多不齒況乃臨深淵端只養小體猶憶去思唐壺觴盈百里雖足表尋情能無熱雙耳採蕨滿南山舂爽何日起

其五

夾岸簇春光芳菲鬧百卉嵐氣籠朝暾急湍抗一葉跌滕有餘閑吟成們叕幾曠懷古之人直道相盡啞管寧称龍頭華歆乃龍尾須臾割坐席千秋能有幾見利誰不欣心術無容鬼

其六

兀兀銅崖山江心標柱礎丰稜自越犖宇必高且巨昔來昇芳規六月當盛暑閱歷入春秋扁舟憩江渚慚予夌蒼頭懷君獨古處意欲片時留去程不可阻江水抑何長迴峰曾莫鬱鼓棹入中流悠然增別緒

其七　過懸灘

江水晝夜流廻峰不能柱高灘留懸名來往懼商賈舟子戒衣袽終始得安堵昔人称陷文毫鋒利于斧人心比山川波濤安足數下流不可居作善常爲主彈冠挹春風皇仁篤三五

其八

薄暮任行舟晴空潔如洗春深花正繁泊向繁花底山徑歸晚樵尋兒戲角觝雙髺絡繹來沿江沽濁醴爲問醵頭可曾醵幾許米

其九

春驟失天光孤蓬仄且矮漁父得谿鮮僮兒亟呼買作鱠供晨餐淋漓後瀟灑白石發高吟黑騏留細楷過去及將來塵心聊一解

其十

桃李麗山隈沿江結新彩亂石浮江心芙蓉散蓓蕾世事趨繁

華人情窺苦海一葉開八門雙篙出重壘千古利名場是其所
以乃

其十一

故鄉今如何饔餐薦春筍笙琯出麗人湖山塡咽裘馬爭翻
輕鎡華競標準炎荒殊不然人情樸而蠢布袍拚短襟荊釵弁
高髻兩兩較低昂孰甘處艱窘何知儉僿悠驕奢容易盡世偏
苦藥石而多便美疢安得生知人先我窺其朕

其十二

麻陽三里城佳山界遠近環郊水面寬貟郭獬聲殷山寺放春

花疎籬圍木槿參差林中烟在徑齊抑隱路開一朝襟抒我千
日愠匡坐發高吟鄰舟索嘉醞

其十三

曠達不可羈當世推稽阮淮陰未得時曾受漂毋飯王尊拜國
恩不畏九折阪千古俱香名寸丢方自忖朝來出黔山楚岫青
且遠喬木景千尋芳蘭佩九畹莫唉鬢毛頒匪躬應未晚

其十四

黃霧塞前山烟波護行館矮蓬鍵不開窺天憑一管棹發自不
停詩與何曾懶生計在滄江簑笠非所短播種方及特甘霖不
可援

其十五

壯歲升賢書廿年登仕版富教鮮威勳自顧何其赧此日乘扁
舟搦管抒所撰水火遞機宜奉教鄭子産衛武耄加勤威儀歌
瑟僩俯仰苟無慚隨他青白眼

其十六

儁散邀殊榮量移屬東兗得近聖人居不足敢不勉民力方孔
艱君恩尤不淺立法多補偏奉行須盡善寬則受惠多廉乃香
名顯錐頴不終囊退云識者鮮持此遺兒孫厥貺何其腆

其十七

水入楚江寬山到沅陵小使我心胸開曠觀悉窅渺遠村煙樹
多平野荒丘少端居鼓化弦客易相感兆嘯彼箐林巨層峰出
雲表窮陬多石田豊收亦微杪率土盡王民懸書敢煩擾休養
亦多年天恩應戶曉

其十八

朝霧迷東西日躔方在昴淑氣蒸南郊深知造物巧抒卷乘天
時循環豈容膠行厨滯不前晨炊未及飽閒聽山鳥鳴坐看石
猴狡桃花戀客舟落瓣隨風攪

其十九

飯後開蓬㸔溪山恣探討江妍銑華居舟人爲予道土名滔泥村前朝出大老薾莫两南宫居官都令好子孫多象賢書香馳譽早輪奐至今存富貴得常保嗟彼閥閱門移時鞠茂草積金終何爲德乃傳家寶太息起深思搔首問蒼昊

其二十

春日賦從王輕棹推落舸山山深霧籠樹樹濃烟鎖江景足迷離客心甚恬妥坐久拋殘書閑來吸明火青眼漫求人蒼頭還咲我世事殊紛挐虛心無不可

其二十一

風靖宿霧開晴空飛野馬小艇出前溪云是捕魚者意既不在魚得亦不貪也傀儡搬戲場悲歡俱是假此道在目前惜乎知者寡

其二十二

扁舟一葉輕後先駕三槳㑹日放中流饔餐覺勉強筋血不相和肌膚時作痒跼蹐矮篷中假寐發深想桃花紅漸稀菜花黃後長晱晴不可常江流日滔滔誰貲砥中流擣天擎一柱

其二十三

昔人亦有言土偶哂木梗命意雖滑稽良可發深省彈琴憶稽康捫蝨懐王猛一身寄羲長來往免災眚此日泛扁舟回思陟危嶺想到身後時華胥真幻影三山如可求吾將學鮑靚

其二十四

括異有新書其名爲洞冥見聞多不經罕言真九閈王聖教五倫加人已一等嗟彼小丈夫失意便倖倖可經復可權神奇斯絶頂擲筆呼樵青爲我試新茶

其二十五

兀坐扁舟中樂事安所有桃花分外嬌結弄偏秀柳高山足景

行傾心在小阜壽常自超群可師還可友粱肉從來甘頤進茵與韭清心通神明可暫亦可久但欲沁詩脾時得茗與酒可多不可無妙機無則否冰雪爲心肝紛華直芻狗

其二十六

吾老菜花黃郊原爭錯錦扁舟錦畔行彩毫疊中瀋得句韻不諧搆思頻伏枕古音自相通何乃宗一沈唐宋迄于今作者既集寮慙無刻燭才呼童且索飲

其二十七

賦質遜中材少小事鉛槧冬月伴梅花炎天親菡萏家在鑑湖

濱巖壑恣流覽初筮得三衢橘蔗供飽啖再筮到黔中素志甘清淡三筮來東方任重心逾飲扁舟下涇湍觸目生遐感獨欽入醒鄉昏乾索橄欖

其二十八

來將溯逆流倏爽何其險倏忽已八年光陰信荏苒此日下扁舟晴光欣瀲灧春色滿江干川原盡妝點獨唉宦遊人短髮經霜染載得棗梨歸巴詞勝琬琰

其二十九

難哉社稷臣漢將推汲黯誰解廟廊憂在朱稱韓范百世倏不

惑後起宗模範歲月日以增壯志曾不減振筆抒心胸晴光照篷艋

去聲三十首

澇日起扶桑山鳥枝頭弄舟子爭前驅棹聲回曉夢停橈普市衙日中商賈鬨舟上何所需米盐不可空酸辛備調和豐儉隨大衆最好潤詩脾淘醪加一甕

其二

春光兩岸浮一棹波心縱臨流面遠山雲樹相遮壅割肉較盈虧前舟喧僕從冰桒八年心何處分清俸携來兩袖風偏爲石尤用

其三

山寺喜清幽凭高絕里巷楊林百丈青桃花千葉絳客至少逢迎僧徒半愚戇扁舟巖下過梵響風中降恨不披袈裟晨鐘聽一撞

其四

晴日汎盧溪峰巒饒位置奇巧各有情爭來獻嫵媚憶昔溯洪濤入險無所避驚心不能寧何暇尋幽致景物初不殊遭逢自多異往返動欷歔風塵總閱事

其五

連日盛來風廻湍增怒氣片葉下驚濤萬斛散珠璣陽侯不可狎尺水斯足畏吉哉忠信人所挾寧在貴

其六　白龍崖

高崖名白龍白龍何所去崖上有龍形誰識龍居處澤物已成霖藏身寧不恕可唉世人愚面壁終無遽

其七

峭石起江濱罡風凝瀣露下臨百丈淵飛鳥應窘步當年避亂人挈侶相居住壁立既千尋懸梯安所附聯翩襁負歸逃生竟

不顧狱竈至今存棲題儼如故急則智巧生事後仍相怫稽首頌昇平盱徐騁皇路

其八武溪

武山抑何高武水不可揭石尤滯扁舟行行還且憩當年新息侯聞笛發浩歎悠然師弟情千秋景光霽昔予來思唐良友為予計廢隆及時修先賢拜明惠回首郭西郊祠成良友逝臨風起長嗟潸潸落清涕

其九

汎汎疑仙舟李膺與郭泰清譽滿當時後人尚沾丐我來沅陵溪春光正未艾滑波萬頃灩碧山千疊靄舟行仙境中身出塵寰外試問郭林宗龍門肯携帶

其十

昔稱王右丞詩中常有畫今來畫裏行何以償詩債村茅入樹幽磯石出水怪三三鷗隊行兩兩魚罾掛漁父貫溪鮮船頭索錢賣急餐爽頭春烹魚佐清話

其十一

燒燭坐黃昏呼童爇龍焙初更定且闌孤燈半明昧雨聲敲篷逢憂喜交相滙東郊雨正需篙師晴可愛不雨復不晴天心固安在前路方迢遥東風懸望礙情緒紛然來宵滾不成寐

其十二

沅陵二酉山一方稱巨鎮烏速小酉一名烏速有藏書相傳歷漢晋至今猶未出山靈何其吝文明既已啓秘藏亦云僅天心所發越秦火莫能燼而况一拳多千秋勞問訊此說止存疑無徵安可信悠悠石室中今古終相殉

其十三　銀壺山

山顛有銀壺可望不可近仙人善使貪持此來招隱予方懷冰壺去去莫相問正好貯春光蒼天毋少靳

其十四

孤舟戍燕居趺膝審所頫嘗懷衛子荆苟美免尤怨疏水勝浮雲華胥直一欽近義信可要有禮辱斯遠不為已北禾[illegible]秋標[illegible]至論

其十五　紅櫬

舟經辛女巖廢書發浩歎槃瓠作姻緣其說誠怪誕峭壁留船機往來競觀玩好事肯傳疑得失總兼半惟信不可渝一言炳霄漢

其十六　沉香舟

沈香産殊方作舟安所辦豈是開元亭滄桑早入幻彝力能陞移屑崖恐難綰嗟彼求魚人緣木初不慣拋置絕輕問來往供吾盼世事本多奇不論何其宴樽酒過前溪春花留一辦

其十七

兀坐扁舟中日久人生倦茗酒結初歡未可常留戀攜書訪故人開篷納良眷興至一高吟急就多未善肯哉行路難晨昏少自便

其十八

古來工詩人李杜稱絕調相遭偶不辰感憤托歌嘯後人遜不逮藉口窮而妙信如若所云何以處廊廟聰明天所資見聞學所詔大塊有文章哲士喜臨眺山川怡我情吟成發微咲

其十九

亂石散江心落濤與之較扁舟趁落濤乘空鼓飛櫂不怕落濤危而羡篙師巧入世同操舟危險在執拗處置得其宜安坐收成效

其二十

明明曷咨歎紛紛乃娟寵妻妾總堪驕衾影如何告竹帛無虛名康莊有直道古之素心人于茲獨湲造萬品自低昂春風誰不到

其二十一

春曉聽緝蠶夢醒不能卧弧于山林佳披衣對山坐奇峰亂嶙峋崔樹爭婆娑高灘迴急湍輕舟直如箭洗墨碧溪中溪魚來萬箇唼唼如有吟喁喁後相和萬物各有情清風生欬唾

其二十二

峭壁臨江干懸空多石罅中有猿猴居出沒羣睇咤舟中小石猴三年依官舍同類喜相逢跳躍思上下舟去不復停楚聲散清夜誰謂物無靈知覺稟造化對之動凌情春光滿桑柘

其二十三

扁舟下水心兩山更闊暢帶雨喜看山支遷特相向遠樹生濃陰淺灘促輕浪磯上釣魚翁年近姜公望山斷復相連依稀綠蘿嶂桃津既已迷玉璜思益妄擊楫起長歌聲聲入悲壯

其二十四

灘上水成潭一片平如鏡舟中酒不空一甕清如聖消閑中聖人臨鏡發高詠莫愁鬢髮疎還誇筋力勁聞道洛陽花近向曹溪盛栽花還讀書弦歌滿四境

其二十五

微雨不浥塵滿林鳴戴勝東郊溢春犁仰屋愁愚碧誰挨父母
心維蒼實卑聽速雨還速情征途免泥濘

其二十六

白霧罩前溪溼雲蒸連岫微雨東北來孤蓬閉清晝舟子各擔
肩簑笠牧且溺田父相歡欣跡土便耕耨天道總無私羣心難
雨就雨罷還後晴出處均在宥

其二十七

水濶遠峰高青螺浮巨浸雨後吐晴光遊心時一沁沙鷗日下
眠林鳥風中囀縱目入烟波遐情不可禁

其二十八

楚山莫可攀楚水不容攬回首望天涯烟波起遥憾

其二十九

南山何高高江水何澆澆山水界予心伊人足羨念藹藹春天
風發發匣中劍相別幾相逢雲山隔天塹

其三十

春日方遲遲晴江斯淮淮予心似晴江春來時一洗

入聲十七首 其一 望綠蘿

一境饒春光芳菲何馥郁桃花迷行人夭嬌眩雙目停舟問綠
蘿依稀隔林麓迷津未許尋清溪還可掬去去復回看烟霞迷
行屋

其二 訪秦人洞

此地多漁郎問君何所欲總在迷津中其人應不俗我來正春
波有意尋芳躅不見洞門開惟見春溪綠且作逍遥遊呼童煖
醽醁

其三 武陵道中

春漲夜雨肥田父荷鋤樂客路愁濺泥行來殊不覺靴鞾賤者
流投足避齷齪豈其矜步趨而弗審清濁峭嶁各有高景行在

喬嶽羣花豈不馨芝蘭堪佩握緬懷好修人不敢負所學

其四 宿清化驛

雖捍變晴天北來雲乃密驟雨過鰲山碧披清化驛風遥爭怒
聽雹光穿漏室君停本舊家門戶何蕭蕭兵燹失華居產蛙吟
蟋蟀閱歷且百年起衰竟無術聞言惻予心盈虛叩陰騭滂沱
徹五更不寐趺雙膝

其五 宿漕州城南

平郊五里城春漲覺蒸鬱風雨憩城南綢繆暫相屬濁醪何其
賢悄愁須此物對火燃征衣懶去尋朱紱隱隱望青螺九疑差

芳菲
其六 宿香樟舖
朝發澧城南溼雲覆城闕城下臨溪河兩渡洲心筏朔風挾積
威怒號曾未歇急雨隨之來點點侵膚髮征塗汚滚泥馬蹄淳
以滑窘及車中人何況廁養卒薄暮抵香樟滌衣争直突風雨
亦倦施雲端顯微月
其七 澧州道中
晴郊戒軒車四望遊襟豁遠樹散村烟碧山落天末南畝盡開
犁塍塗喜清越彷彿舊井田雞犬聲相達利導有先資勤動足

生活爲言操刀人迎機揮一割
其八 公安道中
將曙鷄争鳴清鐘出都利披衣辨天光呼僮戒行轄春波柳岸
陰流鶯舌尖滑驅車繞北郊輕蹄猶且黠隔岸臨滄江烟霧迷
垠圠一葦渡江心兩槳聲相戛遊子客天涯東西等飛鳦遥憶
洞庭舟濟情未客恝
其九 謁荆南刺史魏公江陵張明府
江陵古都會天府資豪傑聲氣通中州控制連江浙天意定三
分空嚼生平血我來暮春天坤輿同軌轍虎變發陰靈龍淵芳
草詰刺史敦舊好語言仍關切百里來賢侯新鋼做
東西銘文章居宋列傾蓋成知交聯袂相磬折縞紵
手難爲別凌晨去郭門青青滿郊垤
其十 謁關夫子廟
世無不死人而有長生藥忠義貫日星尊親周廣莫
人漢壽終侯爵異姓結同胞俯仰無愧怍埋玉在當
村落後世畏其神當年被其澤世人貪浮生處堂俟
同榮枯坏土掄骨骼可哭兵下冢至今罹顯惡我行
廟生顯若感慨發浩歌耶以扶正學

其十一 荆門道中
聞鷄求征袍東方亦已白宵來雷雨聲積水盈阡陌
光雲空淡以碧淺黛堆蛾眉疏林廻鳥輩爲問明朝
舊迹和親本權宜人倫難棄擲青冢垂芳名令人西
其十二 宿樂鄉
此地名樂鄉樂事安所見縣官無繇租郊圻遠鋒鏑
歌晚田歸牧笛秀髦攻詩書中閨勤紡績客至渾如
閑寂村釀稱心沽園蔬隨意摘不必求知音吟成聊
其十三 柳陰即事

春老柳絲長瑗隄弄晴色拂水任魚牽隔風聽鶯織鶯從幽谷
來飛飛未遶息將雛覓安棲東林遠相郎旭日起扶桑冉雲連
紫極莫學斥鷃遊喬枝振修翼

其十四 贈索詩集者

南郡濵湖湘地勢嘗卑溼客路偶經過見聞鮮遐及風高春雨
肥脫驂面牆立行橐何所携一卷黔中集山水萃毫端卧遊足
相給將來持贈君匪敢矜什襲造語不驚人素性嬾刻入大都
安清貧他時慰車笠莫作覆瓿需八年攻采艳

其十五 旅邸即事

漭暮雨聲稠潑泥沒行轂搴衣入草堂漏痕侵卧榻洞隨不思
嘗胃氣轉嘈雜縮砂聊攻咀趺跏勤吐納土木覺相和坎離漸
以合暝目時出王雞聲度鄰閣

其十六 宜城感懷

山水過中原豁然爽遊矚秀麥徹郊青輕帆順風涉隆中嶺深
雲鹿門壤相接翩翩龍鳳姿可惜丁衰葉空存匡濟心臨流鮮
舟楫丈夫會昇平陰陽藉調燮拭目景天衢仁恩正周浹

其十七 車中即事

春樹啼黃鶯厥聲和以洽單車河上行鷗鷺沙中狎禽鳥樂天

時車馬乃承之無弦猶在囊霜刃未離匣停車聽鶯聲悠然忘
世法

宿小河口

翩躚飛鳥托身輕暮北朝南境屢更陋室夜來偏著雨華軒早
過卻逢晴高山流水應難遇滄海桑田渾未經屈指前程方及
半明朝車馬渡樊城

感題壁者

壁上龍蛇跡尚鮮癡心底事憶當年桃花未便更人面流水難
教理舊弦閱世問誰常白髮素心隨地得藍田居停漫道無青

眼酒聖須知座客賢

山南道中

參錯烟林散五花盈郊穡麥趂風斜里名冠蓋當年盛坊有銅
鞮往昔誇幾疊遠山爭入画一江流水亂浮槎帶裘喜值昇平
候正好携尊酹習家

樊城旅邸觀壁上諸詠

展行六十里渺碧喜方中百雉臨滄江脫驂江之東主人解客
意開軒當晴空四壁競留題未辨拙與工卷書消白晝清茗延
好風爰作壁上觀奇肆得未逢此地昔戰爭當年饒英雄搦管

登詞壇膽略將無同長嘯發高吟壯氣干霓虹

宿新添舖

驅車大河南周道直如矢僕夫行且歌隨地采卷耳雖則不盈筐聊以芬頬齒車中盡日閒素尸貝自恥敝衣今改爲肉食古來鄙歌罷擊唾壺晴空暮雲紫

曉度

暘谷捧朱盤春隄著曉寒野航乘淺渡疎樹帶晴看懷古三分恨籌今一字寛青青原上麥百室有餘歡

新野中伙

客路經花縣停車傍石橋隔簾開稚座鄰甕出村嬌蟹眼沸松子豚肩炙蒜苗一尊猶未罄莫問去程遥

南陽道中

南陽真沃野客路偶驅車林藪迷村落鷄豚識比閭井疆三古舊烟火萬家餘不用談綜覈揮弦賦遂初

河西別業

潑柳環茅屋焚香讀古書不通車馬路特傍聖賢居（旁有酒肆）與丞一求友河邊數問魚科頭應笑我碌碌竟何如

望卧龍岡

綸巾羽扇擁胡牀名士當年經濟長不識三分何日定令人心折卧龍岡

望雉衡諸山

栁徑陰陰麥帶黃平郊四面足春光雲山佳處偏宜遠幾點青螺綴落陽

去南陽三十里土名新店役夫以天雨勸留值有土戲

平野驅車雨氣凉臨街傀儡逐逢場三分勳業當年事七碗風流竟日香頼有青箱酧白眼愁無黑髮夢黃粱居停頗得遺民意薄餅清蔬任客嘗

曉發新店

土高風力勁驅馬逆風行野曠迷鴉路（光武趨河朔失路得天鴉引之名三鴉路）低接雉衡（南陽山名）征袍經雨溼旅橐少錢輕遥憶揮戈處微輝射堵城

裕州道上

麥秀曉生寒鶯啼春漸闌驅車逢坦道到眼得峰巒迢遞同屏列菁葱入畫看遥情安可極靜對覺心寬

許州别駕楊月三陞灤州司馬志喜

聯明餘十載奮路喜班荆咲我離南服逢君轉北平烹鮮籍藉

水馳轡遏長城只五天方近當今正厲精

望首山贈襄城劉豹南明府（宇內八名山首山居其一黃帝嘗遊此在襄城境內）

一境平郊裏行行望首山清標冠宇內瑞靄被人間藜火中宵燦蒲鞭晝日閒春風披拂處好鳥共緡蠻

襄城道中

千章綠樹抱成圍兩岸婆娑障落暉最是多情戀行客飛花片片著征衣

李司隸墓

百尺龍門千古英一坏埋骨未埋名豐碑道左留芳躅童叟咸

知頌李膺

舊縣坐雨

逼宵雨不住點滴譜愁聲豈有商羊舞難教瘏馬行抒懷憑酒力開卷發詩情恰合居停意殷勤分外生

宿許昌城居人指關夫子明燭達旦處

秀麥郊原綠樹村高陽遺里德星門許昌霸業今安在留得綱常萬古存

月三女樂見招

當場傀儡由來假倭孟衣冠却認真一自梨園充子弟還將軒冕麗佳人鬚眉巾幗非非相牝牡驪黃局局新拚醉今宵燃絳燭凌晨車馬又風塵

宿朱曲

千頭綠樹萬家烟朱曲疆輿隸洧川遥想國僑遺愛處青郊禾黍尚依然

宿朱仙鎮

層層綠樹迭名鄉片片青帘亂夕陽遊子停車臨市井一塵滚處掃方牀

謁武穆王詞

宇宙推忠勇如公曾幾人謀成奸在內志共謗隨身奕世恥輿論當時少諫臣芳祠番古鎮浩氣矗蒼旻

宿陳留追餞鐘承家同寅

開子宰陳留加餐慰別愁如何歸大夢不及最嘉猷絮酒遠難緘人琴杳莫求可緣辟穀好竟與白雲遊（山在蘭陽張子房辟穀處）

旅館即事

陳留郭外早停車長日消閒一卷書未必居停同季偉草蔬餞客略相如

莘城曉發

朝暉初啓散晴霞遊子驅車一望賒夾道麥奩開豁甸來塗柳色蔭皇華當年富教情何切此日蠲除歲有加可識雍熙無別事先教比屋稔桑麻

中伙邸事

苜蓿青青柳徑斜村烟淡淡午風賒恰逢初夏新嘗麥但得羲熬不借茶父老攢眉談往事兵荒滿眼促生涯只今聖主勤休養得荷昇平鬢已華

宿儀封

皇皇轍跡老風塵一片婆心覺世因請見早知天意在數言絕

勝耦耕人

黃河曉渡

吉日行將近傻晨涉大河天空煙樹遠風正布帆多阡陌經秦漢/偽鳩載詠歌斯民猶直道不擾是良模

宿桃園集二首

巳入乘丘地人情尚古初户分三省籍里共十家廬童叟聯丰采功曹列薄書心平公事簡獨對午風徐

其二

卜築偏幽雅圖書識舊家梁虛巢乳燕几靜蔭瓶花一榻塵先

掃孤檣興漫賒維魚應在目仰屋待春華

山陰成菴姚　夔著

楊長仁同寅招飲城南芍藥園

驅車巳負三春約放眼來看四月花紅白競欺桃李艷紫黃幾歷魏姚家栢屏深處疑藏謝竹葉濃時屢喚茶坐滿嘉賓忘永日接䍦歸去不知斜

夏日郊行

萬頃春華樂有秋肩輿一望遍平疇環村樹影千門綠入座雲光四壁悠雷澤有源流自遠歷山多稼種堪求堯王坡下尋[illegible]

館新藏諸馮隸乘丘

喜雨

百舍京坻麥巳秋爲歌雲漢發虔求何當指日如膏潤灑向平皐滿澮流鼓腹沿門歡婦子胼肩隨地祝簞簍天功未許尋常竊也算人情到處蹈

訪鉅野丘紹依同寅不值

清尊𡚒頻尚留芬南郭停車渴晤君聞道日先曾命駕空教雨後賦離群草堂隔水迷深霧驛路清塵擁溼雲我僕銜泥愁戢痡前山幾點綴螺紋

鉅野少尹平泰嵐招飲致辭

廿年契濶老風塵宦海同舟喜復親君早分猷來鉅野予方求牧到河濱東郊未敢誇儒術北道何當辱主人僕御貪饕齊醉飽哦松清署郇堪頻

訪嘉祥曹溪贍同寅兼呈曾滙伯博士

井底公孫寡見聞郇堪匝月别曹君每稽舊政謀多合爲訪新猷想倍殷公事催予乘積雨賞心與子撥沈雲西鄰况有儒宗在欬唾珠璣盡典墳

贈曾滙伯博士

杏壇講幃萃名賢先子曾聞一貫傳師說只須疏兩字宗風今巳播千年幸從世譜窺文獻忝辱遥家覩几筵一瓣一尊純孝在當時寧許丐餘鮮

任城懷古

方城南北控咽喉一水中分上下游天府儲糈運七省河臣遠慮及千秋少陵空有詩題壁太白曾無酒滿樓客路琴書逢雨後不禁懷古費閒愁

東郡道中

無雨更無塵郊行正可人山依天末小花發樹顛新日永如爲

夏風涼宛似春羨他茅屋裏書卷老遺民

寄懷江陵張明府

歷閱東道問居停知子淵源本六經正誼自堪凌北斗話言直欲駕西銘天光雨後侵潭碧雲影風前繞樹青惆悵鶯花分兩地出王遊莫對芝庭

李家橋阻雨宿郭仲玉昆季書院

霪雨竟終日積水阻前溪雲護青郊溼烟浮綠樹迷望林同倦鳥燒燭待問雞多謝居停意聯翩金玉齊

壽丘鉅野

爽氣殊難得秋高玉露圓水消堪種地月到上弦天却笑漆園更相逢南極仙舉觴一酧酢酣適兩悠然

其二

我羨漆園吏南華獨著書當年懷夢蝶此日軫稚魚時苦戶積水災經旬水香來對月廬依稀鼓腹處還說舊堯墟

壽何天咫中翰

鳳池當日冠朋儕鶴算方來未有涯兩世科名傳盛事十年林壑遂高懷樽浮桂醑賓盈座曲奏霓裳月滿階嘗國南山詩載久無邊秋色為君佳

壽陳母江太夫人

聖世需良弼高門鍾象賢求珠須赤水采寶定藍田惟母生江族來嬪適潁川相夫家政舉勗子令名傳冠帔明詩禮蘋蘩肅豆籩持躬安淡泊睦族卹顛連四子同姜被諸孫共簡編承歡東郡守偕老北堂偲皂蓋迎親日斑衣晉秩年扶輿皆顯貴上食必甘鮮幸與稱觴侶欣逢說帨筵葭灰初動地玉琯正開天盤薦瑤池果瓶開玉井蓮麻姑傾露液金母駐雲軿象服榮三錫鸞章待九遷由來慈儉者景福自綿延

有虞祠秋祭

帝德垂霄壤明禋肅豆籩秋高雲氣散晨起曙光連蒞忝曾孫列誠通既灌先私情無別禱佑我一揮弦

仲丁祭冉子廟在郭東十五里

積雨當初霽趨公廟外遊溪光新浴日涼氣早分秋軒冕王侯並裳衣婣績留承恩親對越南面許相酬

仲秋謁關夫子

鏡水碧涵空秋林肅帝宮人家叢樹隱雉堞遠烟籠屏息誠方萃焚香意已通前禽需早弋稽首仗神功時有越獄之警

中秋晚霽

晴光返照涇雲收海嶠徐看玉鏡浮蟾桂偶隨風觸鼻馨楼幾
並月當頭歷山稼穡愁多雨雷澤波瀾苦橫流未得委蛇言退
食含卮深愧賦羔裘
其二
量移新得一方州夙抱于茲冀少酬犀照未能防出柙兕觥空
自憶登樓捫心擬作歸田賦翹首遙聽擊壤謳一片冰壺塵不
染十年清節並高秋
其三
如簧巧舌聽紛投似水臣心只自由明月豈因雲氣減香風端

向桂叢留喜來同室雙賓雁笑此空梁一拙鳩醉踏錦鞍巡夜
析重華宮殿隔芳洲
寒士告助無門以征婦怨十首為贄用谿西雞齊啼韻兼
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雙兩半寸尺丈等
十九字噴飯之餘率賦見示
萬縷垂絲百丈谿雙扉七載九峰西十千道里三更月二八春
秋五夜雞尺一裁成寸心結海山盟定兩眉齊六郎半面知何
日愁聽寒蛩四壁題
壽贊衡

月高風勁暮秋天柿葉楓林帶露妍喜見霞空聯錦字偶來雷
澤伴冰弦南華笑我無書著東海聞君說酒傳恰好紫茱方在
佩年年相看醉皤顏
秋郊寫懷
淡黃沈綠間疎林一片秋光接素襟到眼膏腴猶積水幾家勤
動見餘金愁來未免懷松菊喜得相隨有鶴琴奇吊蒼生應識
我清貧弗厭是初心
重九前二日訪丘鉅野不值
爛熳菽花滿路傍笑開雙眼慶田莊溝塗曲直野猶舊原隰高

低水半荒夜戶何緣能弗閉鄰封且喜沐餘光偶尋健會乘公
出虛閣深深護紫囊
喜晤曹嘉祥提談即別 時外艱初歸
棘闈撤後已三秋王事勞賢初息驂歷下風光應稔悉過來時
事許相諏論心久坐寧無意屈指前程且莫留客裏茱萸常在
佩辭君早上北山頭
九日寧陽道中
滿把茱萸結紫囊平疇馬上算登高輕風度柳淸衫袖斜日穿
雲暖錦袍局外見鬪爭健羨就中襟肘費焦勞脫驂道左餞秋

爽亟洗陶尊積宋騷

其二

青山天外倏相遭不算登高亦戴高豆葉帶黃紛落實莪花乖白半凝膏淵明醉後還尋菊夢得吟成獨闕餻雖是秋前憂積水陽和今已遍林皐

其三

征塗隨地覔黃花認得青帘是酒家高興無緣聯北海曠懷有意倣南華微霜著帽羞蓬鬢斜月當牕透碧紗遥憶臥龍山頂上憑虛一覽盡烟霞

行經岱嶽

多年不上山東道此日來經岱麓遊簇簇蓮峰呈半面稜稜筍石起于頭衢通南北分齊魯地接青徐鎮斗牛日觀最高占夜氣至今初願未能酧

村肆

村肆安排致頗嘉瓦盆三兩綴黃花茅茨不剪無妨俗蔬果相留渾似家鷗浴前谿沙帶暖笛歸横嶺日初斜看他如織紛來往誰肯青門去種瓜

趵突泉上依松雪韻

長源深伏本虛無出地擎天洒玉壺遂有鶴來空歲月特從乩上寫榮枯偶將素質臨秋水忽發閒情到鑑湖八百谿山勞應接十年高興未曾孤

其二

新搆蘭亭告竣無懸匏未得遽攜壺橋邊綠鶴來何杳霜後黃花獨耐枯歸路不妨乘滿月分光還欲過明湖此身久已同飛鳥布被匡牀到處孤

平陰道中郎前韻

秋山一抹淡于無秋水涵虛渾碧壺看到雲林疑入画吟成郊島不知枯年華自笑蓬雙鬢風月虛教憶五湖旅館小牕誰共

語伴人明月獨憐孤

壽任節齋廣文

共爲乘氏吏初庭喜相同釣海推公子遊山愧醉翁青氈懷我舊絳帳得君雄酧勸忘賓主怡然對菊叢

郊行

曉出平郊霧氣濃疎林黃葉入初冬稻粱且喜歸茅屋力役方將用隙農百雉半年頹積雨孱鳩何日起衰容不堪旁談還思過壞地依然舊禹封

張氏菊軒留飲

柴桑當戶菊盈廬下馬初疑陶隱居掃徑可緣留好客開尊兼且賦多魚數枝繞座供幽賞五色飄香襲素裾自是雅人無俗韻一瓻還欲借藏書

閭什口行相

公事催人屢出郊朔風凝霧染林梢目空四野蘼蕪盡路接三叉村落交勞吏十年心似水窮檐幾處畫于茅更憐蠢爾情難恕祝網還占比五爻

曉發曹南

野澗霜容白天開曙色紅雞聲催逆旅馬首逐前風磊磊愴原燄栖栖調未工湖山寧負我隨意棹孤篷

月夜

素性耽乘月征軺恰戴星群烏喧凍樹孤雁唳寒汀仙影依天碧霜花著地青獨憐于役苦相對作鵂形

鉅野道中

半年積水尚霪霪一線長隄引客車可惜膏腴冰蔓草還將何計問春花

曉發嘉祥

嚴城猶未啟馬跡印寒霜遶廓冰方合環村柳盡蒼毋殷濛濛想尚握利名韁葦薤存生活侵晨集道傍

見獲麟碑有感

文武章程尚在人當年轍跡老風塵遺經數卷垂天壤千古長歔痛獲麟

乘月回南華

四望纖雲盡寒空起一輪歸塗藉相送浥露喜無塵惝怳輿中影蹉跎宦裏人何年依老衲一指悟前因

寄壽沈思雲表叔

歲星高映老人村遙寄梅花酒一尊寫得墨君堪作伴清風門第隱侯孫

其二

廿年宦海尚淹留兩鬢垂絲笑敝裘卻憶爛柯風月好何時同泛木蘭舟

答公玉文學見惠臘瓶梅花

翩翩入座便生春況折梅枝衔素鱗拙宦聽天人漸老葭灰浮地歲重新放吟自愧非唐宋高調君方溯漢秦欲假名園陪日涉姚黃一種倘還眞

梅子梅谷以友人贈言索和

半歷天涯訪席珍毋愁交面未交神偶從尺幅琳瑯裏想見當時珠玉人太白樓前風月舊南華山畔晦明新膽瓶恰好寒香侶不藉吹灰滿座春

觀膽瓶臘梅有感

五絲攺造錫羊羔獨對寒香煖凍毫未得叨陪羹鼎用浮生終是笑蓬蒿

畣張近天太學生見贈

別來銜命宰南天承乏東曹又一年聞道副車曾再誤可因納履受新傳嚴冬應笑冰爲署佳贈堪誇雪作聯把酒送君歸上

國青驄千里著先鞭

定陶王覲侯文學敬生大學生橋梓留飲即事三首

披霜百里擁綈袍亭午回車過定陶好客主人雞黍便坐移日影轉林皐

其二

主人世胄本瑯琊橋梓宮牆識舊家淡泊自然塵事少消磨歲月有南華

其三

載釀旨酒復嘉魚雅座論交勝讀書一線幸添長至日歸塗寧問夜何如

小留集爲吳生析產

霧帷曉出北城隈廣莫風威刺面來忽聽一聲傳解竹寒枝遍地慶春回

其二

質成風氣杳難追禦侮空傳華萼詩虧殺當年吳季子直將故壠靚彤墀

其三

多少鴻飛慨作求如何同氣忍相尤解紛應是吾儕事撥冗爲君一小留

至日早朝

鍾聲初徹月痕來文武班聯錦繡堆爲報殊恩齊叩首嚴冬早賜一陽回

其二

朝罷天門曙色開便衣圍坐擁然灰稱觴擬撰昇平頌靜養陽遍九陔

送臧體行守戎香山之任

正好呼將伯逢君賦遠行遷鶯殊得意離雁自關情庾嶺梅花
早春風驛路清一巵言別處千里暮雲橫

送魏德起年世兄柏鄉人

淮滇言別後廿載切停雲枳棘方愁予芝蘭誰似君嚴冬欣握
手子夜慰同羣拚飲休辭醉驪歌又早聞

嘉平下浣一日劉子未堯初度拈君親師友四詠見示即
韻爲壽

慚無嘉積紀南天得士酬恩分所然渠緣有書方待校如君問
學正青年

其二

一經猶記授䕶堂風木多年慨異鄉讀罷君詩增健羨斑衣正
好進霞觴

其三

漆園吏隱著南華愧我無書繼百家分得杖頭輝晚照不愁藥
籠少丹砂

其四

當年喜讀大宗師寓意深微難盡知却笑語冰還有日何妨六
月息天池

梅谷回任城度歲用未堯韻送之梅谷本籍吳門

吳山越水一方天握手曹南却偶然伴我茹茶冰署裏忽傳春
信又來年

其二

曾把寒香領草堂廿年琴鶴滯他鄉前籌恰喜延嘉客燒燭杼
賡蕃一觴

其三

南黔苦盡又南華寛猛終慚未到家毋事藉君匡贊力閒看鷗
鷺浴晴沙

其四

比屋今年怨雨師薰風欲鼓待相知漫誇蹔月任城好遲日當
憩暖硯池

丙子除夕

鳳闕新頒來歲書桑盆送煖臘將除一般好事皆隨俗只有雙
眉未肯舒

其二

許多公事結心頭暫對椒辛寫積愁座客歸懷都似箭不堪回
首尚淹留

丁丑元旦

天雞初唱歲朝新爆竹聲傳萬屋春一瓣朝天無別禱和風甘雨起吾民

其二

佩聲響徹早朝回好鳥懽呼曙色開爲報百般如意事今朝特地送春來

游塵

出郭何所有紛紜陌上塵游空依日馭穿竅託風神懶去參離寂偏來戀客身等閒揮不盡轉瞬復相親

嘉祥郭西有孔子聞弦歌碑

月建逢寅春尚遲寒郊林木總標枝老夫向日爭趨暖稚子敲冰只愛嬉舊有弦歌成化國新承恩賚飽遺黎時奉諭皇華賑復之諭在風塵裏不敢偷閒賦委蛇

曉發新挑河

曾笑牛刀借割雞在梁正復恥維鵜于茅亟勸成綯索懸磬方愁少藿藜春自天來恩漸溥塵隨風起日常迷前驅一簇星光下碎踏冰花凍馬蹄

任城道中

不久春將到長河冰漸抒客程朝氣肅官輿曉年疎履折誠安分心寬覺自如一肩霜霧裏慚愧鋏中事

旅宿

返照前村秸彩雲布帘飄處問東君黃芽嫩韭新炊餅一飽開除五十文

新陬五日訪寧陽李暘菴同寅値開倉行賑時金鄉梁輿若單縣金叔固魚臺馬冲霞定陶胡執如在坐

高才何地不安弦枳棘方臨早刲然靜賞盆花消俗慮閒開樽酒款來賢和風遶座春先至淸晝無塵吏欲仙漫道桼園曾夢

蝶君家前世本青蓮

其二

寧陽淑氣轉青陽客到甘棠正發棠君惠難將升斗計交情還比歲時長五星恰向奎躔聚一座平分荀令香速別可知非本意前驅早已入東鄉

沙河晚渡

寒冰漸漸水漸漸渡得河橋日已西馬跡印沙風裏没山光著眼樹邊迷一囊不礙隨蓬轉雙舄何堪帶露棲莫怪僕夫言况瘁群烏歸盡月痕低

再經岱麓

肩輿北去傍云亭望見空中未了青十載登峰曾著意一時對面肯忘形蒼松到老惟娘雪白石何年不戴星留得巖巖垂萬古初心久已駸濟寧

其二

八載黔岡曉夜登今來東野憶南陵出門好事逢新歲覩面佳山又幾層越觀峰頭鄉思遠乾封嶺下歲華增春來寒谷皆生意只有臣心慣飲冰

晨起

盥漱方完天漸明蓬扉次第出行旌霞收初向東郊爛星影猶當西舍横霜氣侵人何慘淡風威入曉倍凄清春光七日應來復一派寒枝過怒生

人日

客路逢人日晴山趂曉行和風來漸緩遲日早生明繞地傳新勝稱天祝太平獨憐遊子意身世兩關情

晚宿督學公署

獨宿西齋夜氣清月華臨檻送微明書鐙隱隱青藜焰蝶夢醒醒白墮情遙憶南荒陪玉麈再來東國隸文旌宗風披拂應無限且喜春從岱嶽生 是日迎春

立春日重過明湖

一匏懸百洞廿載别湖光水面還如舊波心未改常樽前曾對月秋後尚聞香此日重來過春風滿歷陽

再宿督學公署

再宿西齋春月明夙酲漸解夢初醒愁深宦海曾無岸書自鄉來起一驚爝火頓教灰世業肯堂何計復先楹聽殘鼓角難成寐簾外輕風度鳥聲

元宵後一日肥城道中

昇平天下樂丸乃值元宵角觝兒童戲鞦韆女伴嬌觀鄉王道易借榻旅情遙孤館誰知己清尊慰寂寥

曉發

當頭月色好筍轎發中宵野樹籠烟媚春山入夜嬌身因民故苦心切故鄉遙垂老羞彈鋏無家慨寂寥 敝廬遭祝融之厄

李公玉訂賞海棠憂旱未果再宿得甘霖冒雨踐約

憂旱無心獨賞花遲君十日泛流霞宵來喜得如膏雨爲過園亭早放衙

其二

風中綽約雨中鮮壓起神倚懶更妍羞殺名花媚妃子故來小
闌伴青蓮

其三

日涉何分春與秋謝家丘壑自然幽偷閒半日微醺去一雨堪
消四境愁

徐東覲廣文十年濶別公車假道見訪相值任城旅次一
敘即日買舟南下

九十雨中春班荆握故人片時慰契濶尊酒滌風塵速別非君
意傾囊笑我貧驅車還却步翹首羨歸津

喜雨

春老不愁寒平郊雨後看秀苗連夜長東作及時完天意從來
厚臣心未即安晨昏待舉火巧婦正其難

擬登少陵臺不果

無計留春春已闌百花開遍綠陰繁少陵臺上無心去迸日迴
車看牡丹

吳太學邀賞牡丹

春色滿城限芳園片錦裁匪關求富貴端爲看花來老眼偶乘
醉雙眉幾度開南郊新雨後點染勝蓬萊

立夏後一日郊行

春去尚堪尋郊村散綠陰野花爭弄色好鳥乍流音最喜及時
雨羣誇遍地金揚鞭一巡省披豁勝鳴琴

李文學別業

春去晝圖留富貴堂虛日影到呆不愚回鞭早折垂絲柳爲愛居
停款片時

劉未澆別言次韻

別意寧來意蕭然返故鄉忍教行李薄況是客途長未便拋離
肠還愁歎鶺糧清清一尊酒離思總難量

其二

久作林泉想科頭息晛蹤鵾鵬終變化豚犬尚凡庸歸棹乘流
水遙情結遠峰湖山如在念車馬肯相從

再答未澆

經年斗室滯還期春杪花間詠別辭此去大江堪鱠鯉休嫌官
署只烹葵來薖雨過垂新穗桃李風薰長嫩荑屈指故鄉知漸
邇常花萼草競抒眉

其二

公幹才名冠玉堂風流誰不羨劉郎偶因讀禮親遊展終得看

花近御牆萬里歸塗經楚岫一卮別緒寄河梁深慚迂拙無他贈賴有巴言壯旅裝

初夏飲何天咫中翰

新夏亭陰納曉凉膽瓶猶見貯春光筵開玳瑁杯擎玉曲奏霓裳韻遶梁未便醉翁心向酒也因官閣姓留香遙思故苑風流地紫燕還棲王謝堂

飲郭尚玉芍藥園亭

郭外饒佳麗乘閒過草堂數莖標國瑞五彩傲花王樂聖逢賢主遲歸趂夕陽盈郊歡婦子麥浪已翻黃

飲馬紹先芍藥園同任節齋廣文

藍冶正當時開尊侑一枝不愁春去早還與夜爲期香氣隨風襲花陰帶月移知君有高興且莫賦將離

次梅谷四鶴詩

十年羞俗吏對鶴一開顏未暇辭南面嘗懷賦北山有書堪寄傲無地可投閒寶此林泉友松間伴往還

大郭關夫子祠禱雨

聞道神如響相將出郭求不堪雲似火所望歲逢秋稽首寧云媚齋心特寫愁小臣知有過赤子又何尤

謝雨

果然靈應在舉念已通幽膚寸崇朝合甘霖四野周蘇枯憐涸鮒消渴慰鳴鳩匆牧今無恙臣心稍自由

贈別方凝一

相別十年餘相逢兩鬢疎君才堪駟馬予拙比豚魚風雨乍相慰琴書常自如倥偬分袂去新月照前除

和梅谷自壽答劉未澆胡翺羽三首

如山案牘肯分忙憐我頒頭遠故鄉方藉問奇充識短恰逢開閣慶春長紫麟作脯供犀箸青鳥銜芝侑鶴觴漆吏有園花正好醉中蝴蝶不相妨

其二

老眼看花不礙忙欣逢好友聚他鄉地連東海蓬壺近詩詠南山日月長銀燭借光輝乙夜金盤濡露瀉春觴笑予竊附重華後再鼓薰風醉不妨

其三

朋來百慮更生忙垂老年華尚異鄉肯構無能歸未得投簪有意話猶長憤人共聽柯西遂中郎截竹柯亭今爲精舍名聽笛山房幼時大會五經文業於此後先獲雋諸公未免晨星之感翺羽袁川人乃兄振音甲午北闈同年也佳事新浮蘭曲觴燈火正

連梅福里君來鄰我又何妨予家村西其東南孤峰御錚梅里尖也梅子眞曾隱此十里內外環
列袁川梅墅中梅福巖琯墅亭後諸村與燭柯燈火相映小艇周游應接不暇

內人忌日

廿載傷離別音容竟杳然小星亦已逝明月空相憐列饌虛五
鼎傾尊隔九泉藕絲應不斷一夢慰衰年

謁宗聖祠

魯也先聞道宗風續大成可知悟忠恕端不任聰明祠廟千秋
肅簪裾奕世名升堂一瞻拜仰止慰生平

南武郭外

回車出西郭晴霧靄南山小棗隨人剝輕瓜任客刪古人遺孝
在到眼寸心開風木嗟何及興言淚欲潸

其二

有山已不俗况乃水成渠留坐聽啼鳥呼尊解佩魚弦歌慚往
哲膚髮愧遺書漫作歸田想需錢買竹廬

郊行

慈庶原來保赤同求務第一祝年豐比廬新婦雖然巧也得餘
糧實甕中

其二

新秋高樹亂鳴蟬筍蘀趨炎去復旋相別幾時勞刮目雨中葛
秋盡參天

新集僧舍少憩老衲烹雪水不俟入口勝清涼一服也

一塵不到有禪林花竹森森當晝陰聞說老僧開雪水清凉先
已沁冰心

食瓜

色如瑪瑙味如餳入口旋教暑氣清學種青門原有意而今倍
切邵平情

東郡即事四首　魯公橋

百里流湍百丈虹千秋秘蹟鎮鮫宮相傳鎮以寶劍厥功乃成錙銖萬戶應
難辦天啟當年一魯公

其二　舞雩臺

魯公橋畔舞雩臺荒阜巋然蔭綠槐遙憶當年歸詠處臨風笑
我獨秋來

其三　東門集上

驅車東郭旅眉揚露白風高晨氣凉最是慰人飢渴處市中盈
半賣膏粱

其四　少陵臺

獨來捫碣武高丘平野浮雲半入秋留得芳名歸杜甫不知何處是南樓

看雲

兀坐不能去科頭看白雲憑高寧有托守素自成文每作奇峰想知從別岫分予生輕富貴相許作同群

東郡曉發

晨起向西行當頭正月明雲開河影潔風勁露華清望歲予懷切逢年宦室盈歸田猶未遂飢溺敢忘情

登嘉祥

水消平野出遊子趂宵征凉月池塘影空郊蟋蟀聲露沾油幕潤風著縕袍輕忽發故園想扁舟鏡裏行

東郊口號

木綿採罷又漚麻豆葉堆雲莢放花纍纍樹頭爭剝棗離離籬腳盡畦瓜量晴量雨情何摯多黍多稌願自賒一望平郊秋色裏炊烟早遍萬人家

清泯集行相

歸路方乘月脂車又戴星祗緣人命重忍使宿寃停黽勉王臣職哀矜學士銘甘棠有遺蔭東矢遠來聽

寄壽賀衡

聞君新搆且翬飛笑我終當彈鋏歸聊藉鴻毛傳錦字懸弧恰映上弦輝

其二

稻粱初熟蟹初肥幾處漁晉薄暮歸猛欲掛冠歌式好杖藜湖曲慰調饑

次梅谷十四夜聽雨

倏經秋已半喜雨復愁風案牘孤燈下愁思獨寤中幾聲聽夜鶴每日送歸鴻不道芹觴興君懷竟我同

中秋坐月次梅谷 一東

十載清貧矢亮工黔風采遍更曹風聽殘夜雨秋方半掃盡纖雲月正中空憶細鱗充晚膾深慚素飽遜鵜鴻莫因慵病耽高枕特過南樓倡和同

十六夜對月次梅谷

裝成七寶羨神工喜見當頭坐晚風海嶠徐升來漢上重華初散映盃中高吟索和聽鳴鶴修羽堪儀景漸鴻此夕對君留勝賞千秋觴詠幾人同

送寅姪黃道明扶櫬歸閩

滥竽不覺兩經秋迂拙偏從枳棘遊退憶故人增浩歎旋聞返
旆重離愁雖然汪度仍千頃未免檀弓萃百憂此去武彝高不
極猿聲幾陣入清流

九日西軒對菊同梅谷

半軒花氣益人間雁影新來紫塞閒猛欲登高望鄉國不知何
處是南山

其二

病腰無計辭五斗清肺還思服二陳脫帽西軒邀共賞黃花數
朶自宜人

其三

爭羨當年姚魏家紛耘黃紫鬭春葩何緣冷署西風裡傲骨偏
凌富貴誇

其四

幾斛晴雨祝蓍天巖得秋來慶有年新釀初成花正好不登高
處也陶然

次梅谷重九前一日送花至

莫嫌官舍俗尚有送花人籬下逢秋發齋頭結客新如君交似
水對我語生津卜醉宜今日題糕待令辰

九日次梅谷

秋高時令肅霜氣欲侵人獨有黃花傲相逢白墮新官程送海
岸僊佩隔江津轉憶風塵裏頻年負此辰

李典伯明經菊軒招飲

千古風流士何人獨擅名君家宗太白吾意屬淵明秉燭夜方
永坐花秋更清匪關吟興發尊酒謝高情

初度次謝梅谷

愛日披裘向草亭公餘促膝一談經飛飛鶴影侵頭白屹屹松
陰到眼青寒至未聞歌五袴夜來猶有數三星拜君佳贈顏增

赧今古南華笑徑庭

其二

霜滿秋空菊滿亭匡牀無事學熊經每懷歲月衝頭白忽憶湖
山覺眼青舊宅喜鄰梅福里新詩愧說老人星來年準買山陰
棹約過南塘豁紫庭

自述用前韻

少長柯西近笛亭傳家清白守遺經稽山競送千峰秀泰望遙
分萬叠青報祖有心嘗向日酧君無事不披星私衷未遂馳封
願空負當年貽燕庭（先祖搆送不孝自幼讀書于此）

祝陳亮生親家用前韻

當年雙唱別柯亭彈指炎霜已十經瑞靄遠臨眉帶紫故人相對眼加青五千言下傳丹訣百尺樓前景德星醉後黒甜消百慮不煩蝴蝶擾黃庭

補祝任節齋廣文

正好懸弧日相逢造試時作人既濟濟稱祝自師師紫氣來何晩黃花開滿遲言芻新熟釀把醉說安期

青丘寺贈淵慧上人

平郊塵氣靜策馬過青丘小阜足高潔老僧暢幽修烹茶開石

火選果出岡櫃一簏退云報清風到處流

東郊曉行

不堪來歲再言飢喜見東郊雪色肥佈種已沾三寸潤炊烟猶歎九家稀衡寒誰念征塵苦盡瘁休嫌臣職微遙望旗亭過十里扶桑隱隱逗晴輝

飲曹溪贍同寅笑談間

積雪猶存去復來特尋偃室學滄臺畫簾捲日春先到玉準移風韻自開樽俎也效游化刃笑談兼許佩新裁禦寒當有餘醺在不惜氷號趁月回

曹南又草

山陰成菴姚　夔著

嘉平下浣二日東郊迎春

陽回臘底早逢春出郭相迎紱仗新農事來朝初發軔窮檐得歲已忘貧荷鋤父老爭前導騎竹兒童逐後塵齊擁土牛占吉兆晴光遍滿是良辰

戊寅三之日發東郊暮抵隆堌主人先日掃榻以待

果然明媚是春光吉日驅車淑氣揚二麥吐芽浮綠野千門懸綵迓青陽風輕陌上游塵細烟靄林端村落長薄暮脫驂逢舊

主燒豚剪韭灑鵞黃

元宵即事

玉女開奩試曉妝王孫嘉會舞霓裳因懷鴻雁愁當局也戲魚龍卜永康春信共傳今歲好人情早厭去時荒持觴搔首同誰語坐聽烏啼夜未央

元宵夜雪

忽妒嫦娥展玉車不教火樹接星槎移來鶴跡疑鋪竹吹動梅梢渾落花瑞兆可知疏稺麥仁心寧第憫寒鴉寸私願乞神工巧爲米爲鹽飽萬家

朱千子昆玉偕共小阮臨會伯仲招飲千子尊人寫亭綏守憲臨會尊人于
隔省同年友也
春色平分日漸長主人欵客展華堂逦家曾附芝蘭譜世澤常
懷蔽芾棠新到梨園工水調夜深煙火亂霞光歸途月滿街衢
寂別圃輕風度暗香

郭尚玉文學邀賞紅白梅花

園亭四季遶名花幽賞偏宜雪後葩自是歲寒標素履兼逢春
半貯丹砂主人載酒歡同醉官閣偷閒早放衙轉憶小孤風味
好何年杖履託生涯

其二

二能原是兩般花一種平分幾色葩脂粉天成無用假冰霜春
後免相加玉昆金友欣交臂朱紱羔裘共起家恨不移來植官
閣對君朝暮誦南華

憶花

玉碟朱砂相映葩停車竟日醉流霞何當別後遭風雨採碎林
間幾樹花

補日省耕有懷蘭亭二首

郊外春光滿人家修禊頻風牽楊柳線日轉杏花茵祝歲方言
稔除災未送貧無多升斗粟助爾一燃薪

其二

執掌忘肯且春光又半分惠風方暢滿和氣正氤氳山水懷蘭
渚文章憶右軍傳聞增壯麗何日慰離群

李公玉宜園賞海棠四首

安石東山高臥時清風明月兩相宜何緣閣下環雙美舞罷霓
裳折步遲

其二

承恩虢國淡蛾眉趙燕春深睡起遲莫恨無香酬主眷傾城偏

在醉來時

其三

樊素臨風含笑時春光幾度怨西施只今欲把荀香贈猶恐芳
心不遽移

其四

宜園何事不相宜對酒花間春日遲幽賞肯教虛過客便無觴
政也成詩

送平範我旋里

當時握手共尊人君甫垂髫畧雅循宦海十年懷故友東郊二

月責清塵廚烹茶菜休言苦甕有稀熬未算貧一篋相遺佇行

李湖山歸去正深春

送陳亮生親家旋里

荒時黯際遇半載滯高賢分郤清風袖歸乘明月船湖山已別

久嶽壑可仍前但得投簪去同畊舊石田

送鄭聖與表弟歸里

外弟即吾弟寧忘育我恩久淹冰糵署聊贈別離言業貴乘時

立心當毋事存難將悠忽意容易度朝昏

疏濬河渠告成

幾年秋潦困如林由己何嘗稍去心禹跡久湮猶可問人謀僉

協豈愁霖君恩廣被同流水臣職無虧勝積金聽得郊衢多鼓

腹歡來匡坐一鳴琴

飲馬翹先國學

雖然傀儡戲逢場弦管新調又一腔軼事依稀傳稗乘餘音彷

彿帶西涼鄉廚撤後還陳果齊酒呼來數舉觴不道主人能侑

客膽瓶兀自倩花王

雙烈詠有序

烈女者田家楊姓所出居曹州思賢里年十五未字酉

子四月十有七日父母俱往于田女揵戶覗籃笥鄰狡

有李四者踰牆摟之誓死不辱儞以桑刃延頸受死父

母驚訴得理讞成四伏厥辜女得邀旌典焉烈婦張氏

乃名家女年二十適卜烟商生星爛生下帷攻苦致疾

不起婦之死靡他閱七日乘間自經柩側時年二十五

去結褵方五稔耳余司收曹南二載之中見此雙烈事

關風化列狀上聞既敘始末俟補州乘復各賦短章以

輓之

其一　楊烈女

死亦等閒事中閨有義方秉心矢白日引領觸青霜血染衣衫

碧名垂竹帛香忝予風化主簪筆闡幽光

其二　商烈婦

偕老既無分傷心賦白頭情從今日斷誓逐下泉遊來史光彤

管前徽繼柏舟鬚眉盈宇宙幾輩砥中流

曹南八景

其一　歷山春雨　歷山在州東北六十里舜耕處也陵谷屢變所云小山孤立今止隱然一阜耳荒墟大澤盡為平原土膏既動春雨時滋則青簑黄犢交錯其中猶想見田父讓畔風也

揮弦懷古治喜對歷山春時有催耕鳥曾無讓畔人河渠初議

濬疆理共謀新望歲心彌切姚墟予舊鄰

其二　雷澤秋風在州東北即舜漁處堯陵及慶都靈臺俱在焉漢碑殘缺古祠猶存空齋四閉長櫟畔陰商巡

一起落葉紛下過客徘徊悲秋弔古愴然不禁廣輿記曰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鳴今無蹤也

聞有雷神宅奇踪莫可尋澄潭凝淺碧高樹散垂陰已動悲秋
興空懷垂釣心何時巖壑畔箕踞發清吟

其三 清丘歷柳 在城西南三十里卽宋齊會處上有古刹遠近多柳朝暮望之鬱然如烟

濯濯垂絲樹輕煙遠近浮凴高雙眼曠懷古寸心悠盟會當年
盛飢寒比歲憂省耕臣職在非敢事春遊

其四 華驛歸騎 在州西城外卽古南華驛也道出鳳咮山閱武臺畔每夕陽隱晛返照雉堞則野樹含烟池水泛碧行旅望門投止不絕今廢久矣

舊有南華驛斜陽欵客旌投鞭依鳳咮高枕聽雞鳴歲月寒暄

易滄桑時代更偶然一凴弔秋水發深情

其五 灉水荷花 灉水自城南金隄東注遶而北今已涸矣然野水接聯淯于故道中生芰荷盛夏香聞數里

禹蹟久難問猶傳灉水名不通舟楫利應得芰荷生日麗花容
冶風薰香氣清若耶勞夢想隔水度歌聲

其六 桂陵柿葉 在州東北近郊卽齊破魏師處平臨灉河柿樹森密深秋霜降葉色如丹不異江南楓葉

土產殊增累秋林覺可人何須金谷夜已似武陵春雁跡傳霞
錦蠶尊藉繡茵翻令懷故苑楓葉滿江濱 昔有耿姓者銑柿作餅最佳今成土產

其七 雙河曉月 在州東郊外卽灉沮二水滙合處向爲濟河通舟楫今涸久矣隄岸高廣危橋中斷深潭積水黝黑上有梵刹紺宇翠柏蔚然深秀每晨鐘初動素魄横天則流光激射蕩人心目賞幽者以爲奇觀今亦僅存其大概耳故老相傳中秋夜有二月影云

明月在天漢征人曉渡河大都存岸谷無復見流波山水故鄉
遠風塵客路多遂初何日賦鼓棹訪煙蘿

其八 興化晨鐘 在州南左山之陽卽隋時法源寺梵宇特盛每清霜應律曉月在林晨鐘一動發人深省

隋時法源寺遠搆左山前有佛空塵界無言覺大千煙雲增物
感龍象積心傳忽聽疎鐘發閒情頓冷然

宵行遇雨

公事兼程進宵行微雨中隨風旣灑灑著霧更濛濛潤物歡應
遍驅塵技最工雖然愁濘滑早已卜年豐

嘉祥郭外

最愛嘉祥西郭遊清池一曲遶城幽小橋隔岸臨風樹近水人
家得月樓幾處布帘分雅座一聲山鳥落輕謳客塗每欲披襟
賞公事驅人不暫留

滋陽舟次

買得扁舟好西行傍柳陰暫同鷗鷺侶已淡利名心溯水如逢
故歸田想及今稽山多秀爽結伴暢幽尋

獨坐感懷

夢寐想投閒無錢買碧山故人半搖落陋室亦摧殘風月何西

夜林泉淵北灣何時春釀熟對客慰衰顏

鉅野選拔劉生嗣因見謁留飲以詩歸致辭

汪度澄堪掬鴻文秀可餐曾爲六月息已傍九秋摶過我時方夏清談晝欲闌言歸何太速芍藥滿欄干

謝李公玉惠櫻桃

看花曾幾日又及見朱櫻可是禽來早遥致盤內擎投桃覥自腆報李韻初成病熱應休問徐陪竹葉傾

贈別胡呂賓侯推守戎

二曜升恒似駛遥黔南一別倏三年每臨秋水情何遠頻對春風影自憐浮蝗甫聯公瑾座鳴雞又勸祖生鞭羨君匣裏青萍色疑是當初黃石傳

出門口號

出門當暑畏暑侵滿道喜植高槐陰雨後土潤塵不起日中市合人如林眼前小麥稔可煮里下大糧寬至今推食解衣笑精衛風雨夜飛勞身心

戊寅端日

曹南三度際天中一點葵心向日紅蓄艾及時欣歲稔賜葵虛望愧才庸奪標懶射金盤黍解纜追懷玉準風自是觴蒲難兔

俗帶醺乘興檢詩筒

玉峯莊心蓮爲予行樂寫三笑圖歌

匡廬之山高千尋雲根岌嶫穿天心百丈水簾走絕壑迴沙咽石生清音中有高人投素履循溪選勝潔雙耳白蓮花畔聯同心黃冠儒服成三美黃冠賦性耽林巒天邊象緯胸中蟠手握蝌文背負斗嘗從知己傾心肝卓哉五柳忘邊幅釀成便把葛巾漉舉世誰知處士心遠公首肯還心服送客從來不過溪偶然信步石梁西童子無知兩相視三人撫掌流鶯啼一時好事傳相遍後來聞聲莫見面吁嗟人心百不同何況面隨陵谷變假使三人今日生相逢岐路還相驚已非當日陸修靜請看再世陶淵明淵明修靜覷相笑慧遠攢眉更誰肖撒手懸崖見本來各向澄溪寫清照色空空色假還眞稱汝稱予本一身三人爭說爾似我不知我又似何人當年曾吸日月髓爛柯之麓維桑里青芹采采恰盈筐秋天六翮隨風起不道龍門到九天春浪桃花點額鮮飢來毋愁飯不足親友相看笑鄭虔弱羽忽過迴雁嶺雲山衣服寒暄整不羨丹砂善引年喜寓棗梨娛暮景承恩趨看曹南花花發中心轉自嗟但得扶筇賀監幽千巖萬壑生煙霞呼陶呼陸無不可脫卻袈裟仍是我幻中生幻何有

窮幻到窮時方證果

贈莊心蘧

蒙莊千古稱高人栩栩當年蝴蝶身著書南華垂不朽篇中寓言十且九後來作吏誰相如空臨秋水賦無魚經歲雙眉愁不掃每憶丹青寫懷抱丹青寫貌不寫心滿腔塊壘終淵洗吳君即是莊周後隻手為予除固陋三毛頰上頓開生面面相看各有情蝴蝶不眞周不假匡廬面目酬識者古人知面先知心結交何必須黃金君不見秀才人情半張紙舉世知音多下里楮冠慚無塗石聲短歌一曲送君行

壽于廣文尚白

高門萃蔭德毓秀當令辰玉井花正發金盤露方新開尊客盈座薄宦家忘貧堪羨斑衣舞還娛重慶人

寄謝胡兩先遠惠墨竹

生平愛修竹讀書西園林月下分疎影風前懷好音浪遊三十載園荒失蕭森別君亦多年寒暄契濶深貧舘遠見惠展幅洗愁襟亭亭增浩氣灑灑供清吟愧我終苦節知君善虛心何時同故里扶笻笑南岑

題兩先畫山水

城中有山水高深結奇觀人工奪天巧尺素圖林壑胡君聰穎士十年勞心官画山不徒高寫水儼成湍先筆運精意氣周神更完對之胸襟開遙駼天地寬棲遲靜奔逐樂飢勝考槃永謝雙朧屐匡牀恣盤桓

題兩先画花鳥艸蟲

画樹莫問名百卉傳其神羽族各有性昆蟲足天眞寫生固難事惟君巧絕倫毫端生富貴寒天貯長春蜂蝶旣自適好鳥常依人相看不能厭捹卷開還頻人生亦花鳥終身絆迷津看到忘憂花莖我青紗巾

寄毛于上

握別三十年鬢毛疎且白閱歷多艱辛補苴少籌策如何玉鉉才猶作金臺客巴語通殷勤肴生望安石

宵行四首

畏暑中夜行星垣覆錦甸斗柄初轉西明河碧如練禾黍得天時瑣尾開生面嗟此求收心況瘁何由見

其二

地道敏蒲盧時光疾飛駛秋稼甫抒英落實又伊邇受人牛與羊夙夜寧忘此鼓腹盈周𪗋寸心聊自矢

其三

爲問家何在柯西受一廛舊德鮮克承祖龍灰先年襪線守寸長百孔費周旋稅駕尚無期拈髭空自憐

其四

天恵不可忘與角兼及齒輪菌負栽培典言發深恥捫腹乖時宜車驅夜何以閒中百慮生東方日將起

十四夜車中坐月

役車逢月上翹首頓忘眠出嶠幾幾望當空漸漸圓分香追往日探藥貯來年忽憶鏡湖夜菱歌蕩小船

中秋 十二眞

一圓如鏡月十載飲冰人藉照亦云久分光倍覺親鬢眉今夜鬒菱芡故鄉新秋水如堪賦清尊莫厭貧

十六夜雨 五支

秋是乍宵半月從今夕圓南樓尋舊賞東道費新錢不信桂花雨偏乘日暮天剪燈發深興觴詠竟陶然

愁雨 六麻

盈野穀方刈連朝雨洊賖漫愁黃且落漸見腐生芽著眼占風色攢眉盼日華看他茅屋裏溫飽定誰家

前題 十尤

纔看朝曙穿雲出又見東風帶雨來遠井浮嵐迷綠樹長塗積水沒青苔泥垣亂圮蛙乘竈秋穀新登浥長霉淳滑客程且莫慮求匆無計濟時災

發鉅野

油幕深深閉沉泥步步艱毎憐于役苦不便半塗還少憩依清梵前征指大山嘉祥山名仰天呼杲日穗秸已催殘

溪行

一葉泝清流茅堂古渡頭湍廻新漲落天霽暮雲收徑轉楊林

曲門當薜蘿幽老翁心計少日把釣魚鈎

其二

愛此村居僻門前綠樹遮版橋收落水天非植閒花蔬果尋常足雞豚生息賖何須戀蝸角鉛槧託生涯

其三

一曲幽溪上勞人暫息肩月來應半夜星滿覺垂天野曠蛩吟合秋高雁跡連不知羈旅客心事可誰傳

其四

晁從巷畫吳興溪名兩岸花木蓊鬱過兩岸綠陰垂入夜添幽意無眠萃遠

思世情滔滿甚吾道潔清期坐看星河曉司晨到處催

東郡往返有感

彌月兩經過遙情繫柳絲可憐霜鬢容况瘁露深時馬首逢朝
雨雞鳴進早炊何當茅屋裏高臥起偏遲

其二

彌月兩經過空郊秋氣深浮生尚牛馬故苑隔山林白粲非時
飽紅香得便斟兗城何處望濛雨結連陰

其三

彌月兩經過飛蓋約略同大都連晝夜不住逐西東景物炎凉
入泥塗逼塞中會看南去雁一往任書空

其四

彌月兩經過身勞心計窮小臣方友鶴中澤尚哀鴻發粟恩何
溥還倉歲及豐盈虧功令在敢說九家空

霜降發東郡

此日逢霜降聞雞發兗城黃花遊子意紅葉故鄉情油幕穿風
冷緋袍帶月明秋田如買就早晩侯歸耕

朱石坡易齋昆玉招飲菊軒 易齋即文子 石坡即千子

一塵曲折構何深四壁圖書繞雅林疑是隱居花作塢肯容在
客醉來吟偶懷秋水慚爲吏得坐春風勝鼓琴怪道今年飛雪
早 九月下浣五日大雪 梁間子夜遶清音 時有梨園幼童侑觴

其二

流光正入小春時折簡相邀洗一巵花滿錦堂爭錯采夜闌金
谷勸留詩通家廿載銘烏愛薄宦三年契白眉式好如君誰得
似翩翩棣萼慶連枝

石坡索書即事賦贈

坡間特起自清奇吞吐黃雲伴紫芝結客每逢青眼過驚人何
待點頭時謝家丘壑天生雅孫楚風流塵外姿漫道林泉堪寄

傲南山燦爛會昌期

其二

錬就英華欲補天平分岱頂一孤峯膚雲會結爲霖想攻玉還
思作礪年滄海驅來仙術巧鬱林移向宦門傳相逢不覺頹傾
拜自笑生平類米顛

冬日嘉祥郭外

愛向嘉祥郭外遊有山有水有田疇漁翁釣艇依橋泊牧豎吹
聲隔岸幽烟火萬家賡樂土弦歌四境頌康侯車中忽發林泉
興何日柯西泛小舟

其二

寒梅又發故園香遊子猶羈天一方晨起簿書愁積案夜深燈火獨匡牀北山有賦何時就秋水臨前總自傷無地營居慚欽歎空教短鬢點青霜

白廟村行担

濟陰門外朔風凉一片寒郊萬木蒼綯索累年嗟仰屋酒漿今歲望跡堂五銖何遂千人命三宿難欽啓漢章勞我車塵來下里欲操丹筆轉神傷

大風發曹南

脂車北去又東來此日風威眞壯哉穿透羔裘幾徹骨吹寒貂珥竟侵腮就聞忽發柴桑典寄傲還憐松柏材獨有故園梅萼好一枝應向雪中開

早發鉅野

百穀齊歸囷廩中蘼蕪消盡四郊空鹻泥濃襯晨霜白潦水微分朝曙紅油幕星邊愁浥露氊袍日久不遮風老僧方丈灰常煖故學楊朱泣路窮

壽曹溪曆

弦歌新復蕭康衞誰把牛刀試彼都笑我老來猶索米羨君長至正懸弧恰逢姑射環公案自有氷心映玉壺覓得洞庭千日酒一巵爲進廣成圖

壽東兖宋憲副

葭琯浮灰正仲冬鄒陽吹律應黃鍾和風早遍東西兖惠照旋臨曹濮封時有分巡兖西之議岱嶽祥雲徵五色嵩高佳氣鬱千重朝來朱鶴銜芝舞爲報金盤玉露濃

壽滋陽方行泗同寅

扶桑欲曙彩雲生青鳥當軒舞戴鳴玉琯浮灰初應律金徽阜俗久知名魯公橋畔春風滿杜老臺邊秋月明得共仙舟分濟

楫迷津咫尺是蓬瀛

喜晤陳無名信宿別去

每從大阮詢寒溫邂逅相逢淤一尊不道脂車便東去屋梁明月照黃昏

贈鄒毅仁年姪

孔李通家可比隆相逢寒谷得和風衛弓賦鶴才偏拙羨子雕龍術已工握手忽驚分歲後論心恰遇小春中簪纓原是君家物竚看金臺騁玉驄

其二

昔年秋榜幾同倫翹首晨星嘆故人有子克家真不朽微官老
我更清貧故園松菊堪攜杖仕路風塵欲返輪此日曹南珍重
別當筵魯酒莫辭頻

題胡子健文行樂

認君苦不真未敢稱君名君家住袁川山水秀且清特達嘗問
出君廼鍾其英弱冠富經史通才息槃衡肫不嫺禮數偶爾適
性情科頭還跣足獨坐遺世榮俯仰既以寬塵紛安所攖柳下
晝陰靜荷間香氣生只有便便腹丹青寫不成會看秋風起九
萬摶雲程

戊寅除夕

歲事聊云畢臣勞何日舒引杯徒有興彈鋏尚無居骨肉他鄉
聚清閒此夕餘山陰疲應接宦海正相如

己卯元旦

鳳律頒元朔雞鳴肅佩聲遙瞻金闕迥仰睇玉華清淑氣從南
至恩光自北榮小臣何所獻稽首頌昇平

迎春

晴郊回淑氣選仗出東門喜見兒童長欣逢父老存萬家瞻吏
治三載愧君恩清靜遺徽在悠然想漆園

立春先子諱日

執掌幾忘歲相逢又及春函三初啓泰吹萬欲生新民事先祈
穀臣心敢爲貧廿年冰檗署風木暗傷神

賦得人日題詩到草堂

人日題詩到草堂晴風遠送落梅香階前雙鶴親人舞樹杪羣
烏覓食颺獨坐持觴迎鳳輦三年素飽點龍章回頭鏡裏探春
色一片鬚眉半染霜

陳無名遺其乃郎冠祖以詩畫手札來仍用原韻

寒冬別去又春溫喜接公郎詢令尊爲愛小蓮（無名別號）詩畫好特

烹蘭雪坐黃昏

贈陳冠祖

翩翩亦復頌溫溫跨竈依然肖乃尊燒燭西園難作別疎鐘幾
點靜黃昏

元宵

聞說春宵勝舊年滿城燈火照前筵也應嘉節千門賞況有當
頭一鏡懸爆竹流聲連鼓角銀花吐燄接星躔小臣幸際昇平
會清酒黃柑倦不眠

詠趙節母余太君

山陰山水奇人物亦從類衣冠多成仁巾幗明大義伊昔余氏
翁孤雁形夢寐誕生賢淑女四德信咸備笄年歸趙室虔恭主
中饋育子僅三齡良人與世棄當其易簀時折釵明不貳仰事
堂上翁俯鞠懷中嗣青燈照辟纑背人彈血淚莫雁不再偶竟
符夢中異荼苦既畢嘗孤子成國器一旦未亡人遂與亡者比
壙閱二十年年甫四十二含笑入泉臺完此柏舟志孝哉州佐
君合塋牛眠地旌門尚有待述善徵詩記嘗稽彤管編令人發
深喟婦烈猶臣忠未可相軒輊死節固云難立孤良不易女中
有程嬰千載兩不愧

詠張門戴呂二節母

弟兄雙夭事堪傷妯娌同心節可揚一樣茹荼甘苦別仲姬有
子姓名香只今華表承恩寵誰說脂韋少烈腸讀罷贈言深太
息仰觀婺宿晚來光

南陽旅次三十首

和風遲日令初溫聞說巡方勞至尊末吏也陪東道主親來湖
畔祭雞豚

其二

霽光初轉綠蘋灣岸曲新來棲白鷗自愧鳳池飛不到翠華臨
處覩天顏

其三

環堵頹湖春日遲幽人僻地兩相宜居停知我心中事滿壁餬
成歸去辭

其四

茅茨淺覆版墻低檻外湖煙入望迷喜得青山離不遠朝來時
有白雲棲

其五

十里湖塘一字街石橋南畫轉西齋山光水色堪攜取便嗅鹹

齋也葛懷

其六

春來無日不宵征暫息南湖百慮生世事紛投同弱柳各牽心
緒到愁城

其七

南陽風景勝曾南公事前來偶脫驂酒債魚貲償不盡春光九
十已過三

其八

二月南湖春水溶芳洲一曲掛行蹤拋書啓戶叉雙手又見朱

翰蒪下春

其九

莎草舒芽柳發青曜靈如駛不容停客來信宿渾無定閒看鳧
鷺浴淺汀

其十 郡佐張畫先招飲

北湖精舍寓張君欵我嘉魚得半醺傍晚歸來石橋上一鉤新
月釣閒雲

其十一

青蒲垂絲碧滿莎洲頭水面浴羣鷺一聲寮亮齊相和驚起眠

鷗過别波

其十二

爲貺幽僻寓湖濱遠浦漁罾出没頻可惜有肴難覓酒一卮燒
白佐修鱗

其十三 飲東阿尉錢德章千佛閣上

賀家池畔識君家每飯烹魚不算奢邂逅南湖勤道欵幾忘故
苑隔天涯

其十四 同前

歡尋高閣起洲頭一片湖陰四望悠好客主人留竟日青州佳
醞步兵壺

其十五

暫憩南湖覓影雙卷書排悶啓南窻漁人知我當灑酒網得修
鱗賽大邦

其十六

高天十日變晴陰旅客洲頭結寸心一自草堂施榻後米鹽錙
算亦多金

其十七

春風吹客坐魚臺只好呼魚勸酒盃灑酒烹魚果是好青蚨飛

去肯還來

其十八

方州庶務頗殷繇遠滯鄰封呼應難居指簿書愁日積浮屠偏
易落金丸

其十九

前臨孔道接南徐旁有青山爽客居遥望故鄉歸未得湖光渺
渺欲愁予

其二十

連日湖邊作大風漁罾閒掛石橋東夜來祇覺孤衾薄起看瓊

花散滿空

其二十一

銀箭頻催眼未交聽前碎玉帶風敲可知官閣經旬閉冷落寒香滿樹梢

其二十二

一雙飛舄渾羣鳬日費青蚨市上酤風雪夜深鄉夢少披衣頻起學跏趺

其二十三

湖上春風雪裏嚴晴暉開凍落前檐如屏山色看難厭吸茗呼童數卷簾

其二十四

春水湖頭雲氣烝春山雪後曙光凝客來湖上看山色恨不披緇學老僧

其二十五

萬頃澄湖百里塘龍舟指日下邗莊微臣覘領求芻責芻壯其牛腯爾羊

其二十六

羽檄飛騰下九霄六龍早駕御河橋秋毫不費民間物童叟須知頌　聖朝

其二十七

耀日龍樓插漢高君王巡狩省民勞御香縹緲天恩遠散入春風遍九皋

其二十八

雪霽南塘風力微湖山兩岸霧春暉五雲翔處天門迥簇擁台銜護紫薇

其二十九

春日喬居湖水前湖光春色兩無邊若教應接山陰道多少笙歌出畫船

其三十

山陰佳氣鬱千巖曲渚柯亭逈不凡裁就布袍猶未衲私心早已逐征帆

梅花三十詠

南枝已謝北枝花素履偏當寒歲華驛使忽聞乘夜發爲傳春信到人家大庾嶺上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方開寒暖之候異也

其二

恥逐蜂蛾獻笑塑孤芳凍九半函春月明花下留香佩指的羅

浮一美人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日暮于松林間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語言清麗芳香集人師雄扣酒家共飲醉寐起視在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刺嘈相顧月落參橫惆悵而已

其三

十月寒威落衆芳五花偏趂六花香莫嫌占領春光早寄傲冰霜日已長

其四

鐵幹扶疎長石骨春光幾度拆芳函堅操未肯隨風月待得輸心卩尚緘

其五

玉人朝起試香奩素體輕盈倚畫簾自笑生平甘冷淡對君翻似學趨炎

其六

曾與松筠定久要不因氷雪減丰標斂盧昨夜回春色玉椀浮香瀟碧條

其七

素影橫窗帶月高香風幾陣裊綈袍雀芽初沸黄昏靜一曲清音花下操

逌門複戸鎖幽懷春色如何到玉階相對欲言無一字夜深涼露著金釵蘇維翰詩兒家門戸重重閉春色如何得入來

其九

漫愁空谷少知音雪裏還來高士尋若並芳蘭供座右堪誇草木兩同心

其十

百丈高崖可摘星氷姿直上頂頭馨廻風昨夜堆殘雪塗却寒鴉幾點青

其十一

六花有意凍銜芽五出緣何綈冷交讀罷易書猶未睡寒香深夜落輕梢

其十二

凍雪凝雲起暮煙孤燈隱隱透漁船暗香不識來何處古渡無人花自妍

其十三

素姿臨水欲沈魚但得高人慰索居有約三冬應不負夜深紙帳伴讐書

其十四

當年何遜在揚州日把寒香夜未休花自多情人自蔚兩般風味一般幽

其十五

含章殿裏貌無雙含章殿前花滿牕風送落花點修額妝成新樣早心降 宋壽陽公主臥含章殿簷下梅花落額上自後遂有梅花妝

其十六

承旨廊前初日融九英花發照簾櫳花光帶日遙相映疑有文章入化工 元稹爲承旨退朝至廊下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稹百僚望之日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

其十七

誰調鹽鼎陟三台宋璟當年宰相才一賦至今聲價重芳名原不羨花魁 范至能梅花譜十一種宋廣平賦

其十八

雪作肝腸玉作容吳門越墅託幽踪若將花品方人品各占蓬萊第一峯 梅福字子眞壽春人補南昌尉王莽時棄妻子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今山陰有梅墅子眞隱此

其十九

賣卜歸來亭午過郵酤蝦菜凍顏酡濡毫點易花檐下自比堯夫安樂窩

其二十

博山鐵煖膽瓶寒貯得清芬索笑看綠雪染成紅玉顆枝頭多半未開殘 少陵詩巡檐索共梅花笑

其二十一

淡交誰復似林逋卜築西泠傍小孤獨把幽香塵外賞醉來隨意嗅花鬚

其二十二

露頂頭陀赤脚僧看花十里踏層氷興來掬雪和花嚥朗誦南華白日升 鐵脚道人赤脚行雪中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和雪嚥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其二十三

翩翩素影照澄潭爲色爲香靜裏涵生意却從微笑露一枝何遜遜瞿曇

其二十四

玉貌佳人酒暈微芳情日下逗春輝一從元獻相攜去分得餘香滿洛畿 紅梅花蜀盛姑蘇晏元獻移植園中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都下始有二本

其二十五

高閣深深護紫雲何來笑語出紅裙吟成不覺仙環杳留得餘花帶夕曛 蜀州紅梅郡侯建閣扃鑰一日婦人凭欄笑語開視不見有詩云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

其二十六

小憩雨雨列蛾眉未必紅兒勝雪兒濃抹淡粧都入雅可人應
在未開時

其二十七

玉簫何處譜新聲吹徹樓頭一片清但得芳名流逸響不妨五
月落江城

其二十八

西湖深處入西谿一徑寒香歸路迷可道世情兟膾炙對人常
是說蘇隄

其二十九

每惜漁翁中道還何妨百歲老空山請看桃李成蹊後蜂蝶紛
紛幾處閒

其三十

綠蕚花旁搆小軒主人終歲涉林園一從三豕傷離別氷雪徒
存不忍言（先子讀書客梅軒綠蕚扶疎可愛自號梅軒主人己亥捐館而後綠蕚凋謝與言及此不禁淚下）

曹南三草 附歸田雜詠

山陰　成菴姚　夔著

雪中玉蘭次梅谷

春光爭入繪筆蘂發新葩帶雪過生色臨風不染瑕待開金谷
宴疑捧玉川茶（時花七朶並開）七椀香堪掬吟成著意誇

上巳前一日次梅谷雪中玉蘭見酧即韻奉答

好把雙眉對雪揚膏同陰雨即顏觧巳占比屋金罍滿況有當
階玉樹香自媿求多方旰食何堪曲水正流觴一卮多謝賜春
句下里終難擬報章

上巳日再次梅谷

雪霽東郊春氣揚豚肩是處禱農祥來麰徧啓和豐兆桃李初
傳錦繡香賴有嘉賓堪借箸肯教令節不飛觴何時遂我蘭亭
約索把逸情寄短章

次梅谷種蔬得雨戲拈

敝廬五畝半修竹就荒三徑猶存菊謬解懸弧志四方漫學遷
鶯出幽谷十年枳棘鮮嘉猷一生磊砢難諧俗得君脫粟聯晨
昏顧影捫傀免愁獨草堂天井當西隅及時相土培春腴隙地
也教成藝圃種瓜植豆供時須于時言言復語語助我安芘歟

化雨樹人樹木理相通柔亦不茹剛不吐愼勿綜掇三時要
使盈寧環百堵看花馴鶴喜同心夢蝶觀魚且莫數餘蔬還欲
佐官廚猪肝不用安邑補郇得千金買比鄰與君歸老甘茶苦

附梅谷詩　予歎到處移修竹陶令籬邊盡栽菊吾于二者兼愛之風味　眞堪伴梅谷一別故園三徑荒夢魂紛擾頭肴俗頻年作客居曹南際此春深苦幽獨西齋隙地纔一隅捕除瓦礫成青畦昔人高致那能及且學老圃如樊須好雨知時不虛語昨朝覆種今朝雨坐見勾萌俱潤生碧芽黃甲爭先吐抱甕底須百日功牽條引蔓盈環堵種豆得豆瓜得瓜因果相訓難悉數世人割烹充口腹日費萬錢亦何補相隨廉吏啖菜根似此盤餐未云苦

郭尚玉文學邀賞海棠

修肰雨美植階前總使無香色自鮮倦體可因經夜雨淡妝偏

得動人憐醉餘粉臉猶微暈睡起朱唇恰半嗎便欲秸巢供玩
賞居停先已學徐佺

其二

好雨新晴花欲然錦堂玉斝賦賓筵坐中恰有會端伯醉後誰
呼李謫仙秉燭竟忘良夜永高談每羨主人賢一枝分向膽瓶
去探取當時春歷妍

李公玉惠瓶花潞酒依韻奉答

芳樹春深又發花兩番幽賞過君家忽傳氷署來銀鹿手捧青
瓷擁彩霞

其二

數枝綽約半開花一絕新詩庾鮑家兼得潞州春甕好不禁雙
頰暈輕霞

其三

新詩美酒共名花三種風流萃一家對酒看花高興發一聲清
響遏飛霞

其四

曹南聲價重春花賞鑒如君更幾家讀罷新詩謀一和自慚無白
雪報朱霞

郭子益太學招飲同坐小阮尚玉

紅稀綠暗足春光秉燭開筵夜未央非是醉翁便竹葉也因賢
主潔芹觴談深風月應無俗座繞芝蘭自有香好雨知時人願
慰南郊穉麥已成行

其二

天恩聖澤喜紛投時得好雨恭奉恩詔茂草圓扉秀麥疇總使烹茶情自
厚何當食肉味兼優燭光恰值春光好小阮還陪大阮遊不用
笙簧歌既醉酒濃人渴且相留

為梅谷夫諸公贈韻

出爲國瑞處家珍吞吐珠璣自有神三載聯牀應識我一生抱
獨肯隨人種瓜已投青門訣揮塵兼淸范甑塵意欲同君歸舊
墅湖山景物四時春

立夏後一日馮翊公守戎招飲膽瓶牡丹紅綠二種

雨過階前野馬空膽瓶嫩綠襯嬌紅談深不覺灰殘蠟賓主齊
酣醞酥中

題翊公憶湖亭

雅人隨地結幽棲檻外方池任取攜新構艸亭臨水面碧筒香
發又濂溪

和梅谷箑端繡毬

輕盈素質謝紛華倦倚東風對曉霞好鳥不知春易老故來枝
上學看花

其二

深慚茴裔接重華斗大方州傍碧霞欲學繡毬渾未得臨風長
伴刺薇花

再客南陽三十首 其一 渡雙河

碌碌風塵幾息柯一車兩馬渡雙河春光轉眼移新境綠到橫
塘貼水荷

其二 半截隄

四月鄉村唱午雞役車少憩柳陰西青郊寫出田家樂牧笛聲
來半截隄

其三 龍山集

如碁邨落土成闉說是龍山不見山多謝兒童迎道左風塵幾
度識蒼顏

其四 蘇家集

晨光初啓戒行車望見旗亭日影斜不識老尊何處去邨名猶
得記蘇家

其五 謝家集屬鉅野

謝家集上望層樓畫棟新來乳燕儔丘壑一生常在抱可因五
斗數年畱

其六 羊山屬嘉祥

羊山村老善謀生剪石如泥追琢精彤管何如鐵筆好空隨蝸
角鶩虛名

其七 大義集屬金鄉

往來曾借兩宵居好酒何妨再飮乎我去不辭君不問晉人風
味略相如

其八 南陽舊居停

春來彌月卜居停洲上垂楊未放青此日薰風開夏景湖山又欲贊新銘

其九 馬公橋

湖陰隔岸費舟招數里橫塘惠澤遙君去豐碑留道左兒童咸識馬公橋

其十 僧房芍藥

山門初不辨西東小砌當軒芍藥紅正值曹南開爛熳無緣縮地獨臨風

其十一 魚臺尉王秉若魚蕈致餽

蓬門半掃未曾開君獨雙魚饋我來嘉惠不堪同反璧小鮮還悵抑高才

其十二 王尉爲乃郎索易解

廣文十載訂羣詮特向知音贈一編寄語風毛勤著眼玉堂此日重經筵

其十三 任廣文奉委見過戲贈

公事賢勞借學師不辭宵旰共驅馳行廚未必能兼味每日開除幾贊儀

其十四 再贈任廣文

朱梅閣上遠飛鳧暫領齋夫督隸夫匪特經邦先吏治才能當得效馳驅

其十五 飲馬冲霞同寅

三載寅恭賦善交一春王事踵鞭梢閒來僧舍談尊酒鐵馬迎風作細敲

其十六 冲霞坐間瑶全希會

一麭三度漆園春不道南湖作客頻喜見故人來入座清談片晷覺怡神

其十七 同任廣文食鰣魚

日射芸牕寢載興鰣魚如線酒如澠邀君暫過留清話爲報先生自此升

其十八 獨坐

湖山佳處再停驂虛度晨昏三復三獨對南牕無別事時研烏漆染雲藍

其十九 食蘆筍

未必生平懶茹葷時蔬清脫是蘆芹倘從玉版齊聲價使我翻然憶此君

其二十 雨中聞雁

秀麥盈郊四月寒殘編一卷雨中看舉頭忽見南來雁可有雲
箋寄萬安

其二十一 獨酌

濁醪何必定如淮從事青州品自佳猛欲彈冠還故里日攜家
釀樂同儕

其二十二 聽鶯

欲學裴公課語林一時未得邊投簪胄中磊塊應多少特向黃
鸝索耳鍼

其二十三 看山

階前碧草換新茸雨後高槐落蔭濃總使神情閒處好那堪終
日面青峯

其二十四 再過千佛閣

梁間乳燕競呢喃款段連朝脫轡銜一卷攜來愁讀盡閒過蕭
寺訪香嵒

其二十五 訪南酒

爲愛蘭陵琥珀光十年遠宦渴思嘗今朝偶作南陽客試問河
邊有酒航

其二十六 燕來

雨過沙洲卷耳添旅中苦菜也應甜一杯欲沁詩脾渴雙燕飛
飛入竹簾

其二十七 憶花

出門紅藥帶風翻客裏寄懷日涉園待得趨公歸去後名花猶
見幾般存

其二十八 水園

問道龍旂巡狩歸輕舠水面合新圍嘉魚網得供恩賞夾岸歡
聲滿薜扉

其二十九 執事

割雞空自笑鉛刀三載承恩未著勞此日河邊分執事六龍舟
畔拜黃袍

其三十 漕運

重陡高堰滙流淙錫首鳶竿閒碧幢萬國輸將歸 御廩盛朝
偏德已無雙

贈馬冲霞同寅陞桂陽刺史

芳聲遠紹白眉賢異政新膺綠綬遷已向梟山留惠澤更從湟
水奏氷茲行時早秀張堪麥到日應觀茂叔蓮莫道峯高回雁

字黨章遥錫九重天

戲題爊面

扇頭可惜著爊金辜負霜毫與雪吟若把佐香酧白面素風藉手一披襟

爲爊面解嘲

世情何必盡求眞一樣風流自可人但得新題盈半面儘堪清暑復消塵

送陳小蓮赴叫封

廿年憶別話方殷一月聯牀袂又分筆墨匠心幾入化簿書鞅

掌尚離羣羅門菱角應先飽柯渚舫頭待共醺此去歸期如未確還將徐榻轉遲君

送陳冠祖

鳳雛眞不媿通家丰采居然天半霞司馬文章遊裏進元龍意氣歷來嘉别時懶折將離艸歸去先栽並蔕花補衮一圖君自有蘭臺梧掖總清華

食櫻桃

形如馬乳色如瑛百八牟尼貫未成樊素歷邊分一點太眞臂上落三更小臣拜貺知何日野老承筐覺有情不用移時爭食

盡無煩索取蔗頭錫

贈周南矣賁文

絳帳風流塵外姿十年藏器會昌期高才肆應原無礙吏事何妨試望之

贈杜獻彤廣文

于今芳躅景蘇湖經濟從來本大儒漫說後堂絲竹好驊騮應得騁康衢

答梅谷索潞酒限問字并藏四季花名

杏花村舍隔中山聞道青蓮典半刪恰有葡萄雙甕在偏宜梅

谷坐清閒

高莊行相

五鼓出城闉當空月半輪千村饒綠蔭九陌靜黃塵雞犬知時務豚魚昧夙因下車懷古后側隱共天眞

諭父老

二麥已登塲南箕競播揚晨炊環婦子晚遂下牛羊金革如何祗寬柔不礙强話言勤記取莫負縣官槽

夏日飲朱含章園亭即席賦贈

檻外名花辨四時當軒碧藕發清池客來觴酒消長日爲愛居

停是白倉

壽于尚白

候律纔分夏稱觴又一年鱣堂成碧樾泮水待紅蓮覃秀申三祝同疆盼九遷知君桃釀熟相約飲中僊

西園蜀葵一朶二色次梅谷

一朶呈雙豔晨昏自翕張朱顔披紛袖玉貌試霓裳合巹同宵夢凝脂倩曉妝傾心依化日不媿說花祥

其二

繁花齊鬬彩一朶獨鍾祥素女偏濃抹紅兒卻淡妝香奩貯脂

粉竟體楚衣裳守得丹心在雌黃任主張兩結同一葵心向日而用意卻別

郭子益席間賦

古今抑何長立方乃可久萍水懷應求傾蓋結良友大者砥廉隅暇或談詩酒雅座開名花新凉生雨後知己四三人時疏貳用仵託身樞機中抗言得未有一夕勝十年芳華亦芻狗

寄自昭弟

別來已不記春秋聞道棨旋尚黑頭有母在堂稱節壽得君綵膝慰箕裘歸鴻千里詩裁錦夢蝶三年月滿樓猛欲掛冠頻揖手湖山佳處棹輕舟

夏日雨後觀禾梟愙權崖李公觀風

銀河星淡扶桑旭日爐鴟火暑云溽旱魃方涘當事憂甘霖急爲羣黎祝東風吹起岱宗雲膚寸崇朝喜沾足槁苗俄頃勃然興平疇千里增新綠衢歌巷舞慶年豐神君憂樂蒼生同攀帷徧歷青郊外攬轡遲歸紫陌中已卜京坻賡下里行看大有入宸聰天聽從來至卑近如響之應伊誰功

沙都旅壁有題邯鄲道中二絶感懷拈和

幾度臨風賦碧山偶來旅舍學偷閒不知此日邯鄲道多少英雄劇𠷀間

其二

堪笑浮生寄枕中屏軀朝暮逐西風欲將簑笠隨漁父流水桃花一棹通

別曹南公署次梅谷

茹荼三載有君同著眼浮雲過碧空迂拙自慚汚仕版田園且喜遂初衷別來脉脉梁間月擔去翩翩袖底風贏得幾先成布衲吳江楓葉已飄紅

中秋次贊衡兼正梅谷

秋氣平分閶闔門玉盤離嶠正黃昏民勞三載嗟雕朒吏事今

宵托酒尊骨肉有緣聯異域炎凉誰復識王孫天香依舊飄雲
外回首當年欲銷魂

其二

三年叢棘一朝離好月當頭問夜其自分疎庸煩吏議敢云淸
白畏人知時逢寒露秋將老身比浮鷗太尚遲賴有艮朋堪永
夕免教北海怨空卮

秋林寄懷

一轡款段柿林中蕭瑟吹來對面風隄畔蘆花猶帶白枝頭碩
果尚留紅渠成共享秋收稔事後應忘慮始功多少閒情無所

託觀楮幾度欲書空

賀董生梅菴領鄕薦

素結文章契新板月殿香名傳梓里重才擅玉堂艮正直追先
輩天人策上方田間有遺老扶杖把淸光

九日次賁衡

碩果猶存賦得輿輕攜雙袖樂陶如憑將靑眼酹籬菊早把丹
心付麯車秋水幾年勞蹇夢東山何地卜樵居當年一局如堪
訪還向柯西結草廬

贈沙都居停孫亮工

郡城來往幾經春東道欣逢賢主人此日歸田留別詠載耕且
讀樂堯民

留別曹南士庶　其一　講鄕約

玉音詮解久成編三載殷勤朔望宣寄語鄕耆交勸勉咊田鑿
井戴堯天

其二　嚴守望

三省輿圖接犬牙喬居羣醜混瑜瑕須知守望非虛設莫聽疎
虞事後嗟

其三　戒鬬毆

金革如何不去身輕生鬭狠俗相因懸書覿面多方誡勿忘寬
柔以教人

其四　祈晴雨

腠寒何刻不關心禱雨祈晴憂患深到得有秋齊落實稱觴誰
復憶鳴琴

其五　賑飢饉

頻年霖雨苦爲災鳩鵠何堪溝壑埋鬻俸募金炊白粲一時鼓
腹樂春臺

其六　開河渠

積霪爲患亦多時相土開渠集衆思但使後來知濬澤何愁良
法不長垂

其七　修奎樓

巍然東壁聳奎樓日久傾頽文教憂獨募經年成鳥革天池振
羽已逢秋

其八　建義學

當年直指重斯文書院翬飛盛衆羣有意光前功及半落成今
欲藉諸君

其九　省繁刑

爲勤撫字拙催科三載蒲鞭心自婆廳得交情如水淡落花一
任逐流波

其十　勸守分

弗負官租累考成莫因小忿盡無情臨期片語諄相贈忍字終
身信可行

其十一　渡雙河

一琴一鶴一書囊兩袖飄然返故鄉秋老朔風應漸冷不堪離
思結垂楊

其十二　歸鑑湖

千巖萬壑越王居食有嘉魚出有車故老來時相問訊幾竿修
竹是吾廬

重陽後二日對菊同賛衡

每甘淡泊茹園蔬此日京葵頗自加尊酒不妨古史下一椽何
異野人居聯吟喜得怡怡句歸老羞爲咄咄書獨有黃花偏好
我數枝乘月伴清虛

偶懷白燕四首

一片梨花遠院飛迎風弄日逗清輝偶來佐鳥同青鳥錯認烏
衣喚雪衣玉女晩妝乘月下素娥晨起履霜歸杏林宴罷探春

色傳粉何郎襯紫薇

其二

誰將縞紵贈金閨楚楚衣裳度海西但得投懷渾似玉特憐皓
首尚銜泥豈因合德宮中妒故向盧家梁上棲王謝當年成素
友如予清白可相齊

其三

一縷紅絲結去思幾年懷舊訝歸遲錦堂煥采雲生棟春夜流
光月到楣白首文君終履素練裙羊子半疑脂如簧早已諳清
語誰說能言遜雪兒徐文長白燕詩安得姚家白練裙看片雪梨花樑

其四

也同柳絮鬪春華兩雨于飛並雪葩笑我丹鉛空許國如君清白可傳家諜孫甫脫貽堂厄翼子猶溪仰屋嗟幾度臨風凝碧眼翻翻疑是落天花

初度言懷

賞菊籬菊已交冬屋瓦凝霜起玉容弧矢遠期廓廓器東南久滯斗宵蹤三年栩栩衕遺愛十畝朋朋待老農莫笑空囊歸太晚梅花東九韻偏濃

次贊衡

半通初解已如僊況是懸弧又一年聯句忝情宗杜甫作書毋日學張顛傷君賓雁寒中侶笑我秋花霜後妍三載漆園空說夢岱山雲影漸還連

其二

晨起晴暉結采雲雁行異地喜同羣漫誇伯仲同伊呂（弟詩用工部句）會把珠璣迪見聞東海無涯新得岸北山有藏待成文一椽買就柯西竹好共南園樂此君

示兒輩

有子堂前振采衣鬚眉漸覺較前非一籌當展時難待百事成願早違清白尚堪遺爾輩澗槃何用傚知希引年未得長生訣虛度春秋越古稀

示諸孫及重孫輩

老來只合傍朝暾戲采殊方賴若孫種玉毋衕終抱璞樹蘭且喜見重孫醴泉擕取寧無本芝草芬芳定有根世事升沉總莫問好將庭訓省晨昏

壽任節齋廣文兼贈公車

三載風塵吏相逢同日生岱雲分紫氣僊果進黃精詩酒銘君既柴桑淡寻情長門知有賦拭目檢題名

朱文子昆玉以松竹圖為壽志謝

秋老逢初度東門早掛冠臣心原似水天氣漸增寒嘉惠圖松竹高情鏤肺肝臨風展犀軸虛白滿欄干

留別文子千子昆玉

三樂人爭羨如君有二難塤篪諧伯仲聲氣結芝蘭莅忝通家末行當驛路寒臨岐縈別思照眼落楓丹

留別魯濬遠孝廉兼贈公車

握葬三年久臨風起別情平沙懷落雁上苑聽啼鶯聲價詞林重圖書按院清思巖壑畔有客賦嚶鳴

留别南華

臘車有日去南華蟋蟀秋來過別家十九寓言誰得再百子鄉思我偏賒寒鴉飛盡空莊月賓雁書成綴錦霞漆水一泓何處問幾回擊筑起長嗟

賀楊生震子北闈鄉薦

高文華上國健羽振秋風氣鍾東方秀羣連北冀空鶯啼柳絮(?)人許杏花紅羹鼎他年事知君術已工

留别方衍泗董桂若諸同寅

芳型喜得在鄰封每向高明卜去從誤我衹緣追夢蝶懷君常

自憶登龍流雲早逐春花度孤月還依秋水溶指顧金華知不遠可能青眼到寒松

賦得雪裏誰還送炭來此予署阱陽時舊句雪中偶然閃及即用爲題

雪裏誰還送炭來皤顔抱膝擁寒灰茅檐靜聽羣烏噪松徑閒看鶴跡回自笑然眉無用火方知炙手不須煤賦成任把魚箋拂七寶爐邊凍自開

其二

木落風高寒氣催六花爭逐五花開錦堂笙瑟情方暢陋室簞瓢志未衰由已婆心愁盾火照人古道笑然灰袁安此日空高

卧雪裏誰還送炭來

郭子益雞酒見惠即用前題賦謝

雪裏誰還送炭來一樽兩榼亦奇哉忽成雞肋曾無腊煖就甆黄任舉杯佳貺卻當寒處腆新詩閒向冷中裁塗鴉幾點勞青目久識林宗是逸才

送贊衡南歸

常華春暮正翩翻高興東來訪玉昆撚指光陰踰半載感懷時事矣吹塤一卮把別情何已千里言歸心自捫此去河山勞著述莫教杯酒倦晨昏

思歸

東郊三載滯風塵到得歸田僅一身教乘寬柔寧作母心存清白豈辭貧幾編有用仍還我雙鶴無緣早贈人兩岸垂絲牽不住鄉思先涉大江濱

留别郭尚玉文學

一枝曾憩足三載締嚶鳴桃李蹊常滿芝蘭臭自清暮雲生別思秋水淡交情欲折垂隄柳停鞭且莫行

壽梁母趙太夫人八十

湖膳勝輝爛碧霞錦堂笙瑟慶萱花斑衣楚楚階前舞皤髮絲

絲贊上苑毓秀喜宗琴鶴後于歸欣字伯鸞家閫中早著鍾桓範閫外曾無笑語加敬戒從夫終罔斁幽貞持己絶纖瑕爭傳眉壽人間瑞共識心田種自嘉有子齊芳稱二美方予承乏守南華一卮爲進千秋祝東海三山近有涯

詠雪

寒空碾玉屑枯樹發銀葩煮海味增淡看山興倍賒紅爐纔一點白屋已千家遙憶南軒畔梅林滿凍鴉

其二

唧唧羣烏合昏昏四望迷無聲偏有色宜釣亦便蹄十里梅花

韻千竿竹葉低扁舟乘興發多在嶺江西

沙都晨火

晨行霜氣肅孔道靜無塵衰柳牽愁思輕蹄託旅身奧咏知異舊日月亦懷新尚有居停主淸尊戀故人

留別曾滙伯博士

宗風披拂遠世澤久逾新每挹汪洋度如親忠恕人抗懷同白雪賦別愧陽春嶽牽姝無恙晨昏佩德鄰

留別曾錫侯副戎

幾年承集游此日唱驪歌正值趨丹陛無緣別玉珂公當專閫外予自守巖阿倘念同城舊垂青到薜蘿

寓袁子綱少尹署

策蹇來東郡寒花發九英朔風釀暮雪殘月啓朝晴老我甚蘆質懷君桑梓情西齋堪習靜談笑慰生平

長至值先慈諱日

孟秋已解綬長至尚居東已覺添圜夢仍同王粲窮可憐堪愛日遺恨不寧風幽意如何愜停杯問化工

謁曲阜先師廟

宮牆數仞瞥天同闕里規模分外隆　聖主右文崇釋奠曾孫

承武世元公書樓百尺徵言在檜木千秋王氣通此日得門牆禮器恍親函丈沐宗風

謁聖林

未喪斯文猶在茲摳衣方值歲寒時後洞數里羅靑柏藏往千齡秀紫蓍挾子抱孫天地久峩冠博帶帝王師當年築室誰能繼私淑寧禁過墓悲

任城陸行

天定事如何淹遲日亦多訂期當鼓棹有約已封河策蹇馳冰雪停驂傍薜蘿從茲巖壑近準備老漁蓑

宿滕縣境寄懷常翁公同寅

壤地由來舊溝塗尚井朕樂郊冬雪滿比屋曉炊連游刃君才裕歸田寺志堅一卮消旅况得醉且高眠

頋河曉發

一片寒郊雪色豐旅人侵曉出林東蹇蹄恒苦當車潦敝緼常愁入幕風自笑桑榆歸計拙肯隨花柳媚人工湖山風物還如舊搉作柯西簑笠翁

衆興集大雪

客程一夜雪四宇密雲封莫厭村醪薄還愁足繭重遠林迷樹

影平野失行踪不道征塗苦偏教坎壈從

其二

看雪簾皆捲何辭覿面風枯枝銀作釧村社玉爲宫幾處紅爐宴單車白髮翁若參歸宿地憂樂總相同

淮陰別劉周庠五世兄

承君貺旨酒正值緩寒灰對影月初上呼樽香自來高情憐客倦予意戴星回凍解河流出扁舟逐隊開

別劉漁齊二世兄

十載通家誼黔東復濟東積思四宇遠握手值年終欣舞趨門雪還親叔度風山陰如命駕燒筝莫嫌窮

別劉高廩三世兄

憶在黔中日追陪亦我園相看同骨肉惜別幾寒暄雪夜乘風駛龍門拜鯉言凌晨欲辭去凍落水潺湲

別陸無蹤世兄

歸帆遲不至十日坐淮陰懷古羞蟠鬢論交憶素心喜爲公幹御得共士龍吟握手逍分後前盟可再尋

已卯除夕舟次和贊衡

柏酒辛盤幾許存家人促膝對桑盆但教霜鬢如常健徐起朝

天省百煩

庚辰元旦

客路已逢春晴朝百物新可憐皤鬢叟猶作異鄉人藍尾浮三白青蔬備五辛敢云難免俗未肯負元辰

新豐舟次和贊衡

欲向新豐解玉環扁舟先日度邗關時逢雨水椒花潤路入平川荆棘刪已覺春風흐岸柳不禁歸思遶家山篙人醉鬨驚殘夢一曲吳歈半帶蠻

其二

枝頭好鳥弄綿蠻褱接吳趨近越山和氣早隨春信至衆戚漸
被太陽刪賽神旗鼓喧村社慶節衣冠繞鎮闕一葉濁醪酹旅
兒憑教烏兎轉雙環

春王九日贊衡有舟中望月詩和之

客舟三度見初弦指顧傳柑又欲圓不識虎林何日到歸心先
上大江船

和贊衡

也因美酒倍思家琥珀浮光不費賒况是湖山爭入畫扁舟到
處徧春花

又

坐隱終朝倦客情無錢難近麴先生黑甜一枕黃粱熟半啓紗
聰擁百城

平望舟中憶范夫子包嚴介倪生令朱敬身諸故人有感

吳江越水望中分白髮歸來擬巢雲爲問故交誰尚在數丘馬
鬣起蒼雲

答胡亦式姪倩

十年風雨結離思此日喫君扇上詩李杜才名垂後世鍾黃書
法冠當時何緣異地投明月深喜同儕有白眉歸老林泉無別
事好將酹倡慰相知

歸里數日喜晤自臨弟再用前韻

睽思不啻隔三秋邂逅相逢訝白頭笑我馳驅空老大多君刻
苦計弓裘山陰道上塤篪叟西子湖邊華萼樓但得往來供阻
之何妨絡繹買扁舟

卷之四目錄

卷之五目錄

卷之六目錄

卷之七目錄

祭蔡母文
代告城隍文

辭

先考天隨府君哀辭

跋

募新古笛亭跋
紀先人詩叙跋
庭栢謳吟跋

引

靈山寺募引
顯聖寺大悲殿募引
城南石橋募引
城南地藏菴募引

卷之八目録

啓

賀制臺元旦啓
候范制臺啓
候田撫軍啓
候署府馬公啓
請中憲劉公啓
請學堂公宴啓
請崔父母啓
餞李制臺同省啓
賀李制臺內陞啓
送李制臺內陞啓
賀江伯逕刺安陞啓
祝姜中憲北堂啓
答購墨啓
送新茶啓

銘

客梅軒銘
陋室銘
鼎銘
書燈銘
黎署西軒銘
道德仁藝四銘
經秋銘
硃硯蓋銘
墨硯蓋銘
壽海銘
爵銘
劍銘
書架銘

贊

關夫子贊
西來贊
酉族贊
郭汾陽贊
曹武惠贊
蕭培初行樂贊
裴氏行樂贊
五極贊
準提贊
達摩大士贊
天師贊
鍾馗贊
三星拱極贊
三星拱日贊
趙禹槃像贊
趙君貴家慶圖贊
汪某家慶圖贊
鍾承家行樂贊

飲和堂集

茶賦

山陰成菴姚　夔著

瞻峩山之崔巍隷武陵之南鄙太守歸老于吳興主人代庖而
臥治方遲日之籠窗值連陰之初霽應門挾刺而投有客承筐
而至餉余以探春益余以意思余乃披春衣啓東園掃落茵跤
前軒握手而迎促膝以言于是命樵青滌花瓷候五沸奏三奇
清香遠聞潤吻而解頤客飲而甘之曰美哉噫嘻輕身換骨之
資野人之獻曷足語于斯乎請詳其所自使僕得敬聆而稔知

也主人曰會稽之山名曰日鑄高峯插雲層崖捲霧仙踪之所
往來靈液之所疑聚爰產魁草驚雷吸露周遭不數畝之寬租
息歸清河之戶報春發聲于鷃鴂騎火搗工於蓮步乘初旭而
盈筐選怒芽以入濾秋蘭競馨霜華比素做白絹之斜封飛紅
塵以達御當路搢紳之家分惠未能以角數若夫餘山浩衍鎗
旗分布未嘗不冒蘭雪之名而並色絜香固已天淵相去也客
曰有是哉氣稟于高則何弗清質稟于厚則何弗榮工擇於良
則何弗精備此三美以有今名何怪乎百慮之繁頓息而兩腋
之風遂生他有媲美于此者子不難于終述而僕又何妨以竟

聽則有紫笋發顧渚之能黃芽挺霍山之秀武夷鬪勝于火前
羅岕爭奇于廟後龍井永譽于西泠鶴嶺騰聲于江右虎丘名
齊以少而益佳鳩坑揀芽聞名而競售成都數種首標鳥嘴之
形普洱一丸差擬龍團之舊並鑒賞于高人振藻思于華胄則
有穆陀之葉消暑而潤枯仙人之掌還童而益壽雲貉之療風
疾力倍尋常天柱之化肉痕功神邂逅建州入餅倍六班而共
傳蒙頂五花與三絕而施奏均最哲之所珍在今時爲鮮覯則
有歙州之森蘿氣清而帶脫六安之峴春味冲而彌厚厥產維
多聲稱滋茂任估人爲取攜向日中而輻輳則有淺原絕壑之

間清和歊陽之候或擷秀于野山或採芳于家圃咸極巧以致
精遂窮昏而達晝多者待價而遠沽少者儲英而獨啾在昔未
嘗聞名于今無從考究雖屈指不勝窮而未遑以口授則有東
蒙石蘚並佐清凉龍川皋盧不嫌苦瘦斯又性相近而形殊名
雖同而實貿者也客曰僕聞之氷雪之姿無媒而羞獻菁華之
選相得而益彰以于所言茗荈之倫詳矣伊誰爲之品題俾歷
世以垂芳主人曰善哉客之能審乎原委而晰及微茫也粤考
六書之初僅傳荼苦迨分五種而後競闡茶香神[illegible]百草之嘗
惟吹咀而悅志晏嬰茗菜之設秪淡薄以[illegible]傳及于魏晉

好尚盛于隋唐則有分甘詠議識味[illegible]之三篇制作
幾于大備玉川子之七椀意氣爲之發[illegible]益擅精良
則有石乳研膏之貢氷芽[illegible]始造端[illegible]武于
蔡襄美後來之居上洵巧技之[illegible]工于夙夜[illegible]啜于
君王雖有功于口腹寧無媿于黔蒼[illegible]以北[illegible]
蜀之蠶桑而君謨士人之[illegible]之哲
奏績于崇陽也若夫蒼飲[illegible]自貞元私販之多由于塌地
堪嗟李拾遺之疏不敢趙侍郎之議至於六[illegible]日非
三司遺而蜀商益敝錢號剩茶于悰之陋規進[illegible]美餘李溥之

過訴利僅規于目前害且流於奕禩此其大者關于民物而其
小者周于一身蓋夫茗飲之入唇也苦而善潤香而不辛走經
絡透關津消煩悶息囂塵既解酲而滌膩亦卻睡以清神然而
少能益智多則傷人得飲中之三昧恍乘風而羽化犯瑯琊之
水厄還抑氣而損真苟不念草大蟲之可畏而徒信酪[illegible]
功臣斯右補闕之新語所爲與諸家之諷詠而並陳也客曰美
之所在弊即隨之或耽心而成癖幾樂此以忘疲失和平之正
矩詎養生之所宜及其失者則又卻而不御執性靡移何殊因
咽廢食而諱疾忌醫詢如所言宜孰從而孰違主人曰過猶不

及。維中則式。匪不求精。罔踰于極。景化日之彌長。慶徵輸之有則。不煩太守之會金沙。庶幾蒼生之獲休息。揀其腴者。發學士之清裁。存其殉者。消鄙人之肉食。但適可而無貪。亦何施而不克。客于是喜于言。悅于色。羌三揖以告辭。願終身而罔忒。主人則旋反乎退思之堂。偃仰于屏風之側。花含笑以來迎。[illegible]忘機而若織。喜案牘之不侵。聊徜徉以自得。觀活火之揚揚。聽松風之抑抑。啓客茗而試之。宛方壺之可即。

丹砂賦

鴻濛肇啓。山川孕靈。五色既煉。九埜就平。萃陬澨之玉帛。咸輻輳于神京。爰有丹砂之貢。與礪砥而竝稱。思夫丹砂之爲物也。鍾二氣之精華。位南離之正宅。結少陰之胚胎。受先天之大赤。質經灌而彌熒。體雖堅而匪石。方其未遇。褸砂礫而蒙穢。逮乎乘時。炳日星而若炙。于是拔泥塗。出幽穴。輸地官。登大[illegible]。佐圖籙之寶符。煥宸章于玉牒。則有貧舟車。歷歲月。權[illegible]。籌盈缺。不歷而趨。善價而脫。朱浮天半之霞。采映雲間之蜺。用非應而不窮。功九轉而斯烈。其或採之非地。汰而不精。既蘊涵之弗厚。求陸離而未能。炫雖同于和璞。貴不埒于連城。未嘗不貽譏大雅。而致嘆小成也。若夫辰沅之產。黔蜀之良。瀉流泉而欲沸。守絶壑以自藏。虺蛇闇之遊跡。魑魅見而伏藏。來士人之物色。恣斧鑿于崇岡。發箭頭之麗藻。剖文明于石牀。碭井散芙蓉之色。馬牙奪珊瑚之光。此皆種登上品。美媲琳瑯。爾其滴露朝研。燃藜夜映。鐵硯幾穿。文心若鏡。攢斛斛而增妍。綴珠璣而益令。適若妙手開生。匠心獨照。展露氣于春林。振霜威于秋嶠。鷺花鳥之將然。錯青黃而入妙。亦有秦姬點額。趙女施脣。胭脂守臂。紅袖掩顰。桃花咲東風之面。朱櫻鎖金屋之春。若其質美梓材。功

成丹廬回棟飛雲雕檽捲霧景朱門之洞闢瞻丹扆之獨步聖主北面而受書賢臣披肝而獻賦尤可珍者驅邪辟穢定慮凝神扶黃庭之正氣通闗元之要津長桑傳以壽世軒轅服而返眞此其功存性命而非尋常之可比倫惟是厭棄中和謬宗秘異謂靈砂之可還奐安期之立至咲徐福之無知慨少翁之罔忌甚且金石之性燥而不馴噓吸之間決而莫制方歸咎于藥石之無良而豈知誤用之爲累也哉而不見聖朝之有道乎繞車書辨溼燥愼起居諳寒燠謝神仙而不言守精一爲至寶惡紅紫之奪朱絕方技之淫巧端藻火于九重播絲綸于絕島聳

王璽于萬年錫紫泥于元老則此丹砂也者何嘗不與天壤齊輝而日月同其壽矣

清河墅寶賦

蓋夫古今之爲寶者不一矣稽太上之洪荒時草衣而木食嘗窟巢以爲居苦禽獸之相逼雖陸離之粲陳問顓蒙而誰識爾乃鑿龍門以道流化黃熊而底績地旣平而天成男斯耕而女織爰是氣運日開增華踵飾五行發其秀靈兩間獻其奇特或萃美于東南或鍾英于西北或韞淵而潤浮或韞石而輝露惟三品之並尊貢九牧而殊則遐陬重譯而來王商賈傾貲而貿易走萬里而無脛示百世而不惑惟其炫于俗者良多而資于用者咸適也則有昇以天工藉成人力夏鼎商彝火精水德守

器藏珍連城萬鎰小而鎭家大者傳國靈龜卜其長綿于孫保而弗失其或聚散靡常成虧莫必或散迭于人閒或歸還于天室豈非人事不可爲憑而神物難辭通塞也哉自玩物之習成而廉靜之風熄含固有而弗謀耽外來之或益如鶩如征廣搜勤爈旣乏茂先之知莫辨骨董之實縱耳目之所娛羌匹夫而懷璧蓐逝水之靡停竟長此其安極乃有高士潔其心思哲人愛夫清逸藝竹栽花焚香鼓瑟不御圖書亦親茗秫諱阿堵而弗言雖喪貝而奚恤然或性矯而不近于情好偏而胥及于爲世俗所不經規巾和而多戒旣無補于鴻儀亦何有于燕[illegible]

若夫含英而咀華。身度而聲律。山林而懷廟廊。簪紱而守衡泌。喜服官之既優。慶遭陞之寧謐。發淸典于謳吟。寄閒情于楮墨。下不愧我黎元。上克承夫寵錫。告無罪于高會。貽芳規于嗣息。此誠不競而不求。可矜而可式者也。惟玆會稽山水。競秀而爭流。淸河世家。夌甲而邁乙。借韜略以垂名。公翹然而傑出。吸浩緲之西江。空冀羣於北眞。鋼鼓藉以干城。南方銷其鋒鏑。棠陰靜而晝淸。柝聲閑而夜寂。俗穰穰以共恬。吏悠悠而自得。松麥風而發音。柳含烟而生色。賦就而花木皆春。書成而池水盡黑。旣鳳翥而龍蟠。亦金相而玉質。雖珠璣不能並隆。而琳瑯之所

莫敵。方余自愧斗筲。久淹枳棘。偶借箸于烏蠶。幸依光于東壁。埽一榻而菱花載。瞰雙牌而啓緗帙。錯黍鏤金。連雲耀日。逌不啻草聖與詩王。而小巫焉從爲之儷匹。于時乘賢之二難。嶙峋而侍御。余方矢口以言佳。彼且輸心而我即。冀墨寶之永傳。遂弁言以相覓。羞一斑之未窺。矧備美之難述。竭夏蟲之詹詹。究無殊乎蠡測。揚粃糠以在前。恐難爲乎燕筆。辭弗獲而勉從。亦何異問道于盲。而升方寸之木于烏華也。

涉江賦

嗟徙倚之崎[illegible]。[illegible]淸江之浩淼。爰舍陸而乘舟。汎初晴于春曉。覩其[illegible]浪橫奔。雲根紛繞。疑出水之芙蓉。比洛波之鷗鳥。星星鱗鱗。迭起倒倒。八門恣其出沒。五花運其縹緲。主人目眩而心駭。篙師左挾而右訂。以盤以旋。或推或挽。囿得手而應心。洵熟習而生巧。若迺輕風徐披。宿陰頓埽。碧環臨水之山。香發芳洲之草。錦鴛樂其雙雙。素鷗愛其皜皜。牧無知以逍遙。漁忘機而肆好。息片晌之馳驅。暢生平之懷抱。於是水盡山來。役車戒道。學飛鳶之戾天。搜羊腸于不杪。雖兒孫其安辭。愧磐鴻之素飽。

山兀兀以增高。水滔滔而倏杳。慨逝者之如斯。訝浮生而不老。

皇太子出閤頌有序　學息王大宗師月課三籌

蓋聞華渚發前星之瑞天授非人青宮昭問夜之勤性成
兼學惟貳君之聲名特重道在繼離斯守器之責任泰隆
功侔出震仁居左而義居右輔翼負任得人見正事而聞
正言敎養何可不謹粤自三古而降無多世德之[illegible]學不
軌于詩禮智或流于綜覈慢遊自好加以聲色貨利[illegible]
渝刻薄爲資遂至孝弟寬仁之弗講既有漸[illegible]嗣服攸所
恃爲元良我
皇上以聖文神武之英姿著親功久大之令範敎家有道作法

于良惟百世而後仁雖萬年其昌澈
皇太子以岐嶷敦敏之淑質紹哲謨肅乂之懿規踐履惟勤
少成若性既幼儀之咸廸乃出閣而觀成或者故事在前
循名而不求其實因而舊儀沿習輒拘分而罔洽于情蓋
虛譽雖隆蹈道則未也
皇太子初臨講幄首事優容追溯纍規揔行坐論夫惟智珠
在抱者斯如玉見稱大海爲容者方百川成滙以襃所聞
英君令辟多矣其能如此重道撝謙者乎雖講臣愉愉匪
躬不敢自附襃龍之列而

皇上溫溫天語恍若親登喜起之廷然後知莫爲之前雖美而
弗彰莫爲之後雖美而弗繼史稱周家七百之曆創自我
武而繼以成康漢世火德之緜基之高皇而成于文景今
皇太子無逸而究亶聰之學執中建極雖累牘而難罄其令
聞有終而法下濟之光益裒哀多卽一端而已徵其具體
此誠輿圖所由鞏固而泰運因以靈長者也小臣敢不敬
抒所知以贊揚休美乎頌曰
於爍皇淸聖嗣誕生先離出震炳曜前星哲謀天亶循齊
性成不學不慮良知良能迺處淺宮中道從容安仁由義

事親從兄僉壬罔比阿保實隆童蒙之吉作聖之功稍長
知禮愼而擧止好惡毋偏戲渝以弭維德日新而業日起
美在其中譽聞百爾卜旦視學爰升講幄遂意通微精思
合謨則帝師臣坐論優遲謙尊而光近古莫若祖宗燮伐
顯謨垂烈爰及我皇海外有截頒敎青宮左旋右折厥修
乃來咸正無缺以貳聖主仁漸化濡以假皇祖馨香其弗
吐以燕皇天皇天時篤祜億萬斯年萬年慶有土

孔子家廟碑記 學憲王大宗師月課三衢

孔子生春秋之世無軒冕之尊上溯精一之傳下昭中和之矩以成往古來今之一人觀其答子淵爲邦數語而虞夏殷周之治宛在目前假使得位行道又當何如哉然而知我其天歎環終老木鐸之喩素王之謡卒于是乎驗甚矣天之阨我孔子者至矣一時門弟子幾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顏氏之子其殆庶幾惜乎不永年也曾氏子領一貫之宗還以授子思子天人性道之教備于中庸一書遂使孟氏子得以身任見知力距楊墨傳大道熄而復彰微言絕而復續億萬世之統緒不在

帝王而在儒者則又不可謂非天之獨厚我孔子也祖龍之既烈挾書之律旋除迄今四書六經炳同天壤亦可以知道統之所維繫聖賢之所憑依水不能濡而火不能熱矣漢興以來學校之設漸廣春秋之祀益隆普天率土莫不尊親而惟家廟者建于父母之邦重以子孫之守則又與學校之設有未可同年語者蓋孔子有家者也德過其位而爲聖之時不沒其實也不寧是也學校之設專主道統之流傳以廣化也闕里之祀兼示源本之難忘以崇報也所以聖天子卽位臨雍釋奠而外多有躬詣闕里以昭曠典而致褒崇此家廟之所爲做分于學校

者也而又有北宗南宗之分泒魯哀公十七年就孔子之堂地爲廟令百戶守之此北宗家廟所由始歷代帝王自漢而後或親詣林廟或崇上封謚他如籩豆之陳舞佾之列戟門之制無不屢進加隆而先師之稱至明世宗而始定嗚呼盛矣宋建炎四年高宗南遷先師之四十九代孫孔端友避地太末搆祠奉祭故三衢亦有家廟焉是爲南宗而在曲阜者孔端操嗣職主匕鬯如故明正統元年復授五十九代孫孔彥繩爲五經博士主南宗祀事由是三衢曲阜相峙爍美而後知敎無往不在也道無往不在也王者以天下爲家而又何疑于聖人乎今

天子治定功成海隅日出之邦無不歸誠效順然且儆豐滅盈恤災拯患却封禪之請下蠲復之詔遂躬詣闕里釋奠

先師隆禮備樂旣極一時之盛而猶曲蓋是循龍章載錫洙泗之堂搆覩沐殊恩而謂南宗不與有榮施矣乎三衢屢經兵火之餘榱桷頹隳值 制府李公駐節柯城捐俸修葺輪奐方新

太倉王公膺

今天子新命以宮詹重望視學浙江首以家廟碑記月課三衢造

猷以播揚

今天子之休風而使後學不忘南宗所由來乎夔前[illegible]金谿佐[illegible]

盛典既喜爲公所慨且以獲親廟[illegible]思所
吹休明賡揚陛[illegible]持布鼓而過雷[illegible]門者難爲
言也

飲和堂集　卷之一　記

重建包山書院記

春秋戰國而後表章六經昌明道學者始自漢儒而有宋諸子爲最盖漢唐而宋純也自紫陽繼先聖之統集諸家之成當時後世講學者無不宗師之所在多建書院如金谿之有包山書院爲先賢宋武翼大夫汪泫所建泫父汪觀國廷光公少好學晚年解組歸田與其弟汪杞端齋公讀書包山之[illegible]聯牀聽雨因匾其所居軒日聽雨軒一時往來倡和如東萊呂子南軒張子紫陽朱子象山陸子咸有聽雨軒詩載在邑乘然則廷光公之父子昆弟其家學師友淵源固已大彰明較著也泫受業東

萊門下紫陽夫子屢過而亟稱之故于致仕之日特就包山之麓建立書院奉祀朱呂二子旁立學舍以宅四方之從遊者其由來尚矣元統元年厥孫汪繼榮以書院僻處空山谷易頹廢且從遊者艱于負笈遷建馬金去山不遠畧近而廛從遊者稱便而負笈者日益盛繼榮復請于朝賜額包山書院立山長一人以司講學之事猗歟盛哉承先志而廣師傳且以啓廸來玆于未艾厥功懋矣有明以來州縣皆分建學校設教諭訓導官而山長之名遂廢士子咸隷學宮而書院之講學者亦漸衰息歲月遼邈滄桑屢易煌煌先祠鞠爲茂草識者于此未嘗無興

廢之感爲恭逢 今天子雅意崇儒飭天下郡縣凡有先賢講學遺蹟重加修葺于是延光公之裔孫汪元秋等上感 聖主作人之化遠追先朝賜額之隆清理荒基重修祠宇爰請當事公舉伊族之幼事詩書長嫻文行者名汪公繳爲奉祠生督學大人深加獎予允其所請榮給衣頂增光俎豆然則元秋等雖係鄉民其志則聖賢之志其事則聖賢之事也維時巡檢郝君諱晉者江南之上元人意氣軒舉而馬金適當其分轄之地倡捐鼓舞鳩工監造遂使既墟之蹟重美奐輪厥功尤足多焉變倸位廣文尊禮先賢振興後學固其責也故于書院落成之日特爲文以記之

金谿雲門寺記

僧幻松閩人也參訪名師通徹三乘則雲水其鄉也谿山其友也丙寅秋杪晤余于金谿城南之地藏庵余見其品則修以雅其神則清以越因與坐談移時詢其卓錫何處曰雲門也邑西鄉之北源都距城六十里取道龍華憩肩興福則雲門在望矣余曰此間亦有雲門乎幻公曰然山水有同名萍踪無定往往年亦曾遊會稽雲門余曰兩雲門孰勝乎幻公曰各有佳處顧人領畧何如余喜其言之簡而該也因復詢曰住幾何時矣曰及朞耳乙丑三月以本鄉余程諸君之請從嘉禾福嚴寺來既至與應僧不相能退居本覺庵一鉢一杖而外無掛礙也余程諸君固請再四還入山門前譁亦漸稱矣余曰山鬼伎倆何嘗老僧見聞可安禪結制乎曰丹臒剝落棟宇傾圮方亟興造未暇安禪曰費幾何乎曰中柱一桀藉手百二日行半里從此推之千金以外其大較也余曰時絀舉贏奈何幻公曰事在人爲耳徐觀其色方與與然若不煩經意者余因曰興建有期乎曰行且鳩工矣來秋八月擇吉重新届期望賁玉趾布金生色無暨余曰唯唯歲丁卯秋余方迯試武林返棹金谿見林木標紅籬花綴錦公事之暇憶及前言詢諸塗人則曰業已烏革連雲

韋飛耀日矣。余更服其才之敏。運籌之早定也。而幻公適來。謂余曰。可以記乎。余曰。所不敢辭。顧寺之緣起未悉也。山門以內之規模。未親覯也。其山川雲物風景。尚未周知也。則何以記。曰。楊塵旣掃。遲君有日矣。姑且爲君言之。雲門之先。爲靈源寺。宋時建。北源水口。與程族居址相連。因而獨基遷建。改靈源爲雲門。程固世家也。其先諱宿者。中端拱元年進士第。一諱廸者。慶曆二年進士。官至尙書都官郎中。子諱天民。熙寧六年進士。孫北山公諱俱。宣和六年進士。累官朝議大夫。封新安開國伯。旣已歷代鳴珂。而寺亦素稱名刹。高庵禪師爲開山祖。元豐間。僧

寶聲者。得外國金書妙法蓮華經。置七寶函中。建法華閣。北山公爲之記。遂退居於此。捨田百畝。爲程氏香火。此寺之緣起也。元明以來。無知名僧。法華閣亦旋廢。其殿宇山門。藉程氏兩次修葺。得以不壞。 本朝僧持一者。投戈而來。住持數十年。憫懷頹廢。志存興復。而屢遭兵燹。力有未逮。終老以逝。非其時也。今以三寶之靈。際昇平之會。開士同心。鳩工并力。遂使危垣破壁。再見金璧輝煌。其兀然而中建者。大雄殿也。當其前者。爲天王殿。處其後者。大悲法堂也。伽藍殿居左也。祖師殿居右也。香積廚之在東。禪堂方丈之在西也。規模求備。而搆造則維新也。山門由雲洞而入。故曰雲門。此寺以內之規模也。若夫案堆綠綺。座倚屛峯。後如拱而前如揖也。普潤池二老泉之芳冽而可漱也。崇蘭館之香氣襲人。方竹之幽修而遺俗也。泗洲嶺之使我登整而昻霄也。判官石之令人息心而靜氣也。點石之橋。可扶藜而渡。戲毬之雙獅。可馴而玩也。本覺庵之梵音匪遐。鐘磬遠來相和也。此寺以外之山川雲物風景。則又取之不禁而用之不竭者也。當日之捐基而捨田者。專在程氏一門。今則兼有余氏諸君。交相鼓勸。而次咸爾大。尤以文學擅譽一時。每從虞子旦公。步明月于山前。披輕風于般角。層巒滴翠。曲澗環清。典之

所乘。雖山人亦不禁躍躍其欲岀。此中三昧。則又可以意想而不假言傳者也。余方拍掌叫絕曰。山川之美。洵移我情。雲門之游決矣。未幾。得量移消息。此馭有期。不果如約。嗟乎。雲門謝我無緣耶。抑亦會稽之山。妒我而不使之分所愛耶。雲門得幻公雲門不朽矣。幻公與虞子旦公。余子次咸爾大。亦且與雲門北山諸公不朽矣。而余獨不克如[illegible]淵明長公。得與慧遠佛印。同有山川之樂也。雖然。幻公旣以口繪圖。余且以耳代目。雲門之緣起規制。與夫山川景物。旣悉余胸中矣。則又安可以不記也。

城南石橋碑記

昔者孔子嘗稱東里子產曰惠人也意必有獨見其大者而後世未服滐求輒以形迹相許如乘輿濟人溱洧不過一時權宜其所爲惠端不在此孟子恐其因以啓離虞之漸也故特曰惠而不知爲政且引月令所載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二語爲斷可見津梁道路所關王政匪細古先王乘天之時因地之利以用民力成其濟人利物之事而我不尸其功故孔子曰惠人就子產而論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所以致天下萬世之爲政者也匪惟教天下萬世之爲政者且以教天下萬世之爲善者也夫政者上之人乘權在位得時行道之所爲也善者不必上之人乘權在位得時行道而人人可以自爲者也開邑城南五里圩孔道也有落澗從萬山中橫出滙于大谿中藉石橋以通行旅其來舊矣近爲暴漲所圮往來病涉夏月不難褰裳而渡每値隆冬輒作楊朱相泣邑自兵火而後繼以風災大者城廓宮牆次者神祠梵宇無不亟待修舉當事卽宵旰總總而紬于經費不能次第興作五里圩石橋其藐小者然而去之則爲害孔亟成之則爲利甚溥時政誠有所未遑不得不屬望于在下之好善者唐君之琇謝君世美黃君尚[illegible]汪君戩福等

慫慂也而皆受廛于開嘗其足之所履目之所視亦旣心焉傷之矣傷于心而發于願問序于余同善于人不敢閱月而落成後來謁予曰城南石橋告竣矣諸君樂輸之助也抑吾子一言之助也旣告竣矣橋且不朽諸君樂輸盛事亦且不朽然不得吾子一言以記之亦何以遂能不朽予因思孟子所云挾山超海而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而不能則不爲也非不能也諸君之捐建石橋爲之也無不能也而予之于文不能也又不得不爲之也橋之成也下以免往來之病涉而上以佐時政之不逮較之乘輿濟人惠孰大焉善孰甚焉夫天下事興廢有時成毀有數昔之衆建茲橋不能必今日之不毀今日衆建茲橋又何能必後日之不毀然不可必者天下後世之橋之成毀而無不可必者天下後世之人同善之心爲之者盡其心也記之者存其事也有記而諸君傳矣後之爲善者可以勸矣杜子美詩曰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石橋之成諸君濟川之功庶幾見一班矣如謂瓦缶之鳴遂方駕題橋也予則何敢

講學堂記

歲庚午陬月思南太守西堂成葠以屬吏率同官而爲太守壽太守曰而亦知夫堂之所由重新乎僉曰唯命太守曰蒹李署也李就裁入府署爲寅賓館夫賓者何所以襄守之治而匡其不逮也寅賓者何禮而敬之也賓能襄守之治以匡守之不逮故禮而敬之也烽堠以來委于荊棘守是土者缺掌簿書之不暇遑云整頓乎太守涖任一年有奇百廢差舉公事之暇思與郡之賢士大夫朝考夕稽採風問俗相與革薄從忠而未得其地睹茲傾圮慨然遠志焉爰因舊謀新捐俸鳩工不費民間

絲粟閱三月而告成事謀所以顏之或曰寅賓之名可仍也雖然世數殷遙古道難復如澹臺滅明者未可數數見而賓之登斯堂者或以公事來或不以公事來正未可知也且寅賓館而建設儀門之內非古也舊額其外扁曰公餘小憩卽有襄守之治以匡守之不逮視爲餘事且以爲太守風退無使君勞而大夫士庶惜守而不來也則猶非守所以重新斯堂之意也夫儒者讀書行道幸而居一日之官卽當盡一日之事無越俎而素餐使四境之內無游民男耕而女織守之事也宮牆之中無敗類戶誦而家弦守之事也訪民間之利弊考政治之得失善者勉之不能者教之俾僚屬罔不稟涕而畏譏守之事也斂茲羣事而夙夜匪懈其于人心風俗庶有瘳焉思唐雖僻處南荒從前田西麓李同野諸先生丕振文風昌明理學迄今爲黔省稱最太守心慕之竊欲奮起叢敝扶進來學因命之曰講學堂而題其外扁曰示我周行當山鳥窺簷淸風入座時與二三僚吏遠近紳衿口迺心維躬行實踐賢士大夫旣得進而匡守之不逮而守亦得與賢士大夫交相砥行勵名以鼓吹盛治焉其爲裨益寧淺鮮也孔子曰下學而上達太守固不敢竊道學之名亦惟與二三知己敦崇實行焉可耳葠因思夫西河有言仕優

而學學優而仕二者雖有異名初無殊致大庭之所施行反之衾影而微有不慊焉則愧怍生矣安得謂出身加民初無與問學事耶登太守之堂而肅然以自持聆太守之話言而穆然以神遊危微之心法也平章之化理也素位而行盡其在我一日之操存一日爲聖賢日日之操存日日卽爲聖賢堯舜人皆可爲孟子豈欺我哉葠等旣受命而退因薰沐而爲之記

重建安化縣川堂并月臺記

邑治廳事之後有川堂其已然也而毁于亂踰十年許前令尹温公如璜依山建一草亭去地三尺梯而上東向而迎朝日值霖雨輒滓滑艱于步履亭左平屋一間南向宰常僉判于此然隘甚且離奇杇蠹滲漏不可以久問諸胥役曰昔日之川堂如是乎僉曰居中而面山今之草亭其花臺也鼎而新之爲費不甚鉅宰于是捐今年之俸庀材鳩工不彌月而告成事時 今上庚午四月也旁列明牕壁立其後東面而濫羣從宰于是稍稍可言威儀矣川堂既成左間平屋逼而無所用乃退居三丈

許稍升之隙其中以爲天井而納融光因設明牕中置淨几變門而爲戶時啓閉焉旁有餘地係山足陂陀不平乃搆虛閣一間以補左隅之空開北牖以臨風敞南軒而邀月顏曰見山每一倚檻則飛青來撲面也檻外無可點綴山足之上惟餘白茅青荻然藉是以掩映民居頗不俗爲之聯曰檻外青堪掬牕前草不除宰于是稍稍可言委蛇矣川堂之後爲山山之上草堂書屋並列四間前令尹王公大用所建高踞岡阜洞豁心目同官邱江馬公士芳額其前曰如坐輞川蓋特江如帶勝山如礪嵐蠻煙村芳洲野渡無不收拾望中也獨其路由川堂轉右經

私署門曲磴盤折而上稍不便于延攬而且川堂棟角衝于其前不可無以障之思就山起築月臺費無所出爰集胥役而謀之曰當有所與作可以共襄厥成僉曰唯唯遂羣赴上河兩岸運石千餘頭惟恐後不數日而月臺告竣其路由川堂轉左從天井歷階而上復轉右數武抵月臺由中階直達草堂之前階以下隙地縱方丈廣三丈有奇環以竹籬雜之籐花高不踰五尺恐其掩盈前秀色也中啓洞門以接月臺之趾設所觴月臺上以蔽屋角之衝簿書之暇時會二三君子講學而問政焉宰于是稍稍可言規模矣人方以是爲宰稱善而宰不禁瞿然曰

承恩九重出宰百里未能登斯民于袵席而徒爲臺榭之經營以之遊目賞心則得矣如貽譏尸素何因額其中曰冰玉堂蓋潔清勤事宰之素志也然古人曾有以冰玉名堂者得無勦襲唾餘乎因復爲之聯曰古人曾有冰玉堂于今爲烈吾輩泱無齷齪事惟天可知蓋潔清勤事宰素志也後之從事者當于茲有同心焉故因其落成而爲之記

燕子洞記

甲戌嘉平夔以公事赴會城同思南協鎮施公諱恩陞登雪峯過撩耳諸崖取道甕安出平越日將晡矣晉謁中憲劉公副戎甯公閽者曰方較射燕子洞去城三里許時施公先在甯公署曰主人知我兩人來矣少憩以待須臾同官清平許君國幹以前一日抵郡自洞來握夔手未暇寒喧相謂曰燕子洞奇觀也不可以無游中憲公知子來將屬記于子夔笑而謝之未幾甯公至中憲公亦繼至揖施公曰以將軍遠來使今日之游未暢雖然同好與共不敢私請停明日之騶托安化俟筆札爲名山

生色夔敬謝不敏施公曰主人之意弗卻也詰朝挾弓矢携楮墨供帳治具悉備命駕城西渡石橋歷披而上山皃容而骨立見有拳而擎者笋而峭者連翩而屏列者崢嶸而虎踞者與馬所經碁布星羅俱不惡則有軒而竇者知其爲洞門也先之以火俯而進側身而入昂然以起倍丈兼尋無不結氣肖形凝液成撰廻者波瀠奔者濤卷或覆蓮花或垂瓔珞或懸鼓鐘或伏獅象或登岸而仙或面壁而佛銳者爲峯夷者爲島雖高下參差而層纍可捫可以蒲團而容膝可以徙倚而息肩兩翼分披儼同飛燕錫之嘉名肖其似也獨是開闢以來蘊靈既久邂逅

今日而後發越顯晦有時地靈必需人傑豈不信哉然此未足爲兩公多也謝康樂蠟屐遊山伐險出幽重煩夫役不惜民勞議者少之今中憲公以名世之英簡隆師帥甯公以元老之望遠寄干城數年以來文武同心兵民和輯歌與襦袴菅息萑苻弦誦起于膠庠庚癸消于蔀屋甘棠樹底山鳥窺簷細柳營前黃鸝弄舌乃乘問俗之暇寄情山水一時父老兒童無不騎竹前驅扶杖擁後洗發靈奇標榜名勝遂使彼都人士稯往熙來行歌雜沓甚且萃上元之燈火發蒲洞之春光惟望我公出遊而尤恐遊之不數者古之人與民偕樂何以踰此方諸醉翁豐

樂諸亭貽後世以美談夫豈蠟屐登山不惜民力者可同年語也是日也同官徐君德武自黃平來牛君一熊自餘慶來任君士瑜自甕安來林君起元自湄潭來俱稱不速之客而黃君秉中以黔西牧陞西曹員外郎道經古播尤爲不期而遇于是賓主極歡夜以繼日長吟短什共紀勝遊豈非一時之盛而後先希觀者哉夔雖俚鄙無文以尊者命不敢辭敬操筆而爲之記

重建伏波將軍祠碑記

伏波將軍。以椒房之戚。南征交趾。銘勳銅柱。此誠問世英豪。千古不磨者。垂老矍鑠。復征五溪諸蠻。廟食黔楚間。薏苡之疑既釋。而精忠之望益隆。至今猶凜凜生氣也。歲戊辰。余授安化宰。將就道。親朋餞之河干。朱子敬身特敎縞紵之風。贈余以言曰。城南伏波祠。載在廣輿記。可考也。君至。當葺而新之。毋令勳臣廟貌。委諸草莽。余曰。敬奉敎。及受事。詢之居人。鮮有知者。世變滄桑。記載不足徵。大較然矣。已諾朱子。無不復之理。而淺箐荒陬。委蛇氷檗。蹉跎歲月。毋敢未嘗忘之。曾生繼泗來言曰。中和山平房五間。可取材也。閱之。高明爽朗。遂償其值。適中憲劉公爲前侍御申忠節公請祠。得允。謂余曰。伏波祠宜建南關。益資壯麗。中和山。當祀申公。惟汝始終其事。南關之役。余襄厥成。于是捐俸。就中和山落成前忠節公祠。而南關于郡治爲天門。且欲遷營房。拓基址。爲費甚鉅。值余借箸黎陽。而中憲公旋授山左提學憲副。刻期就道。卬須無友。典建無期。且聞朱子已謝賓客。冥冥之中。負此良朋。曷以追人琴劍樹之風哉。郡西北隅。爲遵化門。堪輿家言。嫌于洩氣。法宜閉。然已成之事。不能更也。城外當門。舊建魁閣。以資纏護。兵燹之後。傾圮無存。議就故址爲

將軍建祠。且培風水。僉曰。善。遂鳩工庀材。中搆祠宇三間。前立襆門。周圍築牆。以蔽內外。旁結茅房二間。募人居守。以供晨昏啓閉。埽地焚香之役。再置常住一分。以爲居守日給之資。祠中左。以思國公田公諱祐恭配享。將軍後身也。右。以蠻夔司副長官李公諱盤配享。鎭筸之役。公挺身殉難。忠臣也。是役也。基址未敢遠云開擴。規模未敢即云壯麗。聊爲前賢修舉廢墜云爾。若夫踵事增華。不致貽譏狹小。是所望于後來之賢達者。

後漢馬援傳南方薏苡實大援軍還載之一車有譖之者以爲所載皆明珠

范曄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曾祖父通封重合侯坐事誅故再世不顯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嘗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俠客援在交趾以書誡之建武四年隗囂使奉書洛陽歸身漢朝累立戰功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

橫雲山亭記代

歲辛丑之六月暘恒若支流涸竭原野龜拆災及農事太守以是月之望日恭精誠禱于郡神日朝暮至祈來方術彌月而未有應客來告曰出雲流澤山川職也郡橫雲山之白龍洞應如響宋皇祐中華亭令吳及爲百姓致甘霖焉載在掌故可攷也太守曰噫嘻夫郡有是山山有是靈都人士曾不一言及此豈吳君而後無禱于是山者耶抑後有禱者而輒不驗耶其人之誠不如吳君而山亦且靈于前而塊于後耶夫亦乘久而鉄蹟古而廢都人士代更而失于記而神終湮沒而弗傳也耶乃益

恭精誠以七月之十日偕其郡司馬判官李官至于縣官學博咸捐葢撤乘[illegible]禱于橫雲之山登不數武有祠翼然龍神[illegible]其中居人猶知禱祀而求也南再上有基坦然詢于居人曰此古禱雨亭也今傾圮無存矣禱而應不識可更新之否乎太守曰諾行未幾有洞淵然雖亢暘烈日時有烟雲覆其處神所凭依將在是矣遂再稽之首三侑之觴以進一詞于山靈爾司馬之詞曰寇盜充斥民鮮寧居嗟予渺躬無所逃罪爾判官之詞曰石田之未墾水利之未興余之罪也爾李官之詞曰獄有冤民刑無措期余罪也爾縣官之詞曰賦役日繁撫字催科罔克最爾學博之詞曰吁孝秀之未升佻健之不遽以革余罪也將焉辭而太守則愀然曰是余之罪也夫余以一郡之表兼有四民乃獄市之寄富教之職而不克修舉而上干天和以及于旱以貽百姓憂余實不德罪又將安歸而敢倖邀夫山靈之一馨而降之澤雖然余之罪也其百姓則何辜而敢不倖邀夫山靈之一馨而降之澤成禮而退去山未遠膚寸倏合有二龍見于空塗之人譁然曰神其拕彼而涯茲矣不三越日大澤將至太守亦竊竊然喜殷然而冀其一遇也二之日雲油油與三之日雨霏霏降四之日滂沱四訖嗟乎神之不疾而速信如是哉越七

日復躔至居人扶老攜幼歡騰道左較曏昔且過半晝去爾戚容矣有叟皤然扶杖而前詢其年已在耋爲太守抵掌談往事然于吳君事頗畧而言諭府君事獨詳府君諱均來禱之歲則前巳丑也雨之期亦不踰信宿也去今七十載都人士鮮及見聞而父老實偪處此親炙其事故言之甚悉太守愕然曰天下事之不登諸記載不形諸實事槩及當時而滅沒于後者豈少哉今而知禱于是山者不止一吳君也乃吳君傳而諭府君不傳諭府君不傳而猶幸以父老而傳豈非乘久鉄而不修之故歟而諭府君以前其不爲父老之所見聞而遂不傳者又豈少

哉今吳君既傳豁府君不可不傳豁府君或可不傳而山靈終不可以不傳然則所以傳山靈者記載而外其足以表揚神烈垂諸實蹟併百世而下昭然人耳目間者其在斯亭乎其在斯亭乎曩日居人之言禱而應輒更新之者不可謂非大有造于山靈也以是告于司馬曰雅雅告于判官李宜咸曰雅雅以及縣官與學博無不雅雅而一時薦紳先生與其國之士民食神之德而受神之福者率皆踴躍稱善相與以有成也鳩工庀材不踰月而亭告成因爲之記以垂山靈于永久且以誌豁府君之盛事于不衰云而或以爲太守與有勞焉則是貪神之功以

爲己力乘百姓之殷愛以侈一時之美談太守則何敢也

重建申忠節祠堂碑記

申公諱祐黔之務州人明正統乙丑成進士授監察御史土木之變從駕北狩效紀信之節捐軀殉難而卹廕諡祀闕焉弗講大宗伯程公諱敏政遺草有云御史申祐烈加嵇侍中而報不及一斷臂女子臣甚憐焉詞意激切惜乎無和之者方公童時隨父出之田間父爲虎所攫公執杖擊虎脫父虎口及爲太學生大司成李公時勉言事忤旨枷示國子監門公倡六館諸生撾鼓直言願以身代上霽天威是公於親師之間皆能爲人所難不特事君有奇節也同郡蕭公重望夙欽公之爲人後爲直

指使者巡歷至土木堡展拜忠臣祠遍閱名位而公不與焉不禁目擊心傷抗疏特請援前景皇帝勅命連廕公二子申睫申瓚爲據于是奉旨優卹議諡忠節而郡邑得建祠廟春秋禋祀郡城舊祠在河東萬勝山麓歷今甫百有餘年棟桷無存基址湮沒國亡與亡公即不以廟貌之有無爲英靈之存沒然而狐鼠荊榛在後起諸公聽忠節之湮淪良可悲也歲己巳余來宰安邑修舉廢墜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值淮陰劉先生郡志告成表彰前列爲公請復舊祠得允遂同余捐俸購買曾生繼泗中和山右麓平房五間初議移建故址以山麓高爽軒敞即就其

地而湫隘之𡨥五爲三右搆廂房二間爲守祠容足之地前建門樓迴開桀以土垣規模即未壯麗然而春秋得奉蒸祀矣猶有憾者其堂搆則是其基址則非緣曾生嘗曰借徐君憗源之地以營搆造價値未楚尚爲徐君所有今就地爲忠節公祠徐君卽不言其後終爲未了之局茀以飲冰之署未能獨力買山而淮陰公又以上命衡文山左申氏子孫無分君郡城者余因勸曾生走務州遍告公之後裔得醵金十五數而曾生又以往返資斧償徐君者且不及半也余廼進徐君而言及所以徐君曰此不拐孟事也源雖不才幸附儒者之末捐之可耳况得售

金局敢以多寡較于是公諸後見旣感謝徐君而復請余爲記以昭來許余遂述其顛末勒之貞珉俾之賢士大夫與公子若孫倘能景仰遺徽踵事而増之華以相守于弗替是余之志也夫

安化縣開學記

聖天子卽位之二十有七年予承乏黔東思南府之安化縣受事之日例當謁廟問建置安在曰統諸郡庠諸生未嘗設額也予曰噫安有邑而無學者哉夫人之所以異于物者以其有倫也古先帝王教除而後首命司徒蓋遂生復性不可偏廢防逸居而別禽獸于是焉繫苟欲爲人可不盡倫歟聖人人倫之至而盈天地之間皆人盈天地間之人不皆聖則欲人人而盡倫可不先明倫歟夏校殷序周庠學則三代共之孟子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則欲明倫必先建學安有邑而可以無學者哉精一

之統傳于唐虞而集成于孔子君父之義揺于楊墨而廓淸于孟軻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也厥後膠西發正誼明道之論而儒者踵出宋儒性理之奧而孔孟之學遂無遺蘊一時鄒魯談道者隨地建立書院師事山長朕而頌其詩讀其書其人未有專祀遐于鄉舉于衆其人亦未膺頒名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猶未至也明初郡縣俱令建學崇祀孔子隆四配十哲于堂上分先賢先儒于兩廡春秋仲月上丁致祭而其人始有專祀矣設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而其人亦旣膺頒名矣未幾改爵爲子而師儒之位遂比隆于帝王孔子之道亦大彰明

較著于宇宙間矣　今天子重道崇儒親幸闕里備樂隆禮追軼前古而于四方書院之廢墜者飭令修舉以補教鐸之不逮雖三五何加焉不謂退荒邊徼之區尚有未開學校如安化者此豈聖朝文命有所未敷夫亦地方有司因循苟且而于振興絶業扶進人倫之事皆爲未講也或曰安化之先爲水特姜土司明萬曆間廢司設縣建置未久且姑待也或曰猺狪夜郎之間民苗雜處鮮知禮義者予曰烏是何言耶人不可一日無倫倫不可一日不明已隸版圖即與教化姑待之說非也如謂民苗雜處鮮知禮義則忠節申公同野李公西麓田公諸前輩節

義道學功業文章又何以稱焉人才不擇地而生固鼓舞作興何如耳明年撫軍田公諮訪利弊予曰事有大于建學者哉條議以上得報許可特疏具題以部覆未允而止又明年撫軍衛公諮訪利弊予曰事有大于建學者哉條議以上復蒙許可特疏具題部覆俞允于是安化得照小縣例每科歲錄入諸生八名補廩出貢俱照成額通邑士子踴躍稱謝予曰某何功哉國家之殊恩也院司道府當事之大力也多士之有造也予何功哉所厚期于諸生者克自振奮肇修倫紀溯思開學之名克副明倫之實事業文章追蹤前輩搏北溟而捷南宮立朝宁而持

風教因而爲安邑請建宮牆専設阜座匪異人任又安可諉今日之舉遂足竟其事哉諸生勉旃予拭目而望旃

朱陸異同辯

從來論法古人者必先審夫古人之所以自得者安在其有裨于世道人心者更安在而後因而從事焉斯得其門而入者庶不致岐路而趨也唐虞之統緒至孔子而集其成孔孟之微言得朱子而闡其義迄于今學闢奇邪旨遵傳註然則溯唐虞孰中之傳衍孔子時習之教者朱子一人而已而當日鹿洞之昭宣鵞湖之討論與朱子並駕齊驅旗鼓相當者則象山陸子其絕倫而獨上者也將無同乎同則何容以置辯然則其異乎異更何可以並存陸子非有異于朱子也譬諸百里捷足者先至

矣譬諸千鈞勇力者先舉矣夫豈不謂然然而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惜乎其得僅于半也朱子更非有異于陸子也孔子稱舜之大知曰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待鄙夫之問者曰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兩端者此而達乎彼也始而徹乎終也何可以無德性卽何可以不問學德性何以尊以道之者尊之也問學何以道以尊之者道之也捷足者至百里矣未嘗行之何以至也勇力者舉千鈞矣未嘗持之又何以舉也故夫堯舜性者也惟精惟一非其問學者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聖人也彼夫寸陰之惜日躋之勤緝熙而不已敬勝而不怠北面而陳無逸耄年而克從心又非其問學者乎聖不恃乎其聖而聖益加隆庸不安乎其庸而庸亦日進果能此道矣愚明而柔强朱子生平之所自得者實在乎此其所以裨益于世道人心者亦卽在此若夫陸子未嘗不問學也其立論則專重德性所重在德性而所輕卽在問學遂以啓天下萬世偏衆自誘之端故朱子諄諄然辯之而以爲其有異焉者也學者審其異而考其同則朱陸固可以同堂也已

輿圖說

開邑地圖在縣誌者可攷也然小而不詳分別不能清楚當準其法而擴充之先爲總圖別爲散圖葢無總圖則形勢無由聯絡無散圖則零星無由輻輳位置不能妥當也何謂總圖中以縣治爲主由是而有城有鄉有畛畛分四境東西南北謂之四至圖似乎方矣而未也有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合四至而爲八隅圖似乎圓矣而猶未也其中有道里焉由縣治至東界道里若干所歷某都某村鎮某山水通某處或大河或小溪或有路無水路通某處其東南倣是以及西北俱倣是就其道里之遠近以爲圖之收放此由中以達外之規模也又有周圍邊界之數起自正東界上與某縣交界其地爲某都某村鎮爲某山或水或路延至東南道里若干歷某都村鎮山川徑路某處放開某處收進自東南環至正東而止俱倣是亦就其道里之多寡以爲圖之收放而總圖可得其大概矣何謂散圖邑有二十六都克滿四境每都各爲一圖亦分四至八隅中間縱橫各若干里內列某山某水水通某處東西路通某處南北路通某處周圍共若干里某方與某都交界相去若干里某處放開某處收進周亦就此以爲收放散圖既成因而連環配合打成一片合之總圖之中增補其遺漏者改正其游移者而圖于是乎可觀然而繪圖難寫圖易當先準圖式之大小扣定尺寸按其方位就其里道之遠近以爲布置之疏密寫成一圖然後付之兩工改書成画或碁布星羅或犬牙相錯縱橫方位不亂而名山大川村絡古蹟不致遺漏俱可按圖而稽而山川險易宛在目中矣

大學之道一章論

山陰成芬姚　蕤著

大人之學修身盡之巳何以言之身非一人之身合天下以爲身也修非一人之修統天下以爲修也以一身超羣類之上周百族之中有獨善之理有兼善之權而必以獨善者立兼善之體又必以兼善者弘獨善之量蓋善無二善至則交至也今夫遠至邇安之效世主所禱祀而求也然求之者多得之者少所以致之者無其道也致之無其道操之無其本也始和月吉之

文所以一天下之趨向者甚備升降拜跪之儀所以範天下之矩矱者甚密桁楊束溼之具所以繩天下之不率者又甚嚴而箕畢方殊好矣而祝詛且居半矣此何以故本不立也詩不云乎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修身之謂也好名之主亦動言修身矣務從寬大而悠忽之獘生躬行節儉而綜覈之端啟外施仁義而中懷之多欲者未清圖其末而忘其本要其終而不原其始貿貿于先後之間而倒置其厚薄之數蓋其于綱領之際缺焉不講無恠乎行之多不效泮渙于道而莫之即也夫所爲綱領者安在哉有身以內之物有身以外之物而總于一身舉其要有修以內之事有修以外之事而總于一修觀其成首在明德立其體也次在親民弘其量也然僅言明德而明之善未至僅言新民而新之善未至有其分出者焉有其一致者焉必造乎其極而後巳所謂止至善也此大學之綱領也而止至善實難何也夫所貴乎止善者非欲其得止也哉然得止必先於知止也有層累而及之境有曲折以赴之功趨向不專難在定也憧擾不息難在靜也見異而遷難在安也心與事違難在慮也而要在知止以后則無慮此蓋知止者能格物者也格物則知物之本末格物則知事之終始孰者當先孰者當後

無不灼然于中而措之咸宜故大人之于道有水乳之融無枘鑿而不相入也然則格物要矣而未晰其條目猶氾然而莫知所從事也條目維何仍不越修身內外者近是身與物爲類者也知也意也心也身以內之物也家也國也天下也身以外之物也物有本末貴由本以逹末從無形以及有形推而遠之至莫可禦而後止而新民之量始全修與事爲類者也明明德於天下也治國也齊家也修身以外之事也正心也誠意也致知也修身以內之事也事有終始當要終以原始從有形以返無形精而求之至無可先而後止而明德之體斯立蓋天下事固

可以統物也而物不可以統事故知先者有其究圖而知後者聽其自至此從事于大學之條目也若夫格物則本末終始之樞機而先後之關鍵大人之學所以不流于空寂而可實見之施行者端在乎此何也天下無離事之物也有一物必有一物當爲之事卽有一物當然之理不明其理昧昧以趨私意以起欲心以生行之終身而究無一善矣格物者所以窮理而措之行事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盈天地之間不皆是物歟仁敬孝慈信非物中當然之理歟止于仁敬孝慈信非物中當爲之事歟知之旣明處之各當發之爲意而何弗誠存之爲心而何弗正統格致誠正以言修而何修之事弗盡何身之德弗明而後推之一家家此身也推之國與天下國與天下皆此身也則皆此修也而何有弗齊何有弗治何有弗平民之不期新而自新者綱舉而目張此發而彼應也天下雖大貴賤雖有差等知愚賢不肖雖有區別要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盡之矣天子有身庶人亦有身其物同也天子有修庶人亦有修其事同也固有之良無間于知愚倫常之道罔遺于貴賤故曰修身爲本也本可以兼末本可以該終始本可以一先後而統厚薄明德新民一以貫之矣本亂而末可治是反薄以爲厚也天下有是事天下有是理乎故曰大人之學一修身而已無餘也

天命之謂性一章論

道原於性性原於天盡人以合天所以云教也中庸明道之書也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自誠而明者古今數人而已下此則皆自明而誠者也自明而誠端必由教而入子思子以爲道之體不明則教之統不立故必先明道明道則必審道之所謂舍性無所謂道也亦必審性之所謂舍命無所謂性也命本于天無過無不及性畀于人不可有過不可有不及故性則言率循乎天之所命也循乎天之所命遵選其無過無不及而爲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故曰道也道無此豈彼啇之殊而人則有知愚賢

不肖之辨故道則言修明其不可有過不可不及之旨而使俯就跂及之各繩其功所以成已所以成物故曰教也或者曰已與人殊矣人又與物殊矣其性不同其道匪一安在成已卽可成物而修道之卽爲教也不知非然也今使率性之聖人而僅可以自成則載道者古今亦止此數人而已惟成已卽所以成物故雖聖人不世出而天下古今不虞其終敝以聖人之教終古而不敝也聖人之教終古而不敝則以道終古而不敝也聖人者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者也非知人之所不可知行人之所不能行也賢知不離于人道特慮其遠人以爲道愚不肖不及于道尤不可謂非道中之人道固不可須臾離也人自有生以來幼而父子稍長而兄弟成人而夫婦而朋友而君臣終其身以之矣則爲親爲義爲敬爲別爲信亦終其身以之矣天下斷無絶倫而處之人則亦斷無斁倫而可以爲人之人如其斁倫而尚可爲人也道豈若是之有斁乎哉道未嘗有斁而人則不能無違不及于道者未免半塗而廢之虞過求于道者則又索隱行恠而不可以爲訓其功則端在存養省察之君子也君子欲明道于天下先修道于一身其所以存養而省察者亦惟審端于動靜之閒而已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靜之至也君子當

睹聞泯絶之時必以戒愼恐懼者養其常靜之體而不使之有所擾滑雖伏矣亦孔之昭靜之中未嘗無動也君子於指視方嚴之地以必愼其獨者戒其妄動之端而不使之有所萌夫然而君子修道之功純矣功純而道之體以明道明而教之統以立夫然而天命之性有可得而言者性藏于淵穆之中初無朕兆之可窺當其發之而爲情亦遂有喜怒哀樂之可指則亦就喜怒哀樂之未發以觀性而未嘗有所倚也未嘗有所偏也謂之中而已矣由此中而發之宜喜而喜喜中節也宜怒而怒怒中節也宜哀樂而哀樂哀樂無不中節也時措咸宜絶無乖戾

謂之和而已矣今夫四時之氣得半而中相交而節運行互禪未嘗有過與不及之差聖人得天地之氣以爲知行而所存所發無一不娩美於天地斯可以知天人初無二理而源流有其共貫中非虛寂之體而天下之大本所從出也和非後起之端而天下之達道所由生也惟中爲天下之大本則合之共爲一本者分之遂各有一本所以生人者此也所以生物者此也所以生天生地者無非此也天地以此本與人而人卽還以此本贊天地故君子特患不致中耳苟戒懼而致中矣而又何參兩之不可言耶惟和爲天下之達道則卷之而不見有餘者放之

而不見不足達之一人一物者此也達之人人物物者此也卽達之天下古今之人物無非此也天地以此道生人物而人卽以此道統萬物之靈故君子特患不致和耳苟愼獨而致和矣而又何化育之不可贊耶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擧世直以此爲造化之微權而孰知以一率性當之而有餘也甚矣中和不可不致道不可不修也他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知其不可聞子貢固已淺于聞之矣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所以立命其洵有得于戒愼恐懼與夫愼獨之眞傳也哉

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論

于至誠而極贊其能之全者盖于致曲而想見其功之備何也能之全者純乎天者也純乎天則不得雜以人而必爲之兼言人者有質致之功斯天下無孤行之理功之備者盡乎人者也盡乎人卽有以合乎天而正不妨專言天者明至一之源知天下有各足之量故爲之獨尊其能事高擧夫隆名非推而遠之也正引而近之耳中庸言致曲者而及于化遂不禁穆然有愼于至誠也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贊至誠乎抑贊致曲也進致曲于至誠而獨美其極詣乎抑亦廣至誠于致曲而許人以共

至也請得而申論之夫天下有衆人之所不能者無一人爲能之則必擧而歸之曰唯若人能是推而遠之之詞也何遠乎爾曰是唯生知者能之學困者不能也是唯安行者能之利勉者不能也羣相與聽之天爲可矣天下有衆人之所不能者有一人爲能之則亦必擧而歸之曰唯若人能是引而近之之詞也曷近乎爾曰是唯生知者能之而不謂學困者亦能之也是唯安行者能之而不謂利勉者亦能之也羣相與習于人焉可矣惟至誠爲能化此固引而近之之詞非推而遠之之詞也何也天下之最難氓而一之者莫天與人若矣乃中庸爲之辭曰純

亦不已而天人之名可以不立其不容連類而並舉之者又莫天地與夫婦若矣乃中庸爲之辭曰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而天地與夫婦之理又實可以相通何況至誠之與致曲均是人也非不可泯而一之者也又非不可連類而並舉之者也獨是未能明著動變而誠者自誠曲者自曲彼此遂分爲兩人既能明著動變而曲爲誠之一端誠爲曲之全體前後同歸于一轍故以其次與至誠銜之謂果無異焉者乎何以帝力之相忘僅見之唐虞之治也有異而謂其無異焉非唯其次不受即至誠亦愈不受也然以致曲之化與至誠之化銜之謂果有異焉者

乎何以位育之功能即具于中和之內也無異而謂其有異焉非唯至誠不信即致曲者尤不信也故方其致曲之時僅言誠不遽言化而迨乎有誠之後竟言化可不言誠蓋至誠不可及而化可及也且當其曲之未致無有誠安能化而及其曲之既致幾于化即幾于誠蓋化既可及而至誠無不可及也然則學者無輕言能化也唯天下至誠能之非至誠者而亦能之乎勉然之事畢至而自然之效始臻故曰善合天者必爲之兼言人也然則學者何難言至誠也唯至誠爲能化既能化而猶不可謂之至誠乎不測之用既神而循致之迹斯泯故曰全乎人者正不妨專言天也則甚矣中庸之善言人道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一章論

三賢之仁終不可令大夫知也夫孟氏爲已之富强禮樂計故愛三子之才不得不忌其仁夫子爲魯之富强禮樂計故欲售三子之才不得不終隱其仁何也聖門有子路于城之選也有冉求材藝之良也有子華詞命之雄也出其才皆足以籌兵富民惠好友邦而卒不敢輕于委質者蓋奉教儒雅秉志忠貞百慮其公家不一計其私門三子之才則固有三子之仁以成之也當定哀之朝三桓實有魯國藏甲出矣郈鄪城矣鷄澤盟矣家之有事倍于國則家之得人亦急于國孟之先有習禮于吾鄒者知吾鄒多才思治其兵非由也不可思治其財非求也不可思輯其詞非赤也不可然三子而有能武伯之幸也以武伯用三子之能而三子亥不急見其能而各自行其心則魯之幸而尤武伯之不幸也此所爲不能忘情于其仁也然國家之大權司馬操之大將苟無離德矣則宰不用命者無之行人失詞者無之得子路之心并可以畧求赤之心卽不然而耰櫌懸三軍之命樽俎效折衝之謀得求赤之心卽不得子路之心亦無虞也武伯所爲旣詳攷之復類及之也而夫子則固有以窺其隱也魯自中軍舍而兵弱于伍矣甫劃致而吏欺于疆矣行又

逃而使辭于館矣以舍魯何適之人而忍使才如弟子不終于用乎獨是以由之勇治賦有餘而必不欲爲孟氏而治賦以求之藝赤之文爲宰對賓客有餘而必不欲爲孟氏而爲宰對賓客也此三子之所夙懷亦夫子之所素知也而特不可爲武伯告也使武伯而知由之仁則必不使由以治賦知求之仁則必不使求以爲宰知赤之仁則必不使赤以對賓客是三子之才以三子之仁而見棄而魯之公家又以不用三子而終削也故夫子一則曰可使再則曰可使一則曰不知再則曰不知是陰借武伯以用三子陰借用三子以扶公室也而不然者以三子爲有用之才以武伯爲用才之人姑亦告以器使之方而不必爲蔑求之論也則三子之才武伯不已知之稔乎異日者季氏竟重使冉求以財而獨不使子路以兵不使子華以文夫其不使二子者疑二子之仁也其不使二子而專使冉求者愛求之才而尤孤其行仁之勢也亦終疑冉求之仁也而又何不然于武伯也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論

君子有求盡於人言之心故天下無倖進之才而國家收議論之益何也古今之自繩其品詣者大率皆厚重寡文之儒而慷慨而喜談天下事者多得之跅弛不羈之士苟始焉不察其人之未足以勝任也而既且以爲其言之總無益于人國也坐失乎人言而鮮補于利弊此當世用人之過而謂君子然乎哉君子之于人也其愛之也甚周其求之也甚切其待之也甚重而其任之也甚久然其始必爲之循其名而責其實去其短而取其長愛之周求之切而遇之也不敢不出於難待之重任之久

而擇之也不得不出于愼者何歟夫天下大矣人才衆矣顧安得盡如君子之人而用之乎且所爲如君子之人者則又深藏而若虛難進而易退而士之挾策而來者既不能窺見其生平之心術更不能預定其異日之才猷所恃以爲旦暮之遇者惟此一二之空言耳卽士之挾策而爲此言者初何嘗自計其心術之如是焉否也更何嘗自計其才猷之能是焉否也亦曰吾揣摩既成僅以博一日之顯榮耳顯榮既至而言之驗也聽之言之不驗也亦聽之卽言之用也聽之言之不用也亦聽之迨乎心與事違行與言異而持衡者始喟然嘆曰吾亦第因其言之可用而舉之耳而何意其心術之不肖竟如是也何意其才猷之不逮竟如是也則信乎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聽言之足以誤人國也而併以阻天下之言路嗟乎言亦何負于人國哉昌言有拜之者矣遜言有察之者矣敷奏以言自古而然矣嘉言罔伏于今爲烈矣言亦何負于人國哉而其弊總自以言舉人始以言舉人因而以人廢言此必然之勢也故君子曰人之挾策而來者吾非不可以顯之榮之而特慮其以不端之心術誤蒼生以弱植之才猷僨國是至於因其人而遂廢其言且因一人之言而并廢衆人之言甚至因不肖之人之言而并廢正

人碩士之言故大不敢也惟不以言舉人而所舉皆正人必無寡廉鮮耻之人所舉皆才人必無束手就視之人因而有能爲文章之言者採其文章之言可也有能爲經術之言者採其經術之言可也有能爲補偏救弊之言者採其補偏救弊之言可也言與人並用而國家屢得人之利言不與人並用而國家亦何至有阻絶言路之弊故曰絶倖進之才而收議論之益惟君子爲能求盡人言之無窮也

乾元亨利貞論

取天之所以為天者以名卦而純全之德徵焉非僅以名相尊也夫僅以名相尊人且尊其名而畧其實鮮不曰彼自天而我自人也天下豈有人而可為天者哉不知天有同于人之理而人有進于天之功惟不僅以名相尊而獨表其所以為天之實使天下知高高而在上者有主宰是焉者也而所以主宰是者遂為羣倫之罔弗徧焉抑有綱維是焉者也而所以綱維是者遂為今古之罔弗貫焉夫而後天之德以見人可以進于天之德亦罔弗見則易之以乾名卦者是已卦何以乾名乎以六畫

之皆奇也奇者陽也皆奇者純乎陽也純乎陽者全乎天也全乎天是宜竟以天名之矣乃易不以天名之而必以乾名之者何也是聖人之進人于天也羣天下而告之曰爾其无畀于天有不怫于言而怫于色者乎羣天下而告之曰爾其有得于乾有不悅于言而悅于色者乎其怫焉者則以為形體之懸殊也其悅焉者吾知其分量之至足也為之畧其形上之體而進求其所以廣運之原是可去天之名以相見矣進求廣運之原而因得其所以充周之量是可即乾之義而備舉之矣惟其乾而有以大發冒之仁者即有以溥行生之澤惟其乾而有以弘發生之用者即有以裕各足之神此元亨利貞之辭從而繫焉者也君子觀于此而知其有皆備之德焉有自然之美焉有无疆之休焉何以言之他卦亦言元亨矣他卦亦言利貞矣然言亨不必皆言元言利貞不必皆言元亨分乾之一端以得名而有其及量者焉即有不必及量者焉惟乾則見以為元也而其所為亨者有然見以為元而亨也而其所為利而貞者更有然其充斥于兩間者无非德也則无弗全也故曰皆備也然其所為皆備者有一之不出于自然者乎未嘗有意于元而元已如是未嘗有意于亨而元而亨已如是未嘗有意于利貞而元而亨

而利貞已如是故他卦亦有備言元亨利貞者然非明為勉之之辭即陰為戒之之辭而自然者惟乾也至于見為元也而已亨矣見為亨也而已利而貞矣見為利貞也而已復為元矣時至而不為之後時去而不為之留則乾之同代謝而得其升恒曰推遷而成其往復者又寧有極乎此皆乾之所獨隆者也夫以為獨隆則凡不如乾者俱不得與于乾之數矣即稍有不及乾者亦總不得與于乾之數矣而不知非然也天有同于人之理人有進于天之功備乎全體者乾也即得其一端而亦无非乾發于自然者乾也即盡其勉然而亦无非乾終古不息者乾

也卽朝夕自强而亦无非乾夫朕而乾已不專在天矣而乾已衆屬之人矣然而聖人不明言也不明言而以聽斯人分量之各至故悖乾而行者既凶卽不及乾而止者亦悔且吝也小合于乾者僅得其小吉而大合于乾者斯得其大吉也此聖人設卦繫辭之精意而易爲前民用之書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論

君子以一身備乾元之全而天下咸育于君子之仁矣夫天下之羣然而待命者天也乃人自有生以後天遂若不與其事而歸其權于君子則人之待命于天不如其待命于君子也然君子之所以詔元而宣化者未嘗强人以所本無而遂能佐天以所不及則人之待命于君子也一如其待命于天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而本義則釋之曰于人則爲仁然則天下之人有不資始于元者哉則天下之人有不同具乎仁者哉天下之人同具乎仁而不克皆備乎仁不克皆備乎仁而有一人焉獨備乎仁則不得仍列之日人而必尊稱之曰君子君子者以異乎人而得稱者也而不知實全乎人而得稱者也君子者以全乎人而得稱者也而不知其實同乎天而得稱者也天以一元資始乎物而使有一物之不始乎元謂天忍乎哉君子得天之元以自成而使有一人之不受成于元謂君子忍乎哉夫其不忍之心卽所謂仁也不忍于一人卽不忍于千萬人不忍于一時之人卽不忍于千萬世之人而凡可以遂其生者無不多方以致其功而田里樹畜有制也水旱疾疫有備也凡可以復其性者無不邑皇以課其績而庠序學校有教也鄉舉里選有庸也而

且爲之坊其欲而節其淫彰其敎而貞其志非不欲逸之而使之必出於勞也非不欲安之而使之必出於勉也鍊其才老其識盛出於遲久而弗使爲苟且之獲也凡此皆君子之所以長人者也而或者曰宇宙至曠矣生民至繁矣君子以一身處其間而欲盡人而安全之敎誨之將吾之仁能行于安全之所及而不能行于安全之所不及能行于敎誨之所加而不能行于敎誨之所不加其勢不至于終窮而功不至于終阻哉不知此固于其事而徵之正不必于其事而始徵之也此固從其效而信之正不必有其效而亦信之也何也理據于甚全者斯以知其量之無弗周而體立于無遺者卽可知其用之罔弗被故帝王之功至平天成地而止矣而頌帝王之功者反不在乎天成地而在已饑已溺之心聖人之德至解網泣車而至矣而歌聖人之德者反不在解網泣車而在其徵其容之念力之所在力至之力之所不至心至之君子之長人蓋取諸懷而已足也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也而不然者日向中衢而置樽而已有及有不及者矣日挈壺漿以明惠而已有德有不德者矣謂體元之君子而若是焉否

小畜上爻象論

君子之得志于小人也不恃有顯以袪之之法而恃有陰以制之之權使之不見疑于我而後我之志可行我之謀无不遂矣何也小人雖當極盛之時其畏君子也常深而伺君子也常密君子于此苟无以自藏而使之有可乘之隙遂至變生于不測而幾敗于垂成千載以下徒令人嘆其志之忠而悲其功之不就也嗚亦何及矣小畜之上有足多焉當其時僉壬之陰謀方固初无危懼之嫌大君之倚任尤專不啻臣隣之贊爲之上者將高蹈以明潔歟夫高蹈安可爲也須卬友而怡道義其誰與淸君側也將擊斷以逞志歟夫擊斷又安可爲也求婚媾而終反日究何以濟時艱也君子曰有用柔之道焉與其爲日星之炳何如爲過雨之濡乎始焉而密雲者旣焉而雨矣抑有相就之義焉與其標朋黨之名曷若混和同之迹乎始焉而尚往者旣焉而處矣夫君子豈遂甘爲雨而甘爲處者哉夫亦以必如是而後小人之德我者深小人之德我者深而後我之肆志于小人者方可勝任而愉快而小人有不貞于厲者未之前聞此君子之微權也而不然者陰邪之謀尚伏而輕發以開禍先姦回之勢初張而躁動以攖不測幾望之謂何而竟以其身殉此

鞠凶也哉後之議君子者未始不曰是嫉惡太嚴者也不使阿以處容者也雖爭光日月可也而惜也其命之不猶也夫命之不猶天實爲之而經不能權常不知變君子亦何以告無罪于天下哉今夫小人之乘時而專制也雖甚刻薄未嘗不敵其黨與雖甚恣肆未嘗不畏夫名義故權其勢推其量非不能盡去夫君子而終有所不敢者則以爲物望之所歸也夫以物望之所歸而與之共功名以物望之所歸而與之謀政事然其心未嘗一日忘君子矣未嘗一日忘君子而尚可使之不見德乎而尚可使之終見疑乎故衆君子方明斥其非而一君子且姑存其是不知存其是者之正所以濟挽其非也衆君子方直排其過而一君子且曲諫其功不知諫其功者之正所以濟救其過也彼小人者方恃以爲已之黨與而用之又居名義之甚正則德君子者誠至矣功名可與共政事可與謀而无所容其疑矣夫然後成器而動乘時而起君子之去小人无異于推枯而拉朽而後知向之依阿而順附者非真媚小人也善藏其用而不輕以其身輕以其君輕以其天下嘗試于萬一者也孔子讀上九之爻不禁流漣而三致意焉曰其所爲既雨而既處者德積而後能載也非是則弗勝也若夫君子征凶者使小人之有所疑也疑故无咸而有凶也然則古今之去小人者夫亦置身于其中使之見德而不致啓其疑焉則可矣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論

聖人之致治于天下者未嘗有速于得志之意而天下之受治于聖人者則已有還至而立效之功夫豈操異術哉亦惟无歉于感之義以克全其感之美而已矣何也感之爲言皆也我好而人不好不可以云皆娭我惡而人不惡不可以云皆惡不可云皆好不可云皆惡即不可以云感而聖人不然聖人罔无作好者也亦无作惡者也无歉于感之義者也无歉于感之義而感之美即應之天下之好其所當好者已不啻聖人之代爲好也天下之惡其所當惡者更不啻聖人之代爲惡也故感之爲

言又速也此則感人心之說也今夫天下所爲甚速而還至立效者孰有如身之聽命于心者哉心有所欲行身則毅然行之矣而凡所爲揖爲腓與股者俱不能禁之使不行心有所欲言身則快然言之矣而凡所爲輔爲頰與舌者俱不能遏之使不言夫心之所以得此于身者何也則以心之愛身也有甚摯其衛身也有甚周舉凡疾痛痾癢之見于身者无一之不相關切于心也故能以心愛身即能以身愛身以心衛身即能以身衛身使手足之捍其頭目雖至于勞苦況瘁而終不致于乖離叛涣而心用是大快也聖人之于天下亦何不然一人饑曰予饑之也一人寒曰予寒之也一人不率于禮義曰予陷之非禮非義也而故思所以養之而故思所以教之然養之而不親養之惟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使之人自爲養而已不與教之而不親教之惟爲之立學校置師保使之人自爲教而我无功而且所爲養之之事與教之之法則又皆一出于勞而不出于逸一出于勉而不出于安而又未嘗家督之而人責之然而天下之應聖人者則寍出于勞也不敢出于安也豈人心皆好勞而惡逸哉皆好勉而惡安哉抑亦以聖人之好惡在是而不得不遵之也哉不知聖人之爲天下謀不如天下之自爲謀更切也天下

知自爲謀而恒詘于其力詘于其智故不得不藉聖人之代爲謀而聖人既无自私之心更无不盡之心其代天下謀者一如天下之自爲謀也有不心悅而誠服者哉夫是以近者被澤而遠聞風也近者服教而遠畏神也合天下之心以爲一心即合天下之身以爲一身而以聖人愛天下即以天下愛天下以聖人衛天下即以天下衛天下使子弟之捍父兄一如手足之捍頭目也傾軋之風息而親睦之化成聖人于是可揮絃而悅豫无爲而靜治矣君子讀書至陶虞雍皞之時觀其帝力之相忘知識之相泯未嘗不嘆至德之入人深也而孰知聖人初無見

德于天下之心哉不過曰協和萬邦已耳平章百姓已耳然而天下則已和矣而天下則已平矣故曰還至而立有效也而不然者人心險于山川方畏高深之難測敢輕言咸也哉

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論

嘗讀易至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至上九曰亢龍有悔未嘗不嘆盛滿之難居一往之多失而恬然退守者之有以免咎也聖人于此不禁三致意焉一則曰與時偕行一則曰與時偕極豈非以六龍皆貴乘時而惟三與上爲尤甚也乎故于備其體者其卦則名爲艮其義則取諸止而其用則要于不失其時聖人固因其所不足而以制其太過也明矣乃或以爲聖人慮其偏于止而流于寂也故言止既兼言行而言静後先言動噫艮之所不足者豈動也哉不足者非動而必先言動者

非以静不急動動以濟静者之爲道而正以竅動于静本静爲動者之爲時也何也静者坤之德也坤爲土艮爲小石土蘊石以成山剛而不吐有安貞之道焉動者乾之功也乾爲金艮亦爲土金得土而受生終則有始有用九之道焉而特未可爲閭孜不知者告也今夫艮體乾之三者也體乾之三卽當法乾之三苟乾惕之不勤而繩功于强制制其身者危其心矣與時偕行之謂何而顧以矯揉自戕也則静之有未善也因而重之亦體乾之上者也體乾之上卽當戒乾之上苟亢悔之不恤而蒙昧于代終无所終者无所始矣與時偕極之謂何而竟以激躁

自償也則動之有未善也此固非其動靜之有未善而亦其識
之有未周也夫有動靜斯有進退有進退斯有存亡得喪有進
退存亡得喪斯貴于不失其正不失其正者不失其時也而聖
人一歸其功于知然則艮之所以為艮者固不在于外露之剛
而在于內蘊之柔乎更不在于初四之无常而在于二五之得
中乎何以言之艮者震之反也可反震為艮而易動為靜即可
反艮為震而轉靜為動是初之與三四之與上有柔剛互用之
時而二五之淵然而中處者則凝然而不變者也夫淵然中處
而定生焉凝然不變而明生焉故能用乾之九者惟坤而能得

坤之中者惟離聖人于坤之二則稱其不習之光于五則美其
在中之文而離獨能備之故有文明之象焉豈非其識則有大
過人者乎今艮之二五則坤之體而離之德也其所以能合于
道而善乎動靜者惟在乎此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也
夫惟光明故可以終身安止而成敦艮之吉焉亦可以動靜互
用而成艮震交易之功焉兼可以始動終靜化為山雷之頤而
獲養正之休焉并可以外動內靜變為雷山之過而保宜下之
順焉蓋觀于言語之慎飲食之節塞恭與哀與儉之過而无取
乎已亢之為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艮謀者夫豈誠在于動之不[illegible]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有所不用者而用始神聖人之所以有功于圖也夫天生神物
以前民用而不得聖人以用之則天亦幾虛生此圖矣聖人用
天所生之圖以利天下而有一數之不足供其用焉則圖亦幾
虛備此數矣乃天無虛生之圖圖无虛備之數而聖人之用不
用殊焉夫烏知其不用者之非深于用耶數起于未始有數之
先而用反于一无所用之始則聖人之因圖而命蓍因蓍而求
卦者其用可得而詳也聖人之用圖也夫非用此圖中之奇偶
也哉夫非用此奇偶之老少也哉聖人曰吾用圖中之奇偶而

奇偶之既形者何煩我之用之也吾用奇偶之老少而老少之
成位者又何煩我之用之也斯其中有自然之變通焉不取而
衍之而所為變通者不出斯其中有无窮之化機焉不取而大
衍之而所為化機者終隱夫取而大衍之亦惟衍此奇偶焉耳
衍此奇偶而奇偶必有所自生亦必有所自成吾惟取其生成
而所為一六與二七三八與四六俱且置焉而不求以明起化
之有本亦惟衍此奇偶之老少焉耳衍此奇偶之老少而老少
必有所為母亦必有所為子吾惟取其子母而所為居下與居
上居左與居右俱且略焉而弗講以徵通變之有原夫其所為

生成者則何也五者數之生也十者數之成也則取五十焉可矣其所爲子毋者何也五者衍之毋也十者衍之子也則竟取五十焉可矣故大衍之數五十也此固起化之本而通變之原也而聖人之用出焉矣其用五而去十乎是有其生不有其成也亦有其母不有其子將母亦終成其爲寡母而究至于不能生然則用十而去五乎是有其成不有其生也亦有其子不有其母將子亦終成其爲孤子而究至于不能成然則當取五十而全用之乎備其生亦備其成備其母亦備其子而圖庶幾无遺用矣然能全其用于圖之中而不能神其用于圖之外將圖

之數亦終塊然而不靈天所以生圖之意亦且泛然而无謂又安所賴有聖人也哉聖人曰吾用數之成必先用數之生然有所以生其生者雖无形也何可不存之也吾用數之子必先用數之母然有所以母其母者雖已往也又安可忘之也不忘其母之母而兼存其生之生則欲神其用于既有圖之後必當立其體于未有圖之先未嘗无也未嘗多也虛其一而已矣且數雖有奇偶之分而用則取奇而不取偶五十者偶之數也虛其一則奇矣奇故奇而莫測也數且有動靜之殊而用則取動而不取靜五十者靜之數也虛其一則動矣動故生而不已也數

其用則四十有九也然豈聖人之意爲損益也哉非意爲益而有不能不益者焉故五十有五者多其五而變化以成鬼神以行非意爲損而有不得不損者焉故四十有九者少其一而變從此起卦由此成則甚矣聖人之用之神也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論

統奇耦之所積而圖之數乃全合奇耦之全數而圖之秘乃顯何也圖之所以稱神物者以其備天地之全數也備天地之全數則專言天之數而數不全亦專言地之數而數不備專言天之數而不合之于地陽將孤而无所施專言地之數而不合之于天陰將獨而无所承孤而无所施獨而无所承則數亦終死而不能生聖人亦何由則之以前民用也哉不知數之在于圖者其分定者可見而互運者不易見也其顯出者可知而隱藏者不易知也惟取而詳推之而見其所爲分定者即考其所爲互運者知其所爲顯出者即究其所爲隱藏者而圖之秘乃大彰于天下二十有五者非奇之積乎三十者非耦之積乎然積奇之數至二十有五焉止矣二十有五之外不復有所爲天之數矣積耦之數至三十焉亦止矣三十之外不復有所爲地之數矣是亦安可稱數之全而遂以槩天地之大凡也哉夫所爲二十有五與三十者亦非圖中顯有之數也自聖人因天地各五之數而觀之而知其中有如是之積也則就相得有合之中尔更可詳推乎夫爲相得有合者亦就其一端之合以爲言耳一可以合于六二可以合于七三可以合于八四可以合于九五可以合于十而居下者未必合于居上居下與上者未必合于左右居上下左右者未必合于居中也故曰各有合也各有合則雖合而猶分而天之數不全天合于地之數亦不全天合于地之數不全即地合于天之數亦不全是亦僅可云天之數而已亦僅可云地之數而已而不可以槩凡天地之數也夫當其分也不惟奇與耦分耦與奇分即奇亦且與奇分耦亦且與耦分一分則无所不分而不使之相混當其合也不惟奇與耦合耦與奇合而居下者可以合于上居左右者可以合于上下居中者可以合于上下左右一合則无所不合而不使之有離而凡天地之數出焉矣凡天地之數則非猶是二十有五之積矣合之于三十而陽得陰之承者所施不患其或孤抑非猶是三十之積矣合之二十有五而陰得陽之施者所承不至于終獨極之五十有五而數尚有不全者哉然此固非圖之顯出者也圖之顯出者本天五乘地十以起數則五十者數之已然者也復有五者數之未然者也以已然者開未然者而往者可藏以未然者繼已然者而來者可知此圖之所以終藉聖人也抑有說焉圖之數雖奇偶中分陰陽不至于相過而實則與陽以獨勝之權一六之爲七也二七之爲九也三八之十而奇一

四九之十兩奇二也五十之自五而十者徵其數之全自十而五者又得其數之生也是皆于分陰分陽之中而有柔剛迭用之妙焉然則五十者其全而无遺者歟有五者其生而不已者歟此又圖中自然之藴聖人雖欲秘之而不能者歟

參天兩地而倚數論

已然之數功在天地必有藉于聖人未然之數功在聖人究不離乎天地何以言之圖之數天地實顯之然不得聖人終亦无所用也故曰必藉聖人也蓍之數聖人實衍之然不本天地究亦何從起也故曰不離天地也惟不離乎天地而有以用乎天地故取其所爲全者用之亦取其所爲半者用之因取其所爲分者用之併取其所爲合者用之而蓍之數乃全而數之用乃神則參天兩地而倚數之說可申論已夫所爲參非卽三之數乎其所爲兩非卽二之數乎然三之與二數之已成者也參之與兩聖人之用天地以成數者也天地各有成數矣聖人以我之數用天而天將有所不受以我之數用地而地更有所不受則柰何不知聖人未嘗以我用天地而以天地用天地夫安見其不受也其以天用天者何也取陽之義以用天也陽有統乎陰之權則天有包乎地之量故其象取諸圜圜有全功參之爲言統奇偶以爲數也其以地用地何也取陰之義以用地也陰有受成于陽之分則地有代終于天之職故其象取諸方方無越思兩之爲言僅守乎偶之數也然其不言一何也一者數之始也无一則无數當其未衍之初以已取而存之已不待于言

之矣圖之數先二而後三茲則先參而後兩何也陽用其全叁者直指其爲三也陰用其半兩者名類于二而實則四也然則何以不言二也圖始于陰陽當其分奇偶之時而二即具焉矣嗣是而由其用全者推之至于三其參而陽之數已純矣而九之數出焉矣由其用半者推之至于三其兩而陰之數已純矣而六之數出焉矣毋寧茲也參爲主而兩合之成七數焉陽卦多陰也兩爲主而參合之成八數焉陰卦多陽也所謂既分用之復合用之而四象不具矣乎然吾聞陰盈後陽而六乃先九何也陽主于盈九盈數也陰不及陽故縮處六焉進退之象也八何以處盈而七反處縮也不知八爲老陽之所生陽之行故逆也七爲老陰之所生陰之行故順也此皆以不易之理定不易之數者也抑有說焉圖之數起于中宮偏倚无取爾茲獨取乎倚何也或曰回也蓍之數回于圖明乎非聖人之所刱也似矣然而未得也或曰藉也有所藉以起數也得矣然而未盡也夫倚者依也无所依則孤孤則不生不生則數幾于息无所依則獨獨則不成不成則數幾于毀有其倚之而二者之患亡矣天倚于地參倚于兩雖不言五五在其中矣回而重之十在其中矣五在其中而生者不息十在其中而成者不毀而數不全

矣乎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數不神矣乎故曰數之顯于圖者非聖人不爲功也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論

帝王有經天緯地之勳業而其實不外乎前民斯民有橫天集地之性情而其端必先乎知本知本者全乎固有之天良也全乎固有之天良者審乎人事之宜則也愛親敬長之念原非後起之數有以作之而自生去逆效順之風更非難致之端有以感之而即應人以爲帝王之時雍風動不知何道之克臻而抑知其所以爲民謀者有甚切而至要者耶盈天地之間皆民矣民則大約智者少而愚者多也賢者少而不肖者多也然智愚不同而行同賢不肖不同而行同故不可謂智者有行而愚者

無行不可謂賢者有行而不肖者無行有行而無不當興于行者理也有行而無不可興于行者其情也有行而有即興于行不即興于行者則其質也愚不肖者不能即興于行而未嘗不知名教之可尊賢智者每欲即興于行而又未能中正之悉協故不得不以化道之權統而歸之于聖人然則聖人之所以興民行者亦惟是因其質以用其情節其情以軌于理而已矣故懸書布令與之有其時也鄉遂黨塾與之有其地也弓旌車服有所勸而使之亟于興也夏楚桁楊有所懲而使之不敢不興也此數者皆有可以一民趨避之功皆有可以範民出入之利

然而聖人未嘗廢此而亦究未嘗專藉乎此者則何以故哉聖人曰吾非不可以此急得志于天下而或懲于顯之未必及于隱檢其身之未必迪其心榮一人而衆未必勸咎離免而恥未必生也故不敢以文具興之而必以至誠興之不敢以我之自有者興之而必以民之同具者興之尤不敢以智愚賢不肖之偏具者興之而必以智愚賢不肖之無不同于我者興之則所爲固有之天良與人事之宜則安可置弗講也而所爲固有之天良者則惟德而已矣所爲人事之宜則者則惟義而已矣民有德而不知德于是陳之以德陳之以德而知其天者庶以不

濟于人知其性者庶以不染于習無所誘而罔即于不率者自有所樂而羣鼓于秀良民有義而不能見義于是陳之以義陳之以義而見爲甲者即不敢越乎尊見爲非者即不敢混乎是有所畏而罔入于匪彝者自有所勵而兢敦于踐履正何必懲之而後知威也肅之而後知勸也而況乎無地不足以檢其身也無時不足以迪其隱也而民有不興行者誰乎夫至于民皆興行而門以內無不雍以穆矣門以外更無不和以雅矣斯民以之大橫塞之量者帝王即以之全經緯之功而要非德義不

至此然則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旨哉爲成教出治之本也

山陰成𢍰姚　彚著

重修越郡石塘紀畧

於越澤國也自郡城東百里抵曹江爲四明孔道西百里抵錢江爲武林孔道中蓄鑑湖之水由三江閘歸海然則舟楫之利居人享之而輿馬往來正不可無周行以通之也石塘一線綿亘二百里由來尚矣明季湛然和尚修築非不堅固大率因循舊制寬不踰丈鼎革之初山海未靖重煩宵旰之憂謀及師旅之事狹𦤎之徑僅通商賈如欲並轡聯鑣固有難言馳騁者矣當事仰承功令培高增濶計日告成何暇謀及永久哉十餘年來風浪摧殘湍流激激根脚旣虛傾圮日甚徒步當前思揭厲而不能呼舟楫而不至目前之溺孰爲拯者進同學余子涵赤而籌之匪杞人之憂實由巳之患也始難之終任之未暇鳩工先謀經費矣一言經費必出勸輸矣于是習宗異目以佛法勸倪子涵初以醫勸仲父祐之以上中下三則勸余以百緣勸而涵赤則總司其出納選籌之事典作漸久風聲漸遠于是譚菩談道者爭出其文章以勸里中耆素各就親知以勸任僧就梱越以勸募僧以行脚勸近者以碗飯勸遠者以廚米勸少者錙銖多積緡貫非不無脛而來接踵而至然而工程繁鉅精衛難塡茂效莫臻中阻不得余子謂予曰將何以善後也哉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要不如其好名之心爲更切也今貧富皆有捐輸而多寡畧無分辨勇往之念用是闌珊矣爰就石鐫名塡丹炳日捐一丈者列名一丈之內捐十丈百丈者列名十丈百丈之內舟楫往來萬目共賞而一時之慕義樂施者無不絡繹奔赴一而再再而且三少而多多而且倍遂使二百里之危塘八年而告成事雖曰衆手移山然而余子之心良亦苦矣故于落成之日爲紀其大畧云

重建開化縣學宮紀略

開邑學宮建于望極門外鍾山之陽其原遷之處則在邑治東南起鳳門內也倂處偪隘規模狹隘明萬曆乙巳邑侯蘇公諱理者精于堪輿家以鍾山之陽坐玉屏山拱文筆峯蒼嵐翠岫森布星羅其大溪則自東而南由西出口襟帶環繞幾十里許局面之壯麗無踰此者遂定壬山丙向誅茅而建宮焉遷建以後如司空汪公中丞徐公同時挺生輝映廊宇古人泉岡夕陽陰陽流泉之說于是乎驗矣大成殿後爲明倫堂兩廊俱有號舍博士馮公諱秉清者以孝廉自江右來讀書其上竟捷南宮而去籛滕州司李以查盤三衢再至其地迄今傳爲美談雖馮公克自振拔亦以見地靈者人多傑也然而兀處空山既少井煙之輻湊惟餘樵牧之往來廣文齋署仍舊址而不遷而後之秉鐸者復不能如馮公經年誦讀其上溯望行香而外一至再三至者蓋亦罕矣其爲淒風苦雨之所剝蝕獸蹄鳥跡之所摧殘者又未嘗不歔欷然也鼎革之際明倫堂并號舍既委諸草莽而尊經閣之在東南方位者徒存故址焉他如敬一亭未有建置文昌祠土穀祠查舊建置在大成殿之右今并故址無存蓋前人所不獲竟者未嘗不冀此以待後人而不知興建之難

因循之因甚易也順治年間邑侯朱公諱鳳台者以三百金重加修葺非不煥然一新然亦僅及正殿兩廡儀門禮門而止其廢者尚未興缺者尚未備也康熙九年邑侯崔公諱華者重建明倫堂未竟値闖寇震驚而止夔以康熙戊午八月受事謁廟之日見牆垣盡圮門闕鮮存不啻榛苓之感旋以公事就道未暇言修葺事已未之六月崔公謂夔曰興起學校崇獎人倫師儒責也不佞而在經費無虞焉夔于是庀材鳩工以十月之吉經始未幾而崔公刺史揚州以去庚申之六月商丘吉公諱祥者來爲新令尹謂夔曰無欲速也擇其急者而從事焉月之不足繼以歲無慮乎無成也夔曰敬受命歷辛酉之八月雖未及竣事然而大殿之傾者就正矣牆垣之圮者加築矣門闕之缺者復完矣禮門之壞者重建矣計其經費不下百十餘金其爲崔吉二公所捐俸者什之二爲夔所捐俸者什之三爲紳士所捐輸者什之五夔乃奉辭吉公曰府維九月夔又當有事于公車學校工役請暫停焉當以來歲告成事也壬戌之三月十八日怪風倏至椽瓦無存夔方困頓征途司訓沈公諱德涓者手出聖賢木主于瓦礫之中其傾而未仆者惟啓聖鄉賢二祠耳明倫堂後三日而毀名宦祠後一月而復毀夔乃偕吳訓沈公

曰吾工人不識之故明何斯文當厄一至此也竊謂聖賢未可露處嘉樂不容野合秋祭且將至矣謀建一殿冀爲所以成禮之地有老成者曰建殿之費不下五十餘金將來置之無用不如建明倫堂因仍廢料截長補短而經營其不足焉費亦適相當耳

先師有靈得以重新廟貌則明倫堂一節之費不旣在所省乎夔心然其言卽日舉事方一月而告成經費五十金矜士之捐輸者其半夔之捐俸者其半也而吉公且老矣甲子六月今父母董公來涖兹土公諱鐸弘農嵩邑人戊子孝廉斯文宗匠謂夔曰非敢必有成也然膺地方之任有學校之司者何可坐視而不爲今日之計則惟有毅然爲之而已矣第經費浩繁非出于勸輸不可夔曰諾適　部　撫　學憲俱有修葺學宮之行遂遍告紳士慷慨樂輸約三百餘金然而費大責重未敢輕言謀始也黌宮西去數武爲玉皇殿殿稍東以南爲東嶽祠其神爲張雎陽禍佑一方應如響亦被煨燼之厄居民從而新之問其材所自來曰里民方漢山中之所致也漢乃曰建造學宮美事也正殿之料一聽取資無所吝惟少大梁耳夔額手稱慶曰可以舉事矣然相距幾二十里無水路須從陸運費頗重或曰巨木難得零星採辦費正不支也玉皇殿又西將二里許有大楮一本數十年前嘗爲工師物色今之運斤者卽其人也嘆且睠然而木仍無恙詢其主則吳岐山公產也請其值欣然曰好義之士特方漢也乎哉吾捐也于是中分其木而左右之大梁具矣則有爲之說者曰來春方向雖利然而九梁星在殿也當以臘盡與建爲吉夔曰巨木猶在山也捐輸猶在紙也雖有公輸之巧其能一蹴而至哉則又有說者曰非也明歲在廚今歲乃在殿耳然太陽吉曜以正月到山與建爲利正不容緩遂選文學之賢能者十人董其事以十二月之入日開山擇乙丑正月下浣二日興建將日旣逼雨雪連緜巨材方在深山之中而運夫乘便以小者先至詢之曰大止此耳夔乃瞿然曰一月之建豎而係百世之觀瞻凡材弱植曷以昭兹來許哉與任事諸君帶雨披荆偏加披訪相去六七里許得巨楮三本爲邑人徐之虎巳產其好義樂捐則猶之方漢吳岐山也又于谿東吾賢山上勸捐一本配合中柱較之舊料圍圓分毫無減而且堅實過之夙夜經營肇基輪奐雖斯文之起色亦藉任事諸君同心協力故能相與以有成也嗣是以後農務方殷轉輸無路雖移山之手衆力易擎而涓涘之流取懷莫繼至十月而大成殿告成亦可以知土木之工匪朝伊夕矣明年歲在丙寅又

不利于南北故就十二月之吉建立儀門其東西兩廡以丙寅
之四月告成于是客來相賀曰此眞空中樓閣也方經始之時
鮮不竊嘆其難者子獨毅然爲之而克底于成然則無米亦可
爲炊而精衛竟堪塡海乎夔曰嗚是何言也以　先師之靈得
同志之助幸告無罪所可賀者海邦清宴　聖主右文方大工
告竣之期正　御匾欽頒之日金書朱額擇吉高懸宸翰天章
輝煌中殿豈非文明將啓適逢其會者乎而督学　王公以丙
院之名臣沛及時之化雨開士有瘳于茲可預卜耳客曰殿之
東以南于方位爲巽宜建文昌樓法利科名夔曰此尊經閣故

址也客曰明倫堂之東偏高爽寬平尊經閣宜建于此夔曰唯
于是以五月之吉建文昌樓三間七月之吉建名宦祠三間居
殿之東仍舊址也啓聖祠鄉賢祠俱在大成殿之右各加修葺
而所爲廢者以次就舉矣先是明倫堂既成舊材需用未盡因
看守乏人爲往來行乞者竊取焚燒過半危國明者原籍江右
以攻木之工寄居開陽今年踰七旬矣有子二人而無定棲頗
借學宮舊材買其二子餘力就明倫堂西建土穀祠後拓一廛
聽其居住看守學宮惟磚瓦泥水之費取給于夔夔謂事無便
于此者即捐本年之俸力成其事不以繁邑之亍矜事在康熙
二十二年今得再造文昌祠而所爲缺者亦以次漸備矣惟尊
經閣敬一亭不無少待焉蓋通計重建之費共約七百金有奇
較之從前估計者方及半也然而悉索之未敝窩難穿將伯之
呼谷音絕少同官沈公以乞養歸鹽官金公諱漸臲者茗之德
清明經以乙丑十月涖任見夔拮据不遑慨然曰雖初受事孰
非王臣哉請竭蹶力少佐禮門之需禮門者舊所稱儒學門也
在櫺星門以東稍北坐申向寅朔望行香從此入由阼階轉上
儀門需費無所措得金公一臂之助以十月之吉告成夫禮門
成而黌序之規模已麤具矣然則慷慨急公苟得如金公者則

所爲尊經閣敬一亭者夔又將見其不日成之也

先大父嵩嶽公生平紀畧

嵩嶽公夔之先大父朱狀元雪坡公後扈駕南遷時代殷遥家乘再燬于火世次不能亶述自元某承事由暨陽徙居郡城山陰之横街分支西鄉之管墅云大父居家不威而嚴庭闈之際秩如也夔就外傅時大父親課記誦勤鬭提罔晨昏間日則使就業函丈每夕必集夔之先子仲父季父以及夔之昆季咸侍膳侍膳而談必世務必性理援古証今間或踰分夜夔資性魯鈍且幼鮮知覺十不能識其一二大父捐館時際遭鼎革草間尚匄匄連年多竊發不寧先子與仲父竭蹷葬事播遷遑遑未

暇有以狀我大父夔思大父以經綸旋轉之才不能竟讀書之志僅以卑官小就畢其業歸而課子若孫使之咸知自好肄籍儒林幸不致簡棄繩墨大父之澤不可斬也曷忍使之終湮沒而不傳夔是以追述見聞庶幾表章萬一大父生而頴異讀書過輒誦太祖嗣子四人大父第三兩伯祖遊京師大祖母當以兩伯祖母就邸舍先叔祖尚襁褓而太祖家居大父遂以侍養獨留于時外無應門内鮮中饋大父以未成童之年周旋晨夕無所缺暇則課舉子業于太史公兩漢廸鑑諸書無不顛末稔且悉草制藝不朞月即有以軒輊時髦位置先達甫成童先太

祖母訃音至躃踊號泣遂辭太祖北上太祖給之資斧財四十八銖也命之曰汝去吾遽出無以贈之贈之以言語云與其善經營不如善節省省則有餘省則惜福無多言多言數窮無爲已甚人將不能容識時務者在乎豪傑不再贅矣大父至京師兩伯祖俱不能得意無以給大父饔飱乎君某者與大父同北上相友善謂大父曰當爲自立計君家伯仲不足恃也相與謀治生之策往往失利或有勸大父俛就刀筆者于是就刑曹掾刑曹諸當事稱之秀才而不名也歲餘大父仰天日出則生入則死即兢兢終日保無冤民乎此非吾所爲去之銓曹銓曹當

事亦秀才目之而不名一如刑曹未幾先太祖謝賓客大父以不克親送死哭啚絕幾不欲生然王事劬勞不遑父母竭蹷資斧托兩伯祖以太祖母柩歸遂卜葬太祖後復周旋兩伯祖俱膺一命出都門時京師訛棍盛行交結權貴招致四方無賴爲之耳目捕風捉影鉤索入微比屋不獲寧道路以目大父賺得其實毅然爲當事曉暢利弊按驗首從輕重各置于法京師靄然授曲周丞先是武安郡城無外郭刺史以大父多才藝令督工監造大父不數月而成費不及估計之半疏濬城濠徧栽蒲藕今之遺澤猶大父所留也刺史見而喜曰丞眞負子也哉遂

相謂曰文廟傾圮估計者皆千金外以丞之才董率修理費應
不至是大父曰唯唯遂相其因革課以工程自經始以迄落成
時不兩月費止百金太守曰丞非傾竭己資何以至此大父曰
丞有子幸俱讀書殿中金書朱額丞所捐俸也餘無所塾第相
機而補葺之費半功倍且又堅固以是爲勉效微力耳時白蓮
黨與方熾連綿山左直隸間混雜閭巷官府捕之不能得太守
甚憂之商大父以消弭之法大父因遣善間者入其隊中久之
俱有所暗識入而鮮不就擒者于是賊黨以爲神皆相與遠遁
太境內悉平太守上其功于撫按使者無不交章薦以爲當不

次擢然而數奇僅量移南昌衛幕于是大父喟然曰年踰半百
負大志未有設施方于曲梁露一豹斑區區衛幕曷足究生平
哉三徑就荒淵明所以賦歸去來也遂解組歸田卜居亭後去
祖居管墅三里許去府城郭西四十里許于是延名師教夔先
子仲父季父如陶公諱安齡邢公諱豸佳錢公諱遐皆當世知
名士邢公丁卯薦于鄉陶公錢公俱以掄元不得終明經先子
仲父俱爲邑博士弟子領袖季父登庚午賢書一時閭里族黨
無不羨慕之曰嵩嶽公教子力也夔之昆季俱自亭後生自幼
聆訴言以至于成人恨不能領畧體認以慰期望之重也夔于

甲午叨陪鹿鳴之日值大父先十年即世不及見大父賦性耿
介而和平處鄉黨是非曲直無不片語解願有强項者以義理
折服之無不敬且悅卒年六十有九時順治丙戌年四月十三
日大父諱萬全號嵩嶽元配大母沈太孺人爲山陰望族舉三
丈夫子長先子諱明俊次仲父諱國助俱邑庠生次季父諱明
時後更名振宗前庚午鄉薦孫男八人長夔順治甲午舉人次
益禹忠暹忠象忠[illegible]忠[illegible]忠[illegible]等俱業儒大母沈太孺人後大
父十七年以順治辛丑三月初七日卒年八十有一大父葬鳳
凰山大母葬古城燕巢山遵遺命也夔資性魯鈍且幼鮮知覺

于大父言行不能十識一二謹就所聞見以表章萬一惟大人
先生鑒而錫之言死且不朽

先妣仁恭鄭太孺人生平紀畧

歲甲午不孝夔叨薦賢書往謁座師于金華之武邑時不孝益與之俱聞先慈疾篤戴星匍匐及歸而先慈即世矣家大人以夔等未至緩蓋棺之期于是夔等得一覩儀容躃踊痛哭迷惑昏憒不知所爲泣請于家大人之前曰夔等負彌天之罪自分宜死今既不能從母地下復不能披瀝心膈以表揚先德即死亦何贖惟大人憐而教之家大人曰無庸汝母歸吾三十有七年處慈和之舅姑制義之夫子妯娌伯叔之間宗族鄉黨之際亦閑閑有禮雖汝母善于承事一無所忤然皆常儀何煩吾僕

僕乎夔等復泣而請曰誠如大人所言無非無儀貞婦道之常然夔母有非尋常婦道可概律者先大父之齊家也恭而有禮勤而善教嚴肅而難犯何以不盡得于諸婦者獨亟稱吾母也大人性剛方閨閫中不少假借色咲吾母何以克相閫歡也古云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妯娌伯叔間尤所稱難合者不知何故而俱無間言也訃之日里巷聞而嗟嘆曰賢哉孺人與鄰處三十餘年未嘗一望見顏色所稱婦言不踰閾其孺人乎斯其言猶在耳也宗族聞而痛悼曰賢哉孺人不獨克勤克儉爲姚氏宜家之婦而且積德累仁實吾宗作求之母斯其言猶不置

口也姻婭賓朋致唁于大人之前莫不曰惜哉賢內助而于不孝之前亦莫不曰傷哉賢母其嘖嘖者匪諛而匪佞也下逮臧獲婢媵無不悲傷涕泗恨不以身代之此豈尋常婦道所克幾其萬一哉家大人因掩淚拭目擊節撫几而言曰噫微汝言余當念之然汝母之賢不止此矣汝母出自鄭族汝之外祖考鄭公諱五倫號咸素贊政江西德興元配勞大君先晉府長史勞公蘭裔之女兒也貲生汝母年十七適余余在甥館年餘鄭族姻黨之稱巹爾母者有如吾族然大槩及其女紅中饋周旋及物而已獨其畢勞素字之室某太君告余曰尊聞吾甥女也吾

貲甥女保傅甥女年十三失恃繼母不能慈時加凌虐甥女終無忤色吾甚憐之後以父命學繡于吾吾欣然受焉實欲使之得遠繼母之毒而甥女執于道愈恭歸寧無缺故繼母亦終以底豫同時習女工者六七人惟甥女稱最朝夕侍起居不苟言咲不妄舉動允稱令媛今適君不愧梁孟矣幸善待之余方知汝母之有隱德也夫人所最難處者惟骨肉之變耳汝母既能其難者而于慈和雍穆之中不克致過人之譽豈理也哉吾故以爲汝所稱述皆母常儀無煩僕僕矣夔等敬聞斯言撫膺慟哭曰嗚呼士君子淡于理道明于大義處得自表見之際而于

倫紀常變猶不能無遺議焉况族居閨閫未嫻詩書而乃歷變能常處常能備非懿美性成純良天植者安能盡善若是也乎因思夔等自幼出就外傅先大父課學最嚴晨昏罔間先慈實贊成之每雞鳴必喚醒夔等使之默會先日所習經書既成誦尤教之尋厥義理無徒爲記誦之學黎明即使之就學在家即訓之循規蹈矩務爲成德之人以副先大父期望之意今日夔得寸進之基皆先慈教誨之力也其敢飲水忘源也哉先妣生于明萬曆壬寅年正月十有八日卒于順治甲午年十一月朔日先是仲父艱于子息大父命盆爲之嗣先慈心不忍而重違

祖命後仲父連舉數子先慈疾革之日强起禮仲父而言曰我惟生二子長夔次盆以公姑之命將盆兒爲先陳氏立主今幸叔多男若我不諱後願得使盆兒歸宗服衰承祀死瞑目矣因解首帕付家大人曰盆兒歸來爲我與之使之見帕如見母當爲成人令器勿忘勿忘言訖涕淚要示[illegible]誡家人而[illegible][illegible]而逝哉夔等于先慈之生既不克承歡菽水歿後不能周旋膝下終天之恨尚忍言哉惟當世大人先生鑒夔微衷錫之嘉言以光泉壤死且不朽也

先考天隨公生平紀畧

不孝夔等方痛先慈之遐棄無由竭養生送死之誠戚戚窮年甫春秋四閱而又値先大人之變嗚呼痛哉何天不弔俾予小子罹此鞠凶也五內迸裂幾不欲生泣思先君素抱有爲遭時不偶賫志以歿不孝夔等既不能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復不能于大人之生平有所傳述使嘉言懿行湮沒無聞罪戾滋甚故雖當哀毁骨立之時猶思瀝血濡毫述其行事先君生而聰敏童年就塾數過成誦不煩師傅督責居平好學不倦夜深必與仲父季父青燈相對歲庚午始爲邑博士弟子員性孝友當庚

辰祖考楚于二豎醫藥弗效自夏徂秋先君恣金滕以禱而大父愈乙酉復病中痛疾且篤先君衣不解帶夜不安寐者三閱月而大父又愈時人無不以爲至孝所感癸未秋季父以公車殁都門先君親至維揚以柩歸撫季父之子禹不啻已出與仲父最協出不十里必與偕其訓不孝夔若益也嚴毅而不過尤善啓迪朝夕諄諄曰士君子德器其本文藝其末窮經讀史猶後焉耳不克躬行雖多藏二酉何益焉于古先聖賢處人倫常變骨肉艱難之事未嘗不三復流連曰若輩身歷其地當善取法矣辛巳受産析居食指漸繁値歉歲與先妣鄭仁恭甘淡薄

習勤苦先業賴以不墜且稍稍恢張焉先是府君與仲父季父
咸生長燕邸先祖考嵩嶽公貳政曲周馳驅王事不能復顧其
家獨命先君曰爾長惟家之督鮫悴爾克任之以襄予不逮由
是先君歸厥家米鹽井臼苿田問舍諸劇務咸身任而不辭祖
考于癸亥歲歸老田里始掌家政然僅總大凡其纖悉條目俱
先君董之故諸父中惟先君獨况瘁終歲出納銖錙必歸公帑
不敢稍畜私房故析居之日受產而外磬如也嘗語夔等曰古
人九世同居食無常食衣無常衣畜私房及私造飲食非禮也
夔等敬聞此言至于今不忘歲丙戌祖考捐館舍時方鼎革兵

燹未靖山寇竊發肆横閭里所居盡爲盜藪不遑寧處先君頃
刻不離祖母側以免于難平居與先妣鄭仁恭朝夕溫凊問安
侍膳寒暑靡有間故至垂歿而有眠鷗傍母之句也所居亭後
在山陰西北隅俗故饒給比年水旱頻仍鄰居烟井千餘豐歉
不齊有瀕于饑寒者先君憫之剏立義田以周貧乏富者不覺
有損而貧者歲得藉以溫飽不費之惠人人感之亦人人忘之
其所及誠遠矣尤長于肆應爲鄉里排難解紛悉揆諸義禮而
相厥機宜故負者咸得伸曲者無不首肯心服以太有德先君
者時或餽遺相報郤之絲毫無所受其耿介廉潔有如此暮年

益篤于學既謝博士弟子業屛跡郡邑家居恒手一編與仲父
及二三知已朝夕晰疑問字博極今古若有所儲以待乃究不
能發其藴自顏生平經義曰終葵詩文序紀十數種藏于塾戊
戌歲除起居祖母畢與仲父成律二章歲朝呵凍脫稾方欲爲
同人倡和乃竟以四之日告終于正寢時順治已亥正月距明
萬歷壬寅十一月十七懸弧之日享年五十有八葬花徑李家
䃃山之原先妣鄭仁恭先府君四年卒卜葬項里斯家山之原
去先君墓不五里別具行畧不敢贅先君諱明俊字鉅公別號
天隨生二子長夔次益孫六人俱業儒嗚呼夔旣獲罪于二親

之生不克遂菽養之志又無令名以彰二親于窀穸隕身無以
圖報寒姑就苫塊之次錄二親之實事惟當世大人先生哀夔
等不肖之思錫之名言以爲九原華衮庶且不朽也

馬宜人紀略

誥贈宜人馬氏豁童元配也父諱大龍號涵赤居蜀阜之塗山里元明以來稱望族焉公勤儉起家積德好施食蔬衣布雖不佞佛而八百年尼未嘗釋手鄉里稱爲善人配俞氏袁川大家助公力行善事子女五人氏居其次同母姊弟二人異母妹弟各一人氏幼聰慧性孝友稍長克嫻閨訓辛巳年十八于歸豁童值高堂有重慶之歡中饋鮮蘋蘩之任無所見短亦無由見長也乙酉大父病中滿自秋徂冬百藥弗效先子暨祖母晝夜環侍衣不解帶食不下箸氏隨豁童之母鄭仁恭專司供奉飲

食調劑參餌朝夕匪懈豁童得以出訪名醫入考証治氏亦與有力焉先子夜禱于天願以身代仁恭封股以療凡可盡心力者罔弗至也嗣後醫僧本肰以烝臍之法進一試而脹定閱七日而再試凡七試而脹消便清水數日而沉疴頓起僉曰脹症鮮得治者此至孝所感也肰而大肉已去元氣不支丙戌之四月十三日大父考終于正寢仁恭以冢婦治喪氏即以冢孫婦襄事盡禮致哀于是親族之長幼相賀祖母及仁恭曰賢哉新婦有此姑有此婦諺云檐前之水洵不誣矣鼎革之初山寇跳梁沿及村落不遑寧處先子與仁恭奉祖母避難親戚家氏朝夕追隨罔離時刻禮也氏頗厚于奩資雖藏複樓壁室中盡爲羣賊攫去無一存者僅僅隨身一囊陸續典賣以佐先子不時之需漸至鬻及婢女而氏毫無慍容吝色且謂豁童曰無蓄私囊無私造飲食父母之言豈敢忘之豁童瞿肰曰予父母之教肰也今而知氏之處心積慮有自來矣氏同胞姊有女適張門止生一女幼失怙恃遂致流落氏多方措置金去人來鞠育不孫已出及笄而遠送廣川歸其外祖舅氏絕不以及而費人以是稱氏之孝友本諸天性也甲午豁童舉于鄉鄭仁恭以是冬十一月之朔終于內寢豁童自金華之武義俞訃歸僉發諸

事先子總其大綱其中細微曲折俱氏一人竭心殫力纖悉靡遺待豁童歸而蓋棺成服于是親族之長幼賀先子曰仁恭在姚門稱賢德之母今孺人克追前範吾輩早已信其有德今知其兼有才也己亥春王四月先子天隨公捐賓客豁童方在苫塊躃踊中進退不知所措而氏以冢婦治喪襄事不逮厥易交至弔者悅服使豁童得免于不孝者氏之力也于斯時也豁童以孝廉之規模處磬懸之家室米珠薪桂每歲之中大半衣食于奔走爲豁童計者僉曰其難列其欲以千鈞之重談之巧婦哉豁童有弟先出繼于仲父後仲父連舉五子仁恭臨歿之日

請仲父而使之歸宗弟時病痞兼吐紅症而弟婦又病瘵參藥不去于口氏謂豁童曰祖母老矣飲食不可失時而叔嬸俱病甘旨豈容少缺須日供應所入祖母而外當先叔嬸而後豁童而兒女而減後其波及于氏者蓋亦鮮矣而氏且安之若固然也辛丑三月之七日大母即世豁童客游雲間仲父嬸母雖在前僉曰此承重冢孫事也亦冢孫婦事也氏即毅然身任曰送死大事有孝廉在何可以苟且塞責區處經畫弘纖悉備曰待孝廉歸而償其價值誠非難事越五日豁童馳歸猶及視斂于是親族之長幼賀豁童曰賢哉孝婦濟美仁恭天之施報誠

爲不爽吾輩固知孺人多才今而更服其才之敏也大母即世之明年弟乃與豁童議及分費凡父母暨祖母喪葬之費俱坐豁童名下時仲父主分單謂豁童曰汝孝廉方來未艾當弗斤斤于此也氏曰然孝廉方期遠大寧斤斤于此哉然而豁童苦矣爲豁童煩者更苦矣豁童運不丁辰公車屢躓丙辰之役又落孫山無面目歸見江東遂客遊新安明年丁巳叔子在衡來省新安得悉家中艱窘狀然而久涸之魚九里莫潤也明年戊午二月豁童授金豁教諭六月長男在瀦來謂豁童曰歲大旱不可以舟楫倘歸家而後之任必需時日且多費金豁與新安壤相接由新安之任便豁童信之其實因叔子在衡不敢恐傷豁童心姑且隱忍而爲是說也豁童不之察遂遣在瀦歸擇吉赴任七月下浣豁童之內弟馬德培來新安豁童疑之訊及瀦兒何以不至曰衡甥病未痊姊亦多病行將竟抵任所也豁童復信之方且戚戚于中以兩人之病體爲念八月七日抵開受事晨昏究及所以始知衡兒于五月十八日去世氏亦以六月之望終于內寢悼絕而逝傷何及矣未幾德培亦死開陽豁童仰天曰命之不猶一至于此何復言進取哉然而別氏既久得信披逝幸柩在室亟趨視之遂假公車之便歸葬氏于古城山

麓倉卒之際未暇卜其兆之吉與否也己未壬戌而後不復再上公車戊辰十月豁童遷貴州思南府安化令以覃恩封文林郎氏贈孺人丙子十月陞山東兗州府曹州牧以覃恩封奉直大夫氏得進贈宜人于是在瀦等長跪而泣請曰不孝之母曰嬪姚門無少長內外親族罔不稱爲賢德之母大人多所著述于不孝之祖父母上暨曾祖俱有行狀示後而獨彼于吾母吾母敬上禮下親操井臼辛勤半世以侍大人實無忝于內助大人何忍遽忘之耶于是豁童拭淚而言曰予非忘之予尚有待也予之祖母沈實爲姚氏發祥之母寬仁靜穆喜怒不形于色

矣言不踰千閾初侍大父于京師後佐大父于曲梁終助大父
造家于亭後谿童六歲以前未有見聞不能宣述六歲而後知
識稍開侍膳晨昏聆祖父之訓言即佩祖母之懿德祖父不威
而嚴祖母慈而善誘狀貌恢梧多福多壽卒年八十有一葬古
城燕巢山遵遺命也祖父有妾劉氏祖母以妹待之下逮小星
各得其所所以臨諓之日無不哭泣盡哀由此推之古來賢母
不是過矣予久欲狀之而未能也谿童幼奉母儀長承父祖之
訓至有今日天隨公叨覃恩由文林郎進贈奉直大夫鄭仁恭
由孺人進贈宜人罔極之恩稍伸萬一獨是祖父母殊恩鼓焉

未報自愧貲性庸劣不能努力上進實致恩榮又不克仰承機
會邀榮新例用是耿耿于中有志而姑待也豈肯于汝母而遽
忘之耶宜人生于明天啓甲子七月二十九日　時卒于今康
熙戊午六月十有五日　時享年五十有五生四子四女俱親
為撫育雖時會使然其劬瘁亦概可見矣谿童生平自命非凡
而遭逢不偶事不符心因汝等所請為約略顛末如此然則顯
謨承烈表章前徽豈不深有望于繼起者哉

飲和堂集卷之三

山陰成彝姚　夔著

倪子涵初傳

倪子諱宗賢字涵初居山陰之亭後父[illegible]公忠誠古朴為鄉
閭推重涵初有父風孝友敦睦人無間言習舉業不就究心岐
黃體認內經暨前輩名人醫案方論諸書循望聞問切之規以
辨虛實寒熱之証審司天在泉之候以製溫涼補瀉之宜一鄉
之中上自文武當事下逮編戶小兒無不被其指下之春而涵
其膏肓之起初而知名兩浙既且馳譽江南千里之外無不書

幣塡門而倪子絕無驕氣矜情為善彌殷好學益篤晝之所歷
夜即博證羣書藥餌所供並不責報遇貧乏者逐一按期親往
診視調劑藥餌暑天兼施蚊帳凉簟寒冬則贈棉絮衣被惻隱
周旋感及臧獲凡舟楫所經雖迂途枉道竟夜枵腹無不勉
以赴甚且積累捐金助其主人為功德之費雖好善有同心苟
無以倡之未必響應如是也至于修築患塘設立義田義冢義
學雖傾竭貲囊始終罔倦暮年尤銳心道學[illegible]張先生者能
溪念臺兩先生門下士也涵初每月延至家塾集里中子弟闡
揚疑義一日講致知在格物倪子曰據陽明先生云為善去惡

是格物而朱子則曰物猶事也二者或同或異孰是孰非宜何去而何從在坐未有以應將姚子成莽曰義理本是圓通詮解不無偏滯祇緣後學忽畧爲善二字單拈去惡是格物便將物字指作物欲看不知朱子曰物猶事也事卽事有終始之事則物亦卽物有本末之物有如父子物也慈孝卽物中之事也爲慈爲孝是爲善也不爲不慈不孝是去惡也故曰格物二字知行一齊俱到先賢先儒原無枘鑿在坐亦未有以應而倪子卽拍掌叫絶曰命之矣一席之論豁我十年之疑從前分門聚訟者俱可渙然氷釋其留心性理老而匪懈又如此年六十四卒

于正寢遠近聞者罔不惻然惜未有嗣里中人曰倪子今人中之古人古人中之賢人也而嗣續不延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哉

張封君傳

張公諱其號美玉秦之三原人性篤摯貧儉而好學不屑屑仕進匡牀詠歌恬如也張氏爲華池望族唐以前譜牒散軼自宋而下可考焉近者友鶴公以地官郎中守順德祟祀名宦數傳至青州郡丞尚文公寶坻令元相公皆以治行聞鄉國公之曾祖從寬公事親孝親歿廬墓側三年開府旌其門載郡邑誌公父繼夔公讀書明于大義至考槃薖軸之篇未嘗不流連三致意焉或曰公之不屑屑仕進承先志也公幼失怙哀毀之過且骨立國之人于是觀禮事母書色養躬孝謹無稍怠母有孤子

相依公兄事之如同氣及早世撫其子不啻猶子人無間言且相謂曰既孝且友後張仲而化身其是也耶公元配段太宜人出自名門及笄歸公有賢聲先是地官郎中配呂夫人者尚書公晨之女也爲張氏賢母子孫稱述之迄于今弗衰太宜人克後先媲美焉僉曰公刑于所至也公嗣君名大垣方就外傳時公督課靡有倦嘗撫而嘆曰兩世一身在子惟吾在孫惟汝盍攻苦以大吾門且曰吾無所裕後惟以承先者裕後也嗣君果以順治甲午舉于鄉己亥成進士丙午筮仕高淳公戒之行曰上致堯舜下澤黎元此其時矣勿以官游念二老人日體行矣

勉侑嗣君方以祿養迎公及太宜人至署公附嗣君治邑多乎反喜見顏色居無何相謂曰有敝廬足以蔽風雨有不腴之田尚足以供饘粥吾將歸休爾無以二老人擾汝政也于是迺同太宜人板輿西歸抵里之後强飯饜餘絕跡公府每貽書嗣君戒勉同弟至嗣君以故令淳八年兢兢弗敢失墜甲寅遷新安郡丞臨行而父老爲之攀轅卧轍至道路壅塞弗得行嗣君至新安以違定省久萌乞養之志既而閩氛猖獗戎馬生郊弗敢以請公馳書諭之大義曰四郊多壘豈臣子自便時勉執職無以家爲也及是卒時丙辰冬十月十二日壽八十有一封新安郡司馬孫某某曾孫某俱聰慧過人識者方以爲不屑屑仕進者其貽謀未有艾云

孫公繩其傳

孫公繩其者諱顯祖字仲謨台之中玉里人其先自宋以來世爲望族五世祖西澗公以下多積德西澗公振鐸兗州生六子三希古公卜城西赭谿之巖而居焉生三子次怡川公怡川生存初公俱以耕讀世其業而存初公尤穎異寡言咲抱負經世才賦志衡茅淡如也生五子公雁行第四友恭聰慧過人喜讀書受業周芝房先生執經辨義多前人所未發尤慷慨樂聞人善存初公喜曰此吾家白眉也年二十九以童子冠軍入天台庠次年食餼凡試輒最于是及門皆里中知名士公昆季多蚤世兩膝下鬱鬱不能歡惟公承志色養朝夕匪懈存初公將疾革公寢食廢衣帶不解閱月喪葬不遺餘力戚里感之咸謂公文行兼優者蒼蒼者必有以報然而三獻三刖公喟然曰吾文也歟哉吾命也吾志亦少衰矣　國家鼎革之日爲博士弟子員讀書受徒如故己亥以歲薦廷試高第需次里門值歉歲穀價踴貴貧者無以自存公出其所貯館穀減價出售擇里中尤貧者賑之不責償存活甚多里中有强無禮者僉欲置于法公譬之以道理卒爲善士當事政有未便公持論確切卒如公議邑胥乘喪亂多因緣爲奸公摘發其隱狐鼠屏跡戊午除開陽

司訓兵燹之餘鷩鴻未集苜蓿蕭疎或爲公難之公怡然曰廣文先生飯不足由來舊矣曷怪焉脫栗寒氈一卷在手與諸生講學厲行終日靡有倦庚申孟春之月學使者校士太末公與教諭率諸生童應試值大風淋雨竟月事竣歸公遂以是獲疾然無日不衣冠危坐開卷對古人也徐生允元家世積德公以是獨契之聞其子泮遊抱病披衣起曰非忠厚之報耶其欲善如此夏四月十三日卒于官年七十有七元配許氏先公十一年卒公四子惟叔子以楹侍焉伯子仲子輩咸督家政不獲從公疾革之日猶作書寄曰和順勤儉治家之要也謙恭謹愼處

世之良也吾子孫惟孝弟力田勤讀詩庶幾不墮先業無一言及家事姚子曰余與繩其公同寅幾二十年許深知公爲人孝友天植所固然矣方其年在耄尤好學喜聞善雖臥病猶披衣起嘉歎不能置所稱樂善不倦者非耶觀其誡子數言恃大體不[illegible]也夫豈以才文而顯之

茅公鷺序傳

茅公鷺序居山陰阮社社之前後兩立廟應若翶相傳其神爲大小二阮云公好讀書賦性豪邁有步兵風父一帆公博學明經由廣文遷縣令所至士民無不奉爲師保親同考妣焉公嗣書香稱令子弱冠補邑博士弟子員名噪士林里之東三里許爲柯鎭中郎笛亭在焉今改爲融光寺旁構苾蒭精舍額之曰聽竹堂邑之名宿先達咸就此中課藝名聽竹社公領袖筆壘者數十年同學無不敬信楷模之于後進尤多所獎借爲文超邁卓越覘春秋兩榜直同芥拾乃十困棘闈終老文學命也然公志不少衰老而益銳嘗語同志曰梁太素獨非人乎何使之

專美于前耶其克自砥礪如此家居敦孝友處鄉黨有直聲每遇不平輒侃侃持正議不少阿善飲酒興之所至雖少年不能及然不及于亂人益以是服之舉五丈夫子親課舉子業各成偉器諸孫無不英英玉立二女聯姻名閥宅相俱稱後來之英公以康熙■年■月■日卒于正寢親友咸集僉曰公完福人也所不慊于志者艱于一第耳然于公何損焉公年■十有■葬■封樹俱遵古制禮也嗣子汝玉乞言誼忝同學不敢以鄙俚辭爲之傳焉

劉公爾權傳

公姓劉氏諱國衡字爾權金谿望族也父大有公爲邑庠生督修學校厥功懋焉其處家庭睦鄉里人無間言盛德士也爾權生而聰敏稍長好讀書能文恪遵庭訓年十六泮遊辛亥補餼廩餼賦性孝友出入恭謹有太古餘風誦讀之暇經理家務守先人之成緒拓後來之規模每量入而爲出無益之費弗敢侈也必以儉一家之內男女少長上下各共其事弗使荒也必以勤然而爲人長厚不事刻薄歲時豐歉之不常子母盈虧之無定未嘗不以寬和待人無必欲取盈之數故里中之人無不曰

公長者也壬戌之春學宮毀壞公首先任事鼓舞勸輸爲不墜家聲云舉三丈夫子有孫男五人孫女二人歲甲寅偵閫范之變長君不祿公待其寡婺撫其藐孤恩恤備至既成立爲之擇名門女以爲室今已舉曾孫一人公元配胡孺人于丁巳年先公即世公不再娶雖公之仲子叔子俱長成有室家足以代老然而一切家政公仍總其大綱康熙乙丑秋九月二十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五葬后苫燒墩山兩嗣君圖雙喜像乞姚子一言以示後姚子曰美哉爾權有子爾權不死矣姚子十載來既以公居停耕藪風雨雞黍知公之爲人不敢輕出一言而必詢嗣君以生平與得其實也嗣君曰先人之生平未暇宣述所以乞言者欲使子孫知先人忠厚勤儉足以取法云爾夫忠厚爲人之本也勤儉起家亢宗之要也爾權能之矣嗣君知之矣而以之啓後後必大然則公之子若孫其庶幾知姚子立言之意也夫

汪母毛太孺人傳

汪母毛孺人者明萬曆丙辰進士少司馬裔初公之季女爲汪大司空生洲公子婦生洲公明萬曆庚戌進士家太末之金谿少司馬家睦州之遂安金谿與遂安壤相接故兩姓得以通聲氣締朱陳焉孺人生甫踰週少司馬捐賓客生母梅氏哀毀過度相繼不祿又十年而詹太淑人卽世孺人以明年歸司空仲子旦存時年十三未廟見也閱二歲成婚禮與旦存公講鷄鳴盥漱之節修問安侍膳之儀無少間旦存公有伯兄妯娌之間相待以禮相接以誠雝雝肅肅如也下逮晳御僕從相率以恭而

信不假聲咲而亦不費督責無不敬憚而服從者然而賦性儉勤崇尚樸素故就兩姓之門第出其甘脆猶足以充口腹也而孺人則惟脫粟蔬水自安出其珠玉錦繡非不足以耀首飾體也而孺人則惟裙布釵荊自逮出其婢女僮僕以供使令之役無不給也而孺人則惟親操井臼早作夜織無寧時孺人若曰惟惜福能享福慾不可縱也天物不可暴棄也爲一日之人行一日之事庶幾不爲天地間一大蛀耳舉一子二女孺人則親課之以誦讀敎之以女紅使之蚤有室家而各自成立而總不以分旦存公讀書之志且能以敬夫子者愛其子以愛其子者

及其子婦故雖當諸孫枝膝外孫盈庭而于一切米鹽織悉諸務俱孺人自爲經營不以分旦存公讀書之志者并不以分厥子石贍好學之心旦存公意氣豪上博覽羣書自待頗不凡近而孺人亦共相期許故凡可以相助爲理者行之罔不力及旦存公屢躓場屋侘傺無聊孺人則又從容勸勉之謂人生固有立乎其大者不當以此等得失介意旦存公聞是言而不平之氣亦不覺其消融過半也石贍幼聰敏讀書過輒誦善屬文蜚聲泮璧領袖諸生孺人顧復雖甚至而未嘗姑息爲愛故石贍朝夕肆志鯉庭父子之間不啻師友旦存公搆別業谿上曲徑

名花高樓面山飛青繞座流潺到枕橘梓誦讀之暇時與二三知巳把酒言文嘗至丙夜僮婢皆頭觸屏風而孺人則益治茶鐺酒罌無失候一時鄉鄙族黨無不以爲孺人有到薦截髮風大抵孺人生平獨任天眞絕無緣飾一動一言自然合度旦存公旣相敬如賓而亦相契如友題其座曰不將矯飾邀時譽留取眞純作義方以爲此獨人實錄也康熙丁卯六月晦日卒于內寢享年六十有二厝于玉屏山之陽卽鑑園舊址云金谿廣文姚子曰余觀婦德姜嫄大姒尚矣後世如鮑母如陶母皆俱足垂芳千載而孟光之於梁伯鸞以舉案齊眉侍問或因嗣片

以彰其潛德或藉夫子以發其幽光有美必傳所固然也而或者湮沒無聞往往未嘗乏絶此其間固亦有幸不幸焉汪母毛孺人正位乎內觀嗣君石瞻所述哀詞與旦存公所爲文其于家人利女貞之義何多讓焉卽其生長名閨奉巾櫛貴公子而能抑奢華以崇節儉制行恭謹克閑有家其他令德可以推矣而旦存固賢丈夫也石瞻則又令子也母雖死母猶生死而猶生是可傳也歟

趙母金太[illegible]人傳

太母者山陰石潭金氏望族也父某公以德行著于鄉太母性至孝幼而聰慧勤女紅尤貞靜自好閫以外不聞咲語聲及笄歸同邑象九趙公公南渡之後祖開前公以南豐尹致仕父君儀公爲邑諸生公穎異過人讀書每數行下過輒誦鄉閭稱之曰趙氏白眉也公之祖若父重器之弗欲涉以外事使得沉酣六籍間公亦殊自負然而數奇太母謂公曰以夫子之才有令名卽欲博一第慰高堂衰暮年取攜如拾芥耳然而數奇妾聞男子志天地四方安往不得通顯寧堪久鬱鬱處牖下對兒女子太息耶出妾之簪珥服御尚足爲游子治裝懷輿安敗厥名古之語也夫子行矣勉旃公曰諾于是負書擔簦北上寄籍瀛臺伯達周公奇其才由縣府及院試皆第一喿名京師一時同鄉諸先輩之寄籍北學者凡七十餘人咸願交公公因有冠社介社及昌平衛會學之課皆推公領袖僉曰社中獲雋一人必趙子也而公且未幾死訃聞太母哭之慟曰以妾故勸夫子遠遊取功名功名未遂而身早逝妾之罪也妾何以生妾不如死從先夫子遊地下斬衰墨面飲食不入口凡幾日既而喟然曰先夫子死矣妾卽捐軀殉高堂白髮無以爲養且若宏若寬二子

者非夫子遺孤卯而皆在孩未卽成立古人亦日死易立孤難也妾不敢辭其難者于是茹荼枕塊以終三年之制而出二藐孤于穪穪先是開前公厲操行解組之日飄飄有琴鶴風以故家業不厚而君儀公遠負時名家居惟讀書喜飲酒漸且四壁立君賓公者同堂兄也尤善聲氣好賓客祖居柯亭之北日瑄墅之庫淺面山臨流去孔道不里許凡吳會之名公巨卿遊山陰道上者無不登君賓公之堂卽無不交君儀公而同母弟君發公精于奕尤習吳下風味賓客至者無不宿且信昆季之間迭爲東道主君儀公初不計其中饋之豐與嗇也而惟太母咄

嗟以辦二十年來遠近知交絶不覺君儀公之爲貧士者歲辛卯君儀公病且劇藥石不能効太母中夜籲天刲股以進而愈姑亦以老疾累月不起太母朝夕焚香禱祀姑病亦痊時謂太母至孝所感云二子既就外傅俱機警有才智而寬夏精敏究舉子業且竟一日長跪太母之前而言曰丈夫要識時務耳卽今傳一子衿無療飢策非所以慰高堂也願以估人之術營三倍利爲目前𠃍饔計而徐以紹述書香豈晚也哉數年以後稍稍恢其故業宏娶某氏女舉■子寬娶某氏女舉■子太母稍得息肩中饋而弄孫膝下焉君儀公于是以番碁之年坐卧小

樓朝夕讀書酣飲遂共一二三知己之樂卒年八十宏及寬俱客于外而太母以婦職恪供子道衣衾棺殮悉合于禮俟二子歸而發引卜葬以終送死大事遠近觀者無不稱太母爲趙氏賢母而女中豪傑也今丁巳之■月太母以疾終于內寢享年七十有二計其侍巾于公者方若■年而公卽世稱未亡人者■年宏夏名■以閩海軍功授左都督寬夏名■以長沙郡丞陞雲間刺史所在有賢聲僉謂太母貽謀積德之所致云

修山左省志序

山陰成菴姚　夔著

志何自而昉乎志者志其山川志其人物志其風俗所以傳信也有邑志有郡志有省志郡較邑而廣矣省較郡又廣矣夫所及者愈廣則所志者愈不能以不畧畧則虞其未備而求備則又病其太緐此省編之所以較郡邑而更難也山左爲古齊魯封國地當徐兗青州之域星躔奎婁危室之分北拱神京南引徐邳東據海岱之雄西撫河山之固天下名區也其間關梁之

險易郡縣之沿革自明以來未之或攺若夫名流輩出代不乏人賢聖挺生于今爲烈至于災祥豐嗇之書奢儉貞淫之别物產蘇文之記載在舊志者亦旣犂然可攷矣雖然芳踪可襲未免附會徵奇則似而未必確也傳聞失真或至豕魚多混則疑而未必信也而且筆無南史之直則頌美過情是宜在所删也時有今昔之殊則缺編待補是宜在所增也凡此者皆不可以不修也夫志猶史也作史有三難修志亦有三難無稽古之學則難無尚論之識則難無斷制之才則難今方伯施公以英敏之資發酉山之秘旣能去其所難以集厥長恭值

聖天子加意版圖留心文獻頒部各省志書詳加纂訂公于是取舊志而新之删其廣者顯其眞者訂其異者証其同者畧其小者表其大者去其俚者存其醇者于其在古者一切原本經史以及爾雅夷堅諸志山經地理諸書絶不参以臆見而辨疑覈實旣無虞附會亦無虞豕魚矣于其在今者則又博採稗乘以及學士之覩記與夫父老之見聞悉皆出于虛公而闡幽微顯旣不病緐亦何至病畧矣大綱舉而細目張序次晰而散佚整閱二年而告成事頓使東志一編炳炳星日爰是上之

睿覽而六郡之山川人物民風土俗恍然

聖天子目中且使後之有事茲土者悉其沿革知其險易考其因更損益以爲變通鼓舞審乎錢穀兵農之數文章治術之端而識運會之盛衰古今之詳畧爲勢輕勢重之謀而漸幾于變齊變魯之盛則今日茲志之修不可謂非大有造于東國也

開化縣志序

志猶史也文治所由托也易曰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自古迄今一治一亂胥受成于文治矣混沌而開闢之厥文歸天日月其經焉星辰其緯焉用是元會運世周逝復而不可窮倫紀而扶植之厥文歸人五經其經焉諸史其緯焉用兒忠孝節義相觀感而靡有替孔子删書斷自唐虞去其不雅馴者意簡以該文古而腴使帝王心法與政事俱傳弗可及也已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吉者趨之凶者避之貞者美之淫者刺之其要歸于感發善心創懲逸志一言可蔽也詩亡然後春秋

作春秋天子事也寓斧衮于一字之中二百四十二年之賞罰以明勸懲以定孔子曰知我春秋罪我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爲文也何嘗日星聖人以史繼經而史即爲經聖人之不得已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然則當時列國皆有史矣封建變爲郡縣天下乃有一統之實記言記動隆其事于史臣而天下不敢有私史若夫志則所在咸有之自一統志而下省則有志較一統志而詳矣郡則有志較省志而又詳矣縣則有志較郡志而又詳矣蓋一邑之中疆域不踰百里境內之山川可悉也其建置沿革可悉也其戶口賦役可悉也其

官師選舉可悉也其風俗人物藝文無不可悉也故郡志省志一統志所不及載者咸得而書　變遞遷人物間出蹟事增修烏能已已昔稱作史　也學也識也惟志亦然允不可以不虛不虛則見聞多所偏徇而是非疑于失實尤不可以不公不公則私不公則僞而又何以徵信于後人故曰志猶史也修志猶修史也開自有宋分定陽而建邑爲志之所嚆始自明迄今順治壬辰凡經五修矣自壬辰來二十餘年中乘燹不惟舊版散軼不成完書抑且喪亂之餘多有忠孝節義之事未經表揚加以無田之賦絕丁之糧種種滄桑與前志多有

不侔者時之所爲要亦事之所宜詳述者也今者海宇蕩平纂修一統之志而徵書郡縣前令尹與邑之紳士補葺成編上之郡省値某承乏之時有成書矣某因取而觀之大都仍舊者十之八九惟于賦役一編三致意焉亦可以見時事之所亟也至于潛德幽芳書之惟恐不備不既善善有同心也乎然而僅存寫本未付剞劂某忠舊編之蕪穢者猶未免散失之虞何况區區草藁副本全無而欲以廣流傳昭來許使忠孝節義之事與日星同炳而都人士知所勸懲噫抑又難矣某所以不敢不重加校閱即其舊存之版補以新葺之書捐俸鳩工黽勉而告

成事亦日爲將來識者聊存梗概使軼事不終湮沒已耳若夫參稽之貴核也採訪之貴確也以司馬歐陽之筆成出經入史之書不致使觀者有不文不備之嘆是則某之志而未有逮也而于開之好學深思者不能無厚望焉

聖門志序

先儒稱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蓋嘗與學縱横仁義充塞之會而欲扶進人心反邪歸正此誠非常之原黎民所驚而懼焉者也觀其不動心之功本于知言養氣乃所願則學孔子其七篇之卒章歷敘道統眞傳毅然以見知自任卒使大道晦而復明微言絕而復續然則自春秋以來千百世而下知尊孔子者孟子一人力也漢高誅無道秦親以太牢祀孔子孝文除挾書律而傳經諸家後先輩出自唐迄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剖晰與窔昌明性理嗣是而京師以及郡縣俱立學春秋二仲咸于上丁致祭四聖十哲配享而升諸堂先賢先儒俱得從祀兩廡至于祀典優崇歷代帝王有加無已自明嘉靖更定典禮改爵稱子迄今未有以易可不謂隆焉然而淺文精義邃矣難窺衆數方名淺焉易略今之肄業儒林皓首窮經不得列名膠庠者無論已即博士弟子名員驟而問其配享者何人忽不及答者什且二三也徐而考其從祀者何賢何儒約略不能記數者什且不啻八九也豈非高者侈談性命不屑屑記載諸書其淺者則又摘句尋章捲卷而茫無記憶不克敦崇實學究竟原委之故也哉爰自戊午之秋敎諭開陽開陽學宮遠建北城外鍾山之麓倚

寇氛甫靖爨序榛蕪夔取其傾者起之缺漏者補葺之備備焉
惟以尸素爲懼閱辛酉九月鹽官沈子二言以司訓來夔深喜
將伯之有助也壬戌季春望後三日怪風從西南起經過城郭
廬舍毀折無算而宮牆與焉僉謂空山之中四無人居崩壞尤
易夔與二言惟痛惻悲惋慨斯文之當阨乃手出聖賢木主于
瓦礫之內整緝廢材擇其易于告成者于是捐俸勸輸先構明
倫堂供奉木主規制未備聖賢聚處一堂從權也惟是四配十
哲而下至于先賢先儒名位多所缺失則又不自今日始矣嘗
諸他學弊有同然二言因謂夔曰昔嘗從游東魯得觀闕里陋

巷諸誌記載頗悉然簡帙繁重請節其要者以備參稽而後兩
廡從祀諸賢犂然可考二言復取其有裨學校者編纂成書上
自
先師世家下及從祀諸子列傳無不簡而稱備其最詳確
者尤在祀典如釋采釋奠始自何王舞佾陳籩隆于何代各有
端委雖其間禮樂器數歷代多殊二言則兼綜而分覈之無不
燦同指掌是書一出俾諸後學均置一冊于函丈間朝夕得與
聖賢羹牆晤語又何待親登孔孟之堂始稱亦既見止也哉今
海宇一家修文偃武廷臣建議飭天下郡縣修葺學宮俾其襃
敘兼請釐定祀典以補前朝所未備斯誠曠世鴻模永垂不朽
之盛事二言是書適于此時告成眞足以黼黻盛隆昭兹來許
然則二言之功又豈在孟子下哉不才何幸叨同官而竟附驥
尾云

周易羣詮合璧叙

周易羣詮合璧者婁敎諭金谿之所輯也婁不敏自勒守父祖傳經甫能句讀乎解歲甲午蒙主司不棄倖附賢書丁未乞恩于　大廷戊午八月司鐸茲邑見諸生受易者不啻十之九也未免對大巫而滋愧雖然得良友滋足喜也易曰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其在斯乎爰從朔望之集或假山水之間或因諸生執疑而來或就月試擬題所及或舉一節而究其指歸或摭數端而求其貫徹初不敢臆見是憑而惟取往說爲據大要以本義爲主以程傳爲輔以蒙引存疑爲指南而參以大全諸家之說其足與本義相發明者葉而註之本義之下其與本義不

相合者說雖新奇可喜置勿錄也始于巳未之仲秋迄于丁卯之孟夏手錄一編顏其端曰羣詮合璧以俟識者之鑒定焉遂因思夫繫辭傳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然則舍辭變象占而外无易也即舍辭變象占而外更无所爲學易也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文王之易不必盡同于伏羲也然而无弗同周公之易不必盡同于伏羲文王也然而无弗同孔子之易更不必盡同于伏羲文王周公也然而更无弗同其所以无弗同者何也其理同也其數同也理无形而數有象故伏羲之易有畫而无文理藏于數也文周之易觀象而繫辭數以顯理也孔子之十翼既詳言義理而不遺于象數易道于是乎大備後之儒者或精于數而略于理或專于理而不及數邵子欲以數學授二程子二程子弗之問也而邵子言亦弗之及厥後程子作傳專言義理而于象數則略焉紫陽夫子服其義理之精而以爲聖人作易之本意當不如是故復著本義之書本義者本聖人作易之意義而立言也其註解在不淺不深之間而考究在有文无文之際于其象其占既已體貼

入細而復于戒占者示其意義之完備誠哉理數兼舉而于潔靜精微之敎可稱无餘蘊矣後之學者非不知羣宗本義然而忽去象占競言義理日事鈎深致遠以爲堅僻隱諱之議論甚而牽合聖經以逞己之臆說于是說易者愈繁而易之義愈晦宗本義者日久而不知畔去本義者日益衆也虛齋蔡氏之蒙引次崖林氏之存疑二書繼出而後學者乃曉然于象占之不可忽豈非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乎然而讀書貴乎圓通矯枉處其過正風氣之所轉移遂有拘泥象占之說而不復深求義理者嗚呼三易之掌于太卜者其法固不可考矣學者不能觀

象玩辭觀變玩占以窮其理盡其性而至于命而後斤斤曰此易之所謂象也所謂古也其爲辨也无與刻舟求劍更不知其于本義又居何等耶要故䚡䚡然慮之而不能不言及于此因爲之述朱子數言曰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卜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當然者推之于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誠如此言以讀易庶幾不致遺象數而空言義理亦不致遺義理而拘執象數數聖人作易之遺意于是乎可見而與爲千古學易之法也歟

魏辨若先生論序

戊申秋七月過辨若先生桃源署中先生出其文十三篇以示其篇端古論二字則柏鄉先生所顏也夫先生之論也而何以云古也古者對今而言也天下惟有惡而後有美之名有拙而後有巧之名則亦惟有今而後有古之名人非不樂爲其美者而不知已鄰于惡也非不願爲其巧者而不知已入于拙也非不欲爲其古者而不知已囿于今也夫非其學問之未純則稟于天者薄非然則得失之念動于中而趨避之端不得不隨乎時也先生是集也從歷遊而得之古人謂名山大川生平大學問存焉先生早雋南宮既無得失之念而其天資穎異太尋常庸衆又不啻什伯千萬是宜其命意多不猶人而遣詞制局直與古爲倫矣夫行文猶用兵也昔孫武子爲兵法祖至今以十三篇傳今先生落盡鉛華獨標眞性以眉山昌黎之筆而運其出奇無窮之思亦猶五花八門之變化莫可得而端倪也則即以是編爲文家之兵法也亦奚不可

淮濱草序

文章與詩賦無異理也而能爲文章者多不能爲詩賦其竅殊也作詩與作吏不同道也而善于作吏者又無不善于作詩其情通也情之所摯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致即事假懐感懐成賦從旁者以爲此諧聲叶韻之事而抑知予饑予溺實有不能已于懐者此辨若先生所以有淮濱草也先生文章高第筮仕河濱眾且日奈何以枳棘棲鸞鳳耶而先生無恆容或曰非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行矣勉之而先生無矜氣星言夙駕來涖茲土豈謂入其境而孤城汗漫中浮殘黎魚鱉共處也其何以

爲治不寍惟是水繼以蝗蝗繼以雨昔歲決堋墩今茲築黃家壘乃徐昇壩又累卵告矣而何以爲治先生曰吾所不能爲者人也其所或可爲者天也于是驅蝗而蝗立死異矣禳淋而淋立霽又異矣禱于河之訴旦陽侯從怒則大異矣尭民何幸得魯中牟再世哉獨是精衛塡海自古難之無米爲炊巧婦窮焉以水陸交衝之地逋積盈山野無青草又何以爲治先生曰吾所不能者天也其不敢不盡心力以爲者人也則惟有請蠲已爾請賑已爾哀辭惻意至再而三卒如其請此其中雖有天焉然而先生于人事可謂盡矣其情可謂摯矣故能于風凄雨若之中月晦燈明之際或爲長吟或爲短調此固與淮民實見諸雄健挾踵少陵丰神秀爽比肩供奉則先生之詩如西遊南遊諸草紙貴有年矣當爲有目共賞于無容多贅也

余氏族譜序

人之有祖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本忘本不可也不知源不可也故支庶相承宗派遞嬗昔人恐其久失所自爲之譜以系之誌不忘也彼顓蒙無論已寒士皓首窮經終年鍵戶呻吟佔畢于章句制義之中惇寸步之進而不可得何暇爲其祖宗計嗟乎亦不知本源之謂何也雖然自有姓來譜亦綦寒矣率皆影響附會而不可信昔人稱族譜日家史亦日世乘乘之義取諸載亦晉史記名也史者取其信而無僞質而加之文焉何可以影響附會乎若夫小宗而奸大宗紊旁支而紊正支之序是之

謂瀆瀆斯亂矣諱自已之微賤冢他人之賢貴如甫山托根唐室之宗祟韜附伏令公之墓至今咲者齒冷是又與于忘本不知源之甚者也吾里余氏先世始亮齋公元末自信安來卜居于此觀笛鄰翁所作之譜井然也二世克用公以青囊名世十數傳來不墜先業今子若孫俱克以忠厚起家而涵亦尤爲文學領袖駸駸稱亢宗大家矣然而傳世已久育衍既繁雖皆生長于斯正不無桑蓬之志遠在四方者如伯榮發跡于武林澍生夸幟于薊北今雖尚往來通稱謂再四傳而後喬居之地即成祖貫又安知其分派于亭後哉不知其分派于亭後又安知其托始于信安哉則余氏家譜之修誠不可緩也夫事親之大本于守身身從何起身之上乃身也而身之列則俱謂之身是故列則有宗而上者有祖不知者爲草木微知者爲鳥獸夫欲以一人之精靈吸合千百年之髓血非有集身之感痛指之通其何以昭先緒而畨後昆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首揭大旨歸于顯揚夫使子孫共知其祖其宗而不至于草木鳥獸人各謂此身亮齋公所自出也毋敢褻越以辱前人則顯揚不既矣乎涵亦比年來修既圮之塘建放生之會仁民愛物無不爲人所難而玆譜之修集族人之聞見撫笛鄰之前規既鮮

僞訛尤無瀆亂令子若孫各手一帙使之盤盂几杖之近傍亭吉凶之故有所瞻仰焉有所寅顧焉又有所聯屬焉則起千百年之高曾而如在一日萃數十輩之長幼而如晤一堂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誠一以貫之矣今其子姪輩如伯肇昆季自相師友力行道學咸彬彬質有其文余氏可爲知本不忘源矣不預卜其枝葉之繁流澤之遠哉君子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斯言于是乎不信

許氏族譜序

通議景呈許公族譜旣成而謀其序于某某請約畧其所以公曰許氏譜系家大人序之詳矣大人戮力行間奇跡遼濬數十年來從龍定鼎勳績在人耳目間每于休沐之暇輒相謂予曰丈夫志桑弧蓬矢不屑老牖下然則山陬海澨隨地起家固其所耳要之本枝百世不可忘也吾家蒲之白楊鎮者八葉于兹至其先世肇始洪洞者已莫可考也况等而上之者乎又况推而遠之者乎夫將數傳遞播遷彌甚業已莫可考者勢固無如何也若夫可考而使之終于莫考寧非子若孫之罪也耶則許氏家乘之輯吾與若未可辭其責矣予敬聞命而未之逮今家大人靡盬王事遠鎮延綏予復叨國殊恩追隨鞶簪每當衍滿閒鐘之暇時深水源木本之思因念吾宗以太岳之胤散爲編氓其間歷漢晉唐宋迄于元明或以文學顯或由武功著或摠端揆或膺師帥載在史冊者未始不較若眉列然欲定其若者爲某之本枝若者爲某之正派則固茫然難辨矣夫爲人子若孫而使其先世茫然莫辨則先世之不幸也然爲人子若孫而恥其先世之茫然莫辨輒影響附會焉尤非子若孫之幸也故兹者敬修家乘斷自居蒲之某公始在所疑者刪而不入亦猶春秋之夏五郭公從其闕也在所信者詳而不漏亦猶司馬之年表世系不嫌備也序凡八葉演爲五門俾後之子若孫按譜而稽洞若觀火某從某派某係某支若爲親宗若爲疎屬不致貽譏于胝界則詠此家大人與予之志也幸譜告成請從而誌之某日是譜也可以傳矣敬爲潤色而弁其端

重建張氏宗祠叙

宗祠者何子孫不忘其先釋建之以綿血食者也顧門閥有顯微之不同矣世次則盛衰之互見矣繄子若孫抑又藏與否之殊其類矣輕裘紈袴之子廣廈細旃方極其重裀列鼎之奉而于水源木本未嘗稍一念及焉其在孝子慈孫無切敬本崇先之志而力又有所不逮此繼志述事之所以難而欲萃歷世之昭穆於一堂集九族之尊卑于一處以伸其將享之誠而盡其愛敬之實者往往不少概見也張子南翔諱鯤者以恩選高第克展孝思議建宗祠問序于余余敬謝不敏既而不獲口門閥

得毋單寒歟世次其果鼎盛歟嗣續支庶其皆蕃衍而明類歟張子曰先世諱咸者秦之西安人為咸寧舉族奉命南征授驃遠將軍以功封魏國公黔之始祖也生子俊俊生二子長栻為宋右文修撰次軫軫生儞宋平江伯儞生子二人俱為元進士長華知重慶府次愀知夔州府克復思州等處苗蠻晉爵都鎮府愀生煥煥生四子長坤元授水德長官司坤載授沿河長官司坤厚授邛江長官司坤德授銅仁府提溪長官司副自建設流官而後坤元裔孫政安化丞坤厚裔孫政邛江丞沿河提溪襲職如故其為明進士者守宗守剛也為明孝廉者祉慶與潮及瀲也明經不以計數此門閥世次之可述而志者也舊有宗祠在郡東門之三層樓邊滄桑遞更故址不可復問矣今議購某氏地基一段其可因而仍者平屋三間足以妥神棲也前構大廳三間而享堂備矣再修廂房四間以及牆垣門壁不敢曰翬飛鳥革也庶幾藉是以充前徽貽後嗣耳而經費則于沿提二司安邛二丞之支庶是問値今兵燹之餘旱潦之後為二司二丞者力匪有餘然而眾手移山為功既易剏諸後起英英亦非不可與言上進者得仁人之一言鼓而勸之其響應而集事者知在反掌間耳余不禁喟然曰張子之志也是余之所樂得

而成美者也張子以孝子慈孫之行事而値其門閥之充顯如此世次之鼎盛如此今子若孫之蕃衍而明類如此然則張子集九族之尊卑以序歷世之昭穆伸將享之誠而盡愛敬之實者固易易也余又安吝以不文辭是為序

張氏族譜序

歲壬申之二月張子南翙以所修族譜來問余序余曰往年曾爲君撰筆矣張子曰然建祠募言爾今兹譜牒告竣且祠宇以次落成乞一言以垂不朽余閱其書分派甚詳考訂甚確記載備而凡例又甚嚴令觀者無不可知亡者無不可信余于是多張子克承先志而不媿後昆也葢譜與祠相爲表裏者也人生一體相分父子爲最親耳等而上則爲祖而爲曾爲高均得以祖統之等而下則爲孫而爲曾爲元均得以孫繫之此本支也復有旁支父之同輩則爲伯爲叔而有同堂有從堂及再從而

止而均得冠以從祖高曾之名子之同輩則爲兄之子弟之子而有同堂有從堂及再從而止而均得繫以從孫曾元之名逓者得見其形得聞其聲遠則弗及也故孫之無服者爲耳孫不復親見之也世次日益般遥支庶日益繁衍曾元而後復有曾元則高曾而上亦復有高曾執百年以後之子孫而問及數世以前之祖有茫然不知所對者矣古人制爲宗祠當露濡霜降之時集子若孫升堂而將享焉對越之下某爲某昭某爲某穆犂然也則庶乎情通而氣相接也聚族而處別尊卑通稱謂者無論已其或從遊異地終老他鄉始尚識所從來一再傳而後遂忘其所自也雖有風毛麟角之英殷懷于木本水源既不獲入廟而辨大小之宗復不能觀譜而考親疎之系其爲感慨可勝道哉故曰譜之與祠相爲表裏者也張子毅然爲本支謀深遠而不畏其事之難爲不慮其費之不足朞年之內告成事吾可謂知本亟先務矣以之承先垂于慈孫也以之裕後祖功宗德也然而張氏庶幾免于散亂之虞乎若夫發祥之本末余前序之詳矣毋容贅

孫氏譜叙

人之有祖猶木之有本水之有源本無從撲而克培其本者枝必蕃源無可竆而克尋其源者流必遠祖莫可考而克念其祖者後必昌世胄之所以重家乘也若乃事或處于甚難倘毋淡于不已富無可如何之際而益殷其不匱之思如瑞麟孫公之撲本竆源爲不可及已孫公以武子之後世居齊莒明初某公以從龍之烈戍守東昌遂家任城演嗣五支一支以千戶守石匣四支長幼咸就任城而奉祀焉小宗大宗本支遠派譜系井然一覽如鏡因罹祝融之阨灰燼無存其先君子急欲繕成草

本垂示後昆使知源本意甚善也値鼎革倥傯賫志而歿遺言𡡉及瑞麟昆仲情見乎辭矣不意伯子靡盬從王壯年即世不果修訂瑞麟彼時猶在弱齡未即諳鍊隨以王事馳驅始而胼胝河工繼來協守思郡不暇聚首同宗詳悉原委每當握手輒典喟然余與瑞麟雖有文武之分喜爲同舟之濟詢及所以得稔前情瑞麟因而問序于余余曰譜已燬矣將焉用序瑞麟曰譜雖燬矣其先之肇基于莒者不爽也其繼之起家任城者不爽也某雖夙夜在公而散處任城石匣者尚有人焉今請自先祖以上闕其疑者徐俟考訂自先祖以下存其信者以示後來庶幾先君子不致抱憾九原也余聞而喟然曰孝哉瑞麟可以序矣周自公劉克振家聲當不啻以來失傳者累世而無損于后稷之貽謀孫氏之家乘雖被災于祖龍得瑞麟之表明而依然武子之遺烈吾知其撲本而支自蕃溯源而流自遠也何敢以不文辭是爲序

余涵赤塘工告竣序

吾迺今而信有志者事竟成古人之言爲不誣也於越塘工之興始于康熙甲辰冬仲余子涵赤以一介寒素儒生首倡大議贊舉其事者獨方外集宗一人耳爾時捐金任募若倪子涵初輩正如落落朝星不可多見予固心喜之尤竊竊然疑之時出弁言以勸勸輸亦未敢必人面之我同也未幾而竟以入載告成閱諸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是役也誠非衆緣之廣集不至此然余獨難余子之用志與其所行事也方八年之經費初無所出也難爲始矣而余子獨毅然以始之何其果決而

勇敢也及八年之工役更非旦夕比也難爲終矣而余子尤毅然以終之抑何堅忍而不拔于後也卒以是告成功今復買其餘勇分工以起塘棲之役行且有竣期矣然則天下事第不果爲之耳亦何患乎無成吾于是益深思乎聖人之言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吾未見力不足者夫用力于無可用之地求足于萬難足之中猶且用無不足已如此何況乎操之卽存欲之斯至不待處富貴去貧賤方能肆志有爲而取之吾心自有至足者反獨遺聖人以未見之嘆也耶是何用志不若余子之用志也又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亦誠見乎博施濟衆之難不如反而求之在己立下自有承當之實耳今由塘事觀之無論衆百盈千爲莫大施予不可滅沒卽簣土卷石足以塞一罅漏補一鈌陷遂藉以成往來孔道使小大由之遠近無不由之又何施之不可博衆之不可濟歟故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而予且曰能近取仁可謂博施濟衆之方也已遇事則爲其事而志成不遇事則存其志而事無弗成然則人亦患不果立志耳又何患乎爲之而不成今余子且不沒人善事成之日取諸君姓氏并樂輸數目付之剞劂以鼓將來是其志猶不欲以塘棲卒事矣事不能及志則無不及之

矣余亦願與天下之人共有其志也不獨塘事然也

醼園近草序

歲庚戌之役依然潦倒長安過伯兄代人逆旅見案頭贈言一律有一太楚天黃鶴近長鄉漢水白螺高之句拊手驚顧曰吾兄能詩哉亟發篋中秘本讀之竟帙無不淸思穎發逸調高騫諸如懷古覽今情深感慨悼忘誌別語復流連賦性能幽贈言獨脫不禁爽然自失曰人固不易知知人要不易也余追隨雁行數十年而不知吾兄能詩昆季且然何況朋友哉代人曰噫嘻興之所至聊以自適耳未能自信何敢問世術其知詩盍爲我軒輊之余始而自慚既且自肆也不揣無鹽唐突西子代人

役不以余爲疎狂謬加許可曰子誠知詩哉余用是益灑然汗浹矣余家山陰之柯麓笛亭蘭渚應接不暇而余方僕僕塵嚣毫無領略代人家剡之晉谿朝夕谿山俯仰丘壑無不與性情相爲親切氣質相爲陶淑故其爲人淵然自得雖處稠人雜沓[illegible]雅人深致非淺山學道人不可與語固不獨代人之詩爲然也余又焉得而知之乎嗟乎余不能詩而强欲知詩代人工于詩而又不言詩遂使數十年之昵對交臂而失之人不易知昆季且然何況朋友哉敘之以誌余過且以見代人之深藏而雖齋二云

寶菴自適草序

詩生于情者也而尤不可以無意意者又情之所自生也意以生情情以生詩而所爲章法者次之所爲句法者又次之所爲字法者又次之故意深則情與俱深體裁聲調不求自工意淺則情與俱淺無所爲體裁求之聲調抑末焉耳宋人之所以不及唐人者非無意也理較勝也理勝而情則掩矣中晚之所以不及盛唐者非無意也有意而太露也露則易盡露則傷巧其流失則纖薄矣明人之言詩者前有歷下後有竟陵俱爲詩之功臣然而趨竟陵者幾不屑言歷下祖歷下者幾不容有竟陵

二者誤人何滋甚哉嗟乎歷下竟陵豈能誤人人自誤于竟陵歷下耳其所以自誤者何也苦于無意也無意則無情章法固不可得而言矣徒求工于字句之間不至割裂破碎而不止不此之咎而且以爲入門之不善卒至于此詩之敝也曷其有極公懋吾兄也吾讀其詩而喜之喜其每多未經人道之句出之自然而不爲琱琢初令人易曉既而令人可思夫易曉之詩必平必淡至于令人可思則情有深焉者矣而要非意之所生不及此若夫一篇之中通體皆瑜無瑕可指即求之唐人中正是不可多得吾深以唐人望吾兄也吾尤不敢遽以唐人重[illegible]兄也

怡園詩稾序

處今日而言遊道亦淡足爲人累矣雖然遊亦安能累人不善遊者累于遊耳太史公遍歷名山大川著書得垂不朽益于宙至文粲著天壤惟會心者流覽而自得之矧名公鉅卿達人高士生不同時處各異地不能握手稱契即當聞聲相思所以古來出彊載贄千里締交幸而覿面其人悉其生平述作即不然猶且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不失爲千古快事區區巷遊鄉居窮經閉戶曰吾以尚論古人耳所稱友天下士者安在耶可知遊之不足爲人累也余潦倒風塵二十年困憊殊甚至息肩行李

時長鋏而外無他物矣静言思之不禁喟然嘆與日何不守我石田輒自勞苦至此未幾而復爲饑驅奔馳牛馬春初走歷下無所得意事秋杪太之東萊得交趙子黄中趙子故太宰吉亭公之曾孫也胷斷酉跋名傾時譽尤知人能下士不棄椎魯使之下榻西第盤桓契合時而對局閒談時而挑燈永夕時而賡書寄慨時而把酒言懷旬日以來竟忘其爲逆旅焉趙子偶出余則静坐半軒展玩屏間怡園八詠初不知其爲趙子作也繇覺清逸之氣逼人眉宇非復尋常烟火所堪況味令人流連忘[illegible]倦益依同不忍釋無如落葉飄紅嚴霜浮白遊子不能从[illegible]

謝主人而太趙子則曰此間海廟太城不遠每歲萬估畢集貨賄交陳亦東萊勝會也十月之朔正其時矣乘興而來寧棄太不一顧乎余曰太海幾何日不里許日誠大觀乎曰汪洋浩瀚是誠大觀然終不若三山稱奇絶也昔曾賦之余因欣然曰縱不能足履三山問奇海若願從佳句中若或覿止焉趙子發其秘笈以示讀未竟則覺奇峯磊落于毫端奔濤瀾湃于楮上趙子之詩以三山而奇乎三山得趙子之詩而更奇乎讀趙子之詩其能已于三山之遊哉既而思之正使足履三山未必有此詩中山盡水來水窮雲起之致也竟讀終篇則有磐峭而秀出

者亦如三山之峯廻而湍激也則有氣雄而力厚者亦如谷王之浩瀚無垠罔洩漏也則有陸離而璀璨者亦如海會之百貨交陳萬估咸集也編中較閱既多品題不一或方諸李杜焉或比諸[illegible]焉或擬之于陶韋之于白焉余初未能定其是非但古人所工以抒寫性情而自得今人所拙以摹倣古人而自失趙子能自寫其性情亦遂成其爲趙子之詩而已矣余交趙子晚而知趙子之詩獨深然則是遊也雖恨不獲足履三山問奇海若而猶深喜得交趙子之爲人與快讀其所爲詩也遊亦何負于余哉敬因趙子之命而序及之

趙原陶埋玉草序

余交趙子有年矣雖狀風塵南朔牛馬春秋或終歲僅一邂逅焉或問歲竟不一晤顏色焉余雖交趙子猶未得淡接趙子之情也今丁未之七月余復鎩羽南宮潦倒金臺偃仰斗室而趙子自南來顧余逆旅爲余道靲澗述鄉閭近况畢即出其所爲埋玉草示余嗟乎余乃今而後始得深交趙子也趙子于丙午之秋喪厥內助情有所不能已于中因發而成詞其間爲悼亾而作者什之八九爲即事而雜咏者什之一二大率皆流自血性不爲泛泛言余閱之遂終閱之且再四閱之而知趙子真情

摯人也天下之最易鍾情者莫如夫婦情之最難久而不渝者莫如死生今趙子之內人且永訣矣而趙子之一觴一詠一起居服食無念不及之無時不及之天下復安得有情人如趙子者哉即趙子之用情于夫婦者如是則其不忍恝然于父母兄弟者可知其不忍負慚于聲氣者可知異日出而致君澤民其斷不忍以苟且塞責者又可知若趙子者可爲情見乎辭矣或有覽是編而評之者曰是其爲文醇雅樸茂不事雕刻風度力追老杜而氣格有黃初建安之遺焉是僅知趙子之詩者也猶未可謂深知趙子也

飲和堂集卷之五

山陰成莽姚 夔著

飲和堂存編自序

谿童之爲文不可以爲訓也不妨正告之以勸後來之爲文無學爲谿童者谿童幼承父祖訓六歲入小學七歲讀孔孟書八歲習本經遵蒙師約束白文小註徹底爛熟谿童生平得力其可學者在此九歲旁通古書十歲學攻時藝賦性勤于涉獵而懶于記誦即易得亦易失也後雖悔之晚矣年稍長知識漸開窺豹管中自鳴得意塾師遜謝不遑父祖期望諄切亟延名師

廣資麗澤方悟昨日之非稍自退抑然而于先生之言未能悉遵也每一時藝先生日誦必百過而谿童不能也曰取其機局聲調可矣章句云乎哉每值文期課藝二首先生日不給燭而脫稾而谿童不能也一題入手徧搜新舊坊刻反復披閱凡識論格局爲前人已發者即屏置弗道惟求獨出機杼領異標新或注目花前或徙倚樹下遶阮經行坐不暇煖偶有所得忽然忘之重復搆思再加鍾鍊終日不成一藝然而晚餐一畢鍵戶篝燈繕成二藝則又未甞踰二鼓也有煩谿童捉刀者隨題振筆頃刻千言或一或二作者竟矣而書者十方七八也于是呼

童濵酒先生東衣卧起援古証今晝歡而散夜分就寢其大較
也凌晨稟課環侍先生軒輊豁童瞭澹經營之處批閱不過尋
常其所不經意者墨汁紛投偏覺淋漓滿楮雖先生誘掖隨人
或者機神所至別有一番契合然而豁童之為文苦矣甲午之
役首作一起稾凡四攛藁成而燒燭且半寸矣猛然作想曰竟
夜止六時耳構六藁寫七藁達旦而出不完卷可乎于是不暇
思維隨手拈來六藁告成聽明遠樓頭鼓聲猶鼕鼕作二響也
拭目欠伸剪燈脫稾五鼓交卷歸寓醉飽就寢止望終場足矣
幸而獲售除出意外主司諄然曰功令森嚴殊卷不便改易就

錯七藁悉繫闈中眞本然而敲門磚棄擲久矣不幸慈嚴後先
見背奔走于衣食驢背擁書不復能學諸生窮年閉戶然于一
科闈墨房書必悉心讐校八上公車十年教諭諸生會課稍不
恰意即于五更構成腹稾晨起脫草相示至今執掌課書尚未
遑謝筆墨意者艱澁之餘擅此一得耶然而豁童之為文苦矣
計初學以迄今茲積累不下千首删其稱者去其俚者削其詭
奇而不合于正者暨經二藁共若干篇未敢遽以問世然一生
心血所寄不忍作覆瓿之用編次成帙存之塾中以勸後來之
為文無學為豁童者

石居詩序

高遷亭故址不傳久矣懷古者欲從而新之蓋余所居之邨曰
亭後也落落數椽去邨咎百武一道人供香水大士前昔人詩
云院古佛燈涼足約略其大槩矣跨兩岸為石橋鎖里中水口
背禊開朗可以亭焉故存讀書之會包子嚴介發其端先子天
隨首共事仲父培風襄其成得一余之同堂贊衡余之同懷倪
子生令居亭之西隔余稍遠耶子彥升居鄰之東去余最近最
後余子伯肇與余對河而處偕余共九人焉始于乙未以月之
望來會其地惟包子住餉午邨相去二里許自辰而集及申而

散則事分題賞奇晰義司會所費一肉一蔬佐以時果茗酒無
算陶如也己亥春王四日先子捐賓客嗣後會亦少間矣餓至
驅人動輒經年余既為東西南北之人而包子歷遊閩粵間富
于文章余不能多讀也耶子晉粵東數載歸而即世得一滯京
師遂不復返仲父亦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月謝人間事中間聚散不常
感慨攸係而余之司鐸開陽九年于茲矣包子倦遊讀書小樓
中且十餘年與贊衡晦朔相過始終卒業今橋亭即未建而梵
王宮殿已煥然一新矣惟倪子履遊最久讀書之會不多過近
年以來半居里門與贊衡亦稍密焉又得周子聚聲時來倡和

而贊衡之學日益加進余雖兩從公車之便一乘送試之餘得與包子倪子周子贊衡伯肇信宿寒暄終未暇究及底蘊也今夏贊衡以七言近體三百首索余訂正且爲之序余竟閱之大抵眞率二字足槩贊衡茲集余刪其率者存其眞者得一百五十五首蓋古詩三百贊衡取數之意誠爲不小余謂今之言近體者必以唐人爲祖而唐人又以李杜爲宗青蓮斗酒詩百篇至今誦說不衰余選贊衡百首之數義取諸此易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五十五首之數義取諸此合而計之得一百五十五首之數贊衡之詩傳此亦足矣若夫

後有所得補而續之正未艾也包子家最貧好古博學多所著述今且永逝矣惜無繼起者藏書遺稿亂耶散耶贊衡其留意焉先子詩成後稍不得意輒毀之今所存者不及什之一耳行將付之剞劂與高還共垂不朽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送楊子秀廣文讀禮言旋序

今之傾蓋而定交者比比矣迺究其實鮮有一知己者何也蓋其相知者以迹而未嘗以心也古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焉有未嘗知心而可以云交者乎獨是心之不同有如其面則人各一面而者亦人各一心而求其契合也最難無惑乎傾蓋滿天下而知心者曾不少概見也雖然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則是合天下古今之知愚賢否而均謂之人即合天下古今知愚賢否之人而均出於仁也又曰仁人心也則是合天下古今知愚賢否之人而均出於仁即合天下古今知愚賢否之人而均同此心

也均同此心而究難於知心者何也則以其匿心以相與也是非取舍之端利害趨避之故見有己不見有人則偏心生矣偏心生而又畏人之見其偏也於是匿其心而不欲以相告不知我匿其心人未有不知我之相匿者人知我之相匿未有不還匿其心以相報者我匿其心以與人人還匿其心以與我兩相匿而兩相與謂之覿面可也謂之知心則不可也當其於時言言於時語語於時讌笑於時謦欬未嘗不相近而相狎也而分袂焉則淡然矣而經久焉則竟忘之矣其中原無所繫維焉故也若夫仁人君子之用心則不然仁人君子之用心無偏於己

無偏於人內求無歉於已外則不怍於人所藏於身者恕也昔
者子貢問于孔子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乎子曰其恕乎他
日子貢復謂孔子曰我不欲人加於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斯
其得力於恕者深矣恕者如心而出之也如心而出之則無匿
心無自匿之心斯成大共之仁故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
明乎太天下歸仁不大相逕庭也可以覿面可以聞聲可以一
日可以百年故握手則如水乳之交融而相別遂縺綣流連而
不忍以遽釋此之謂深相知而乃可謂之眞相知楊子子秀黙
西威寧人也以明經高第振鐸思王思王之多士相與被其春

風沐其化兩僉曰伯起之家風也而善氣迎人則又過之人固
知先生之淑於性矣或者曰古亦有言廣文飯不足先生即謟
然可親得毋斤斤於束修而亟於自爲者乎而先生不然也其
執贄而登堂者進而敎之無倦容其未嘗執贄而登堂者亦寬
以待之無拒色抑何高明廣大坦白而衆著也乎則先生之淡
於嗜欲而勤於敎誨也人又知之稔矣思王乘喪亂之餘宮墻
榛莽所不待言然而聘緇畢嘉誰敢言興復者先生日爲聖門
之弟子受朝廷之爵糈責將誰諉乎有器吾力而爲之耳而一
時之鼓舞於先生者無不終事而恐後始樸斲之旋塈塗之終
丹雘之而奐輪之美不朞月而告成然則先生之受祿不誣問
心罔愧又未嘗不共見而共知之也未幾而先生以內艱謝事
思王之士不忍先生之去也有擠而莫爲之罄或爲長坐或爲
短什以將縞紵之私予固喜思王之士有古君子風而尤深服
先生之溫仁愷惻能以一人之心感發衆人之心而使之承懷
於弗諼也故于其去思之日從諸生之請而爲之叙以送之

同聲贈言序

同聲之説何昉乎繫易有云水流溼火就燥本天親上本地親下各從其類也自伐木之詠興而求聲之誼篤生平遇合豈惟君臣朋友實甚焉士君子讀書談道以兼善天下爲期以尚論古人爲志其于紵衣縞帶良友贈言未嘗不饑渴以之然而時數不齊窮達殊致皓首窮經巷遊畢世者無論已其或一命邀榮不獲大展夙昔鬱鬱嘆不得志所謂伊人在天一方僅足聞聲相思而裘馬翩翩氣又意氣豪上向泥塗勤物色者幾人哉雖然抱關擊柝本于爲貧委吏乘田初無曠職譬諸匣劍帷燈

韜瑕未始不密而其光終不可掩顧自問何如耳錐囊穎脫理固然也孔君錫譽余同里也而且周親賦性孝友幼習舉子業博覽羣書爲名諸生既乃敗絃他就授沅水亭長十年於茲知已無不爲之半縣而錫譽方且義命自安夙夜匪躬暇則匡牀一卷諷詠不輟時輿州之賢豪聞者引觴贈答以故嘉什盈笥令聞遠播且沅水當滇黔楚豫之衝往來名公巨卿錫譽例得以職任相見名公巨卿無不許錫譽爲文人爲才士不吝珠璣以當綈紵錫譽彙而梓之曰同聲贈言雖誌一時應求之盛然其於自問實罔愧也戊辰之夏余承乏思唐思唐與沅水彷彿鄰壤因得耳其政而目其書不禁欣然擊節曰錫譽可爲上不負吾　君下不負所學矣先　聖人不羞苗壯銘勳而裔孫能以蕃庶奏效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古人之言錫譽之謂歟君子讀楊郴雨雪之章益信錫譽之有功於皇華四牡爲不淺也余獨非同聲也哉請以是爲贈

崑崙貫天圖說序

崑崙居天地之中爲域内山川之祖辨别東西南北分爲四大部洲朱子曰地形如饅頭其撚尖處則崑崙也攷諸混沌之分輕清之氣浮而爲天重濁之質凝而爲地天高地下截然兩分而其所以合一處必有爲之關鍵者然則崑崙鎭地擎天以質麗氣因昇而上行之實際也下聯地脈縣亘四洲上盤重天透徹無外高廣各萬一千里諸天各就其勢之高下而參差麗焉非一天之上又加一天積而至于三十三也其最下者爲色欲天四洲之人環聚散處其下亦名色欲界天何所爲色欲耶因

色欲界而即名爲色欲天就五濁世界而得名也即此五濁世界之中西北高東南下其勢實相懸絕人特囿于一隅不見地勢之高下又焉知天氣之高下乎等而上之爲無色界則爲無色天無色天雖在萬一千里之中而位置迤萬一千里之顚巳攝廣而就約溯流漸歸于源矣人體質實踐履必着實地神仙步虛可以御空游行故無色界以上人跡罕至蓋仙氣而人質也等而上之其勢愈高境亦愈約而天亦愈峻剛風稟烈雖羣仙亦不能到夫所爲剛風者何也曰即氣也圜到空濶處氣散而力緩圜到會歸處氣聚而力厚羣仙雖然離質而氣尚未充我之氣不足以敵天氣亙其爲剛風所阻也三清境界又出大羅之上直當玄黃空處氣質兩無可言太極還歸無極矣總之兩大之間平分三界無色上下爲列仙所居爲天界四太部洲中爲凡人所宅爲人界等而下之日月星辰所不照臨幽暗無明羣鬼所聚即爲地獄爲鬼界理有固然不煩疑議古云不出牖知天道跡之所不能到可以理推之也而况其爲前人之所推測有心之所考究廣搜博採審同辨異鑿有可據者乎何子潭月搜羅三教之書採集諸儒之論爲崑崙貫天圖而立之說分晰清楚議論精詳遂使人跡不到之所無不宛然在目人以

爲其有功于崑崙也而吾以爲天地方圓亦至遼濶矣昔人云天形如倚蓋其說雖非無稽證之朱子地形如饅頭而崑崙爲撚尖之喻亦僅可以意悟今得何子之說而三界位置較若列眉然則崑崙貫天圖說即擬爲贊化育之書亦未爲過也

感應篇序

感應篇之刻衆矣由經而傳而節解而句詮而字釋而因果報應著述者不一家彙訂者不一氏或簡或繁或顯或奧爲書不下百種大要總歸體太上之意以勸人爲善而去惡趨吉而避凶也乃或者曰上德不德故有德也至善無善故稱善也名象且不立矣何有于感應感應者爲中下人說法也中下人之資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故諄諄焉勸之戒之使之知爲善之利與爲不善之害而因使之勇于爲善不敢爲不善也獨是中下人之資多愚而少智示之以顯者易知也荀或奧焉退焉思沮矣又嘗鈍而不敏示之以少者易遵也苟或繁焉棄去有遐心矣不寧惟是顯者不逐句分條使按節而求而猶以爲奧也少者不分門別途觸物而警避其繁而遵有所遺也詮釋不精果報不彰界限不立豈非以勸人爲善之心乃當其欲人而反閉之門也歟歲上章敦牂冬之日同官安鴻吉出所梓太上感應篇經傳示余其書先爲大中丞百源田公鑴以行世未幾値兵亂棗棃散失遂鮮傳本鴻吉其外孫也恥獨爲君子取是書而新之以公同好所謂傳者宋秘書監西蜀李公諱昌齡所以詮釋本經務使意義宜暢足起弊聵而止無他支離也中憲涖

陰公復取經文中善惡二條分配功過二格大旨歸重忠孝廉節而所以示勸懲之端課力行之實簡而畢該要而易守卽名爲太上功過格傳世之奉持是篇者確有下手入門之處是書出微獨中下人對症用藥有所把捉卽上一等人各予一編朝斯夕斯以期于樂善不倦不微會于孔聖夫子可以無大過之心也哉余質且不逮中下人請從事于斯焉

送思唐中憲劉先生陞山左提學憲副序

今上甲戌孟陬之月思唐中憲淮陰劉先生陞山左督學憲副郡之文武僚屬與其紳衿耆赤欲借蔻而未能計攀轅而不得咸取先生之美意良法而詠謌稱述之以展去思而誌不忘某屬下吏謹拜手而颺言曰先生涖思唐蓋六年于玆矣其間善政纍纍難更僕數要而言之大約不離富教二端思唐參井分野界迹古播高山巨箐爲武陵奧區耕織而外無他生理加以兵燹頻乘戶口彫謝織者既不能勤耕者又未及遍歲稍不稔相與采蕨度晨昏耳先生曰肅官方清吏治端已率屬要已政

貴下逮閭閻鳩鵠衣食之不足遑與禮義爰勸之相土宜樹五穀省耕省斂而六屬之報墾者肩相比也郡少蠶桑間藝木綿先生勸之既紡且織而機杼之聲久且達于四境先生曰本務既敦豐歉有備矣民未知禮其違實多月朔宣揚訓言成例焉耳迺先生之奉行則有異善者衆之束帛使之有所賞而知勸不率者當大庭而法語之復巽言之不必盡加刑威而百姓恥心之發畏清議且甚于夏楚也夫百姓固愚而神也寡所見罕所聞有昧昧終身耳引之遊於禮義之鄉則奮然起如鄉飲酒禮廢弛久矣先生舉而行之準於家禮定爲儀注父老之扶杖

而來觀者曰初不知國家有此尚齒之典也歸而訓其子弟與談者勃焉春秋俎豆有具文而鮮備物先生左使滇中捐貲買鑄而彝鼎陸離尊鋼璀璨堂上雖雝堂下穆穆可不謂隆焉至于解衣推食廣朝廷養老之仁抑暴鋤強嚴嫁娶扛擡之禁燃犀懸鏡訟獄無冤剔蠹釐奸狐鼠屏跡此日之人情亦大可見也先生曰民可由之不可知之彼宜豈者使之遵法而治可矣人文者一代之盛衰也不養之則不爺月而課之取次而甲乙之未已也因其明而啓其蔽修其短而顯其長頁午癸酉之秋獲雋者再倍于昔無一不出先生陶鑄之下以孤經授博士弟

子竟得冠冕全黔先生數年來之熱衷婆心亦庶幾有其效驗矣先生曰文章流外者也心性治內者也其本不植其枝不榮每于上弦之日萃紳士而講學于西堂存誠邪主敬耶无極而太極耶未嘗不聚訟盈庭而先生以爲子臣弟友隨所在而知明處當其爲道學孰切于是眞可謂要言不繁大海之指南矣郡之建置始自前明先輩之挺生而傑出者如申公祐之勳烈李公渭之理學田公秋之功在兩黔科目敖公宗慶蕭公重望之功在印發學校皆鍾山川之靈秀而可法可傳者惟是郡志久湮芳規滅沒後來者莫知所宗耳先生曰志猶史也安可不

詳安可不信安可不文取而修輯之考正其譌謬者增補其闕略者删削其誣誕者潤色其俚鄙者廣之輿論繩以獨裁經歷寒暑告成事焉俾往蹟靡遺幽芳畢錄復爲申公請建祠廟爲李公重新爲仁堂爲田公設位于會城鄉賢之列爲敖公蕭公補傳于郡志之中先生之有功于思唐者不惟目前而且周及于後先千百歲也噫嘻何其遠哉山有猛獸出爲民害虞人卽之不能得先生爲文自責禱于郡神閱二日而虎斃巖下遠近觀者咸服其神當事欲援以爲卓異之實先生固讓而止何偶然者竟媿美先後也耶所更難得者思唐初隸版圖守兵驕悍

難馴前此文武互持兵民之見兩不相能卒致僨事先生下車開誠布公消融枘鑿凡遇公務輒斟酌盡善而後措之施行比年以來兵民輯悻相友相助烟墟村絡之間幾至夜戶不閉而道不拾遺者則先生之周詳愷摯早有以致之也先生豈功厚澤舉之旣不勝舉志之更不能忘故于聞命之日百姓相與懽于塗軍士相與懽于伍縉紳子弟相與懽于膠庠里塾旣不克爲攀轅卧轍之謀而復不能遂其借寇之志不得已而各取先生之一德一美以抒寫其流連愛戴之誠情見乎辭亦猶行古之道也而先生不可及已爽之奉教于先生獨久其受知于先生獨深而先生之所以翊翼提命于爽者獨至雖管蠡之窺測未必有當于高深而猶欲以不文之辭紀芳規于萬一也

儒家秘密藏序

自一畫之數啓而兩間已無秘密之藏矣祖龍之厄文字蕩然議者以爲天地之不欲盡洩其藏也不知圖書之象以卜筮而存誤詰之文從壁間而出其所關繫在人心道心而其所指示在避凶趨吉爲終古人極所由立而千秋理亂所由分天旣啓其機以告人寧復晦其旨以絶物哉獨是愚不肖之不及者旣自畫於半塗而賢知之過者則又鉤索于隱怪遂使當前名理覿面失之文字雖存猶之秘密焉耳矧夫挾書之律旣除鄒經之儒輩出鄒魯之學得濂洛關閩諸大賢而闡發靡遺信從罔

替譬諸江河行地日月經天雖百異端莫以易也彼自槊乘者置弗道已苟有志于聖賢大學之道者闡一性天之宗旨見一理學之詮疏未有不愛之重之等于希世之珍而傳家之寶耶在衆耳衆目之書猶且視爲獨得之秘也豈有其人爲守先待後之人其言在或絶或續之際而不亟爲表章而揚扢之亦安賴其躬爲士大夫而有繼往開來之責者哉甲戌之春余承乏思唐幾七年矣處高山淺箐之區同木石鹿豕之兒自愧不能弦歌學道丕變炎荒方且惴惴然以上負　二人下負百姓中負所學爲懼偭同官揚子部山以鍾文陛先生語錄見示曰先生學道君子也觀其語錄無多篇日而一本于精一之傳性道之旨惜無傳本以公同好請壽梨棗爲後學津梁余發而讀之不啻獲良友而逢故人也憶余幼事父祖朝夕之所提命長從師友居諸之所講習無一不備先生語錄中然或發揮于山川遊覽之間或討論于同儕讌集之會未有筆札相隨終久存諸胷次今讀先生之書而覺曩日之所聞歷歷當前宛然如繪益信道無異道而傳無異傳矣部山青年湛于經術勤于政事而品行端方絶無苟且齷齪知其得力于先生者多而從事于語錄者篤也余就簿書之暇亟取其書謬加發明并取原序中儒

家秘密藏五字以顏篇首付之剞劂願當世手是編者咸知愛之重之身體而力行之庶幾人心道心之辨可以不淆而趨吉避凶之理可以不悖聖人之徒何多幸焉而不然者忽爲老生之常談視如秕糠而棄同糟粕先生之書秘密于面牆充耳者多多矣豈余所以鐫詮是編之意也哉

心相編序

相其不足憑乎哉彼八彩重瞳龍準日角何以稱焉古來豪傑挺生當未遇時屠釣鼎晄往往爲風鑑所物色良由奇姿偉槩迥邁尋常其見之五官動乎四體誠有以作之左券相匪不足憑也雖然宋景文以活蟻一事竟魁天下裴晉公在香山寺還金玉犀帶輒位至三公歷相四朝其自題行樂曰爾貌不揚爾形不彰胡爲而將胡爲而相一點靈臺丹青莫狀由此觀之可憑者果在相乎哉夫靈臺者心也稗典云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然則觀相必先問心裴宋諸公亦旣鑿鑿

不爽也癸酉之秋値余借箸黎陽得晤張子昭遠昭遠吾山陰名族也適兄青之以膺揚高選出守銅鼓昭遠因遨遊黔楚間覽山川之勝廣朋友之交搜未見之書發技心之論其人修髯雅度霞舉風流望而知其爲有道君子也信宿别去嘗心儀之歲暮卸事道經銅鼓與青之挑燈夜坐把酒談詩宵分不寐昭遠時在東安寄余尺牘及手錄心相一編索余爲序將以付梓嗟乎桑梓同人傾蓋异地信宿之間遽相引重如此不惟青之昭遠爲人見諒于余即余之存心亦早見諒于青之昆玉矣因就登涉之暇披閱再三知其書爲陳希夷與麻衣論相所編無

一言及于相無一語不本于心帝王之心法也聖賢之心學也豈値小道之可觀也哉今之爲善者刻感應篇鐫功過格無非勸世婆心𤯝民俗于皇古遵是編也以往其有造于人心孰甚焉余終歲舍巳芸人寀牘叢脞數月以來未有以報昭遠之命適刻工自江右來即爲訂正而付之剞劂并數言以畣昭遠蓋昭遠之書即余之書也余之心即昭遠之心也與人爲善君子樂之或且謂昭遠方恠余思獨爲君子攘他人之善以爲巳有昭遠之心必不然矣即昭遠之相而知之矣

何潭月文集序

無益之事聖賢弗爲無益之言聖賢亦弗言以其不可久也人不必皆聖賢也苟存希聖希賢之志則必爲聖賢之事而所言亦無非聖賢之言夫聖賢之事何事也以一身立天下後世之極而已矣聖賢之言又何言也即言其立極于天下後世者而已矣天下者一身之碁變也後世者天下之推遷也故聖賢雖不世出而其言嘗有益于天下後世之行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意子貢有涣于聞者矣夫子則要有涣于言者矣後世之爲文章者無關于性理無益于身心不過

標新于意格云爾争妍于藻釆云爾以言乎高古則不若秦漢矣以言乎騈麗則不若六朝矣以言乎昌明博大則不若昌黎矣以言乎佶倔敖牙則不若柳州矣以言乎幽異秀逸則不若廬陵矣以言乎神情奔放則不若眉山矣之數者均不可以方駕古人而輒思附驥尾以顯名吾知其難也不如返而求之身心性命之理以爲有益于天下後世之言斯其言庶幾垂之永久而不至于湮没何君潭月資性敏悟人也而黽勉于聖賢之事月將日就中有所得不禁亹亹言之揆古今之精蘊晰義理之奥窔簡而必窮其源繁而必竟其委無一不與身心性命相爲關切而且于意格藻采稱穠纖並到焉此眞上有功于聖賢而下有益于天下後世者也何君之文可以久矣故于其集之既成而僭數言以弁之

永思堂詩集叙

癸酉之夏同官楊子部山來尹燮川偭余借箸黎陽不獲以時望見顏色部山遠寄玉版一函謬以詩文見許余從汗顏芒背中逖而臆之曰部山得非詩人也歟然未能遽信也冬抄返思唐僕僕會城而燮水相距安邑且五日程部山未有公事來會雖雙魚往來彼此絡繹然相知淺而相見晚嗟何如矣夏四月部山惠然而來余挹其手神則衛玠也其氣度則黃憲也握手之間便相傾倒酌之氷玉堂贈余以詩字香句韻部山固詩人也乃今而後始信之矣旋出其近稿見示自初出京門以至冬

暮春歸其若干首其間憶舊懷新抒情寫景一經矢口即令解頤他人苦其艱澁者部山則流利若囀新鶯也他人苦其重實者部山則輕逸若持飛燕也他人苦其俚質膚率者部山則風流蘊藉令人十日思也篝燈讐校侑我巨觥孟堅書寧是過耶部山萬里之官力不能奉版輿承色養夢寐晨昏未嘗少諼集中諸詠無論題中所有與題中所無而無不致其劬勞繾綣之思部山豈惟詩人蓋孝子也余方敬拜下風而部山且謙讓未遑日不寧惟是尚有若干卷已托中書脫穎矣余旣喜得盡窺堂奧而猶慮評騭之鮮當也姑執一集其上侍先大夫莅郡時作也髮未燥時已早登壇坫矣泮門一集其上侍先大夫使鹺長蘆時作也筮仕黎川二集其出宰新城時作也斯時也部山以弱冠之年膺百里之寄利名場中鮮不芳薌逐之而部山乃獨留心撫字寄情山水一往多深山學道人語亦可以知其澹泊寧靜有爲有守者矣未幾以外艱解組新城父老借寇不可得痛入重泉側及行路陟岵一集哀音楚調閱者無不涕泗沾襟人謂部山之爲孝子以詩而傳余謂部山之爲詩人以孝而重也服闋之日候補都門與二三知已倡和爰有鐵門一集通計斯編起自戊午迄于壬申張子念藝訂其之發酌別諸篇較

前大變不知詩以道性情部山孝友之性本于天成而所處之境不同情亦因之各異三百之遺且不能無正變矣而顧欲部山之詩出于一律也哉總之部山劬侍鯉庭得力于義方者旣稔長從吳子三堂遊且與南村張子偕持等往來倡和皆當世知名士則其家學師友淵源固已迥出尋常萬萬因而移孝作忠以澤民者致君豈異人任余之所以信部山者如此正不識部山之所以信余者居何等也許之丹黃許之弁言謂是足以信余爲詩文中人也歟余不禁汗顏芒背矣

烈女詩叙

文之傳與不傳在佳與不佳尤在有關繫與無關繫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世道人心之大關繫也所貴乎鬚眉男子者以其敦孝弟務忠信明禮義重廉恥桎天軸地成位乎中有堅忍而無脂韋也孟子輕公孫衍張儀等諸妾婦之道而不得與于丈夫之列蓋以順爲正相去制義固徑庭矣乃文王繫坤之卦曰利牝馬之貞曰安貞吉孔子釋之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因以配之人事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周公繫用六之爻曰利永貞孔子釋之曰以大終也可知順之至而成健貞之極而配乾巾幗

而鬚眉則鬚眉之矣楊子部山好學能文人也而更能爲有關繫之文昔人登名山歷大川誌其地理人物成廣輿記楊子挾廣輿記以遊名山大川援古驗今証同考異與會所乘輒加題詠而于烈女尤三致意焉通就記中所載得百七人另彙一編各題一絶簡而該古而核乎情而不苛謹嚴而罔濫余因思綱常名教關繫世道人心男女一也重丈夫而輕妾婦責在男子也輕妾婦而未始不重烈女勵女子也所以責男子也烈女傳矣楊子之詩傳矣楊子索余弁言曰同蒼蠅之附驥余之弁言得與楊子之書並傳其爲附驥又當何如耶

雪圃藏弆集序

雪圃者同官楊子部山先君子别號也部山家學淵源敏而好古賦姓孝友而富于詩文癸酉初夏來尹婁川輯藏弆若干卷見示無不出騷入雅方駕前人既升公幹之堂且入子建之室余勸其付之剞劂以公同好而部山謙讓弗逞也曰有先君子著作在未登梨棗曷敢以先余聞之瞿然曰孝哉部山不匿之恩于斯見一端矣未幾遺余雪圃藏弆集兼索余弁言余謂其先君子之珠玉也盥手焚香而後發之則又皆名公巨卿嘉賓良友所以贈其先君子者余閱之竟怵躍而起曰吾今而後有

以得雪圃先生之爲人矣或告予曰斯贈言耳何遽足以徵信也哉余曰然今之爲贈言者大都多諛詞而少實録撫衆端之美事飾一人之生平正如乘八面風臨九逵衢移字换名便可更甲爲乙誠不足以徵信而要非所論于諸君子之贈我先生者諸君子之所以贈我先生者或聞聲而交其神或即事而述其槩或就性情所鍾而徵其胞與樂易之懷或因勳業所成而顯其盤錯經權之用或卽其辭多就寡之間而見孺慕之誠或當其省災拯急之時而服恩施之遠或紀勝遊而表其先憂後樂之心或誌嘉會而形其舍己從人之美或偶有興作而動念

民瘼或不憚興除而悉心入紀凡諸公筆墨之所及皆先生事爲之所徵佳序名文長篇短什無不選擇出而借甚如金又誰肯以比擬不倫啓雌黃月旦也哉故曰非今之所爲贈言者可同日語也先生所以修身立業致主澤民者約略于是郘山所以纂緝番統顯親揚名者即在于是藏弆之名郘山殆將與子孫奕世守之以共相譽聲也其用心已加人一等矣先生甲午登北闈賢書而余亦舉于鄉忝辱蘭譜之末肰先生乙未成進士由方州而二千石而都轉鹽法霖雨且半寰區而余窘步公車至今猶滯枳棘仰望驥塵跂予莫及而郘山古道照人迹雖刻于同寅心必敦乎世誼無非推其愛敬之思而錫類及之也弁言之托又安容以不文辭哉請即以是報知己之命

守戎王公文銑詩敘

詩何昉乎昉于三百也三百何以作乎作于其人性情之哀樂也然則何以刪乎刪其詩之哀而傷樂而淫失乎性情之正也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遂取以爲十五國風之首而雅而頌體雖不一其性情則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合風雅頌而咸究其指歸矣繼三百而起者惟騷屈子忠愛見放托香草以聒君其情切其詞婉温厚和平長于諷喩方諸三百無遺議爲繼騷者且不及騷也矧其歷騷而言詩者乎晉魏樸厚去古不遠六朝綺麗未免月露風雲掩其本來面目矣唐以詩取士探討既精體格益備青蓮詩中之仙少陵詩中之史擅美一時沾丏後世其他名才林立屈指難窮大要以盛唐爲宗初中次之晚又次之當時如孟郊賈島元稹白居易諸公皆赫有詩名然猶未免寒瘦輕俗之譏詩豈易言乎乃說者曰四子自見本性其不可及者正在寒瘦輕俗也後世擬寒瘦而失之郊島擬輕俗而失之元白邯鄲學步匍匐而歸優孟衣冠神情安在哉故曰詩貴自見其性情也王公文銑以龍蟠鳳翥之才登鶚薦膺揚之選協守南圻軍容整肅輕裘嘯月横槊賦詩雖古儒將何以加焉余借箸圻陽共事一載每當吟詠無不品題中肯然

未嘗輕爲酬和管中無由窺豹也今秋緘玉版馳示曰君出谷有時而余亦瓜期漸及瞻桑梓于天涯隔鶯花于兩地悠悠此別相會何年筒中一編盍爲軒輊假之弁言庶幾晦明風雨匡牀展卷時得與知巳覿面耳予因披閱諸篇無不氣槩堂皇丰神瀟灑昔人謂詩必窮而後工不過借牢騷不平之氣容易刻露其性情耳王公未嘗窮而詩未嘗不工要惟自見其性情而不致爲哀樂所移也不敢曰方駕古人月露風雲之態吾知其免焉

香谷菴募序

山陰成菴姚　夔著

谷何以香香以地乎香以人也昔人或以廉名泉或以讓名水或以愚名溪名谷往往性情所寄興會標舉輒錫山水以佳名遂致相得彌彰並垂不朽人傑者地靈艮不誣也玉頭嶺踞界首上游爲定陽金谿接壤孔道舊有禪林榛礫久矣僧慧靖者結茅安單供往來茶水之需杯勺之中有仁道焉因而頂禮三寶淨咒焚修香谷之名有自來矣芝蘭生于深林非以無人不芳如是僧者亦是釋氏空谷者歟今欲拓其後址搆造祇園恢復舊蹟深可嘉尚古云有志竟成願諸君子各出隻手以襄之貞珉同壽于古爲香矣

重修興福寺觀音殿募序

昔有稱某善士者為人放達不羈田園無甚豐美輒好施予然而多所取擇意之所欲雖什伯不靳也否則銖錙不輕以出手或問其故對曰吾擇其命名之美者而施之也以生死之不常也滄桑之屢變也富貴貧賤之倏而轉移也含血呱呱既不將一文而來撒手空回亦將不得半文而去瞬息黃粱華佇早覺而不克及時行善徒為他人作守錢奴豈不深有可惜也哉故夫好施予者實吾之本懷也獨是以天地之大也歲月之久也梵宮貝闕如此其林立也募緣種福徉來行腳如此其衆多也

苟欲人人而給之處處而及之悉吾之所有不終歲而罄耳吾故擇其命名之美者而施之為可繼也予取予攜亦莫予匱也或聞而謝曰善哉子之種福也可以為訓矣後其人竟以富壽終多賢子孫世獲美報余幼時父老嘗為余言此以証因果之說余猶記之今之興福寺固命名之甚美者也其住持楚章有德有行僧也因觀音殿將圮欲從而修葺之觀音大士者則又慈悲救苦難最靈感者也吾願世之種福田者請即以是為始

重建開邑學宮募序

金谿之在太末素稱才藪其遠者無論已近如司空汪公中丞徐公率皆望重樞衡流徽未邈當本朝戊戌辛丑間南北聯蜚號為鼎盛如虔遠江先生現在霖雨楚邦行且勳猷遐被則雖僻處山陬與他窮鄉下邑無聲名文物之足紀者固不可同年語矣余初入境見其山則秀以聳其水則清以駛其人則磊砢而英多弦誦之聲不輟于比戶是宜後先繼踵奮翼天衢然而數科以來棘闈非無鏖戰之才賢書竟少奪標之彥者豈揣摩有未精與攻苦有未逮與詢厥所由僉謂邑中之不利于學校

者有三所以欲前而屢躓也邑東起鳳門迎接吳水關緊斯文往年澄泓停蓄屢著科名今則沙石淤淺谿流直瀉絕無停蓄迴環一不利也學宮遷建鍾山之陽倏被怪風傾圮更新無日文運式微二不利也養濟院舊在城外厲壇之側後為遆小僉者中傷斯文移置城內從此以後文名不振三不利也有此三不利欲前屢躓不亦宜乎雖然事有可以人力為者有不可以人力為者有可以獨力成之者有須藉衆力以成之者谿流之淺深無定同于陵谷之變遷此未可以人力為者也至于學宮之興建養濟之遷移此可以人力為者也養濟之遷移為費無

多爲力甚易此可以獨力成之者也學宮之興建功繁費鉅此須藉衆力以共成之者也開邑雖乘兵燹之餘未裕倉箱之積然瓦礫堪傷椽苓繫想事難姑待善貴同人在先達之搢紳既已食宮牆之舊德現在之襟士方期就遠大之功名後起之髦髦且欲擷藻芹于未艾崛興之豪傑更思啓聰慧于將來當必有聞言而鼓舞襄事者以此精誠感穹蒼而格賢聖則沙石可驅澄泓可轉改無情之流水爲佑我之文瀾神之福之應且若嚮則未可以人力爲之者正未始不可以人力致之也司空何人中丞何人有爲者亦若是矣諸君子諒有同心余固不爽其言之克耳也

勸賑序

爲善而獲福報若盂之于水其方圓大小無弗相印合也上人興目其銳心猛力頓使危塘變爲周道人皆信之有後梅里人施荊玉者悟徹因果獨捐己貲建橋于梅川之渡請興上人董厥事橋成而酬之金興上人弗受也亦不之卻曰吾視之若流水然使之通而無壅吾將以是償饑債于萬一也糴米若干石煑粥施賑于柯東放生池亭之上以飽附近之餒者于是放生諸公咸相鼓舞曰難哉興上人能成人之美而不利人之所有有善若此曷可不爲推廣使美意良法不終于可繼乎于是樂

輸任募得會首若干人各隨其力之所至以勸盛舉揔欲使善事爲可久之圖而不致來者有枵腹之嘆云耳余因思以今之時揆今之勢不逞之徒所在蜂起家席豐腴者方且憂累卵之危而鮮磐石之固輒喟然曰人之無良一至于此嗟乎豈人生則必不善哉饑寒切于外而德性移于內挺而走險亦逼于不得已耳誠使席豐腴者視若流水使之通而無壅以周人之急而濟人之危一以造福于冥冥一以加惠于氓氓其誰不德我而尚有相枝而爲難者乎杜少陵詩云揮金應物理其此之謂矣于嘗見人之種福田求智慧者每詣禪林而飯僧執經期而

賸粟各發信心皆膺美報若兹之隨緣樂施扶危周困起溝壑于中澤甦鳩鵠于窮簷功德何多讓焉語云上善若水請以諸君子爲方圓小大之盂可乎因余子之請序以告之

丁子一緣序

丙辰夏居京師有丁子者來乞予言予曰何爲也丁子曰某有一緣予曰何緣也丁子曰某越人也近寄居彭城彭城率皆旱地不若越之水田可稻也所宜者黍稷焉耳聞諸父老之言曰種豆者常得豆種粟者常得粟嗟夫是非所爲因果之說也哉積善之家常有餘慶今日享富貴福澤者其皆夙具善根者也越之人多艱于夏秋之交每苦青黄不繼彭城之人尤艱于嚴風冽雪而無以爲卒歲計彭固匪乏素封者大都子母操切時或鍵戸烹鮮置酒高會闞道有殣殍者膜如也某不啻心傷焉謀所以拯之拯之無甚難約得膏腴二十頃歲穫若干計口而授之擇里中賢豪間者董其出入歲以爲常其爲利賴良非淺鮮而力未之逮端藉移山之手起白骨而肉之故欲以告諸夙具善根者夙具善根者今之享富貴福澤者也苟能爲來世種豆種粟其穫報又寧可量耶事成之後彙諸姓氏而銘諸石以昭來許功垂不朽矣某一介微程銓次且及而急爲就此誠所謂舍其田而耘人田者某誠病然某誠不忍秦人視彭城也告諸夙具善根者弗以越人視某則彭城之貧民幸甚予曰唯唯請卽子言而弁之

募修梓潼閣序

梓潼閣在郡北遵化門外秀水入懐佳山在望思廓盛時諸生課藝其上藉山水以助文機邀神庥而增福慧與中和山文社旗鼓相當科名絡繹亦一時美譚也鼎革以來叠罹兵燹丹雘且剥落矣識者方有棲栖之虞思一整頓焉而時絀未遑舉廢也戊辰之秋中憲淮陰公下車撫息瘡痍振起廢墜課農勸織而外即典行教化丕變文風每于季月望後集諸生而面試之給以飲饌雖兼燭必使之完二藝而去所以復季考之舊也餘月則分題遥試彙卷而甲乙之選其佳者潤色而付之剞劂以

示鼓勵法彌良心彌苦矣庚午之役思唐獲雋四人數倍前此而且皆為中憲公平日之所擊節許可於是一時知名之士咸服公衡鑒之明而益奮其承教之志公復于每月上弦日萃紳士于一堂闡明性學敦崇品行曰文章其華國者也性道其立身者也郡有兩事不可以緩一者梓潼閣亟修葺也文章之司命也此紳士所言及者也一者同野李公講堂亟清出也道學之宗主也此紳士所未言及者也夔起而對曰未言及者為力頗易已言及者成功寂難公曰何以言之夔起而對曰同野講堂現在學道者無人為釋氏借枝耳今東嶽殿後樓告成矣迎三寶而供奉之清出舊址一舉手投足之勞耳梓潼閣非百餘金未易煥然也孝廉育倩蕭君曰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孤掌即未易鳴衆擎斯不難舉請公祖一弁言以激發同志者時公方借重武闈鹵簿遹發不以夔為不文屬而摛之詞夔于是踧踖不遑進同志而勸之曰士君子讀孔孟之書咸思博通顯之遇然飲水必思其源植木必培其本尼山道大而無為梓潼有求而必應此誠水源木本也諸君果能各出隻手共襄盛舉俾既圮之樓復成輪奐他日者大人畢集諸生課藝其上神必默佑其衷而况乎秀水佳山足供抒寫者又正無盡也將繼起而捷科名者方且什伯今日焉又奚不足媲美中和也哉

魏辨若先生五十壽序

天之欲造福于一方也必生一非常之人具端雅之操沉毅之識遺艱投大之才而後可以勝任而愉快所以蹈常襲故因循守成雖在中材猶足自文其拙至于除大難成大功起七年之沉錮躋百族于春臺其時飲膏食德者咸詠歌壽考于不衰而抑知其勤心焦思不敢辭勞不敢辭怨以成可久可大之規實有常人所不能爲亦所不敢爲者如辨若先生之治桃源足述焉先生賦性英敏積學淵深甲午登賢書辛丑成進士其文章詩賦膾炙人口已非一日余初未交先生則因先生之文而知

先生因其文之清而不癯贍而不靡知先生端雅人也因其文之穆然以深淵然以秀知先生沉毅人也因其文之閎中肆外英邁超忽知先生之才投以大而不驚試以艱而克稱者也雖然知矣而猶未能信及戊申春杪晤先生金臺始信先生端雅之操一如其文之清而不癯贍而不靡焉始信先生沉毅之識一如其文之穆然以深淵然以秀焉始信先生遺艱投大之才一如其文之閎中肆外超忽不羣焉雖然信矣而猶不能必其果克徵諸行事迨觀其製錦桃源而深有以服先生也桃以彈丸黑子之地擐數百里濁流之怒潰決其所時有而又當水陸孔道應接靡寧先生蒞任伊始值烟墩之工未竣黃壁之築方興四境汪洋殘黎魚鼈爲天壤間第一衝疲區邑常人處此鮮不束手嗟時命者先生下車三日即連篇累牘力顧當事免本年之賦蠲歷歲之逋而民得一甦躬親踏勘剴切陳言豁無地之糧除賠荒之累而民得再甦于是申嚴保甲招徠流亡息訟寧民捐俸周急以次休息而民得竟甦然此猶人力可自致也至若驅飛蝗于一宿霽淋雨于崇朝愨恭默之祈求回怒濤于頃刻始焉爲人所不敢既且能人所不能一時有三異之稱焉且向之信爲端雅沉毅投之以大而不驚試之以艱而克稱者

不至此而果徵諸行事也哉先生家學淵源雁行濟美即其文章德業自當入秉國鈞造福天下而天必先試之一邑者正以此邦之民賴先生以袵席之也今四月下浣五日爲先生五十初度先生以去年是日蒞桃源茲月之中其治效若此請即以是爲先生侑觴然則先生之所以壽桃民者乃其所以自壽也歟

沈範先副憲壽序

今天子御極之十有五載秋七月四日爲範先沈公懸弧令辰時公方秉節昌平其僚屬賓友丐敘于某而藉以爲公壽某不文然耳公政績久知公有素雖不文無容辭公本會稽名族蟬聯者奕世矣鍾宛委之秀探石匱之奇文則經邦武堪定國地靈者人實傑艮不誣云其初筮朔牧也重門不閉道不拾遺至今去後思公者僉曰神君慈母也雖古潁川渤海何以加焉則公之吏治固其彰明較著者矣其内陞督部也準輯逃之例酌輕重之宜八旗絶遁匿之弊而千家免連坐之虞其晉秩西曹也奉古明訓惟矜惟恤初未嘗以發奸擿伏者自矜明智一時咸稱平允焉則公之弼教明刑一本忠厚之至有大異于申商之學者矣及其奉使権關也上以裕國而下不聞其病商公以實左藏之充而私不聞其營旦夕之儲則公之理財又非所稱善開其源而不鄉于桑孔之術者歟今則借重北門整飭霸昌諸州邑夫霸昌去天尺五爲畿輔要區當居庸疊翠之衝其地瘠而民久凋敝向來藉屏翰而資彈壓者恒重其選國家定鼎二十餘年雖經生聚教訓然而創者未必盡起流者未必盡復游食者未必盡歸農而草竊者未必盡向化雖民社各有專司屯衛各有專責然使表率不得其人則風俗何以遽純而兵餉何以克濟自公蒞任以來正已率屬和衷待人同寅著協恭之誼衿士備參苓之選未嘗察察以示威而吏罔不畏未嘗沾沾以示惠而民無不懷彼都人士沐公休澤者無不既謳且歌曰公門似水庭惟鸞鶴之翔村社凝霜境絶雞豚之擾然則公之所以察吏而安民者何非仁人君子之用心而躋一世于春臺登斯民于壽域者哉詩曰豈弟君子千祿百福孔子曰仁者壽惟公有焉則即以是爲公稱觴又誰曰不宜哉又何容以不文辭是爲序

寄周無文七十壽序

余少僻處鄉隅賦性迂拙不及交知名士甲午而後書寓郡城清隱禪房得交周子無文楊子友聲府平子叔問方讀書清隱之亦獅林朱子敬身家于南街日一再過過則未嘗不科頭譚藝對酒言懷刻燭臨風無所不詣其間因四子而通氏籍者無虛日朋友之樂無以加焉未幾而楊子以意外之遭遠遊絕域知己天涯每飯未嘗忘之平子旋卜居南門讀書于家朱子亦以京洛之遊經年契闊獨周子鄉居則已否則晰牀晤對無所間故余于周子交日益深契日益至余之族女兄委禽于周子

余于周子爲內兄弟略而不言惟以朋友相處重道義也周子少聰穎博覽羣書補博士弟子員最早然而其志高其行潔生平慕忠臣義士之爲人不屑猥瑣齷齪與滔滔同其卑靡遂匿舉子業不復問至于詩古文辭則又未嘗釋手其所裨益于余者更不言可知也余之族女兄善相夫子勤修內政米鹽井臼諸務絲毫不以煩周子所憾者若于膈不能賦偕老而嗣君跉跰善讀書早自成立易曰子克家嗣君有焉故周子得以逍遥城市暢朋友之樂者前有族女兄後有令嗣君也丁未而後余且奔走于衣食十年之內不復數數謀面戊午之秋余初筮金谿即從新安來受事金谿處萬山之中加以鋒鏑初銷瑣尾未集鄭虔文之晨夕概可知矣即有好我者誰堪披荊榛歷崎嶇而相顧哉暮雲春樹彼此同之費長房會縮地惜乎術不傳也癸亥秋杪馬齒初度承諸子遠惠瓊瑤未有以報今乙丑嘉平之吉逢周子七十攬辰是日也姻婭盈門賓朋咸集以童顏霜鬢之翁值桂芳蘭茁之會賦詩贈答樂也何如而余適以匏繫一氈即欲稱觴親祝無從也不揣俚鄙稍佐雲敬所望于他日者得與朱子平子輩追香山洛社之風以續林泉之趣攜諸子弟執酹而前偕數老人持觴曰咏吾知周子且賦烏鳴之章而

載進之觴不辭也

吉辰生壽序 代

大淵獻之建中浣九日爲開陽父母商丘吉世翁辰生懸弧令旦僚屬乞余言爲壽余維天下有眞行誼乃能爲眞文章有眞文章乃能爲眞事業而富貴壽考福澤之數天亦毋如其量以報操此以相天下士無或爽者歲丁酉余奉天子命典試中州奠拔厥九以副旁求至意得吉世翁卷閱數過其氣雄其力厚其意𠍕踞題先而神常周題外絕不屑爲猥瑣繁縟鏗鏗細響余不禁擊節稱賞曰此非十年讀書十年面壁沈酣于古今大家先輩者未易得此觀其骨格稜層𡴭度道上信其異日立朝勲名事業必非齷齪者流所堪戛僕而且矛勁相當後先悉敵知其富貴壽考福澤之數益未有艾雖詘于南宮不足爲世翁少也除禹州正禹士素爲雕蟲小技初不識先正典型君至而起衰扶敝示之準繩課以誦讀朞年試不效有欲中沮者而世翁持之方力嗣是以後或冠童子軍或弁冕科歲試或薦賢書或成進士無非平昔鑪鎚中人物乃今而知世翁指南爲不謬也凡十年以憂去尋補陝州一如在禹州浤然而聞風者久信者益力施敎不煩而丕變更易今春擢開陽尹驪唱之日大半兼程握手至爲欷歔惜别者夫亦可以知世翁化導之入人淺矣開故彈丸處大末邉鄙其山聳以峭其水淸以駛其俗儉以近饒其人落砢以樸遨自甲寅以來罹鋒鏑者四載城郭一虛戸口減其什七原隰荒蕪過半其山水是其人情風俗非矣前之父母惟拊徠之恐後一意休息未免因循廢弛世翁至而寬之不得也嚴之則又不可緩之不得也急之則又不能惟整飭規模綜核大綱寓撫字于催科變頑儒而廉立有風草之應焉諸如首整學宮崇文敎也次修營房重武備也次葺城垣愼庫獄也次平道路便往來也數月以來廢弛漸舉退食稍暇卽課諸生勤誦讀時而浴馵雉于庭前時而步析聲于月夜飡秋菊之落英烹金谿之小鮮頓使凋敝遺黎如生羲皇以上吏也而實仙矣又何必遠尋勾漏別訪丹砂也哉然而開故彈丸不足展世翁事業也則世翁之富貴壽考福澤誠未有艾而余當日者第就其文章暗中摸索而得焉杜子美曰文章有神交有道其信然矣世翁勉之余拭目而俟之

董天木父母壽序　代

余金谿散材耳荷　聖朝知遇之隆累官刺史勉圖報稱未明而求衣日昃不遑飲食也而益知所以司牧之難益刺史師帥一方所隸者州邑也或當繁劇鮮所設施素飽貽譏者弗論已上而司道之彈壓叓上而督撫之殿最有志未及伸有才不及展者又踵相接也而矧其爲令尹者乎令尹與百姓則益親其供職則益繁其得以彈壓而殿最之者則又益衆而矧其承地方兵燹之後僅人民頭尾之餘者乎威之不可惠之不能飲冰茹蘗之不得而其難也較刺史更甚雖然非所語于肆應之才

也游庖丁之刃而鳴單父之琴亦存乎其人焉耳如　天翁董父母之治我金谿也夫誠有足多者焉金谿隸太末西鄙其山峩峭而水清駛人磊砢而風樸遬昔之日號稱簡而易治今且異矣自闖氛蹂躪以來井里丘墟周原茂草數年之內驚鴻雖甫集而鳩鵠正盈郊也前之父母極力招徠撫循之未暇寧修舉廢墜乎百姓之最苦者虛糧未蠲也捍禦之無備者城垣頹廢也文風之不振者學校毀棄也金谿固磽瘠區也人不繁土益荒矣苟有期會徵發未聞以孱弱彈丸克從末減也洞徹日甚誠何以堪而　公以河洛之名儒作山城之仙吏下車之日無所事其叓張而惟安于靜治如理亂絲亦既有緒可尋矣而後經之綸之縱橫無不如意初訓農桑三時不害也久而不率四民歸業也宣聖諭以發愚蒙止惡于未萌也清保甲以靖萑苻防患于未然也徐而謀及備禦則雉堞維新矣徐而謀及教育則宮牆再建矣虛糧即未能頓除然而逋欠累牘剴切陳辭業已僨動上臺行且題蠲有日公之心固未嘗一日忘民隱也而且淡泊自甘不敢以一人之溫飽累百姓也而且奢靡共飭尤欲以一人之節儉挽頹趨也今日者　功令森嚴考成難副不敢以催科之故略撫字而不講也不敢以會期徵發之必

應而煩額外之苛求也不敢以貪廉之不謹斬積穀備賑之需而不捐也凡公之政初無異人之政而公之治則已有過人之治其安于靜治而不事叓張者正其舍近功而圖永效者也余季之安陸太家數千里案牘之暇未嘗不言念故鄉殷懷理亂値子弟之自家來者爲余述公治行余不禁擊節嘉歎曰賢哉父母吾黨庶有瘳乎而因以思守令之難難于其時難于其地而不難于其人之才也枳棘不以棲鸞鳳百里不以勞大賢亦昔人曲爲周旋之說耳雙渤海之單車不見其難濟河陽之栽花祗徵其易躋百族于春臺登斯民于仁壽存乎其人豈不信

哉今仲春下浣二日爲公擧揆令辰邑之士民無不願效華封之祝以歌德展美余雖無鮑靚雙燕從公遨逅間猶得以不文之辭遠寄數千里借城頭姑射作壽卮也

徐觀甫壽叙代

今丁卯四月九日爲金谿觀甫徐年翁七十揆辰親友之叅[illegible]而稱祝者以余舊涖金谿知翁較深特走維揚乞余一言以爲壽余維金谿右連黄海左接青霞處洞天福地之中他如天童丹金錢石耳諸峯碁布星羅無不青嶂排空丹梯插漢相傳舊有仙人燒丹煉汞其上以故生長斯土者其人往往多壽方余承乏之初時際成平俗敦樸茂簿書之暇輒與邑中紳士討古論心姑射當頭春薰入座時而擬紫葡醉紅香桊也阐如真可宣述若所稱不干以私有補于治者翁其最焉翁以大中丞之家君明經高第敭奏彤廷需次梓里其爲蒼生所屬望者正不啻謝石之投憩東山也值銓法更新仕途濡滯翁在山林泉石間有若將終身之致斯固與遂遂功名者流未可同年語矣

尤所難者閫閾之子卒皆長敎貽訓翁獨非翩翩公子耶然而中懷善氣絶不以富貴驕人知其中之自得者良深也况乎嚮裾世胄尤易崇奢翁雖日費萬錢鮮有議其或過者而乃遊口裏身未嘗不以樽節愛養爲訓則其爲天地留有餘爲子孫惜多福又何如耶翁初年少嗣禱于九華而應弗敢忘也爰就溪南建地藏菴前築放生池後拓一廛懸先中丞遺像歲時過而

作禮焉是翁以樂善不倦之懷濟其孝思不匱之美其立心行已更加人一等矣甲寅之亂余方空邑以避賊鋒乞師以圖恢復翁不惟從余間關抑且前籌多所裨益倘所稱患難交者非歟而翁之匡濟經綸亦可以知其謀之有素矣未幾而余移刺廣陵再遷兩淮鹺運不及與翁叙寒暄數晨夕然數年以來猶得遥詢起居近聞其好學益勤多鐫善書勉人惜字又聞其彙聖賢中正之語以爲好生戒殺之勸是知翁雖身在林泉初未嘗恝然民物也今翁之嗣君蚤克成立不惟善讀書稱令器而且賢孫繞膝彩袖盈階天之報施善人寧或爽耶翁今年齒加

長矣更聞其鶴髮銀髯健履强飯矍鑠哉翁行見兄轅固而弟伏生九八公而五四皓古稀之年猶童孩耳議者以爲天童王母金錢石耳諸峯仙氣所鍾而不知翁之積善有以致之也孔子曰仁者壽夫豈徒乞靈山川之謂也哉

安鴻吉五十壽序

世之言長生者大都不越內外二丹鉛汞之説既知其誕矣至于吐納之術識者宗之謂人身一小天地坎離交而神仙不難到也迺吾觀古今來皤髮而龐眉期頤而耄耋享有長年爲國之賓稱人之瑞者多不識吐納爲何事然則內外丹之説總無足據也或曰有前定焉者夫前定者修德之説也而報應往往遲速之不同有積之父祖而食報乃在子孫者有本之前世而受福乃在今生者有行之數十年之前而取效即在數十年之後者太史公叙伯夷列傳引顔淵盜跖爲斷以爲天之報施甚不可曉則是父祖以前夙世而往杳渺無足徵者又可置弗論

也近如了凡先生功過格行之輒效又如文昌化書諸報應太上感應篇諸因果皆遥在一身顯在目前正如水之印盂響之應聲鑿鑿不爽雖君子修德不言果報然而作善降祥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同寅安鴻吉思唐一世職也其先以汗馬之勲分茅世守代有令名則父祖之積累固已厚矣鴻吉幼聰敏髫齡補博士弟子員稍長承先人之緒襲長官之職而神享之而百姓安之則其前身之好善又可知矣况乎受事以來經歷諸艱頻以不墜家聲丕彰閫譽則又更僕數而未易盡者乎鴻吉早

失怙與母氏茹荼拮据善承父志首塋祖妣何其孝也撫幼弟
養教兼至婚配成禮既謝世而鞠其子女不啻已出何其友也
宗族待以舉火鄉黨藉其周恤者指不勝屈又何敦睦而多情
也府城南及掌溪諸渡口水勢湍急往來病涉鴻吉捐建渡船
以濟行者何其惠也庚申之變避難鷄鴉溪之黑砌者數百人
悉斃硐中鴻吉不靳捐貲而收瘞之澤及枯骨何其仁也襄職
三十餘年事上勤慎行已謙和理政寬以平待下誠以厚又何
其可法而可則也今行年五十矣猶恐俗之未孚于齊人之不
軌于善乃取感應篇功過格諸書校讐彙訂而重新剞劂以去

椎魯者之愚而静聽明者之智抑又何樂善而不倦也耶孟子
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夫是以親族感之鄉黨皷之方其壁
捩之辰而稱觴恐後謀序于余之亟亟也余不文以寅誼不獲
辭爲述其生平大槩如此即此刻感應篇梓功過格一端推之
不惟已能知命且能教人知命不惟已能知非且能教人知非
以之自壽而有餘即以之壽世而無不足從此而艾而耄耋而
期頤未可量也鴻吉家世傳大戴禮而尤精于言易嘗爲余述
易象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二者蓋養德養身之切務也然
則鴻吉匪惟作德日休其于吐納之術亦無非堯心也夫

劉鳳山守戎壽序

今天子混一方區武功繼以文德燕自御極以來幸胥臨雍衛
遐北狩軫民間之疾苦課官方之得失勑賞黜陟無不昭明凡
當所以儒臣在位者無非鹽梅舟楫之才武臣奏勳者不負干
城腹心之寄都哉世際平康矣然猶安不忘危特頒　宸諭念
封疆重任師旅大權須得人材勇健諳練軍機整飭營伍愛惜
士卒及行間效力曾經立功者方可勝任而愉快今督撫提鎮
衙門各舉所知以資拔擢此固未雨之綢繆而苞桑之永固也
余受　國家厚恩制錦思唐雖鳳塵下吏未能對　至尊而言

情然每思以人事君之義時勸延攬預諸夾袋之中得可而獻
以圖報稱如鳳山劉公者誠今日之朱虎熊羆也公祖籍榆林
起家軍旅運妙用于一心顯風威于八面初筮鎮川堡則兵民
相安防守無虞也再補延綏中營買馬護餉成勞歷歷可指數
也領兵四十里鋪追斬賊寇得獲器械馬匹無數而神木之功
副是焉于是防勦中東二路著有殊勲署守鎮靖堡更多茂績
遂以功遷延綏定邊營守戎維時磚井堡靖邊營俱以承乏運
籌借材前箸而公馭衆有方督餉無悞遂以功陞黔東思南營
守戎黔地當叢林大菁之區民苗雜處知神茭字熟苗既柔稍

強橫而九股等生苗九乘間出没不常公備守思南雖亦諸苗較遠而聲望素著鄰封無不懷德畏威三載以來兵精餉足恭逢 聖主留心武備加意邊陲以公才品督撫提鎮諸公必有交章薦拔以膺不次之榮余方拭目俟之今三月六日爲公懸弧令辰思唐人士咸欲奉觴以爲公壽而問序于余余與公同城後先受事凡遇公務無不開誠布公酌可而後行之所稱協和文武以輯睦兵民者公庶幾無愧焉訓練之餘以時宣揚

上諭申明禮讓彬彬乎儒將風流也公本名家世胄其先人曾授龍虎將軍今嗣君復讀書太學儲材待用知公之智勇有餘而福更無量也可以爲公侑觴矣是爲序

施翊臣副戎壽序代

甲戌夏四月余奉 命典學山左與思唐諸僚屬及紳士耆庶賦別南郊由印江纒溪抵江口三百餘里牽袂追隨祖帳絡繹無不繾綣綢繆不忍遽爲分手時翊臣施公奉文 陞見先十日話別江干施公既以不獲親餞余行爲歉而余尤以少此十日盤桓中懷耿耿葢余與施公官不同職而同城生不同年而同日人不同面而同心其狀貌恢吾韜鈐諳鍊以折衝禦侮之才膺干城腹心之寄青年投卒從事行間歷閩浙江楚所無不建立奇勳望隆閫外未遑亶述卽其奏績黔南協鎮思石且十

有四年矣余初入境問俗採風聞有萬里干城一路福星之頌初疑不無要結斯民之術及相與握手言歡經年共事乃知其坦衷服人婆心拯急百年如一日異姓猶一身誠古道君子也方其早背高堂中鮮兄弟初艱剏積所處境遇不甚稱得意矣迺乎協鎮思唐修舉廢墜積德累仁連舉幾丈夫子無不玉立英英稱家駒國駿天之報施善人豈爽耶比年海疆混一邊徼澄清將軍緩帶輕裘兵士負刃買犢歲俸所入他人鮮不爲豐亨豫大謀而公無吝也解衣推食甘苦同士卒矣救災恤患仁恩遍閭閻矣周同人之急扶婣黨之危雖罄橐無吝容卽乞鄰

而不惜通財之義夏無忝朋友矣遠人來者競依公爲東道主匝月經年罔不供給晨昏快心愜意而去非所稱賓至如歸孟嘗再覯者耶兵悅之士民悅之朋友親戚遠人無不中心悅之筮仕數十年而家鮮擔石之儲故曰誠古道君子也六月十三日爲余初度辰而公亦以是日肇揆每逢令節文武偕勝觥籌交錯竟數日以言歡消炎蒸于盛夏誠爲快事今日若余方操觚歷下藉鑒青藜惴然惟以品題失實爲虞何暇謀及馬齒而公則依然面丹臺開細柳與同事諸君稱觴北海進頌南山亦曾念及當年有同辰而共慶者今則天各一方也耶泰山龍門

相距雖遐余猶得郵致一言藉同事諸君以展風雨雞鳴之拜則此日華筵正無異于曩日之酧酢也

部山同寅壽序

昔賢有云澹泊可以明志寧靜可以致遠蓋澹泊寧靜者率其素履者也易曰素履往无咎又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然則人能率其素履安往而不吉且无咎耶世稱服官之難無如百里分土之寄莫若黔中初不謂昔天華土有美皆王之義居何等也思唐虞非洞夜郎閩屬黔東都覆翼龜岡高崖邃谷緬榣茅屋屋散幾家采蕨烹葵蔵供數口官斯土者既無所施其威惠又安所展其經綸哉然嘗攷諸記載以思唐爲黔中首郡何所取諸取諸其鮮苗患云耳領縣司各三安化印江後先分治獨

婺川建置最久因古務州得名由來舊矣距郡三百里尤屬輿區土民耕鑿而外無他生理間以采砂爲事古人壽勾漏而問丹砂差強人意或在此耶癸酉夏五部山楊公捧檄來尹茲土偪余借箸黎陽經歲乃克謀面挹其丰裁恬以雅也聆其話言淳以正也枳棘盤錯諸若倩毫不形于辭色倘所稱澹泊寧靜者非與信宿之間示余近體溫厚和平之氣見于筆端而孝友愷悌之懷溢于言外余因有以得部山之生平矣婺之民樸而淳部山之政清而簡余嘗謂其居今而餘古人之風服官而饒讀書之樂仕優而學部山有焉歷今三年政平訟理方諸督雖

潘花寧是過耶部山初筮豫章之新城勸耕課讀而暇怡倘山水滿袖清風艱去之日居民範金爲像以表去思亦可以知其仁聲之入人爲不虛矣部山性喜吟詠富于篇什出風入雅擲地無不鏗然余勸其壽之梨棗部山辭謝曰有先君子著作在未付剞劂姑俟之孝哉部山永思所由名集也務州去京師萬里部山未遑親奉慈幃晨昏祿養每飯未嘗少忘今十月廿七日爲部山覽揆令辰邑中士民環署而乞所以侑觴之言部山辭謝曰高堂遠處教廬母難之謂何敢以煩士民觴祝耶再三請不獲已乃曰借當道之顯銜誇過情之虛譽縱美聽聞徒滋

愧耳同官步化友知我澳得其一言以匡不逮所願聞也于是婺之士民雜沓而來述部山所以爲余之意余于部山誼忝同寅交崇古道澳服其孝友愷悌之懷澹泊寧靜之致辭雖不文固樂得而稱道之遂不計其秩之微而言之輕也

孫瑞麟守戎壽序

文經武緯並重于天地間相爲表裏或一人而兼擅其長或[illegible]賢而共濟其美要惟易直若可與有成必非豁刻者所能集事也昔日五百里綏服蓋在侯甸之外也此五百里中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明乎道里相去漸遠斯聲教暨訖漸難武衛之奮所以濟文教之不逮相須甚殷而兇託處要荒天威萬里者乎黔地參井分野局在天末苗㺐雜處叛服不常而思唐夏爲黔中奧區高山大箐既易藏奸岐路紛投更繁盤詰經制守戰兵六百有奇統以協鎮而糗糧之出納器械之修造士卒

之訓練行伍之整飭俱責成于中軍任綦重矣我瑞翁孫公以癸酉之秋來涖茲任歷今三載教令修明互因者因之而不敢猶有更張也互損益者損益之而不憚謀之詳慎也戒虛冒嚴冠扣而飽騰歌矣汰老弱簡少壯而威武張矣甲堅兵利弓習馬調守有資而戰有備矣刁斗澄清汛防嚴密內可靖而外可禦矣方今六宇同風海疆混一有放牛歸馬之盛無跳梁竊發之虞可以銷兵不用而不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養公能不負　朝廷寄託之重日爲防患未然之謀上俾協府寬仁之度相得益彰下使屬員忠愛之思有感[illegible]雖[illegible]名將何以

加焉公以武子之後起家將門幼習詩書爲博士名弟子員既
而追隨雁序建績河漕　天子嘉與乃勳特加簡任然則公葢
具經緯之才而裕方叔名虎之選者也自來同城文武多不相
能總因褊私未化嫌隙易生公以易直之懷處之亦安見有不
融之水乳耶今臘之除爲公懸弧令辰值余量移曹州刻期就
道同事諸公曰曹州去任城方二百里當爲公鄰邦父母盍假
一言爲公侑觴余曰唯唯葢余與公文武同城相爲表裏公有
兼擅之長而余方共濟其美交既久知寂深秩雖徵而喜言之
不近于諛也

江介侯八十陰壽序

古之人有言曰死而不亡者壽然則壽也者非不死之謂葢不
亡之謂也夫以不死爲壽則所爲壽者天主之人不得而主之
也若以不亡爲壽則因人自主之天反不得而主之矣彭祖之
壽也而至今不亡彭祖壽也身享之天成之也顏淵之夭也而
至今不亡淵自主之天不得而死之也今有得不亡之道者天
不得而死之則雖死猶生矣[illegible]猶生則無不可以云壽矣余
鄉之俗特重陰壽其說雖不經而予以爲其義則可取可以教
孝也可以勵俗也何以言之白髮在堂溫凊鮮及亦既風木致

感矣而猶克識其日克識在年設之几筵而陳之俎豆以是爲
孝思不匱之一端于是乎見也毋寧茲也生平之取舍固可任
我而爲之矣若夫百年之後子孫猶以懸弧設帨之日集親友
于庭而行其跪拜起立之禮使某與某者相聚而慨慕之曰是
其生平之爲人也可楷而可模者也則幸矣若猶未也則羣相
處而私相議者正有未可告人者也則焉得而不畏亦焉得而
不慎也故曰可以教孝可以勵俗也介侯江公者讀書則通聽
明之睿禔躬則高孝友之稱方且經明行修登名天府邑之人
鮮不拭目而俟曰介侯霖雨蒼生吾黨豈不與有榮施乎乃數

奇不偶時値多艱未及敷對大廷一旦齎志而殁其姻婭族黨無不惜之念之慨慕之至于今不衰是亦可以不亾矣尤難及者晚而得嗣其待猶子也一如其所自出故猶子之尊禮而愛重之也一如其所自生而其[illegible][illegible]昆季也撫其幼而育其成一如其出于同胞今月十七日爲公八十揆辰公雖騎箕乘風翱翔之日久矣而姻婭族里之沐其明德欽其遺風者無不畢集而稽首于一堂如公在生時予喜其嗣君叔則之善承先也其猶子孟衍昆季之不愧孔懷也而因以知公貽謀之善雖殁而不亾也故因俎豆之陳而并著爲陰壽之說云

階應胡公壽序

胡子健文予季男澄之內兄也春𢩀過予曹南署中喜故人之遠來悉家山之近致方愧風塵牛馬鞅掌簿書匪獨萬壑千巖久疎領略抑且同人知己遠隔晦明每切停雲時殷流水健文因曰伯父階應翁闢芝庭之日久矣瀕行一言囑某起居福履予曰微子言每飯弗忘也當予傾蓋令伯時未離弱冠而令伯文章道誼遠邁時流一鄉善之一國善之予方以得拜下風爲喜而又未嘗不以相遇之疎爲恨今强飯矍鑠乎健文曰年登古稀舉案齊眉杖履不越戶庭耳目不及俗事惟與二三同志

講道論心則晨昏罔倦耳今戊寅之秋値擥揆令辰思乞一言以侑觴祝某等亦與有榮施焉予因爲約略公之生平公鍾秀稽山蜚聲文苑緹躬有德善俗型方衆美具臻不暇殫述獨其于家庭人己之間知明處當罔貽口實在公初無要譽于鄉黨朋友之心而鄉黨朋友亦且習焉弗察等諸尋常予故亟欲表而出之蓋健文于公爲猶子而實公之子也公之堂弟孝廉聖符公爲予澄男內父早世乏嗣寡妻幼女伶仃無依公以健文繼之以其長君繼文繼邑庠生文若公則公同胞兄也二子者俱青年勤學有肆應才克遵父命爲二公經理家政不墜先業

以慰公敦厚本支百世之心肰而尚平婚嫁之事悉公自爲經營不費兩家銖錙是公之處心積慮可以矢諸天日與泜世之覬覦財産爭爲人後者相去尋常萬萬矣不寧此也公之太翁位水公昆季四人以公承維嶽公後及維嶽公得子而年已耄公爲撫育煢孤自少長而成立而婚娶周旋備至公于是籍維嶽公產業交還乃弟而仍歸本宗絲毫無所利位水公亦生昆季四人而公最少及公歸宗之日其產分授已久公並不齒及祇以昌明道學奬進後生爲已任而終歲舌耕之所入以供終歲之費而有餘方諸古人所稱賢豪閒者非耶公之嗣君亦昆

季四人女子四人鮮不遂其家室之願而覓其進取之塗今年登七十矣與元配徐太君偕隨偕老玉樹森列彩袖斑衣踵英繼美豈非天之報施善人洵爲不爽而預卜其熾昌之未有艾也哉公起家袁川去郭西二十里昔稱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而袁川面山臨湖獨據山水之勝予家柯西雖燈火相照然而垂暮一官束縛縣苦徭欲掛冠歸里舟楫逍遙追隨杖履倘公不棄予以爲風塵俗吏俾香山雒社不獨擅美于前則予幸甚矣

成菴自序

成菴以明天啓甲子年九月下浣六日未時生于山陰之亭後是年先大父嵩嶽公以南昌衛幕致仕自管墅遷居于此喜得長孫盛湯餅之會命之名曰可成字皆生後因應童子試以備卷見售遂更名夔字胄師號成菴查明之先達有同姓名者桐廬人官至少宰成菴以名犯先輩殊不自安求改不得且深媿勳名之遠遜也今行年七十有八矣碌碌一生鮮出人頭地事顧肄籍儒林登名仕版何甘與艸木同朽腐耶歸田之暇因取生平而歷敘之成菴年六歲出就外傅朝夕侍先祖父母膳得

薰沐于詬言出則遵先生課程晚必復命于大父稍有不及大父必反覆開提之退而就寢每至雞鳴先慈必呼之使覺默會初日所誦書自成童以至授室無少間也後亦遂成自肰矣九歲誦古文辭十歲攻舉子業小試輒膺前列于時先子與仲父方下帷交勉而先祖之孫謀甚切先生之奬譽過情先慈之母儀倍篤而成菴之期許亦不敢稍自菲薄一日先祖呼名而問曰汝讀書思爲何等人夔起而對曰思爲科目中第一人先祖正色曰小子何遽出大言不自知媿也雖然志堅者事必成有方爲當以授汝但未識汝誠心否也于是擇吉五鼓焚香求授

祕方而大父先已正襟危坐矣曰小子固弗克虔誠早俟何以授爲蔓踧踖靡寧跪請再四乃示異日届期中夜起而觴俟先祖日乃今而見汝之誠矣于是焚香默禱濡墨濡毫楷書數百言教之以存心爲人法聖賢行事功名自肰如意無多贅也蔓再拜受命藏之書櫝中課業稍暇卽出以展玩後遭白冦劫掠焚毀幾廢寢食自悲福薄豈非凉德所致哉肰艮金不至躍冶山樗猶供使器職是故也歲乙酉季二十二授邑博士弟子員而先祖騎箕矣鼎革而後當事未準泮遊丁亥年二十四學憲李公再加甄錄得收夾袋戊子獲與秋試時方白冦縱橫東潛

西遁何暇言讀書事主司批落卷曰雖不用脂粉然亦不可少可稱切中予㢡之言辛卯學憲翟公錄科平等遂灰進取志明年歲試拔一等四名時有增㢡不屑補也癸巳冬學憲張公科試一等明年甲午登賢書第二十六名穆湘止先生曰是科闈墨多以偏師取勝惟此誠堪壓卷時年三十有一未赴公車而先慈告變天乎人耶躃踊號慟絶乃復甦戊戌春官幾呈堂而不果己亥恭逢曠典又値先嚴之憂辛丑更承祖母之重當朞氣之方銳遺意外之中摧寒素書生何堪坎壈之游至哉歲甲辰年四十一矣思就揀選復遭停止丁未援乞恩例考授教諭

春官既已屢躓而詮選未有及期祖父遺產躬承三大事而後所餘無幾百口之家仰給于一人餬口四方其不同于喪家之狗者幾希肰而秉性無欺奉教有素人有以關白之事相干者援諸理有不合輒爲分解曲喻婉言相辭致其人一番英氣大半消阻而去或有笑予爲愚者方自悔之而後來者則又蹈前轍矣歲戊午除開化教諭八月受事十月卽赴公車屢奇之數復嗟點額潦倒言旋僑寓斗室値寇氛之初息慨草萊之盈城何況學宮遠託空山門壁傾頹丹艧剝落典守無人馬牛雜處每思食其祿者必任其事何忍置弗問也此須東修勉供修葺

亦差有成效矣壬戌三月十九日風雷之變俄頃化爲烏有尺椽片瓦無存予方自公車回登瓦礫之場抱木主而慟哭曰何斯文之當阨一至此哉思委之而不敢欲新之而不能萃紳士而謀之勸輸將三百金覥面雖皆唯唯退而未嘗不笑予之妄也僉曰一二千金之費可輕言落成耶直欲以精衛塡海耳予曰成不成命也有先夫子在爲不爲人也有今教諭在諸生之贊弗敢私也別置一簿毎日登記付經承以資出納盡心力而爲之五年而告成事美哉輪奐壯麗踰前除獨輸三百金外予獨費五百餘金合之諸姓所鬻山木猶不滿千金也于是諸生

翕然曰即千金在手未必能如是之揮洒自如矧其爲無米之炊哉予曰謀之諸君正恐築舍道旁耳壬戌而後不復言公車事督工課藝而服緝綎易解採集先儒成說凖以本義參之程傳五載成書付之剞劂篇名羣詮合璧匪直爲後學指南且示家有傳經今其版現藏家塾也戊辰冬量移貴州安化琴鶴相隨清貧自守上臺無吹毛求疵之心而百姓循鑿井耕田之舊地方鮮逋賦命盜之案而居官有揮弦臥理之風悃愊端方見諒當事歷掌思州石阡黎平思南四府印務無不民苗說服去後見思而黎平當高峒反側之餘三省進兵之會知己無不爲

予分憂而予乃安靜無爲補苴罅漏俾前任之家屬早釋犾于未完觀望之羣苗咸歸誠而恐後渠魁授首不事誅求各洞免罹兵革之苦而諸司坐享衽席之安謝事之日無論攀轅及于楚民而且壺槳徧滿苗族予于斯而益信惟皇陰隲下民益無偏賦也先是安化爲水特姜土司明萬曆間廢司設縣尚未建置學校予曰百歲樹人與起斯文子之責也值上臺諮訪利弊予首條議及此當事據詳入告部臣復准照小學例科歲各進文武八名仍隸府庠肄業八載遠臣庶幾報無媿耳他如爲申忠節公建祠爲伏波將軍立廟皆有司得爲事追敢以是矜治行也乙亥之冬量移曹州文武官紳士民相送至三百里外洒淚而別丙子四月涖曹受事僉曰東土不比南黔劇州匪同下邑予方勵精飢逢蹇運命盜二案參罰時來水旱頻承飢饉洊見雖賚粥勸賑殣殍可幸無憂而巾衛置樽小惠終虞難徧非審利弊之原難爲經久計也曹地平原艱于蓄洩水之爲患數旱爲多因訪古溝洫之制爲開濬之議詳請上臺幸報許可因集紳士酌議舉行甫乘災祲之餘無不踴躍稱善予乃審度地宜徧插牌橛使有地之主照牌開濬既不費及公帑更且成子不日上臺下其議于他郡同時舉行事半功倍次年而水不爲

災于是紳衿耆庶請述予功德而壽之貞珉曰公之善政不遑枚舉如宜　聖諭以厚民俗數事者皆爲之而無如公之朔望匪懈始終如一也倡賑濟以拯災黎好名者亦能之而無如公之實心舉行中飽無虞也禱晴祈雨敬天勤民者無不爲之而無如公之受命如嚮也他如建義學以培士氣修奎閣以振文風清學田以鼓貧士不事敲朴而稅課早登疏通水利而豐稔立致公之仁心仁聞歷歷在人恐其久而忘也予曰噫是何言哉公等所云皆臣子分內事况現任官無立碑例惟開渠一節事甚巨久惟以歲修爲念弗致日久廢弛其爲去思多矣壽之

貞珉所不敢也戊寅之秋以老疾解組輕擕雙袖歸嘯林泉惟是祖居一廛皃于回祿先前無宿肯搆爲難爰子卜居郡城南門藉其斗室以引餘年淸夜思維媿南宫之未捷𧦅祖訓之未酬肰存心不致淪于匪人居官尚無玷于淸議宫牆之建易解之編開安邑之學校濬曹南之河渠有利民生免譏尸素始而自傷終且自慰耳朝夕胃氣楚人飲食偕滅平昔謝去一切不事交游惟一巻匡牀老而忘倦天或假我流年則捃摭見聞消磨楮墨猶不欲以老朽自棄也辛巳天中節後梅雨初晴偶對酒𢡖自述其生平梗概如此

祭省和胡公文

山陰成菴姚　夔著

人誰不樂其生而有所以不愧乎生者生誠可樂也人誰不畏其死而有所以不愧乎死者死無足畏也故曰父母完而生之子完而歸之若省和胡公者亦可云不愧乎死矣公自幼天資穎異習舉子業以時數之不偶抱璞而終于刖天也長而筮仕歷潦穎宛陵新安間所在著績百姓尊之愛之僉曰神明父母也遭逆亂掛冠去猶擁護不忍釋叟不啻手足之捍頭目然誠古之遺愛也歸老林泉睦族敦鄰稱長厚焉解紛排難又復倜儻自命吾鄉之望也經營世業匪惟不墮且克振焉誠亢宗令嗣也友于兄弟天顯敦也刑于寡妻琴瑟和也舉二子咸克成立義方無慚也芳蘭茁茁後凝昌也易簀之日享年六十有四去古稀不少間也考終于正寢不死婦人手也若胡公者誠可云不愧于死矣然則吾儕何以弔或曰禮也吾儕于公不爲之親即爲之友禮在則然云何不弔嗟乎夫含其哀戚之至意僅拘拘于禮之不得不然而致弔焉是猶與于不弔之甚者也吾儕固親也親則有同患之情爲吾儕固友也友則有同氣之誼

焉或稀交于總角或結契于他鄉握手于生平而永訣于一旦
于情于誼則誠有不能恝然者而又何恐以不弔弔不在儀誼
匪儀不將爰東之芻弔不在文情匪文不達爰陳之詞靈其有
知罔怨恫而

祭江竹虎文學文

騁瑕丘之淑喬兮挐太末之菁華阜皞挺而降辰兮蘊星精而
毓乾寧聲發其蚤㬙兮玉舉欣夫軒輊宗巨孝之至性兮燦醴
陵之筆花目炯炯而十行兮腹便便而五車登雞林之壇坫兮
洞鴻都之府城既刻燭而賦就兮亦擊鉢而吟成朝初發夫芹
藻兮志待展乎鵰鶚龍門何難于一躍兮秋風尚未奮乎健翮
赤蒼生之淑禍兮東山久卧乎安石篤孝友于門內兮敦睦婣
于里戚積金不若遺書兮冥冥尤先乎陰德玉樹慶其璚瑜兮
桂方芬而蘭澤鳳喈喈于河東兮連蜚聲于頖壁欣後來之木

艾兮觴聳鷄而鶴立者願允稱家瑞兮楨幹聿爲國胄洵稽古
之桓榮兮誠輔世之三老方綸綍之待膺兮賡皤髮之壽考何
玉樓之告成兮頓騎箕而縹緲嗚呼星少微而見災兮歲龍蛇
以爲妖悲老成之凋謝兮曾不可以九招聞牛眠之卜兆兮望
馬鬣以興號蟲蕘蕘其永夢兮蝶栩栩以逍遥亂曰風蕭蕭兮
寒栗水滔滔兮沉碧雲黯黯兮晝昏東方漫漫兮何時白嘆戀
話兮春秋寄浮生兮瞬息伊誰考終兮死而不亡千秋百世兮
松耶與柏靈有知而降歆兮感微誠于絮炙

祭江介侯明經文

茫茫大造兮品彙區靈盈虛遞嬗兮吉凶互乘鶴銜芝而候閒兮松結苓而忽零悲碩人之遐棄兮何天道之難明惟我江公兮系出濟陽世宗博學兮代著文章貂蟬發其佳兆兮彩筆振其琳瑯御雙龍于長塗兮騁騏驎于康莊公實踵華而增美兮允獨步而無雙搜六經之芳潤兮掃百家之粃糠作樹門之領袖兮儲天府之圭璋甫徵車之待發兮値蠢爾之跳梁距蹻梟張兮隨夷蟄巖壹鬱其誰語兮賁大志而云亾嗚呼五行沴戾兮三辰晦冥江水滔流兮催殘砥石悲風起戶庭兮陰雲四塞

老成凋謝兮伊誰爲之矜式有子克厥家兮終三年而無敢寢處不離苫塊兮恍音容之如在卜佳城于北邙兮發孝思于南陔公其含笑于九原兮同仙侶以徘徊某佩公之隆名兮未獲覲乎芝庭潔椒芬以展悃兮託蕪辭以通誠許曰黃粱就熟兮大夢斯覺[illegible]魂升兮[illegible]而後兮俯仰無怍人傑地靈兮景罔夕陽封固寢安兮飛騰遠颺鍾秀毓英兮長發其祥千秋百世兮侑享烝嘗

祭孫繩其同寅文

天道難窺兮聚散靡常世罕百歲兮誰覩滄桑漆園晤無生兮莊下能爲大悲華胥夢覺兮逍遙帝鄉惟我寅翁兮秀鍾石梁孝友性成兮穎異無雙高堂疾革兮湯藥親嘗衣不解帶兮飲食弗遑籲闇動衆兮至誠格乎彼蒼天顯克敦兮彬彬雁行羌寬和而善俗兮亦濟弱而抑强輕財好施兮實歉歲之稻粱式穀而後兮克豈義方玉樹森列兮桂馥蘭芳文章登壇坫兮冠多士于宮牆謂青紫同芥拾兮豈終劍匣而錐囊旣儲英于天府兮旋振鐸于闇陽遭時喪亂兮首蓿荒凉怡神澹漠兮同山

高而水長慚余材樗櫟兮藉寅協以相將子矜式爲模楷兮壽考歌其倬章方欲躋堂而介眉兮升國老于上庠夫何數値陽九兮二豎楚于膏肓旣不克佼兮鵲也失良竟騎箕而長逝兮歸赤城以徜洋諸生失所景行兮余不逮誰爲匡勤[illegible]風[illegible]兮二曜無光歌薤露而興悲兮賦蒿里而增傷束生芻而致敬兮託微詞以侑觴公靈不昧兮庶不吐乎馨香

祭詹錫祁冠帶文

大化推遷兮旋轉如輪息極而消至兮屈然後伸哲人能爲大忌兮聚背患乎有身孖孳促昏朝兮蒲柳望秋而先塵生如寄而死歸兮回首覺其迷津死不亡而壽兮考厥終以爲神粤稽詹公兮握瑜懷珍秉性孝友兮式訓睦婣宅躬方正兮寬和待人踐堂介眉兮戲采娛親母壽百齡兮承歡倍殷棣萼韡韡兮雁行彬彬積德傳家兮貽謀克遵仁術度世兮刀圭濟貧譽望騰于鄉國兮冠裳列乎搢紳樂爲善而終不倦兮當耄期而益勤遭世喪亂兮傾家貲而救焚彼蒼眷有德兮玉樹慶其嶙峋

于二鳳而齊鳴兮孫八龍而駕荀孟充畢案兮叔慈應門髮皤皤而人瑞兮齒隆隆而國賓少伏生之七載兮踰釣渭之三春歲龍蛇以爲妖兮玉棺俄下乎九旻嗚呼天慘慘以不樂兮日黯黯以晝昏淒風四發兮哀猿夜狺公雖駕長箕而逍遙兮釋淵冰以還真何如子若孫兮不忍僾見而愾聞某誼屬通家兮芻束待申闓陬吉于茲辰兮卜牛眠于丘墳託微詞以將悃兮藉飶芬以薦馨惟靈爽之不昧兮鑒菲薄而格歆

祭詹公秉文

於維閼逢困敦之爲歲兮月嫽姤而陽虧邑開陽之東偏兮星倏隕夫少微公處士而丁屯兮啓手足以完歸爰束芻而致哀兮託明水以通辭惟公之鍾英川嶽兮性敦敏而徇齊擅鷄林之蚤譽兮披六籍以搜奇堪多士之袖領兮發藻水之淸輝公乃不惟其文而惟行兮守誠篤而不移孝友克固其天良兮睦婣爲生平所素持一鄉皆稱善士兮挽流風于旣頹肯堂構而恢張世業兮主儉勤以爲師洵今人而古處兮實漸逵之羽儀中遭世事之多故兮克知常而守雌行年七十而有三兮惟粟

粟乎昨非不出戶庭而無咎兮德日新而加滋有子咸登竪而昻霄兮諸孫盡鵠起而驥馳壘童單而戰勝兮奪赤幟而搴麾公遂騎箕而長駕兮未拭目而含飴弔者方在門兮賀者不旋踵而相隨衆方爲公慶幸兮善人獲報在子孫而何遲旋且爲公拒脫兮惜未稱觴而介眉鳥乎夫安知生之如寄兮而死乃爲歸乾坤爲室廬兮日月爲鑪錘歷寒暑而不敝兮通晝夜之道而知死不亡而壽兮何欣戚乎人世之歡悲然則公之夢華胥而旣覺兮其終逍遙而弗迷余曾須公爲人瑞兮今竟儕侶乎安期浩浩劫灰兮迴隔雲泥爲賦招魂兮惟公格思

祭民部主政方運開先生文

先生之名某聞之久矣先生登丁酉賢書辛丑成進士閱書脩耕傳誦海內先生之文章某揣摩之稔矣己酉先生除南樂令愛民廬十二年而宏綱畢舉七年而惠政大著有嘉禾雙穗之瑞爲先生之吏治某佩服之有年矣綸音內召尋授民部主政時方用兵軍需旁午先生夙興夜寐無休沐時爲司農所器重先生之立朝丰度某則又嚮往而彌切矣戊午典[illegible]河南未竣事而先生病且劇猶旦夕強起衡文曰奉天子命何可使珠淵而玉璞也又何可使魚目而涸碱砆而售也先生之龍門百尺

其抑又景行而不容已矣而所悵然者不獲望見先生顏色也雖然先生有令嗣英年拔萃出宰臨汾臨汾之人罔弗畏且愛以鄭去任不啻奪之慈母焉然則嗣君之勳名事業夫有所受之矣嗣君能爲文述先生生平甚悉使某耳而目之雖不獲望見顏色猶得想見先生之所爲人也先生家世稱曰雲方氏故其挺生多迥絕凡品其六世祖棠陵公有盛名舉明正德三年進士官至憲副從祀鄉賢遺集行世方爲中秘購求資採擇爲今先生亦以文章名世所稱後先媲美者非耶嗣君服且闋爲蒼生待澤甚殷然則先生未竟之志事嗣君繼述之而已餘先生亦可以逍遙而弗憾矣今仲冬之月嗣君卜兆開山之陽以妥先生之靈時某以寒氈一席承乏金谿敬藉一束之芻達蕪誠于片紙知先生之弗棄我而吐也

祭張肅宇文學文

嗟大造淵穆而難閱兮彭殤互而紛馳儀曅駿同疾兮月成歲而遷移慨顓蒙實寡昧兮孰修身以俟之死不亾而壽兮信完歸之莫可幾翳惟我公兮川嶽鍾奇邁德絕塵兮玉潤珠輝秉性孝友兮仁良爲資穎悟天成兮蚤譽當時胷羅酉山兮藻摛芹泮紫青同拾芥兮方顯揚以爲期乃飛黃且櫪伏兮亦結緣而希知劉蕡終不偶兮李廣値乎數奇謂富貴非吾願兮託棨阿以棲遲林泉朝暮而徜徉兮聞達何爲守一經以裕後兮求福不回玉樹璘珣爭秀發兮芝蘭競馥郁而芬披足可怡情娛厥老兮共慶皤髮而含飴何天不惠兮莫克憖遺日陰陰而晝昏兮風蕭蕭而夜悲嗚呼盈虛遞嬗兮剝復相推消息不停兮貞元互基嗟彼蟪蛄兮春秋莫知何况蜉蝣兮朝榮而夕摧公既聞道兮矧復期頤弓裘無憾兮手足靡虧亦騎箕而逍遙兮雖欣戚將安施惟老成凋謝兮型典誰依斯文委大荒兮鄉閭失所羽儀惻及行道兮慟徹靈輀爰束芻而致哀兮託明水以通辭惟公不昧兮馨斯格斯

祭詹聲遠文學文

嗚呼聲遠何以死耶聲遠行年四十有二方强仕未艾也其蜚聲黌序者踰二十載當侯受事之日已食餼一年有奇矣僉謂其胷富于學才大于身博顯榮取青紫反掌易耳採芹後一歲扼于外艱近年復以內憂讀禮方闋故尚爲南溟之息不獲搏九萬而會風雲騁康莊而依日月時也命也未嘗不姑待焉而何以死耶嘗曰厥父肯堂厥子乃弗肯構此言繼緒之難也聲遠祖居舜山去城四十餘里其尊人喬遷于邑之東門內數年而墍塗數年而丹雘惟聲遠實經營之豈惟善繼同翔菜焉夫何遽于不辰締造方終而閱氣閒作倜之城墟無人焉顧瞻奐輪不無荊棘銅駝之慨他人處此鮮不窘步矣而聲遠拮据綢繆不四三年易葺翬飛益加壯麗斯其擇才猷不旣窺見一斑矣乎生母在堂間視無少間事親孝也中饋之言不聞于閫外刑于肅也舉五丈夫子長君弱冠馳譽芹宮仲叔諸君皆恂恂玉立爲後來之英義方克敦也下逮廝門厮養待之無不寬仁而有威大是以威畏之威懷之歿而罔不痛悼之也易簀之期預克自知拜別慈幃然後訣諸嗣君所以示之讀書持身涉世與其所爲身後事者罔不悉乃考終于正寢嗚呼死生之際

大矣苟非深識乎屈伸往來之故超然乎悲歡離合之表者孰
此鮮不兒女情深英雄氣短而聲遠視之若等閒安之爲義命
雖古達人智士其又何以加焉矣忝以一日之長携手有年剛
其飄然而長逝也不勝愴然以悲于其三七之日爲文以哭之
嗚呼生芻一束人則如玉冥冥之中庶其鑒諸

祭劉爾權文學文

嗚呼朝露易晞兮秋草無長葩逝者如斯兮滔滔誠堪嗟天道
不可問兮哲人去兮天之涯維我爾權兮懷瑜汰沙鍾玆川嶽
兮産爲國華聰明蚤有譽兮腹便便而五車久食餼于黌序兮
秋風待奮乎朱霞禔躬有物而有則兮與世無競而無譁既承
先而肯構兮亦裕後而克家所不足者寇鋒摧其家嗣兮中道
折其菱花所可慰者二難邁其雙膝兮賢孫茁其蘭芽壽越知
非而五兮數逢九六之暇遽溘焉而永逝兮乘博望之仙槎嗚
呼天上玉樓成兮地下藉以修文慕達人之逍遥兮厭濁世之
塵氛長騎箕以翺翔兮爰棲息于白雲捐賓客而不顧兮割愛
河之貪嗔戚里爲之不樂兮賽飧却而不陳悲亢舄斯永墜兮
夜漫漫兮何時晨空山嗷猨兮野火燐燐忝予長一日兮擇仁
以爲鄰借鶺鴒以一枝兮遂晨昏以相親偶爾違和兮倏爾戢
眞愁焉如擣兮規予者何人欲賦招魂兮遼隔蒼旻束芻致哀
兮託微詞以薦禋

祭楊封翁文

天産哲人兮爲世津梁國有老成兮增重巖廊惟我大翁兮嵩嶽鍾祥家傳清白兮望重新鄉上應列宿兮賦質珪璋行成矩矱兮言爲文章奪天孫以雲錦兮掃濁世之粃糠雁塔争先兮粉署含香譽命達楓宸兮天書侔于鳳凰乘驄馬以巡鹺兮霜清吳越之疆持玉尺以衡文兮雨化齊魯之邦石渠方虚左席兮顧託林泉以徜徉東山未容高卧兮待慰蒼生之顒望何天不弔兮斯文委于大荒歲在龍蛇兮山頹而木偃長公方宰三晉兮仁聲溢乎四旁遵鯉庭之良訓兮樹召伯之甘棠項聞晉

秩司馬兮僉謀借寇而未遑餞酒禮弓之哀涙兮沾及行路之衣裳嗚呼金烏朔蝕兮輝暗扶桑猿嗷空山兮悲風夜凉江河日下兮型典淪亡大鳥將至兮鵩賦先傷小子奮承樾蔭兮望龍門以趨蹡令司鐸于金谿兮接賢父母之餘光毋過定陽兮颿叩琴堂稔聞家學之淵源兮風肆好而孔長名可聞而儀莫覯兮能不企雲表而神愴陳蕪辭以致哀兮薦俎兮奠椒漿靈昭有赫兮恍騎鶴而來翔

祭石阡中憲汪公文

泰否乘除兮悲喜相承哲人誕降兮邦家以爲楨參宿勿而啓沃兮錫林總以寧盈皇下土之多屯兮崩鶩及于岡陵何高旻之弗惠兮促良牧以遐齡於維我公兮黄海鍾英聰明天授兮徇齊性成寬裳賜堂奧兮宗衣鉢于二程族黨稱孝弟兮淑訓遵于過庭初筮仕于河間兮矢清白之芳名務崇本而抑末兮俾女織而男耕士率廸而民循兮旋盜息而刑清雨隨車而沛澤兮鶴爲侶以偕行洪恩浹童叟兮欲舉幪而未能再分猷于赤城兮值飢饉之頻仍奉天恩以發粟兮雖疣瘁而庇寧老幼

均沾實惠兮甦億萬之生靈方皇華之絡繹兮縱賢勞而弗矜傾當事之見聞兮來鳶魚之顯膺升與聞于黔座兮守南荒之股肱軫黔黎之鳩鵠兮絶無蟄之苛征米鹽躬廚傳兮撫字本于寬平宣訓言以振聾兮除贖鍰以祥刑頑民漸歸墟里兮弦誦滿于儒星民既安而吏則肅兮宜因廉而家漸傾炙心血之耗竭兮悲膏肓之莫拯遂騎箕而永逝兮遺疹瘁于蒼生嗚呼陰雲塞戸兮淒風集楹日月晦蝕兮長夜何時明猿腸斷而楚聲兮杜鵑灑血而哀鳴商賈慟于市廛兮春杵罷于鄉城哉等叨陪都闔兮崇朝失所儀型瞻福星而莫覯兮望長空而涕零

蔣椒芬以展悃兮托蕪詞以通誠惟公鑒之不昧兮臨几筵而式憑

祭蔡母■淑人文

大化無垠兮彙萬不齊貞元互爲根兮枯菀迭催鶴銜芝而陨兮松結苓而萎淑人遐棄兮悲天道之難窺追維淑人兮秀鍾金閨幽貞秉訓兮四德靡虧姒姙爲型兮鍾郝齊徽繼賢母而宜家兮之子咸推顧復鞠育而無忝兮異體同枝子自成童而就傅而有室兮女則教之刺繡而說禮而敦詩高堂奉嚴君兮順承而不違細及巾屐而必恭兮棗栗腶修之弗遺旁課女紅兮晨昏以爲期下逮臧獲兮寬仁而克威咲言罔踰閾兮協和遍于庭闈彰獨加軫恤兮緇黃無倦施洵有美而畢臻兮誠巾幗之鬚眉爰相夫子兮扶顛持危平傜獷于上湖兮起東海之瘡痍督飛輓于閩右兮遂開府于西陲八載馳驅而盡瘁兮卒銘勲于鍾彝雖我公之經綸兮實藉淑人以相隨甫邀榮于襝翟兮旋長齋以皈依虔修感靈大士兮脫水厄以徵奇證本來于高座兮參未發之先機嗣君踵接而鵬搏兮足娛老以含飴長公振鐸于信安兮稱再世之昌黎某等叨兗寅末兮頻質疑以相資幸詢家學之淵源兮稔閫母之令儀方將升堂以爲壽兮聆伯仲之壎篪駭訃音之遽至兮促長公以遄歸悵良友之遠離兮俾余失所宗師行道以爲惻兮寧猶子而弗悲擬執禮

于柩前兮同繫輓而莫移聊炙絮而致哀兮託瓣香以通誠母靈不昧兮庶千里而格思

祭施母蕭淑人文

死生之際大矣哉生者人之所其樂也死者人之所其哀也自其前定者而言之原始反終莫可得而移易矣自其曠達者而言之生寄死歸無所容其悲戚矣雖然有可以死者有不可以死者古希之算已踰尚平之願俱遂雲來衮首扶杖含飴生同榮也死亦何憾也如蕭淑人施母者則何可以死耶淑人于歸施公二十餘年春秋未艾白頭之守有遺恨也舉丈夫子二人聘者未娶少者尚未成立也舉女子四人字者未嫁孩者未離襁褓也而何可以死耶施公性至孝老母在堂溫凊問替淑人之追隨問視惟恐後也升遐而後樓居郭外五里許施公每逢朔望必叩首墓前而淑人則望空禮拜于庭弗敢褻也蕭門族望盛于京師淑人幼失怙恃而多伯叔父毋常以弗獲歸寧為悒悒也淑人有弟納婦于施公之第去冬赴京未旋淑人相待如子不啻手足也淑人可謂賢而有德者矣施公以　朝廷之腹心寄干城于南郡閫以外施公主之閫以內淑人助之親疎上下之間食指何啻百口米鹽衣服豐嗇咸適其宜而所求無不給也淑人可謂賢而多才者矣施公與蔆等誼切同舟情殷骨肉相待倍于尋常而淑人敬戒無違于蔆等內子輩雖未經

諫面而時品節物周致靡遺淑人可謂賢而有禮者矣而何可以死耶雖然淑人死矣不可復生矣脫人世之塵埃永逍遥于碧落冥冥之中助我施公而陰佑其子女淑人雖死何嘗不生耶菱等願施公以義制情以禮節哀爲　朝廷保重其身體以贖達拼遣其心智國之福也家之幸也獨是爲之子若女者慘乎無所見矣愾乎無所聞矣闚其戶入其室虛無人矣悄然悲潸然泣下而又何以爲情耶菱等一聞訃音不勝驚悼敬卜今辰藉牲醴而申悃託微詞以通誠鸞刀在俎椒芬在筵不知淑人之妥侑而馨焉否也嗚呼尚饗

皇木開山告文

維山有木工則度之維工運斤神則佑之恭逢我　國家興建太和殿巨工取材境內所有本山杉木一本丈尺圍圓俱中繩墨使臣入告而後茲當起運之期擇吉今辰開山除道藉斧柯于匠氏勵胼胝之役夫出此山林登諸朝宁惟憑神力克奏膚功某爲此先日致齋班聯僚屬絜蠲肥腯用薦馨香惟神正直聰明應聲如響伏惟昭格來歆曲加呵護展岸谷平陵之手顯滑輸默運之靈勳　聖朝萬年鞏固之隆基綿我開一邑臣民之福嘏凡茲祈禱統冀神慈

代告城隍文

惟日民爲國本食乃民天故春秋于大有年則書于大無麥禾則書于螽螟蟊螣則書所以慎禨祥而識豐歉重民命而敦國本也今仲冬之月百姓終歲勤動之獲咸歸蓄藏矣忽有災自郝封沿及境內形不類于螽螟勢實甚乎蟊螣入人之倉空其庾實以奪民之食而貽國家憂某實寄百里之命實有父母斯民之責聞之不勝驚懼不遑寧處竊惟某所以治明神所以治幽賞善罰惡禦災捍患神之司也或者某實不德以致災異某曷敢不夙夜祇畏以貽累我黔黎其或文武僚佐不克共勤厥職以致災異某亦惟是諄切告戒以厲厥修省念在位之有疚與百姓乎何尤其或小民日用飲食不能納身軌物甚而責亂天常以致災異念赤子又何知某亦惟是委曲化導以與其自新惟神則赦其既往佑其將來其速弭災患而錫之嘉祥國之福也神之惠也某不勝仰戴神之明德庶司職事以及百姓無不仰戴神之明德用是祇肅以告惟神鑒之

祭先考天隨府君哀辭

皇清順治十六年歲月四日癸巳天隨府君捐館舍不孝子燮益及諸孫在殯等呼天籲地稽顙流血絕而甦者再四卒不能同府君之生也丙申之日大斂畢五服告成泣血而誄其諡夫諡以核實也庚辰之夏先大父寢疾府君汯金滕以禱而愈閱乙酉大父又病中滿久之轉劇府君衣不解帶寢不成寐者三閱月而大父又愈是孝能格天也府君處心積慮無渣滓是非可否不涉依違生平未嘗阿一人亦不受一人阿親疎遠近無不畏而且懷是直能服衆也爰諡之曰孝直府君德行性情不盡是可即是推矣爰旌之曰清故先考孝直天隨府君姚公之靈柩因陳牲告奠稽顙拜言嗚呼哀哉以府君之德行性情僅是二者固應壽考無疆矣矧不寧是也崇正大以黜奇邪持身正也捐義田以賑貧乏與人惠也秉機宜以解紛劇制事敏也參精微以晰疑貳性學兼優也雖聰敏不忘學問雖耄老不知倦孔文衛武之風也一節之美一行之善不能具述其家庭之閒歷倫紀之變修自少而壯而老則有可概舉者府君生長燕都值先大父方劬勞王事府君實先來造家豈惟于大父爲善守成亦實于子若孫爲能創業矣少蹇滯好學不倦每夜分猶

靑燈自對年將立乃拜宮牆雖誦讀未嘗不一佐大父之勞故諸父之中惟府君爲兄瘁歲辛巳始受産于大父男女之累畢集又値歉歲乃與先妣鄭仁恭倡隨同志淡薄自安匪惟不墜先業又且從而恢之可謂化洽刑于勤而節儉而有禮者矣癸未都門大疫季父及于難季父之子禹方弱冠不更事府君不辭竭蹷親手維揚以柩旋可謂脊令在原友于無忝者矣變等甫離襁褓即拜祖訓上自帝王以迄昭代內自心性以及世務每飯未嘗不諄諄焉先大父即世而府君承先志以迪後人振聾發聵匪惟提命實克以身先之教變等敦尚實學勿事浮夸

于古先聖賢處人倫常變之際未嘗不流連三致意焉甫能文即教之以崇先輩務抉聖賢奧義今日爲經世之言異日即能爲經世之事也人品功業于是乎見愼不爲繇音繇響令識者目爲衰世之文閒居即詔之以服習古史曰人不通古今猶如面牆其飲食寢處是也殆古所謂作法于良義方之訓不過是鼎革之後不復與懷進取棄生平制藝顏之曰終巽集于是課子若孫之暇與仲父及二三知已討論古今吟詩作賦對酒談碁往來莫逆戊戌之除與仲父懷眠賜傍母之句因成飛鳥依人之聯成律四首可柬脫稿方欲就正同志乃竟一旦告終也

嗚呼痛哉甲午之役主司不以變鄙陋淺薄薦列賢書是時與益同客武城而仁恭告變抱恨終天今復罹府君之變何天不弔奪變怙恃之速哉府君狀貌恢梧習按摩導引之法生平未嘗有疾病一旦含咲而逝誠有所謂死而不亡者固不欲向人間爭一日之壽夭耳乃高堂有皤白之祖母繞膝有未孩之幼孫竟舍之而去其又何以爲情嗚呼階除具在勸學之什誰吟畦圃猶存明農之篇誰作香風拂拂徒見黃流在中燭影搖搖空有鸞刀在俎幾見考之來格而來歆也嗚呼考誠有靈變益二人者以及諸孫顒望其來格而來歆也

募新古笛亭爲放生池跋言

偶讀書至王子安賦滕王閣曰人傑地靈輒流連三致意焉甚矣人之能靈乎地也余生長山陰道上面山臨湖朝夕相忘不覺其趣稍一領畧其中未嘗不羨美古人之能樂其樂也雖然千巖萬壑修竹茂林應接自是不暇而獨選勝一丘以爲曲水流觴右軍一亭千古稱絶未免山川有靈實式憑之若夫中郎一夕之緣遂留柯亭千古之韻所爲地靈者安在則惟有人焉已矣歴年既久兵燹交乘亭廢址荒然而笛亭之名則猶然至今存也夫笛亭之名以中郎而至今存則後有中郎其人者亭

雖廢而興焉無不可也余友余子涵赤乘修築患塘之餘募購柯東片渚爲放生池粗構一廛集里中耆碩以月之既望臨流捐貲恩及鱗介數年以來遂成勝會邑侯高父母過而樂之曰有池何可無亭于是捐俸勸輸涵赤來請余曰余久欲建斯亭而力有未逮今父母爲之率先焉夫而後落成可知已邑父母之勸輸既可當弁言于其跋之以告同志庶幾相與有成也余因思放生池之距融光不滿百武融光寺者古靈秘禪院也攷之郡志中郎笛亭與靈秘最相近然則斯亭之建可稱放生亭何不可名爲古笛亭乎夫亭爲放生亭不可以不建亭爲放生亭而卽可爲古笛亭尤不可以不建每見高人達士得一佳山水輒不惜傾貲點綴以暢遊觀而何況放生一事冥冥之中實多福報也耶而又何況與旣湮之往蹟追逸響于千秋爲生平大快事也耶四方諸公有同心焉必有鼓舞而勸事者中郎起家陳留偶然遊覽遂傳韻事今之傑人發菩提心行快意事誰非中郎而又何必擇地也耶亭之成也中郎不朽也同事諸公與中郎均不朽也邑父母鳴琴之暇扁舟一再過焉與父老臨流舉觴酣歌溪溪魚肥之句不啻太和在宇宙間而又何一笛之足云若夫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山川之靈原不窮于應接四

方諸公覽勝而托足焉登斯亭也則有心曠神怡其喜洋洋者矣而又安可曰我非魚何知樂魚之樂也哉

爲舅氏勞二山紀先人詩序跋言

無計可傳新信息有詩堪寄舊風流不知今日桃花下更與何人繫紫騮此吾二山舅氏先太翁之句也太翁以詩口授內親舅公久而遺其首頷二聯舅氏不忍先人口澤之殘鈌從而補之曰約掠雲鬟上翠樓殷勤惜別客他州萍踪一旦身輕遠劍老千秋志莫酬旣成八句且爲述其顚末留示後人而終未慊于心時不肖自京來滄起居舅氏於異地之相逢爲平原之快飲每于花間乃下暢談往事因出前詩弁索之和與得吉光片羽爲泉壤光美哉孝思誠不可及然愚以爲昔人記事所以傳

信不妨存疑太翁之遺言旣已鈌失雖補何益但得此舅氏一翻敘述卽先人之口澤長存舅氏之孝思不匱兼存八句可也卽單存四句更無不可也又何必旁及鄙俚徒增滋蔓也哉舅氏曰誠如所言于心慽矣因弁跋于舅敘之末待正高明云

庭柏謳吟跋言

天下情之最相關切者莫如父母之於男女方其孩童則襁褓之及於稍長則提携之迨乎成人則家室之一有疾痛痾痒則多方維持而調護之所以用其情者無不至也而男女之於父母亦何弗然鷄鳴而問安饔飧而視膳出必告而反必面卽當王事靡盬山川修阻之日而未嘗不夢寐以通蓋其情之相關者有甚切也至於鄕黨則推而遠之矣至於國人則更推而遠之矣所推愈遠則其情愈疎秦越之相視其大較耳而孰知有不然者書曰撫我則后又曰元后作民父母於不相關切之中

而實有其不容已者此民胞物與之懷古人所以嘗赤子視之而無所不用其誠求也我舜衡王寅兄奉天子命出守思王之安邑安邑之風俗不難於敎養而難於兵火之後災祲之餘養無所恃以爲養敎無所恃以爲敎而舜衡之所以養之敎之者未嘗有所更張絕不爲其已甚正如父母之於男女寒則衣之饑則食之疾痛痾痒則維持而調護之譬諸庖丁之解牛郭佗之種樹順其自然而事已就理舜衡涖任不久以內艱謝事而余以不才適承其乏或告余曰安邑之民殘矣與其用猛不若用寬也而舜衡日唯唯否否或又告余曰安邑之民玩矣與其

爲水不若爲火也而舜衡□唯唯否否舜衡曰琴瑟之專一而不可以聽也五味之不和而不可以飲食也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其庶幾乎余敬奉教而失者半得者亦半其失者余才之不逮也而得者則舊令尹之遺愛猶存也今孟春之月舜衡侍太翁之板輿扶太母之靈櫬將太恭思王思王之遠近臥轍者在額蒙贈言者在紳士此固舜衡以父母之心子其民而感乎乎父母之德澤者有情而不忍以釋有懷而欲爲之磬也昔之頌何武者曰居官無赫赫名太後皆見思夫太後而見思其思乃誠太思之爲情其情乃切也而要非男女之於父母其相關當不至此余雖不文猶得從諸君子金玉之後心儀而口誌之云

靈山寺募引

靈山古刹爲開邑祝聖道場非他寺院比也邇遭塵氛蹂躪丹艧剝落棟宇傾頹如前殿如西寮如山門圮毀更甚住僧文力以募冊來乞序余維今日之開邑首自城垣學校以及邑乘祠祠無不亟待修舉方言數出督之逆力而行誠爲難事然或稍假因循以爲孰者宜先孰者宜後則又不可夫學校者聖也城隍者神也靈山者佛也雖體用不同然究其道法所至俱足爲聖朝扶進人心綱維名教爲蒼生禦災捍患降致休祥爲過去未來現在消除因果究竟涅槃既已千百年墜其香火安可一

二日聽其廢墜昔司馬公曰積金子孫未必能守積書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德冥冥中爲子孫長久計由斯以觀積書且不足恃而況積金者乎噫可以悟矣語云黃金散盡還復來積德冥冥之謂也他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驅騁田獵一擲千金渾不顧者皆不得而與焉試看靈山金碧輝煌僻壤窮簷無非布金地面矣

顯聖寺大悲殿募引

佛法徧滿恒沙隨地皆是而今之生長一隅者僅域于所知域于所見以生敬禮之心而發布施之願故就里門之中見其爲梵王宮殿始知其爲如來三寶而後敬禮之樂施而喜捨之不可謂非善根之所植不可謂無福應之來報也然于所不及見者卽不及知不能發信心矣故其智慧常不圓通福葢嘗不廣大也不知山之鄕有梵王宮殿焉此如來三寶並敬禮之樂施而喜捨之水之鄕有梵王宮殿焉亦此如來三寶亦並敬禮之樂施而喜捨之也推之而東西南北前朝後市窮鄕僻壤以及

于二百由旬內外有梵王宮殿焉無非此如來三寶無不並敬禮之卽無不並樂施而喜捨之也特布施所不及者信心焉已耳一遇因緣便生善信一生善信便化慳貪孟子曰擴而充之可保四海司馬公曰積德冥冥之中爲子孫長久計金剛經曰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爲布施諺曰種豆得豆種粟得粟爲其事而無其報者未之有也顯聖寺者倉猪山之名利如來曾于此地放大毫光普救百千萬億劫無量衆生故名顯聖大悲殿者世俗所稱千手千眼大悲觀世音菩薩也菩薩常出雙眼看顧于汝且出雙手護持于汝何得不敬禮之樂施而喜捨之哉或門有施者千方可滿應于日隨緣隨緣者猶之乎不出汝之所知不出汝之所見也

城南石橋募引

仲春之下浣連日雨且雪谿流增聲予方拌几焚香闔戶手一編忽聞戶外屐聲屡屡呼應門啓而問之曰將乞言于主人延而入揖之坐問其姓名爲唐君之琇謝君世美黃君尙相汪君戢福等問所自來曰供薇籍而受廛于開邑者曰欲有言乎曰城南五里圩邑孔道也谿流界塗中藉石橋以通行者爲纍漲所圮于茲三年矣其等不忍往來之病涉也謀所以復之而艱于獨力思得仁者之言以爲同善之勸予謝曰人微而言輕且不文僉曰善事也無庸辭予曰然善事也雖不文何庸辭予維

端木氏以博施濟衆言仁子曰堯舜猶病也若夫仁者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謀諸己而已足盡求其方焉自後學之昧于其方也輒借聖人之言以爲口實曰吾未嘗得位乘權何能博施濟衆亦存其心而已矣究且心之存否未可知而于世卒無所濟其于方也安在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澤不行先王之道故耳先王之道維何仁之方是也今欲里巷之無啼飢號寒也其方莫善于義倉捐之者人不過擔石已耳然而一人捐則芥粟衆人捐則須彌一旦出其所儲以救貧拯急施者博濟者衆矣欲出入之無苦行路難也其方莫善于修理橋梁道路捐之者人不過銖錙已耳然而一人捐則涓滴衆人捐則江河一旦鳩工庀材以平危出險施者博濟者衆矣此固不必得位乘權而後可快心滿意也隨人可爲隨地可爲抑且隨時可爲擇良辰而興作即其時矣今之五里圩即其地矣一人之力不足十人共爲之十人之力不足百千人共爲之而何患乎橋之不成將見往者來來者往時而天朗氣清時而星稀月淡時而淒風苦雨時而朔雪嚴霜登斯橋者僉謂某某輩之所捐貲而落成者也出我于深淵而示我以周行福未有艾斯不亦施者彌博濟者彌衆無不快心滿意也乎請即以是爲勸客起而謝

曰信哉仁人之言其利溥也于是濡墨濡毫誌之冊端書成而宿雨爲之一霽

城南地藏菴募引

地火水風域中四大名山也自波臣騰沸以來朝海者茂無人焉如浙西之海甌有小南海相傳檀香小像自海濱泝流而止于其處居人異之遂成名勝云欽州之齊雲稱小武當太平之當塗有小九華俱香火鼎盛不減四處名山固知慧光普照到處不遺信心所之隨起皆福也開邑之有地藏菴係中丞徐公長君朝九華而招令嗣感茲福應建菴于城之溪南便于朝夕焚香頂禮靈山固在方寸間矣僧鑑心者復就城南三官堂隙地建地藏精舍而諸善信之頂禮者一如溪南正如大士千百

化身色即是空文殊千手千目空即是色非相非非相非法非非法城南耶溪南耶小九華耶方之九華名山一耶二耶可以悟矣任僧又欲就內克拓數椽爲安單香積之所就外路建茶亭爲往來行旅憩息之地此尤所稱不住布施現在功德無俟錫杖一聲九幽俱破方信菩薩慈悲也諸善信三步一稽首朝禮名山百舍重繭不辭勞費豈對此莊嚴寶地不一生信心乎吾知其必不舍方寸而別求靈山也

山陰戚芽姚　夔著

賀制臺元旦啓

伏以春自天來啓元辰于黃道泰隨剛長迓景福于青陽爽理出自元臣屢豐叶吉恩施遍于海甸久道凞休北姑騰懽庶寮貞度恭惟憲臺丹心捧日妙手補天總文武而建牙安民由于肅吏統臣民而秉鉞近悅因以遠來百族盡躋春臺喜逢元會之日二曜載賡復旦欣當正始之辰仙木浮華慶隨堦而畢集綵符呈瑞福與日而俱新作之雨而作之霖百姓望公如歲錫

之鍾而錫之卣九重寵命方來某郎荷帡幪欣瞻景慶雖登龍願切未追趨鳧而覲稱柏葉之觴乃賀燕心專庶效鳴蛙以代椒花之頌伏願乘璿璣而出政長調玉燭之春升鼎鉉以奏功承卜金甌之固萬邦爲憲百辟其型

候范制臺啓

伏以玉斝調元蓮啓六符之泰金甌卜世祥開百代之基聯八柱以擎天建兩間之茂烈推一心而敷澤躋百族于重熙維嶽誕靈自天申眷恭惟憲臺品崇天柱德重地維卒兵甲于胸中經文緯武般蒼黎于度內後樂先憂入參密勿之班望猶隆于朝柱出典封疆之重名早著于寰區帝軫濵黔亟拯水火之厄公勤教養聿收綏靖之功碧鷄金馬之鄉童叟擧嬉化日羅施鬼國之地閭閻遍覆慈雲貞度日條正已而物咸正施恩萬寵安人而世舉安益黎元之膏雨既周斯鼎鉉之鹽梅攸賴某猶

山陋質務水微員一命邀榮僅烹鮮之無術萬間藉蔭欣繞枝之有棲望百尺之龍門擺趨何日瞻九天之鳳彩仰止彌殷敬藉蕪詞肅將蟻悃伏願高旻同覆下體均沾大造之恩滄海爲容細流亦遂朝宗之願統惟霽鑒倍切嚴瞻

賀田撫臺到任啓

伏以仁風廣被兩江久隆砥柱之勳化雨覃敷全黔新沐栽培之變統臣工而膂範寮寀傾心總機務以宣猷河山生色遐陬引領兆庶騰歡恭惟憲臺位正南樞名高北斗穆清風于吳甸蘇鴻雁而畢頌衎磐懸甚照于南天起鳩鵠而聿登袵席文武爲萬邦之憲茂績遄收忠誠締九陛之知崇階特晉文箏峯前開幕府萬家烟火生春南明河畔建軍麾千里鯨鯢息浪副當陽之寵任允如日以麗天愜在野之謳吟洵同風而偃草斝勳既茂甌卜何疑某浙水庸材黔江下吏初膺民社思縮地而未

能欣屬耕幪慶瞻天之有日肅申燕賀詞實類乎蛙鳴旋效鳬趨情先通乎鯉素伏願紀綱式振宏礪金濟楫之猷爽理時施展勒卣銘鍾之業九圍式化四海永流

候著府馬公啓

花縣鳴弦風細鸞聲懸自合黃堂飛舄月明鳧影望來淸敷瑞靄于山城播仁聲于蔀屋敢中下悃敬候中台恭惟台臺秀鍾金陵名高玉笋鵬騫萬里扶羊角而奮雲程鳳噦九苞操牛刀而淸錦甸振遺徽于銅柱恩溢思卭繼曩績于伏波風高薏苡慈母之稱既著麟符邀借箸之榮神君之望聿隆熊軾啓衝芝之瑞想竹馬兒童忭舞競歌叔度來遲知杖鳩父老歡呼咸喜范公得借一路福星之地春滿龍門萬家烟火之區歡騰鷺水

某材慚樗櫟庇切帡幪以峆嶁而仰高山羈縶已非一日循階

除而承樾蔭樛垂逍屬二天烏鵲繞枝喜摳趨之不遠寒蛩吟砌肅詹響以先通伏願增秩賜金佇覩譽隆于師帥擢樞履斗行看班遷于公孤引睇鶴雲抒誠于壘

請中憲劉公啓

伏以笙簧式燕秋風發呦鹿之鳴飲食維衎吉日迓磐鴻之漸自公多暇何妨賡既醉以言歡比屋可封正宜與斯民而偕樂稱筵在御謡甸增輝恭惟憲臺天下文宗思南福曜躍龍門而登鳳閣望獨魏于泰山含雞舌而指鵷班譽久騰于斗極帝心特簡方隆鎖鑰之權后來其蘇式慰雲霓之望政平訟理永嘉之蠟屐堪尋人傑地靈龍標之流風尚在惟玆特水遠通三峽之源中有芳洲不減百花之致供文人之藻思砂石俱漾篆籀之文藉名公之品題砥砆頓發圭璋之采奇逢千載嘉會一時

某種秫方收劉雞初效蔭萬間廣廈幸素飽之無譏依百尺高

桐聆話言而倍切翔萱花流艷分來彭澤淸香兼紅樹生妍染就丹砂麗色追步兵逸興愧少其廚對公蓮雅懷倍加一醉擬用下浣四日之吉肅將中山千日之紅敬潔蕪詞續塵淸聽伏願盡熊遊發歡傳竹馬之迎彩鷁徐開快遂登龍之願統惟鴻鑒不勝雀欣

劉中憲講學堂成公宴啓

瑞啓東皇鼎晴揮于營室筵開西第慶多福于黃堂萬間之庇方成乙夜之光旋遍奂輪著美燕雀遨樂恭惟憲臺百代儒宗兩間人瑞彤廷視草北闕之眷斯隆粉署含香南宮之名益重遂膺寵命特簡循良甫踰朞月之期已沛如天之澤頑者廉而懦者立明倫讀律而外因思造士貴于乘時近者悅而遠者來勸耕教織之餘尤念揆文不可無地值公署之西鄙廢壁宜修幸庶民之子來經營不費功旣成于不日候適届乎孟春錫講學之鴻名士咸思奮宏作人之雅化仕喜逢優握麈尾以垂青時佩淸風而入座飛羽觴而醉白欣陪夜月以聯吟隆恩不斲于下須羣情益殷于上報某等共慚樗櫟濫荷栽培聽數仞之宮牆竊喜得門而入伸末將之恭敬庶幾式燕以敖爰詹中浣五日之辰用效野人一芹之獻伏願雲天需樂卜晝夜以咸宜鼎鉉銘勳調鹽梅而叶慶黔黎遍德齊屬承恩

請崔父母啓

禾稼方來飲食需之而自吉嘉賓式燕晝夜卜之而咸宜候適應夫盈倉香正浮于新漉小人有酒君子踐堂恭惟台臺望重恒陽名高秋浦十三年製錦乃文乃武山山莽伏咸淸億萬穰流膏請蠲請除戶戶蘇來有慶牛刀久云得手遒饔飧自儉未嘗輕割一雞秫米原不折腰況鳩鵲同嬰益用減陳五斗斯誰可竝其德意惟公實啓其福門故能合老少而徧懷安人咸鼓腹會見起疮痍而登袵席戶有介眉鰌鯉烹羔喜境內之桑麻漸稔吹笙鼓瑟謂公餘之燕衎亦宜其職類酒監齋無毀運望甘棠之鼠雀盡已消融想苜蓿之飯飣亦供饗敎㓨菊英初艷坐分彭澤之香兼楓葉增妍樹染丹砂之色不乏步兵高興惜少其廚得陪公瑾醇醪倍加一醉擬用上浣入辰之吉肅將中山千日之紅敬迓熊軒頓起蛙居色澤望塵玉趾雅追金谷風流踢侯如期蛩音先奏統惟鴉鑒曷勝雀欣

餞制臺李公回省啓

全師制勝億萬家冷火慶燃灰保境宣猷十一郡哀鴻欣得桷拴七閩而出馭八年于外有殊勳整六帀以還轅千里而遥生意色小人有酒君子躋堂恭惟憲臺入秉戎衡出清湖海手擎半壁開制府于錢塘威震遐陬建行臺于太末方其跳梁竊發擬江郡之片石何殊草木皆兵迨乎帷幄運籌擒仙霞之一關幾于鬼神莫測從此風摧電掃秋色重開橋林因而雨潤日暄戶口依然蔗境謂三衢乃全浙之門戶鎖鑰既賴名臣而兩江惟省會為樞機彈壓特推元老當危疑而勤控制居重無如上游值寧救而講安全獨坐自歸中幄大君有命因遐邇之威惠咸乎振旅有期知文武之瞻依倍切統貔貅而奏凱歡傳道左壺漿飭旗鼓以旋師消晝舟中敵國某等久依大樹欣託龍門挾矢石于行間願為知己者用陪折衝于席上幸荷因材而施宴啓太平敢陳犀箸情殷祖餞敬迓龍光執爵而上勳名愧無嘉頌椎牛而勞多士少佐投醪伏願驂騎連雲溥恩波于浮石旌麾耀日紀勝績于爛柯四野騰歡百僚稱慶

賀制臺內陞大司馬啓

建牙清海甸撐東南半壁之天曳履上星辰保億萬斯年之泰晉江湖而廊廟眷重楓宸由舟楫而鹽梅勳銘鍾卣普天同慶率土咸歡恭惟憲臺帝世元良王家楨幹才兼經緯統文武以綏猷胸富甲兵運哲謀而制勝盤根錯節依然緩帶輕裘晏海清河不愧袞衣赤舄大君有命簡師中之吉而入秉中樞景運告成借閫外之威而坐消外侮盖馭輕本于居重知端揆之整頓不事馳驅而執簡所以御繁信竹帛之勳名原由密勿從此久安而長治羣歌聖主得賢臣某樗櫟散材風塵下吏盼元臣之入覲何異登仙感數載之番恩冀同翼卵欲申燕賀未遂鳬趨爰擬蛩音用徵雀忭伏願高旻同覆新恩入舊澤而彌長惠日常昭近服迄遐陬而並曁金甌永固玉燭長調

送督臺內陞啓

福星臨太末曾歌近水樓臺台宿列薇垣會見立朝風采油雲沛雨載蘇引領之民待漏聞鍾懋著啓心之烈前旌遄發去思方殷恭惟憲臺元老壯猷阿衡良弼握天官機鏡一時銓簿澄清建閫府旌麾千里軍容整肅師武臣力在師中者方且十年吏肅民懷膺王眷者已非一日旋頒天語入掌夏官吏履班高八表企羽儀之煥本兵望重六師桌籌畧之雄在廡朝思禮方隆而喉舌而股肱遂成喜起惟編戶之謳歌倍切而黃童而白叟莫不尊親其風蔭忻幪欣逢錫命庇萬間之廈覆有何湪景

八座之榮瞻依曷竟肅將蕪東敬代葵傾伏願增秩上公輔金甌而永固晉階坐論調玉燭以常輝

賀江伯遜先生陞刺安陸啓

彩鳳銜綸晉錫新加五馬玉麟佩綬殊勳再見單車去思應不盡于郢峯來暮已先傳于雲夢高賢勸駕知已彈冠恭惟台臺秀鍾金谿望隆玉鼎筆葩散錦文章奪杏苑之標貂珥登朝功業秦花封之最晉陽保障萃萬口以成碑中浦宣猷真一清而如水帝方念楚轉輸當疲敝之餘舊是承天水陸處要衝之會維二千石之任綦重斯循良吏之選倍難如我名公允稱良牧開陰霾以霽日戶有陽春望淑氣于清江波無巨浪仕優而學宜今宜古之才寬濟以嚴爲水爲火之政治行自推第一行看

朱綬之來國士洵屬無雙預啓黃扉而待某一經下士七載寒氈依東壁以承輝分光未久望龍門而思御執轡方遥漢水白蠑益結鸞花之想楚天黃鶴彌縈雲樹之依敬効蛩吟用申燕賀伏望鑒其恭敬進云幣之未將庶幾宥我疎狂無以封而弗采遠番青睞永勒丹衷

祝中憲姜公北堂壽啓

天錫鴻禧紫氣輝聯南極日升鶴算丹光彩映東華青鸞來玉簡之書乙鳥肇金閨之祚緋桃在御瑞莢當階恭惟台臺道竝瞻嵩望隆誕嶽撫三衢而成繡壤羣歌壽考無疆綴五采以祝華封共慶發祥有自恭逢太夫人游籌朸進花甲新增玉版仙源啓階下玉芝之瑞丹符秘籙發庭前丹桂之葩瑱鶴下而御箋亊呈五色玉鳩飛而集杖算益千秋看他年黑髮公卿雙手親擎鳳誥羨此日朱顏壽母一巵滿泛瑱漿某託庇厦間依光離極肅成蕪語愧非雪曲雲璈敬祝松苞聊佐冰桃碧藕伏願協天保千齡之祝慶溢丹丘欽箕疇五福之先恩來湛露

答某官賻墨啓

躬膺墨綬慚遠遜于玄香蔭托平章幸分光于翠色恭承鯉素勅覓松滋維是絳人寄籍于新安久成土產近見各卿落魄于兵燹殳問廷珪然求舊雖難而從新猶易魚胞萬杵依然九錫家珍烏漆一丸聿啓千秋文瑞呈之記室時浮虹氣于脫鬚列在文房寧展月輪于龍尾九子携來王勃敬祝龍章三螺致自陸雲聊將蟻悃

進新茶啓

竊惟妙手調元魁草發先春之瑞綸音錫命龍團分甘露之香所以陸羽三篇爰入高人之傳盧仝七碗遠垂名士之聲恭自愧勞薪實同小草才非北苑慚無龍焙流泉運啓東皇欣見雀芽吐秀乘玆鳲鳩之敎陟彼鳳凰之山藉纖手以摘來封識未須白絹憑寸緘而達上羽翰自接丹丘總不及雙井白芽芳聯日注亦勞槖富沙紫筍美並雪坑竚望淵涵鑒野人之芹曝奔當清暇聽蘇子之松風雖江海並奏澄清不煩茗戰或文字偶供揮灑寧却茶神伏願命樵青于竹中慶隨日永縷金黃于餅上恩自天來

又

鵓鳥報春雀牙吐秀正眉山學士閒聽松風之時東園先生品題泉水之候也明公時發盧仝雅興無煩擲札于眞長而恭每慚北苑芳名竊願追踪于諫議玆者採因黃土雖非南劒石花然而製倣白芽亦是北源魁草沸成活火鼎鐺浮蟹眼之形汲以石城玉椀發龍團之味敬中雅座用助淸裁幸命樵青試觀膏綠

客梅軒銘有序

山陰成養姚　夔著

山陰管墅夔祖居也有宋雪坡公裔孫起家曁陽之姚公埠分支于此譜厄于火莫稽大小之宗夔生也孩未覩昭穆之叙雖日江南無二曷敢附會傳訛奕葉以來書香不斷遺逢未偶顯者無多大父嵩嶽公以天寶之姿窘皇塗之步掛冠衛幕卜居亭村去管墅五里而遙爲子孫百世之計爰搆別業用課詩書五楹几靜而窗明一軒花環而竹繞孫謀旣裕何啻過鯉之庭祖武待繩佇看搏鵬之翼季父以前庚午與鹿鳴之晏不孝以今甲午登鄕薦之書惟仲父與嚴君振早譽于膠庠終黝顏于芸火老而好學暇則窺園旣縱目于典墳亦怡情于花鳥堂名澹遠矢志靡他軒號客梅知心莫逆自先子棄捐賓客而不孝衣食風塵三徑就荒悲綠蕩之彫謝一塵將敝慨丹雘以何時恐先澤之終湮冀家聲之弗墜用銘軒額聊誌前徽鵲起有人翬飛何幸銘曰先子生平行坊言格崑玉襟期秋霜肝膈領袖子衿遁逢鼎革

澹遠一齋卷舒六籍晦明其間風雨無斁有軒當前有几有牖佐以藥欄標之粉額載錫嘉名匪竹匪石爰有梅花凌寒凝碧遠不踰咫近可盈尺主人與俱不勝莫逆挹彼孤芳于焉嘉客以貽子孫世傳淸白

陋室銘

結茅成瓦截竹爲壓一斗足矣四壁蕭然旣容而足亦息而肩苟琴書之在御奚風雨之堪憐倘衾影之稍愧縱丹艧而益愆雖顏子淵其心安焉雖原子思其欲澹焉簞食瓢飲以周以旋上漏下溼彌困彌堅蓋天地爲蘧篨也而何有于廣夏細旃

鼎銘

以木巽火美在其中享帝惟誠養賢極豐出否而吉覆餗遁凶雉膏不食君子固窮若作鹽梅玉鉉斯隆用禦魑魅不亞禹功

書燈銘

不見是圖闇然而章不息之貞用晦而明吹藜分焰鑿壁生光衾影無愧日月爭光

黎署西軒銘

曷爲而軒日惟射圃公務之餘文而備武中匪力爲鮮以讓舉君子之爭于焉古慮

方尊升以卓屏四扇索銘遂金羽周同寅已爲忠孝節義四銘矣余卽以道德仁藝四銘應之道銘

塞古橫今柱天軸地堯舜傳心孔顏樂志兼善獨行窮通罔二正巳弗求俯仰無愧

德銘

良知性成彝秉天畀聖人安行君子勖毖日進無疆敬修弗墜衛武周文古今稱至

仁銘

一念至公萬物皆備六宇同風三才成位顏氏庶幾雍也請事

厥功匪艱能近取譬

藝名

形上爲道形下爲器草木鳥魚微文精義作賦言情彈琴寫意博物多能雅人深致

經袱銘

有佛非佛無法爲法筌蹄未真退藏斯密空函衆有守而弗渙萬語千言爲下乘說　如衣蔽體以御外邪如雲麗天質匪無華一塵不染是日無遮此中功德滿恒河沙

珠硯蓋銘

髓方而地用覆而天坎離之宅是爲丹田爲斯用斯吐納紅鉛

二毛無侵楮示是憐

墨硯蓋銘

文明未剖尚藏而口介石中函永絶塵垢校兎之窟而爲墨守

壽海銘

其質也素其量也斗卒中書者百家結文房而五友福廠皆在其中而觀者徒見其壽

爵銘

子之量何以弘曰君能投君之量何以弘曰予能受投受之間

而消息盈虛無不有君子尚消息盈虛乃得心而應口

劍銘

肝腸欺雪浩氣凌空淬而不試斂鍔藏鋒

書架銘

錯綜二酉區別九丘酌古準今官拜鄴侯

山陰成莽姚 纂著

闕夫子贊有序

春秋文數萬旨數千游夏諸賢一辭莫贊不可及也蓋猶天矣山西夫子志在春秋罔足勢成終古留恨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斯誠日月爭光天壤同敝者烏乎贊之雖然管不足窺天不可謂管中非天蠡不足測海不可謂蠡中非海斯道未墜千古共由識大識小要使普天率土咸知誦法斯人云爾贊曰

大義精忠青天白日有補綱常無慚陋室名不虛傳死遑足恤鼎足終分飮恨何極耿耿不磨千秋炳塞

西來贊

空彼我觀發菩提志閔爾衆生五濁茲累爲大事因出現于世見性明心通天徹地擊竹拈花頭頭皆是不減不增盡西來意

留侯贊

圯橋納履何其謙也博浪一錐何其猾也借箸而籌何其恬也就封于留何其廉也羨急流而勇退與赤松以偕遊蓋榮辱不能投也奚韓彭之足儔

郭汾陽贊

其氣容容其度與與廓淸神京再造唐宇身繫安危才兼文武就封汾陽男尚公主牙笏滿牀榮極千古福以董弘誠哉是語

曹武惠贊

命志不凡提戈取印平定江南兵不血刃兩總樞機五臨藩鎮位高而下操潔而愼三子登壇威名並振惟謙有終于斯益信

蕭培初行樂贊

以爲眞耶夫豈其然以爲非眞耶則又儼然彼其衣冠是耶優孟當不因此而傳彼其色相是耶曷弗守素而從事乎丹鉛展

卷書而靜對兮喜不芯乎言詮挽五石力以建勳兮念猶切乎麥烟功旣成而逍遙兮丘壑林泉去天方尺五兮廣厦細旃舞姬在御兮歌童當筵花鳥致足樂兮時或揮乎采弦一塵不染兮萬慮俱牽常無欲以觀妙兮還九轉于他年庶幾不失本來之面而想見培初之天都哉淵乎于尺幅何有焉

裴氏行樂贊

其心安然其體胖然匡坐松風之下逍遙泉石之邊苟拈鬚而自得亦內顧兮何慾傳家雖無綠野裕後御有青氈寶斯質也以往而又何虞乎不大年

三極贊

浩浩太虛資始萃生仰之彌高無階可升啓明二曜分躔五星片言盡之得一以淸

其二

承天而行塊然以處德含無疆萬物之母卑不可踰簡而知阻山高水長資生千古

其三

高卑定位成能在中乃生聖賢載迪嗣蒙陰陽合德參贊爲功支撐混沌生息無窮

準提像贊

若云有目覩豈在目若云有手持豈在手菩薩無人相何至有我相菩薩無人我相斯爲菩薩相蘇學士曰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余曰菩薩無手目乃至千手手目非相非非相即空即是色遍滿恒沙界當作如是觀

蓮舟大士贊

亦幻亦眞非露非電一瓣蓮華逍遙彼岸諸太衆生作如是見

天師像贊

乃祖法不勝衣受素書于圯上厥孫乩髯道貌永護法于玄門

惟秉正而無頗遂役鬼而驅魔方儒林之季路亦釋氏之韋馱

衵裒青虵三尺亘千古而不磨於乎赫哉瞻吾師之法象不啻

置身龍虎之山阿贊曰貌豐而偉法神昌奇闢邪扶正是爲天

師有漢及今千禩于兹知與不知敬奉弗違舉世共欽其術之

秘而吾獨景其德之巍洵乎惟德人天所歸

爲陳爾毅題楊廷畫鍾馗像贊

唐室之英川嶽之靈肉眼失之貌取道子曾爲寫生人食其福

鬼遁厥形繼道子而起者曰楊廷抹頰上之三毫鎮太丘之簾

櫳永寶奕世以弗替夲

三星拱極圖贊

喬者吾知其爲松角者吾知其爲鹿日方出而雲蒸春既成而

山發二氣互爲盈虛道無往而不足長生之謂壽兮執中之謂

祿蹬所寓而安焉夫是之謂享福無極而太極已生有形而無

形斯伏滄桑安知其幾更蟠桃又安計其幾熟呼童子而問之

正如赤鷃之于黃鵠會通復而不窮請周觀乎斯局

三星拱日圖贊

箕子陳疇曰惟五福厥壽爲先而不言祿祿在其中無彊惟穀

惟穀惟何匪黍匪禾是爲善根種福良多弗耕而穫千古不磨

下土上穹人乃位中繼天立極塞宙涵空如日之升耀采炳融

乃有壽星錫爾長生于祿百福永保休徵如竹斯茂如松之盛

如岡如陵以不騫不崩

趙禹梁先生像贊

先生世胄肇自天水神明之胤實敎儒史把臂鷄林番髯鳳起

爲文學宗吸程朱髓並器瑚璉拾芥青紫辰之不丁簋韞斯美

金石出聲幽貞素履型典吾徒綱維閭里繩武有孫亢宗維子

奕世其昌基兹積累年踰古稀考祥靡斁展也芳踪丹青示軌

先生不生而實不死死而不亾壽曷過是于以誌之垂千百紀

趙君實家慶圖贊

鶴髮童顔守中則仙齊眉繞膝作德則延便便腹笥握瑜而遑

磊落慷慨睥睨雲天刑于中饋並寵無專式穀而後僉曰象賢

皇矣福佑篤中罔偏不于其身則一再傳君壽且耄而神彌堅

圖之貴寄今之偓佺何必丹青斯億萬年

汪基家慶圖贊

湛湛冲和盎盈太虛人爲物靈選勝而居吸噓元氣吐納靈滑

富貴浮雲韶華隙駒松枝在御鶴鹿堪娛汲泉沸茗洗墨觀魚

閒携素琴倦倚殘書蟠桃纍纍童子徐徐蘧篨天地曷問權輿

喬喬者橋梓與俱俯仰自得樂也何如

鍾承家同寅行樂卷子

獨坐松風裏鬚眉自刵然塵空天地外體立有無先姿濯濯服便便只因靜處費鑽研丹青雖妙巧圖不出好心田共楮冠也疑于歌頌其蒲團也初非佞禪涵眾有而不著殆飄飄乎欲仙

貶夫人竹氏誥

蓋聞無娣羞獻筠操千載孤芳假廟室家荆婦百年偕老妻因夫貴夫人以夫子膺封器以時遷時去而時名難擅茲爾竹氏質既寒微性非和順不思京德輒君內助之班總恃冰肌寧免失身之謗竹不如肉既無能畧抱衾裯疎豈聞親隨許寄長陪枕席既進歡于君子亦獻媚于佳人止可稱之曰婦乃倚勢視龍不見容于白帝實難假之以名貶入冷宮永作涼炎之戒來之高閣且從閒住之科

十二種功德連珠

山陰成斧姚　夔著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今無所爲功德也因果而已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則言功德于今日正惟恐其不知因果也善則降祥不善降殃爲其事而無其報者未之前聞作連珠十二種

賑郵饑饉

葢聞朱考亭之昌後法美社倉范希文之亢宗恩隆義產故蹈地饑溺堪隱賊恩求粟仁人而普天饑饋宜償請放發粟焉[illegible]

拯救僵凍

葢聞八年敷土登魚鼈於春臺九月授衣歎狐狸於東國所以爐堪爇歌還云我有輕裘其如凍可拆龜尚念人無短褐

撫育嬰孩

葢惟劊滓子多俞字俞仲寬保赤之功新息兒以賈名賈偉節乳鳥之報所以浮屠七級不敵好生苟能懷保三年無慚衆母

施捨棺櫬

葢聞死無人而不偶匠有時而亦仁故一腔朽骨何忍溝壑終填而三寸桐棺庶免蠅蚋見嘬狐狐落魄得所棲依冥冥幽魂

賓多銜結

勸修道路

葢聞鐵叢鳥道天涯愴遊子之神魚腹羊腸岐路掩征人之袂固知九廻之險來往有同憂一簣之功聖賢所不廢也

戒殺生命

葢惟解網爲心令嚴數罟竭澤有禁愛及鯢鰤所以鄭相雖愛校人之欺究無妨乎仁術焉君終罷監丞之釣大有造於恩波

設立鄉塾

葢聞養正惟蒙仁里呱呱稱子日既富方穀窮簷往往絕書所以設黨塾而延師克成令嗣驅弟子而之善不負家兄[illegible]

建置義塚

葢聞南華之嘆髑髏浮生同夢西伯之掩胔骼燐火消形故卜牛眠以遺子孫既積德所致封馬鬣而瘞孤獨惟見義則爲

刊刻善書

葢惟韋編三絶苦無楮墨便行書芸火十年未必校讐皆正字所以月露風雲之態貽子孫而不堪忠孝節義之文壽棗梨而恐後

撿拾遺字

蓋聞蟲書鳥篆義剖精微綠字赤文靈昭神鬼故狠籍而齊諠
報既可知懲護惜而獲休徵益當思勸若沂公之因果在往事
則昭明矣

藥茶濟困

蓋聞刀圭愈疾饑渴害心故盧仝七盌參脾所貴分其餘瀝奉
緩隔垣見腑正須霍以良劑此誠枯槁之甘霖膏肓之良相

燈履便行

蓋聞蠟屐看山共道登天亦易夜遊秉燭誰知浥露惟[illegible]
彼昏實嗟重繭所以孤燈代月誠爲一路福星葛屐履霜

欽和堂集二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姚夔撰夔字冑師號成弃山陰人順治甲午舉人官安化縣知縣是集凡詩十三卷曰梅軒草公車草歷遊草天都草金谿草金谿又草北馭草思唐草思唐又草三草四草五草東行草每一集爲一卷襍文八卷則分體編次其詩流易有餘頗傷圓熟文亦肉多於骨若十二種功德連珠等作尤墮入纖巧一派矣

涑亭詩略一卷

〔清〕林堯光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涑亭詩略一卷》提要

序

黄州葉　封撰

自林福唐公與歐陽四門刻意剬𧦬用宏詞舉進士蔚為風雅宗厥後膳部子羽繼之永天之際主持壇坫之席垂六十餘年諸如修撰綱齋少宗伯襄敏司寇貞肅宗伯文簡諸先生張藻詞林聞得林氏而詩道乃大昌蓑余司理劒州瀏覽名勝舟山泝浦而下危灘猶竹節故老言雷煥劒化雙龍于此是未可知劒津去莆田五百里許間從山郵水驛之往來過犛山渡螺洲登壺公絕頂而望浩

渺之區滸洲小嶼羣島如黑彈丸瀏汲之來海水垂天而立涂洞狂吼勢如千豐隆滅乎山拓人心日始數山川之奇氣結為人文不可抑遏以故莆之文名重海內而覲伯兄弟其最著者也覲伯以年少策名秩宗未幾令蜀之梁山光驅而行邑乃大治劒閣棧路滟澦峽流所歷皆險灘汹湧又涉天水抵隴西省　尊甫太守先生晨昏之餘登眺哦吟積有歲月冏多磊落瑰奇磅礴之槩云甲寅秋余官京師始交覲伯與之上下古今揚花篇什窮昏晝弗置時覲伯內擢方需秩都門因得交好

序

燕山陳　信撰

往余遊雲中在嘉興曹公憲署論十五國風之詩曹公日閩詩盛于前而著于林氏今金城刺史林二史其一也因交二史始知覲伯兄弟爲閩中詩壇祭酒戊午薦辟之役余與蜚伯同爲大司農真定梁公登啓事乃得盡讀蜚伯之詩其兄弟所著皆未寓目今年夏覲伯郵寄詩畧問序余讀之不勝三嘆而爲之序曰今之爲詩者吾惑焉動曰我李杜也我錢劉也無論不李杜不錢劉卽使摹倣而似亦李杜錢劉之窠臼耳我之性情境地着落何所大凡著書立說述舊易作古雖六蓺之後如左氏撫實而有文采莊子憑虛而有理致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前未有比後可爲法固不敢望亦何至以我之性情學問拾他人唾餘爲優孟衣冠哉今讀覲伯詩舊義入手卽新古詞觸筆便化天馬抛棧神鷹掣鞲絕不戀戀于已嚇之腐鼠不靈之芻狗者誠豪傑特起者與庶後世讀之者曉然知爲前明之派而閩詩祭酒一席始獨推林氏而不祧也雖然絢爛

知其爲人好恬靜孝友天性也名利不挂于口尤喜山水退則焚香而鼓琴或尺幅作壘阜有淵川于亂之致工于詩者二十餘年亾何余歸樊口覲伯亦同蜚伯之大梁後余過梁班荊道故出其詩若干首受而三復之古製以鮑謝爲體裁近體以李杜爲筋骨而遒麗峭拔則又錯出于大歷放翁山谷之間昔人所云倦時讀之而躍然以起不飲酒而陶然以醉者共在斯集乎瀕行屬余以言誼不獲辭因卽述其原本于孝友陶淑其性情及余歷年所與欣慕離合之故若所得于江山者俾家學之淵蓋有自矣王阮亭曾序閩伯之詩比之三張二陸又以林氏之有功于閩也不益信哉

之極始歸平淡規矩之至始能創闢必熟于徑路而後可步步求離覲伯博洽淹雅益從歷代詩人源流本末深究若研而後成此詩不然詩無劉長卿一句呼阮籍爲老兵未見弇州藩籬罵王元美爲鈍賊勢必流入野路反不如觔覈摸擬尚有影響之迹是又覲伯之所大懼矣

林堯光傳

林堯光字覲伯順治戊子拔貢初知梁山縣招徠安輯調度有方總督李國英稱有才者未必有守有守者未必有才若歌懸魚酌水之風復勝盤根錯節之任林梁山一人而已丁外艱服闋補平順陞行人著有涑亭詩略

康熙莆田縣人物志附林焊本傳

涑亭詩略目次

卷之一

雜詩

莆田林堯光覲伯撰

築室漁浴南林棲人事罕跡跳雨懸巖巖推雲幅
斷山翠滴簷帷戶外落花滿鹿跡印苔痕蝸涎篆
石紋抽泉洗食竹枕榻紋若短印事脈宣敗福性
合蕭散端是世農夫佩耒鋤町畽

又

暄辰變節候芥翠藹巖岫上有藤蘿泉雨岈互奔
闊閣亭枕山脚宵篠轉雲質春禽時一鳴雜樹蔚

交陰露洗花中鮮風約波紋繞孤石喜開獨幺巷
寥朋舊幸時十乘書芳潤端可激束帶見古人庶
以窮昏晝

又

管生割龍席龐叟登鹿門盜損觀天道澄幾番避
喧山谿蔽其光闢此造化源嗤哉念斯人投跡歸
蕪閣請從歌鳳徒結社安雞豚

又

湘流無停且浹漾如奔馬雲接椒衡洲日暗貨當
野美人水之湄紫英衣濟谷目送收金烏續翻珠
雅雅欸忽日車馳君山秋葉下憂心亂葦葛脆苣
空盈把

又

霜鐸淬秋水云是鼓胎皮氣吐紫芙蓉剸玉真如
泥蟠上逐猝雷水心捧老魍久防賊予身夜夜泣
嶔蟒慎毋試壞土恐爲撓氏嗤

遣興

瀧瀧南溪側吾儕有闔廬山杵抄苜蓿野鼎載芙
蕖俗朴仍抽繭徑寬不弄車巨緇投湍瀹擬釣任
公魚

又

屏跡棲幽巷巖疏斷薜冠仕緣知退少窮到論交
難風東柴花碎雨淋匏貧瘦幾回思世路祇覺足
辛酸

長安觀龍需五北部草書

琴峽消消水初縮草枯葉脫露山腹先生詞翰妙
西曹蚱蜢林叢倚脩竹不辭非几銷半琖端須釣
藤酒肖餅燜際匆匆提筱毫橫披餘絹十二幅古
松壘谷奔猿貌漸坑石眼攫鵰鶚觀其走筆神已
澄嚴寒盤折簇霜木草法遒勁貞絕奇變態寧令

骨勝肉早較勢欲崩雲濤豗翻疑跳巖巉二十五格中有神君能得之類張旭當年趙壹輕草書爲非天象豈足服君不見貞觀之時王侍郎購求蘭帖祇一來

葉井叔寓齋話別時將詩急歸樊口

我昔振策遊龍泮秘魔崖插如碧錯疏雲絮絮本無幅來宿簷下君同龕三年薊北苦留滯未得從事趨朝參君才傀何鬱蜺棟輪桷豈敢遺梓楠城西僦舍好栽竹屋角山色高巉巉閉門却掃置几堆頭食字如白蟫中原十子建旗鼓前茅益復

司戈鋌世人祇解好軒冕栽花擊鉢誰當甝雖云幽州非吾土故鄉騷瑟驚披緇猗玕洞門雨倒蒻蘆荻洲前霜被柑縱令拏舟訪釀叟愼勿畏昔淹石庵

雨中偶詠

纍纍千絲雨送涼何來野鶴似人長家無藏酒賒仍舊客有奇書借不妨牆塌松間喂鹿欄泥淤竹外鬪雞場課童獻炭須生火瓦銚還煎石乳湯

又

經旬頗與故人疎似我支離合索居琴爲天陰難動操牀因煙濕莫攤書雞巢鶴步穿松徑扶戶蛩聲咽竹廬物外許多閒歲月晚花豔豔豈關渠

齊右谷方大洎

石松山蕳足幽棲若衜杳橙任作齋總信斂甫詩似偶放生毋復孽闡臍

落花

隔水雜花落流鶯朝亂啼生憎榆莢雨都釀作香泥

觀友人畫馬歌

國家武略勤遠歷東漸元菟西白氏叩關貢馬馬

無算天廄獨有蒲梢姿風鬃霧鬣尚珊飾金鈒翠旄犛纓絲此眞時俗若難見君乃貌之驚權奇骹趫趯似鹿蘭雲赭汗桃花飛雙瞳夾鏡耳竦竹月精驥子良底幾當其縱意掃練素軟風竹雨迥炎曦世傳東丹得畫骨亦少壯氣矜豐肥觀君筆銛造物窟把觶始可稱畫師君才似驌走千里折坂嶢屼翻車軏方今莊山之金市馬骨何必局促轅下長鬱伊

登香山寺憇來青軒和弟斐伯

夙昔來京華長衢嚴翳剬今我遊香巖山與雲前

衣短萊菱西麓夜蟬嚥丁伽兩壁抱精廬級石紆
盤磴澀滑噴乳竇方池匯夯逝飛杏淪紅泉游鱗
啖木鏡稍愁來青軒惟松鐵衣勁摩挲宗伯詩先兄
宗伯公有遊香山詩土花蝕雲徑鳥啄丹非雨蟬吠香爐浮
架箭與趯毬何者見佛性徒叩宗炳師跏趺方入
定

臥佛寺

晨登臥佛巖不歴金繩路歛氣息櫻扃且倚三伎
樹蔽虧白日昏爍歘翠濤怒坐瞰崖壁泉裂雲挂
瀑布石齧訇崩湍破碎跳珠雨老僧疏山渠花唾

曲夯汪梵磬讚真如佛狀示形寓浩劫一長夜兩
菱久淪湲端當謝塵囂禪寮借龍具花齋十五瓶
法食供朝餐

由秘魔厓至平坡寺

平坡山半寺盤折出厓西柏子懸幽洞泉聲碎曲
溪咏苦攢尨雀竄竹亂山雞剛禮藤胎像春雲白
鵠低

從裂帛湖西堤至功德寺

裂帛湖上路大隄接修陂堰口熱菱芡山有結松
菌綺霞散漏波發發赤魚丙丁時耕稜苑水田校

山影杖藜扡黑潭抱珠龍未醒發咒古荒剎藤蔓
樹幽屏屋脊巢鸛鶴牆根卧狙獷山僧荷蓑笠竹
米不盈囷往者宣宗時翠華日臨幸飯庵人上賜木
球委折動宮省內侍傳賜金歸然構藻井倏忽日
月徂秋氣轉蕭颯凄風一歎嗟刼塵總土梗

甕山懷古

山形凹如甕鬲臺圮廻岡壞垣草逝綠破剎蘿纏
黃帛湖濱其足人家藕竹桑垂絲牽水荇抱甕澆
山薡上有耶律墳石虎卧榛荒秋霜殺落葉仰日
莽蒼宗推遷總天運且擭竹根觴

遊戒壇山

西出阜成門積翠蕩林樾弭擢渡渾河盤渦氣縹
忽因之緣碕岸茅庵只十笏永慶庵里許方抵壇罍徑何遥
廻慧聚精廬結戒壇即古慧聚寺傑閣正統中幻師鐘唄
發戒神率所部百隊儼朝謁或曳烏錦翔或冠象
邸紫或早白鵲旂或乘黃龍飾或稃若桃人髻肩
挾殳戟或紫若鵠王匣璽印符牒或窈若青神脫
髻笑金層鐙膏燃螺甲香几蘸燕衣有枚馳黃帕
朝昏供帝釋婆娑下露臺古薛駁磨僞登頓千佛
閣向勢宛如玦下臨不測波聽講蛟出沒尚闕化

陽洞藤花挂丹壁引炬入洞寶符井稀烏跡幽邃
凝萃所一佛趺跽石魚兒喝廻流獅子吼出穴龜
紋與虬鱗嵯峨石所結森跳馬陵川羌峯蟲駝脊
竹雞啄雪乳松鼠鬬雲隊絢想元化舒宾濛恣采
擷請從離垢開歸蝋萼山屐

飲酒長句和王阮亭侍讀

吾愛謝左丞壚前對飲擲三驍復愛皮酒民一旐
醇酎裴觚舟古人非無意沉醉任天遊可悔之經
止酒作此事終爲梨花羞應須千鍾色縹碧花間
擊鼓管糟丘好酒觴從事惡酒鞭督郵一年三百

六十日日日觥船長拍浮何人共逐白波卷先生
意與屁上頭滄州孫釀財百甕德州桑落連數斛
海棠寨上頗無恙倒吸花屋紅雲流我飲祇可三
蕉葉車茵吐嘔恒招尤但願春江變琥珀生致好
友消煩憂山杯小摘剪葵韭冷然一笑又焉求

與道人夜談示弟閒伯

晩空纈日寒散霞冏城荊舍無喧譁月痕初蘇墜
雲角忽有剝啄聲如鴉竹間香泉沸白乳坐擎破
碎雷莢茶先生頎然類野鶴問我何以豁日華我
持松枝一素蚪齋宿未採丹蝦蟆速宜承露洗秋

骨不掃六鑿空蒸沙聲彼閑鑿萠白縛始信旐雀
羅偏遮蒲墩一榻好趺坐心能伏火其餘衍日飛
劒解古經字肘後財藥嬌黃蛇並可天遊放區外
往借毛仲豐蘂車西蹋昆崙三萬六千頃共摘緗
鄰翠水青藕花

題釣魚圖

溪石結葦庵溪泉縈岸柳料得巨魚貪釣絲長在
手

吳晉古篆歌

鳥迹之象真古文兎哭其字央天闘大篆起於周

宣時較諸孔壁體稍損勢如嶒嵲峯崩頹或恐涔
雲叆舒卷誰爲玉筯書最奇上蔡公子變先典鳳
停鷹峙玫璃蟠篆文散作八分本嘉平以降書愈
繁鐵絲鐘鼎錯金剪黃石山人妹絶倫山𡸁可鑱
玉可劃衡刀遊刃皆有神字法尤能得蝸屜比來
江南多好手挾笈長安躡重繭孤山許子聊山曹
許洛曹日瑛俱工篆法亦扛筆鼎嚼大鬻山人骨力道且蒼
坐令二家氣爲斂憶昔與予遊東園貽我青脂疊
波偃我隨西隰君北征十二銅街恣遊衍蹴地幽
棲宣武門瓦巷霜蹄日連蹇今夕重逢淵石桃百

酌釣藤酒如河大兒鵠立與翁長能讀楚騷過九
𤗈塘頭鴨綠流不歸南望壺岕林雲淺

薊門詠古

宣王獵碣出岐原籀篆書鐫十鼓存却笑鎬君焚
不得鑾翔鳳翥入橋門　不鼓

又

沙埋斷碣勒雲麾北海書如攫怒螭總信㭊伸應
有數墨齋重起古殘碑　古墨齋

又

古木祠前伏虎寒貔貅戎服薦村盤一生志在回

唐祚不學安平便棄官　狄梁公祠

又

浮山葉戰樹紛紛上有龍潭絮白雲萬里投荒司
戶去空談儒術弔劉蕡　劉司戶故里

又

荒臺蔓瓦日蕭𡻕戰國余憑得上游不惜黃金求
駿骨令人𩡶𩡶憶昭王　黃金臺

又

督亢圖窮匕首明荆軻計失激秦嬴可憐易水仍
嗚咽風雨如聞擊筑聲　督亢陂

又

懸題山半慧雲叢四刻經藏石洞中試向雷音觀
舍利形如黍米玉瓶紅　石經洞

雪後東左收之

昨者燕雪飛綏綏埋雲翳景然盈尺朝來簞玉攢
𦜕峯梔子山花襯眼白野大起𥓓青兒裘呼童結
束埋柴柵捧徑好縱𤙖四蹄開籠放鶴一隻忽
驚㦪激風拔茅滲濕鈎林半痕藉移書萬束紅牙
籤章句寧辭老成癖術𦳣木彩無詩遽遙判寒藤
報三盃竹間魚眼燒且同君莫紆遲畏水厄

觀獵

朕鞬赤羽控金鑣騕褭風高朔磧驕最是閑中一
郁尉翹身却自下雙鵰

又

射虎將軍好身手盤雕錦袷窄戎衣田中獻獸高
置起馬上分僉奏樂歸

東王山長

汝滯燕山路恢台四月天收衣縫竹布襆被捲茸
氈綠翠芰荷盞青歸榆莢錢潞河散織雨應轉孝
廉船

閒居
鑿石疏泉亦築亭屈盤老樹蔭蒼苔教兒製笛須
尋竹留客和虀祇煮梅院落雨傾愁虎踞柵門雲
暗任麂同虞翻骨相真凡骨合向東臯卧草萊
又
斫丹凭几竄皇墳除却庖厨雜菰文翻任烹茶呼
博士何須頌酒作叅軍杏林露浥猩紅色竹水風
廻鴨綠紋畜得鈴蹄長耳犬聲如吠豹霧中聞
梁山觀瀑布泉
朐腮山嶢嶢夐敘流瀰瀰兩壁疊深黑天留一線

微倒奔瀑布泉半空飈貝幾孤亭臨青崖峽帑吼
璚璃餘湍殘灌莽千樹雲披衣猩猩學巴語倚竹
暗盟唧擣檣廻棧花畢景遊怹歸何當復來遊長
採谷簾詩
自萬縣放船至夔府
南山瞰大江鱗甲生涂月天閑水歸叙碣灘仍斜
結鷟淙赴夔門嵧石噴碎雪篙師振柁下疾如箭
矢發始過杜鵑亭馬嶺東洞泬轟流殷雷鼓艸軸
咤居裂船亦斜及奔風渦盤突兀瀧頭似蹲象颶
落浪花坼峽口暮猿啼雲暗南陀驛方信騎衡語

鏡古規吾闕
萬州江上陪李司馬中丞校水軍歌
萬州江水如玫瑰浪渦合沓盤風湧制府胙宵下
翠軸燒膌軍牒蒐舟師江滸刑馬戮大纛帳底飛
隼屯偏禆初傳撥兵盥游舸兩軍挑戰揚雲旗樓
船砰隱伐銅鼓弩密標忽穿重圍火獸騰騫半天
赤艣舟旋轉犁山飛上流叱咤動巖谷拓弓鳴鏑
紛俄鴟須臾橫吹十八曲鐃歌節版笙竽笳凱旋
昇酒大餐士霍刀摧肩爭刺肥君不見武帝昔時
重衛霍石鯨風動昆明池

陳津亭司理招飲署中
海棠溪雨暗撾鼓早休衙淪舞纓紅錦蠻歌按白
牙雲連桃竹樹煙抹荔支花解榻巖山側松肪醉
一車
叉魚行
垂雲樓峙青谿隅谿光見底流洞湓嗖喋水荇隱
乳穴鰷鰌鱝鯉鱒鰻鱸浮淄谿心石千竅廣如洞
窟纖如鼠魚亦泝潛慎出入始免濺濺施罟眾欸
雨餘盆注驟雨湍豪峽束溪喧呼群魚跳梁恃風
勢掀濤破浪扨天吳巴人叉魚逐水漩百叉叉中

心膽巖大魚激昂尚敗尾小魚逆血紅模餬川原
繭足走溪叟戎貫以㮶編以蒲銀絲玉繪落霜刄
席地大嚼傾厖壺頃刻春谿鮨鱗族令我躑躅空
嗟吁我家九溗九朱鯉背立芝蓋雷風掀上仙
驂鶴與鵠日驗聚窟洲露珠餅𤢺隨波浪奔突何
不蚤彝莊惠相與忘江湖

達州鳳凰山步諸祖大司寇見素公石刻詩

原韻

夾道花繁照玉鞍樽前絕調和皆難江連二水奔
三峽樹引千峯接七盤翥鶴軍圍天地小鳳凰煙

鎖薜蘿寒當年耑祖澄清處媿我飄零老鶡冠

蜀中會師征西山歌

三峽縈延七百里䂬巖壘嶂青叢叢下有危灘響
如鼓崩湍噴浪蟠蛟龍當時弄兵十三部奔队洞
叙燃丹斧我
皇御龍大撻伐司馬握筭開車攻一朝夔子會軍
帖分旗鎧甲同壇戎十萬騎士怒虓虎馬上合樂
嚴軍容兩川節鎮挈雲旱建瓴先下荊王宮楚師
始扼虎鬚險泰卒直過鶏頭雄千艫百艦峙櫂楔
戈船宿將屯巴東環山連營二百里斂兩戰壘嘗
其衝渠帥登陴以自守列幟雲抖摧前鋒山棚白
焚灌脂葦燔其小隊爲沙蟲還軍獻俘各飲至五
鼎芍藥褒元功長包電矛裂霜鍔赤金𦛨鑄蒲牢
鐘君不見琵琶峯前洗朝雨倒挂幺鳳飛刺桐

夔府

夔府嵯峨古堞孤有時香麝走榛墟酴醾花雨戲
紅㰖柑橘林烟蔭綠蕪江上五文神禹印浦邊八
陣武侯圖請看灧澦堆如馬側柂新灘下楚都

憶高梁山歌

多喜山下泉淙淙多喜山巔石矗矗峯廻水抱荒

城呀黎老能言舊東蜀蜀東草色如青袍三月繁
花競成谷不數江南桃李櫻來禽海棠雜罌粟詩
瓢筆䕺朝朝似滿眼梨酤酒氣酷熊掌蒟醬挑作
羹魚鯩薑芽子盈腹未論䄂膴同桃菹小巢漸老
大巢熟二十四番飛楝花巴女妖邪好粧束踏春
往往羣連騎錦帕青絲蹴川鞣㸚童齊唱採茶歌
拍版寧知竹勝肉瀑布巖轉流杯池驅犢初歸又
射鹿負疊斫筍行背筐虎形犢角白於玉射工長
嘯洵河啼月夕香羹𥬔箐木廿年隨牒一回首烏
柏雙花炯夜燭手揮丈幅霞光牋爲補高梁竹枝

山

連雲棧

雲氣屯山澗盤紆胥棧花二千多閣道迤邐下褒
斜

題開元合樂圖

華清舊址新雨來牛腰草織青莽莽驪山之陽古
村舍有鳥聲是阿誰迴橋通野店蔭紅樹秦客畫
圖爲我開云是開元夜合樂教坊侍女雲錦堆當
時國事付楊李明皇宴樂真妃陪金琢步搖曳褕
翟錦綬珊珮珠枚枚覓衮十二序部伎露裛櫻桃

朱户我閣奴背鞲垂手舞花奴羯鼓如奔雷和琵
琶奴黑奴撫玉奴紫笛金縷催五王羅坐聽鸚鵡
諸姨上殿蠓龍媒舆慶池前月似水綠蔓斐昇蒲
桃駱那知漁陽戰鼙急雨霖一曲愁催鬼兩從何
處得此本增我於邑徒悲哉君不見黄鶯小隊習
簫鼓麗春荒圮剗蒼苔從來色荒古有戒前人總
令今人哀

成縣道中見梅花

歲寒氣慄慄寂寂悲風喧馬蹄登險溢劍戟仇池
樊茲邑無城郭茨舍霓雲屯塞山迺宣額蕪燹敝
荒村破眼老梅發冷豔攢雪痕梅格如高士偃蹇
卧山根我跡媿霜蓬千里仍星奔逝將稅歸鞅對
花傾杯尊

天水開笛

隴戍雜羌戎春寒征戰苦何人玉篴聲散作梅花
雨

張將軍寶劍歌

石門萬疊山嶼嶒葉黄草白豺所嗥角聲欸落路
旁堠紫水將軍麾星旄三驂五采颶暨殺弭鞭爲
我羈拳毛古渭橋前立扃帳部曲歛面弓伏彀杯

持桃根狂馬乳咄嗟構火然鳫羔腰懸寶鍔類密
友意氣旋解青絲條徐抽雪霜出劍室秋鋒鵜
鶘寒膏礪以礱礪飾文玉鐔虎舒嘯乖龍戮星辰
在背月在手斫犀剸兕當秋毫毋乃豈除蔽巨橐
芙蓉出水凝豪曾將軍炎炎說此劍示我溢價千
都高光今青海息烽燧勿試狗馬填邊壕佩之神
之生劍脊紅雲擀映圖花袍

由天水之蘭州作

羌人屯上耕牛牧蘭女機前細毳抽一出金城無
郡邑枕戈新戍唱凉州

答許天玉

避時北麓蚤歸田短髮髿髿兩鬢懸花錄關心錫九命茶經作意校三篇佛香常篆鶏園月醉釀曾燒蟹舍烟滑滑鳥啼修竹暗還期烏石及飛泉

歸計

北郭蚤還家單轅稅笨車蟬吟藤架穩鹿觸豆棚斜中酒與香草留詩栽艷花婆娑有生意老樹尚槎枒

春日客中偶題

嶺竹連輕雨春林挾瘦嵐催歸啼不住鄉思滿江南

遊仙詞

二叟皤然舉體紅教余種橘滿山中儻來恰合方圓草覆手翻雲化作龍

秋雨歎

炎天不雨水脈縮大麥焦枯小麥禿秋來霪霖倏傾盆萬耦之禾覆雲族轟然裂在賦雷鼓電掣朱蛇走茨屋老夫起切萄范立稚子驚赴杷冰伏浙瀝陰霖久不輟駭浪狂濤吼坑谷抱薪撚松竈陛突不得便便捧洞腹久無甘露翻延羨幸跰防風半盂粥鴟鵂不語鵓鴣語日腳何由射林麓誰排閶闔持綠章請放晴峯翠出沐

謝茅于純贈湖筆歌

苕水之源出天目廻波似練盤菰城錦臆鳥翩上村落直竹千竿叢崢嶸工人度之利鋒刃漆管彤刻光晶熒苕溪長毫勁而銳纏以絲枲鋒芒生鹿門先生窟經史犀籤萬軸充上柴今君吳中一名宿頭頂嚴樂推筆精合置山陰九萬版月石活眼涵流星龍香名劑絕精妙獅子小汪何澄泓君又老於二王法寶帚應掃窗樽亭胡為長顏走送我

一見下拜煩重扃既不能閉戶潛思如王充月搏狡兔編論衡又不能執殳丈二如渾瑊鵝旅戰勝書其名綠沉手捧紫瓊重我於執事期心銘但當還鄉好持槖鉏漆結屋茅青青短檠無膏燃蒿草夜寫山上龍嶠經

春日舟泛西湖

七十二泉匯瀦爲西子湖螺青峯合沓鴨綠水平鋪花港眠鷗灘藉鹿斗鵁鶄六橋趁梨雨艤棹問村酤

又

繞樹流鶯𡁷春晨蚤泛湖橋飛山影亂槳盪水紋
蘺晻荇翻魚子斷花引燕雛清曠誰古盡三百六
浮居

舟行桐廬

蒲帆十幅好風輕烏榜青簾自在行桐水無湖清
見底筠魚隨子掠波驚

由江山至偎霞嶺

朝發鹿溪渡夜次文水湄姑蔑越西鄙亢扼七閩
陲大帥昔過此組甲屯偏裨三百六十級側險還
增陴亭燧今衰息磴道仍踦硗亂泉迸廬落瓏瓏

盤澗飛迸筍鋑空壁雜花胥短籬卽月領佳趣幽
襟翻自知且就魚菱宿信與烟蘿期

將遊武夷呈鄭山公選部

建州信靈境崖壁蔚幽觀人家廍谿箐竹屋斜危
灘最愛三三曲潾溘生紫瀾自昔人間歌惻惻廻
暮寒八月宴曾孫游戲幔亭端我欲乘箬舟隨風
陟巑岏仙人霞外去藥草長闌干願念區中緣局
趣渺無歡再拜就山童爲我啟仙官願言求要道
授得輕身丹

秋陰示從弟寅伯

漠漠寒烟暗層陰罩遠山晚疏衰雨中秋菊綻霜
顏近海魚蝦賤綠畦麂鹿還如余信疎懶南亩好
投閒

蘭溪四時詞

風信飛梅入草亭春盤春勝走奚丁山鐙夜燒綵
胥燭社酒朝傾青瓦缾老竹闌溪生鳳尾長松地
瘦結龍形蘭溪二月花如海護惜香苞好挈鈴

又

湖西臺榭㵎朱颭泚泚流泉瀉石橋苧布輕衫簪
茉莉桃笙長簟剡芭蕉蛙聲噎嗒喧蒲葉鷓語綿

蠻轉栁條不有廉纖丹荔雨三時何以破炎歊

又

海門須洞吼飛濤客有扶藤立遠臯乳橘林稠疏
雨歇老梧葉戰上風嗥蟋兒巧卜開金盒鹿子裝
成疊繡糕最是黃花好時節籬東取醉又持螯

又

越桂冬榮物候偏燕精應節又年年上辛釀酒宜
松葉亞歲裝衣祇木棉嵩白溪梅花似雪鴉青山
荔樹無烟細腰腰皷千村鬭結隊騎儺赤幘鮮

梅花

一水黄昏映雪新將無和靖恐傷神孤亭儻許留
雙鶴準與梅花作主人

又

寒香百本動茅亭梅格孤高却娉婷願化花前身
爲億放翁相伴入丹青

又

翠羽嘈嘈凍月孤橫斜瘦影落寒蕪憑將詩句增
梅譜醉筆評花校石湖

又

幽姿高韻洗鉛華全是巢由隱者家漸入詩人風

骨瘦憑渠百首詠梅花

郊居雜興

吾道安窮巷幽棲歲序深織簾非押玉賦芋亦還
金木兎跨巖壁茅鵝翻水濤昔時隱君子未敢任
浮沉

又

朝迎田祖去送水掩溪扉合躡青絲屐偏縫白袷
衣雨輕秋馬躍風健木鳶飛社鼓送神後楓林扶
醉歸

又

竹榻幾新盥閒亭躡綠蕪伏刲寬卯飲炎節繫壬
符荷偃拳雲客莎漲立雪姑戎鈐一裘息持節又
獨祖

又

一徑綠花入橋梁跨小池荔支遮書舫盧橘亞書
帷爭匣山狐在茶囊水豹皮客來頻軟飽村釀足
雞兒

又

峭風吹發發臘近亦嚴寒松鼠啣氷落花尨吠雪
幾老梅蟠宵樹亞竹偃千竿瑞筴占周易鶏巢正

筍兔

又

蕭瑟兵戎後還家石室前莽芽求北苑菱米市南
壓乳虎寅年逐甘鷄戌日烹野人無俗事栽鶴上
溪船

又

避塵生計拙踏藕蚤迴艭僮報松膏竭妻愁秫價
睬魚驚跳絮藻蜂鬬墜殘花剛約東鄰叟芟田好
卜蛙

又

籬落向寒郊蕭晨葺屋茅風高橙漸熟霜重菊還
苞短頰黃魚駭肥鳌紫蟹膠二三小戚蒦隨意運
居築

東山極頂望蘭溪

登烏石眺木蘭三百六流青淵浸日蕩長波熒地
鏡雲垂陡壁懸纓宛直到海口廻狂瀾劃以陂堰
疏奔湍長者祠前水烏立錢妃廟外山雞棲遐望
東山山巑岏嶸聳高絡三峴巒盤天浮居似白鶴
精廬鐵鳳飛林端孤松可撫誰盤桓巧者不問愚
者頑終老應赴野鷗約難進偏畏元龜鑽眼中日

月雙峴九山水娛人空翠撲欲追清景增長歎何
以寫之烏絲闌

題山莊圖

白石粲南山青莎隔一水飯牛松下來扣角者誰
子

八日同黃聘侯丘質玉姪亨生酉若天若淵
仲任叟園中小飲

閩南地暖稀雪霜人日早花蕪軒攔七樹青撐高
士松五株綠積先生榔窅窅洞叙泉琮琤澗鶏山
胡吽木狗自醒不妨毛炳訶覲時但指謝滄巾客

來竹裏通姓名閒徑且持落花帚擊缶撫琴窮晨
晡誰於高會記年某庭中曉焙金乳酥甕頭日漉
黃柑酒諸君好我如雲龍提壺致辭起爲壽不生
不肯飲紅裙文字渾酣倒十斗請看詩題衍波牋
草堂醉筆戲王蚪

送鯉湖道人

青蘘九孫石鬼裁天半泉如噴雪多夜守三中鋪
羌翦日齋五卯剪蔞荷吐砂祗合藏雄象換字翻
爲養乳鶩人世喧囂成黍夢歸來笑作採芝歌

謝溪底山人惠茶

麥斜雲積最高峯騎火春芽夜自舂也學小餅藏
日鑄笋來螺紙印丹封

遊石室巖

春郊獵獵條風宜我攜鐵杖遊西原小鷁輕巾衣
桂布十里登頓凌巖樊此巖摩空顏峭立虎牙爬
角爭騰騫一峯盤磴躡絕險攀崖緣壁人如猿半
腰駕空架巖广俯瞰羣叙背兒孫山雲織纖隊白
羽狎憩寶地開層軒軒前古塔盤飛鶴老松千樹
青以繁天魔左右擁釋帝珠纓繞匝懸金旛厭有
飯依鴿聆踔豈無聽講龍與蜿誰識三車轉門外

雪牛抱角廻其轎僧言石室更幽邃可以並坐安
蒲墩窈然高敞祇十丈煙蘿露蔓遮洞門玲瓏石
牖坼山竇倒垂蕙草泉潺湲起瑩銀城湧海口緜
舟出沒浮天龕日夕唱唫響梵唄留我飛錫燒鴟
蹲朣朧竹寮月流永夜靜但覺蟲聲煩無思欲乞
所輪偈悟得芭蕉眞忠言

秋東宋圭公山居

凉秋凋叢薄兩壁盤空斜亘阿闞虎兕荒蹊跳麏
麑君子劚塵跡幽色似黃花盡室入巖實築屋類
枯槎斫竹架飛泉洗銚煎雲芽兔苋充野腊飯器

聚石窪願從東野居山曲青蘿遮

訪蒲公山齋不值

涔雲疎雨散平汀逐水柴荊晚不扃將濕苔衣鳴
鵓鴿池漂荷瓣立蜻蜓龍紋石鼎香灰白獸耳山
罍酒灑青有竹何須乘興至主人才出借花經

山華亭放船至蘭陂

山溪匯汪奔蘭洲古陂橫截安㳇流潮來觸石轉
狂吼叩吞逆水鷲縮鰤南北支渠灌地脉稻芽始
可煩鋤耰錢李叢祠古所享四時擊鼓分犧腆我
從華亭放舲艇直到泖口窮海趨其間下瀨最清

絕夾船瀉瀉喧溪漁魚兒半寸不受釣公然逐檝
舍漪遊九龍山根插潭腹空明百丈澄碧油白沙
以還稍平坦村舍橋柵奴千頭須臾油雲變蒼狗
雨拳打浪掀危舟長年操篙急把舵盤陀結飛纜
松楸忽喜泉巖似新沐拖藍積翠林塘幽青山舊
釀好開甕洗觴歡容魚變羞身後才名那足計何
如踏麴追青州落日對山鬚回槳波底澄澄霞散
秋

春晚

一春習靜戶常扃波律香燒坐小亭祇是纏綿偷

莢雨負綠草色入簾青

遊九子湖

鯉添梅花蕪古潭不隨蕉鹿夢蒲蒲仙物儻許耕
煙去借與山人種石楠

東巖寺

巖際輕風響塔鈴寺門東對海山青五銖僧衲同
蟬翼六尺禪牀鍊鶴形因赴清齋喧粥鼓還參法
座倒磁瓶雙髯老得仍如電日寫蓮花細字經

木蘭竹枝詞

綠脚雲垂白定既旗鈴夜試乳花浮君莫何意呈

茶録官焙雲龍出建州

又

春辨千尖削馬蹄龍孫東玉轉廻溪先生下箸飱
香飯休羨菰羔與楮鷄

又

不愁伏夏困炎曦爲有千林熟茘支試向舌頭吸
天酒東樓好讀杜公詩

又

䰍越園林露氣流乳脐纔滴小樁秋釀王麴部都
羞澁龍日何曾歷酒籌

又

駝頭螭甲結燈棚徹夜春衢踏月行却喜升平舊
時節短簫幺鼓按南聲

又

山飕裊葉激飛飈柚榦花如火炬燒休任絲人裁
作布留聽急雨打芭蕉

又

木蘭溪轉白沙磯巖叡千峯疊翠微滿樹眞柑花
落後山鷄飛過不鷄飛

又

㲹影香葩假木滑雪中梅老總精神不須更聽桐
花馬却月黄昏愁殺人

又

嫣然含笑鬭紅粧帶雨梢烟困海棠惆悵詩人無
沈約置身虛擬碧鷄坊

又

蕭艾蓊茸薺麥高黄磁猗石在寒皐鋤蘭疑是零
陵種還對幽人讀廣騷

又

九月山皐未陨霜麻姑酒熟好攜觴便從園叟求

青果旋看睉丁拋紫蕒

又

先公日月留雙井夾溁溪山尚草堂莫笑儒冠偏
自誤從來氣節在文章

田居東宋兩帶

西郊有田利耒耨孤村合沓障翠岫枳籬三尺閹
筠篁茅屋兩廂暗僪柚席門倒照廻溪斜春漲風
合綠紋縐跳波潑潑銳鳴幸兒水戾講风留舞
思城市爭厖敗何殊惟烏眩金奏知君鏡靜心浩
然對我常談鈍者壽一區以外無底忪賸覩人事

一鶚䲸急須圖坐嘯猶酣同入醉鄉卧雲竇

同宋裴長從兄原博姪公寅公開言士集小閣

石磴屈盤上亭園花百層解貂爭酒姹能鶴訪詩僧溪戶風敧竹牆頭月挂藤端慚航錄事泥醉失黃丞

春日集東山重別

今日何日春載陽條風解凍雲出岑游子仗劍指燕山中車驅馬上河梁此時與君樂芳樹君登東山留我任詞客如雲羅肆筵峯頂浩歌天欲暝行

酒數巡前致辭欲語不語立踟躕感君情深爲君歸艮夜且復窮歡娛君不見東山之高拔地起白石崚嶒烟空裏上有蘿蔦施青松千年盤固色如此斗酒未盡歌未已春雲迢迢度江汜春草行程似茲始

青羊城

孤城新築在巖腰官道盤紆過栢橋秋院役來偷赤柿夏田鹿寡踏青苗嫯山有吏催開鐵遊土因八學造窰上黨貢爲千一谷嶺松容易翠凌霄

又

嶒嶒峯盤玉峽東太行丹叙即圻同黎侯地劃漳河外潞子山蟠大嶺中（盤龍嶺俗名大嶺）官閣郁花飛雨白人家爽樹帶霜紅一從北下盧溝路覺踏黃驪越曉風

署中移玲瓏石歌

上黨之峯峯插天虹梯玉峽如比肩陡亙千盤躡硗磴下瞰不測之重淵就中一石最𡾊兀玲瓏萬竅眞天全凡花浪蘂豈敢近土精黙黙纖蘿懸天公有意秘尤物守以虎豹埋雲烟我來青年吏事罕跌坐廨宇如老禪庭際槐龍攫鐵爪孤臺小築

高連蜷平生幽尋頁宿癖九節拄到山之巔見此石丈喜絕倒山根鑿斷翻蟺蜎號呼壯士數百輩綑縢移置軒東偏或疑豐隆礪刀石劈裂痕是雷斧鐫合追香山作三友肯許栗里容長眠行當左右列松篔未須獨笑襄陽顛

弟聞伯遊唐州却寄

雲氣如波觸石生松花晝靜落山城菁巖六月如三月不似唐州苦熱行

初出青羊至王曲里宿

凌曉出青羊侵昏赴王曲歲晏無夸塗崎嶇馳巖

谷千峯漸瘦癡屑卒塍犁木淖河深可屬兩崖屹
卯東寒水沒驚滦磬石深淵滦川家頗屑居茅茨
卑矮屋溪叟來將迎洗鍍煎茗粥行路難去逐幽
覓拓心目白石歌既非丹山謌巳衔且復溢於征
淸颸末破菊

送程章世副使之瓔州

倩葱鄉樹暎袍花琇琱山高落曉霞料得蠻烽散
亭障蛋人仍上採珠艇

又

毘耶山似虎牙長海滦花如芍藥香黎子賓珍多

蠙速瓔人宴客送儐鄉

長安元夕同楊大山黃禍公弟蜚伯閒伯從
孫石來夜集

淙潺夜響玉河泉春漏沉沉月底傳爲造蛾兒闘
紫露又看鵓焰結朱煌尹班好友憑几韓孟長
吟每接聯直到更催三四點尚乘醉與鴻金船

謝紫城助教過訪

切寇倒屣出將迎坐久時聞竹氣清登嘯曾乘康
樂興談經頗振服虔名雲深莎徑頻參鹿雨過松
寮共聽鶯小閣何妨仍卜夜韭盤差似庾郎情

送陳孟象太守之任金陵

晨鷄喔喔明星欷霜屑撲面風刮肌盧溝生骨圓
沙飛一轅徂輛方栽脂天地閉塞將安之直釣牲
釣龍江潛龍江玉磬秋告儀勸農使者還踢陂湯
可汪硯空吁唏今君去矣懸釜炊愼勿揣筴謀嚅
兕水有殊具淵含輝臨行勉我唯文詞開言再拜
稽首辭矻矻書案餔糟醨雖長智慧形先疲嗟哉
我道眞不肥鹿于作寇鷄結衣君不見雞沓之緩
桃花垂過江往往迷蛟蜞

秋日寄懷武士英

十年憶汝跡偏幽短髮疎疎雪滿頭岈圃曾尋調
鵓栅瀨溪蚕鹽釣魚舟黃樅漸熟山霜曉白菊初
殘海雨秋問訊戎車近休息邪平且莫慶瓜疇

秋懷

霜淘羣籟淨胭眺天晶晶疎籬逐秋溪日夕掩爽
荆摘菊投糟牀與至瓦盆盛酒天信虛無百脈筋
骨輕秋颸來颼颼安能一喚醒

又

蘭蕙有本性結根避邪蒿露重幽谷凉香歇空嵘
嶒棘刺翳路隅變幻藏蛢蜻手無鴉觜鋤歲晚來

何採歸種鳳葵苗抱甕耻唑槹

南泉寺訪文上人和晢賓及

侵朝殘雪浣如塵步屧還箏巳上人竹瘦曾稱作
居士山幽相對類佳賓佛香幾爇爐烟直脩竈初
炊缶粥新都道南泉風景好鳥聲喚起幾多春

送阜思同公韞南歸

昔年過子長洲滸朱簾畫舫青雀飛錦涇一水米
涑洍是時載道鶩毛霏過江西望抵金鳳花莎酬
勸欣相踰廿年邊地寄萍跡子今入塞來頎頎香
峯疊屏翠入屋並坐荒蔫生綠漪鳴呼往事難具

陳臨風涕淚傾漣洏憶從汝兄非龜組繁霜畫隕
銷炎職上書乞救走薊北解驂幸脫越石羈黃花
嶺外飛狐口射鵰日逐幽并兒薊州先生秉古義
極口許汝無偏跛頗似仲宣滯荊土郁禁莊舄吟
越辭蕭晨維舟同小阮相逢未穩還送離日者三
山墜天狗狄猿泣月豺号颾近喜戎鋒汔小息鄉
人幸免同枯蘗磽田耦耕種火米何年與子扶樓
犂秋風扇我動歸與停舷請聽鷓鴣詞

九月過朱惟衛寓館

世途渾似載颷車却喜君居靜不譁坐滿綠緗垂
燕綠行從帳幔捲蟬紗庭中舊種合歡樹牆角新
移延壽花好我竹爐烹日鑄絨滕初啟落螢砂

施愚山侍講惠宣瓜賦荅

黛色離離殿物華敬亭秋樹自然嘉故人相對貞
如菊爲好何須報木瓜

又

赭黃椒實自纍纍閉冶端爲絕代姿把筆空摹摩
詰頌那能壓倒石淛詩

又

宣州房子結寒紫點纍秋容著意清試取一枝裁

作杖與酣狂過小蒙城

寄左正之

吏隱攜家蚤盛臺巳十春棄官仍白葛避亂祇烏
巾躑躅洞花落楞椥巖樹新總憑一魚子無恙問
心親

初秋喜從孫少幹至

野夫顛倒舊荷衣喜汝秋晨到竹扉紫鞚方羈斑
馬立銀盤旋膾墨鱗肥六千道里辭家久十二寒
暄會面稀冷冽蘼醪須盡醉香山螺髻翠初微

馮山人湜作冬景山水歌

吳山老人顏如童疎疎兩鬢飛霜蓬挈泉龍井日
洗眼粲毫颯爽明青瞳手剪鯨波十丈素氣壓營
丘吞五峯爾時日月會龍瓏薮莪慄慄號剛風層
巒廻岡瀚瀚瘦刻削山骨撐龍從東雲結構半巖
白精霞點綴千林紅倚岸盤威出村落夾谿䃘洞
長橋通箭痕水涸露溪腹寒魚不習鴻不量其中
隱谷最幽絕老梅結屋巢乃翁石幢石笱簇戶牖
竹廊之外雙鶴籠道翁閉居讀周易蒼藤糾結絲
孤松嗟哉雪霜變嚴節萬象收斂歸鴻濛書叟毋
乃識天意遂以文幅窮化工我見此畫起三歎何

不置我一丘一叡扶仙笻

曉起

卵喔號晨雞縟露滴梢竹披衣坐敗氈瓷鼎燔生
速物我兩無營安心窮如谷春旭方曈曈照我林
東屋刈草飼瘦犢浴波擊鷺鷥野棠花刺檐雲隊
斷相逐即事多幽歡栗飯炊正熟

送從孫九扶之任定南

章貢奔流去灘聲下定南山晴偏胃霧江暖總拖
嵐地僻人收蜜溪寬女養蠶佛桑花發後知汝稅
桃驂

觀黃龍士周東侯對奕

黃生且逼永嘉派絕似淮陰巧擣沙貪看一枰敲
落日不知竹墅暗苔花

又

坐隱園中白鶴隨盤松跨水翠生漪也憑楸局敲
新譜誰似坡仙不解棊

答陳克叙刺史

尋砂蚕巳乞朱兒習靜東軒物象移庭滋苦紋封
蟻穴牆飛花片挂蛛絲忽投新月蕭綸句君見示新月詩
便續停雲栗里詩潮海如君多逸興南泉尚憶聽

鐘時

陳振公南旋不果

君昔鼓舵灘江西桂雲杳靄篁烟低黃塵蹙屑走
南楚山桃一杖仍扶攜朱陵七千七百丈沿湘九
面排丹梯今君流驂踏燕薊鬢髮斑鬢顏已焦木
棉裋衣不掩脛竹盤日飣楂與梨譬彼方璋古所
器而今雜處同甑釜從者久淹恠無事遂欲掉鞅
歸蘭溪三十六灣不可厲風母吹雨茅鴟啼雖好
盤井舊泉眼空山霧露沾衣袿我聞學道抱雌節
驥觀萬物皆稗稊稍待炎方洗兵馬相將石室探

靈鷄

答曹靖遠見訊

萬幾歲晚判爲茅報我當年杵臼交竹葉眞須盈酒琖梅花準許作書巢鼠因天半難飛舉鶴亦山前蚤獻嘲近喜下簾頻默坐非關知遇始親交

喜諸道平

蛟有寒髯難有蟄楚湘倍道援丹殍幡收降卒祝融野撒草平蠻辛女峯千里護戎同脫兎九章行潭用飛龍桃弧依舊供王事還取長鯨築武封

又

拱戟炎峯丞帥節群狎毒草暗江淊水箄茅裝三千甲肩王竿摧五丈旗藥鹿跳來林驗洞花鷄啼入竹王祠夜郎不足貪縑帛大小龍蕃戰氣衰

又

中涓馳册彩雲城七伢交龍析羽旌豈意白蠻謀遠戍遂令朱爹罝親兵蔔蒟水定公魚跳筰箐峯高孔雀鳴一自妖星落南徼瘍官重擬貢金行

又

元戎分道破巴西水斷蛟鯨陸斷犀求馬環攻棍樹驛椎牛大賽海棠溪獠人洗鉢藏熊膽僰長飛刀割麝臍皇帝公孫供廩土桐花小鳳盡情啼

又

閩南駭浪走蛟鼉橫海眞同馬伏波空見化蟲仍化鶴誰言爲鵲願爲鵞釣龍臺勢龍烟暗浴鳳池紋鳳雨多持節才來新　詔令蠲租又喜緩催科

又

名王彭蠡大蒐兵黌蠹刑牲夜所營盆水濟師焚竹筏爐峯走卒執茅旌厓孫依草令風槳木客穿花嘯月行急遣犇丹到邑盡驅烏犉各歸耕

又

鹿盧快劒虎賁弓奕嶺山叢出傑戎不謂隗囂騎隴右翻令馬異治關中祠荒老柘寶鷄月棧落幽花香麝風太息劫灰緣底事早銷兵甲化青楓

又

牟開三鼓下南荒暟甲雲屯桂水旁象背捲蘆吹肖樂鵞毛衣葉作蠻裝纖江藤落鼉鳴紫琢井柑垂爵帳黄昏黑尚啼秦吉了秀山纖雨滴枇榔

曉渡黄河

春林兩岸太葱芊酸爽篙師曉刺船青隼乘風飛巨浪金蛇掣日走廻川撞鐘鐘鼓禹王樂勞繭摘

詞河伯歲一自宜房歌謳後嘯帆安穩拂闌前

抵大梁作

夷門停策換生衣梅子初黃送雨微纖翠芊眠隋
堤暗輕紅狼藉汴花飛五千營廢虎軍沒十二衙
荒舞蛩稀試向玉津更懷古居人指點綠苔肥

送弟斐伯發百泉校士

金隄水滿渡崩湍北望青巖駐曉霞自是虹霓羅
筆彩先裁五色百泉花

又

朱甃金轆黑豕騶絙絃夔鼓又鳴笳一時洪響祈

句動君子村中列帳紗

看友人雨中移菊歌

颯颯飂飂飇信轉利長河波寒木葉墜此時鴂鳥方
爭鳴百卉平蕪歇煙翠天遺晚香殿歲華獨立疏
籬豈無意鄧州丁菜能白黃能腦鴛毛遠可致伴
月應入詩格清和霜偏倚筆尖銳用張貢句若遊秋漲
將泱旬老屢重陰日吹氣處處雨注風推之顛倒
花容亂如醉知君愛花移瓦盆閣中左右還位置
不須重頂懸旛鈴青帷絲幔戶常閉花暈香雲流
朝晡君今入閣翠花侍或供几案隨所使三十六

種續花記我提如意喜起舞又見南山散雲隊此
花佳色如故人丘壑高標獨嫵媚徑須郊酒盈百
巡把花日日共揚觶與君齊拜杜康祠合署花前
酒藏吏

九日東貢雲蒼程翼仲弟斐伯聞伯時斐伯

視學衛源

蕭騷天氣亦佳辰歡慶換登高一游月寒燕迥若
案西抵戊阜險東距鴻溝半今古兵氣徂摩空丹
鶺鴒仲氏之衛源揮斤斲草餘赤髹蔦青圭如從
太室禪叔也隨雙轡把菊弄柔翰嘯臺月蝸椒蒸

驟山麥亂百泉沸其下噴沫流澌浸邛友霜下傑
攬之厦幽簷既醉覺中雲笙笛嘈秋慢而我吳黃
花殿念信旦旦

石來奉使琉球却寄

重溟浩瀚舞馮夷使者中山建大纛既秩蕭封頒
璽緩鶩綴冊禮載車旗艤舟令賽天妃旂符節仍
登水母羽準有揮毫留館壁梅花又報內臣詩

送何天植還虞山

狄苗水漲廻岸蘆使朝綠黔羈雪剔繁臺昇甕菖
陵醉全鈴斫炙然行扇出艇嘉客歸于吳泉寶起

舞領馬壺共言君才天下無貫穿經史如氣夫冒
羅縣冤衆於蒐詩裏古錦裁茱萸一字一顆驪龍
珠挾之遠遊燕上都西走三晉怒崎嶇奸我變背
層門層連茵入洛車轄轄兩河二室供奇觚商飈
颯颯吹平蕪抗手惟道靈巖嶋象文之水蒸姑蘇
有鎚可飾尊可鋪送子撫背燕城隅餘濤立海雲
下扶秋濱洗眼窮鵾雛我當期子翔天衢

與斯干論詩

近代詩推哲匠家今時宗派稱長沙力排弘治諸
君子不獨前人變永嘉

又

投瓢擊鉢是偏師須得風人婉約詞一片花飛愁
日暮至今還憶伯淳詩

繁臺懷古

豆花雨過無雰埃大梁扶策登繁臺繁臺雖荒尚
突兀霜落胸臆爲誰開襄陽洛陽氣千丈滄州有
道非凡材流傳傑句猶盈耳論交酒肆安在哉但
見衛蔫引鴈侶豈無執戀行蹣跚我今袒飲動悲
吒玉山豈受秋飈推路旁觀者盡辟易前洗百斛
河陵酪當年洲鈴譜新曲八十小拗翻池灰浣花

一老拾橡栗飢融不救牛炙災夜郎崎嶇走蠻雨
青江月湧鯨魚廻獨有哥舒一從事役取龍節高
崔嵬天既壯爾以才藻胡爲板蕩滄奇瑰古云不
才信爲福人間恡吝何由來臺中且覆覆木殘還
山物外冠鹿胎

寄宋伯生

戰塵消盡日初長縣帖毋愁百稅忙亂去那生原
接席老來郭子本速騎君仍埜布我山服我亦樓
鞋瓣野裴好待貝多花發後歸尋杖屨赤溪旁

送陳菊人南旋

參落晨星稀秋庭葉如戰櫟車牀在門輕幰驟中
佪之子辭汴源出送馳翠彥雖殘提瓠壺挪花酒
汪而轔轔渚離鴻喃喃野征鶩拾車遵越谿弭棹
逝吳甸子歸夾滎泉峭壁挂飛練經潭拗波詭史
乘徵精鍊去去勿重陳且就射糜飲

元日和胤夏韻

客途佳序如珠轉又是梁園景色新琳酒杯仍從
古俗膠餳詩敢讓前人任教穀帽簪幡勝漫抖皮
衣浣玉塵況有同遊發清興應揮栗尾滿林筠

別抜生

泥露生蚕京杲月緬修景仮裝出宋門坦轍謝塵
警子昔棲巷南墨兵縱馳騁孤標鶴唳臯汲古虹
飲井挾笈遊北燕沙磧屯雲冷金篋拨岱峯瑤笙
聽緱嶺歸種郭西田或取移一秉人生亦何常聚
散乃萍梗

從孫权岸寄笛簟與友人夜坐納凉

蘄州笛簟織紋清寄我迎凉坐裸裎瀏瀏流颭生
草閣曈曨却月隱藤棚桃花茶用哥窯淪竹葉醪
須老瓦盛百十六絃彈法曲共聽隔院琵琶聲

酸棗蔡中郎斷碑歌

晨風颭颭航大河青潭搜古秋始波尚有漢時碑
漂流百戰埋蝕耽却為劉孟陽作吏酸棗無煩苛
入分篆字體始變其文系以三章歌疑翻健鬭兩
黃鵠生所豎尾千白遐何年雷火忽劈裂吳鳳不
守天所訶雲淼雨蝕卒難讀章句雖缺神光多不
向圖經尋舊迹幾令節角槧青涉陝州司馬老詞
格愛此字勢高嵯峨作為短詩寄感歎絕妙之筆
騖消磨大曆到今更千載龍鱗鳥跡竟如何惜無
藺紙搨百木金箱玉裹長摩挲

祖涵寄龍團茶作此荅之

自昔與君居道南竹所斫地歌沉酣臨風大嚼酩
從事却臭醒草來花龕俞家之泉白勝玉平頭出
汲行且擔踉蹌十載歷燕魏武夸鄉夢游三三閩
說阿咸珉蒼璧日從溪底穿烟嵐斫竹焙乳得方
法祇求精妙心不貪肯分數餅遠寄我封題鯉際
山人函開匣香風繞拂拂盤螭攫爪髯鬖鬖亟呼
爐銚辨活火綠花聚面清而甘蜀州嫩葉類蟬翼
陽羨紫筍噴春潭千里走致貴人室包裹馬遞飛
驂驔如此風味頗殊絕知君作意窮幽探笑我撐
腸無一字但當留客對飲聽高談

大梁元夕

鐵塔亭亭障巨河六分春色又婆娑月籠荷蓋內
家焰雪染花釵新樣羅襪鼓須祈鸚鵡粒賜杯還
憶鷓鴣歌木瓶送酒仍依舊不醉曾如此夜何

聞辰吉卜居莒溪却寄

纈林書舍剩殘氈家具都攜不竺前儒昔何妨居
華尸道人未許戀菰田 時將居水品宮 魚頭舊軸藏經笥
鶴髓清酣辦酒錢寄語藜羹須努力竹間蚤愛仲
容賢

送孔繩武還東牟

嵩洛三年負笈行麥畝歸討向平城犢兒雙佃征
韈起象鼻長筒別酹清屋近芝洲籠鬆氣濤搖竹
烏聽鯨聲懷珠料有蚌魚在炯炯秋來照月明

黃河漁父詞

長河宿海初發源折向金隄灌地絡復槽水接登
高流蔽菽蘆汀隕寒葦瞥見艄艄垂釣絲漁父置
身等秋葯布颿短幅隨急颷綠蓑作衣笠青箬問
之不肯言姓名菱棹搖入葦花汕樵酒一榼蔬一
盤以足扣舷醉歌琴萬慮不到波濤平總任天公
鑄虛橐君不見松橋下有金鯽魚池水淪漪祇尺

蝬古來達士亦如此郁美鯤鵬化巨鏊

中州歸興

蓬跡夸門未息機等閑荒徑柳成圍狀無麛角垂
青帳架有牟皮裼黑衣荔蒲霜繁魚膾膩蘭溪月
暗蠏房肥鄉園風物仍如昨何日乘紅叱撥歸

又

十有三年事遠遊雲攢二室又淹留栽花無句登
詩壘採菊有方潰酒篘儻許笱輿還竹里便將梅
筏下蘭洲小蘂好挾清琴去恰是蓴絲熟盎秋

又

箠馬騑騑過衛源一弓長想舊山園客中昆弟園
圍火亂後親朋問訊繁經閣雖荒桐未伐墨池已
涸柳如髡鋤蕪葺葵真吾事準擬巖棲似陸渾

又

水犀卒伍列樓船閩島秋週靜素烟壁下羽裁昝
長帽舟中魚卒詔臣旃波生殘貝仍通市地出租
庸祇稅錢濱海流亾亙遺一幾時荷耒盡歸田

書弟聞伯填詞集後

桃花騾子色離離振鬣長鳴逐電馳試擬詞人誰
絕響古今偏數馬東籬

又

小山笙鶴控崚嶒（張小山詞如瑤天笙鶴）紙價于今十倍增
直與蓬萊招海月人間凡骨有誰能

又

松黃湯沸道人家劇飲林間日未斜我似鶴田王
處士招來同聽浣溪沙（坡公飲大雲寺松下煎松黃湯詞浣溪沙適王處士至）

又

醉裏翻爲換扇歌蹇頭獅子撥雲多郊原也負大
瓢去鑪婦無逢春夢婆

又

滌毫氷梳出詩坡又見詞源底様清記得脂車將入洛小童齊唱賣花聲

又

汝上寒梅鬬雪花知君把筆吐天葩請看粃字木蘭調翠羽啾啾香霧遮

又

佳句如珠蚤已耽心猶抝蘭熱紅蠶坐中誰似春鶯囀翻寫新詞付薛濤

莫將進酒青蓮句漢魏元音已失真九寸黄鐘須按拍還將樂略問時人

又

婀娜裾裾絶可憐休薰桂子口脂鮮從來一柒香奩體空耗蠻溪十様牋

又

擊節人爲婉孌歌花間五百曲如何好將宮調彝音律鐵版依然笑大坡

冬日憶梅歌

四時遞序核元寅太初之氣由此生發爲寒梅粲

斐皓天然姝勝尤峥嶸溪頭透雪香縹緲庭角排月枝参横輪囷淺山格愈好幽光夜發高而清憶昔閑居樹百本布置香霧遮孤亭梅前醉舞梅底卧詩人風度倚爻驚一從江北久留滯年年不見南枝醒梅或能言合告我胡爲十丈塵緇行徑須同策杖花譜直躡石竺山之垌作意尋梅共爾汝嚴毛筆寫梅性情

田家

炎辰不可慕穲稏稻花明荷鋤不鹵莽良莠無由萌亭午氣如甑袒裼藉白荆溪鷺拳籬勢幽鶊囀

松檉歘忽涷雨來飼磕渠滄盈苕巾挂牛角日黒休南榮何必棄農書稿鉌以代耕

又

屢屢颼風吹老農跪礎祷天嚴兎葵没霜篠烏桕坼是時田事畢村巷木蕭槭官帖催均輸古制三月役里正横催租牛轄礙泮所小民終歲勤軍庾始露積隰原少有秋無憂糠秕窄

不寐

閉庭策策葉羣呼鍊却心空萬象無觸被如鐵寒屈足剪絲爲袋夜褰鬟松檽月透匡牀滿惡室風

搖斗帳孤郁得翻茲盆尺枕任余清夢到方壺

題書竹

月斜瀟瀟竹無痕一夜吹風入兔園賦罷碧鮮題

水部何來錄壁小黃門

漁滄小築

結構臨溪一枳堂鯉淵東匯出漁滄水田晴映稻

花白野徑秋園蕉葉黃百衲好琴須拂拭萬籤古

史費覼裝種魚月令行千里築石紆廻滿曲塘

又

溪上茅居似汎槎莫教鷺鷀倘鄰家牆頭雨壓竹

花墜屋角風吹梔子斜客溺釣徒欵鹿幘僧談禪

法轉牛車比來俗尚王濛事活火烹泉各鬭茶

又

不冠不櫛坐藜牀慵性翻宜水石旁溪竹數竿魚

作筍山茶一斗鶴炊糧婢非能誦詩人句妻在曾

裁隱者裝休惟清吟成老癖醉揮健筆總顛狂

又

山人索價久應高短髮稀稀變二毛偏愛池荷鋪

勝錦不除野草織成袍硬黃搨得魯公字白浮

來東老謬為滌煩襟遠塵執休嫌石徑滿蓬蒿

過賓秋閣亭

策我紅藤杖開君白版扉山亭櫻樹脂石磴枳花

飛小隱偏危幘幽尋尚毳衣此時足蝦菜江口子

魚肥

聽鶴九彈琴

河漢如練天西傾瘦牀促織吟寒榮月飛波底偃

修竹露洗林杪懸香橙君攜嶧桐崩白石珍以緗

袋嵌以瓊白言得之古雷氏眠眠老魅相扶擎請

君撫琴發疏越一彈往往絃叢鳴木性都盡響益

好大絃小絃温且清儵悅巉峯削晴昊泉紳直拄

雲晴嶸鳥子夜唳鶴子叫長松謖謖京颸生聽之

古淡靜秋籟使我神遇宮徵聲我聞理琴貴理性

灝氣毋令塵囂嬰行將約君刺船去巨海浩瀚山

冥冥

偶興

雨散天如拭秋來山興偏題詩楓葉寺絡酒藕花

船蟋蟀鳴蒿急蜻蛉織竹懸放情學齊物旻衍足

窮年

冬夜書懷示羽王

竹簟香暖夜須烘穩坐花氈局室中鵲起避霜還

搾木鳫來𡻕月又書空數椽茶庫仍宜築五字詩
城未易攻稚子嗜然長背脛斜依龜甲小屛風

又

長檠花發玉蟲騰不寐偏嫌漏增深巷初春寒
吠犬閉田將獵夜調鷹眼看竹譜驚生霧手按桐
琴訝觸氷忽憶南溪仍未冷小舟重去理魚罾

示諸同志

沉吟與子意云何孤負山中鶴怨多花不妬人惟
索笑鳥能娛客亦長歌盈腰雜佩非紉艾稱體生
衣又製荷投趾東皐休學稼恐干時舉力用科

又

一亭之外種芭蕉瀟灑如君逸興饒初寫麗詞圍
翠袖旋聽艷曲按瑶簫寒裘楚楚縫狐腋夾酎𧍥
泠泚兎窨山色隨人殊寂寞誰從雪裏採芝苗

又

把茅久結北山阿淸景爭如此地多露泫紅粧花
滿谷風揹青玉竹緣坡舊琴堅栗彈仍淡古字生
疎校半訛老子山來興牽率好騎牛背作新歌

又

三月林稠積翠脐舍南舍北草柔靡莫吟楚客庚

寅句祗讀唐人丁卯詩擘柳風來翻燕子迎梅雨
滿跳魚兒看花九錫增怍笑我眞如老國師

順治五年戊子秋貢

涑亭詩畧一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林堯光撰堯光字覲伯莆田人順治中以選拔貢生官行人司行人近鄭王臣選莆風淸籟集謂堯光伯仲詩各臻妙境而堯光尤秀拔當爲馬氏白眉然所作亦頗涉纎麗於元人蹊徑爲近也

託素齋詩集四卷文集六卷

行述一卷

〔清〕黎士弘撰　行述　劉元慧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雍正二年黎致遠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託素齋集十卷》提要

序

余非能序媿曾詩者乃余終得序媿曾詩媿曾之自視與所以視余盖何等哉媿曾負岸異姿童丱時能讀等身書即嗜爲詩師其叔振三先生振三没惟偕其弟道存互相師友爲詩廿餘年而門以外一無雜交故其詩雖數變紛紜之見終不足以移易之當其歌哭無端離合自驗兀兀獨㘴神情屢失時媿曾之心亦良苦矣旣自集之宜有序其集者乃自序之越數年自彡删定宜復有序其集者已復自序之意何毅㐅乃余過臨汀媿曾則持其詩示予命予序余因憮然喜蜀人有黎生者以其文彡里人所迂闊求南豐一言以解惑于里人媿曾索序于余意豈若是哉余常過汀汀之人士推許媿曾者不置自鄉國以曁四遠又咸翕然稱之而媿曾復落落不肯苟同于俗自信者殊堅吾知其非求解里人之惑者也然余之人與文且媿遠不及南豐無足爲媿曾重將何以序媿曾顧南豐之序黎生者曰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斯言也殆近似之余于古人之道固未及窺而甚傷乎今人之文之靡思一返諸古賴古堂近文

一選務求合于歐曾諸大家者以撥正之至于詩則又不好爲繁豔諧俗之聲此皆世人所爲迂闊而非笑之者媿曾不與時共詆幸矣顧且索序于余余勉應之而終畏其意之嚴未敢濡筆意余卽不序媿曾當必有爲之序者閱五年媿曾歷吳越渡江淮游燕冀行萬里程交南北之士數十百人而返其間豈無樂爲媿曾序其詩者而媿曾卒持其卷以歸而仍索之迂闊如余者媿曾之自視與所以視余爲何等哉余雖勉爲之序然其意之嚴于實畏之終未敢自爲足序媿曾詩也大梁周亮工元亮序

七尺身何所不可自見乃使隃糜終日勞人然庸者不解忙者不暇遂讓慧業人獨坐耳記向時從伯子讀書佛祖峯山寺值溪水暴漲斷渡三日奴子傳餐不繼兄弟煨芋炒豆作食掀眉談古昔動輒數千言其意何嘗在轅下小生哉匆匆十年中更多事爲老母捧一檄南州日持籌慮囚夜擘紙作判至漏鼓四下猶剩啄問縣令來日出馬幾匹糧幾石聽指揮敢後期罪且不測嗟夫卽使何劉沈謝豈能于此時更下一語耶伯子今亦將出而圖　君上者押黃紙不則更爲何弟所爲恐此數行筆墨非君長得傲人也予故合其前後集而從臾刻之以告天下人士天下人士讀之毋論何如何劉何如沈謝而但思此數行必非庸者得解忙者得辦予也固身嘗親試之矣順治戊戌冬仲望日弟士穀道存識

自序

言者心聲也心兮渺茫觸於物而不能自出其[illegible]走疲命而專自效於心心吾心也手吾手也吾所欲言則必得言所不欲言則不得言莫便適於斯矣而意則各有得有不得焉夫繇吾手而遞吾心無權勢恐壓無襲鑰重陰似無不得意者而有不得則以我之手入人之目強人之意而得我之所得焉亦豈能哉壯盛智慧殊不再來平生學力遊情去半婚宦去半愁苦患難又復去半人生不必皆吟日也卽吟矣而意有得有不得焉我其終廢乎於是我所見於事而欲慟欲哭心卽以其嗚嗚咽咽悲涼騷屑如秋颸隕籜徘徊而入於手我則敢不載書我所見於事而或歌或咢心卽以其嘻嘻喁喁濡首脫幘牽袂舞蹈而入於手我則敢不載書我所見於事而以爲詭爲長恨爲傲慢心卽各肖其來而詭之長恨之傲慢之環車擁轡紛來而入於手我則敢不載書然夫夫也我笑也謂我不姸我啼也謂我不疾我笑啼也乎哉卽不然而指我笑爲啼曰是微睇也指我啼爲笑曰是增態也我不辭也我且不能必吾心以

必得吾意而欲強他人之必得吾意焉是惑也非然則誕也

僕行年幾三十矣少時抗懷高尚以爲十五年讀書十五年仕宦四十以上便當杜門深山著不朽之業而今竟何如也性情頹落所志無成兼以外艱既傾家緣兩集宗戚朋友之所督責子婦衣食之所仰需從此以往富貴不可知去勞苦何日乎譚友夏云恐半生沉淪婚嫁中不復能作尚平矣僕少師亡叔未就外傅壬申之冬典刑凋喪幾不比於爲人僕乃感憤自雄猶記其時歲暮迫除嚴霜皸指與弟毅擁被連牀共燈而讀至一字未通則聲淚俱下志氣所積神鬼逼衷嗟夫使僕當時不稍自愛重與鄉里同征逐不知此十五年中見天下幾人讀天下幾書而累慚積憤又似不似今日否也僕之爲詩在戊寅之年每有所作不敢示人時雜置古人詩文中就正里巷間所嘗稱作家者嘿記其塗乙去取以爲是非然所見皆可知以爲古人則古人之以爲今人則今人之矣辛已歲有事三山欲見曾弗人先生無以爲贄乃作蘭與蘭語詩先生語人曰黎生漢魏之

苗裔也歸出全本見吾師李元仲師亦言如弗人此後乃稍自樹拔漸泛及於近體五七言諸章嗚呼雖小道也僕凡所爲瘁心力於斯者豈朝夕哉當其意匠揣摩開窓攬卷每一抽思輒門户洞開環庭疾走至兩足如槌十指欲脱仍復起坐呼燈伸毫塗竄緜今思昔豈獨家累輕閒亦遭時太平士得閒心卒業即就苦猶廿耳今四海初定士之才者驅車擁蓋馳一旅之師而過人國有司供帳稍不如意命一卒讙呼城中十萬户皆菜色引領其卑者亦佩刀帶劍用繒帛如沙土乘醉卧道上傲睨行路人將使一困頓諸生立於其前操卷出袖牽人而告曰我元白我李杜吾知引慚不暇誰爲爲之誰復聽之乎然已知其無用而猶且刖甑賞素執筆長吟若僕者真可謂不識時務之人矣黎士弘媿曾識

託素齋詩集卷第一目録 一刻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寒食樓望
看劍辭
聽蛙
舟過東昌九月四日
寄懷馮密菴先生
賦謁周樸齋先生二首
雨中別謝怡古諄公還瑞邑二首
戊子仲春米價驟湧且鄰縣遏糴持錢入市者
或不得升合屈指西成尚懸五月深抱杞憂

恐遂萌亂作詩二章同周子式玉共賦二首
禱雨詩二首
香藏詩追和張林宗先生題壁五首
庚寅中秋怡古晤我古城山中談三日別去時
予亦將有榕城之好作秋山晤別詩二首
入漢巖怡古接竹爲我取石側懸蘭二首
曉發臘子嶺
虎耳蘭
都門別張遠公蔚生南還

別文信予于湘江亦將別謝怡古于縣水矣誌
之以詩
九月二十三日爲閔宮用壽二首
罷對南還撿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五韻別
伍化臣段偉儒五首
泊老洲
十一月望日至都門寄仲弟南昌二首
江行載菊
維揚旅次寄同門徐荆山典試粵西

章門送客
賦得喬木千林外懸泉百丈餘爲宋樹桐郡丞
壽
三醉芙蓉
集杜中諸子水閣看荷
七言律
寒夜聽雨有懷
宋樹桐郡丞以五韻見贈即次奉酬與家弟道
存同賦

留壁

漢仙巖待月

旣成諸巖之遊賦謝王大允令君前孟昉與[illegible]

清明日客三山樓雨與舍弟毅分賦寄社中諸
子

築小亭於北山之麓禁中胡待菴先輩為我字
曰矜秋其成也詩以落之

越王臺詩同弟毅賦

往鼓山三日別去與林彭叟期補再遊林[illegible]

許寫芳蔚圖遺我

曉發武平道中口占

雨後登沙陽洞天巖貽王毓青使君

坐友人園中遲之不至偶題壁上

洪塘舟次荅蒲中朱良士林觀伯諸君贈別之
作

賦得一路看山到武夷次秦淮諸子送周元亮
先生入閩

和詩話樓韻

和寒食登詩話樓原韻

雪霽紅梅

壬辰春仲將泛延津之棹留寓清流伍化臣[illegible]
遊東華山記去年是時正與伍子北行

樵川署中夜訂諸家近稿賦呈周櫟園先生

客邸晤趙寒同隨就道樵川賦此柬寄

送分考邵蓉園先生任高陵

蚤發芋原

重九憶舍弟毅在都門

偶成

初度次張元聲贈韻

登鼓山同沙陽廖伊賢蒲中林彭叟

鼓山卽席贈廖伊賢先生時年八十矣

史奇玉明府讀小集見贈五韻卽次奉荅兼送
還蒲

小園新成同社諸子見過分得鄰字

賦得昭君夢返漢宮

癸巳七日過綏江道中次周元亮先生作寄韻

託素齋詩集卷第一　一刻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短歌二十九首

莫渡江去瀟湘辛苦生長山林知風識雨
遥望海水何國之鄉日月不出而獨雪霜
志在天下環看嶽瀆十載歸來抱薪補屋
魚欲得餌心持兩端巳見不決奔告所歡
水深梁絶壯夫罷涉鼠啣尾渡不須舟楫
螢樓晝光雉求化速笑罵純紛湛盧坐哭

依人以媚不若自芳百卉俱發蘭留道傍
有鳥有鳥歸來胡止冲風入雲願攜妻子
水潦岸見無爲製舟一舟百艕魚鼈叢愁
牛羊則多無放乎陸草細新疏無以代穀
王好細腰減食以餓使王好肥果腹當破
鳥心樹恩夜中商語樹謝鳥言非予陰爾
魅集空谷吹燈夜紅恍恍聚影索人庭中
山無以黛水無以瀾瀾乎岸出黛盡峯寒
雌索其雄繞樹無依旁鳥跳笑不語心知

採藥嵩山結客趙燕服丹一半不願上天
人舌當口不知其心鳥巢當户不知其陰
二月雷起桑苦蠶饑八月風淒蠶愁人衣
老馬生駒無用存惜長各負車不可代力
帝命圖形得說巖谿若夢仲尼物色陽虎
自合閉户時無英雄古人就我應門許通
德祖文舉父視禰衡阿翁得罪兒安得生
子無念我川谷蕭索春山啖芝秋風煮鶴
老巫呼影酒肉沾髭老儒奔走相坐守餓

泰山千仞登涉五百道至中途俯仰危迫
河無靜流山無靜樹人無靜心市無靜士
佩蘭一尺長我衣帶鬼惡芳潔夜繞蕭艾
我昔上都悵望空市屠狗無人驅車羊肆
一夫二心不可同舍期我日中相見深夜

秋水方生清思壯闊指點波濤豈無褰裳濡足於其中者乎作詩招之兼簡三山陳道掌林守一諸君

因風附夢欲到歡家排青破壁流雲碍車營營昧路問

彼蒹葭

其人則遠思不禁儂煙光闇阻誠恐不通於以介之倚

彼芙蓉

寒得衣喜儂見歡止靜坐家鄉寧日一里眼望帆檣心

渡河水

賦得蘭與蘭語投曾弗人先生

儂是小草不能仰俯莫予良遘上涉江滸近識歡居去

我十里

東家上林邀卭不顧匪不自通重其傾貿鄉心好卭越

香相渡

羅漢巖題壁

知此山者六年矣甲申三月六日始同朱具

臣家弟道存過此壁間遊人筆墨皆濃漫不

可讀欲發子瞻飛戩洗詩之笑至初九日行

李戒矣爲同遊所强乃敢書四言於壁非獨

矜慎筆墨亦使後來者便爲洗刷耳

賦得宮中曉寒

衆青所覆水澌以寒心魂凜肅吞吐難安

椒殿黃秋螢歇夜何長曉鐘迫風佩水裳半牀明月

寒依靜處多可禦非羅素芳草人立明煙在樹月光依

依簫管何處羊車能發不畏風露

讀曲歌四首

出門卽別離雙影那得並新銅莫作劍當鑄一尺鏡

看歡夢中影肥瘠長短變屋壁掛新刀不如儂舊劍

共歡同照鏡歡去儂不省今朝試開看尚有歡留影

歡約見星來到門月光散一日三時雨有晴亦只半

答贈陳弓甫先生

遠驥伏車下寸心願高從負重不敢辭但惜駑伍翦𩨂

驅咫尺間何所別千里雖曰芻稻甘無以托生死憐惘

甚戮辱鞭笞爲甘美君子古九方乃察焰光紫藉此鞭

影明快踏清秋裏寥寥誰復知長鳴則爲爾

摩多樓子

十里平沙紅旗作屋箭光林動射得鮮肉但使歡娛何

惜田穀爲吾與民語天子非厲女前年不田獵狗馬病

肥死

鬭雀詩四韻

感此微賤軀昂昂角雄力誤爾盤飧恩同類分疆域南畝富稻粱何所不得食鳳凰雖負德猶深自藏匿

詠懷四首

賢者雖在下大義無濁污蕩蕩心何為欲與太古俱但念俗薄惡古亦有賢愚願當秋水上砍桂搆齋廬中祀無懷氏署我以大夫

神仙不可學黃白終不成茂陵風雨夜時聞歎怨聲身盡心不悟猶憶念長生林琴無常陰朝槿無暮榮造化非小兒獨寬滞戀情

沸沸波濤怒魚龍愁淹流好鳥呼高樹自為聲侶求萬物各甘苦寧肯相為謀出門皆異向同心生劍矛微躬薄智計何以能俗投去釣湖海上執竿而披裘

嗚呼秦皇帝拜松大夫祿胡為賤儒生曾不若草木項王去學劍有書不終讀乃公得天下初亦無隨陸王霸雖各分互敵其心目感此薄俗子庸庸自謂福投以天下事如聚而響卜輕手試沸湯豈必籌之熟細草空復歌還齋坐疎竹

里有托孤而終負之者歌以訊之

南山雙鳴鳩辛苦巢茂樹育雛未成飛攜持出松路雄行日以西弓彈傷羽儀唏噓謂雌坐恐無久見期如我旦暮在慎勿替孤兒歲時必呼我令其魂魄知鳲乃雌之兄鷹乃鳩之族雄悲召致之下牀勉拜伏左手牽其雛氣微數搖目涕淚胥月思欲以孤累子若才則輔之不德可自取鷹視鳲涙下曰子言無煩我故愧程嬰鳲乃古公孫揚塵變江海不敢負子言東林有靈鵲聞之作書諫恐彼飽則颺以孤為芻豢書成不敢達疎遠類疑間雄亡雌未死為孤忍須臾雛驕想戲謔不悟人心

殊鳲有朋有旅鷹有徒有婭時說韓憑苦委婉勸雌嫁五月禾稻齊八月熟對芭遺雛到北山空凋食榛子督責負戴歸夜深渡寒水里舍爭歎息鷹鳲曰否否非不憐苦孤欲先困勞爾雛歸見其母蠕凍東南枝識音辨兒子肝腸為摧離無食不敢歎胡不從父為寄謝仁族兄努力居我廬毋兒自薄德無以奉勤劬肅肅泉下路一言報故夫

舊作是辭頗招尤悔彼何人斯不戒而怒使靈鵲有知當更思吾語耳

三君圖贊

○商伯夷

夫子旣已往青山如市巃賢者無後悔豈其爲名高我來首陽道曾無古人在欲採舊時薇零落餘蕭艾

○漢焦先

古今皆恨悔先生獨不言衣食計力得心無未報恩彼敗鼠威甘從小鳥喧嗟夫爾處士憤激如縛鵲不從屠沽兒胡過江夏門江夏多貙豹賢愚總不論

○晉陶潛

鋤却當從菊傾盡隣甕酒先生卧北窗風味於何有醪晦英雄性情累家口乞食空爾爲庭雀喧五柳今昨韓王孫有人進食否

○丙戌端陽一日與諸弟就山齋除竹爲亭移石爲榻置酒其上扣竹而歌之

五年營一丘十年成一壑山水之累人已勝俗酬酢我之度斯亭經營盡朝作以竹繚繞之隨山通爲閣有石足移徙星光聚空落靈氣守深夜青鵲相環薄不知竹以外風煙去何著

磨刀詩

問刀何所語相對各心照神物終必合自知媚同調我聞古賢豪混迹甘屠釣豈眞爲魚肉各自有領要而何半寸錐處囊示其耀苟且就功名純釣坐相笑有光難贈人出門數年少

贛江舟中與弌弟談往事

家世本農桑爾父志高向學古事詩書置身韓馬上少孤憐母兄無方勤就養我父性奇嚴矩步儼先範子弟偶失謁既冠猶與杖清聲動里閭嘉譽走卿相丈出爭傳觀儕偶互惆悵所嗟門祚薄遂使哲人喪每念傷中心淚若崩河浪爾時生未週寧復解悽愴何因泉下人得知爾已壯究彼差池燕委羽隨空嶂猶復念其離成飛學高颺德豐報難塞人虧天所償殷勤繼先業毋爲昔賢歎

社集馬眉公齋頭賦得琴語

卓犖數晨夕雄談聳孤昧琴亦自欲言指適與絃會遠響答衆山庭影落蒼翠頓使群動息魚鳥各聽退申欵鳴再三如得良友誨寧不肅衣起而敢跛倚對倏忽起止間諸累乃屏廢守之以息心一燈耿簷內

活字 社課

達夫玩義理庸人死章句所以古文心如花著春樹綜錯自成理姸媸聽所賦史遷絕代才古今不數遇或云等春秋或曰屠酤註譬如大將行部曲各環互櫓盾諸器仗無物不備具按之靜無聲心目生駭懼掩甲風蕭蕭馬散春花渡盡此藏篋中已悟消息數

通濟巖

前一夕得夢頗歎次日登山不殊所見為賦小詩記異

登臨原不易神明先兆端山色故空蘢以夢增幽寒入道疲應接心目奔赴難遙見瀑布下曲折無遽安深林僻霜露木秋猶未殘列坐流水上選石如據鞍吾心如秋蒂剝落與雲閒

偶理殘書得陳弓甫呂東川兩先生札敬志數言兩公既天下偉人而予且有平生感何可使姓字不見於予之篇什也

昔見陳中丞鬚髯森劍戟敝衣冠側注風雨坐頹壁客座荅箋疏手口相間出愛我百鳥記云似古史逸每見必告人贊誦恐弗及約共上峨眉相對數晨夕時先生視學蜀中欲予偕往時以親老辭揣意甚鬱抑臨岐重執手良晤待他日豈期事會更錦江賊壘逼大臣義不辱公竟死官職呂公形脩然瞻眺儼鶴跡五月過汀山烽火正充斥債帥任千販墨吏填疆邑公再頓首辭論列中得失不用謀則行寧肯濫樞密一坐三浩歌俯仰盡酸泣燈影雜蟲聲青衫淚何濕慷慨謂小子爾終當成立惜我不及見行矣勉自力至今藏中心車過念疇昔聞有好公子茗雪載家室何因航一艇就之讀公集喪亂思舊恩

悲感劇新識山陽猶慟稽宋玉亦招屈欲寫公事傳小言愧椽筆

題王母夜降圖

天地猶逆旅賢愚同徙移來往積新故主人無忍慈少年慕遊仙量腹飡松芝卽此豪上想造化當忌窺帝子志長生方士工詭辭以術致鬼神恍惚曾見之初亦悦名美久乃居不疑遂有玉顏人來此深殿居椒蘭滿書壁雲氣生罘罳鼠輩夜來事我寧不盡知豈其見異人欒大猶得欺

輕風流水之詩

仙人結室清溪腹千樹桃花水照屋輕風吹立寒潭煙
手洗桃花喂蒼鹿

昭露秋霜之詩

霜深寒苦王孫不得夜寐起而靜坐歎息珠薄宮簾集
幽痒長蘆老檜坐相對洞庭波湧滴清淚王孫閉户月
皎皎秋風一夜紅山草

偶成

夢中難見見清影面前難望望斜領見影東高塵五丈

望領行人騎馬上

西陵路

西陵路山鳥喚人隔深樹新魂旅旅羈煙霧北有田南
有舸東家車馬晚渡河彼其之子自欲如何魂魄牽蕩
夜過家行燈前妻子不得達聲誰復永歎愁我無隣

公莫語

公莫語連屋少年燕趙子燈前暗聽擲刀聲不見人頭
化爲水霜花寒雪照屋荊卿心漸離筑精魂出入秦王
殿秦王一夜三移宿

不共水寒感所見也

不共水寒乃謂魚安不同山棲乃謂鳥歡鳳凰蛟龍千
萬里徒見網罟漁獵貽辛酸

送謝天章還會稽

謝生有才不能約手口一日相間作心腑蕩蕩如江河
千斛萬斛不得涸子之肺腸我心手春風得氣開蒲柳
我爲起舞子浩歌子若停聲我掩口送君立馬山煙平
酒揖諸峯相倒傾天下英雄錯三五江東無我獨生卿
子家住近山陰里舊有奇文藏宛委子能分我讀書屋

我生羽翼渡江水

題畫扇梅柳江春

山青冥晴若雨梅寒非貌柳絲仰俯野寛自覺亭空疎
江水相通煙欲吐江上人家晝閉門自言看慣淡如土

剝啄謡三首

剝啄剝啄老無角啄我庭前五尺木西山松柏千萬柯
蠐螬攘據空林谷
剝啄剝啄夜纔過蟲東西飛走相賀聽蟲指引蟲力多
無人時令蟲來坐

剁啄剁啄下來語啄我庭木柰何許少年挾彈穿入林
掉臂眈眈意在爾

劉贋唐公小影

公諱堯崇禎辛未冠犯湟田公以千兵拳令擊賊師潰被執賊哀其壯欲釋之公罵不絕口賊怒以兩筋鑿其鼻至死

毋瓦全寧碎璧有斷頭無屈膝再來身段秀實作者誰
呼可出雙瞳秋水髯春煙我記兒時馬上識

劉師垣公小影

贋唐公弟也贋唐被執輕身赴難今其子以蔭得襲千兵

戰聲寒鼓不起兄咬睛弟抉背如桃李爭代死逢地下
當笑語父韋布子錦衣抽弓矢步念之夫差夫差汝忘
越人之賊而父乎

補皇帝梱鼓曲

蚩尤出自羊水疏首登九淖以伐穹桑黃帝征之涿鹿之野作梱鼓之曲十章或曰唐武德中破高麗也

震雷驚

雷震百里蛇龍陸處雷無起止敵失徙倚

猛虎駭

彼盤伏則厲齒而索林谷彼徙牧則飛翼而食弱肉

鷙鳥擊

羽搏搏心瞻顧殺傷多目不誤雙睛秋草明狐兎任無
處

龍媒蹀

如御朽索當絕轡惴惴朕心結幽瘁肆予伐絕報天地

靈夔吼

夔無角愼所觸莫爲石故并焚玉

雕鶚爭

桃蟲飛定甲貳鵰鶚爭鳳凰治

壯士奮志

披衣出門不辯夜色跪辭父母無用嘆息小兒破賊一
日二日

熊羆哮咕

戰聲亂兮行雲停舉烽火兮蜜夜明士爭死兮稱權奇

虎騰上兮兕夜啼

石盪崖

浩浩洪沱披甲負戈漸漸石立荷薪種粒

波盪瑩
止止偶聚欲何語支祈啣柱飛高低化作水

購得仇十洲手繪呈周元亮先生

十洲山人賦殊性放筆落想皆幽靚吹噓使生拂使立
人物不敢不聽命我昔閱譜曾記憶畫人如豆當寸樹
誰能盡此不盈尺寫貌取神三十二一馬兩輿隱可識
老杉對對與人立疑此背樹隔煙中尚有幽人呼未出
老僧來自萬山裡深屋何人作頂禮酋意恭心各相向
似見音聲浮出紙叢下兩夫殊白皙劃手指襟語何物

安知不即服子慎三載問經執厮役細筆揣摩終非是
那能故紙呼神氣高文快事知相須留待昌黎作畫記

七夕之辭 壬辰同謝怡古集文信予宅

新風淅淅寒宵急開牕半壁延秋入秋燈藍藍心轉孤
人間亦復可憐夕天孫往事空寂寥欲渡不渡心抬搖
城頭昨夜雨三尺安知河漢無波濤星河歷歷去人近
輕螢數點孤光靜尤雲宿雨聲西流羣飛烏鵲疲奔命
烏鵲群飛星漢多良會年年奈爾何天孫下憐烏鵲意
爾亦雙飛渡河去

再和子瞻江上看山

百浪翻空吹白雲魚龍跳笑紛離羣波勇舟急過頃刻
但見諸峯相競奔舟行眼疾看不了白雲就人隨飄緲
半雲半水半青山應夢前身作飛鳥

登虔州塔頂同朱具臣南昌游雲生 五言律

登臨緣分事吾自偶然來孤遠蕩開見高危驗膽才長
風牽壁立衆樹領江迴煙積山如慕晴吹次第開

九月富沙道中

秋到寒林滿支風奈夜更蓉花煙眼細楓葉露蹤橫射

隼煩明主雕蟲老壯生千峯如待語一水積高泓

雨後獨望得園字

不厭開簾立新新飽一園竹光留濕粉松氣接雲根野
綠山明路江青水照痕深陰如履夢得霽滅幽昏

中秋雩陽蚤發

未殘今夕夢已滿一蓬風度節舟車裏離江聲影中日
新光不定山晦勢多同爲問諸峯月今宵何所逢

深秋同舍弟道存再入山夜中即事

竟夕空階雨秋深夢亦寒僧閒燈照夜鐘定月歸欄爲

閒山無恙猶依鳥共還干戈經見熟草次巳嫌安

有離舟者

以此千鄉月照今歡怨思偶同非有約相聚黯然離漏
靜寒流急雲深江草知仙舟無定泊不解夢相隨

憶故山

離離墻下竹今得幾枝長鳥可遷前路花還發宿香閒
鐘月上寺寒户樹齊林不必移文促青山願未償

寒食樓望

端居生嘆息況復此登臨鳥入竹有路風吹花出林見

雲山似累欲雨樹先陰一寸深遙意蕫蕫足夢尋

看劒辭

欲贈何人去君新過大梁物神知必合心怨看能涼澆
以千巡酒行多五尺霜燈前勤拭拂端不爲身防

聽蛙

羣動紛于夜林塘增一幽以聲連遠類是響逼新秋月
色遥分樹涼風先著樓今宵淒切坐此意抱誰投

舟過東昌九月四日

略記江行久秋風道路長辮裝知北客閭語近南鄉衆

熟楓天暮魚肥稻隴香來歸眞太息經歲敝裘怗

寄懷馮密菴先生次家堯夫韻

屢時逢楚使説近住青山身隱文焉用憂多老不閒先
臣餘幾在夫子最相關莫去湘潭側行吟易槁顏

賦謁周樸齋先生

荀御方今日欽心已積時如川容百谷有鳥萃新枝清
課題花判分籌補月詩春陵曾入賦灌露待相貽
數載干戈地多爲賢者憂飛鴻棲定宅瘠鶴舞清秋情
已非阿好人當自古求江蘺亦香草欲得任芳洲

雨中別謝怡古諄公還瑞邑

每愛吴江句新纔慰所聞尋聲知不負相感故難言一
樸能予許名山附爾存莫因多事日貧賤廢高論
正好春山住言歸不肯遲雖驚離亂去頗恙雨煙奇行
屐分雲氣藍輿出樹枝最高峯上望知我索居時

戊子仲春米價驟湧且隣縣遏糴持錢入市者
或不得升合屈指西成尚懸五月深抱杞憂
恐遂萌亂作詩二章同周子式玉共賦

亂極應趨治天心殊漠然風雲猶黯色師旅繼凶年晉

不輸泰栗礿當易許田丙戌王師初定曾以瑞邑易汀既而更之若使在汀爲下邑或不敢過雜未可知也隣炊朝幾發淒感坐燈前

小市狂如鬨憂焚似積薪哀貧嗟矣富自夏徂于春半月皆弦仰三星入留匀清歌何處發猶有綺筵人

禱雨詩

人事知非矣于天責備俱不靈頑五嶽分罪坐羣巫魚弗恬波日鳩猶學旱呼畢箕曾朋聽風雨好殊誣

羣號力已盡天聽不能卑一日三春望千鄉八口饑弘羊榷雨伯瑕豕媚雲師北斗欄干夜傷心露立時

香藏詩追和張林宗先生題壁

高蘭荒欲盡芷亦哭殘香何日纔賁鏡彈琴一撫牀聲浮沈汴水汴城之厄先生抱其遺文没于水中魂坐語秋霜豈少名山在遺文未得藏

買絲難更繡小像刻沈香北面稱長侍西風過滿牀徒添一嘆息不蚤十星霜煙水茫茫畔伊人或尚藏

魂莫西東去我懷椒糈香帷燈留影坐聞嘯識登牀山鳥啼城月莎雞閙曉霜巫陽曾四索箇處是君藏

半是蛟龍得纔留數語香停車回再讀檢稿恨椎牀聽久三更漏心孤萬瓦霜河流知鎮重不敢漫公藏

見閒皆足痛我欲寫遺香聽水抄悲調開雲葬花未祭寒谿上土兒踏大堤霜應謝山中客爲公十載藏予碩樵閣先生及弟靖公收葬之十載今始歸其宗人

庚寅中秋怡古晤我古城山中談三日別去時予亦將有榕城之遊作秋山晤別詩

就我閒行約攜囊數卷詩卽斯成晤況要不冷秋姿明月分歡怨青山記別離芙蓉他日岸思子倍今時

共是隣相及猶云歎索居況當千里去遲子數時書香荔紅纔斷髙榕綠漸蕪無諸閒殿角飜譜註蟲魚

入漢巖怡古接竹爲我取石側懸蘭

豈敢傷高潔知予癖未刪移文煩野鶴決意出青山賴是朋從力頻商位置間莫愁隣舊失曾載好松還詩並得萬年松數本

遂載清姿去知從遠壑歸旁求勞不惜疑似種多非愛函秋香澹移乗兩色肥幽棲歡事事乍見卽相依

曉發臘子嶺

晴雨愁難定飄能慰所期萬松齊路發獨鳥背人啼去

處常差擬當前歎絶奇看他花得意顛倒盡春姿

虎耳蘭

弱質看常御尋名得爾尊香能分鼻觀鈍自懺聞根幽
谷刪繁豔秋風健客魂瀟湘閒住好誰肯讓當門

都門別張遠公蔚生南還

瘦馬嘶殘夜僕夫知告行黯然情已滿不必酒將傾失
意安時命相期愧友生青山遮去騎掩袂上孤城

別文信予于湘江亦將別謝怡古予餘水矣誌
之以詩

百里皆相次寧云道阻長蚕秋三地別一夕九迴腸互
勉知交重居貧自士常話深燈焰薄不記夜多霜

九月二十三日為閔宮用壽

無宅浮苕霅青山識舊衣詩能師白傅貧且斷周妻四
十達未晚吾徒寧盡非堪將嚴苦意共對菊香園
各自心多感相看是雁行時危家未定裝薄毋難將俊
句消燈焰清歌敵夜霜莫驚榕國酒我亦住他鄉
罷對南還檢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五韻別
伍化臣段偉儒

京洛誰相識殘香立暮春殷勤傾別酒鎮重拜鄉人出
處皆無策遲留賤一身最難僮僕意細語亦津津
不敢傷花力棲遲怨曉風只當安溷廁誰復挂簾籠馬
首歸殘客蛾眉失畫工燒書猶未得歸去倘山中
今夕眞當別遲回轉自疑六千車馬路九十雨煙期久
客增親念先歸致友辭寄來書絮絮臨發更封題
留燈深醉夜維縶永今朝驛路催榆莢明河秀柳條琵
當逢客罵文不解人嘲無緒東風急横吹亦太勞
京華三往還髮漸老星星國士羞雞口鄉心冷雁翎看
多遲去伴偏羨蚤歸情前路誰當意相逢柳眼青

泊老洲

雖喜還家近他鄉異且留把書思往事隨浪出孤舟水
大河魚上天清隴麥收輸他督郵吏坐月看江流

十一月望日至都門寄仲弟南昌

辛苦南州令持身耐一寒到都人盡説指事爾能官好
客今誰至征書得否寬遥知燈火裡趨走正江干
得領神仙尉徵君亦部民狂奴猶故態高論恐來嗔弟近
戲東友人云閒屈徵君嗔 慎勿多為好惟思尚可貧眼
座客得呼仙尉作衙官

中京洛客君自選誰憐

江行載菊

相約歸舟好秋風及國來數枝憑友借經月對人開位置商草意高嚴陋衆才白衣應少客自爲殘餘杯

維揚旅次寄同門徐荆山典試粵西

遥憶灘山裏秋風滿絳紗到江行盡水浮月坐當花得士見誰快方言着幾家莫愁前路遠賤子更京華

章門送客

無足堪君住臨行拙再留新詩吟落葉輕舫坐乘秋性習難爲別人言始欲愁雖知鄉夢穩萬一記南州

賦得喬木千林外懸泉百丈餘爲宋樹桐郡丞壽

不必記年代清陰已四垂光分江左右枝寫嶽崎嶔所植關時地隨方識表師齊煙圓點點銀漢落絲絲以此飛湍迅皆于積潤爲新漸濯香草留地補霧芝長生無待問餘苓飼鹿麋

三醉芙蓉 齋中初植一本踰年成蓋紅白時更蚤午變質亦奇種也

山以秋爲夜清光更獨抽樹高分傍竹花近坐宜樓別院開曾見新裁興更遒臨粧脂粉稱易態笑啼周舞久紅裾淺香重翠靨收矜年留水國把臂入糟丘一角看蛩幻多方誤蝗求欲澆千斛酒散作彩霞浮

集社中諸子水閣看荷

近市如愁鶴郊行乍解籠亭依三面水簾捲一溪風雲險天無倚晴空樹或縫波明分岸岸座遠入峯峯林帶晚塘靜花矜隔宿紅不惟清絶俗況是調皆同綠影隨光出清香索暗通莫寒今夕好住我膽瓶中

寒夜聽雨有懷 七言律

坐息爐煙平餉清浮凉欲滿爲樓生失林鳴鳥呼何急在樹微零隨有聲只一窗孤意已感聽三更過想俱萌安知衆聲陰晴異不是伊人見月明

宋樹桐郡丞以五韻見贈即次奉酬與家弟道存同賦

烏托芳林步啄香雙棲自愛羽毛章十年筆墨酬心眼兩載干戈挫劍鋩杯酒豈能平寸嶽空階閒起踏繁霜使君特爲門庭廣偏欲尋聲問任棠

榜後四月舟泊劍潭次李元仲師韻

殘樹寒林望不同波痕帆影各西東文章遇主成筵卜
貪俗爭時比聚聾小艇沿江三面綠好花帶水一圍紅
羇棲抱夢遲更盡老我秋陰半刻工

秋懷

輕陰習習隨簾寒盡日羇煙亂鳥淵獨夜淒心搖舞鶴
衰燈紫夢泣幽蘭壯年去我沈憂老恨事當人失意看
不是為秋偏易感一欄花月渺難歎
仙才未賦性難馴止可蕭然見古人絳灌幾能填遠恨
馬韓時忽夢前身千山洗黛開煙壁八月殘荷老蘋濱

欲寫移文遥弔問首陽近日幾孤臣

○補秋行

許多新恨葬紅塵漉酒閒他舊葛巾催雨寒煙當立馬
投棲荒鳥急遮人。別開文塚埋芳媚欲買糟丘作比隣
五嶽向平眞錯料只須閉户毀蹄輪

與胡與叔

終日排場也索居難通江海泣枯魚買山欲畫雲為界
置艇當牽岸上廬有父同孤皆感易三生是舊異交初
照君可為氷霜意莫謂因人熱致書

十年以長卽兄行况爾清光共一方漢必趨江無別派
蘭甘孤芷不同香抽思托東謀蓉介密約投林索鳥將
未識山公妻子見曾將才度費商量

佛祖峯山寺坐月

錯繡諸峯夜色安煙光樹氣積高寒蒼茫星漢容人立
喧寂林巒共佛看涼月有懷成獨笑清宵無累况登山
紙屏細坐幽如夢何處吹香滿一欄

舟夜六月之四日

疎涼餘影似秋朝澹拂雲陰晝寂寥晚燕半飛粘水面

新煙一縷出山椒地當初至看如舊人在他鄉夢亦遥
此際高閒無可著已多筆墨累清宵

信豐塔影詩

皇輿考載信豐塔無影極想見之今歲以便
道至此適張維遠招寓葉而珏山齋正當塔
所益渴素懷矣是夜月光初上見塔影離離
在屋不覺失笑諸君起立卽席請作訂訛詩

欲得層崚近市難森森峙立卽峯巒鐘聲十里月初上
木末三巡鳥未安誤記半歸前好事殘碑猶載舊貞觀

無容絕迹矜孤影正賴清陰覆夢寒

阻雨宿梅岡

簇簇新茵襯馬蹄竹扉閒立小山西雲分嶺去殘將半
水入江纔歸未齊古驛歷危爭鳥路荒郵雜卧逐雞棲
五更坐徹霜燈焰自解詩筒補舊題

三閭廟詩

去汀六十里之三洲市有三閭廟不知建於何代也予每過愛其名皆嘗謁焉座上并設三像有好事者大書曰中屈原左賈誼右姚崇因念汀故荒僻未經過化屈賈同聲姚尤唐突偶記古人之誤有以拾遺為十姨者安知不以三閭為三人乎而地為讀約所又安知不即古三閭五黨之義即三閭得名亦非為屈子之故未可知也偶誌小章并詳首尾他日當為訂正耳乙酉十月八日

生前已自歎無徒既死何能賦卜居醒眼排場猶旦暮
荒郵存祀寄沽屠兩行濁酒澆春社一束芻靈薦鬼車
我亦有懷天夢夢只當呵壁問三閭

水亭月

板橋新露下初盈澤國能令倍夜清一閣不支煙去住
千峯漸失面崢嶸只經鳥過添飛影或是舟橫礙小明
丘壑久要情自足閒身肯使御風行

次鄭健也聞變之一

此身擬付老何鄉欲剪芙蓉製薄裳到眼一行皆恨事
洗脂半面罷登場渡江化枳猶存性當戶鋤蘭定畏香
欲買西山供隱計輸他岸上住孤航

山居雜興 用八齊體

金盤渭水立秋風石鼓應灰宿莽中絲瑟雖工非主好
竹書幾得附名通匏當秋後心徒苦土半燒痕歲不逢
革盡鞍韉粗自遣木奴飽看一霜紅

挽沈未空先生

風流雅道飄零盡非為尋常下拜頻生結慧因消半榻
天長護過厚庸人推無死理歸前數賴有清文晤後身
獨惜許多疑未析焚來紙語不相親
是處招呼望欲歸知無累境礙空微半庭蕭寂時名間
一國情詞為死祈事獨傷心虛月社魂將憒頗坐書幃

南隅已是西州路不忍重來扣竹扉

周櫟園先生以䣊號新集見寄兼聞將視事杭川展讀中宵作五韻相待

讀去能教衆慮清四周簷鳥聽分明念經年別挑燈坐閒數行來出户迎身歷名山成史記手函好句寄門生殷勤莫歎秋風晚嶺上雲煙正待評

兵事初定招朱具臣周式玉過山齋即席口占命兒輩讀之

折柬相期即到門勝他河渚隔秋村交游十年見爾我

風雨一更寒酒飧國事暫寬饒獨坐瓶花當滿秀于園莫言今夕他鄉侶此地閒身羨獨存

八月十七夜月 先是中秋及十六日皆不月是夕快覩乃有此作

最嫌容易滿羣情分得幽光次第明到樹全身微帶露離窗半面恰三更登臺繞砌看難足澆竹燒茶興屢傾薄冷沾裳猶啓户出林鳥聽最初鳴

代上某使君

長日銜閒只鶴踪留多餘地插芙蓉公如江漢南之紀世指衡華岳所宗渡虎偶然傳史記豢龍曾不外書傭

欲裁雙簡成新頌甘露今飛第幾松

別舍弟道存之歸化兼呈周子式玉

輪跡況及曉霜時之子寅征為感思世俗空知余勝幽閉門長是自相師戒裝衣履皆關念輕別尋常亦贈詩獨得良朋同往返梅香歸路寄分題

與舍弟道存夜談即事

不覺悽然萬感投遥峯寸寸割閒愁一燈坐久三更雨七尺才疎八口謀零露有聲知落葉蒹葭無力得辭秋小人有母還能奉共爾耕田住小丘

紀夢詩

丁亥十一月初三夜夢至一山夾道皆長松可十里許松盡露一寺寺已破壞見一老僧似是舊遊為予設飯飯已導予登臺榜書嘶煙臺側卧一小碑細書云奉聖三年曹山侯三大夫某軍司馬某田三十六畝云云大似人間所傳鶴田券字半駁蝕不可讀又過一亭亭上巨碑深刻僧指云此前輩吳明卿所作七言古風也字作小篆夢中了了可誦醒

時都不復記憶再至一破菴四周怪石嶙峋如奇鬼欲搏人魂魄皆驚予正心動欲還一老嫗從屋壁後掩出亟呼曰居士留詩去予隨驚寤開戶淒然正霜飛漏盡時也

不關因想夙相期野性前身應鹿麋十里松陰接去路
半山亭子讀殘碑樓臺雖幻矜新到猿鳥無言見古時
爲蜀高峯留石在重來定欲補題詩

寄位和尚兼訂入山之約

此生牛馬幾曾閒三十無聞鬢欲班清夜時萌學道想
其如衣食念相關屢虛良約慚前輩一到新音應改顏
況是昔遊曾致語不煩介紹見青山

懷周學博不至

新霜欲蹐小樓前不信春宵迴可憐四百里程經夢歷
三生石畔訂緣先情能及子先而友季數爲予數爾賢家仲向曾與周往返此際良懷相待滿單車曾否破孤煙

○憶舊

離羣遲暮感俱盈屢負春山猿鶴盟時一相思亭上月
尋常共坐及三更題殘半紙收藤篋惠我新詩卽杜衡

油壁車邊松柏路同心每願樹長生

壽王無競先生

漸漸官槐兎目黃堪栎柳帶共人長兩年初度逢晴好
一國諸生快景行眷屬文章非俗福坫壇風雅自開荒
笑他天上頑仙史不乞靈書著鼎方

贈某

此生已是老雕蟲只坐琅玕數畝風頗愛朱家事游俠
敢云孤操共英雄雪深半巷閒高會手散千金買寸銅
鬱鬱久居眞自憎策驢又聽去關中

相公墓

莫論剛腸是雪霜宋家丞相見尋常冬青幾樹傷心插
社飯明年隨淚嘗一慟自關朝野意千春不忍慝蘭香
可憐鳳輦歸無地臣骨猶多説首陽

送舍弟道存北上

不但長堤折柳枝瓊華亦欲解爲貽春江柔艣氣相得
驛路明花心各依伏櫪老生閒騏足入宮女弟冠蛾眉
士龍固自能爲賦肯使三都讓左思

瑞金署中別門士錢留史頫雲兄弟

秋衫吹冷濕江雲促席添燈意各紜卽別猶爲遲竟日
當歡知更憶離羣名應相與終慚薄書亦無奇不敢分
去路天南過雁少憑誰中夜喚君聞

開春五日飲胡與叔宅即次元日見懷詩用陳
白沙先生韻同楊叔夜卿陳錫振分賦

莫厭清齋賞事貧寸心斗酒亦能春謫來天上還同隊
選入名山待補人文字逢年輸養卒亂離閒地聚朋賓
不知拂面紅塵漫可得長容卧綠茵

人日集陳錫振宅再用前韻

三合東坡量亦貧卻藏新醑怕孤春朴腸自不宜時眼
清興無多讓古人獨共閒心深永夜觴除苛政恕疲賓
山茶正滿闌新秀逞掃殘花補座茵

濟南登李于鱗先生白雪樓

嶽氣河聲接大城新祠短柳亂啼鶯登壇會散當年客
故里樓分一代名世治文章饒自貴交寒意氣向誰傾
我來公去能無感繫馬斜陽淚獨清

題佟公名宦佟舊令南皮改任河間令各祠其主于學宮

傷心往事詎能降遥禮西風酒數行桑柘尚留前日蔭

漾蘋不止一池香歸來華表星河暗吹去參差月影涼
我望高靈心浩蕩瞻回多在古桐鄉

壬辰夏季同謝怡古諄公夜坐蕭帝巖各賦詩
留壁

俗傳爲梁武帝避兵之所閱巖誌爲蕭熙舊
刺虔州當晉亂擁兵自帝亦稱齊武因誤號
姓氏之同遂承訛至今也

舊事空傳小院荒寒林竟日鳥魚忙問今何世成彌指
石閒人多自冷腸峯闕偶然浮月出宵深正得盡山涼
曉鐘定後還添燭下界聞雞漏數長

漢仙巖待月

飛盡炊煙暝色安羣情蓄意待林巒隨山得住皆當月
今夕何年敢厭看樹下影徐分壁上峽中光欲到檽難
遥思前夜南塘岸特少清陰似此寒

既成諸巖之遊賦謝王大允令君蕭孟昉學博

輕煙雙槳蕩寒流遠近能分十日留得意山皆宜雨月
深情人爲具車舟諸峯惜別猶縈夢積壑陰多易感秋
記取小亭碑版在平生冠絕是茲遊

清明日客三山樓雨與舍弟毅分賦寄社中諸子

客思已不堪風雨還數吹來入絳紗人較瘦多三月柳恨憑紅去一園花漸知妄想難償錯即慣離心亦憶家偏記歡場當意處小齋分韻試新茶

築小亭於北山之麓楚中胡待莘先輩為我字曰矜秋其成也詩以落之

也知丘壑自宜情每及登臨眼倍清出戶能呼羣鳥食撫絃要使衆山鳴遠天無盡峰難倚小閣憑高露易盈日暮握香松又雨新秋肯不借亭名

越王臺詩同弟毅賦 附毅詩

看宿梁煙蹟樹枝樓臺尚自指當時花開上巳紅猶淺麥秀長堤綠不支使九原人如可作知千古事恨何期無言芳草萋萋路誰去寒山讀斷碑

齊煙九點望神州一角閩山也破愁帝子不歸清閣曉狂生獨淚灑亭秋三更杜宇啼偏急幾樹冬青綠未收屈指意中殊恨甚傷心寧待上臺遊

住鼓山三日別去與林彭叟期補再遊林善謔許寫芳崱圖遺我

皆經積想艱難後自應棲尋滿意中即淺為謀住十日歷高才得禮雙峯與留未盡還重往山入殘春亦太工要欲就君分筆墨乞來四壁卧遊從

曉發武平道中口占

豈為春盡意闌珊麋鹿從來野性寬出戶便消三日恨經奇足償十年艱可知正則懷芳草能讀離騷向子蘭人附使君疲欲死意中惟自領高寒

雨後登沙陽洞天巖貽王孫青使君

幽涼纔得盡山情聽去簷溝尚雨聲一榻樹光青左右七峯煙淨綠分明讀碑即當他鄉晤（巖中有元碑吾鄉先達丁公德孫所作）解佩新尋萬里盟車馬江干清興遠何因舉似謝宣城

坐友人園中遲之不至偶題壁上

頗事躭閒愛一丘買山誰復哂巢由在窗左右無非竹得樹參差已當樓位置皆知心所寄蒼涼時似意經秋莫教放鶴呼歸艇林影苔光自欲留

洪塘舟次菖蒲中朱良士林覲伯諸君贈別之

作

幾年行李疲奔命見此茫茫恨轉長飛鳥數行寒傍水
新雲一縷薄如裳便當沽酒爲深別況得新詞入旅裝
好友良懷㝠草次悔將容易上孤航

賦得一路看山到武夷次秦淮諸子送周元亮
先生入閩

畫書載去笥輿輕半踏風煙入鳥程細路能生情曲折
遥峯屢費夢逢迎十洲手著傳圖史萬壑身先待主盟
人與靈山高異並幔亭雲爲使君生

和詩話樓韻 周元亮使君新祠宋逋客嚴滄浪先生其上

滄浪波細石根明若箇搴裳飲獨清到郎單車祠季子
來知賞素爲君平幾椽樓峻歸風雨一束芻香過杜蘅
拜手長河呼共話風流誰更似先生

和寒食登詩話樓原韻

閒呼檻外鳥來前落盡溪花蔓草芊直欲送懷千古上
與誰對卧一牀連大江飄譜歌楊柳細雨肥紅濕杜鵑
寒食漫云虛擲過滄浪猶是五湖煙

雪齋紅梅 社課

春峯一抹曉煙移猶護新花照短籬寒甚無因分蝶夢
香留尚未損蛾眉自緣吹豔能消凍肯爲依光歎後時
種向孤山明月路直教瘦盡海棠枝

壬辰春仲將泛延津之棹留寓清流伍化臣招
遊東華山記去年是時正與伍子北行

雪霜猶未浣衣裘又挂孤帆照碧流好友良難能幾聚
春山非約亦當留一江新雨添寒樹半角疎煙問小樓
無緒桃花紅岸岸長年閱盡送行舟

樵川署中夜訂諸家近稿賦呈周櫟園先生

紛來小院柚香稠一卷閒從乞校讎雨夜爭涼添半臂
過墻濁酒字雙頭 樵川酒名 力持大雅商中晚非薄時賢偶
去留鎮重蕉堂詩話在瓣香還自倚南樓 樵川東南有詩話樓嚴滄浪先生舊遊蹟也

客邸晤趙寒同隨就道樵川賦此東寄

通名各自云交晚郎去何因與晤俱小邸茶香言草次
半肩與滯意枝吾愁將十倍才難敵圖別三朝見定殊
待我大堤新綠好春風莫遽老蘼蕪

送分考邵蓉園先生任高陵

望去長河柳路勻先生旌旆指西秦千年史記初經眼萬里圖書遠伴人座接龍池高閣迥花開鹿苑小堤春舞歌自是扶風舊幾曲山香挾畫輪

蚤發芋原

夜中先自起僮僕出户殘星猶曉陳頑海不當狂自大明河真欲秀于人漁舟喧渡爭趨市溪女耕花半餉鄰雖是他鄉留住慣最能闌意是殘春

重九憶舍弟毅在都門

籬根菊尚未全香半榻支頤綠滿牀愁絕月光深永夜寧須蟋蟀喚西堂每當佳序思纔劇肯共青山卧不妨誦得右丞重九句闌干角畔幾多霜

偶成 丙戌春作

如斯那得不生愁一角閩山畫九州人命賤同屠馬市少年官大爛羊頭瀾翻史冊無今日有附風雲似此否太息賈生真嬾哭遠牀起走數回周

初度次張元聲贈韻

畫師詞客謬前身只好青山踏野塵媿我良朋言四壁慚人過主事千鈞慣愁遷客衫難濕挫性狂生語不新泠落當年香案伴記來謫籍已三旬

登鼓山同沙陽廖伊贄蒲中林彭叟

歷險能將智慧奪寧辭高峻踏危魂十年壯想觀滄海一葉蒼茫渡國門鳥喜人來啼向樹山經雨過遠明村殘碑更耐殷勤讀猶見當時笑詠存

鼓山即席贈廖伊贄先生時年八十矣

一呼即起共看山柱杖鏗然響壁間補百年中遊未及得三生悟想非艱身全數載干戈內人坐深秋水石閒白髮直將泉色換花風吹去漱朱顏

史奇玉明府讀小集見贈五韻即次奉荅兼送

還蒲

一杯藜火借高流可不青山擁敝裘空執瓣香稱弟子敢從世法事君侯臨文老去交偏少知已言多異且留幾日秋林楓葉路遙遙予思滿仙舟

小園新成同社諸子見過分得鄰字 十月四日

位置能教稱野身即非丘壑意相鄰無言花鳥安長侍盡日茗香試小春種樹及肩才庇户青山如面欲當人念難入世逢時懶肯共空齋濁酒頻

賦得昭君夢返漢宮

背影離燈去有聲曾過細路記分明蕭條舊月猶殘殿
尋省空房似隔生敢競娥眉安命薄時疑魚貫受恩輕
重來芳色經愁減恰好當年畫稿呈

癸巳七日過縣江道中次周元亮先生寄韻

亂踏春峯半日餘爲謀頗自悔才疎全孤人日題花伴
笑遣奴星結柳車脂滑一量居士履瀾翻千偈故人書
烽煙尚指東南路未識孫公果遂初

正月十三夜月

當春月自解爲光人立明河夜夜霜孤影先從生隔樹
清陰時一滿虛堂依枝亂鳥飛更急倚壁涼燈照夢荒
聽是樓西閒放剪爐煙初盡獨登牀

渡大孤

輕楫楊舲渡水湄定知煙雨待新詞青山十里仙人宅
江水雙流姊妹祠肯送條風迴鷁首獨留波影照蛾眉
爲誰解佩還相憶夜夜清光望九疑

○淮陰道上

層城高峙碧流湍懷古人從立馬看名字不難留畫閣
英雄何處覓漁竿千秋戰壘啼烏喚五尺碑陰舊雨寒
惟有市中年少客時時清淚洒江干

秋歸雜稾

雲暗長河落葉稀輕涼吹冷上征衣來成底事經年別
今去能知昨日非霜氣遠從江路白秋風直伴旅人歸
侯門羿子應相計菊滿清齋正雨肥
長安秋蚤上林邊閒賦爵人感遇篇學道定心隨豔減
著書老筆逐時纖幾家燕子辭將別何處笛聲吹可憐
臥念少游前日語忍看跕水墮飛鳶

別夢鄉心托大江勞勞獨客命歸航抱將寒雨深今夕
隔我相思宛一方作賦故人誰未貴趨庭小弟近爲郎
莫言松桂還相待不少城南八百桑
江聲漠漠迴離情八月蒼葭露欲零小市新寒高酒價
歸舟晚泊亂燈明何年逐鹿留空戍幾點飛烏過廢城
極目興亡深涕淚耐他寒柝響殘更

三山園解客從閒道來者述周櫟園先生戰功第一嗟夫先生今尚爲閩人用也慨歎之餘作此遥寄

百戰圍中不死身還消鐃吹勸孤臣繞朝猶自爲秦策
廉頗終思用趙人萬帳傳呼公尚在一時位置壘俱新
城頭白盡星星鬢未必鹽車換畫麟
攤箋雲霄賦戰功綠綈新綴斷袍紅臣心不及開雲嶽
人意能成拔木風天爲勞疆歸衆母國慙多故累明公
可憐八載行間客猶有刀瘢索未工

歷下看趵突泉次趙孟頫先生韻

車塵十日見聞無坐我寒流卽島壺滄海幾曾還鶴駕
神仙應亦嘆魚枯（泉側祀呂祖）半方淅瀝能爲雨一檻清陰

自可湖厭薄人間載歌舞泠泠直伴客懷孤

出城

秦宮一夜冷花枝何處隨人鬬廣眉失意不難輕去國
爲容頗自悔當時驢銜山店車泥滑月壓平堤麥浪低
歸去懶殘應更問寒灰撥盡誤相期

正月張遠公大征雲南別之于京邸四月別蔚
生萊陽令山只同北來又將南去送之以詩

南客重裘雪未乾相隨盡月伴征鞍殘碑誤字頻商讀
小雨新詩出稿看月欲再留今夕照帆將更遠大江寒
君家兄弟鬬人意是處踟躕屢別難

◦重經廬山

兩過匡廬到未曾高靈應欲選人登故當偃蹇酧殘客
（東坡入廬山詩青山若無數偃蹇不相親）何處溪橋過定僧帆轉山情隨岸
出江寒樹氣接雲蒸卧覩巳自須三日況置閒身最上
層

午日雨宿下菌記六年前同諸弟侍老母家宴
仲弟賦蕭艾垂垂拂草堂之句近仲弟迎養
老母南州吏事馳驅想不遑更辦筆墨季弟

楷又應試還汀而予且遠在三千里外諸昆
異地何從上一語以慰老人也仍用前句賦
詩一章

蕭艾垂垂拂草堂弟兄好句自相將四鄰濁酒過墻上
一角榴花開舍傍永夜客中籌往事酸心雨裏醉端陽
明朝更向前途發遙立千峯數雁行

望泰

每當行處証圖經身到來看更杳冥雲物居然前代色
魯齊不了昔時青千峰積雪開新面一髮仙源想舊靈

松際露人山露寺上方燈火落星星

寄責行者

頓首南行雁憐余寄語頻今非傳紙去并欲寄儂身

春詞

桃李開春風不揣顏色薄坐怨黃鳥聲上樹催花落

雙鳧口唼唼夜宿塘蒲冷不識明月光負水爭花影

新鶯

試羽輕安宿春山厭獨鳴隔窗閒屈指是母是雛聲

賦得城中年少空相慕

莫輕開白眼知他青謂何兵家會哭者此慟古無多

閒坐有贈

一春能負爾欲得倍相看花落猶矜色飛飛下隋難

次獅峯位和尚山居十二景詩

甲申之夏與舍弟毅讀書佛祖峯山寺乘與遊羅漢巖時川原寥寂自寒山片石外無足晤語者獨得一見位和尚以為不負斯遊去今已七年所矣和尚以避亂來汀再奉几杖晝日三接僕既盡傾鄙態師亦頗獲歡心因以山居諸韻卽景呈辭更望和尚還山之日遣侍者高足每向一峯為誦小詩一首使山靈有知知黎生之未忘前遊者尚猶如旦暮也丁亥十月之望日著

獅子峯

勢已分全力羣峰各避爭莫云須一吼音寂悟諸生

八音澗

一澗為衆音山川亦饒舌知有幽窗人卧聽數分別

剪雲臺

去天纔幾尺雲亦剪非難師記登臺日分予一片看

散珠泉

良工不示樸胡乃弄狡獪青山衣領寒珠落長河外

鉢盂山

辟穀尋常事山僧餓不殊欲教盈大地魚鳥引同盂

羅漢巖

石亦須清悟巖非浪得名卽看遊止日能使道心生

米堆石

我亦疑斯語師今為訂訛米家眞本少留爾寄巖阿

亦是將餅換大蘇供佛印以石云以餅與小兒換得　何妨作米香佪哉稽

叔夜空想石漿嘗

舊皆傳此石能出米餉僧蓋不知此石似米畫得名也及予至山中寺僧蓋嚼石屑相示謂石味如米漿故云予時一笑爲止

試劍石誌載陳主覇先試劍處

光鍔不暫閒霧風先草昧青濛虎兕嘶猶有劍威在

卧龍潭

鱗甲原非懶看時想獨哀安瀾猶未足況欲吼風雷

蠟燭峯

具形光未足指點費山僧教爾皈依性隨方禮佛燈

千丈崖

猿鳥魂皆碎煙雲到不齊若箇閒遊者撒手度崖西

鍊雲橋

攜得不贈人几案足清賞我欲毀長虹令雲通來往

江月

我來十日中明月照江滸何當襟袖間藏之待風雨

蕭巖五勝

石闌

峭然千仞間片雲忽中斷欲使過遊人耳目先互換

憑虛閣

風煙宅其中諸峯呈面面我來一披襟御之冷然善

石倉

秀色乃可餐寧有口腹累置此藏雲煙萬斛不得賣

牀洞

欲買閒雲去環山作臥遊谿聲時逼聽飛濺濕牀頭

清渡

石樹相淺深魚鳥各性命時來泛舟人忘路之遠近

涿州道中謔贈逆旅主人

日暮回鞭急西風帽帶寒莫欺騎馬客曾四渡桑乾

頻年作客久不見梅花回念故鄉此正傳柑藉草時也

十里梅花水朱樓次第開遊人愁酒盡月上不歸來

過隱者居題壁　六言截句

小座開簾度鳥山橋載水歸煙車馬自在前路莫混乃公起眠

題達摩像寄蜀僧

茫茫海水千里雙足踏向何處放火燒絕蘆根那箇豪傑自度

都門集李家莊子

箇似大江柳岸方塘小徑疎花座上誰人低首南客一半思家

無數遊人酒伴當機解悟何曾都待功成將相恐防悔盡山僧 時演曇花雜劇

風雨懷人夜 七言截句

香魂雨冷奈幽牀燈焰爐煙寫壁荒碎積思腸成夢易河橋處處踏明霜

高樓嗚角雜花吹料得紅衫坐製詩欲滅爐煙催睡去爲憐寒爐剪燈遲

牡丹亭子一情城聲影無端想結成天下夢中連白晝邯鄲癡絕枕邊生

送春

坐山中久不知立夏偶侍者言及已去春十一日矣乃爲詩追送之因寄問社中諸子若見近者炎涼何如當即報我

花欲飄零鳥欲遷別心應爲好山牽儂今未便因人熱四月寒輕尚著緜

留別潄青

相逢失意恨當明不必琵琶淚已清歌到霜橫燈焰薄蒼涼音節各吞聲

誰能再讀牡丹亭見子依然念典刑閒自鏡中開影看人言應不愧阿青

江澌不斷結寒流霜氣催人坐鷁頭剩翠殘香猶住夢可堪寥落付行舟

贈友新婚

銀紅衫子稱身量夜氣蕭森住薄涼遥擬燭光燈焰裏傍人閒想一更長

代寄 時得生子消息

離離風雨隨新樓路轉溪迴夢亦流年少不堪兒女累小窗深坐晏梳頭

甲申七夕

一籬秋雨壓雲眉雖隔銀河未爽期爲念江淮流落者幾年音問不相知

宿苧洲公館卽事

野粉畱黃四壁昏秋燈涼雨坐消魂江東正報征書急
府吏催錢夜打門

劍光百鍊老霜煙繞指猶嫌化不妍一夜烏啼涼月苦
寸心愁絶抱秋眠

亡友丘雲起墓已宿草矣其弟雲柱以遺書見
我執卷泫然回念秋山燈雨時猶河漢間事
也謹誌兩截以告幽冥

瘦指哀吟醮筆刪硃光墨氣尚斕斑於今長夜殊人世

可似秋涼幾月山

執紼悲慚古素車求人虎賁為踟躇可憐一綫隨秋籜
誰讀中郎故篋書 雲起一女去秋亦殤

秋帖

寒林滿載翠煙流吹到當簾急下鈎看遣芙蓉紅一角
青山也怕十分秋

同郭偶生過胡與叔郊原卽事

小閣池陰積水涼諸峯相待立如粧黯情爭逐輕秋墜
莫有人能悟樹香

鼓山茶話

鐘罷遥峰響未歸月光一片冷雙扉山僧漫自畱人坐
不乞東坡玉帶圍

哀哉行

乙酉重九賊已三至近郊幸不逼城壘元道
州云豈力能制敵與蓋蒙其哀憐而已念鄉
民委賊長吏德教有程不得及三十里以外
生死趨避自為計耳中宵感嘆裁詩五章

驚心肅肅踏林霜夜入西橋指戰場鬼欲與人爭路出

雨來偏暗燭燈光

遠鴻無數共秋歸坐我匡牀下竹扉敬囑寒風分別發
我家兒婦著單衣

寒如凍雀羽倫倫無數驚魂隔路遥一面名呼歸不得
東西南北四方招

社集山前歲歲登兩隣哭問一時增傷心節序偏逢候
滿樹茱萸摘不能

怪殺鳴雞怕曉啼稻香更引馬來嘶自今莫厭芟耘晚
偏要荆蔓碍馬蹄

寄衣

翠袖開函試著初稱宜難問倩鴻疎秋光盡落宜依爾花夢新涼欲勝余

摻手破新橙 友人內君有賦命作是篇

窄袖紅衫坐夜時纖林涼月露離離遠牀自起艱尋句劈得甘橙似荔枝

易安燒燭曉霜前小坐嘗茶指某篇欲劈紅橙還射覆猜多一片奪茶先

題山居壁上

當山盡處小亭橫久雨人疎絕送迎二月野田春水活開窗時聽叱牛聲

追誚西子

千金已錯買顰紅麋鹿荒臺半爲儂獨恨西施隨少伯不妨妲已賜周公

日促西施赴舞臺笑他勾踐是庸才伍員無策虛相料雙眼何時見越來

題石側蘭

巳覺芳香氣未刪風風雨雨集毫端怕他蕭艾斜侵路爲寫峋嶙當巨關

題松石圖爲洪原明先生壽

長松吾不知古今何必桃花煮金鬻清露涼雲飛片片夏山坐我一林陰

問小友新婚

屏煖春驕玉不寒吹香小閣夢新還曉雞莫得當窗語黛色纔勻到遠山

山寺暮望遲樹間宿鳥

老僧既已爲常住我俱與爾客中棲曉鐘幾杵飛何處

山磬一聲歸未齊

喜仲和將還京口寫畫見贈卽次奉別

胸中丘壑自能全憑筆山山欲吐煙添寫一航坐春水鄉思離緒各紛然

五年異地悲心眼一日歸舟載畫書此去詩筒須更闊從閩細寫到三吳

雜詩

清宵無不斷人腸欠得相思夜夜償明月滿牀飛露重往來夢路覺衣涼

爲段節婦題小影

閨閣雖遥亦我師慨慷應自賤鬚眉清魂踏月行天上
未必低頭坐樹枝

擬瘞某

七尺一身唯快死偶然得快死何妨墳頭種是冬青樹
後莫相尋認白楊 是夜解衣就寢忽然拈此以爲發思無謂不竟其端次蚤忽聞杭友之變乃知素車白馬入夢故人才鬼有知不昧斯語哀哉

題畫寄周櫟園先生

此是前身老畫師憑公一語定羣疑成名未必泉臺事
止爲傷心落筆時

燕京四月歌

牡丹四月賤如萁十五青銅買兩枝小弟南來歡見少
消閒花底界烏絲
深黃杏子砌雕盤燭焰青青照酒竿一一歌聲催月出
小姑冰盞欲敲殘
金魚會伴約行齊隊隊紅衫暖碧溪看岸上人花上豔
更無閒眼放池西

送友還錢塘

篋中曾見異書無歸有雄談佐酒酤載得荔枝紅馬首
清香相伴入西湖

蕉 湘江人種以爲布

緑盡甘蕉覆小堤成陰人比柘桑枝閒雷應囑抽千尺 語云蕉聞雷長
將換吳娘八繭絲

夜坐盤山試茶 此山舊有茶名今僧寮狼藉産他處者猶繫名盤山

僻事經營度夜清幾旗仍自愛山名添將門外雙松雨
來敵紅甆蟹眼聲

持平人獨讓居閒騎火諸君盡爾蠻仙女湖香谿藻色
紛來共角小盤山 怡古製茶仙女湖諄公製茶谿藻菴兩君皆自負絕技時共待評于予

題折枝蘭竹

蕭艾蘼蕪夾道新蘭香占得幾多春無端添入寒梢甚
肯折清剛拜路人

郤意

樹聲疑雨不分風盡日離心寄短蓬凝數寒更雙擁膝
坐消燭淚一行紅

舟次

煙光催暝急歸鳥水氣爭涼下落楓寫入誰家圖畫裏
捉儂添付水煙中

下九龍至龍門峽

百里飛湍失定魂賞奇猶指石崚嶒便當繫纜龍門峽
一月留看盡不能

過永安

欲暝新煙綿犢路當春柔槳出花中板橋落盡霜難寢
隔水呼人買半紅 半紅永安酒名

讀周元亮先生九龍灘口號 原註云買閩舟者利得清流謂其濟險九龍則無險弗濟先生想未經目覩以告者過也

寧云試險卽堅舟總待春江宿雨稠無數朽材中擊楫
請今定眼認清流 清人操舟者千計當春江水漲則半刻渡九龍兼有老長年爲操縱不關舟之堅脆也

社燕 時客延津

長河辛苦涉煙霜有客停車薦茗香行紀欲同君合稿
每逢社裏在他鄉

千里馬圖

莫云相得驪黃外卽識驪黃要自難伯樂幾人青眼少
可憐傳作畫圖看

漁畫

蘆中人也莫躭饑十月江寒汵釣磯嬰下蠻娘閒袖手
小兒分火對燎衣

曉行

遠樹燈明紅近寺遥峯霧淨白如樓一肩藍筍無多夢
十里山程只當遊

○畫蕉

記得秋光似故山小窗曾有數枝殘幾回停筆栖尋遍

紙上還聽夜雨寒

題蘭卷爲壽

瑤山不更種桃枝花實千年亦較遲曾似澧江湘水畔
秋風長是緑離離

續周櫟園先生海上畫夢亡姬詩

殘香吹入夢無端何自驅車到海瀾踏盡波聲魂影濕
四簷山色照君寒

相尋不待夜燈紅拍手掀簾破大風白晝樓船來去快
魂猶辛苦認篷中

閩酒曲

板橋官柳拂波流也勾春朝半月遊數盡紅衫分隊隊賫錢齊上謝公樓唐張九齡詩謝公樓上好醇酒五百青蚨買一斗今樓在城南爲士女觀臨之所

長槍江米接隣香冬至先教辨壓房燈子才光新月好傳箋鎮重喚人嘗汀俗于冬至日戶皆造酒而鄉中有壓房一種猶爲珍重藏之經時待嘉賓而後發也

社前宿雨暗荆門接手東隣隔短垣直待韓婆風力軟一巵陽鳥各寒温長汀呼冷風爲韓婆風鄉人鬻炭者戶祀韓婆蓋誤以寒爲韓也值歲煖則倒置韓婆水中謂能變寒風使其炭速售陽鳥酒名釀之隔歲至陽鳥啼時始食者

新泉短水拍香浮十斛梨香載扁舟獨讓吳兒專價值編蒲泥印冒蘇州上杭酒之佳者曰短水猶縮水也載貨郡中冒名三白然香氣甘洌竟能亂眞矣

閒分飮部酒如潮三合東坡滿一蕉讓却登壇銀海子久安中戶註風消汀人以薄酒爲見風消

曾酌當壚細埔中高帘短柳逆糟風近無人乞雙頭賣幾戶朱牌挂半紅上酒爲雙頭其次者名半紅延邵汀三郡皆同稱

誰爲狡獪試丹砂却令紅娘字酒家怪得女郎新解事隨心亂插兩三花釀家每當酒熟時其色變如丹砂俗稱紅娘過缸酒謂有神仙到門則然家以爲吉祥之兆競插花賞之

續謝怡古香奩稿

手裁繡譜意相珍薄涂溪光細緑勻就裏鴛鴦嫌自畫須郎續筆驗情親

月立瑞邑官署

古衙荒柝酒初醒一角孤雲度幾星露下儘教衫袖濕清凉身住化人城

題僧寮浴堂

欲割雲根濕寸膚閒教接竹會通廚衆生自在求無垢不借蘇公調水符

題畫八章

新荷

閒亭吹盡曉風和一角清香灩灩波料得有人溪影裡輕舟雙槳隔花歌

杏花山鳥

小羽新飛是幾時春山如笑灩香吹上林今欲全相借不止寒河抱一枝

榴葵水石

深紅半角閒疎黄絶代清姿各兩當箇似晴江明月夜

門門臨水試新粧

牡丹

魏紫姚黄各一叢儘教雙燕語春風誰家畫閣闌干畔

記得曾看帝里中

梧桐

清陰四壁響簾鈎遮眼遥峰隔畫樓坐愛裏陽疎雨句

有人閣筆數高秋

芙蓉

夾岸明花似錦城尋香何處認秋聲遊人載酒紅亭去

只當春衫隊裏行

松

山氣浮涼空露濕晴光吹煖淡烟扶瑶花要自尋常種

愛我清森五大夫

十月見冰牀

凍却寒蘆數寸波轤車岸岸待人過兒郎好事黄錢賤

五尺沿溝喚渡河

高赤水浪遊京洛十年不歸内君張同年蔚生

姊也知書且慧賫怨而死赤水悔過得哀無

以寫恨命黎生為悼亡之曲四章

書到行行是淚揮空閨寄盡鏤金衣迴文巳斷蘇孃筆

蕩子高樓尚不歸

同心空自傍人長紅粉深閨枉斷腸願得魂如弓上彈

長河驚破野鴛鴦

星河月暗彩雲收自此簫聲斷畫樓賺得紅顏青草裏

博他清淚幾行流

芳魂無路返香塵十載羇孤冷淚勻阿毋漸衰兒未長

泉臺少此更哀人

登從姑山望麻姑舊壇

要乘雨後始登山漸漸能添石路寒望去秋雲垂四角

一峯晴處是仙壇

清江舟中作小畫偶識

聊于空處補茅菴垂釣無人冷畫潭剛是渡河纔一日

頓歡落筆似江南

衡府舊邸看牡丹

水殿無人燕雀安銀䍦空鎖碧琅玕内家久斷籠紗承日剪雙頭送長官（舊制日進牡丹以碧紗籠罩今内園猶未廢而司園者每日上監司守令數十枝）

高松直柏兩當眉十笏朱牌御字垂偏是名花能解恨不須午後蚕離披（記東坡謂看牡丹法宜日中午後則離披不堪矣）

空餘野殿壁堆黃曲曲深陰拜國香隔院傳呼催納卷誰家賦得魯靈光（是日郡試諸生于殿内）

歸去王孫碧草齊内臣猶住濯園西花開都賣旁人看馬踏新花錦作泥

五月八日自儀眞遡流抵章江計四日夜行千五百里風水之便前未有也枕上閒課數詩

好花沿岸還抽錦細雨歸船亂跳珠閉盡篷窗開一面西風隨意響茶爐

再無曠此波千頃那復茫然月一竿鳥欲趂人忙就樹舟如行馬快看山

停橈一夜擁關前數盡商船與畫船開去高帆如雁陣橫飛斜立大江邊

不堪盡月老塵沙得上孤蓬勝小車檢點春衫愁絮薄防他江氣凍荷花（汀俗以五月風爲荷花凍）

帆落江寒夜不風遠山汗漫近山同數千年事過枕上三兩雞聲聽雨中

乞得君王水一壓酒聲亂雨破孤煙東坡佇立黃樓後此樂無聞五百年

此身無累狎蛟龍歸客來乘萬里風約略江村明宿火疑他魚眼射波紅

晚涼貪趂一潮生江月淒清似倍明直欲乘風玉宇去山城吹角滿三更

種竹引

香草不芳蘼蕪充佩玄都桃樹盡荒道士之庭湘浦竹竿欲赭夫人之廟特鋤荒徑爲補龍材幷斧繁柯言疎鳥路通中闊節惟此子絶少膏肓濕粉團煙若乃公眞能倔强耳

叢叢疎密手經裁不寫離騷破碧胎直待龍孫千尺長成竿去上釣魚臺

託素齋詩集卷第一 一刻

自序

在昔言詩者何止數萬而有集行世者不滿三百家此三百家不盡章章在人耳目者也往往一言半字之傳得之意外楓落吴江池塘春草悠悠耳千載以下豔爲美譚又當時所稱爲擅場壓卷之篇皆其人集中所爲卑陋不足道者昌黎曰大慚大好小慚小好亦自古爲然哉近芟理舊帙實慚不止而又復不自藏其拙庶幾乎一言半字之傳或得之於意外則不在文之工不工而在人之遇不遇矣古近各體凡二百四十有一篇康熙庚戌六月一日士弘自識

託素齋詩集卷第二目録 二刻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佳手非十洲所辯再用前韻
印無數
書來家弟遂已破賊大橋爲志數語
熙春堂
舟至儀眞荅林賡成前一夕見夢
已亥小寒走筆贈古林和尚
望湖亭同江天章
江干與汪舟次飲酒寄櫟園先生
贈葉天木郡伯

汪子舟次屬題視友圖爲蘇與蒼令母壽
題于慧男集藥地老人畫幀
賦得南山高壽蔡翼皇太守

五言律

送客入都
舟過建武夜行
大江
舟行
章門次章翊兹贈韻

將入會城諸公至龍潭賦別
夜宿弋陽次日蚤發
舟發安仁值連雨山河驟漲二首
送同官周仙坪還里用來韻二首
黃茆潭阻風二首
下九龍灘
順流過湖口
送汪仁湖裁官還里二首
別金天駟

送丘愼清兼柬巫巒穉二首
舟過分系潭與兩兒卽刻限韻四首
賁溪小隱巖
柬寄楊陶雲二首
疊前韻荅楊芝田並寄陶雲二首
七月十五夜集春星草堂

七言律

代別
章門送佟滙白中丞去虔撫浙

哭金溪先生庚子二月
至西昌知周先生無恙且得手書庚子五日
都門送周先生南還辛丑人日
贈李化舒並柬翹英
北行一日宿員崗
荅李太虛先生
楊永菴使君以臺省内名舟過章門贈別
南昌署中拜信州之檄示弟道存孝直
到家一月逢初度

遡流至廣昌
曾子固先生舊居
泊許灣夜坐
入信州留別同學諸子
即事
九日同集蔡翼皇太守來青亭
九月十八日從傅少參郡同官遊南崖
九月晦再至南崖
一杯亭

賦得秋色老梧桐
辛丑八月爲仲弟祝二首
荅馮密菴先生贈韻二首
至瑞洪接二弟札阻風不得即達會城
抵湖口送仲弟赴壽春任
章江送劉峽石御史左遷入粤
元宵集周伯衡憲副署齋同倪闇公
雨霽得來日山行
登武安山

信州署中送内弟趙五聚
賦送崔五竺遊廬山
壽鄒禹封
位和尚過信州見訪兼送之還白巖
次徐立齋太史奉使西江贈韻兼送之還里
甲辰仲秋遣使去壽春爲仲弟壽二首
甲辰中秋與同郡諸公讌集一杯亭繼月出酒酣移樽橋上樓船比櫛燈火通宵席無專賓
曲添新響觀者千人咸歎數十年未有也諸

公皆有序言新安江天章信上周光仲各為
繪圖傳諸好事二首
送李儒珍郡伯之任三山
白鹿洞
祝劉子英尊人七十雙壽
制府張大司馬水亭二首
釆和尚受記東歸為予留信州三日念亡友謝
怡古不置茶次成五韻並示楊子惟明
和王處純贈韻

乙巳除夕
丙午元旦再用前韻
送客
歲行盡矣以漕事入會城載得水仙七本待花
尚蚕戲作五韻催粧
近郭
至日陳濬明巫川南兩前輩偕巫巒穉同集寓
齋雪中各馳詩見柬卽次奉和三首
送周計伯佐郡大同

次宋其武先生雪鴻菴晚眺
次鄭羽人贈韻卽送之遊武夷兩兒共賦二首
離信上舟次安仁同傅卣生李化舒馬周翰及
兩兒用子瞻常潤道中有憶錢塘韻五首柬
寄在郡諸公
送別施愚山先生
荅別陸冲默
別宋其武先生
送汪舟次遊匡廬隨赴試白下

寄林爾千
雨中入青原呈藥地大師
寄題翠屏
拜芝頴上人塔
至淮南漕事已竣隨理歸帆時買得雙鶴又友
人以惠泉見及自念三月以來始獲清涼之
第一日也
壽吳冠五
梅田洞紀遊四首

送朱具臣還里
賦李梅公先生灌硯
五言截句
署中爲德遠姪寫畫二首
舟行無事撿架上書得十事令友人圖之于卷各繫以詩 范少伯載西子五湖 荊軻易水 尹夫人見邢姬 何亞夫舉玦示項王 四皓從太子 遊呂氏懸書 王江州中路候淵明 鄭五 陳子昂碎胡琴 市上春夢婆
接四弟孝直都門來書二首
春星草堂八詠 安石榴 甘蕉 楊柳 蜀茶 茉莉 玉簪 醉芙蓉 西府海棠

子夜曲二首
七言截句
一杯亭
玉山署中看周光仲作畫
懷玉行田馬上記所見六首
萬杉寺口號贈剖公
弋陽道中
七夕卽事有贈二首
謝楊僧客師圖章

題簪花圖爲蔡翼皇郡長
自題小畫
爲江天章題畫
端午秦淮
題謝怡古遺稿
爲蔡翼皇郡長納姬催粧二首
爲朱子莊題畫次黎博菴先生韻
爲劉芝宇叅戎賦凱歌二首
題蕭偉度小影

書楊日昭家集
題羅飯牛畫
永新署中自題小畫
送張廷珍母舅回里二首
送鄭羽人遊南嶽
題畢君小影
爲盧爾唱題畫
章江送吳山立公車有懷蔡翼皇太守二首
暑氣新生敬製葛帳上老母

託素齋詩集卷第二 二刻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眞州別吳外客諸君

步出春明門秋氣滿郊郭遇合何足言感此肅心骨賴有好朋從晨夕欣所托意氣不傾人心跡貴簡約連牀足嘯歌餘事恣譚謔爛湯市江魚濁酒互斟酌中間阻兵來牽舟藏小壑驚懼轉相親心魂寄鳴柝時恐北風寒不保數寸褐彌月達邗江中懷猶錯愕我復畏江濤改舟異洄溯當歡乃不思既別迴離索今夜月還明何

處倚江閣

○賦得黃菊多晚香 課信州文學

秋月滿庭户涼風吹襟帶向月理素琴當窗發深慨顧此園中英蓄意雅相待前者非競芳後者非倦怠遲莫匪所嗟獨賴殊孤邁置酒意陶然無朋亦清快

○玉山行

來玉山一載經營卒事免罪而已平時愛元道州舂陵行以爲有裨風雅因裁其體作玉山行人非元結地實舂陵異覽者知所感焉

在昔壬癸間干戈滿天地文恬而武嬉禍亂與時會大則隳名城小則空里肆嗟斯彈丸邑何歲共捐棄父老白使君欲語先制淚惟時有債帥名字不忍記稱聲曰義師儼然實帝制人頭逐土飛魚鳥相退避新廩作芻收屋材供爨具婦女雜牛馬東西互爲市老者死不迸迸者死相繼丁男一二三零落點寒砌讓此百雉城狐兔相居寄屈指十年中長令數移易豈曰盡非賢催科用爲累使君荅父老汝言寧弗志逋賦二十千何得等閒視急之誠傷民不供亦爾罪父老白使君歸與賓妻

計有穀敢謀飢有褐敢卒歲公家固自急重違使君意聞言長太息忝竊慚具位王言沛九垓流民誰與繪雅慕元次山聊爾示官吏

走筆問謝怡古病且訂晤期

見子深秋書約子待良晤胡爲急行色十日不肯住道上遇羅生言子度嶺去急詢近時狀舊恙轉增劇旨酒斷十旬新月亦懶步深秋病骨蘇嚴冬豈難禦聞子需藥物黃連特簡寄蜀客近所將頗與浙產異多服恐胃涼斟酌損寒劑此外復何需爲子還覓致我歸五六日

酬酢如忙鶩倦腕苔戕疏禮讓成惡趨獨念我友勤每
食停七箸
久謝人事紛小病亦不惡外身身長存此語舊所托子
重苦身病便添一病縛況乃百慮交喜怒時間作兒輩
聽自才秋租任收薄新詩豈在傳貴適性情樂百歲將
及半何事堪意著不見東園花籬櫳信風泊開春二月
中我當赴信郭聞此好山川亭臺亦疎卓乳筍戢如蓬
香稻流匙活更有玉山雪光紉欺繭絡隨意界烏絲不
虞興索莫無更心徘徊來共數飢渴良晤闊懷抱二豎

豈爲虐詩成而恬古不及見矣哀哉

石鐘山癸卯四月時送仲弟宣巖之任壽春

雙鐘峙中流高低互相位微風吹水波萬竅各鳴嘈仰
觀造化心雕鏤亦爲罷濯濯蘇眉山捉筆工點綴放舟
絕壁下領意得奇最子弟與山川韻事足圖繪夷考作
記年送子德興尉余來涉江濤別弟趨吳會古今人不
殊事跡偶相類離褁雖黯然玅得山水對西風泥行舟
遂謀三日醉

章門贈笪谷暘谷暘王父爲汀州太守

記別廿年餘何幸此邂逅章江水層波短屋飛簷霤相
看各老夫杯酒叙闊舊促膝數前歡殊感師恩厚君愛
陶柴桑置身古賢後松菊不全荒稚子森左右偶出爲
故人雲煙滿褁袖引子高蹈心洗我三日垢爾別何匆
匆無以致扣扣鳳凰千仞翔芷蘭千里臭願言崇嘉修
豈眞爲糧糗

渚溪阻風

曉望廬山雲頹然各奔放長年認風色停舟倚危岸倏
忽風怒號天地爲震蕩日氣瘦不光豪激摧崩浪沙際
聚人聲柝杙添長纜巳舟得小安餘舟防委散衆心見

當厄親疎了不間中夜啓窗隙黑月窺初上鼓角雜風
聲清思安得壯小童觸屏風臥寢適酣暢乃知無事心
夷險同一況謬爲歡笑言恐發兒童粲

玉山孔廟柏新廟初成是日課諸生殿內

豐草埋巨碣酸風射廷几詎爲神霧棲大雅歎委靡錯
繡千家郭成壞乃彈指猗蘭安足歌曠野率虎兕我來
住無城經營敢或弛百堵衛簷楹十笏蔽風雨俎豆頗
光輝位置殊軒舉矗矗南崖山百尺當窗起亭亭廟中

柏綜錯各成理俯仰滌煩襟肅穆生敬禮還想種樹時閱歷幾年紀揖讓魯諸生便便說經史覩此千霄姿亦自勾萌始

題蔡翼皇小影

絳灌苦無文隋陸媿不武本自乏通人乃曰耻噲伍先生蓋代才文心視飲羽三十領州郡御民如御組畫手特微妙能共形神取執弓視寥廓斥鷃何足數隱躍故不發藏鍔示容與擬人必其倫傳中記鄧禹

即事

出門當春初歸來指新夏庭柯紛綠陰飛紅落殘樹致身苦不蚤服官苦不暇所幸奉母歡斗酒相慰藉仲弟守吳會少弟趨京洛大男別我歸小男滯郡閣貴賤各有營誰共數飢渴豈以骨月歡旁觀博榮灼我愛老萊子登堂用爲樂

大言

小心事貴人眉睫博意氣巢由拜馬首士亦各有志呼來坐堂下微笑煩顧視環指座上客是子覺稍異三公間九卿勉矣行自致馳歸語細君此是親傳示

莊生未聞道李耳故疏脫干將不示人鉛刀稱善割古來青塚上誰爲表清濁彼哉桀桑君虓詩葩寂寞公田忍不收乞食徒取薄

馬安稱巧仕潘生嗟宦拙萬物各枯菀造化何區別達士賤權奇名花厭高格蟋蟀知風寒鴻雁知霜冽泛泛水中鳧稻粱謀亦得

花發大堤西花發大堤東策馬誰家子蹀躞凌春風行道各借問名父忝上公鬱鬱守貧賤執鞭甘所從

永新道中舟行即事

河水細如線峰峰見兀硉散石亘中流奔雷喧日夕山寒鳥不飛微雨灑衣濕牽纜百尺高隔樹明人跡薪煙望目勞孥虎見跳擲長吏本涼德敢怪爾亢斥四顧井邑荒吁嗟悼行役

下水苦逆風上水苦凍雨雨凍手足僵竟日行十里岸花歇衆芳磷磷見水底勉力事宵征衆聲合邪許執知舟中人心更勞胼胝一官不自愛致身等腐鼠空歌行路難艱辛用自取

一山一山過細雨鳴嘐嘐西風號四野壯士安能豪嗟

峨望城郭中多逢與萬雜犬不聞聲燈焰空寂寥老母隔江城兒心中夜勞仲弟陷文法意外生波濤日遣兩兒去急難京華路會與少弟見有淚如河注念之摧心肝焉得生羽翼不如顛倒臥庶幾忘百慮未明起披衣殘月猶在樹

戲荅蘇石長苦酒行

曾作醉鄉遊味苦品第一從事壓青州督郵敢儔匹引領望里門垂涎眷香飶好友故鄉來新詩時閒出示我苦酒行彈文見紙筆遂使西園甕不敵南崖蜜本自乏

酤錢委罷坐涓滴卓哉眉山生著論齊得失妙識阮公趣閒領陶潛逸予也領州縣公田鮮種秫惠泉遠難致火春恨烈粟提攜入市門軟葢過梅橋天上囚酒星麴車回曲室家園十斛珠誰與定甲乙兀兀守窮山抱甕坐永日彼苦此則酸將無笑同律

以仇十洲手卷致周元亮先生札來云定宋元佳手非十洲所辦再用前韻 七言古體

看畫如女得情性豈必識名乃知倩魂搖目蕩心相招坐者行者咸奔命此卷年代不足憶鬱鬱青蒼猶在樹萬葉千花亂眼明平生見此曾無二先生老眼具深識摩挲細看橫側立心歎常欲借人觀客至呼童抱卷出每念作者青峯裏一筆一毫生敬禮筆在意先墨在池未肯倉皇急上紙絹老年深猶白皙卽不能名定英物黃荃花鳥韋偃松相看真不當厮役擬以宋元非耶是要自凜凜出生氣待公定眼認誰手我能執筆為公記

印無數

戊子西江兵變十一月始平廢印數百留南昌署中哀強人之不義也為作印無數篇

亦何纍纍亦何輩輩大者丞相尚書御史大夫章細瑣

叅軍丞簿尉大笥小簏聲琅琅還想當時盡朝貴書生白面朝典銓夕捲黃河擁高旆豪奴千指坐索人巨室高門閒過醉一九巳隨睥睨牆燒燭侯家方嫁妹楚猴雖沐冠常裂春秋大義應書賊豈有中心事主為國恩日日雕銅分暴客生不足憐死不惜陰風吹滿秋燈濕狼籍頭顱雜土飛獨餘廢印高屋脊

書來家弟遂巳破賊大橋為志數語

南塘小兒弄兵戲抹額紅巾等山魅夜切人肝作脯甘對裂輕繒如破絮殺人不死還等閒隨上軍門求補吏

山中日日報揭竿百道軍書勒簿尉簿尉何能令請行
牙兵幾隊趨山際昨日書來珍重看云巳破賊數十輩
留之不可誅不勝細作爰書別黨類我聞此語心獨歎
賢者寧不當如是嗚呼作賊不死死者寃民不作賊將
徒然

熙春堂寄題仲弟道存壽春公署用東坡寄子由新修畫壁韻

夢昔書堂閑角藝細數崔蔡歷千世那能曲折作官人
傳面排場狎泆隷信州亦有好園亭獨倦登臨常積歲
聞爾新搆百尺臺支空蕩日摩雲勢岧嶤要盡河嶽情

迴環妙得山水契定知好句走兒童時出新詩生智慧
俯仰齊州十萬家一泓九點開清睇高槐細細落簷花
懷風良麥迎朝霽遥思往事對挑燈何時就爾歌連袂
使君爲政敏且閑未必而兄勝而弟

舟中看江天章作畫爲賦長歌寫懷

春老畫長川浩浩輕舟十日停官道欲思爲樂苦無方
眼看江生筆獨妙能工遠勢寫山川點染雲煙薄着昊
有時畫佛禮法幢有時縞袂開娟笑六博册子尤奇絶
攘臂抵手面眉別衣宏劉毅紛登壇嘈嘈紙底雄聲裂
近寫杜老瀼西莊千花萬葉低迴廊撲棗鄰婦垢不櫛
神甲志下哀人腸年來飄泊滿郊郭是處妻兒走相索
幸不移來共草堂坐使西風添淚落我時展卷爲激昂
涼風在壁月在牀鬱鬱襄抱不自理移燈起坐浮清觴
江生江生寶爾藏古今畫手誰擅場

舟至儀眞荅林賡成前一夕見夢

邗江一日風帆正急過江頭問人信欣逢我友船未開
拍手遥呼亂人聽紫蟹青鱗齊出盤清醪百盞甘傾命
自言昨夜曾夢君園花小座高譚靜殘夢未了君能來

恍惚蒼髯見初定感君意氣長太息失曉鳴雞新羽濕
安有顏色照故人能使寒燈夢相及明日扁舟各所之
月皎江空風景寂故使片帆相後先圖君好夢再相識

○巳亥小寒走筆贈古林和尚

不見吾子十年矣子來遠渡西江水拜子顏色爲子歎
遂能解脫了生死憶昔追隨全盛日破壁短檠同吮筆
規模賈董公孫書指點雲煙酣六籍其時吾師楊長公
叔夜同里沈若水陳錫振俱勁敵與叔胡生三十強摩空作賦
徐庾匹各各心矜吾子賢退讓不敢茲行立于家簪纓

牀滿笏羣從諸郎廟郎屬子獨游跡掃朱門滄桑彈指
逃空谷賢者所爲不可測學孔學釋非兩截大地應須
截鐵人能穿虎豹探龍穴往事陳言空浩浩選佛歸來
年尚少老大還念嫁時裳我爲子語子應笑三生石上
靈巖山欲得從君覓領要

望湖亭同江天章

十五年中七往返遊踪歷歷生閒想人事蹉跎那足論
湖光依舊平如掌湖光煙色紛無數亭上行人自來去
就中賈客年最高猶識前朝渡頭樹春風急雨穿人過

一亭孤峙蒼暝破不識登臨昔幾賢何事何心供坐臥
溪山眞自爲人好四壁開風落清曉放裏天地古今寬
眼底廬山猶見小

江干與汪舟次飲酒寄櫟園先生

去年六月金陵住雪客分我書無數就中野人風格奇
往往得見陰鏗句窮交獨暱汪舟次長謠短詠相根蒂
淮海頓生兩俊人吹簫寂寞揚州市今年我出湖口行
汪生揖我章江濱通名相見恨不蚤知是意中歡所親
新詩氷雪看來好眼底時賢應跡掃蒼茫直逼李東山

波瀾無異杜陵老愛誦君詩飲君酒旋市江魚剪新韭
魚中尺素故人書櫟園先生近安否雙鬢如銀意不得
四座躊躇少顏色及門弟子髮半蒼崎嶇愁絶霜蹄裂
江關詞賦漫傷心江峯如畫江聲咽君今放眼看廬山
山下草深陶令宅

贈葉天木郡伯並寄巫巒穉丘愼清甘殿臣

我生與君生同歲差少四月猶行輩同官更復媚同心
小別須臾成寤寐新交數子咸磊落弱羽低飛如困鶴
有時慷慨坐君堂旨酒明燈互斟酌人生富貴安足道

乘車戴笠終汙好士貴相知重一言將爲誰者傾懷抱
君今五十正傳觴高蘭如笑吹簾香靜仰眞茶對花坐
蕭蕭白髮何疎狂怪君終日言歸去阮公宜莫陶公趣
秋田半頃未成畊欲製初衣那得遂我爲酌酒勸君留
大隱小隱誰則優不見湖東狂從事時時東帶趨南州

汪子舟次屬題視友圖爲蘇與蒼令母壽

堂上聞語聲嘖嘖他日兒貴視兩客交情國事與親心
士不成名自友責蘇生之才天下知年過三十猶數奇
斗酒豚肩爲母嬉酒中聽兒閒致辭兒才自足天廟姿

兒客房杜爭驅馳兒著緋衣當有時年年爲母添酒巵

題于慧男集藥地老人畫幀

前年曾見壁上山去年又看卷中樹道人立壑自胸中水水石石紛無數使見所夢憶所歷歎者得息迷者悟青原山上山如簇何嶺何峯是其族我未入山見道人欲向此山先禮足譬如問鯖詣五侯纔過屠門已果腹春音居士殊高致抗首風塵仙作吏前身要是白社人乘閒便入青原寺又乞五嶽留眞形道人潑墨供游戲我欲問君假此圖沿溪處處咸相誌他日入山或不迷不止盤礴領其意

賦得南山高壽蔡翼皇太守

南山高莫高於靈山之峯奇插天洞壑迴環結蒼翠飛湍千尺來喧聞高者爲瀑甲者爲川澤枯潤槁浦浦田田內有佳人賢且都年未三十稱大夫十行作字玉蟾蜍百步閒馳金僕姑堂下黔首堂上龐眉本自一家是撫是綏我欲遊仙往見安期神屋飄渺路隔河湄何如長與大夫遊處日飯青精夜啖紫芝靈山山下樹如簇中搆茆齋讀書屋使君拄笏看青山日日雲煙供眼目舉爾酒致爾辭擬爾一峯酬一巵千峰萬峰無盡期

送客入都

雖自知吾褊論交敢苟然衆中陰記識名下每求全握手言初合脂車復屢遷春風若箇好匆匆晚風前著書多未讀率爾看君行出郭花風緩維舟麥雨清饑驅言別易客慣治裝輕前路猶霜雪春衫莫遽更

○舟過建武夜行

不住因風好能爭半日程船燈敲石火人語渡河聲月上千峯並霜深一雁鳴經年南北路多半是宵征

大江

江聲動天地百感意中來過鳥皆魂斷孤帆何處開羣山奔駭浪細浦泊驚雷久倦津梁事乘危信不才

舟行

郊園何窈窕稱意選幽遐溪曲村依岸山寒秋自花人園成小市客到看如家養鴨無欄檻迴波逐槳牙

章門次章翊茲贈韻

愛君持論好每語足長思大雅還規格王風未委靡書能全吏傲才不盡人知小邸茶香緩當牕試墨池

好友良難得新交亦孔嘉能從朝至夕不厭客爲家刻韻燒官燭閒情賦野花謫仙仍散吏語自帶煙霞

將入會城諸公至龍潭賦別

久聚憐輕別孤懷亦黯然羣公猶祖餞把酒渡君遷（龍潭古名君遷）村樹行看密秋風去甚便小舟無箇事記憶是當筵

○夜宿弋陽次日蚤發

臨水了公事重衷耐夜寒微霜猶在樹好月不成看絮絮蟲聲切心心鳥夢安勞人因底急船鼓發更闌

○舟發安仁值連雨山河驟漲

不斷孤篷雨歸舟奈滯何生嫌魚網集吹折岸花多宿黛洮官閣橫波濯子河猶云來去便十里一朝過

夜泊當何處河流歎淼茫牽船眞岸上接葉過低帆山郭燈初起春衣晚易涼雨鳩還未歇隔水對啼忙

送同官周仙坪還里用來韻

江國非無事如君可遂歸眞爲名輩惜不獨素心違鴻逸人何慕髡留客漸稀相思還望遠中夜啓雙扉

三載相依久看君竟獨歸微官成過易古道自時違客思空江闊離裏旅雁稀君思方萬里莫遂杜荆扉

黃茆潭阻風

蕭蕭蘆荻岸竟日小舟停雨密燈難焰江寒酒易醒消閒營瑣事上夜占明星共說風能好山山見晚青

弟弟知吾信心心數到期留人遲皖上傳語入江湄離別記前日鬢髭白幾時滄江千里遠費爾夢多思（仲弟留人皖城邀予相見壽春）

下九龍灘

（灘爲閩水最險處懸崖千尺山木晝合戒旦解舟瞬息百里波石湍怒安危相半古廟岸側規制陰疑行人禱祠多生洞駭）

吹燈蚤戒食人語聚河湄意外紛多慮神前密致辭峽偏春氣淺水滿石情恣暗計歸來日艱辛定可知

順流過湖口

正當湖盡處屹爾見諸峯水比昔時淺花開雨後紅掀眉三雅酒拂面滿船風記得題名日三年又過從

送汪仁湖栽官還里

俱是言歸客君行更獨先題詩楓葉路留記石潭煙好會憐輕別多才笑屢遷西風寒撲面誰爲辦酤錢

數月湖邊吏終朝飽看山那容閒自遂眞覺冗當删借友籌長策能官亦强顔狂吟多楚客愁絶渡江關

別金天駟

幾載同心好相看盡勝流時從行道問都解説江州意不緣官貴才眞厭衆謀秋山兼積雨離思滿扁舟

送丘愼淸兼柬巫巒穉

纔送巫生去君歸可若何中年哀樂易別路淚痕多每許狂言發時從載酒過相思愁異日獨立影婆娑

予亦急歸去濡遲待母行卷書堆屋壁薪米索江城憐

爾猶中路留家仗友生（時愼淸留家采石）一身兼百慮安得免逢迎

○貴溪小隱巖

出郭無多路斯山遂覺深四時全雨色長夏逼秋心野饌分僧供殘碑與客尋誰能容小隱弭節媿登臨

舟過分系潭與兩兒即刻限韻

數過奇難盡灘聲動客魂洗潭斜點石狹壁小通門牽纜同猿挂椎薪學鳥蹤山君猶滿眼應自愼晨昏

蛟龍尊窟宅無雨亦成陰昔有閒遊客垂絲試水深一分纔至底奇事尚傳今雙劍久飛去空從舊穴尋

蝶亦能尋至洗潭覺更幽春花開冷豔澗鳥失深愁木末聞人語山腰接成樓雖知期會急猶自小停舟

閣上清溪路兹山勢略同使船如使馬愁霧不愁風危石臨溪怒高松卧水慵頽然間置酒花氣點顔紅

柬寄楊陶雲

二月歸來晚高齋倦酒巵賤應從僕傲人已附官疲無事堪相語多愁拙致辭青原三日住僅爾慰棲遲

寂寞憐楊子何因趣偶同添燈高卷牘束帶細題封客

近誰相過花曾看幾叢山城趨走少差得視君雄

疊前韻答楊芝田並寄陶雲

開卷曾相識何殊共酒巵多君侶明鏡屢照不言疲江閣王郎賦秋風太白辭黄花開晚舍或肯爲予遲

引分時安拙何期許調同遠鴻高刷羽細馬怯盤封涼月低荷浦秋風憶桂叢使君眞自好敢謂共英雄

○七月十五夜集春星草堂（同朱具臣周式玉趙五聚陳家令畏令晏瓊伍馬周翰文遠翰遠兩兒）

濯木迎新爽高蘭薦晚香人歡千里至月定一池涼今

夕何年是他鄉此夜長市酤清易醉莫問五更霜

代別

有燈深焰月深池山鳥眠寒屢易枝蟲響欲爭凄客緒
秋光都似謫仙辭情看能怨纔知豔別畏臨岐不敢思
雙淚直爲君落盡明朝還見柳毿毿

章門送佟滙白中丞去虔撫浙

幾樹棠陰覆舊閩移來章水尚如春名山所至爭爲主
湖色難閒更待人畫戟兩行依岸靜清歌一卷壓舟匀
閣邊暮雨還留賦不數王郎好句新

哭金溪先生庚子二月時訛傳先生凶信

夜中驗夢意殊惡夢先生以兒杯分寄消息傳來語漸眞諸葛何
曾臨舊稿陳章侯舊畫出處圖寄先生謂處爲靖節出則孔明三閭空自哭前身
誰容香草生當户從古修鱗死要津憶得分書牀下約
如鉛清淚滿宵晨

○至西昌知周先生無恙且得手書庚子五日

到門驚喜公還在痛定開函淚更流萬死纔回明主顧
孤兒猶囑故人收衆中薄命誰能惜意外微生荷獨留
誤盡閩南碑下客無端北望哭西州

都門送周先生南還辛丑人日

平時好語寛相慰曾及今朝酒數行海内久知公不死
意中眞見客還鄉遠鴻待信迷春澤瘠馬寒嘶認大梁
共識到家親串滿添燈涕淚説 先皇

贈李化舒並柬翹英

嘗恐斯風續響泯得君端不歎無隣分來好句先粘壁
愛舉奇篇屢告人畫手擅場心欲折軍容換壁壘俱新
大蘇固自推能賦近日詩名説潁濱

○北行一日宿員崗

作客多於家住時兎園冊子笑相隨輪蹄日久增人厭
卷帙年添別友詩山鳥對啼江欲暝墟煙纔動草全低
暗籌七載紅亭路約得如林贈柳枝

荅李太虛先生

未能負嚮近車前先得雲煙照簡篇偶共鳴蟲聊應候
從無長袖舞當筵韓非何自安同傳鍾子終當歎絶絃
方駕昔賢吾豈敢他年位置更茫然先生序小集謬以譚友夏見許友夏先生典楚試所得士也

楊永菴使君以臺省内召舟過章門贈別

荷風細細拂江城危酒深燈送客行仕路初遷看定力
友朋互勉自交情公言何事當先著人盡傾心待一鳴
記取當筵今日意敢從車馬羨班生

南昌署中拜信州之檄示弟道存孝直

直爲捉鼻解嘲忙堅卧煙霞得未將束帶鄉先題閣雨
乘傳我亦渡江鄉記親燈火還連席來領湖山又一方
舊事彭城眞不恨中春看促舍人裝

到家一月逢初度

佛成道日我生同鬢已蒼然戲惱公五字詩傳聲漸大

一麾官冷籍初通老親温語寛期勉稚子趨庭肅禮恭
小弟南州應對望料人酒伴燭花紅

○遡流至廣昌

白沙高與畫舸平四十程分兩日行都爲秋深添雨少
故令岸斷失溪生村村米碓車通水曲曲山砦壘似城
累爾長年辛力盡一酤聊慰欸愁聲

○曾子固先生舊居 正韻

指點溪山舊草堂一時名輩盡光鋩人才愛數前元祐
文字都看過大江故里家猶高壁壘當年筆自啓封疆
停帆更待須臾立遥爲南豐禮辦香

泊許灣夜坐

日起開行亦不遲停橈已自月盈枝河流水漫沙偏淺
船溢帆高風信吹是處吏忙催逋課幾家兵過補疎籬
重來無耐思千縷非爲春山厭別離

入信州留別同學諸子

孫公不賦遂吾初襆被隨人上小車半綬不爭鄉里貴
一春望到惠州書輕鷗自眷安流宿乳燕都懷舊壘居
無送陽城傾別酒新霜驛路大躊躇

即事 初至信州

高吟手自爇名香今可還能縱點狂八月俊鷹愁臂架
三朝新婦試羹湯溪山好未停車看贈答來先脱手忙
衙鼓傳呼江閣曉牽人清夢舊書堂

○九日同集蔡冀皇太守來青亭

絶勝亭臺見遠岡相將高處待重陽幾行濁酒澆槐冷
盡啓疎簾讓菊香人在他鄉知友重客當佳序附官忙
竭來脱帽狂從事手劃銀河數漏長

九月十八日從傅少叅郡同官遊南崖

成行曾未預相謀小騎從容足探搜片石記當何代化幾椽雅爲昔賢留山有舊基爲紫陽書院山深借酒銷寒色秋老名花喚客愁勝事清時猶不減將無買隱笑巢由

九月晦再至南崖

是曾經到還如乍置我眞宜丘壑間馬上得全看樹色月中記兩入秋山快遊盡興懷纔滿塵事經心悔欲刪勾漏沙牀他日約一峯一石與迴環

一杯亭

意中位置曾疑是纔到全看侶舊來老樹覆墻秋色晚

疎燈照岸水痕開山川無恙供題賦今古難懷付酒盃若使伊人呼可出百年還與共登臺

賦得秋色老梧桐

當窗深坐意俱遲影立高天見幾枝以傲得名全勁節于人何意競殘姿吟成一葉隨秋落看到全身與月宜我欲懷芳相解贈心知惟有菊東籬

辛丑八月爲仲弟祝

嬉遊竹馬記扶將兒女于今我輩長每共舞歌看別館便從風雨憶連牀卽饒旌節酬官輿其耐腰肢對客忙祝爾閒年添六十小輿相引傍花行

解語三兒新作隊攤書小弟亦能軍不貪紅盞澆雲母共把黃花醉卯君子由一字卯君官舍晚涼漁唱入江亭新露雁飛羣得來身健閒無事敢惜清樽酒十分

荅馮密菴先生贈韻

曾託微躬載後車計時已隔廿年餘重來白髮悲生事苦向黃壚憶故書座上客皆分去住眼中人半老樵漁傒芭弟子才非舊還得當筵歎起余

遙望青山接舊廬盈盈湖水雁來疎把將芳草爲誰玩深喜香蘭得未鋤舊事雲霄空指顧廿年風雪憶階除

傷心庾信身難老相對還强四十如先生年七十有二矣扎來閲老夫近作筋力詩心有無頓減

至瑞洪接二弟札阻風不得卽達會城

得弟書來鎭重看青燈旨酒待人歡成名眞不當雞口食肉何曾問馬肝隨到如家忘是客能長相聚豈須官一江風雨停帆坐費爾閒猜冰夜寒

抵湖口送仲弟赴壽春任

如斯去住紛人意愛爾遷官亦過情九載爲郎心盡碎

中年兄弟別難輕小留江岸遲行色細數孤蓬滴雨聲
堂上尚看頭白在相期無事共歸畊

○章江送劉峽石御史左遷入粵

萬山如畫木蘭舟特爲章門十日留詞賦王郎悲故郡
琵琶隣女憶江州沿河柳細春初曉到嶺梅殘雪未收
好去尉陀臺上望幾人彩筆擅風流

元宵集周伯衡憲副署齋同倪闇公

疎燈熠熠豔佳辰小院留梅待好春一夕狂譚寬傲吏
三升清酒倍裒人文章與不因官減筆墨緣多爲友親

明日出門車馬路誰分月色照閒身

雨霽得來日山行

得知細潤不成濕夜半聲止意爽然聽去孤蓬足短夢
起來度嶺猶殘煙故歡微願能自遂隨東輕裝殊省便
山色欲寒釀新雪預謀策蹇衝風前

○登武安山同周光仲江天章趙五聚

登山便與此山宜領略諸峯面面低劃爾孤雲供過眼
歸然廢郭接當眉花從開去皆當路鳥自歸來不揀枝
幾處新煙樵徑晚爲思昨日坐看時

信州署中送內弟趙五聚

躊躇樽酒難爲別經歲纔來又一方小院留燈遲客夢
新詩幾帙治君裝我懷貧自憐秋水兒輩能知重渭陽
若見故園同學伴爲言舞袖久郎當

賦送崔五竺遊廬山

十年淸夢憶匡廬一葦看君縱所如好句當從峯頂讀
題名自選石潭書輕帆駕浪逢春雁細埔吹燈食楚魚
此去牽人思緒遠佳山良友互躊躇

壽鄒禹封

棠陰幾樹覆春田雅節人傳此地偏飛舄記逢修禊日
流觴頗憶永和年何妨政拙安中考自賞詩新譜舊絃
窟宅神仙山面面綵雲無數度歌筵

位和尚過信州見訪兼送之還白巖

良懷記隔幾春秋行腳能來老趙州我自不忘題野鶴
公還相憶狎輕鷗渡江月冷孤蓬發過嶺春深萬木稠
煨芋猶然虛故約將無慚悔錯相投

次徐立齋太史奉使西江贈韻兼送之還里

舟行兩月伴鶯花又值銀河使者車敢有長風依雁序

特尋勝事集龍沙載書千卷看如客棹轉三江更近家若過匡廬勤坐嘯滿將襄袖貯煙霞

甲辰仲秋遣使去壽春爲仲弟壽

隔年湖上記逡巡去夏仲之官送之湖口特致雙縑餉令辰留弟攤書陪坐月何人擁筆賦熙春仲弟新作熙春臺于署後時南昌劉嵩維莆陽陳伯修與四弟孝直皆在壽春署中過江風勁聞樨蚤直北秋高見雁新千里囑君惟自愛老親傳語更津津

八公山近望嵯峨眞有神仙住卷阿橘柚人家新露密芙蓉官舍晚秋多鄉租易課分花判街鼓全停選曲歌

特少桃榔將遠寄可無五韻和東坡子瞻官粵以桃榔杖爲子由壽

甲辰中秋與同郡諸公讌集一杯亭繼月出酒酣移樽橋上樓船比櫛燈火通宵席無專賓曲添新響觀者千人咸歎數十年未有也諸公皆有序言新安江天章信上周光仲各爲繪圖傳諸好事

能來勝地結清歡百笏青峯挂壁端水上綺疏通閣道城中燈火接江干歌聲乍起窺人密酒力微酣辨曲難慚愧白頭遺老語廿年亂後不曾看

虹橋斷續聽歌聲起立空天近太清一帶霜痕遮水白滿輪新月對樓生羣公布席能賓主僕射看人似父兄贏得前賢杯酒在百年身後定誰名

送李儒珍郡伯之任三山

幾年澤國倍鬉叢特簡清聲借巨公海上新鴻寒夜月使君行馬正春風過家人共看黃綬問姓名先貯碧籠不獨峴山碑語好棠陰還伴荔枝紅

白鹿洞

登臨不盡意徘徊百尺松陰覆碧苔一席儼然猶未散

多生佀記我曾來到山敢作觀遊想題壁誰高詠賦才何所見聞歸騎促淙淙泉響滴寒隈

祝劉子英尊人七十雙壽

特勸卮酒勸雙星柳帶堪柄拂畫屏遂有高人留葛嶺傳知高士舊徐亭買山小築成家政閉户長歌薄世榮鳩杖閒行蘭九畹名花細映古眉青

制府張大司馬水亭

遥峯當户月當眉魚鳥依然照酒卮應待名人傳勝事得將高韻寫清時迴闌低映遮荷蓋小檻垂陰結柳絲

爲憶古賢誰取次山公還記習家池

蘇圃徐祠草漫青特開新沼漾荷汀花風欲動魚波細
水氣爭涼鶴夢醒郊郭共歸千畝蔭江山長護四宜亭
同來授簡慚枝秉猥托陽春點畫屏

采和尚受記東歸爲予留信州三日念亡友謝
怡古不置茶次成五韻並示楊子惟明

出山仍作歸山計特剪山雲爲客分鶴錫已非前日駕
鷗盟還憶十年羣傷心往事伊人去誰復相知定我文
賴有蓴園楊處士松關長與戒香焚

和王處純贈韻

念年交誼弟兄如時一能來讀舊書好句已慚非我敵
疎才幾得遂吾初微窺定力艱難後每恕狂談酒醉餘
歸去好酬堂上問因緣相見不曾虛

乙巳除夕

客裏逢春興偶然宜春帖寫浣花牋他鄉倍覺依朋好
薄俸能甘恃母賢作佛定當生謝後成名未必在盧前
挑燈自照星星鬢官舍江城又一年

丙午元旦再用前韻

辦香初試火新然詩課湔成第一牋狂語醉中時自恕
羣公筆上盡多賢行人夾路分燈立細雨衝泥怯馬前
爲憶隔江諸弟遠鄉書來往動經年

送客

得從相見更無奇小雨荒郵共酒卮高士本裏通后死
常才妄意指前知藏砂鼎熟朝華起禮斗壇深夜漏遲
千頃波光春浩蕩先生將爲我情移

歲行盡矣以漕事入會城載得水仙七本待花
尚畚戲作五韻催粧

老去王昌值一錢爲謀小艇貯嬋娟問期都未還遲日
作意窺人正待年寸燭搖紅吹豔薄新蛾浮碧破香先
莫云開去纔能好低亞枝枝已可憐

○近郭

近郭人家水一壥千株楊柳濕朝煙到門船即繫樹上
比戶橋通小圃邊江畔幾人猶作客此中不敢謂無賢
明朝更向前溪發漠漠孤蓬意惘然

至日陳澹明巫川南兩前輩偕巫巒穉同集寓
齋雪中各馳詩見柬即次奉和

各驚歲暮難爲客得伴閒年認小年省事全然安拙宦
無才未敢薄頑仙圍爐密坐添新火積雪高簷濕晚煙
白髮毿毿不成醉有裏都拚酒如泉
先生玉貌爲人出采石空江廢坐眠誰引通儒安虎觀
閒爲傲吏送魚箋風流不減憐盃盞几杖留光照簡編
積雪滿牀猶未寢好詩吟罷轉依然
止覺窮交添逸事詩筒走送雪風天功名細路愁盤馬
詞賦多年讓執鞭故態狂奴刪未盡感時遷客見尤憐（時戀釋被議待白）當筵醉指刀環看不識何人是呂虔

送周計伯佐郡大同

春江初試浴花風錦纜牙檣照碧空才子新遷高日下
名賢舊事典雲中晴沙小隊霜蹄出古塞橫吹畫角雄
吟罷好詩應望遠南來先寄一行鴻

次宋其武先生雪鴻菴晚眺

鐃他沼芷共汀蘭堤柳疎疎映畫欄人立湖光無可妒
盟尋鷗侶不曾寒客中築室懷都遠城裏看山興未殘
聞說雪深披氅出古來誰併使君歡

次鄭羽人贈韻卽送之遊武夷兩兒共賦

萬山作吏人來少妙友能過興灑然薄醉共斟官法酒
留詩各賦客堂牋不刪綺語貪成佛未淡名根礙學仙
京洛相期思往事霜毛白盡媿年年
苜宿先生自有名新詩五字擅長城當時屈指誰人士
十載論心舊友生路轉千峰山木合溪迴幾曲岸花明
武夷君亦余鄉里獨上孤亭送客行

離信上舟次安仁同傅卣生李化舒馬周翰及
兩兒用子瞻常潤道中有懷錢塘韻五首柬
寄在郡諸公

君恩乞與暫閒身悔惜年年淡過春小雨迴舟簷野菊
清燈點酒出泥芹可容猿鳥還親我不使圖書遠避人
笑是俗心猶未盡夢中還憶道州民
霜零八月雁初飛志在青山幸不違免俗未能聊復爾
好懷難託竟成歸溪山看去當前夢行止年來悟昨非
勞盡舟車緣底事肯將彩服換萊衣
收盡沿溪撲面風新霜猶未減和融得尋前輩追高士
直恐癡兒敗乃公楓葉一林將欲落蓉花半角儘教紅
道旁莫復傾閒淚我亦東西雪裏鴻

龍山山下山堂好一丈紅桃覆短簷止以頻年輕去住
坐令高樹損清嚴毋煩多憶花前掉莫漫相欺蔗尾甜
曾是淨根能學道誰容還作絮泥粘
成行不肯更滯濡厭説當時合浦珠試問使君今去後
郡中山色侶前無六年官閣歸殘客萬户人家付腐儒
東坡有堪笑錢塘十萬户官家付與老書生句 頗愛高風趙夫子一杯勸影未
云迂

送別施愚山先生

先生七載湖西住到處人能説使君酌水自編良吏傳
扶風新散講堂文半江煙雨催歸棹一日星辰渙小羣
同在他鄉仍惜別相思囑寄敬亭雲

荅別陸沖默

冀北依依惜路歧重來江閣話將離止應新語留千載
安得狂名起一時涼露乍添回鷁首清波小憩對蛾眉
細君可是東山伴捉鼻能無免笑譏

○別宋其武先生

一時行色滿江關襆被西風送客還櫓背菊花深見月
路吟紅葉飽看山鴻飛那憶東西迹鷗興隨乘遠近閒

當代人文誰屈指如公寧便許身閒

送汪舟次遊匡廬隨赴試白下

三年纔踐廬山約惟我能知去住情細葛含風吹鷺水
輕帆駕浪出湓城自無富貴難吾子肯不成名慰友生
迴首萬山殘客伴留燈倚壁賦秋聲

寄林爾千

歸來又失看山期汪舟次約同詣青原不果 小艇橫波客思迷東帶
雅尋高士傳開函喜撿少陵詩時得爾千紀遊諸稿 友朋岐路懷
難淺詞賦江關見爾奇舞袖久閒歌屢換負君風雨十
年知

雨中入青原呈藥地大師

與長者期屢未成衝泥敢惜雨中行路忘遠近沿溪去
人立空濛濺水聲獨上高亭貪盡日閒談往事數殘更
漫隨蓮社當年約安得淵明具勝情

寄題翠屏

愛爾山中泠翠屏開軒面面俯蒼冥不難一喝懸流斷
故假長鳴大衆聽新水乍喧人語失薄寒易中客懷醒
重來應更尋三疊隨意峯頭自勒銘

拜芝穎上人塔

青松萬樹雪風驕爲立躊躇賦大招可得分函通宿草不堪泫淚復攀條好詩空復留燈話穎師警句老人慧業從教對雨銷倘使當年人更在也添茗椀伴深宵（數爲余誦之）

○至淮南漕事已竣隨理歸帆時買得雙鶴又友人以惠泉見及自念三月以來始獲清涼之第一日也

三月勞人暫息肩射陽湖北晚風便裝寒猶復添雙鶴客到新分第二泉水滿漸高前宿處花開欲近小塘邊言歸既好留仍可正值蒲香蠏熟天

壽吳冠五

燕市別君是幾日十年相見鬢霜𩮀賤貧安得有顏色廓落聊同舊酒樽閱世漸深知友重當身多事憶人恩記將一掬秦淮水他日重逢還細論

梅田洞紀遊

率府河西任置身（予以改補得領永新）儘教丘壑與逡巡好山初到如逢友積雨纔收宛待人石氣涼生吹酒薄泉流香定瀹茶新笑他勾漏還多事爲就丹砂始卜鄰

不附羣峯自立尊桃花紅近宛成村捫天就日無多路放月歸雲各有門父老時從徵異事神仙終未淡名根桑田換盡渾彈指小洞殘棋局尚存（洞有仙人棋枰布子歷歷可數）

居然舊稿畫雲林斜著苔痕醮墨深小置斷橋安樹底稍添平屋補巖陰石當奇盡扶筇看洞愛幽多秉燭尋徙倚空天風御冷不教衣袂點塵侵

把臂何曾許妄投相期選勝集高流闢將荒徑來羊仲寄到新篇侶柳州（兩賀君各以遊記新詩見柬）嘉話應傳他日事半生真爲好山留晚歸犢路條風細瑟瑟松陰滿石樓

○送朱具臣還里

六年不見鬢毛蒼往事新懷細話長知我成歸還命棹累君秋盡撿寒裝籬邊野菊遥添雨宅畔新蓉迥得霜好共元劉看合傳莫閒燈火舊書堂

賦李梅公先生灌硯

肯從耳目爲時玩對此般然念古人問代且無論魏晉紀年應自數周秦一九不濺銅臺水百戰還清玉案塵敢復無文嘲絳灌中書君已拜銜新

署中爲德遠姪寫畫

從未隨家去能知詢土風大都如畫裏萬户碧山中
落墨時乘興山山雨樹齊添丁收掌好莫復厭家雞

舟行無事撿架上書得十事令友人圖之于卷
各繫以詩

范少伯載西子五湖
美人亦轉輸紅顏賤泥土不識泛舟時相對作何語

荆軻易水
舞陽眞小兒荆卿亦計拙惜哉名不傳所待是何客

尹夫人見邢娙何

惟恨已不如曾無妒人意老雖甘人肉娙何死無地

亞夫舉玦示項王
楚王許漢成夫差受越欵不以成敗觀大度見亦罕
天下君自爲臣願請骸骨大言尚悠悠隱語望目屬

四皓從太子遊
羽翼今已成聊用塞姬語豈有四老人便能立太子

呂氏懸書
書成懸國門千金易一字竟無易字人文章藉權勢

王江州中路候淵明
中道候藍輿風味映五柳豈可拒不納竟當與飲酒

鄭五
鄭五信可人何妨作宰相爲視晉家兒歇後滿車上

陳子昂碎胡琴市上
買琴復賣文狂言頗驚座東文不覯徒但惜胡琴破

春夢婆
不逢春夢婆止見夜行客秋風滿户庭歸心紛落葉

接四弟孝直都門來書
計日言歸易遲留又至今關河千萬里細入弟兄心

小語行行淚憐予鬢已絲那知書到日未是放衙時

春星草堂八詠
池通秋水堂帶春星一時之乘興偶然五字之嘉名遂擅愛陶公之秀潛還讀我書之蘇子之名通時來靜坐雜花滿路襟袖皆香好樹成陰軒窗盡起笑豔心未淨尚猶索解語之人若道眼澄觀定多此閒情一賦矣

安石榴
醋醋徐家卷封姨敢自狂金鈴曾不借捲幔坐紅粧

甘蕉

留待雨中聽垂陰就日分如拳書滿谷誰敢擅彈文

楊柳

霧和分異種細細綰長條好語陶元亮臨風也折腰

蜀茶

十五吳姬面臙脂兩靨濃呼來深夜看減却一燈紅

茉莉

抹盡東南麗相傳亦偶然十畝連畦種開時不論錢

周櫟園先生謂茉莉古稱抹麗不知出何本虔州種茉莉者百家率數十畝爲一園賣花入市盡一斗不能值十五文也

玉簪

搔首知何待盈盈立畫闌心知畀宋玉不許挂臣冠

醉芙蓉

前日齊眉立今年五尺長霜辰無奈醉面面倚西窗

西府海棠

真自憐高格花開敢後時春風知惜得吹豔上高枝

沿岸新蕉綠榴花隔短闌真如三婦豔連手看潘安

子夜曲

令歡行不快繫馬門前柳迴身就歡抱憐儂飲儂酒

二月過洞庭四月大堤去夜夜數歡心誤儂不一事

一杯亭

春花的的照人明十里孤城帶夕曛得好溪山隨意住

乘閒便上一杯亭

○玉山署中看周光仲作畫

矗上青峯十八盤人家煙火露林端長官近日行田慣

常得從容立馬看

懷玉行田馬上記所見

幾株烏桕壓長堤細路高低信馬蹄錯料數峯村舍近

人家還隔小橋西

戰場秋草沒空堦此地都看錦繡來斷戟銷磨供爨具

頹垣閒拾小金釵

不知馬上是官人數數牽衣訴語頻那忍揮鞭便歸去

一雙清淚濕重裀

凌凌削石擁雄關疋馬西風去路難幾點殘兵愁落照

抱茄吹火亂峯間

廢宅無人雉兔尊秋花灼灼豔當門傷心父老丁年別

再到無鄰詢子孫

停鞭禪室雨纖纖占斷青峯坐畫簾一縷罏煙千尺樹
瓶花棚豆總莊嚴

萬杉寺口號贈剖公

萬杉砍盡已無枝石上空留待制辭特換風光開幾葉
小山長護種荷池

弋陽道中

桃花紅近麥秧青百里都教倦眼醒野意欲留官閣裏
摘來還插小銅缾

七夕即事有贈時歌者頗擅才色花譜名在第五席上諸君皆新羅第將欲南也

弓彎舞袖影婆娑今夕都將唱渡河喜不共卿天上住
五更聽便是離歌

我亦長安倦馬卿銷人病骨遠山輕於今花案都顛倒
卿可城南第五名

謝楊僧客師圖章

燈前展轉看難收眞有龍文氣上浮肯共秦碑分鐻畫
只教弟子護銀鈎

題簪花圖爲蔡翼皇郡長

曲檻名香各幾叢和煙和露舞春風前身亦是簪花客
故爾還來侍魏公

自題小畫渚溪風順即日出湖

晴和風色萬山低一片輕帆出渚溪閒寫幾叢新樹好
碧窗開盡自箋題

爲江天章題畫

不羞短髮滿簪花拍手西風立路叉野馬塵埃隨意度
我方洗硯讀南華

端午秦淮

兩度秦淮逢午日五年楚客過江行勞勞倦足聽歌懶
匆匆鄉心對酒生

題謝怡古遺稿

詩魂苦瘦看猶在方駕曹劉意未降倘更十年身不死
無人道著賈長江

爲蔡翼皇郡長納姬催粧

曉粧初試斂雙蛾綵鷁乘流下碧波應識天孫心緒急
故添新雨漲銀河時值江水驟發

稱體深紅杏子紗新梳蟬翼薄如花應知月下飛瓊伴
特覓人間蔡少霞

爲朱子莊題畫次黎博菴先生韻

青峯萬笏水漣漪坐看孤帆起落時正值道人新退院
歸心都付畫中詩

爲劉芝宇叅戎賦凱歌

不許山頭更舉烽甲光色籍落花紅將軍奇略非今日
曾駕樓船碧海中

一騎登峯擁雪飛千門晝靜敞雙扉軍中未散傳籌飲
已報重圍破敵歸

題蕭偉度小影

何處青山斸紫芝偶來人世現鬚眉頻年市上韓康伯
要識前身亦畫師

書楊日昭家集

小娥千斛淚闌干灑作隃麋數十行日暮短簷風射急
孤兒空賦大堤霜

題羅飯牛畫

一派雲林落衆青小橋橫處露晴汀愛他點筆羅居士
寫得風神似九齡

永新署中自題小畫

丘壑安能傲此翁孤城面面插芙蓉晚衙吏散空庭寂
寫得南河第一峯

送張廷珍母舅回里

一舟來往江南北十月行遊見楚吳歸去高齋倘相憶
時看秋景照亭梧

晚對山亭別幾春特煩千里問車塵送行況值秋風候
鱸鱠蓴羹媿昔人

送鄭羽人遊南嶽

空堂無語坐春星有客能來話別新鞭指衡陽湘水路
秋風妒殺看山人

題畢君小影 畢舊叅戎滇蜀

箇是當年畢士安知名廿載舊登壇卸令據石松陰坐
猶作雄心射虎看

爲盧爾唱題畫

老筆橫披拂畫屏童童鶴蓋倚青冥濤聲半壑千峯雨
頓使鄉心憶幔亭

章江送吴山立公車有褱蔡翼皇太守

江上青楓迴得霜故人東去賦長揚凌雲雅擅王郎筆
應解回風送馬當
七載同心憶舊遊一杯亭畔月如秋南樓縱目題何句
爲我傳聲蔡兗州

暑氣新生敬製葛帳上老母

直薦薰風滿北堂能寬扇枕老黃香吴絲越縞尋常事
寒素家傳舊德長

記素齋詩集卷第二 二刻

自序

少好讀書計日夜以寸爲度又性僻於聲韻時方習制
舉之言乘閒作爲詩歌詞賦閒歲亦約得百十餘紙中
年仕宦便爾蹉跎自壬子入秦住張掖再三年乙卯作
五涼丙辰住朔方又二年戊午住隴西己未出潼關抵
里門辛酉遂遭老親大故十二年中勞頓奔走疾苦憂
愁之日過半方寸之心而有萬端之攻取神明寧復有
餘哉本領不大心計轉粗不復能高唱渭城矣涼雨秋
窗悉數月日凜然有草木榮華之感漫自記其卷端癸
亥七月既望

詩以情至非情至則不眞詩以境新非境新則不動然
無師承良友感激觀摩則氣有時而衰卽情至境新終
不能達其意之所欲言而思之所必至少也賤壯遊四
方今遂六十有七矣昔時師友現在無多又人事周章
應酬牽率之篇不少正如村女踏歌起止任意若垂手
弓腰便爾羞澁性之所受豈能相強哉丁敬禮曰文之
美惡吾自知之索居寡徒意思遂不增長謂其不傳所
不圖謂其必傳更所不圖也甲子臘月之六日自記於

澂本堂

學與年增而謂學與年減乎學與年減爲不讀書者言耳目聞古人之言目見古人之事合以身世之所經歷悲歡離合人情賢佞治亂乘除觸之爲思感之爲志口之爲言筆之爲書見聞愈多則論著益廣特文之光焰堅實平淡遠近亦各因其年之壯盛衰老爲節次造化自然之序密移代嬗卽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豈必曰老不如壯壯不如少乎向豫章陳伯璣號爲通人頗持言論歲丙午爲予點次篇章入國雅之選間語余公詩近乃更喜宋調予笑應之曰安敢宋也亦求盡其文章一道作者固難索解正自不易今自辛亥以後刪其詩之可存者著於篇得二百四十五首或以爲與年增焉或以爲與年減焉予亦曷敢自守爲一定之論哉康熙己巳四月之望媿曾士弘自識

託素齋詩集卷第三目錄 三刻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五言古體

七言古體

來甘州一載矣尚未紀其風物夙昔交遊問貽雜至特作六百字寫懷用柬知我

貢獅圖

古鼎閣詩應鄧元昭先生教

寄倪闇公汪舟次兩翰林

壽程香升

爲梁賡虞兩尊人八十壽

范俟菴六十用李崆峒與徐編修宴醉歌韻

朱書思年兄客於汀日作詩索和意在困人所難以整暇欺敵也書思日來連落兩齒倚韻奉嘲

五言律

壬子除夕在張掖

和鄂制府延州道中原韻三首

新僕

黃憶溪以武闈分校來輩昌喜其相見而予亦將南晤語連朝賦詩言別殊黯然也四首

韓岡雪後蚤行二首

遂宿商丘

題易去浮前輩卷後即用原韻

壬戌夏聞金西白大參卒於莊浪賦此寫哀二首

寄許治公別駕潞州

周天民六十

莆陽鄭牧仲先生易書成貽詩索序予知牧仲四十年曾未謀面也倚韻奉答二首

荅呂子嵩兼送之游清漳

送姚元升以府幕擢令待選都門三首

送李化舒之鎮平幕

酬陳含齋同年含齋近欲卜居上杭二首

和文信如除夕見懷

送劉子獻同年之官饒平

祝采若和尚

夢客屬和響泉詩已成古體更賦五言一章

出郭看荷花

之
贈寧化王令君
采公將往京口掃塔遠過別我留詩見贈作長
句送行以來字爲韻知我念公深而冀公歸
之速也庚申十月廿三日
王景陶將赴任臨高先侍長公星聚先生於汀
署接晤經時送行有賦
王星聚郡公分贈水仙
冬盡過友人山園醉歸讀趙清獻集即次平溪

堂原韻識卷尾
寄苔鄭山公銓部即用秦遊過渭南原韻
幼文趙君不遠數千里索母夫人苦節之文讀
其行略美哉孝子不匱之思也先賦長句以
報
壽李元仲先生八十
接郤蓉園座主手札有詩並寄倚韻奉呈
客有傳賦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者倚韻和之二首

寄祝寧都魏和公
入山未果承采和尚遠書敦督且寄六逸楊先
生見懷詩率爾和韻壬戌臘月之望二首
壬戌夏偶與客話苦筍漫爲長句
聞趙又裕使君抵三山
周衍其遠歸自滇南二首
築室先廬之左自賦兩律落成二首
溉本堂落成
乙丑八月寄丘愼清二首
致張又南大將軍提督閩中四首

郎靜公先生署齋冬日白牡丹盡放延客分賞
仍徵詩紀事
送徐幕還浙東
寄徐荊山總憲
和林丘三學博贈言
送呂副戎出關
壽張元公方伯
贈別郝得中太守

鎧峯上人隨采和尚過我作十日留又爲之作
先宗標格一序今隨師還松寶小句送行
荅采和尚爲予初度
爲王郡公題蛺蝶落花
昨飲過多遂復暴下二十八字謔主人
題朱繡菴小影
巳賦前截悔立言之淺也再成三韻
自題像賛
送客雲和尚禮塔曹溪二首

胡公提思源亭紀事和韻二首
歳及七十學博張孝賓先生寫九老圖見祝予
何人敢望樂天雨中少事作三截書後
陶淵明籃輿圖
清明日黄御遠山堂得展拜文簡先生遺眞兼
讀先生自書像賛三首
送潘聖水還杭州二首
題龔及生小影
題黄見菴先生鄉飲冊子記壬申予與先生同
籍爲諸生四十餘人今惟予共先生在耳先
生今年八十有三

託素齋詩集卷第三 三刻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客隴西五閱月尚未成歸兒子文遠賦詩一章
為老人慰也甚廣其韻成古詩二十八篇計
一千四百八十字戊午七月之九日

花光變涼節獨客感秋蚤生非金石姿安能不速老曲
意到童僕迴腸錯昬曉欲求夜夢歡夜夢遽得好

我愛魯連子固是磊落人功成不受賞終身棲海濵飛
鴻視廖廓籬雀空喧爭河水日瀰瀰秋風吹釣緡作書

寄魴鱮莫復踞要津

清砧擣長夜杵杵爭客心故山如在眼萬松抱遥岑爛
熳多開花園鳥時送音胡不守貧賤老去才抽簪

鴉鵲爾紛紜豈能與人事久客急歸懷亦復占喜忌顧
生季主儔至精妙繇義解著為我卜凝思藉神智遇革
得上六其象曰文蔚肅容起賀我旦晚見整轡即知非
信辭聊爾得歡遂顧生吳人頗知占斷

齪齪不足為少亦秉微向悠悠四十年遂已失少壯叟
鑠笑而翁據鞍示骯髒九十屠朝歌古語傳定妄

夜夢生歷歷不知身何誰曉光逼窗曙乃覺留天涯老
親隔遠道我歸未有期追隨恃弱弟菽水知能治何如
共我在左右相提攜諸孫爭懷抱能否博含飴垂絲巳
雙鬢莫更為我思

戎馬暗關隴閩山亦焚原國計既以切時念骨月恩芳
蘭豈香澤惟恐鋤當門終賴將士力舉首清狂昬松柏
蔭先隴桑麻還舊村家室在可問一官寧足論得恢復信知家口無恙

望鄉如望歲去官如去疾風生古殿閒水滿寒塘溢理

我西堂書種我東皋秫豈不悔去時欲悔巳昨日

王修能遠來其時正賊退短衣長至骭蹝蹝下驢背解
袖出家書喜懼情兼倍上言老親安下及兒弟輩纔問
忽更端長語盡細碎戎馬三年中數月賴歡對今復隨
我東久客曾不悔令我無愁思持杯勸我醉我飲雖不
多感君良厚愛謂王子謙受

貴者華朱轂賤者守蒿蓬士或各有志不在豐約中常
笑殷深源咄咄時書空

垣衣滿屋脊秋雨滴空階門外三尺泥時亦有客來本

擬客過我使我懷抱開孰知客善愁言反過我衰
渥洼産良驥追風比箭激秋草沒戰場閒心守伏櫪雖
有玉山禾意豈在求食
論功數衛霍選文得枚馬漢武倘不逢誰適爲雄者渭
水寒蕭蕭熊羆亦在野
託居在窮巷少避車馬喧借書閒送日吟玩無旦昏孰
知感觸多反增思緒繁卷書抱還客始覺清心魂老氏
曰守中先儒言寂存學道兩無得嗟哉誠鈍根
非不急美官思之已爛熟一月三上書卒難邀寓目揩

我謂我賢少留遽爲辱仰天指飛鴻此計不再復數上書乞歸撫軍不見許
樹老憶田荊風寒念姜被諸弟在故園七年缺把臂干
戈密如麻排當諒匪易婚嫁事方多幾遂向平志貧固
乃士常卽貴寧足恃待爾白髮兄歸耕作良計知弟寬在舍弟毅近復入都
少年適歡場默坐數一一作賦偶先登懷文耻後出雖
乏堵牆觀頗見窺户密知已十年盡那得問親暱老櫟
隕深霜宿草閉幽室蕭條墓上碑至今未譔述緬懷諸

公子崢嶸定幾日臣狂所不知誰更得臣筆爲周元亮先生
十五事君子兩小相齊肩恭心妯娌内蚤起僮婢先從
我事薄宦手足還胝胼梁鴻豈蚤貴孟光思獨賢憶我
入秦日愁看淚臉泫喪亂經數載俯仰累周旋王言貴
翟茀終媿報拳拳莫復傳錦字我歸袛今年內子將六十近聞善病
瑣細牆角花開落亦有時黃菊爍金英寧辭秋雨披我
愛澗底松青青無盡期風煙足洸瀁水石相藩籬簪紱
是何物棄之如唾洟

程鄭富泉刀寧問來所自韓揚工賣文償金曰酬字清
濁雖攸分等是營細利劉君作酒貲千古供笑具我有
一卷書欲向空中寄瓊玖報不邀貴識我書意客邸時有筆墨不情之請
仙人持我書開口向西笑人間悔尚多乃欲契娟妙上
界足官府安得恣跳嘯黃庭時誤讀徒博劉安誚親手
分寸丹遂忍欺年少同官侈談丹藥爲笑邵之
山雨密如霰林花開宛若乞米嬾報書抄方卻珍藥座
上五尺氈粗敵涼風薄客能爲我醉捲市亦不惡頗羨

趙閲道猶有去時鶴

寸心媿古水波瀾無時無傭保亦有笑我胡抱區區叔夜眷魚鳥季鷹思蓴鱸叢桂正爾發悠然懷故都朝吟滿巾箱暮吟滿篋笥閒事累燈忙多言笑紙費樂此不爲疲庶免素飡媿兒子頗近道錯錯解雕績謀篇五七言揮手百十字鵷雛振奇毛新駒逞脫轡聊足破愁煩敢詡吾家事

去去日以遠來日又一一感此徑寸絲遂繁搏風翮三年備朔方四載領張掖軌轍多如蟻馳驟竟何益衣褐

出秦關不疑懷趙璧

不解陶元亮偏賞無絃琴無絃亦無響何以覓知音胡不學吹竽能感齊王心一朝爲上客連夜催賜金

爲文守無害無功銘寸勳猶得忝邊寄備員分翰屏致身駕華轂俯首媿青雲棧楄中梁柱何所不足君過累幸知免篋篚寧顧窘南山有薄田歸來尋耦耘

通籍二十載餘多未報恩津梁實久疲安敢薄乘軒去就不自計平昔空高論好言慰徒旅我非高隱倫

已未予歸自朔方過白下客介吳伯承大中丞書四月予抵舍用杜少陵遭田父泥飲美嚴鄭公韻上中丞

萬里問家室猶識門前柳解架理故書牆頭過濁酒父老愛我歸喪亂數昔有弱草棲輕塵老拳飽毒手貙豹坐當關爪嘴露已久少壯轉東西溝壑餘衰朽扶杖望太平如瘦不忘走君行萬里路曾識中丞否民苦力艱難省視類攜取單舸泛滄溟尺號縛戎首卓卓峴山碑多於行道口寅卯記亂初息肩逮申酉聞言起浩歎長拜謝鄰叟天道如張弓又若屈伸肘昨日讀詔書已盡殄羣醜定知大小東無復怨箕斗

甲子七月二十三夜暴風雨既就寢夢座客五六危冠古服盡八九十上人示彈琴詩邀予屬和詩古風近體各一章章各用響泉爲韻叩所以云響泉琴名也晨起追和如其數

秋暑未全退秋雨如崩川秋風挾陽焰時恐屋瓦穿簷溜歇夜半枕簟殊清便竭來數君子宛若素識先衣冠靜肅穆直見太古前密坐恣笑嬉爛熳開長筵揖我謂我和造次無猜嫌千歲枯桐枝斲斯新響泉山水有清

音此義久不傳幸公卒教我爲公張素絃

寄湯愓菴先生

讀書與懷人豈必在接席譬彼望嵩高引領勝登陟先生古學徒歸然樹典則束身蹊孔姬奇文走籍湜緬聞白鹿洞杖履偶然出朱陸訟千年平亭費子墨近晤潘使君長牋讀屢幅意擬庇萬間咸得遂生息仁人言藹如古道見顏色公旣大耋年余亦適杖國蹣足隔山川何因就公側煩公無盡燈照我有漏識莊生言多妄火傳薪不熄

瑞金朱烈婦

贛江江起處縣水水東隅朱坊曾烈婦其名爲酉姑本自田家出少小端步趨歸爲朱家婦箕帚良艱劬夫壻固涼薄頗復習爲儒軋軋機杼聲篝燈伴咿唔牀下惜惜女階前翩翩雛誓不相捐棄並蒂同菀枯人事苦陰晴夫病日衰癯藥餌解明璫露禱虔青蒲卒瘏四載中清淚時彈珠儋有日者過哆口談恣睢七政無患害坐而婦凶虞婦在命不活婦去生可圖姑聞暗作計我何惜區區死生眞得貸願得償微軀尺組下黃泉爲夫延須臾夫急把姑手卿何過計爲日者言多妄子女愍孤遺好語謝夫壻愼莫薄命思潛身入房櫳堇毒甘如飴二月日十九是姑致命期小兒哭倚牀小女啼牽衣夫壻霍然起不復須扶攜鄰里怪嗟歎城郭聞驚疑翁子亦有婦季友亦有妻各各蒙被卧不敢出戶窺我嘗閱史傳古昔多貞姬從死事時有代死事絕希緹縈求代父漢室標女儀昔有楊忠愍上書坐詆諆其婦乞夫命剌血濺丹墀天子不見省酸辛到今時如何大司命肯爲匹婦移事愚計頗失誠至理不欺卓卓楊廣文作傳表芳規藹藹陳參軍遠來索牋題盛節感人心奮筆安得辭特爲著軼事比擬盤中詩寄語問故夫好在勤哺麋鴛鴦自成匹連理無旁枝攀條舊枝折營巢故侶悲九月蘆花飛勝雪莫使兒寒中夜啼

書華陰王山史友聲冊子

入載滯秦西鈌陷事非一不涉大華巔不踐長者室緬懷白下時相望殊倉卒摸索自暗中了了若親暱竭來剌桐鄉遂得久接膝玉貌見先生肯盥爲人出遠謝北山移獨寶齋門瑟各自有領要非秪眷衡泌示我友聲

篇惝恍意如失彼三數君子盡我所師述殘籜捲商風
存亡比電疾誰能齪齪儔古道敦膠漆一展一歎思儼
發誠懸筆紙尾署小言聊爾記月日

社集許不棄藤花菴追和魏瀹初夏

造化密代嬗儵忽移春華綠陰滿臺砌猶有開殘花美
人理刀尺當牕裁臂紗情懶意不屬時時誤橫斜

○又追和沈約初荷

田田自欲上生我芳沼中新枝濯涼露弱幹搖輕風惟
有種花人心知花白紅

○來甘州一載矣尚未紀其風物夙昔交遊問貽
雜至特作六百字寫懷用柬知我

萬里黃河飛一線五州碁錯東西面蘭州渡河而西爲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四郡大旗日落照孤城畫角聲低迷故縣秦人百二誇
山河明駝驄馬羌唱歌硤水淙淙石磊磊衍連千仞高
嵯峨白頭父老說前事舉鞭還指戰場地射殘鐵鏃半
段鎗得來換酒謀朝醉馬蘭苜蓿生沙州荒郵短驛連
古溝四月寒山催種麥風高六月猶披裘夾道鱗鱗見
番族放馬滿山羊滿谷天巴歲歲說防秋未必飲河能
果腹番族舊屬西人歲索牧畜名討天巴邊士防其出入河西僧人著黃衣蟻蜉
經卷銀字肥吞針羅什不長見斗室維摩仍有妻或云
此輩便其俗要使羈縻壓荒服時平不問燕雀安防微
深恐鼠蛇伏前年草地紛請求閉關卻謝誠良籌豈可
鴻溝割項羽寧容子敬分荆州前西人請畀草灘不許廟堂勝筴
堅壁壘得使潋瀾安弱水曾無佛骨與仙才來東單車
結雙軌弱水離山丹十里古縣名刪丹書生落落眞自豪一斗伊涼笑
爾曹朝來起看雪山雪夜卧貪窺星漢高甘州四山積雪經夏不消
金瓶新摘青粿熟萬顆勻圓薦紅玉梨秋熟者曰金瓶穀登者曰青粿

葡萄一種曰公領孫熟時紫圓綠蓋大小間垂東南所未見也長槍江米壓囊香聽盡
甘州垂手曲歌舞有大小垂手曲中何曲最斷腸銀笙吹月山
半街尊前鐵石頑司馬肯教閒淚澆青衫經年此處似
差樂土房煤甕傾羊酪譬如生長作邊人那識金虀開
碧閣甘州陶工絕少官廨俱以土覆衙散清齋一事無還能憶我前讀
書鑿空博望出下策欲將繒幣聯康居繒幣東來千萬
軸單于城畔高梁肉單于城去鎮百里縱使貳師出渥洼何如
八駿追周穆還想子公破月支張掖即大月支地當時壯節稱
魁奇而我不煩折一矢談笑欲狹前人規幾人稱王幾

人帝槐柯蟻蛭眞兒戲張重華呂光禿髮烏孤李暠段業沮渠蒙遜皆於河西僭僞號重華空上建業疏蒙遜解乞搜神記不知何代何王宮陰房鬼火遮路紅彩虹已逐瓜蔓水尺碣挂壁誇奇功龍王廟有西夏建橋碑　看烏西飛兔東走功名富貴亦何有巧鸛當徑啄新蒲跛羊卧路齧殘柳監倉公子無乃愚不算升斗量錙銖作詩索句如追逋胡爲嘐嘐嗤古徒我不敢效我友逸粗了簿書吟抱膝虎頭燕頷百不須坐享清時懶投筆

貢獅圖

客來自粤東親見海外貢獅與世所傳述絶異特令工貌其形狀上大中丞鄂公公示諸將吏各請傳寫公卽席令某作贊仍命諸將吏分錄一紙以歸

十兩五風調玉燭天家所貴豈異物玉門仍自郤青麟白雉偶爾隨荒服竭來新繪表奇狀雄心猛氣蹲相向矍矍還生閃電光馴馴似解嘶風壯王會圖中幾數見穿花籍柳隨行殿闊步高騰虎豹羣材官羽士爭回眄萬里遠來應有以一奏雲門咸率舞馬卿不擬賦長揚欲共王褒頌聖主邊臣紀事特大書其月惟未歲戊午

古鼎閣詩應鄧元昭先生教

殷周去今幾千載定復桑田化滄海汲書石鼓古時文無復後生見風采神物之出應有俟千牛萬力何由致汾陰禱祀空爾爲蘇生笑歎同兒戲西江鄧子宰齊縣篋中不載胡威絹夜看星漢斗間明劃爾雷文浮地面天下何人識奇字特致昌黎請作記先生摩娑三歎息哽咽西風還製淚廿年風木悲思集一朝鼎養嗟何及土花蝕盡翡翠班淚痕直點青銅濕以榮筮之得上九兆惟玉鉉吉且久諏日麗牲薦祖閣拜首陳詞曰孫其仍作大書一千言告我子孫宜世守醉石無用數平泉

良玉何由誇覆斗黃雲如蓋那能測千斯百斯孝爲則召公作考姬公敦不惟其器惟其德

寄倪闇公汪舟次兩翰林

細數平交眞爾爾我記汪子與倪子倪子恢奇磊落人驅毫使墨如煙雨萬卷讀破龍威篇廿年久貴長安紙晚交汪子章江上珠光劍氣暱相向我宰山縣苦低眉君臨溪閣時微歎三日兩日走尺書賴手淸篇情骯髒昪閣經年限南北不見故人好顏色前秋我始渡江歸一讀除書展蕊折豈因王貢侈彈冠柢愛枚賈車連轍

太液池頭清似玉聖人宏網收鴻鵠耐饑且索東方米
時清肯費景文燭昌黎好在續長編未要柳州書屢促
忽忽懷今轉念昔天寒雪大酸風急晴鶴久看沙莌飛
顧曲亭荒新燕入有懷周櫟園伯衡兩先生何不蚤貴十年前見君
並轡傳呼日短章寫就特寄君知君執卷挑燈立

壽程香升

結交雖遲識名蚤標格篇章見總好手披赫號掃雲煙
漏痕釵腳空潦倒去年臘八贈我詩五十六字盤蛟螭
出入懷袖誦上口至今未敢偏師追每過山亭藉槐柳

主人愛客爲置酒花氣爭趨午夜涼米汁尋常傾一斗
君今才艾鬚蒼然二頃曾無負郭田喔促囁嚅那足道
分明笑傲凌飛仙前夕山堂步月色漏鼓全停河漢仄
從此看圓百十回好會良懷應記得

爲梁賡虞兩尊人八十壽

人生底用致身蚤華轂朱輪眞恅草倬倬雙星照漢明
三公一日定誰好古來秀德指梁孟賃舂作食稱棲遁
何如八十還齊舉案眉有兒白髮隨溫清渥洼之産盡
汗血羣從諸郎猶軾轍不擬蹀躞踏春風還騎欵段乘

下澤長休謝爾白石脂王母謝爾蓬山雪但乞年年堂
上添酒巵負米力葵志亦得

范俟菴六十用李崆峒與徐編修宴醉歌韻

綵衫錯繡當筵舞友朋膠漆風猶古舞酣座客擁如山
任烏西飛兔東吐且置羊裘煖半襦莫笑豚肩不掩俎
范子蚤歲好聲名沉酣六籍餘攻苦堵牆落筆駭軍聲
我共膠庠親目覩劉蕡誰令老青衫陳實幾曾踐公府
囊書十上九不收目射酸風飽凍雨今年遂踰六十時
欲招雒社同襟期端擬鉅鹿罷酣戰無復顧盼生餘思

老驥伏櫪氣轉壯确犖細路寧辭疲去歲秋塲閙苦口
東馬在門方郤走望眼不簪棘院花霜髭旋插秋堤柳
雖知得失坐有命終嗟射虎閒高手先登豈是不如人
特恐爭驅負良友甲子秋試俟菴力疾欲赴周子天民力止之再宿而俟菴鬢髭盡白我
勸先生展雙眉雄飛從古多雌守昔時丞相數公孫公
車六十方驤首但當連袂歛屠蘇曳欒而翁須一斗

朱書思年兄客於汀日作詩索和意在困人所
難以整暇欺敵也書思日來連落兩齒倚韻

奉嘲

美予廿年矜所得左車偏倚半殘缺一生作計護唇寒五斗可曾救腰折不問新豐酒價高衹恐萊蕪炊米絕予不負丞丞負予二十一史何從說筆牀硯匣苦隨身逞頹强項爭前哲浩瀚崩騰勢莫當我欲負薪塡口決雪片題殘粉膩殘直思坐結兒輩舌君不見漢家丞相張北平少好文律牙齒疎老食人乳笑君弃

壬子除夕在張掖

久客他鄉慣居延又歲餘奇温薦天馬珍味數河魚銜鼓傳更淺啣杯剪燭徐白頭詩酒在得句遺兒書

和鄂制府延州道中原韻

邊城春事晚四月尚餘寒野樹低層榭輕風拂畫鞍佛燈涼自照客路語偏酸雨歇西堂暮無書報任安

文園遊總倦堅抱一枝寒短髮還吹帽衰年怯據鞍開河渾悵望花鳥敵辛酸可復容通隱清時倚謝安

文星迴閣道中夜望芒寒萬里還傳檄三秦未解鞍老臣親語切啓事繪圖酸公近特疏臨鞏荒糧數萬遥憶西清裏翻書讀治安

新僕

憶家曾未敢轉使見猶憐先事窺人意留身立衆前呼名應屢錯傳語記俱全小坐詢同輩先來是幾年

黃憶溪以武闈分校來鞏昌喜其相見而予亦將南晤語連朝賦詩言别殊黯然也

不意君能至爲歡詎有涯攜行荒寺月互訂隔年詩問僕詢鄉信啣杯多醉辭莫憐予客久言去恐君悲

笑繫書生籍多爲絳灌羞果能收國士不必巳封侯得句題殘尾簪花坐宴頭因風生遠思時自看吳鈎

廉吏難輕出茲來亦壯行風燈高鎖院筆墨寄干城關隴原才地歐陽自盛名家傳黃石卷次第授門生

輕風驅塞馬涼院綴秋花送我當歸路知君轉憶家官寒憎僕隸道遠惜年華但囑乘軒蚤何妨不下車

韓岡雪後早行

結伴開行蚤千林共曉光饑烏啼上下遠樹接微茫籬落沾煙濕茅柴過酒香秪當遊賞去未覺道途長

微霰風猶落輕寒客戒行斷痕車路出立地麥條清避濕盤新馬開煙指舊城三冬纔一雪莫得旅愁生

遂宿商丘

積雪迎朝旭客懷亦自多凍銷全辯路冰斷小成河綠
樹分堤去青山緩轡過到江還十日一月又蹉跎

題易去浮前輩卷後即用原韻

江上前年路煩公送我行歸帆開草次款語失將迎卷
帙封重疊音聲隔死生淒涼數耆舊碩果倍關情

壬戌夏聞金西白大叅卒於莊浪賦此寫哀

十年官不調誰敢怨金微側足讒疑口提心盜賊圍玉
門生未入華表去何依記得河西曲當時羡我歸
廣柳曾還未傳聞住武威家財傾卜式說難死韓非世

定勞臣薄官寒送客希封題看舊札老淚得無揮

寄許治公别駕潞州

隔歲爲君别函來理舊遊仲容天下士上黨古名州問
俗車時出臨邊雁叅秋壺關知近遠可有素書留

周天民六十

論歲吾差長才名祗後塵留香叅柏子選句坐花辰閉
户嫌山淺閒身與道親添年還四十酒伴結南鄰

莆陽鄭牧仲先生易書成貽詩索序于知牧仲
四十年曾未謀面也倚韻奉答

悔不從公叅青原註易時石封乾滴髓柯爛撫殘棋識
字聞先德通名託舊知侯芭幾媿負能賞大玄奇
割臂盟先聖人天特護持高言過九九小語但期期近
發文囦信重探汲冢奇三都那易序好在待寒支

荅呂子萬兼送之游清漳

不厭長卿嬾停車款蓽門冰銜新博士弈葉舊文孫看
友原乘興尊師述舊論春風驢背穩梅柳正江村

送姚元升以府幕擢令待選都門

雅懷卑自好三載愛相親飯鶴商餘俸懸魚到小臣不

妨全獨醒寧敢薄長貧經月裝難束因公見古人
君自吾鄉去多從問閭中年來收漸薄海上夕猶烽指
掌如家事分圖繪國風　至尊求治急前席語從容
大邑懷新綬少爲下里留遮車傾别酒揚楫正清秋魚
蟹知鄉近車騎壯洛遊贈公循吏傳楚相起虞丘

送李化舒之鎮平幕

相去即非遠清歡惜暫離依劉才不盡入粵語爭奇屈
首爲親養留心問俗宜逢迎知到處先一拜韓祠

酬陳舍齋同年舍齋近欲卜居上杭

官去才中歲才高視昔賢全生鋒鏑内寄意酒尊前日作浮家計詩抄度嶺年秋風吹又急銷折賣文錢入世難莊語甘心作酒民人將傳客傲吾自賞公眞晩食償官冷衰年覺友親一枝安穩未更喜接比鄰

和文信如除夕見懷

閉户春風裏開函出素牋好詩先隔歲記別動經年蕭寂時名簡支離造物全飯糜眞自可長憶仲弓賢

送劉子獻同年之官饒平

三十年間別相持各細看新霜吹素領尊酒憶長安簿

籍銷風雅聲名愛苦寒一升家譜舊惟有勸加餐

祝采若和尚（時甘露降於松實一月）

有生猶造次敢道未生前非受人天護難爲福慧全餘甘沾草木作供飽雲煙一百八聲裏禪心自廓然

夢客屬和響泉詩已成古體更賦五言一章

雨落秋堂靜清燈照耿然不知誰主客宛在見諸賢握手記良夜知音託響泉詩成翻得笑憑夢和人篇

出郭看荷花

郊行先意得況復爲花來入路沿溪去長荷倚寺開浮香生佛慧承露定仙才莫便輕搖落留看更十回

寄祝楊六逸先生并致令子惟才

每得貽書問風高憶坫壇頗深須作佛祿及不言官卓犖隨鳩杖蕭閒理鶡冠黃花開徧好覓句細承歡傳說當重九登山屐齒輕遲公牀下拜題我竹間名花雨露高座茶瓜話宿生藍輿行便出好一待淵明（先生以重九入松實寺遠不及從）

客泉南送夏漢良還汀

一署偏遙隔他鄉索晤頻解囊詩律細密坐性情眞久

覺才難盡心知聲絕倫同來文酒客又作送行人不負南行約看花到刺桐城孤全海色春半轉寒風新菜浮瓜瓣陳醪鬪荔紅（二月已見王瓜自臺灣至者泉酒以荔爲上品）一緘憑寄遠子亦欲將東

隴西寺七夕坐雨

歷歷數行邁三時此滯留園花開更落隴麥種還收佛火耿清夜經聲唱畫樓寒螿號砌短宿鷺聚沙稠細碎規臚米殷勤視蒯緱掃除門屢鍵漫滅剌誰投久客覺身賤懷歸淹道謀里分邑谷舊人坐杜陵秋勸影酬三

雅臨文怯四愁寸心那足道節序忽如流風雨見相妒
星河暗自浮褭衣羞爛列陳果效綢繆卷帙從高束簾
帷半下鈎人間真駕鵲天上笑牽牛想像乘槎客當年
博望侯

壽蕭孟昉

酌酒與君醉論文憶昔年鬬茶官舍晚刻韻佛堂偏健
捷猿猱似清森鸖鶴連提漿分甕滿砍鱠得鱗鮮棚豆
三時雨塘蒲七月天移花開畫帙經壑借書船遊共蘭
亭俊文疑草閣玄幾人還更在觸事轉依然 有憶吾友王大允使

君謝怡古處士 公子家聲重清時物論全縹緗高退谷水石數
平泉抄稿傳前輩留衣寄定禪徵君門自峻孺子榻常
懸敦舊彌多感懷新應獨憐相看各半百爲賦緑猗篇

社集越王山限韻送林陟廬遊粵

地接烽煙後詩傳大小東仙人珠絡暗我輩酒尊同放
眼橫孤嶂開懷任好風山堂迴閣道水殿指遺宮美子
原乘興輕裝向粵中別難驪唱溢客去馬羣空驛路逢
丹荔歸期數碧桐陸生新語就時寄兩三通

○永新錄別將赴任張掖

鋒車勿勿更東投清淚如鉛忍自收未免有懷憐苦縣
史記老子生於苦縣 不知何曲唱甘州深情欲較桃花水送別還
當葦荻秋十載江關頭白盡雪泥鴻爪笑淹留

戲荅丘慎清

寄去數書皆未達何峯迴雁阻仙巢曾非錯喜投空札
漫累新篇廣絕交 慎清札至謂再不荅函者請從此絶 漢過不先煩折柬
楚供是問責苞茅 時徵黃柑於慎清 子雲閣筆經年久豈更閒
心著解嘲

甘州癸丑元日

馬首晴雲度好春天涯拜舞亦微臣十年江國思歸客
萬里河西薄宦人寂寞官廚堆菜甲淋漓采筆頌椒辰
高堂莫復愁遊子漸次寒銷煖氣新

癸丑四月望前一日提督飛熊張公有詩見贈
倚韻奉酬

勞勞度阪笑轅車幸郤春光老簿書甘謝仙才丹轉後
貪尋鄉夢黑甜餘小營僻事消長晝手捧新篇慰索居
萬里邊西心九折錯將辭賦料相如

雪邊指爪印西東踪跡從教擬過鴻爲洗淨根無碍眼

來披拂面不周風晴鳩試羽啼牕上社燕啣泥點座中
抱牘吏歸衙散蚤小闌芍藥報初紅

五字曹劉若比肩豈徒新句勒燕然論文款洽寒温少
揖客從容禮數捐萬户通侯閒說餅半生青鬢老籌邊
愛公細話當時事直到南山射虎年

無才安得厭官閒妙手終當謝轉環投筆偶然歌出塞
棄繻未敢說留關得來身健如黄犢不少歸思放白鷴
笑是狂奴猶故態朝來拄笏看西山

壽古林和尚

不問曹溪幾葉花歸來秖嚼趙州茶拈椎豎拂渾多事
喫飯穿衣自作家卻掃門庭馴鳥雀滿將懷袖貯煙霞
道人七十渾彈指管領春風正未涯

計日到五涼當與黄憶溪相見

同來萬里河西客何事經年面始謀卿似馬曹稱幕府
我無蟹處得監州豫期牕雨深燈話小放邊思入酒籌
一斛伊涼眞不乏可容卜夜許髡留

憶溪札至知頹六息於五月出都此時亦當入
涼矣再次前韻

驅車厭走祁連道恰直歸來爲我謀褦襶得無嘲熱客
殷勤重與唱涼州定開半榻催歌袖待拂長牋下韻籌
別緒新懷曾易滿不須投轄也應留

隴西秋懷戊午八月

白榆天路散新秋欲住仙人十二樓弱弩久忘穿魯縞
刈蔬直與借吴鈎輕霜乍落浮煙斂好月初生宿雨收
每自曰歸歸未得淒涼馬首拜巢由

新懷舊事擬誰論盡日秋風滿寺門屢散千金辭去越
豈緣一石獨留髡家園戎馬還昏暗朋友書疏枉注存

自咍題封開藥裹顛毛渾欲老荒村

戰場西去望勞勞還記當時剷賊壕白甲一軍屯隴右（時大師以白甲兵取勝）
黄巾四月散臨洮曾邀下馬傳飛檄（蘭州師潰）（渡河幕府俱空予忝執筆）
近秖回車賦廣騷節次通侯看蚤貴無人
解說舊功曹

高齋斷客少迎逢短巷披衣混馬通辥字綠封長吉塚（塚在隴西城南五里）
苴花紅入隗囂宮一龕燈焰驚棲鵲幾杵鐘
聲聽過鴻莫復秋風吹更急最知易感是孤桐（古詩桐樹心孤易感秋）

去卽來尋有道家住犖昌與給諫郭損菴前輩往返最密株株凌白解開
花卽丁香借書累僕移冰案到寺逢僧讓乳茶僧寺皆以酥茶待客二老名高空渭水隴西六十里爲渭源卽太公伯夷避紂地三王功盡冷汪
衙汪氏祖以武功起家曾獲三王八公之封今地在鄉者猶名汪家衙開樽直欲爲公醉
莫問闌干北斗斜

半肩歸計又蹉跎一往情深喚柰何威鳳豈眞甘飲啄
輕鷗亦足愼風波金燈暗卜酧雙蓋玉筋吞聲續九歌
忽忽晚涼心倍切妒他天上有銀河

不插雙翰貼地飛迷離新兔走重圍五絃揮手羞前調

十咒齋心懺昔非蜀道頻年催轉粟秦風自古賦無衣
捲簾直上高樓坐遠望如何得當歸

可復憐人太瘦生白頭吟望尚崢嶸陶潛不礙稱高士
宋玉誰呼作老兵皇甫湜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巳呼宋玉爲老兵矣萬里風煙
清絕塞一天星月爛三更秋衾夢破難成睡細數空階
落葉聲

民部文章雅擅奇首陽高峙見專祠豈須賢哲分疆里
自愛山川好護持隴邑民部楊公恩有首陽山辨以爲河中者非是引據極爲該博都
尉世家原受射隴西上計最能詩曉烏啼落長堤柳粲

戟朱門又一時兩漢歷唐人才最稱秦隴今不無淪落感慨係之

分司眞爲乞身忙日夕歸懷履道坊鶴卽乘軒心自遠
驥雖伏櫪老何妨江南紅豆相思蚤布襪青鞋去興長
稚子迎門親尚健料應三徑未全荒

客南安荅顏六息遠餉

禪榻茶煙裊鬢絲眞成子美住西枝凌兢瘦馬應人笑
剝啄雙魚也自疑長日園官分菜把一年歸計負花期
煩君千里能將寄潑眼開嘗報小詩

疊前韻寄黃憶溪

卧閣塘西看雨絲勞勞倦鳥未棲枝挂冠舊話尋弘景
躡履何人迓不疑閒對青山談往事坐消樺燭憶交期
梧陰滿地思千里讀我秋風漫興詩

客坐再疊前韻

未去晴江理釣絲郤來秋院守梧枝公眞醉矣行相避
吾道非歟隱自疑好語安親憑遠信開函失喜計歸期
那知款段龍山客還賦飄零隴上詩

七載邊西說繭絲博他一笑類駢枝逢場戲得先歌散
好手棋常覆局疑豈更著懷書咄咄全知不可語期期

閒中愛話蘇夫子飽飯黃州細和詩山谷跋子瞻擬陶云飽喫黃州飯細和淵明詩

○中秋一日賦送高漢思自寧夏還淮陽

新霜才下雁初飛獨上紅亭攬客衣好友良難還易別
一官底事不成歸經年戰伐忙書卷絶塞風煙減帶圍
莫怪馬卿遊總倦柘塘菊信正芳菲

祝閣象儀尊人

不學遊仙註鼎方釣竿詩卷足徜徉一門清德推羣紀
半巷烏衣數謝王絶塞逢人如故國他鄉舉酒當登堂

遥知勝日橫歌席簇簇燈風剝蟹香

過靈州青銅峽

青峯隔岸屹相望約束河流一線長地界中華連大漠
天成阨塞控要荒周遭塔角橫孤戍斷續冰稜怯渡航
曾是禹功疏鑿處每尋陳迹意蒼茫

○龍西山寺坐雨戲效黃山谷藥名體

連宵好雨驟非常山寺叢花剩晚香附郭麥田收正半
夏窗竹簟冷猶防風簾捲去開還滑石磴岐生走欲僵
蠶月一來依佛地榆錢飛盡又梅黃

○除夕與毛文濤郡丞

灑雪連朝客問疎卧看饑鵲下周廬不貪官閣施行馬
笑拔金釵換市魚老去風懷思酒伴閒尋日課檢方書
公看頭上星星髮曾閱邊西六歲除

去寧夏別諸生

無才何自謝交知酸話文園病免時送者青門車幾輛
伴人白髮酒盈卮敢高物論輕軒冕漫許他年入畫詩
愛是賀蘭山色好別來三日尚當眉

○守歲涇陽時榆林將卒西戍環住郭外

衝寒驛路半雞棲小憩春風散碧啼得意買山新畫卷

于錢令君處得張獮恭畫稿看人留壁舊牋題城臨大道開關晚節
近除年市酒低相望干戈猶滿眼幾時車馬罷征西

○出潼關

七千里路歸途遠日日郵籤數去程立馬晴雲看大華
牽舟清渭過西京科條漸密尊關吏壁壘新開守禁兵時滿兵守關稽客
似葉一身還問姓知非前度棄繻生

哭周櫟園先生有序

壬子秋予在張掖聞先生訃爲位而哭垂今

八載始得請告南歸過白下展拜几筵有詩四律兼示雪客諸公子

離公西去無多日豈意吞聲卽別時名下幾曾看備福樽前每自露微辭雅風墜地誰當嗣慧業生天應不疑絶少中郎傳信筆將何人寫墓門碑

寄到新函猶在壁吹燈淚下檢封題誰云文字能睇死自古才名不厭低過眼雲煙空畫閣一時賓客散青溪大招賦就還停稿未必魂來絶塞西

官嫌易達曾三黜人指當今第一流共怪高言消刺古遂成微過是搔頭亭前顛曲鷲摧柱路裏看山夢舊遊莫向昔年經到處甘蕉種得半生愁顛曲看山俱先生舊刻先生遊宦所歷署齋盡種芭蕉郡汀各郡遺蹟猶存

受公三十年知遇敢與尋常座客俱秘地文章分稿讀通家子弟得名呼燈餘客話成陳迹泣到人間第幾圖賴是侯芭頭白在時傳遺事向諸孤先生再入三山閩人有泣送第一圖第二圖文人高雲客記其事

過白下壽周雪客四十

秦西八載言歸晚恰直佳辰進酒卮燕子重來迷故壘雪兒且與唱新詞雪客已移居他所以填詞擅名一時新通家固愛成名蚤強仕何妨爲毋遲白首歐陽門下客追歡更自憶當時

式玉天民同南石上人見過

階前菊蕊淒疎放好索何人與共看正愛客來當酒熟細商花氣敵秋寒關河壯歲文章薄烽火頻年聚會難座上道林情不減將心舉似覓公安

采公和尚度嶺顧我留十日而去作詩四律送之還山兼訂來春之約

何妨度嶺一相從止過溪橋笑遠公八角磨盤須友力七觔布衲本家風冷腸肯復因人熱懶性眞教視我同四十餘年知已在不嫌雙鬢白成翁

滄桑眼底換千年坐對虛堂樺燭偏試念同君今月下何如思我未歸前予在秦時采公數貽書慰我心商虀粥成長策手過茶湯出舊篇冷落漢嵒燈火伴檢他姓字轉淒然憶壬辰與采公及亡友謝怡古爲湘江漢嵒之遊

讀公記畧把公詩數月才來敢恨遲須是足師方足友不當相譽祇相規宰官偶現原多事仙佛他生許半窺

插罷好花時對笑還山穩護舊軍持（時以磁瓶一枝歸公供佛）
來原乘興去何忙竹杖横挑百里長足跡無多時看友
門庭雖廣不開堂全收芋栗防僧供許種芰荷伴我香（公許種荷分贈）
小別山中猿鳥隊好春相待話連牀

○李愛日拜松溪學博之命爲母夫人老徘徊不
忍行作五韻勸駕

奉檄當知爲母歡無將松桂更盤桓秋花夾岸迎雙槳
霜月分流上建安（松溪古建安地）堂吏細商支鶴料門生爭致
小龍團莫邪直北雲多處應好時時跋馬看

輓林貞女 有序

貞女汀武平林氏女名清玉幼字同邑鍾廷楷廷楷久客長安歸死於路清玉聞訃改粧步歸鍾門視廷楷葬畢遂吞金絶粒而死

纔及傳聞已歎驚從容大義泣幽明未亡久訂重泉約
一死何知後世名得就雙墳開並蒂忍教比翼待他生
遥遥京洛春閨夢還欲馳書過嶺行（貞女之夫廷楷在都門依予兄弟最久丁巳曾乞予書入粤不果行）
上山何處採蘼蕪安得相逢問故夫化石淒涼歸隻燕
塡橋消息斷靈烏不難決策成奇節誰奉餘年謝老姑
一拜傷心雙淚落九泉滴到草應枯（貞烈辭姑更爲夫弟下拜以養姑諄囑）
錦被何曾賦合歡催粧止有白衣冠驚疑父老尋鄰問
歎息行人解擔看薄命自分同弱草傷心還爲勸加餐
採風莫得輕濡筆自古從容死節難
廿載遊人隔帝城卽教爲夢未分明登堂忍淚安慈母
絶口無辭怨仲卿故鬼歡迎松柏路空房暗落珮環聲
靈風謖謖歸天上一渡銀河感倍生

寧陽陰寅賓不遠二百里過問其歸也詩以送
之

十年閉户難輕出乘興還爲剡曲行共喜先生能致客
不疑處士負虚聲青芻白飯留佳話野寺春風信去程
好過檀河勤慰問他年苦憶鄭康成

贈寧化王令君

烽煙南國才初定幾處瘡痍尚未收中路啼當呼救急
一分寬亦是恩留揭來大令如朱邑能使遺民見道州
雅識東亭風政好祖希情契最交投

采公將往京口掃塔遠過別我留詩見贈作長

句送行以來字爲韻知我念公深而冀公歸
之速也庚申十月廿三日
嵓頭空負椶如雷有興誰爲辦草鞋乖老友朋難渡别
長途冰雪總關懷瓣香手向南豐去一錫心穿北固來
雖說孤雲無著處故山松桂肯閒開
王景陶將赴任臨高先侍長公星聚先生於汀
署接晤經時送行有賦
始興公子皆珠樹黃綬新加領邑符計到海南春一月
正逢庾嶺雪千株池塘得句懷康樂藤帽閒行說大蘇

蚤晚名公歸殿上不須舊事漾雙鳧
王星聚郡公分贈水仙
兒童捧置遥顛喜細數含胎四五花士女行春多結伴
仙人浪跡總浮家薄寒移就紅燈照弱力消將翠袖遮
不斷客來分共賞卽教無酒亦呼茶
冬盡過友人山園醉歸讀趙清獻集卽次平溪
堂原韻識卷尾
先生八十行年上選勝平溪結草堂原寫奇懷在山水
定開尊酒對蒼茫可知似鐵高齋老直喚如泥醉太常

一卷詩篇吟欲盡儘他風雪打窗涼
寄荅鄭山公銓部卽用秦遊過渭南原韻
臨關一見願全虛祇望清塵長者車趹馬竟遲經月後
執鞭曾記廿年餘（公典試事竣深秋北上而予隨以冬底出關）情馳倦鳥依
珠樹手捧雙魚出素書爲謝故人安好在嵇康懶性轉
迂踈
幼文趙君不遠數千里索毋夫人苦節之文讀
其行略美哉孝子不匱之思也先賦長句以
報

一十七年辛苦節柏舟以後更無詩爲憐隻燕棲梁夢
直伴飛烏繞樹啼泉路還尋前舉案瀧岡重寫舊題碑
知君展卷絲絲淚正值清明上冢時
壽李元仲先生八十
執經五十年前日嶺半山堂記六聲獨卧滄江留逸老
直看白髮到門生晚年論著當心史舊曲淒涼幾目成
遥識絳帷秋似水一籬寒菊拜長庚
接邵蓉園座主手札有詩並寄倚韻奉呈
鎖廳好語媿端明仗下何曾解一鳴（甲午之役先生得士十六人弘忝首）

舉閩中之牘謬以長公見評隔面十年憑去雁驚心四序又啼鶯[illegible]
思畫手看前輩偶爾逢場及後生傳說當筵投袂起白
頭師弟最關情時得兒文遠京捷之信先生遠函稱賀
客有傳賦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者倚韻和之
南園日涉與相存小白長紅立斷門感在不言深濺淚
黯然惟別足銷魂當飛猶怯經書幌卽去還留傍酒尊
寂寞孤山林處士暗香何處詠黃昏
當門柳色認陶潛恰及春風款畫簾不待招邀過庭户

曾同起處絶猜嫌江關細路勞雙羽客主離懷話短簷
故故低飛頻覿面怪予白髮歲來添
寄祝寧都魏和公
從予師友知公久接比鄰州鉠寄聲悔不壁間呼子慎
相將曲巷過侯生予理信州日和公急友人之難曾托爲行商投書見我十年游
跡輕山海曠代才名爾弟兄遥手一卮應好在傳聞白
髮蚤莖莖
入山未果承采和尚遠書敦督且寄六逸揚先
生見懷詩率爾和韻壬戌臘月之望

若教飯顆更重逢應笑低頭破日功每恣通懷思北面
何緣野語記齊東深松放杖分甘露宿火虛堂拂惠風
不是淨根兼慧業幾能長住好山中
眞愛令人似古人蕭然野鶴兩閒身偶留衣去誰饒舌
連立雖無果是貧佳話遺民依慧遠他生無著與天親
紫桑屢負招尋約爲酒攢眉定不因
壬戌夏偶與客話苦筍漫爲長句
筠籠細束指摻摻剝落春尖笑老饞風味爽先生菡頻
晚炊盤略點酸鹹犀棲鳥伴疑雛下杜苦竹詩甲解籜棲春鳥疑

龍孫致不凡倘爲尊鱸起歸與此眞值得脫青衫黃山谷荅子瞻苦筍詩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青衫誠可脫子瞻讀之而笑曰我本不求歸山谷乃欲以苦筍差排致仕他日子瞻題三賢畫像云不須更說知幾蚤直爲鱸魚也自賢苦筍尊鱸又作何差別也
聞趙又裕使君抵三山
弁州舊誼日相望每一南來拜數行徧折梅花憑驛使
新傳蘭槳出江鄉交情兩世深羣紀治行頻年憶趙張
五馬春風知近遠可教重挹令君香
周衍其遠歸自滇南
信知孤者易爲傷攬袂淒然淚數行歸雁猶尋前日伴

鬭雞空憶少年場（三上公車與衍其投分最密今歸皆值老親大故）江潭摇落
餘生在燈火闌珊細話長惻惻仙人添歎息別來便巳
見滄桑

曾期一吐相公茵無自鋒車促舍人瘦馬單衫驅六詔
軍書鼓角滿三秦（庚戌循卓之典予濫附衍其後屬望清班繼皆量移外地而衍其得滇南予得張掖）漫思往事成陳跡不怪當途問積薪愛得詩篇清
似水風懷老去轉情親

築室先廬之左自賦兩律落成

白髮隨肩老弟昜茶香酒熟日相存閒催稚子修雞柵

漫笑先生問兎園數世不更鄉井舊清懷敢厭馬車喧
任人評隲疑通隱題鳳無煩客過門
丹樓複閣意全殊小闢清齋傍舊廬毋數溷公趣設具
歸謀諸婦酒香無猶多節目求勾漏卻省文書覓鏡湖
閒道不先餘習在挑燈時一注潛夫

漑本堂落成

先生杖履到隨時移榻攤書小稱宜滿乞桃栽花徑種
不邀録事草堂貲意緣疎快貪臨水老倦登躋準下帷
雙鶴待收橋待補漫將池上擬分司

乙丑八月寄丘慎清

歸信時傳未見書書來重疊轉唏噓廿年朋輩看誰在
二頃田園未計疎噩夢驚心全覆鹿過河分淚寄枯魚
秋風消水逢迎少細酌茅堂穩荷鋤
無家可問愁工部萬户傷心逼右丞記得朱樓何地別
年來白髮想頻增飽經患難除身健小減文章敵命憎
千里河梁書到晚定知讀罷重挑燈

致張又南大將軍提督閩中

九霄飛翰落長虹傳說臨軒錫上公暫輟班行風海外

盡新壁壘識關中一經疏註親師授兩世驅馳效主忠
（公陛見蒙 皇上親講易書並賜 御劄）引領星文看閣道左樞端近紫微
宮
陸隨絳灌漫紛紜喜接新除煥舊聞廷尉古稱中執法
文人身偶現將軍（公以大理正卿拜新命）生調櫪馬驚飛電手拂
牋花判朶雲千里烽煙清指顧野夫堅卧數朝曛
層峯摺水望閩鄉應好探奇繼子長細緑停栝江橘嫩
輕紅絡馬荔枝香雕題殊俗通王會寶錡新芽隷職方
幕府清秋高唱滿杜陵衰晚怯搴裳

邊西八載近侯門枹鼓聲中度曉昏鴻過未忘前雪跡劒沉苦刻舊舟痕看施行馬郎君貴屢歎迴車故老存滿望高牙心轉切幾能一報信陵恩（向在西秦值疆場多故辱先將軍文章患難之交予言歸八年將軍亦以甲子即世俯仰陳跡良用慨然）

郎靜公先生署齋冬日白牡丹盡放延客分賞仍徵詩紀事

跚跚卻立晚風柔欲倩何人作蹇修拚併雪花爭六出扶搖玉樹總雙頭霜禽粉蝶窺新眼白髮青尊擁敝裘月露自凝開自好可須腰鼓拍涼州（蘇長公吉祥院看牡丹詩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自開）

送徐幕還浙東

相逢日已歎交遲可即燒燈照別離山店鬭茶傾穀雨春場緩轡裊花枝久尋短簿無公等誰讀長揚薦子虛歸去五湖好借問莫教名字改鴟夷

寄徐荊山總憲（荊山向分憲劍津）

別公三十餘年久天上夔龍索面難時一南來煩折簡每從西笑望長安甘棠碑愛停車讀疏草人傳引燭看遠爲蒼生勤致語相知不在説彈冠

和林立三學博贈言

背郭山堂坐夕曛翔鴻肯一記雞群輟公高坐談經日貽我揮毫落紙雲鑪撥寒灰窗窈窕梅舒半蕚雨繽紛西風正急酤錢少好憶清齋鄭廣文

送呂副戎出關

看成項領笑兒童掉臂當筵挂寶弓每飯何嘗忘鉅鹿一官寧肯賣盧龍青門客話寒燈夜白帝秋生細雨中定不霸陵呵醉尉跨驢席帽過崆峒

壽張元公方伯

時從驛路接群謳不減聲名重益州南國雙旌開上相東方千騎擁諸侯欣逢佳候瞻行省每遡歡場憶舊遊白首論心仍部士盈盈相望月如鉤

○贈別郝得中太守

烽煙舊事話三秦折柬來呼是故人草閣官閒催看畫荔枝酒熟晚留賓行春馬上分諸島如水門前絕點塵待入清源便歸去愛公雅量更逡巡

集黃處安先生山堂先生有詩記事即次奉酬

去公道里雖云遠白首投分意不疎圖壁卧遊忘老至

夢華閒話續虞初百年耆舊滄桑外一代才名碩果餘
王井誰家容數過我能自諳愛吾廬

○江行漫興

得意凭江閣飛花未減春風遲船到晚渡口認歸人

望廬山

是我經行處白雲量谷生天風吹爾好不使一絲橫

雞冠花

據地看投幘巍巍上切雲紅纓朱絡馬直入夾河軍

白雞冠

何意安籬柵無心問稻糧長安秋色蚤啼落五更霜

紅蓮

小艇橫波入晴天面面霞溪邊遊女伴妒殺石榴花

白蓮

積露寫長河輕霜澹止水溯洄往從之鶴髮數君子

題楊陶雲小影

披拂垂楊數萬枝誰云丘壑此相宜至尊方急徵良史
未是科頭晏坐時
煮得龍團半角茶寧須吹管隔銀紗風流玉局人誰似
記是蘇家與白家

何不息畫幀

森森灌木野雲閒愛此千峯萬壑間作吏如仙眞畫裏
開門延佇得秋山

題客小影

自署煙霞領外臣一經堅抱墨痕新當年召對公孫日
亦是龐眉皓首人

題畫

槎枒胷次湧如泉閒展晴牕譬素牋怪得雲山無箇好

不曾拈筆動經年

蓄得三鵝斷殺後留之春星草堂兩載矣予將
去邑而東送之山上菴

隨人飲啄也堪憐送去青山學打眠不許右軍將帖換
劉家雞犬亦能仙
高冠脩羽亦亭亭曾解尋花繞畫屏聽罷談經山月冷
應知聚族話春星

贈歌者佩蘭

覆額青絲映畫裾廣場人誤女尚書盈盈十五當鑪伴

暗撲菱花恨不如

春風一曲繆檀槽滿座如花舞袖高眼底橫波身底月
直須看煞鄭櫻桃

題龍興寺壁

看花無那轉生愁猶自遊人滯隴頭記得江南煙雨好
黃梅爛熟竹西樓

送劉櫟夫入都

千里祁連猶積雪春風小隊問征驂南來何客無歸思
到送人行更不堪

公幹風流真蓋代曾分新句讀長歌自今莫漫輕投筆
好細推敲渡黑河

四月廿日得兒輸遠來書知已抵韓城并寄馬
長如諸子四載清便可喜次原韻寫懷

邊風新燬燕初來芍藥闌干恰半開歡趣正須兒輩覓
花前重復喚添杯

栢停醽醁小窗虛閒話清宵細雨餘共計客程在何許
恰相憶處接來書

書來也復解塗鴉歷塊過都笑犢車頓使老夫懷抱闊
誰云詩事是吾家

家去河西萬里南戀他五斗未抽簪明燈細字題銜尾
莫復嘲人七不堪

送黃憶溪別駕之任酒泉

西涼一斗少酤錢特向君王覓酒泉料得高齋人事簡
時燒官燭寫長牋（憶溪之需載書千卷以行）

十行草檄笑雄風挂壁塵生舊寶弓寄語穹廬休問姓
此公兵甲滿胷中

三載居延見大都知君未忍薄邊隅他時父老編新事
可得循良合傳無

青天起舞髩斕斑習習邊風慘別顏同是南來君更遠
莫教歌者疊陽關

題顏六息小影

禪榻茶煙與結鄰風光本色看來真何須半偈當頭喚
個是前身是後身

角觸蠻爭笑一方五燈法器久淒涼清心我愛顏夫子
息慮松陰領妙香

立冬後一日即事漫興

補綴羊裘破曉寒不將風雪惱袁安明朝飫飳餘多少
猶節餐錢買畫看

入寧夏以來筆墨都懶就所見聞得截句二十章采風者或有取而覽觀焉丙辰六月之一日

漠漠生煙接堡城闇門小吏解逢迎邊門出入者爲闇門弓刀結束渾新事别倩明駝載水行三眼井出邊行草地四百里入中衛惟營盤長流有泉可汲餘無從得水

毳帳依山看即家馬蹄盡日嚮鸞沙荒邊四百盤陀路

幾樹低楊綴晚花

急雪淒風看客過山行盡處見黃河漫傳魚米興州諺元魏寧夏爲興州有魚米之謠近河北河南俱爲賊陷
隔岸炊煙斷巳多

新堤綠樹水淺潺領略春風小破顔試一塞帷閒駐馬
心知高處賀蘭山賀蘭在寧夏城西

五年張掖歸猶未千里銀州去豈堪予四載甘山屢辭得請忽奉留秦之命此行殊意外也嬴得兒童私慰藉說他名字小江南俗呼寧夏爲小江南

何處招呼問墓田漫成銀漢隔經年臨河高唱公無渡
軍令如山敢放船河東西岸聲呼可達亂後恐賊至撤渡東岸人有臨河而哭者聞之絶痛

魚龍鬱沸柏高原日報河流滅舊痕尚有越巫當市舞
使君終自媿西門時夏至河流淺澁三麥就枯救之無術抱歎而巳

壯哉鼠雀語空譁安得汙邪更滿車欲喚領車檀節使
與他高坐唱量沙倉廩告缺以數萬計

回紇終當報漢恩令留千帳住花門將軍舊事尋靈武
挾矢秋邊健馬屯故提督陳恐兵單檄三丹蒙古駐師横城邊外

宮門敞盡過柴車獨柳無情碧眼舒閒聽白頭供奉語
正當四月進冰魚城南隅爲慶藩舊府

元昊離宮枕碧崖春風一度野棠開莫云山色童童立
曾見金扉碧瓦來元昊故宮在賀蘭之北

耿鄧成名恐不眞能銷幾筆畫麒麟談天炙轂多如粟
爲看今人薄古人

城頭新水鳴咽鳴城裏丁男結伴行健婦把鋤空雨泣
莫教春鳥喚催耕時有添兵之議按藉計丁恐來歲耕桑半爲空堡

一夜軍聲潰兩河秦亭詔下肯回戈韓皐竟自歸江表
陸賈安能說尉佗寧羌變後師聚秦州朝廷數出使者馳赦詔記唐德宗疑韓滉有異志宰相李泌請詔滉子皋歸省滉由此感激當變起時朝廷亦遣故帥子諭意聞故帥痛哭不顧生爲左右持

之而止
壁壘無驚靜不譁健兒帳下夢還賒何人夜賊來監護
可有遺疏付虎牙乙卯臘月廿三夜前提督陳公福遇害時三軍環營左右比曉無有知者
唐渠乾盡漢渠空鞭撻疲羊兕兩工一束柴薪錢四十
垂楊無葉舞西風寧鎮漢唐兩渠引黃河之水溉田萬頃今歲夏旱百計築堤引水而堤柳皆盡
節下新開落雁都梁立新軍爲落雁都春風立馬舞交衢漁陽舊
將爭迴席指顧銀鞍笑不如
還記街亭舊戰場古街亭在秦州新軍鎧甲白如霜河西三軍多以白甲

賀勝捷書到處飛塵起半幅黃封付御塘自都抵三秦設御塘計日行六百里
羽書四出算軍需轉粟青天見萬夫且待須臾看洗甲
君王新詔許蠲租時議蠲減
絳灌功名彼一時應知大劍薄毛錐何緣坐嘯揮如意
領取雕青惡少兒

戊午六月一日和子瞻暴雨初晴

麥熟高低遠近山城頭新水落潺潺晚風僧散經堂寂
一點紅燈倚壁間

奔雷掣電起天中滅卻園花半面紅輸與鞭龍狂道士
得錢沽酒傲鄰翁
一抹煙橫古寺前寺邊魚鳥亦欣然北窗倦客臨風臥
敵得長江六月天

己未春中歸自西秦繫舟南浦爲永新彭無外
壽八十

閣兩江風問去舟十年相憶舊并州蓬萊水淺看清淺
還爲彭鏗進酒籌

題蘭亭手卷

金谷蘭亭視孰多千年勝事未消磨人間甲子頻更換
癸丑猶傳舊永和

坎頭山寧夏平涼界口

青天歷歷路漫漫孔道何人問客寒日暮開樽邀下馬
坎頭山改客投山

題吳遠度小影

六朝花鳥醉餘春丘壑真當置此身放眼青天高把卷
徑當呼作謫仙人

兒子賀蘭秦產也至江南不識甘蔗呼爲甜蘿

菔戲成

小語喁喁博笑聲雞心馬乳任呼成（秦西葡萄有雞心馬乳之名）自

今徑喚甜蘿菔倒食皆佳不換名

。江行食蘆筍

二月蘆芽密似蓬船頭小摘滿筠籠吳薑細和纔嘗箸

柁尾旋生老北風

隨事

青山迤遞未成歸還對鳴砧理客衣斷續晴江千嶂月

請看鴻雁亦南飛

鎧峯上人隨采和尚過我作十日留又爲之作

先宗標格一序今隨師還松竇小句送行

翻卻宗風意味殊二千五百與誰俱年來獨自隨行腳

別畫先生應化圖

荅采和尚爲予初度（臘月之八日）

六十二年看底事誇他成道與同時一牀各夢何交涉

虛賺嚴關四首詩

爲王郡公題蛺蝶落花

小白長紅豔彼姝使君莫自悅羅敷春風好與翻歌袖

不捐滕王舊畫圖

昨飲過多遂復暴下二十八字詆主人

狂客三更夜打門歸來惡臥惱晨昏多緣水大河魚上

不爲驅羊蹵菜園

題朱繡菴小影

秋水蒼葭自結鄰空餘豔質伴閒身固知天上修文客

不是人閒薄倖人

已賦前截悔立言之淺也再成三韻

獨向空潭理釣絲何妨倩影畫蛾眉道人不是鴟夷伴

天女維摩作導師

自題像贊

相看一笑各欣然還著荷衣擬學仙妄作驂鸞騎鳳想

曾于四十五年前

送客雲和尚禮塔曹溪

白露蒼葭媚遠天秋風獨趂贑江船十年枯木寒嵒火

去煮曹溪一滴泉

剪蔓披荆禮翠微故山久失屈眴衣縱教衣在何堪著

合得堂堂第第歸

胡公堤思源亭紀事和韻

山川勝蹟愚公谷花柳他年白傅堤得得蒼龍浮浪出盈盈紫燕拂橋低長堤告成適有巨蛇蜿蜒而至

荆蓁已是百年中誰擁雙輪綰半通寄語後賢碑下讀衹分簿領一旬功郡郭原引西堤之水入城飲濯者萬户不獨爲形勝計荆榛者百年胡公不十日而疏鑿還舊民受利無窮天下事豈不在人哉胡公名以渙汀郡丞陞守紹興

歲及七十學博張孝賓先生寫九老圖見祝予何人敢望樂天兩中少事作三截書後

艾服銀章懶致身酒杯詩卷儘逡巡獨無老伴胡安定輸與香山白舍人

堂前分果共兒嘻爭笑而翁七十時駿足蛾眉原未畜省教鶯駱放楊枝

醉固躭吟醒不妨耐他驕雪耐他霜老夫自擅還丹術未要盧峯結草堂

陶淵明籃輿圖

漉酒初香菊陣新籃輿隨興過諸鄰門生稚子供驅使一力留他助水薪

清明日黃御遠山堂得展拜文簡先生遺眞兼讀先生自書像贊

鐘鼎人間卽不無篤行沙路久模糊何緣寒食春風裏親拜先生舊畫圖

鶴歸華表幾周星猶得登堂見典型頭上進賢冠好在無煩曹霸寫丹青先生以戊辰登第今一百二十年

纔添華髮蚤抽簪疏傅閒身白傅吟傳說一竿留海外伴他六帖住雞林先生綸竿原圖在東洋外國

送潘聖水還杭州

不待人言始欲愁新懷別緒滿行舟東鄰大有窺臣者漫脫春衫上酒樓

掉臂詩壇最少年驪歌爭唱酒尊前輕風楊柳西湖岸知有懷人第一篇

○題龔及生小影

桐陰覆滿讀書堂坐愛輕風拂面涼頗憶當年蘇玉局煎茶試院數秋光

題黃見菴先生鄉飲冊子記壬申予與先生同籍爲諸生四十餘人今惟予共先生在耳先生今年八十有三

八十春光有道身遺經堅抱背成塵歌芷薦鹿登筵客
白紵青衫舊隊人

託素齋詩集卷第三 三刻

託素齋詩集卷第四目録 四刻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祝王山史
祝羅其南太翁
蒼松篇爲謝太母壽
讀大中丞詹公傳略
題曾況亭學博小影
乙亥人日讀汪舟次使君山聞集往在西江首
贈予之作漫次前韻奉懷兼以爲祝
性不善騎而得駑馬郭涵九先生雅以[illegible]語爲
解廣其義作長句二首

爲胡安之郡丞壽
丙子元日題來子莊小像
丙子三月送賴晉公魯瞻兄弟及沈仲[illegible]會
昌
題張慈長像
題周雪客僧服廬山持鉢小影
贈熊介玉
書次兒翰遠小影
五言近體

送許駿公副戎之任粵東
遊五泉寺遇趙君賦贈
金陵報謁拜黃瀾伯先生墓二首
送劉守戎之任晉中
壽劉石公
固原旅次二首
乙卯抵南安主於郭涵九先生家文最久戊午
夏將別而南實有難爲懷者次韻有[illegible]令
兒文遠屬和二首

庚申冬爲盧[illegible]壽二首
和登高歸集寓舍[illegible]臺
送江天章之兗州兼柬蔡翼皇同年
庚午六月十八日集朱庸山池亭次庸山[illegible]韻
送沈瞻山
送秦玉亭赴思州二首
五言律
賦呈華大中丞
壽伊雲程方伯

壽周元亮先生

七言近體

壽胡安之郡丞

壽周乂文憲副

祝黃和士海澄公

壽郭某

示次兒入都寄長兒

讌集郭郡伯署齋時牡丹盛開卽席賦呈

午睡

荅提督張公[illegible]頌五首

賦贈二首

次趙某原韻并送入都

代送熊某郡伯之任汝寧

壽黃憶溪

次薛爾展梨花原韻三首

呂經邦叅戎新築高軒賦小詩落成

贈焦荆巖

壽蔡太母

九日和徐伯調韻

贈鄭叅戎

贈黃大宗用來韻二首

丁巳開春五月過會寧魏約之大令判蝶軒賦

贈

壽舒臬長二首

輓林烈女三首

壽趙乂裕大尹

爲黃實菴學博題九如圖

題夏母貞孝篇

入閩旣定　王師凱旋敢獻五律志頌

莫穎修索贈義士薛良壁

祝謝志尹太母

祝周乂文憲副太母壽

荅呂子萬韻

祝張憲藩大尹

代上周乂文憲副

壬戌春初奉郤蓉園夫子手札兼示二詩倚韻

有言
壽上杭蔣璞山大尹
送胡若丘郡丞入覲
祝連城吴奉石學博
反落花次朱書思原韻二首
壽寧化周淳夫二尹
壽李翹英
送許駿公副戎之任粵東
寄龔足子鹾使

贈姚制府
又賦反落花仍前韻二首
葉蘭弇學博數臨帖見貽邀題數語
胡若丘郡丞署中有白海棠一本忽抽連幹競
發丹葩作七言紀異
汀地不宜牡丹署中籬間舊植每歳輒著數花
有白如盤盂者為賦白牡丹限韻
桂當秋發乃復春榮郡公將去汀守紹興知眷
別也公自賦庭前春桂和之

壽楊賓裏遊戎
乙丑三春松賓采公見過示惟才見懷長句倚
韻奉荅
贈制府王公
贈大中丞金公
九月七日邀集何信周諸君子於㵾本堂信周
隨示新詞兩闋十日載酒重過輒賦小詩
祝陳北山太守時令子宰會昌二首
壽張明卿

題鄒邢公山堂
丙寅夏五同里莫頌修先生歸自建州述閩四
月廿有八日建溪山水暴漲人畜漂失舍從
來未有之變太守劉卓菴使君臨江祭告水
勢頓減救援四出民慶更生約同人歌詠其
事漫為長句非獨美劉公亦以記異也
巫巒穉當去官歸采石予以漕事先渡淮作詩
言別即次奉酬
過眞州題鄭氏舊園用八音體

寧化鄭選公尊人惟元壽
乙亥人日再和甲戌人日韻
寄圓通山半石堂頭
自開歲陰雨連日不止
壽永定吳念哉大令
壽葉蘭亭總戎
使君讀書臺懷古
圓通歸重寄半石老人
寄鶚坪老人

壽胡安之郡丞
伊順行尊人雙壽
丙子人日疊前韻
荅楊有功
荅周雪客三山見懷韻雪客書至不日過我二
首
平和巫季霞使君以先集請訂作長句奉寄季
霞吾亡友巒稱季君也二首
十月廿五日雪客來汀復有贈章重賡來韻雪

客卽日有西江之行兼以爲別
傅去異郡公見示感懷詩和其二章時正積雨
鄉市告饑
丘中郎爲其兄修九太學五十乞壽詩
九龍春浪
泰和阻水用黃山谷快閣韻
七言截句
壽張孝賓學博二首
畫蘭二首

題劉次之夫人小影
壽黃副戎
壽陳叅戎
癸丑四月二日在甘州送次兒翰遠入都并示
長兒文遠張遠公蔚生兩君父執也當出以
見之二首
題張郡丞小影
題王叅戎小影二首
題畫

託素齋詩集卷第四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壽吳梅園大尹即次其詠懷原韻

灼灼桃李花四照開春早伴我畫寢香不數河陽道讀公詠懷篇和風扇芳草譬彼摶霄鵬誰得指龍鳥神驥產渥洼得氣亦已蚤猶犖試霜蹄所思在遠道食以玉山禾藉以瓊瑤草綏繼祝華年啣巾命青鳥

和王伯虹大尹苦節篇

理我機上絲篝燈坐茅屋豔冶誰家兒春風事征逐還爾鴛鴦紋妾心異杼軸衆好難爲歡變化耻求速十里大堤桑窈窕發新綠承筐各所營踽步良幽獨豈不捋柔條行路傷結束豈不愛錦衣懷文寧抱玉灼灼東園花矗矗窮巖木園花有代謝崖木無延促寶此霜雪姿天風能爾勗

壽江在湄憲副

歷別足長思書來喜遽見千里若比鄰況祇異鄉縣屬耳聽車音遲久轉凝眄憶昔旅章江襟裾接羣彥才雋滿軒墀頗爲時健羨脫帽閒縱博燒燭屢開宴大雅雜

諧謔習暱過親串俯仰廿年餘急景忙去箭何幸使君來旌節開海甸長箋數舊歡好句題新絹歷歷友朋心不隔同年面我巳近耄期六十公始踐如築大將壇猛步看虎變我衰衆人先勝之以不戰皇路正坦滌幸甚勉無倦賈馬置周行夔龍集廣殿計公及我年黃紙巳押徧逕爲公舉觴莫復笑狂狷差勝頑神仙哆口談九轉

懊惱曲

日閱花間小詞嫌其豔綺戲成兩曲久不作此狡獪偶一爲之仍是淵明居心未淨也乙亥四月之望

君是博山鑪妾是針上線安線著鑪中寸寸成灰君不見

君是樹上花妾是池頭樹種樹守花開花開飛向誰邊去

壽孫復菴將軍

樹光的的搖春晝天山烽淨明如纚大堤垂柳絡青絲寒郊吹杏開紅豆飛花撲帳春雲熱磧裏皇沙猶積雪

坐看青鳥啣紅巾爲誰控鶴留車轍我愛軍門卧鼓閒繁絃急管舞斑斕彭鏗謝爾之雉膏雙成謝爾之玉環自有不老之仙人金作僕姑筆架珊瑚袵席千里廣廈萬間安用事爾集松節朮寸丹九還材官百技呈門下如澠百斛紅醪寫毦帳傳呼問令公玉關出入安僕射鳶肩久識此君賢麟圖欲並何人駕我愛我公好肝腸皎如晶玉生暉光握手不知腰帶重入室唯聞芝蘭香公有好客仲宣侶手驅蘇虢如煙雨信陵巳往平原輕欲買新絲從繡起得交公客更交公儼若魯衛收邱鄘清風作頌媿不得無乃寸莛撞黃鐘引首東望五涼道紫雲如蓋開青昊揖客殷勤進酒卮霏霏小語公應笑

代題李侍御名宦錄

先輩匣中五千字遠壓江都近陸贄紫閣還傳諫草香青驄猶使行人避潞國八十奉朝請明公耆耋趨南省欲使中朝見典型未敢清時惜要領仙人騎箕四十載姓名耿耿今猶在謝公仍自指東山李君不改稱北海老夫慵卧隴山曲小几低牕映秋綠故人過眼散雲煙忽枉齊年書一束讀罷長歌仍歎息門第家風眞第一

誰將盛事寫者英應改公鄉號通德春秋蘋藻一池香
在古幾賢今絕跡

鮑子韶從大師入閩作長句送行用易去浮前
輩韻

鮑謝去今知幾年清詞麗句如神仙紛紛餘子安足數
置身欲在黃初前老大學書不得力譬如食蜜嘗中邊
天子好文臣已老小言細碎慙甘泉千將一擲寧復用
善刀不割安凡鉛鮑子文章磊落人執卷接杖情欲顛
貶損黃鐘就竽瑟無乃梗梓規櫨椽惟時蒴蓝正高放

蒼葭白露殘秋天短衣疋馬走千里數畝誰求負郭田
安能碁置盡公等將軍揖客眞豪賢西南數載苦征戰
坐使　至尊勞幽燕古來用兵在安戢其勢洞若觀火
焉懷仁輔義天下先嗟哉閩山烽火連翩翩書記如高
適爲歌杜甫崆峒篇

題方翊霄像

生賢既難見不易何意共君數晨夕温陵十日花分題
三山盡月酒連席放眼青天感慨多側足巉巖上危石
詩成肯與借稿看談深不怪煮糜食直擬低頭拜孟郊

敢從哆口調張籍我友官生好畫手爲君寫出凌雲翮
凝脂點漆欺神仙芳蘭竟體細標格豈有斯人不富貴
緤馬閶風纔咫尺毋爲董作二鳥賦長安到處有人識

用蘇子瞻贈秦少游韻祝官公璧六十

平時膠漆敢妄投雅風日替生繁憂醉尉偏能呵故侯
每欲闊步凌齊州年來杖屨疲心力强半尋交問鄉域
林間饑鳳見有無淵底潛蛟寧易測官君好我常過情
前歲繭足來階庭維時輕風濯楊柳柳眼高人相對青
與君同州仍異縣剪燈停燭達深願天孫河鼓事渺茫

五年動輒少相見檀河先生久返眞晁張秦黃竟幾人
文章斷絕豈天意猥得誦君好語新君今六十光陰換
直愛長貧博長算相呴以濕沫以濡不羨九垓游汗漫

以米十斛換唐六如手卷托鄭愓菴致周元亮
先生札來云非眞筆也再叠前韻解嘲

平生看畫拙慧性無鹽刻畫疑粧靚長幅大卷賣五都
指唐指董皆唯命作者何人費度憶亦畫雲煙隔深樹
耳食口授皆言佳辨其眞者無一二小印硃紅細款識
挂在豪家遮壁立一過便能索高價十斛明珠乃肯出

鄭生攜入三山裏特爲先生遥敬禮先生笑歎空水衡
欲捲西風還素紙見墨者黑白者皙慚媿眼底亂眞物
白鳳赤鶡顛倒題賤使王侯等厮役橫看側立信非是
豈有文人還市氣若寫唐生似乃公將無韓老同傳記

懺夢

少年志意侈豪立執卷古人思與匹眼前崔蔡薄不爲
留侯鄭侯差乃敵中夜一榻神明高倒枕夢見蒼石壁
石上霹靂古時文我獨歡心如素識中有老僧閒且都
每過煮花延客食近來妄念殊顛倒大半夢入田園好
數牛呼馬無不爲是因是想空草草中弟勞苦俄報遷
小弟跳脫爭求好東鄰作脯西鄰炊放足冥行恣醉飽
豔心不肯久寂寞忽入長安吟腹槁吁嗟乎老僧已老
石壁無荒盡空山紛馬車年大志衰心趣薄朝來濯髮
三唏噓

壽蘇澤公臬長

我聞恕先前論畫青蒼如滴數清夏萬壑千峰相競萌
飛泉百道如銀瀉作者謝生工繪筆欲向韋偃分奇蹟
瑶花曾自見尋常貌此蒼龍五千尺置身壁立青霄上

枝枝葉葉低相向雲根細結露華香啣枝麋鹿遊清曠
何人結屋丹崖側手弄明河看山色嘯傲南牕何足矜
要使薰風遍九陌晴光歷歷摇長晝是華是岱森層岫
欲擬一峯仕一年百千無極爲公壽

祝王山史

天下賢者不易見麟角鳳觜徒深羨即使追隨歎後期
況乃千山隔鄉縣華陰先生蓋代才關中宿昔稱斗魁
是儒是俠費忖度爲仕爲隱煩疑猜前年徵書下茅屋
瘦馬長安笑聲僕回車不待北山文編籬自插南園竹
愛公徑欲詣公前秦西八載空延緣覿面坐失久忽遇
此事疑若天定然將軍好客時念友公自南來我東首
長廊數盡剌桐花當軒互酌荔枝酒東風寒食清源山
巉巖危石相追攀五尺殘碑信手讀一泓海水橫眉間
我歸汀水夏初吉公返柴門是幾日杳杳秦關七千里
屢闕寄聲上尺一淮上近得飛良書知公七十少壯如
我比公年更增四何以寫意將瓊琚海内風流視此叟
祝君著書康且久無煩問棗安期生公家自有如船藕

祝羅其南太翁

午橋莊畔春風暖山山如沐雨新湔明簾纔點上元燈
長筵細撥銀絲管霜髭華髮錦纏鞦起視當頭月初滿
百里進公雙酒巵爲寫巉崎魁磊蒼松枝密針矯角走
鸞鳳高柯傲岸盤蛟螭雲根白石照人面琅玕競長宜
房芝階前結子紛無數元氣彌淪濯霜露不須更挂懸
圃圖不徒僅涉滄洲趣寶玆如蓋長青青河陽去伴花
千樹

蒼松篇爲謝太母壽

欲喚良工貌積鐵真幹扶疎聳奇節不須劈青寫春山
偏愛淩寒歷冰雪誰家桃李開東籬花花葉葉堆高枝
妥繁掠豔出標格濯濯自表林下師是師是母歡長日
逢海瑤山近咫尺靈椿舊記八千年祇今七十纔添一
樹底曾長青琅玕五丁下取留雲端茫茫浩刼意難測
無爲悵望雙眉攢請爲壽母酌大斗天道有如伸屈肘
長巖大壑鳥呼風孫枝盡作蛟龍吼

讀大中丞詹公傳後

春雨寒宵坐茅屋點壁穿簷傾萬斛中丞軼事檢來篇
颯颯英風生卷軸直思半臂障神州不疑大厦支一木

臣也死君妾死夫迴薄三光蕩嶽瀆有時披髮下大荒
何處青山問埋骨詹家孝子重傷心往返西川胝雙足
一函齒髮送蛟龍半夜瞿塘水低伏君不見宋時朱壽
昌萬里尋親血裹衣又不見明時王仲緡作記滇南名
痛哭誰家忠孝聚一門伸紙抽毫難再讀

題曾況亭學博小影

先生氣度渺難識全挂冰銜意自得不向源明覓酒錢
時有奇文走湜籍一卷吟殘逋仙詩半丸研破成珪墨
莫謂先生癯甚寒雜花滿砌各顏色若謂先生座客稀
賁素問奇門巷塞固知先生道南來仍有聲名過斗北
直看入侍明光宮賜坐談經頭尚黑

乙亥人日讀汪舟次使君山聞集往在西江有
贈予之作漫次前韻奉懷兼以爲祝

元日到人日高興忽發旋起草浮花浪蕊不擬道日對
連蜷之長松著書歲月窮探討人事閱歷轉懶慢造請
頓疎容却掃杖藜索笑春風前少不如人臣已老猶記
昔日同君坐江閣旨酒明燈繼昏曉大言我輩文章遇
合會有時富貴應須致身蚤從來此事苦難並才高心

展如君少如君者少情獨親至今白首猶交新遥遥四
海誰比鄰古云交有道又云文章亦有神廿年卅年闊
相見忽得於君稱部民傳來異政不一事里談巷述時
紛紛卽此千間萬間足庇蔭豈在戴笠下車揖故人把
君氷雪篇寶君珠玉饋知君德無斁祝君福無累君不
見史記幾千年中惟子産叔敖傳循吏

○性不善騎而得駑馬給諫郭涵九先生雅以謗
語爲解廣其義作長句

人使新馬使舊駑駘騏驥同馳驟未要千金買裲襠計
日三升分棧豆昨日硉兀大道邊人笑長官同馬瘦長
官無意罷騰驤從來凡骨高天閑
使新人騎舊馬勞勞終日邊城下坐累馬劣因人衰使
我熱中面發赭馬通人意向人立伏櫪西風淚沾臆孫
陽今去幾千年卽教神駿誰者識

爲胡安之郡丞壽

佐郡先生意誰擬跼踷祥鸞集拱枳雖稅桑田副貳車
頗笑槐廳押尾紙邇來執讞駐三山日插寒泉礪氷蕊
千家香火趙柯村萬事從容胡伯始木榻猶馥菊添黃

相率躋堂稱酒旨足知極貴又長生取次爰辭推定理

丙子元旦題朱子莊小像

于思于思記昔時今日視圖尚磊砢一千里外博軒渠
若教對面誰虛左往來二老繼風流幾就章江浮一舸
直須再活五十年我歲寄詩公和我

丙子三月送賴晉公魯瞻兄弟及沈仲孚還會
昌

湘鄉我向曾遊歷四十五年底箭急攀條頗惜金城柳
停車欲碎山陽笛（時文信予爲主而謝怡古釋采公皆遊侶今無一在者）倏爾二
仲自東來老夫懷抱相爲開同行隱侯亦高致詩篇卓
犖稱良才座中時復記吾友風流頓盡傷心久中郎虎
賁竟誰是弟子侯芭世應有知君至性非等夷便欲傾
筐稱心知盡月經時苦不足胡爲五日營歸期古云千
里若比屋一掌何曾隔川陸若果長夏訪高齋榴壓紅
巾酒正熟

題張慈長像（張善寫照）

藹然足親肅足敬畫師辭客漫相命是爲我里多才生
黨巷十年推孝雋清溪熊子亦好手如燈取燈鏡受鏡

特貌廓落之襟懷仍寫肝腸氷雪淨老夫乘興信塗鴉一時風雅笑何盛

題周雪客僧服廬山持鉢小影

五湖長九州牧彼其之子歎雌伏若何願大貪作佛笑弼饑驅仍計左持鉢向人求腹果三尺草荒舍衛城歌姬院落殘燈火世人眼大心復細弼渴弼饑何與我祗有掉臂從神仙餐朮茹芝事較可

贈熊介玉

若逢佳士亦寫眞一筆驊騮乘興掃神仙容易狗馬難

拂素頫君五易稿釣竿詩卷足徜徉丹青麟閣誰爭好直當喚作鹿皮翁無那風流笑此老

書次兒翰遠小影

讀其書論其世裘馬翩翩寧所志粗好紙筆勝柴桑安云詩是吾家事他日籃輿伴門生老翁自寫遊山記

送許駿公副戎之任粵東

唱第知名蚤登壇宿望高凌波開壁壘控島建旌旄丹茘畨朱檻青鱗出素舸兼持山海節亦自足爲豪

遊五泉寺遇趙君賦贈

選山如選友勝地況逢君聽水删塵想空亭落異文（時君爲誦五泉新句）許交隨驥足推好及鵜羣（辱以蘭本閣帖見貽）萬里三秦路新歡識子雲

金陵報謁拜黄灝伯先生墓

意外來祠下千秋仰汙青江聲流異代淚點滴新亭過客能無拜輕車愛少停若非公等輩大義久沉冥啓户殘僧出開門野麥花偶來乘下澤遂得弔長沙斷骨存疑塚沈淵勝汜槎中郎尤好女不肯拍悲笳

送劉守戎之任晉中

共識登壇器歌驪惜別途條風開柳絮春色薦蘼蕪入里驚新綬臨關識舊繻書閒鈴閣靜猶憶雪山無

壽劉石公

十載江城住從遊止德門紀羣皆互友孔李素相存世守奇書在家傳舊學尊長生寧待問幾葉見文孫

固原旅次

纔到旋成別心眞畏簡書青天催轉粟皚雪倩驅車近節鄉思促長途結伴疎戒裝先藥裹誰慰此躊躇

病免文園客言歸黙自疑培風非藉力縱壑豈能期驛

路成椒頌明河秀柳枝（時近臘盡三日計到夏州當首春之半矣）賀蘭時望遠心感魏無知

乙卯抵南安主於郭涵九先生家交最久戊午夏將別而南實有難爲懷者次韻有言仍令兒文遠屬和

愛屋因人好曾爲數月留蒔花分小徑穿竹到高樓憶舊開書束尋歡落酒籌開門迓狂客常自笑王猷

老去知心少還當惜別臨一言知道合多事托交深子弟家人禮煙花故國吟好留身健在隨分寄鴻音

庚申冬爲盧漢沖壽

廿載懷吾黨惟君朴有餘不妨乘下澤豈在曳長裾賦筆齊楊駱横經得應徐添丁尤自好能讀等身書

宿昔山堂裏帷燈密坐盈今同君尚健安得酒無清花月教長住書田足退耕盧眞前事在好會續耆英

和登高歸集寓舍露臺

重九無虛度良朋恰遠來不從分曲賞何處更啣杯煙井隨高下風簾自捲開他鄉身健在絕勝強登臺

上客乘秋爽能無感慨生尋歡猶故國問節愛佳名霜鬢容人白黃花不世情賒將文字飲戲馬笑彭城

送江天章之兗州兼柬蔡翼皇同年

欲留辭彌拙遂爾聽君行長路憐徒旅寒官累友生壯懷河嶽遠清夜別離輕小酒還斟酌明朝是去程

庚午六月十八日集朱庸山池亭次庸山來韻

城畔高人宅乘閒共客過冰盤新菜美水閣晚涼多摧𢧵從嘲笑詩篇許諷哦無煩回俗駕坐對總年何

送沈瞻山

如斯寒客路秋氣漸離披依友違深願言歸屢易期輕舟經峽穩駐馬看雲奇若個閩山好逢人說荔枝

送秦玉亭赴邕州

一揖就人別明朝萬里行壯懷原磊落曲折赴功名譯語通殊俗披圖指列城從容度關口留識棄繻生

作意吟蓮蓝（玉亭曾作瓶蓮詩見貽）分攜對菊花新霜梨嶺直落日楚江斜古郡省旁邑王風正一家不煩書喻蜀談笑坐星槎（時同張太守行）

賦呈華大中丞（代洪谷一學使）

披圖尋漢記賞素滿郵筒浩蕩驅關隴低徊度鄠豐戰

場虛集鳥亭障閱行驄草細新田綠花開野戍紅佩刀
爭買犢毷帳密歸鴻攬轡從岷問方言借譯通聲聞傳
內外姓字走兒童韓范今纔遇韋張古或同移磚來學
士執法資羣公簪筆隨春殿裁衣錫上宮橫經曾結
主著論耻和戎瘖瘓看起色眷顧本　寢衷往者民猶
歎頻憐歲未逢監門圖屢繪內史思何窮父老企餘澤
君王信亶聰安攘煩至計饑溺視猶躬疏入九霄動恩
回四國融青峯開數雁紫塞落長虹七萃竦星裏三河
化雨中輿謠高峴首亮節紀崆峒奇琛葱嶺至良駟渥

注空瀚海稀傳箭天山不挂弓清時名自遠峻德寫難
工某也東吴客弇才昔呂蒙衡文慚選驥作賦媿雕蟲
一見傾珠篋終身附欒籠攜持衫袖重度置典謨崇表
柱存徽蹟乘槎想懋功小言終剪剪盛業久熊熊吉甫
誰能頌長歌備國風

壽伊雲程方伯

聖代遴公輔掄才秉國鈞咎繇先弼敎名伯寄宣旬名
世君宗重乘時使相親崔盧推接軫汲鄭問垂紳赤驥
原騰漢丹鸞自絕塵雲司高北闕薇省鎮西秦童卒知

名字公卿許德鄰門心皆似水部曲坐如春雅量懷鶚
響清聲化蟻屯風謠停馬問疾苦上書陳偉績爭分陝
需賢實借恂伊衡高壽格芳甸值佳辰玉露開仙掌卿
雲現佛身躋堂民俗簡酌酒禮風淳調鼎歸三事披香
謁九眞印牀花氣暖錦綬柳痕勻忝竊從遊久能知道
味純范韓猷自懋游夏贊何因寶籙傳青閣瓊芝夾晝
輪　九重求治急西顧眷元臣

壽周元亮先生

白下初陳酒青山更致書來稱君子壽共寫綺園圖尊君方以今年上巳稱七十壽老始能知驥清尤自却魚高人無俗福得
句近充閭童卒傳名字需煙點佩琚好花長夏滿新月
小簾虛古佛難爲長頑仙未肯居一時推有道五載治
無諸祝附同聲末情生乍別初予將以刻下返汀聽多連夜雨
歸即掩吾廬執卷思前事當歌侈後車寸心春草似不
爲被恩餘

壽胡安之郡丞

南極闌干映玉墀陽和風暖蒻開遲江州典午原風雅
安定傳經有導師久席桑麻千畝蔭新賡蔽芾二南詩

躋堂春酒爲公祝漫指耕煙種紫芝

壽周乂文憲副

手揖千峯進酒卮凝香畫戟寫清時共推公輔當中歲
況復文章替左司節近新秋荷路淨風高長日燕飛遲
寧須綺席分冰藕自愛棠陰拂地垂

祝黃和士海澄公

揖客時從近道風齊州九點見誰同雅看諸葛眞名士
不爲汾陽重令公坐底傳弓開霹靂樓頭曲宴敞秋峯
原知久註長生籍金粟吹香正滿叢

壽郭某

高齋曾獲拜蘭言爲藉誦家肯素存一代人宗郭有道
前身仙骨李長源榴花細結垂簷色荷蓋初分照水痕
親切鷺洲堂畔月山香幾曲舞崑崙

示次兒入都寄長兒

挑燈細說與而兄一剅涼州事亦輕止爲麤官計門戶
好求愚魯至公卿用子瞻詩語添書共訂金根誤溫被能齊
玉樹名爾亦依親予奉毋買山原欲蚤歸耕

讌集郭郡伯署齋時牡丹盛開即席賦呈

幾枝凝豔向人開自領孤芳陋衆才紫幕陰移迷畫蝶
白翎曲奏撥金灰得看花信愁教破貪寫春光去更回
不是使君能愛客誰從燒燭喚添杯

午睡

殘書遮眼語喃喃白飰青蔬得飽諳小潑茶香消短夢
正如酒思中微酣遊蜂趂暖催高枕栩蝶乘風笑盍簪
學道不多諸妄起猶教先手讓圖南

荅提督張公見贈韻

鈴閣蕭然燕語新名香手爇註搜神一庭水石鶯花密

萬卷縹緗几案陳詩酒不教虛度日江山曾自閱多人
接籬倒著歸池上贏得風流記小民
詩心矍鑠據雕鞍筆陣橫衝雨雪漫得倚梟枝陪後乘
敢云平勃寫交驩十年宦輿欺雲薄四月邊城怯夏寒
檢點詩筒還自笑空拈莖草鬭珊瑚
豈有鳴絃鍾子期止歡置驛鄭當時橋邊進履依黃石
樹下傳經問擘支瑣瑣來過曾不厭平平卑論更無奇
明公若復虛談席須得三升借酒卮
投交半面已情深如賞無絃五柳琴每聽一言皆吐舌

非公何處覓安心平原應買絲爲繡范蠡眞當鑄作金
萬里雲霄渾指顧得因低唱續高吟

棘門卧鼓淡如僧領得清光巳十分前席微談過晉魏
寶藏法物數周殷樹陰低映千峯雪花氣爭濃半壑雲
我亦懶殘如倦鶴故應几杖日隨君

賦贈某公

齊煙九點望神州獨愛元龍百尺樓未執瓣香依玉案
先從束素得銀鈎鄉關萬里懷應切沙磧經年刺漫投
自顧江梅佳實晚托根桃李賴兼收

雅論當年比范韓邊人每問相公安長吟好句輕千户
直寫清風過六盤香爇都梁凝燕寢花名旌節照雕闌
何時攬筆趨公府特向中台座裡看

次趙某原韻並送入都

擬挹秋光與共分茅堂灑酒述奇聞何因歸騎催沙曲
恰值歌驪憶隴雲潑刺雙鱗開踔躍某以魚龍畫幀相貽高嚴七
字貯氤氳長安北望應西笑可許金臺細論文

代送熊某郡伯之任汝寧

後車托載慰生平敢謂蘭言比杜衡在昔得看衡嶽大
何人不愛楚江清單車成政才三月露冕行春過四城
無數棠陰遮別酒寧煩折柳記歌聲

壽黃憶溪

共是西來萬里身每從相憶轉情親平時要自輕餘子
雅論方當屬遠臣開數高齋燒菜甲邀誰酒伴醉花辰
不歌黃竹爲公壽跡近蓬萊若接鄰

次薛爾展梨花原韻

初破層冰通野水小關蓬户隔驚沙客心正訝三春晚
官閣還開滿樹花得就餘閒催進酒何人清嘯敵聞笳

座中漫復商時事久笑公孫井底蛙

一枝凝豔絕埃塵也復憐人度好春置我風裳兼水珮
邀來月魄坐霜輪舍桃作意舒紅萼芳草無言薦綠茵
遠客天邊曾不恨酒懷花伴足宵辰

卯酒牀頭起著衣深妨風雨夜來稀應消解帶看三日
直借深杯送晚暉夢恣秋衾愁素女粧成春閣拜安妃
莫云鐵石肝腸舊一點閒情巳欲飛

呂經邦叅戎新築高軒賦小詩落成

小築名園字辟疆翳然三徑足徜徉爲延揖客開東閣

不獨乘風傲北窗閒襲時從傾白隨選香常自熱黃粱
莫云新樹添多少細柳營前已數行

贈焦判巖

十載蘭言托衆收芝眉猶自隔雲秋有人如玉懷都遠
藉德爲鄰氣應求花筆肯從分白雪棠陰還爲照清流
獨慚小羽榆枋薄不及梟飛近鳳樓

壽蔡太母

遥知綵袖舞衣輕亭畔榴花照眼明驄馬已曾風下國
鳳雛新見護專城青精留飯傳仙挂黃綬隨車御母行
繞屋靈峰三十六定於高處聽吹笙

九日和徐伯調韻

懶鬭樽前現在身佳辰閒地集同人旋烹江水澆蘭雪
名茶共坐燈風醉麯春觴政較從官政密詩懷賴向客懷
傾淒疎菊莚還堪摘可許柴桑與卜鄰

○贈鄭恭戎

蚤識勳名起帝鄉弓刀閒拂倚秋霜一軍自欲當南越
到處人能說鄭莊鐵騎千行臨部曲金城千里化耕桑
微波葉下蘭皋路翹首侯門願許長

贈黃大宗用來韻

迸落霜蹄寄遠天騰驤無意笑辭鞭何從名字知文舉
漫接篇章過惠連衰鬢年華青塞曲歸心日夜濁河邊
尚遲尊酒論文候先對清光畫菊前

高齋煨芋雪風天凍折珊瑚舊馬鞭閒夜翻書尋拓拔
五年結伴住祁連黃鬚騎客原歸款白首書生漫備邊
極目蒼葭公路浦欲飛雙羽到君前

丁巳開春五日過會寧魏約之大尹判蝶軒賦

贈

慧業閒心向未除高齋還貯等身書飛鴻已自棲中澤
椆蜨從敎判夢餘手疊雲山當户起親裁竹樹試花初
于今正值芳春候料得河陽似錦如

祝舒梟長

不事金莖挹露盤千峯新雪照筵寒敝時人共推公輔
說法身原現宰官停燭中宵聞束卷凝香半榻寫清歡
南來有客相依久閒檢張于合傳看

廿年天部注 宸衷隴上雙輪見畫熊世盡聞聲稱孝
肅人傳啓事比山公一天健翮高鴻羽十月寒花抱菊

叢註籙長生寧待問使君旌節近崆峒

輓林烈女

應將銀管細摩編閨閣英風拜大賢上遡千秋曾幾見
眞輕一死敵長年空憐化鶴歸華表止合啼鵑守墓田
消息傳來驚四座那教清淚不如泉
橫波界斷舊鴛盟歎息牽絲止夢成貞女十年猶不字
憑棺一慟願無生垂亡瀉淚憐姑老竭節傷心拜母行
回憶金臺同旅客四言賦就轉吞聲
通家孔李廿年中豈意成歸是斷鴻舉案何曾隨德耀

吹簫已自伴韓童直看節烈同孤月幾許鬚眉拜下風
絮酒未能酬一慟清碑五尺望崇隆

壽趙又裕大尹

長晝纔開試好春殷勤旨酒上佳辰千家燈火延初月
尺水鄞江宛照人當代獨生文字色救時應現宰官身
何須黃竹橫歌席簇簇棠陰映畫輪

爲黃實菴學博題九如圖

丞相家聲高呂謝一時名輩過應徐不愁官舍嗔騎馬
閒借山堂讀賜書良麥懷風知熟蚤新荷滴雨試花初
彭宣何意聞絲竹特爲先生誦九如

題夏母貞孝篇

嚼蘗茹荼衆所悲歐規柳範祗如斯氷心直欲酬重壤
青史何曾計後期堂上羹湯兒是婦燈前機杼母爲師
歌成黃鵠千行淚安得輶風使者知

八閩既定　王師凱旅敢獻五律志頌

虞廷干羽共高巍反側歸懷敢遂非直下樓船橫瀚海
頓銷鋒火隋重圍一軍宣揵全裁柳十部徵歌賦采薇
奕葉神孫親自將永清南服是天威

河間禮樂舊知名坐使鯨波指顧清茅土一時高玉牒
桐封千載護金城螭頭碑碣賢良賦馬首壺漿父老情
漢武姬宣今盛代長楊先奏凱歌聲
四見閩山荔子紅回看島嶼盡皆空應知蕩定須龍種
誰敢盤桓負蟻封赤羽一揮歸廟筭彤弓三錫紀元功
西清問夜虛前席好繪民情備國風
馬蹄載路稻花香甲仗無聲綠畝傍泥飲分曹喧社鼓
扶犁聚族話耕桑月明小塢尨聲靜霜落平原兔影藏
驛路千盤溪九曲何人不解說賢王

悠悠旌旆日遲遲太史重陳七月詩軍令猶山寧易撼君心如月照無遺賣刀渤海看今日放馬華山值此時朱邸從容陪畫輦薰風時上萬年巵

莫潁修索贈義士薛良璧

支撐半壁護神州坐使烽煙指顧收共信一言尊季布寧須五等貴田疇桐鄉祀我知他日榆社求人見勝流補就白華宵雅句引杯閒自看吳鉤

祝謝志尹太母

執爵遥爲令母歡階前玉樹比琅玕生才應得如高鳳

舉德咸知對伯鸞舞綵未常忘淡泊畫羹猶自憶艱難從容白髮看兒貴帛粟時頻詔大官

祝周又文憲副太母壽

瑶笙簇簇起歌塵香徧梅花近好春令子補天稱是母元臣戒旦蚤如賓東方千騎開闔楚西第軺軒奉夕晨籍註長生仍極貴登堂重拜魏夫人

荅呂子萬韻

久識才名呂聖功得從下里挹雄風雙扉偶鍵煩題鳳七字分來比戲鴻路入丹霞人愈遠調同白雪和難工相期剡曲回舟便擬賦高軒荅巨公

祝張憲藩大尹

曾拜蘭言托舊知雙凫冉冉見風規雅師孔奮身難潤爲政張堪樂不支勁柏千尋當歲晚寒梅繞屋盡春姿遥思父老躋堂日檀板催歌進酒詞

○代上周又文憲副

南天建節已多時島嶼全清麥兩岐上苑文章推顧陸萬家歌舞誦周伊凝香官閣梅猶馥綠秀長堤柳正垂慚媿彭宣門下士春風容立絳紗帷

壬戌春初奉郤蓉園夫子手札兼示二詩倚韻有言

懶隨鴛鷺點朝臣曾領雲煙自在身遥禮三峯開八袠分來七字恰初春立門檢勘誰奇士接軫風流少雜賓憶得臨關停馬日道傍爭問語津津（己未過高陵見郤允屏進士諸君各問先生安否）

壽上杭蔣璞山大尹

簇簇棠陰尚幾行河陽重接令君香（公先世曾出宰清流）雅知才量同公琰況是文章逼子長良麥初收連隴秀新荷繞

滿受池涼當筵自賞奇峯句寧待繁絃佐羽觴

送胡若丘郡丞入覲

十月寒花抱菊叢雙旌冉冉慶呼嵩戒裝清祇餘琴鶴
隨蹬聲惟戀雁鴻佳樹歌咸稱召父長堤名亦號蘇公
聖人應為虛前席曾記含香舊侍中

祝連城吳奉石學博

沙陽長句曾分讀鄭筆韓才煥若神每憶先生空酒價
歡傳弟子接芳辰淒疎菊蕊闈高座點注茶香泛小春
莫復懸圖看海屋長庚原是謫仙人

反落花次朱書思原韻

空華流轉是耶非陌上還歌緩緩歸離垢漸知於道近
洗粧直欲與時違夢回榎閣傳籌散草合元都舊客稀
老怯多情渾見慣五陵裘馬避輕肥
一片纔飛客思紛毋將索莫悵離羣靈椿自遡千年譜
夕秀空煩九錫文香散戒壇衣不染聲勝白髮朶仍分
春風未必相欺得岸幘江皋酒正醺

壽寧化周淳夫二尹

泰川我向經遊久治行鄰州耳熟聽傳說高吟開草閣
日書紙尾坐槐廳青衫拓落狂從事白髮回翔老歲星
流水中間花判了閒看修鶴自梳翎

壽李翹英

射堂兄弟久隨肩洛社招邀復後先霜鬢菊花曾插未
青鞋布襪想欣然門庭蕭寂眞名士湖海文章記大年
我不如君非一事綵衣還拜老親前

送許駿公副戎之任粵東

閩南幾載靖烽煙秉節如公信獨賢共愛祭遵開幕府
曾知楊僕將樓船潮平月上邊城曉風定晴看島嶼連

好是一航猶未遠時從雙鯉得長箋

寄龔足子鹺使

知公不肯薄淮揚應得名區藉龔黃國計轉輸先煮海
臣心清白本疑霜煙花綺麗還邗水文酒扶攜望蜀岡
可問當年隋苑柳長堤插徧是甘棠

贈姚制府

得將銀管記豐功史冊斕翻擬魏公才必救時稱宰相
世俱成事論英雄民懷細切催雙鬢軍令分明引六弓
不是尚書勤遠畧能教清夢穩山中

又賦反落花仍前韻

今是何爲憶昨非祇如好友送將歸五更吹去曾無恨明歲春還祇暫違衣捲吴宫分隊立路迷秦洞問津稀春歸喚醒簾櫳夢紅瘦隨他競緑肥

粘沙惹草任紜紛濯魄氷條雅不羣天地久知如逆旅桂松無事更移文開多拭目看三日瘦去圍腰減一分淡掃蛾眉春殿曉何須金盞借朝醺

葉蘭弁學博數臨帖見貽邀題數語

鴻都無復問圖經重見中郎舊典型卧閣當花開絳帖晴窗劈素寫黄庭安能作記題飛白每自含毫媿汗青絶少酒錢秋漸老好臨乞米笑丁寧

胡若丘郡丞署中有白海棠一本忽抽連幹競發丹葩作七言紀異

輕風細雨接東籬綽約來看最上枝本自素心開鐵幹何妨翠袖點氷肌李桃得氣容爭好蜂蝶尋芳意互疑舊譜瀾翻驚絶豔西川工部可無詩

汀地不宜牡丹署中籬間舊植每歲輒著數花有白如盤盂者爲賦白牡丹限韻

乘時甲拆蚤驚雷解語名花肯後開特許訂交尋縞帶不疑築室近丹臺一庭積雪高衾卧十斛明珠聘夜來歌罷玉杯承露句直看姚魏是蒿萊

桂當秋發乃復春榮郡公將去汀守紹興知菴別也公自賦庭前春桂和之

秋光不意滿春山況復繽紛几席間老幹遂能回節序浮香寧得近追攀移根分種來天上惜別先開待客還五馬若耶溪水畔定應翹首憶朱顔

壽楊賓襄遊戎

耿鄧風規柢寄思歡從揖客拜芝眉安能參錯皆公等敢獨推揚謂我私好月纔升開柳岸長荷新滿恰花期躋堂應致如澠酒笑指高陽倒接籬

乙丑三春松寶采公見過示惟才見懷長句倚韻奉荅

一丘穩卧賦閒情小雨春塘水漫生座接高僧求半偈手開長句訂新盟特歡室邇人非遠每歎才難意屢傾遥憶適園深柳岸書聲圍擁鄭康成（尊甫六逸公屢有書訊就晤未遑）

贈制府王公

學士清聲　帝座通謁來閩海定哀鴻戢門軍亦稱君
子馬首人爭問相公八部力蘇征戰後萬間心寄户庭
中平生雅意師臯稷遂得親承拜下風

○贈大中丞金公

一代才名視白蘇特開棨戟照邊隅元和盛德今平蔡
丞相天威蚤渡瀘烽火全消安壁壘桑麻徧插少追呼
春風步屧看泥飲花柳村村入畫圖

九月七日邀集何信周諸君子於漑本堂信周
隨示新詞兩闋十日載酒重過輒賦小詩

芙蓉才放菊開遲恰得幽棲下鍵時問字無奇還載酒
秋光爭好入塡詞招邀高會尋重九老大風懷眷一枝
繪作西園誰畫手行廚竹裏少陵詩

祝陳北山太守時令子宰會昌

元方清問滿鄰州傳說趨庭侍大丘家譜一升留雅話
俸錢匹絹述前修官廚萊甲供冰案潘縣花枝壓酒籌
湘水盤山吾舊到鎖將八韻繼羣謳
潁川門第勝崔盧節次丹山引鳳雛特愛使君留五馬
來看仙令漾雙鳧金章密坐傳歌讌父老蹐堂入畫圖
青鬢未華新甲子寧須桑海問麻姑

壽張明卿

才名三十豔如霞官領春風擁絳紗海內許燕推妙筆
樽前羣紀舊通家闌干苜蓿深高座屋角桃花蚤放衙
公輔黑頭開計日豫章千尺正初芽

題鄢郡公山堂

繞閣煙嵐似畫中小開曲徑點芳叢雙柑斗酒聽啼鳥
七字聯珠寫戲鴻匾額屬香升書指數青山橫手版招邀白髮
坐燈風春晴客健花新好合得亭名記醉翁

丙寅夏五同里莫顏修先生歸自建州述閏四
月廿有八日建溪山水暴漲人畜漂失為從
來未有之變太守劉卓菴使君臨江祭告水
勢頓減救援四出民慶更生約同人歌詠其
事漫為長句非獨美劉公亦以記異也

纔起瘡痍息歎呻可堪遺子付波臣驚傳竈户沉三版
幾塞宣房下東薪壁馬敢辭為客惜魚龍要自識公仁
定知安上門前淚別寫新圖次第陳

巫巒穉當去官歸釆石予以漕事先渡淮作詩

言別卽次奉酬

五載河干送客頻于君言去倍傷神怕愁酤酒當行色故上江船預別人好手逢場先斂局誰家當路肯埋輪秋風太白祠邊月爲待歸舟話苦辛

過眞州題鄭氏舊園用八音體

金谷殘暉暗小橋石家誰復舞纖腰絲牽百丈潮平落竹記題名粉未銷匏葉引花開別架土人聚族話前朝革車輾盡雷塘路木末芙蓉秀幾條

壽鄧元固先生

物望咸推　帝座邊朅來閩海節雙懸大賢出處原關世繫籍仙人豈計年花判不辭歌管細印牀時共墨池鮮小山叢桂纍纍發寧數金芝種滿田蘭言曾奉廿年餘戴笠相逢爲下車情到解衣眞縞紵帖分乞米重璠璵向客都門辱公至愛又分貽手書刻帖至今寶之　梅知佳候開清閣棠滿成行映畫裾肯久雙旌留海上潞公華髮領中書

壽張爵臺

将軍禮數咸寬及揖客何能望昔賢路入剌桐知地重營開細柳正春妍青衫白髮趨公府繡袱黃封出御筵安藉小山勤致祝魏房親詒　至尊前

戊辰春客温陵晤林存其先生見贈卽次奉酬

幾曾氷雪淨聰明畫手何因濫得名顧我尺書傳郢說博公一笑比河清鶯花作意留春住佛閣閒凭賦北征共客他鄉文共讀相思豈止說聞聲

上已連寒食原韻

同心尚不歎遥遥半跡雲林遠市朝節序總來春倍好詩篇老去興偏饒當公傳燭分題日是我尋山度野橋

上已日與華陰王山史在温陵登青原山　綠樹成陰人到晚敢辭維縶永今朝

林敏子先生稱七十壽令子同人集董文敏手寫陶詩吴文忠桃花園圖上無疆之祝予適至三山忝從座客敬賦七言長句博公家名父子一笑也

陶潛詩句武陵圖恰爲先生介德符問世且無論魏晉成名直欲遂江湖柴門聽指村夫子蓮社容招舊酒徒小與陶家同異處兒能紙筆擅三都

林草臣何紉秋邀集彭石鐘騫峯草堂過兩徐
先生舊宅限韻
行行猶指太平初中有幽人高下居風景不殊華屋在
話言閒續剪燈餘慢亭久斷曾孫宴騎省飄零異代書
佛火通宵僧住孰漸無人識舊相如
鼓山歸呈爲霖和尚
汗漫游踪四十年重來已是鬢蒼然了無痕迹尋前夢
得少追隨亦定緣瘦骨難勝終戀棧回頭不許更加鞭
鈍根費盡先生力指與詩人白樂天

送鄢子清還都
相依未久即成行握手難勝去住情定有異書酬遠問
曾無匹絹累清聲黃香九日思高會烽息長江正罷兵
知急倚閭人盼望輕裝徑過石頭城
送徐御臣大尹陞守石屏
廉吏誰云不可爲車前父老惜分岐方城久滯緱山舄
他日來尋峴首碑路入烏蠻迎劍佩春回砌礫露幨帷
固知截鐙留佳話更記紅亭酒一卮
送蔣璞玉大尹陞守昆陽
十年清問幾能同相對滁陽說醉翁久擬垂紳歸輦上
還看半綬守滇中烽煙初靖需賢急道里雖長寫韻工
漫說昆明池水闊南來日盼數行鴻
和九日登龍山有懷鄢使君
平蕪霜落正秋高遠望能添客思豪却憶三山時束帶
共誰九日細題糕衣添薄絮遲新月水渴空江減怒濤
晚菊待開蔡漸老好及剪燭剝雙螯
壽李旭初七十
素領從教笑醉翁得來老伴喜年同仙人未必真騎鶴
弋者何從慕遠鴻雙戟不移通德里九賢欲繼洛陽風

祝君七十添三十新酒春光緬面紅
若濟孝廉新居落成貽書遠問堂名爲額之曰
素風取東坡題永叔會老堂盛事傳家有素
風語也又次韻得長句一篇
草堂結就意從容可似瀼西指杜公傍架收書籤帙滿
隔籬呼伴酒尊同蒼峯慈竹傳先澤白盌茅齋憶道風
爲語定巢雙燕子好依廣廈盼飛鴻
寄王星聚臬長湖北

中條千尺鬱崔巍手接除書望眼開江楚烽煙新戰後
使君冠蓋自東來黑頭雅論推行省丹筆清聲領外臺
芳草岸連晴樹密仙人樓上幾徘徊

署裏山亭屢過存桐今成蓋竹生孫十年歷歷經心眼
一水盈盈隔笑言使節已看高岳牧老夫渾欲卧江村
南樓有興秋全好誰共庾公洗月尊

送沈瞻山

卽得聞聲宛一方揭來乘興泛滄浪留連棋酒成官冷

酬酢溪山落紙忙度嶺春深煙柳細到家茶熟水芽香
祇餘片石還堪語莫問南來陸賈裝

開徧青山躑躅紅何妨客興減錢筒鵲爐衣熨黃梅雨
鳥榜船乘擘岸風帆起迎門喧稚子酒香約伴覓鄰翁
異書得見知何卷笑解新篇出枕中

送程山尊

所聞誠恐見全非千里尋交願不違把手閒多春正好
看山興盡客成歸裝無長物添詩卷路轉輕寒減裌衣
老大風懷堪悶別市橋官柳各依依

李小有贈畫依韻荅之

春風先到旅人邊細寫雲山祇自憐名下無虛眞見晚
眼中不識擬何賢聞根盡斷刪諸妄仙記荒唐悔昔年（小有重聽述昔年乩語甚詳）辭客可知原宿世畫師定一憶身前

送沈馨聞入楚謁丁制府

長歌不爲食無魚菜把園官與有餘發願名山千里路
貼身先世數行書三春啼鳥愁將別一葉空江縱所如
戎馬頻年添戰壘漢陽樹色可猶初

曾傳好語說長沙來靖烽煙更建牙（吾友羅兼三孝廉前年讀書嶽麓數道丁公不置）才子名高多記室故人情重過如家定遭田父

留泥飲閒對尚書放晚衙詩律轉從前路細任憑江閣
詠江花

爲周元亮先生壽

賤却閒風舊繭絲採芳應合進江蘺如公眞媿二三子
致主才當四十時執罰定當從衆後感恩語反似相
規後堂無地容絲竹惟挹溪光照古眉

○寒夜口占時將近里門

一日溪行任晚風照人新月滿如弓看煙起處知村近
到里無多聽語同客久倦遊添髮白夜寒愁緒亂燈紅

十年舊事銷淘洗一一都來過枕中

○將入信州和長汀金使君見贈

去踏明河曉露清草堂猶自帶春星鶯花欲別經心看
簿領誰教倦眼醒風雅漸銷知我鈍溪山無恙待人靈
遥歡他日歸耕穩先寫蘇公志喜亭

賦得冷露無聲濕桂花 試士

蕩蕩秋陰著處吹小山先濕最高枝驚回鳥夢霜翎薄
細入蟲聲月路低所向求皆隨願滿無言感亦是心知
吹香未是西風力憶爾中庭佇立時

賦得玉山高並兩峯寒 玉山課士

座中全見衆峯明得共良朋倍滿情角句雅如金谷數
乘車今在玉山行霜催木葉先秋下風接炊煙渡水橫
誰更佳辰還强飲傷心聊爲賦蕪城

壽徐元定母夫人七十

婺星高處綵衫明眞見餐霞住赤城桃實已曾徵往事
萱花應自號長生閨中比數前賢傳天下爭知令子名
不獨丹山皆鳳羽當筵乳燕亦新聲

送李翹英還里用兒文遠韻

堪梳柳帶正盈盈襆被來看我友情一到何堪三日別
六年纔得寸懷傾名山積雪人初至細雨推蓬客戒行
遥識孤吟清興遠當無江草喚愁生

秋日書事用兩兒韻

能長相聚比家居野菊連畦滿架書特賞微吟安宦拙
都從省事敵才疎芙蓉紅及經霜後橘柚黃添細雨餘
一榻香團燈焰煖喁喁小語憶寒廬

送李湛然之任羅山

秋霜木葉正微紅船鼓鳴榔見曉風舊識陳書三輔下

仍來作吏萬山中朴腸寧復因人熱別緒多從送客濃
若見同心李廉訪爲言小艇亦將東

將去信州閒居遣興

一杯亭畔諸山在六載勞勞笑客寒好手碁當先局斂
逢場戲作幾回看幸哀老子容閒地得寫新銜註冗官
愛是高齋雙桂樹吹香臨別盡君歡

再次沈贍山韻

留客茶瓜野興同何殊龐仲隱墻東竟來脫帽談終日
時得披襟對好風兩板叢書分刻韻一庭積水欲浮空

老夫懶慢慵朝出祇踏芒鞋數詣公

荅趙國子並以爲祝

負暄倚壁扶孫笑直似號寒得且過眼底烽煙公好在尊前賓客舊無多計須縶馬留場藿近說還山隱薜蘿古有登峯七十四武夷乘興果如何

春風南浦惜差池禪榻於今裊鬢絲剝啄寒門開短札聯翩新句妙當時書來隔歲明相憶天與長年荷獨私屈曲世間吾自可誰能從爾問安期

王忠毅公輓章

殿頭久爲錫彤弓二十登壇鄧禹同首向一軍探虎穴心傷萬幕泠蠶叢自緣青史爭奇節誰謂黃巾得死公直望祁連高塚上幾人下馬拜英風

偉節千秋照簡篇雎陽直爲憶當年倉空稊米羅羣雀箭著浮圖誓半甎尺印先期歸間道大星一夜殞軍前沙場漫下西風淚久識神遊 帝座邊

祝賴絳侯母六十

湘江曾是經遊數已識名家舊德長阿母丹顏新六十郎君朱芾儼成行花圍綺席催行酒客唱青詞熟擅場

樂事三公眞不易砂牀鳥爪漫荒唐

祝朱庸山

肩隨白髮里相通遂得論交晚歲中卜宅浣花尋舊事下簾起草自高風烽煙飽歷償身健冰雪澄觀懶俗同決起榆枋閒鷃雀好來著眼看冥鴻

送張明卿改任臺灣

清衙全挂是冰條近與移官轉路遙細述方聞傳海外祇遲經歲致雲霄城臨絕島開皐比序入清秋穩畫舠毋事紅亭歌折柳乘槎曾記舊風標

宣巖弟七十一

而兄七十還加四爾正新開七十初小弟白頭供洗盞諸兒黃口解攤書得全造化慚虛負敢忘先人舊澤餘莫問門前幾雙戟誰家比户對懸車

代送客

芙蓉露下菊初霜簇簇來看攬轡忙驥歷長途新展足蘭開空谷遠聞香五言能事推公緒薄海清辭數少章共快乘風雙翮健驪歌一曲送君行

送劉式先

文園病免户塵封剥啄遥驚剌半通老我智疑昏數馬
壯夫幸不薄雕蟲慚無奇字酬賞素屢手清篇減燭紅
十載江關朋輩少見君端得對家風

溉本堂閒坐

不須登頓遠扶笻矍鑠應無笑是翁整舊香籌薰茝帙
嘗新山果鬬兒童三分眼暗花重數半盞頽酡酒乍中
種樹吾方有公事門前客問且從容

與夏漢良

回風新雪點簷牙嶺上纔舒半萼花正憶清吟尋水部

恰開高會隔冰衙成名壯歲寧云晚作客頻年已當家
老去如僧閒退院莫將險韻鬬纖乂

祝閔來泰

極貴長生更不疑問年纔踰手中著山公語用坡公啓事還
遲日蘇氏文章擅一時椒酒臘前先撥甕梅花春蚤索
題詩仙人鶴背應爭笑綠橘黃柑勝紫芝

張世瞻新婚

如雲夫婿擬神仙却扇親題第一箋硯匣暖生紅燭焰
鏡臺靜對菊花天冰清璧潤傳佳話裾布釵荆憶昔賢

好撿畫眉新畫筆君家舊事固依然

又和韻

秋光穩送合歡杯織女黃姑相對陪菊蕋特先霜節豔
芙蓉直向面前開鏡臺是玉今全下跳脱渾金各一枚
莫便催粧輕出稿謝家吟雪舊多才

輓伊喬菴

奕奕才名視仲舒寒芒星色掩菰蘆平生懶性求田舍
半職新銜繫玉除東觀久傳韋氏學茂陵時問長卿書
海山兜率知歸處可亦修文近帝居

節次編摩見手抄蘭茗何意點蓬茅敢云作序追皇甫
遂復題詩哭孟郊倚壁涼燈收墨稿空梁落月暗書巢
大招苦向臨風讀白馬東來媿素交曾爲君序著稿

壽長汀令君潘話儀

不煩舊事指河陽眞得身親見趙張世急需才求守令
古來幾士傳循良懷風細麥初棲畝貼水新荷蚤放香
手指棠陰千樹密耕煙瑤草漫荒唐
泰川曾聽説懸魚得傍清塵望屬車手不暫閒開閣帖
客無時到剪園蔬一升官譜傳猶舊三尺鄞江清不如

薄酒進公公肯醉薰風夏日正紆徐

曾猶人數枉山齋有盧延佇近歸龍巖作長句

送行

數諳曾無一字償漫從賣素說登堂風規雅得師元禮
標格誰能並李方遠夢定吟春草細歸途已及荔枝香
解裝莫有同人問片石寒山笑取將

淞江夏謀如尊人東瀛先生甲申年令大庾亂
起全家三十口俱死國難謀如來汀出小影
索題輒書數行志景仰去今五十年所先生

旅櫬未歸今郎使君靜公除守虔州謀如從
之東去旌送首丘一惟靜公是望矣癸酉六
月十九日

回風何處載雲旗欲賦招魂已後時志士不忘甘湛族
天心終愛護孤兒曾傳琴鶴嗟來晚豈爲尊鱸悔去遲
廣柳未歸庾嶺暗杜鵑啼煞向南枝

送郎靜公守虔州

歡懷別緒滿清秋酒餞花枝壓道周五馬翩躚正年少
雙旌迢遞恰鄰州紫雲嶺路迎車入積翠澄江繞郭流

地是名區人第一得將章謝擬君侯

八載從容近道風槐堂竹嶼笑言同不辭擔酒邀元亮
每媿逢人問孔融冠蓋名家推代北股肱大郡數河東
懸知新露隨車滿十二山城指顧中

壽劉文玉

不止人稱海鶴姿德風雅問滿當時市無改價韓康伯
術自名仙李內芝菊氣得經霜愈茂蘭香爲愛露新滋
砂牀鼎熟尋常事久近瑤池飲上池

癸酉十月十四偶集山堂竟日有文酒之樂時
楊宛懷八十有六予七十有六予弟宣巖七

十有三朱庸山七十有二

四人三百餘七歲偶爾過從逸興豪眼耳那可與人隔（王夫人云髮白齒落屬於形骸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予與諸君幸視聽未衰也）文章信欲
傲吾曹瓶罄野菊開新蕊盤剪園蔬泛濁醪履道坊邊
高會少得將風味補分毫

癸酉冬仲廿六日爲三兒致遠娶婦作長句勉
之

記予六十纔生爾不意今看娶婦年（丙辰予領道寧夏生之於官邸故小

字曰賀蘭駒隙光陰渾過眼雁行次第遂隨肩提攜較晚偏憐惜婚嫁粗完覺省便好更思量勤問旦潛夫當世豈無賢

甲戌人日試筆

草堂人日試題戕七十於今又七年細界烏絲饒眼力小烹雀舌鬬花前難忘結習親燈火不淨塵心問舍田敢遂因循隨老去手翻抑戒憶先賢

匆匆開春又添一歲矣雖酬酢紛如筆墨之興不減茶次花前遂得長句一章寫付兒孫輩應歎老夫强健猶昔脫或寒暑無恙來歲茲辰重賡前韻不識筆力詩心有無頓減媿曾

再記時年七十七歲

題賴生琦哭父詩

殘春細雨晚風天剥啄通詞意惘然執紼問誰來白馬傳家應祇剩青氊長歌當哭聞萬里清淚隨聲滴下泉我固蚤孤心易感爲君重廢蓼莪篇

客怪起遲且嘲布被之陋作此

從教裏裂笑蒙戎穩卧何妨起日中幸藉衰頑容老子固宜聾啞作家翁白如繭絮欺冰縞暖勝牛衣對朔風東閣任隨來惡客本懷不擬拜三公

荅楊維才

細坐燈風怯漏長槈香滿院破愁鄉傳來新句題秋興更約從遊步雪堂鞭轡懶回虛曲宴溪山乘便過輕裝莫教花徑頻呼掃尊酒家醅興豈忘

送駱紫松之任大同駱能詩雅好書字

十年契合枌榆好半壁咸稱細柳軍每對駱楊窺妙蹟誰云絳灌苦無文雲中緩轡開新壘殿上題名識舊勲

驛路梅花香正發一枝先寄慰離羣

送周龍客入三山并寄汪悔菴臬長

頻年東寄詩全好意外過從喜欲狂鷩壁築壇真將種青芻白飯舊荒莊溪山駐足思先澤朋友傾懷當故鄉計到榕城還十日雪堂促坐話歐陽

記與龍客别十六年甲戌十一月溯江而上度嶺來汀留處六日隨就道三山爲賦長句一章送行龍客一日成五律二十首見贈而予所得僅此固緣才分不敵而感舊懷新亦非

言句所能盡也并請悔菴先生是正

寧化鄭選公尊人惟元壽

青山白髮遂閒身谷口咸稱鄭子眞五嶽圖成仍市隱
九還丹熟偶風塵賓筵秩秩迎黃綺雲路駸駸策鳳麟
砌下高蘭看競秀將無種杏笑仙人

乙亥人日再和甲戌人日韻

開堂選句與題牋各爲先生祝大年自顧道心衰往歲
強云筆勢勝從前當杯雪色濃春酒約伴黃花看菜田
長日閒多高把卷不知於古望何賢

甲戌人日有詩獲𢘽經年得賡前韻擬仿放翁
諸賢故事每歲必重一篇白頭驅遣不知更
得幾年耳留紙待之予時七十有八

寄圓通山半石堂頭

擬從春半下輕舟次第名山償舊遊前曲浪傳窮塞主范希文作邊城小曲歐陽永叔目之爲窮塞主予亦八載西陲也新街愛綴老堂頭定
知煨芋分僧供不待燒豬勸客留願大漫疑貪作佛祇
教來往記風流杜工部與賛公詩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自開歲陰雨連日不止陸放翁原題率和上元日

濛濛八表竟同昏橋接平堤水接園漫訃停燈新節序
深愁米貴徧江村開花狼籍欹危岸饑鳥迷離立斷門
手撥寒灰正歎息誰家絲管鬧重垣

壽永定吳念哉大令

特歡名驥展芳塵得共寒鴻庇德鄰家舊飲泉傳治譜
身親佩綬見鄉人長荷日麗開官閣馴雉朝飛挾畫輪
好著新詞催進酒躋堂先拜八千椿

壽葉蘭亭總戎

老懷時復夢居延直欲身隨玉帳前入塞年多分馬首

登壇人久識鳶肩長江烽息牙旗靜南浦雲飛畫棟連
鄧禹封侯看蚤貴爲公執爵笑題牋

使君讀書臺懷古

臺爲前學使宗子相先生爲故郡侯徐子與
先生建也在城東霹靂岩丹竈之左

層臺開傍古丹丘仙竈塵封宿火收山鳥對啼深碧樹
崖碑久斷失銀鈎才人所到成奇蹟父老於今說故侯
文藻不隨年代盡東南白雪有高樓

圓通歸重寄半石老人

儼然無著與天親（時藹坪山開講）到愛就春山與結鄰興盡回
船殊坦率攢眉入社笑逡巡三時虀粥留單滿五尺瑯
函妙墨新留取他年好重到不煩問路自知津（山中常住淡薄日出九一老人手寫經卷相示）

寄藹坪老人

漢巖曾細與題詩四十年間髩素絲得就公談今老大
問何人在舊交知故山魚鳥歡前席數坐威儀振一時
對面風光仍浪擲歸來盡月重經思（藹公住漢仙岩靜室漢岩予舊遊地偶詢昔日文遊無一人在者）

壽胡安之郡丞

龍蘶鄞江開畏壘凝香森戟寫清時閒曹典午原仙吏
勝日長庚照酒卮久席桑麻千畝蔭新賡蔽芾二南詩

伊順行尊人雙壽

菊開成陣蓉如錦不數耕煙種紫芝
鶴髮丹顏照酒尊紅橋何異宴曾孫神仙住世原多福
文士承歡首贈言九萬隨看高羽翼八千難得是椿萱
漫須挂壁圖蓬海與寫襄陽舊鹿門

丙子人日疊前韻

好懷與試衍波牋恰踏春塲又祝年老子明歲便八十
一生底事笑從前頻開客座題人日新讀丹經守絳田
得共次山呼漫叟敢於耆舊數諸賢

丙子余得年七十有九矣再疊人日韻座客有
過相期勉者作此解嘲今歲以元日立春

荅楊有功

離羣曾不意多時禪榻茶煙裊髩絲草草何能名遠志
平平每自謂無奇廿年官輿書中考五字詩成笑左司
水閣燈風橋畔月至今猶自繫人思

荅周雪客三山見懷韻雪客書至不日過我

老去情懷淡十分逢人徧自問郎君不荒書種如宗武
苦作低官似史雲去國浮家原刺促頻年客路轉辛勤
屢書約我秋相過何不東來對夕曛
柴門偃卧動經旬握臂傾懷見故人賴有奇文足欣賞
定無粗糲笑長貧重遊頓覺關河異感舊遥憐俎豆新
諸弟隔江爲寄語家風好在繼先臣

平和巫季震使君以先集請訂作長句奉寄季
震吾亡友巒穉季君也

半千里外得函書對客傳觀慰索居白髮秋高梳漸少黃壚舊事感何如好詩讀去輕餘子新政傳來更起予愛是韋郎不踈跡幾番望眼怯褰裾（季震欲迎余署中老不能踐約李震厚意領之而已）

小隊傳呼日過存春風曲巷杏花村（杏花村尊公巒揮先生寓處時李震兄弟皆從官南來也）狂談喙欲長三尺縱博聲猶撼隔垣金谷雅遊成浪跡青雲驟首愛諸昆固知舊劍無從覓猶向舟前認刻痕

十月廿五日雪客來汀復有贈章重賡來韻雪

客即日有西江之行兼以爲別

敢如公語望前賢置芥坳堂笑蟻旋撿點方書開藥裹蕭閒絲鬢裊茶煙偏長舊話頻燒燭互訂新詩出短篇況是相逢皆老大得重牽袂定何年

傳去異郡公見示感懷詩和其二章時正積雨鄉市告饑

空谷蛩然喜足音愛公詩思似高岑分來奇句相欣賞不問時粧近淺深一代詞人花作骨廿年官興水爲心曾知入蜀留嘉話得載當時舊鶴琴

山堂鐘磬靜無音浙瀝寒煙漲碧岑新插名花開豔薄對啼嬌鳥坐愁深經時風雨生鄉思載路饑寒損壯心莫謂詩篇全漫興要將解愠寫虞琴

丘中郎爲其兄修九太學五十乞壽詩

不煩識面問珠庭遠近咸知令德馨萬石家風傳數馬環橋國士正橫經手中著草開年譜階下蘭芽拂畫屏望去長庚秋色蚤遙遙銀漢伴雙星

九龍春浪

一水遙連星漢光乘流直下破滄浪幾看急雪浮彭蠡

定駭驚濤溅吕梁鱗甲齊飛分偃仰風雲絕足自低昂桃花漲暖尋常事去作安瀾萬里長

泰和阻水用黃山谷快閣韻

才離南浦兼旬雨未償春朝半晌晴新水漲痕沙路失暮煙平合戍樓明頻移細草欹花岸坐看青山白鷺橫

壽張孝賓學博

上苑蘋婆漫朶頤掐落風懷祇賦詩折腰曾得勝伸眉道山飽啖如拳棗曲江風度少陵詩黃色來占上兩眉叢桂小山開次第

牽衣哺菓笑頷頤

畫蘭

何自乘車萬里來邊風撲面滿塵埃遥思好事南中客
正在涼牎看蕊開

惡札塗鴉坐小窗也將墨雨寫蘭芳清肌未必邊人識
馬首惟知苜蓿香

題劉次之夫人小影

數數杯棬未忍忘刻香繡線總徬徨雖知丹穴歸天上
猶見人間幾鳳凰

壽黃副戎

黃童江夏早知名坐擁千騎塞上行弱水東來西嶺雪
一星高處是長庚

壽陳叅戎

檀板瑶箏進壽杯元龍湖海氣崔嵬寧須控鶴分麟脯
手射天山雪鹿回

癸丑四月二日在甘州送次兒輸遠入都并示
長兒文遠張遠公蔚生兩君父執也當出以
見之

予亦京華幾度過花時送爾渡關河粗能紙筆從吾好
淵明詩雖有五男兒皆不好紙筆 但囑平安敢及他

棠棣成書家譜在 予以辛卯同道存叔讀書太學 薛蘿新句友懷多 辛卯甲午皆住遠公昆季齋中 老夫詩酒堪驅遣可一長言慰小坡

題張郡丞小影

鳴鶴蕭疎自整翎曙星巖電漫爭許爲看顧陸丹青手
寫得丰神似九齡

題王叅戎小影

誰人擁筆賦凌雲不假乎家白練裙自是當年王逸少

蘭亭善本定相分

無文絳灌笑當時手拂籐溪落墨遲坐客何人能對語
應須麈尾捉松枝

題畫

是雲是石漫模糊花葉看來亦大都半是道人才漸鈍
徐家墨意近全疎

蔡翼皇納姬催粧

膽瓶花蕊報雙頭四角流蘇月一鉤薄冷呼郎添半臂
幾聲低語認杭州

爲劉㕘戎賦凱歌

此是當年老伏波爭看銅柱更重磨一溪明月千犂雨
共寫風謡入凱歌

天中號令靜無譁狐兎寧教伏淺沙笳鼓歸來春事足
直將刀劒化桑麻

題周光仲畫用博菴先生韻

萬笏青峯卷靜漪一丘一壑正當時莫嘲退院龎居士
也復能題畫裡詩

題陳廷玉畫

此君筆墨擅離奇濕雨團煙數萬枝看罷恍然思往事
青原六月住山時

題松風帳

不寫春雲撲帳紅只敎蒼翠點房櫳蕭閒半榻泠然善
好夢應來十八公

輓許鐵堂大尹 代

七千里路委風塵一令曾能解寠貧日暮烏啼涼月苦
碑前繫馬定何人

雲間遺響繼東吳鐵堂登己卯爲雲間夏緩公先生首拔士名字當年重及
廚地下倘逢師友在好尋皇甫序三都

何曾闕下漾雙凫止博新䰟寄路隅安定莫嫌官號薄
人間當說范萊蕪

雅擅相如賦筆工茂陵秋草又西風可憐虛擲凌雲稿
誰問遺文付所忠

當年誰不謂臣狂零落寒鴉過鐵堂終是錚錚難獨立
可知易缺是干將

爲記長吟改罷時墨痕猶濕鎖空帷草荒丁卯橋邊路
懷古還傳仲晦詩

廿年風雨托深交今日真成哭孟郊讀罷招䰟燈焰短
一天涼露滴花梢

里巷相隨憶舊盟敢將生死負交情素車白馬還他日
終媿山陽范巨卿

墓田宿草又經春馬鬛長封絶四鄰古道夕陽知問姓
清初明末許詩人鐵堂有小篆自署清初明末詩人

靈氣從敎無不之六陵芳樹衹如斯伯鸞原是淒涼骨
葬地應須近要離

萬又元鍊師有遠遊訪道之行作兩截句贈之

塵埃野馬漫紛紜誰解閒身伴水雲一棹春風乘興遠
過江先問小茅君

湘江春草芷芳菲去看晴空片鶴飛山上倘逢安羨伴
靈文好乞半函歸

題張志奎上人像

張緒當年見亦曾於今白髮轉鬅鬙人間何處無煙火
却乞芙蓉一點燈

題黃霞舉像

閒手清卮慰樂饑東籬菊把芷芳菲莫教處士攢眉待

欲向圖中補白衣

題熊玠玉小影

灌木蕭踈借晚涼雅人秋色最相當何須問姓頻看稿
親見揮毫涴本堂

壽林思讓

幾見滄桑海上塵洞中雞犬舊遺民平生頗怪稽延祖
出處何因屢問人

臣忠子孝久崔巍應得高真上界陪我欲爲公添酒盞
先飛一滴祭忠臺

題潘聖水小影

剔翠雙眉久認真生綃寫出舊安仁即教自看猶憐惜
何況隨車道上人

題黃彥來小影

豫章之下無凡木片羽咸知是吉光標格一看心遽折
不須虎賁說中郎

秦川公子意何如布素蕭然耐索居可識當時清白吏
傳家羸得幾行書

滕達道問魏公漢高祖何如人

傾盡牀頭一甕春君知高帝是何人不過泗上劉亭長
先入咸陽便卽眞

懷玉行田馬上記所見

懷玉山前落木稀人家煙火望希微寒泉嗚咽啼鴉急
併作秋聲一道歸

題蔡翼皇太守迎春圖

春風細細草如茵歌舞雲霄響絕塵一帶清溪山四面
直疑輦上是仙人

題劉誕芳畫

機上從敎懶婦驚吟風振羽漫縱橫深黄細紫紛如許
怪底秋聲筆底生

題程魯望小影

落葉驚鴉數點中謫仙辭賦近誰工春風儘有看花客
孰肯停車對晚楓
客輿秋光愜素歡忝天樹色倚雲端頻年行盡閩山路
圖去西窗作畫看

壽堂成得三截句

老復云云亦較迂一丘誰爲別賢愚閒來祗作登臨看

手界青山自畫圖
築堂頗媿林君復荷鍤仍輸劉伯倫特囑階前餘畝許
倘來下馬讀碑人
閉關秖用一丸泥稠疊雲煙萬笏齊自署溪山老常住
不煩墓版挂征西

贈歌者

高燒樺燭錦成圍不問門前漏點催正唱霓裳剛入破
可敎排馬促人歸

題段偉儒先生像

吾友偉儒先生高才坦意登順治辛卯榜筮
仕得四川敘州推官廉幹有聲督撫大吏各
上書尉薦偉儒遂卒於官年僅四十同登啓
事者咸入爲卿貳侍從次亦游列藩屏惟偉
儒道長祚短同心多爲歎息況予與偉儒少
壯同學稱爲密好乎辛未夏令子成章捧遺
像請題恭志兩截盖不勝虎賁中郎之感也
談經山閣梅開日聯袂長安酒熟時三十年間塵土夢
爲君淚作影堂詩

百寶莊嚴過去身珠光銷盡劒承塵祗餘喻蜀相如稿
零落殘箋付後人

配黄夫人亦女中君子也并記一截

伴燈舉案尚依然劃粥停機又幾年鴻去剩留雙雪跡
那能不廢蓼莪篇

迎仙 乩仙自稱碧峯道人故張志和玄貞先生女使樵青也辛未十月

驂鸞肯赴野人期料得仙凡路不歧手薦武夷一杯雪
無煩高唱步虛詞
桃花流水好詩篇傳向人間八百年莫爲當時一惆悵

玄貞坊下草如煙

題陳孔思小影

一十餘年別太丘毿毿白髮好經秋串珠百八閒拈取
坐對南泉自在流

與公七十共襟期天上頑仙薄不爲淨洗涵星龍尾硯
湖山好處儘題詩

題王躋升小影

膚令神清了不同漫言巖電與松風十年瓢笠閒來往
多在稽山越水中

位置閒身字樂全春風長日杏花天君家舊事蘭亭稿
添寫茶煙閒管絃

壬申九月信予命山起次君度嶺見問又寄截
句兩章輒依韻和呈知信予近興不佳不獨
奉廣其意亦將自勵衰年也時信予方六十
有七而予則七十有五矣

二百山程索面難傳來詩句過辛酸老夫正閉柴門坐
撿點花枝菊蘂寒

藥裹隨身亦不嫌秋田尚未減廚煙細君博笑花如霧
稚子催乾酒似泉

卓犖文章見二難百年應笑腐儒酸何緣堂上村夫子
底事多愁說苦寒

拓落無因更自嫌百年眼底過雲煙新詩濁酒閒驅遣
特地傳聲寄老泉

爲客壽

詩心酒力自年年何處人間更有仙黃菊開多樽又滿
與他現在鬬尊前

七十初度改舊稿

學仙學佛了無期願力他生亦較遲賴是人緣稍輕可
不煩驚駱放楊枝

得鄒在公太守自吳門寄到手書

細數交遊幾白頭書來次第淚難收長安北去三千里
疋馬寒風上帝州

送別難忘爲舊知不疑中路更濡遲筆如珠玉家如磬
肯爲笙歌住幾時

題鄒文羽小像作呂仙圖

乘軒攬轡儘高騫何故襟裾視偓佺想爲神仙須識字

故教拔俗擬前賢

題畫

深黃淡白間長紅好事偏教作一叢再四思量無比並
天寒翠袖月明中

杭川林恭乞題其祖遺像像作道服其詞哀而
志懇不忍辭也

蕙帶荷衣擬學仙風期應自越時賢前身若是遼城鶴
華表歸來定有年

送官文佐入瑞金

不惜山行止雨時煙鬟翠帶儘離奇客牕細撿河陽稿
莫畫飛鳶苔舊知

題周安期小影

放懷天地率吾真坐愛空江絕點塵拾得漁竿原不釣
漫疑俱是羨魚人

自題看花圖

春風纈面笑紋開酒擔花枝作隊來走覓南鄰閒伴少
先生何處看山回

題閔來泰小影次其原韻

璧光何止說分餘直欲菲菲遠襲予共指虞家行秘閣
不知底事更囊書
嶽嶽懷方望有餘漫云丘壑獨宜予囑君另寫圖麟稿
北闕休言不上書

小姪續先六歲初入書塾執扇請予書字喜作
兩詩勗其遠大

舉家歡笑上雙眉看爾囊書就學時他日名成應記取
老夫親自與題詩
作隊隨肩以次行堂前朗朗讀書聲要知爾父呼名意
大器從來要晚成

馬雲將像贊

雅德清風孰與儔長松箕踞笑科頭曾看萬里標銅柱
不是尋常馬少游
石畔松陰得少閒養高何處好溪山儘教歲月供游戲
時向仙人學九還

託素齋詩集卷第四 四刻

序

長汀黎君媿曾令豫章裒集所作古文詞若干卷寓書於余屬爲之序因憶予與媿曾交數十年曩遊八閩一時文字交惟媿曾托契最深嘗以詩見質請序於余予逡巡近十年始克一竭其鄙俚令以摧頹放棄之餘媿曾不當時大人先生是屬而復及於余予卒卒何以稱其意乎爰發所爲古文詞讀之有余所經見者如逢故物行所目涉信步而得佳勝亦有所未見者層岩疊壑異寶瓌奇從人不意中忽焉睒會而大約蒼茫浩汗之

觀不留一古人於胸中而使人讀之而慨然以深讀之而奮然以起則無少壯無前後一也媿曾何以至是乎歷觀古人爲文字有十年一賦者子雲草玄亦經年閉戶始成是其得之靜密者深也司馬子長涉江淮歷會稽乃能成一家言顏瀆言與當世名公卿遊聽其議論宏辯觀其容貌秀偉而知天下文章莫過乎此是其取之歷覽者宏也以此言之世未有無所得力而光氣能卓爍古今者媿曾家居數十載蕭然一室讀萬卷書不復知人世毀譽得失而又有李君元仲以爲之師曾君

弗人輩爲之友又有振三先生爲之叔父相與講貫切摩既已代毛洗髓于其中莫之窺測及乎登賢書偕令弟宣巖大令遊豫章得交吾鄉徐巨源一見契合巨源推其文章雄視海內嘗曰漢陽李文孫長汀黎媿曾兩君可稱勁敵而虞山宗伯亦盛稱之至移書巨源交相屈服則媿曾學道深山之力足以取之而益足以驗其造車合轍之工也已余才智既不足以比絜虞山巨源而又非如元仲弗人生同里閈振三倡道宗黨相與琢磋之久則余之益于媿曾者安在而又何從知媿曾萬

分之一乎媿曾先理刑信州信州亦余里約畧先後治績煥在碑謠者予得言其廉卓狀獨異媿曾服官後咄嗟揮霍聲施溢方國不同於書生囁嚅不前而鞫詞判牘之暇猶勤勤含毫弄翰不稍自逸豫文益奇偉期必傳於後世有更進於少年呫嗶之所爲者媿曾又曷可及乎蓋其入之也深故不以紛繁稍閒而當通顯不渝其素志其庶幾度越乎古人者又惡能自已也所尤傾心者媿曾與弟宣巖孝直事大夫人尤孝謹備極色養宣巖守壽春爲忌者所中媿曾不遠千里從豫章至金

陵急其難命二子相隨崎嶇燕齊間惟恐遺太夫人憂其一門孝友至性過人有不可於今人求之者此其文章之所以追蹤古人也世之讀媿曾古文詞者知當有更進而求之者余終何足以知媿曾萬一乎大梁周亮工櫟園譔

余束髮受書則知有黎媿曾先生海內所稱賢人君子恨未得一見比余登朝之歲先生已自秦省叅政致事歸又十有六年余來遊汀州先生年幾八十矣尚強健無恙接其風采言論肅然如見古人先生亦心重余屬

序其集余不得辭余觀古今來能言之流衆矣其傳世久遠者必傑然能自樹立不隨人步趨者也古之君子天資高明學問宏富見理明而更事多資之深而養之厚發爲文詞浩乎沛然昌明條達何嘗雕章琢句以爲工又何嘗規模擬議以求合哉後世之士學無根柢辭有枝葉本無獨見而妄思立論本無至性而強欲造端於是不得不以模倣蹈襲爲能事言文者一以爲左史一以爲莊騷一以爲韓歐言詩者時而主漢魏時而主三唐時而主宋元彼此更相訾笑其於不能自立均也斯無論學之不似爲之不工卽工且似焉求其所以立言之故枵然無有也若是而能傳者寡矣媿曾先生天性淳深篤於孝友讀書深山中二十年掇高科起家爲郡司理聽斷精明廉平第一改知永新擢鞏昌郡丞三遷至大叅歷治甘州寧夏皆絕塞地又當寅卯間寇亂旁午先生處雄藩大帥間嘗出片言安反側決大計功在社稷賊甫平念母老決意乞休杜門却掃不與世事於官爲廉吏於國爲勞臣於鄉爲長德其風節皦然有如此者惟其根深而蓄厚故作爲文章踔厲清矯其氣

充以完其辭辨以達詩章一本性情刊落浮華始乃刻畫漸近自然蓋先生痛掃時趨絕不爲依倣形似之學而風格體裁一一與古大家合轍以豪傑之士爲正始之音雖欲不傳不可得矣汀州在萬山中風氣完固民俗質直天下水皆趨東北汀江獨南流入海南方丁位也水與地以是得名今天下風俗靡靡有江河瀾倒之勢有能特立獨行不爲風會所移斯亦人中之汀流矣安得先生數輩參錯天下相與維持世運惜乎先生未竟其用其清剛眞摯之槩千載下讀其文辭可想而見

也吳江潘耒次耕譔

古之爲詩古文者葢有其本矣其所表見於天下後世必有道德政治之歸足以斁澤於斯民舉而措諸具於其素是故由本而溢發於文章不由文章而外美其辭也外美其辭者如酌水江河雖積之盈缶洺若是焉而止爾有本者則不然崑崙岷山延袤千萬里而其發愈大澎湃浩瀚勢莫可禦施浸漑九有之功通舟楫之利魚龍弗鬱而波瀫委折亦生焉葢由本以發之也是故文章之盛者則政治與盛往往爲古今名臣姑以八家論之彼七家者莫不著經國治民之猷明允雖未仕而識議審固如辨奸論名二子說卒符其言儻授以事必有可表見王安石所治郡縣有聲及爲相以學術誤人家國要不可謂無本而柳宗元失身叔文貶謫未及展布然亦嘗爲郡矣所可紀如贖子之政寥寥史策乃其文章亦未得與七家方駕何者其素所蓄積者然也八家之中韓文公與兩文忠尤著而蘇文忠爲人坦白無矯飾岸然見其肺腸洵君子人也故其文章亦然長汀黎公媿曾以詩文章名天下爲閩南首出予讀其文光

明俊偉有千里浩瀚之勢而矩度不失古人嘗私擬之子瞻觀其筆記諸小品亦大相類詩則有魏晉四唐之遺則似又超子瞻而出之嗚呼此豈由外至者哉葢公宅心樂易一以古處與朋友能久要其宰永新理廣信也多善政詳諸記載矣人士至今思之迨觀察陝西則扣囊底智以弭大亂是故發諸文章者有如是子瞻嘗自言作文如行雲流水但常行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其權開封治杭密徐州爲政率精敏俊爽兼風流儒雅之槩至飭定州軍政及言温公變法策西事皆有本之學施用足以弭禍亂公亦幾似之然則公之文章足追古人傳來茲也有以也夫寧都魏禮和公譔

自序

古文非所能也然頗學焉少時詩好李賀文好王勃竭日夜以求之者蓋十有五年繼稍聞於先正欲從事於大家之言而其才其年又已不逮前矣少作既不足存而今爲之又不克就將所謂立言者安據乎撿前後稿得若干篇刪而刻之以請正於有道知士弘有志未逮而猶望其少有成立如斯也康熙庚戌四月初吉士弘識

託素齋文集卷第一目錄　一刻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序

託素齋文集卷第一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詩經手抄序

黎士弘曰古之治經者何難而今亦何其易易也昔者仲尼之徒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若商若賜若言偃各以詩禮名家漢繼秦興易稱田何丁寛治詩則有齊魯有毛韓書有伏生書有夏侯氏書春秋左氏公穀三家並得立學官禮有高堂生二戴氏其時天子公卿皆矜慎儒者而儒者亦復自愛重不苟爲異同所稱受經之士莫不賫素裹糧奔走千里如孝文之時猶以伏生年老不可召致朝廷使掌故晁錯往受書濟南孝武時吾丘壽王待詔從董仲舒受春秋宣帝選郎十人從蔡千秋授春秋今則三尺童子受父兄鞭督稍能句讀便稱經生矣而里巷學究能尋章衍句便稱談經矣夫自周秦以歷漢興諸賢其才智非不及今之小生腐儒自能章訓而句讀也何其難易若此蓋昔人之通六義而後可治一經而今人之治一經則僅求卒一事所以然者途有專家則多絕技理惟捷徑則無精才也自典

令以制科取士春秋祖安國尚書大易四子之書必宗二程朱蔡故士子爲章句一引用別典主司以爲不合既已束縛靈異之才而迂疎學士又得以功令重名揜其不讀書之耻嗟夫吾不知今之所謂八比者果聖君賢相鏤肝刻腑以爲士之用世讀書千途萬徑而必不出於此抑果如大易奇偶一畫一爻皆天定之而不可移否則胡爲拘拘於此而莫之變也雖然以之爲四子書易戴禮猶可言也至于四始之詩以叶律之聲文比於排偶降郊廟之樂章變爲帖括文至此尚有文乎詩

至此尚有詩乎故愚嘗謂詩至春秋而詩亡詩至今日而讀詩之人亦亡矣誠使一代之制治禮者試以郊祀兵制樂章原委治書者試以詔誥檄冊文移書記春秋大易則推測天人通達治體必期得如京房仲舒之士而治詩者則不妨單用唐制試以五七言韻語則是既已寬其思智得讀有用之書又能盡其才量求爲可傳之業庶幾經學明而大復古于以備國家緩急有餘何至有志之士羞其筆墨至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也哉吾眞浩歎於斯矣

禮記手抄序

黎士弘曰國家治亂興亡之故豈不在禮樂哉原其所以久安而長治者則莫不迂闊而多事其所以速亡而易亂者則莫不直致而徑情昔者三代之治惟周爲情文備至情文者禮樂事也故自唐虞以指二代惟周之得年最長秦之興也以法吏爲師薄儒者焚書記可謂簡易無事矣歷數漢魏以來以兵力取天下而不能守者亦惟秦之得禍最烈是非周民之淳而秦民之弊也譬之若飲食焉將專與人以粱肉而食者未必歡加之

爲燔炙爲酒醴而食者恒意滿夫燔炙酒醴非必異粱肉也其喜怒不同者蓋耳目隘則計較生曲折多則意致盡也周則不惟食之以燔炙酒醴而益之以俎豆秦則不惟與以粱肉而又剪其嘉種焉周安得而不治秦安得而不亡哉或者曰漢何以不亡也當高帝起自田間不十年而定天下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爲至其後稍厭煩苦而叔孫制禮遂爲一代典章文景以來相沿不廢則是漢方興而能變秦至亂而不知也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得食則生不得則死今必曰禮樂待

百年而後興是猶謂飢渴者曰俟秋熟食爾俟雨降飲爾吾恐秋不時熟雨不時降飢渴者且枕籍於前而不可支矣禮書者固已飢之餱糧而止渴之漿露也始於郊廟達於妻子及於童僕被於蟄蟲先王蓋曰天下有履蟄蟲而不忍傷待童僕而不敢無禮吾又何憂君父哉昔唐開元之間通事舍人王岩上疏欲刪去禮記舊文而宋儒又謂其多出漢人附會附會與不附會不可知但使迂闊足以救亡直情足以速亂則君子何爲惜一迂闊之名以苟延百姓之命而必欲徑情而直致徒苦天下父老使兵革相循紛紛不已蹈亡秦之故轍而後已也

周如山先生朱夫人雙壽序

壬辰春仲士弘始歸自上京記曰事師與事親無二出必告反必面禮也具舟楫就見櫟園夫子於劍浦見之他日夫子手其治之僚友子弟所爲兩尊人壽言見屬曰子不可無一言因記庚寅之冬夫子著尤難爲懷集而以東來謂僕近詩刻且就欲序僕詩者甚夥皆靳勿許而獨使子子其無作一尋常語復我以夫子長茲閩土者五年人士戴之如父母值重慶誼當執爵上階北面行家人禮遥爲大父母祝夫子即不知弘也猶宜自奮其言通左右況平時之所以相期者遠且大乎旣受命發燭陳書且讀且羨繼且讀之而愧也夫爲人子者不當如是哉人有子矣不必其才才矣而有遇有不遇遇矣而未必皆親及其所生更或黯塞無文即稱觥頓首歲時告無恙其去牽車服賈洗爵致腆者何異今夫子年才強仕耳既已致大官成重名爲　天子屏翰太翁與太君年上下七十同時與慶吳水閩山一航非遠走數千里之人士奉觴恐後其所號爲操觚家者莫不竭思盡志揣摩爲文章以求當於夫子所以事太翁太君之意名爭日月事傳萬夫嗟夫爲人子不當如是哉屈指古來以文章名世又享天倫之備者代不數人遠不具論所觀韓退之叙次家世悲涼騷屑歐陽永叔爲宋室冠冕然生二十二年始得禄養又二十四年始列官於朝爲龍圖學士其間奉鄭夫人歡者幾四十年則固已不逮事父矣獨蘇氏父子文章崛起一時所傳程太夫人皆教家有法今櫟園夫子年才強仕耳已致大

官成重名又當世之所奉爲韓歐者也太翁太君與其季靖公先生遠在秦淮二千里外即未得登堂細求其所以與老泉程夫人子由比似者何若然讀諸君子之敘記所云推解者如彼文秀者如彼友孝敦信者又如彼古今人匪不相及吾知其必有合也人生十行事不得十如意使有如老泉者以爲之父程夫人以爲之母而又有如子由者以爲之弟是昌黎永叔之所慨歎而不得者而無不得焉天之於夫子豈不厚哉更爲詳考昌黎之于歐陽詹李翺永叔之于曾鞏廖倚蘇氏時以

師友至誼而其家世父子兄弟所行事類多互見於文章後世讀諸子之書者仰想風流歎爲絶盛弘甲且賤馬齒踰三十先子見背者已九年老母弱弟艱苦萬端方欲乞今之所奉爲韓歐者存一言以不朽於世而何李翺曾鞏諸子之能爲然使天下因韓歐之故而歎當時曾無一士如李翺曾鞏之徒作爲文章使其家世父子間有所互見是弘之所爲讀且愧也願茲以往太翁與太君進而耄耋而期頤庶幾弘之學問稍有成立他日夫子踞進一觴弘得簪筆左右雜其言于伶人歌工之側將以娛觀而美聽焉是所爲報夫子之命者其在斯時乎

徐巨源榆溪集序

予猶及見巨源先生也乙未丙申間家弟宣巖領南昌予因得與巨源爲後進交每深譚古今治亂之原及文章離合之故言終夜不得止時巨源大言謂今海內人士能爲古文辭者漢陽李文孫共卿兩人耳予逡巡不敢置對歷今十年所矣宦趣浮沉二毛見白曾無一言足以表見當世巨源之知我誠未然心感巨源之言則

未常不汗流浹背也巨源故公卿子年未二十名滿天下其爲文淵泓渟博原本六經他人言古文者率皮毛優孟巨源獨得其風神於蹊徑之外其筆其舌又足以副之西江善言者莫之先也性好調笑刺譏一言間出里巷爭傳使其人終身不能解免以故愛憎巨源者各半巨源死而其平生所著作幾不免李王孫投諸溷廁之疑然定論自在終不能使之不傳嗟夫古文之衰久矣箋疏傳序即古人之時文也自士攻制舉之言遂有古文時文之別仕宦者既忙不克爲鴻才駿生有志于

古者又不暇爲賴此一二擯落失意之人以自寫其悲往懷來之感而爲之有工有不工焉又有傳有不傳焉自非卓絶一代安能聲施不朽哉記丁酉秋曾攜巨源近稿見周元亮先生先生一見顰蹙曰徐君當不免當時頗怪其言不爲信是冬巨源果死於盜無意之談遂成信讖傷哉徐子之死也遺文未出寧非後死者之責乎榆溪集陳子伯璣選刻于南昌今蕭子孟昉又搜其遺者補之尚有餘稿存賀子子翼季子所當並歸之孟昉巨源一困頓諸生耳遭世多故流離不得志饑寒老

死不見恤于人又其性謾罵刺譏足以速尤府怨今死未數年而其片紙隻字故人後進爭欲出之以報巨源地下然則人亦自爲其可傳者而已寧與一時較毀譽爭久暫也哉

徐仲光詩序

盱與汀郡邑趾相錯而予仕國信州與盱又湖東隸也能操筆時即心知盱上有徐仲光先生記壬辰春仲光開詩壇于延津之浦同學者二十五人予以一二箋言殿簡末然予即次延津而仲光已先去五日實未得見仲光今夏共寓秦淮晤仲光于櫟園先生客次纔通姓名各握臂歡笑如素識越階而語終席不休因歎人之性情相悅或一見不欲再見或數見不能舉其姓字今幸見仲光又見二十年意中所揣摩之仲光而了不疑其異昔人所云何劉沈謝暗中摸索亦自可得情事豈復相遠哉數月以來同居破寺密雨連旬穨簷礙頂百緒填胸都無意義予不讀一字人亦不復以一字強予仲光則閭户著書手無停晷注箋韻語各就州家何幸予之所見者猶是二十年意中之徐君惜徐君之所錯

記于意中者固非昔日之黎子也人事遷移文章進退延津水上之盟其將無擯江黃而不與乎因讀仲光近稿爲識其得見仲光之日月以歸之若先生之詩清風肆好予知之天下之人皆知之又何待得見于二十年之後而後爲之贊揚詠歎也哉

謝怡古詩序

予與怡古交十年怡古之詩則無日不讀而今乃始得敘怡古詩何其慎也怡古生瑞邑邑鮮言詩者怡古卓然自立獨爲於衆人不爲之時人頗姍笑之及後怡古

出入古人之中既有聲名於天下人又多從而妒且忌之夫開風會之先者其于邑爲有功即不爲功而操數寸之管以自寫其性情亦于人何與乃爲之則笑成之則妒若此以視賈島漁之之流一字脱口里黨中人爭相轉誦下至優人賤技皆樂道其姓字爲歡悦今古相準古詩人之遇尚未爲盡窮也更念古能言之家率多高自位置使酒慢罵凌爍儕偶如李長吉詩卷令人恨之必欲投之廁穢而後已怡古曾無是怡古無是而終不免于笑且忌者是詩者固窮人之技人亦將不得自

有其性情而後能免於里巷之是非也班固謂楊子雲身不滿三尺位不過執戟當世必無知者後世讀其書不見其人則必傳無疑因歎夫世之如怡古所爲不爲里黨所知而當世遂並無一人知之名滅沒而不得見於天下者豈少哉予與怡古雖江閩異産瑞邑去汀纔七十里與怡古無月不會往來之使無虛日其一字一句無不經予手維而心誦其讀之無不積月累時至紙帙漫滅而後已則是即使予不知怡古也怡古已自足千古況有予一人知之怡古可以不恨又況乎世之能讀怡古之詩者不獨予一人也怡古其始終自尊信所言以爲必傳之業而于世之所爲非笑而疑忌之者姑一聽之可乎

代鄉試録序

皇清受命誕敷文教薄海外内罔不臣服時　皇上方攬庶政親樞機歲當大比惟某地文章奥區也禮臣廷請故事遣史臣一科臣一典試事上曰欽哉汝臣某與臣某諧臣聞命驚悸自念以監儒孱質遭　皇上神聖收備館員糜廪粟者數年無尺寸報　朝廷乃復重以

式士之責負且戴焉懼將顛越夫屬之人夜半而生子索火燭之實慮其類已也然既受　命不敢辭渡汶踰河亂揚子而南以八月之幾日抵境至則監臨臣某提調臣某監試臣某咸先期戒事於舊典加慎乃進督學臣某所遴士幾千人閉院三試之臣敬率同考試官推官臣某知縣臣某北向頓首誓公剔弊澡雪精神炯矚户牖攬几對案棄春華採秋實進退可否竭十五晝夜得士若干人以獻録成臣宜颺言簡端乃廸諸士進告之曰國家之所以取士與士之所以自負者豈非名與

實乎漢以孝廉取士是期士必孝廉也以中正官人是冀官中正也然進一人焉必且採之月旦察之郡縣大夫剌史以爲果能而後進之其難且愼如此今士子持方寸之牘糊名易柬主司漫收不可知之人一言偶合遂升賢書稱國士策名　天子之廷於古義亦懸絶矣尸子曰賣馬者不論足力以白黑爲儀必無良駟察玉者不論美惡以小大爲儀必無善寶況未見馬而揣度其驪黃未見玉而懸斷其碔璞名實之途判然如畫主司將何以信士士亦將何以自信乎然士之所以自獻

者不可謂無其心也當其操觚削槧俯首風簷之下即志不潔氷霜視臬夔如異事上發策問曰若士忠乎士不敢以不忠對即清不辨河水謂吏由爲矯節上發策問曰若士廉乎士不敢以不廉對何者名之所在雖至愚必爭雖至庸必赴也今士既已離疏屩爲　天子使矣上者捷南宮備左右顧問次亦周旋郡邑爲國家領方州之寄久之草野懷念漸與日俱消而妻子交遊光寵萌途競進舉其生平而盡棄之上誠乏士亦何賴此庸庸者而與之乎考遡往代盛名克副者多有如諸葛亮謝安司馬光皆以蔚然人望就功名如宿寄而殷浩房琯之流出處異轍使當世姍笑謂處士純盜虛聲諸士試一仰而思俯而維也毋曰言之易易耳他日誠備位　天子左右周旋郎署閒一旦有緩急則曰人爲其易我爲其難服四方則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豈旦夕而圖哉我當操觚削槧俯首風簷之下所言者何物亦既以忠許上亦既以廉許上矣誠顧名思義口以之言身以之行古今維遥天下事豈不在人爲哉淮南子曰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辨其精玉工惑玉之

似碧盧也惟猗頓不失其情倘諸士之不爲莫邪碧盧也於爾劍爾玉既揁其名天下必將從而推其當時之歐冶猗頓者何人臣實驚且懼其敢不與諸士相勉以有成乎

代祝廖披霞先生雙壽序

屠維赤奮夏五廖子履嘉命書劍戒行李將自閩如燕過而別王子於沙陽之署意若有不懌然於懷者曰某家世單寒又以株守一經累吾兩尊人不置今皆年在七十吾母以臘月稱觴吾父以明歲正月稱觴即不能

如牽車牛遠服賈洗腆用爵茲當去萬里外曾無一辭以行可乎先生其何以教我王子酌酒與廖子曰君不記昌黎之言乎使得志而行道雖在萬里其親情悅也使蓬累而居下位名湮鬱於當時雖在膝下親不悅也今子行入都門見　天子豈長貧賤哉子不見夫射烏與力田者乎射烏者曰吾朝而弋諸暮而食諸力田者曰不然吾三十日而耘諸三十日而穫諸三百日而享諸請以秋冬易子朝暮今吾子之行其亦播而穫諸之時也子行入都門見　天子矣　天子拔置異等入承

明居青瑣即不然分符綰綬佐公侯養百姓以經術通世務以文章飾吏治袞衣在左翟茀在右然後從容跪進一觴於二尊人之前曰兒幸不負大人之教以至于此以回視十年前徜徉歷水之上御欵段馬乘下澤車爲鄉里閒善人孰多孰少吾終不敢謂少游之論賢于伏波也吾子行矣豈長貧賤哉廖子洗盞更酌曰若是乎先生之言美而風也請歸書之以爲吾二親壽

沈未空先生詩序

未空先生其人傑哉先生幼負異姿耻爲俗學籍諸生二十年于時藝之言漠如也學使按部同舍生各咿唔竟日先生凝塵滿席惟楞嚴一冊象山語錄數卷而已偶從卷牘中向往某公徒步走毗陵三千里訪之一見以爲無當不告其姓名而返舉動奇偉人莫識之丁卯兄若玉舉于鄉即欲罷諸生遂長往之志母夫人弗許至己卯乃舉鄉試第八人乙酉傷國事多故鬱鬱致病死先生究習當世典章畜書七千卷一覽皆能背誦記先君曾得舊錢一甕出以試先生先生略不經思隨手分別即至幽僻如殘唐蜀夏人所不記憶者皆爲指晝

年代撿本按之百不失一然先生神簡高閒亦不見先生數數讀書也性尤流連景物良辰佳夕束集賓朋雅論彈棋都無塵事至酒思微酣則叉手捋長鬚倚風微嘯坐客愛其風流竟席不忍言去其爲人傾倒如此竊私議吾邑言理學負博雅名者當奉先生尸祝而文章意氣則予叔振三先生有廓清之功人不以爲非也平生著書甚富其自信者四書彖註一書卷帙浩繁尚未授梓仁和宋樹桐先生佐郡臨汀慕先生文行爲選其詩歌以行宋公于先生曾無一面之素而輿懷異代輒

生不同時之感殆自任爲身後之桓譚也刻成以予奉教于先生者久屬爲點次而又令識其一二遺事於卷端嗟夫先生自叙理題藏䆮謂不欲乞人一序千百年後有知我者作傳作贊則一任之今曾不待千百年之後而傳贊有人無因傳一語于地下豈不悲乎

清漳倡和詩序

有自漳來者云城中百姓才餘一二百盡日經里巷中落落如行山野第宅萬間率門户洞開饞鼠饑烏白晝蹲踞几案上此一二百人其所死亡者非父兄則其子

弟指溝中白骨歴歴數其生前姓字告人然氣息僅相屬言雖悲不能下一淚又云當城危急時有人士素慷慨率妻子閉户一慟而卒隣舍兒竊煮啜之見腸中累累皆紙絮隣舍兒亦廢箸自絶嗟夫千古不常聞之談數代不經見之事清漳城上之詩可以無作即作之而安能讀之至再至三也昔人有欲遊洞山者老僧止之曰此山泉石幽仄法象森嚴甚駭觀聽恐損子壯心欃園先生七載閩疆而郤而汀而延人所不堪者莫不畀之來此一片殘城復何所事弘去先生七百里誠不知

近日白髮之生者幾莖傷心之淚幾下滄桑過眼十倍觀遊此生視聽眞可以數駭此生壯心能經其數損哉先生之詩涼壯固其性成而益以時事憂來無方天下足以爲歡者何限愼無過悲悲固難讀也聞唐子叔升閔子宮用兩君從先生來窮山中願更無復以旻調哀吟助其悽慘日落孤城之下陰風撲面望空而號徒使百萬之饑魂躑躅退聽嗚呼何爲其遂至此也

鄭健也壽序

壬午之秋與鄭子健也及家仲毅皆下第歸時先生毋

年在八十而家大人又善病深恨不得一第以慰老人舟過洪江猶支離不能辨晨夕健也孤苦過於予獨言笑如平時反相勸勉交歡久忘爲離憂每抵足談達旦不止也再七年戊子登賢書子兄弟亦用薦拔離諸生然南轅北轍終歲道途間向之所爲抵足而談達旦不止者念之巳不可得矣今秋之杪健也約同事者九人首倡爲聲律之會相與扢揚風雅商身世所宜閒則登望亭臺指點江山考故舊所由興廢之迹觴止茗生尋感而賦秋冬之際固若是其難爲懷乎往觀古人不輕

去其鄉所交處者皆有名字可指若王摩詰于裴秀才迪元道州于孟武昌雲卿每覽其所遊詠聲情簡切歎想風流深人引領而時論過當乃謂里巷小兒不足與計事廣而求交于鄉國之外即不然當少得志競為使酒徵歌發舒壯槩年少則以傲其同輩年長則曰吾倒行而逆施耳遑顧其他夫時與事異感慨因之吾徒之所得為者寧遂止于此乎健也之倡為此舉猶近于古也健也年已強仕矣再三年當上春官入承明即不然亦當為郡縣大吏而予兄弟又將浮沉竊祿簿書廹人

良朋千萬里毋論不能如扁舟抵足時求所為深言坐嘯對壘如今日亦安可得哉健也讀其尊人先生之書凡二十二代原委治亂皆能手指區畫平生聞人之善如不及家雖貧事母夫人備極色養且蓄亡兄之子女數人婚嫁如已出健也所為若此豈有所謂年少傲其同輩又豈有所謂使酒徵歌發舒壯槪以糜費日月者然知其不為此而予於健也之壽附良朋之誼不為頌而為規者是猶行古之道也夫

張遠公詩序

記識遠公時則在丙戌之夏時遠公佩印綬總師江上從籬壁間望見遠公顏色齒纔等終軍乘駟馬從千乘壁壘萬人每傳一語班聲雷動人頗豔遠公予亦謂少年生能將軍乃爾繼辛卯入都門因家仲宣巖得與遠公及遠公之弟蔚生訂交共席舍者六月餘後秋事失意各南北去留遠公兄弟獨送予都城三十里外執袂掩泣不能成聲自是或兩年一見或三四年一見莫不灑酒賦詩殷勤握手而鎮重難別者則戊戌遠公滇南之行也時遠公病甚為國事不敢辭親朋一哭匹馬孤

城浪浪兩袖寧敢屈指記憶與遠公他日再見何所相對何時乎再六年遠公入蒼梧過章江聞予在會城急索予晤為停舟十日乃去相見茫然悲喜迸至嗟夫與遠公幸皆少壯耳此十五年中日月遷移人事往復不知其幾而吾兩人雖南北分馳猶復促膝徵歡不忘往昔感城頭賦別之難則何能不流連于此會也解纜之夕出詩三卷邀予點定且請所益予將何以益遠公哉大抵遠公之詩悲涼之性生而有之而最後滇黔行間諸篇頗似杜公入蜀所最難者當遠公角命疆場時固

不知其能詩即言詩人謂遠公故爲豪舉如曹景宗輿會偶爾耳近遠公服習理道爲善不衰所爲脱人于難出人于險者若惟日不足若予也少賤閉户一經固不能帶劍櫜弓與士卒爭一旦而躊躇半職求所爲起弊扶衰者又無所短長且平昔記憶文章之言兩載來曾無一字堪爲故人道者是予覩遠公行事予將求師遠公不得予將何以益遠公哉遠公行矣兹抵蒼梧行萬里路其道愈遠其作詩之日愈長其可以脱人之難出人之險者事益衆日月而邁式遄其歸一杯亭畔九股松邊予將爲遠公洗盞賡和獨是還憶辛卯中與遠公連牀吮筆時君弟蔚生予弟宣巖皆各倡予和爾無間晨朝今宣巖守壽春而蔚生守劍閣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無由對宇望衡相爲懌悦而遠公又將即次都門文章進退朋友兄弟離合聚散之間幾如夢寐所爲因序遠公之詩而不覺更茫茫百端交集也

秦象州懷古詩序

洪都巨鎮也江山之美甲天下征人遊客過斯地者莫不停帆繫馬想望當日觀臨之美與夫興廢存亡之跡其能言之士多作爲詩歌必流連竟日而後去好事如退之讀其書以不得見所謂滕王閣者爲恨抑何緣會之難如斯也去冬家仲宣巖受令兹土予因家仲得交象州知象州令新建四載矣勞苦功且最終以文法故不得與平流序進私計象州即甚愛此山川也滯轍之感能不動于中乎象州更不自菲薄時復把酒臨風感今弔昔觀所爲懷古六十餘篇淒凊婉麗哀而不傷夫既以退之之所不得見者而象州得而有之且得而徧賦之象州所得不既多乎南昌當兵火之後賦逋民愁簿書如鶩又當四路之衝往來健卒虎兒皆欲得一睥睨縣令爲快每見家仲傳餐不暇食以爲吏之忙人乃爾象州乃優游筆墨得遂餘閒比肩一國之中才分相懸若此家仲固不得不上媿象州若予也風雅之言少而習之坐署中數月又曾不得作爲詩歌以一言繼遊士征人之後將所爲酬酢江山者當在何時乎展卷徘徊予又更媿象州不置矣

續懷帖序

汀爲郡治在萬山東涉九龍波石廉悍狎江湖者恒見

爲恐帽失常西達章貢峰頫連複行人頂踵相接望若畫中故大人先生非有事於其地者皆不至而玆閩産者亦以汀爲江黃國不隸冠帶盟也然人士實負氣任性爲學有本領不附麗時士取名苟一言相當雖執鞭不惜非彈射極中即尊貴不必折夫既負氣任性不肯附麗取名而地又爲大人先生之所不至即至或好士不好士即好士而又辯不辯不過耳耳而目目之宜乎名之不傳於世也前庚寅之冬元亮先生以有事於此見汀士而好好之難爲別也而懷懷之而至再至三豈

眞波石廉悍峰頫連複者之足以纏縣夢魂抑以爲負氣任性者之察其尚足有爲耶三家之市指有異珍焉問途人不信好奇者望氣而識之好奇者甘衆所非笑而不顧三家中人感非笑不顧之心不難泣血自明必求取信於好奇者之眼而後已先生即不言我獨不感於心乎今攬斯篇同時屬和者凡三十有五其間聞聲尚匿其采者有人即已謀篇而逡巡不達恐以無因附門牆者有人嗟夫先生之至於斯固所謂好士而辯辯之而非徒耳耳目目於衆人者即附麗以成名豈遂出江黃下而尚有匿采不章與夫逡巡而不敢竟達者負足以明汀士之負氣任性猶進退於古人當益動先生之懷想不置矣

佟滙白中丞寄奏序

封事非文章之書也封事以文章傳者往惟陸生江都最著其下賈劉諸家言人人殊至宋歐王蘇曾所爲上書劄子裒聚各數萬言是豈獨文章也哉其一時人國之安危民生之治亂君相之舉措與夫邊陲大吏勞臣宿將之設施俱于是乎見甲午乙未之間閩海多事數

勤王師竊歎制勝無人今鼠輩跳梁乃爾然內外相依附不易動搖　朝廷倚任寬恩又不忍遽付執法夫羈縻老婢不足制懷光而一二杯羹之語反爲循恩輩口實使當日首清君側然後馳一旅之師絕蜉蝣之援下樓船之擊豈遂潰決至此悠悠之論坐失事機今痛定回思尚堪彈指咋舌也往佟大中丞公撫閩之日簡兵料賊以撫局必不可成力主勦議密疏廷請者至再首發賊書絕反側覬望賴　聖明卒用其謀投畀要荒隨舉六師廓清內外上天厭亂海滋已漸寧謐斧根洗薪

之見非公之力而誰力哉今取其疏讀之數陳詳切動合機宜吾不識去董陸諸公何似然考董陸諸公當時或用其言而棄其身或不盡用其言或用其身不能盡皆致尊顯我公以一言結主知隨上輒報可天子數貴重公三年之內一鎮閩再鎮虔今再鎮浙視古人之言無不及而視古人之遇則已爲過之也後之見是書者旣可以得一時君相時事邊鄙將吏之處置即他日時異事同咸可按方取效無復歎昔悔今則斯一編者非一時之言而天下萬世之言也

朱周望詩序

周望朱子李信州三年旣去而予適承乏其後時從老閣退卒問朱使君治狀咸稱使君明且廉傳爰書數言立白散衙吏退則讀書彈琴無餘事閒行部下邑先問名山川所在肩輿獨造竟日忘歸因念予備員從事期會簿書無餘晷每至心手交忙即傳餐不暇數聞周望事不覺爽然自失也今夏周望看山重來僦居野寺竟日豪吟每奏一篇輒馳騎相示大旨簡棄時賢規模陶謝予即不文少而好書見天下賢俊亦數十百人心數

風雅之言誰在周望之右者予多周望在官三載山水旣不克問性又不嗜琴曾學于中州范佩蘭盡三十日夜不能成響佩蘭將別爲予作鳳將雛數弄座客皆驚聳歎絕而余已熟睡鼾聲與琴聲雜出佩蘭怒投琴而起每舉此告人以爲平生恨事即撿點六年殘筍求所爲一言一字之傳者又了不可得周望以閒予以忙周望以敏予以鈍誠不知將來郡誌官司以薄劣如予者名點周望之後其政事風流視周望何等耳周望集成索序爲書此以歸之

劉文安公刻集序

永新故稱四相鄉其二爲劉姓在宋曰楚公冲之在明曰閣學主靜易名之典俱得稱文安兩公生異代相去且三百年而地同姓同官同謚同考古者爭侈爲美談也楚公家後隆歷年久遺文半散失獨閣學去今未遠其子孫又多賢且達者故其行業文章猶在人耳目閣學蚤擅人望以巍科躋公輔際時亨泰歷當路者三十有一年福譽之隆當時無比爲編修時以水災建言十事爲侍讀時以景泰卽位建言十事爲洗馬時又建

言邊情四事俱稱上旨是皆條達機宜洞矚事變以求益于人國豈庸庸守詞局覲循序爲公孤者等也竊怪史家不特爲立傳而方山薛氏詞有抑揚謂公事多泥古乃深歎言者之過也考公以少卿入閣辦事在憲宗純皇帝之二年十二月時首輔李公文達新卒位次輔則文毅商公文憲彭公兩公固人傑公自亞卿奉特旨參典揆扉以廉靜淡泊者立兩賢之間定國是沃君心使天下安于奠盂即已盡論思之職有餘若必張牙露角悻悻求自見是殆將攬權怙勢而後爲勝宰相之任

耶且其時不有陳莊靖萬文康乎如曰泥古爲非則必狥今爲是君子小人之界判然如畫曾不此之議而惟賢者之是求韓子所謂人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蓋比比然矣今公雲孫木生進士註公之策略行世尤異盡公爲翰林時所上封事並刻之以布于天下使人知人臣事君羣工輔弼各有時位之不同致身行道各有職守之當盡論庶官者以才以識論宰相者以度以量則于以見公之生平而執紛紜之口豈不信哉若楚公在宋事仁廟英廟與文富兩公同輔政危疑之際定大事于頃刻當時所上三事必有可觀今文既不傳欲從公子孫問一二軼事又不可得使大賢往蹟日就湮沉予於楚公尤爲三歎矣

朱禹咸先生壽序

予之得與具臣爲友自丙子始具臣年方二十負性豪上鄉曲中多目具臣狂生時予兄弟奉家君命從學于佩韋吳先生具臣亦奉尊甫之命以來心不無伺具臣舉止爲疎密約月餘見具臣循循善退訥不出口然後感其入道之勇而又何氣味之淳若此也自此同具臣

遊處七年除伏臘歸省之外無日不面無食不合凡山水晴雨文章賞歎舟車甘苦之境三人靡不共之試于學使郡邑大夫同取與請敎于先輩大家同問難蓋亦無之而不同者使當時具臣負才肆志無虛心確識察人儔伍之中而予兄弟又索居閉户狥鄉曲之是非未一交具臣使黨里之內失此良朋今與具臣相對誠不知何等也具臣氣雖高未嘗不折服於賢者家雖貧不肯失節于有司以具臣之才行少濟以時于以取富貴有餘今具臣之親已五十有一弘之親已四十有八兩

家子弟才智相若困頓一諸生祿不具釜鍾終年糊口禦寒之計猶煩二人吾與具臣寧不負罪于天地乎具臣之尊人少孤及長毋喪不克舉獨力以葬之念二兄寒又割已產之半以奉之今去親亡已三十餘年每于歲時燕祭陳述先世以教具臣至于隕涕廢食余家嚴亦常少失怙矣時叔振三方生三年教婚色養皆吾父力成之繼先叔之文章既已名于天下及壬申復無祿蚤世又遺孤未週今孤已漸長稍知書能典謁矣夫撫兩世之孤歷數十年之久以上承八十之孀慈惟恐不

得其歡心甚于具臣之尊人有合也何其親之行同子之業同而其遇又無不同如此黃河之水數折而爲巨浸其所曲者多也豫章之材積寸而至成林其所歷者久也願具臣之親及吾親各再數十年余與具臣益力于文章之事考古今成敗得失出而有君可事有道可行處而有田可畊有書可著言付名山行在天下然後佳言旨酒以介眉壽則庶幾吾與具臣報親之日矣然安能必其盡同也哉噫又安知其不同也哉

蔡巽皇太守壽序

郡伯蔡大夫以歲十一月望日誕辰適大夫報三年考督撫錄大夫功次所爲在治之興利除弊者若而事所爲在治之撫民足國者若而事上考功時新歸自會城在大夫宇下者咸願就一言頌大夫而弘也與大夫同舉于都又參大夫佐宜執筆弘曰諸君知大夫之所以報政乎大夫年纔三十有三先曾典州昌平昌平在輦轂之下號難治而又四達之衢也車輪蒭茭粟毯薪槀之供無虛日屬　先皇帝幸昌平車千乘馬萬蹄人臣侍　至尊一事不當罪在不測大夫三日而內外咸辦

以故三輔間稱昌平治爲第一今信雖古郡猶彈丸耳僻在山隅簿書之煩弗若也期會之數弗若也歲上供賦稅糧糈之需又弗若也大夫出向者緒餘已卧治足爲理今三年之內士不告疲民不告累四境之烽火不告驚悉數大江以南理郡諸姓氏孰有如大夫者乎而大夫每歲以逋賦不足額煩當事切責雖然逋賦豈真難也設郡大夫下尺一令長令長奉持恐後朝取一民而盡之暮取一民而盡之民不爲民國非其國饑寒塞路屨賤而踊貴我屬與大夫其能食下咽乎大夫不爲

赫赫名不爲煦煦市一意與民休息他無所問觀古陽城之自注考也曰撫字心勞至元結爲道州示官吏諸篇寧以其身爲百姓受過杜少陵讀其文謂得結等數十輩分爲天下郡伯寧復憂不治是則大夫之自視與古人爲何如也常試與大夫指點仕籍除目中與大夫同起家者上者登鼎司次者亦參錯爲藩伯屛翰而大夫通籍九年猶是綰二千石印綬積薪之歎果後乎周南之轍果滯乎惟大夫不欲爲以至此大夫不欲爲以至此故人多爲大夫誦予獨爲大夫賀也且大夫内行

淳摯取予廉潔太翁大理公在京師歲不能名一縑稱祝而毋夫人在邸舍日夕菽水之歡旦晚如嬰兒抱膝無倦容待諸長令未嘗一言示威福凡所爲者淡多功而靜多福予見大夫之才予見大夫之心矣予從大夫後四載凡一吟一語無不合一茗一蔬無不共一政一務無不商異者異之不以爲偏同者同之不以爲黨至于驚心巇嶮周全郡國之大者予獨與大夫知之豈能盡爲他人道哉予感大夫意良厚故直舉大夫之善狀壽大夫夫同官而美言疑諛也用下而甘辭疑誕也誕與諛非大夫之所樂受且就大夫之年與才三公九卿皆大夫所自有予即爲誕與諛亦烏用是戔戔者爲哉

尤難爲懷集序

周櫟園先生廵汀道上作詩數十章自謂秋冬之際難爲懷也因取以名篇獨怪先生位岳伯引朱輪人望旌節所至如中路嬰兒得父母今自汀還輮傾國中父老子弟下迨厮養牛醫莫不狂奔盡氣灑淚道旁願使君久留一日活百姓聞者歎息謂數百年上下禮闕絕惟此舉一酸感人心嗟哉人生榮名至此極矣何所不如

意而顧乃與寒士角不歡語耶夫江山草木豈得解愁急雨淒霜何預人事坐駟馬車中長日劃手指襟使山川應接不暇卽先生寧自知其遂至此哉戴天履地今古茫茫屈子胸中無端而忽有問秋色佳哉致殊足樂宋子胸中無端而忽有悲要皆孤懷俠性根據宿胎每觸緒相關如逢故物情所獨往卽至戚不得爭卽豪貴不得問也僕本恨人心驚不已日奔走道上望人如織見車馬如煙薄暮歸來市濁醪一壺陶然獨盡回念十年前事恍如夢間時三星屋角淒淸照人急呼燈快讀

是集一過不覺涼風蹯被破涕回牀而我所以難爲懷者亦殆將附先生數行中以出矣

莫潁修房稿序

己亥公車予與潁修罷對南還出燕魯渡大江共舟車七千里連牀起坐時各有鬱鬱于懷者予謂潁修母自苦予年少又一試輒舉於鄉以子才不過遲子歲餘耳潁修自述先贈君見背蚤母夫人在堂今半載違侍養猶落落處此將何以慰老人心孤易傷貧易感予緣數與潁修同聽潁修言兩相慰未始不兩相惜也潁修歸

隨鍵户山中除歲時庭覲外未嘗一詣城郭煮鐺僧寮燈火通夕寺鐘晨發猶咿唔不休就潁修之敏達倚馬出數千言有餘顧乃攻苦若此天哀志氣之人路掃饑寒之跡不必染翰抽毫已識潁修之必捷矣春官榜放潁修果列高等一時制義傳寫户有其書所稱名下生無不羣推潁修第一夫遭時附會安得盡皆英絶領袖之人令潁修以篤學多才爲時引重科名何負于人哉潁修著述不下千餘茲先出三十篇問世嗟夫曩昔之時所冀得一慰太夫人者潁修事豈不既濟乎獨予潦

倒青衫嫁裳空作白香山謂聽隣女琵琶今夕始覺有遷謫意予爲停舟序此將未免以潁修之國書爲江州之絃響矣

黄可章房稿序

庚子冬與齊年闞羽公先至京邸時闈榜未放私相計憶里中當雋者誰羽公首指屈黄子可章予雖不識可章然聞可章名籍甚謂羽公言當不謬再十日而闈録至可章果巍然首舉相與把酒歡笑歎羽公知人百不失一也及仲春可章公車南來見其朴心道氣一切紛

躡之習皆非所好讀書服古而外無長事相與對壘角義一言出輒驚儕偶向固識可章姓字今更見其人讀其文何所見所聞深人歎羨乃爾可章負天下才世居郭外其尊甫衷魯先生績學弗耀可章感憤刻苦雖年方壯凡天官地志古今仙佛秘笈之言靡不悉心探討手綜指畫故其爲文刻削時好命意孤行筆墨相關時根至性今可章聮翩以去矣闕下雙龍之譽可章所以自命與人所以期可章者豈旦夕哉人士負不可一世之才而未必盡有其遇又或非里黨所共推即科名爛

然人謂是弋獲耳何關輕重可章有其才又有其遇而又爲里黨共推百不失一之人即欲不奉可章爲天下士安可得也

陳次弓壽序

予事陳子蓋在師友間也陳子往與予叔振三友善每數見陳子就予叔談天下事淋漓擊節予與家弟方爲童子執酒食隨長者啓居即魯鈍不解大人所言者何若然已能亹亹竊聽頗似元方煮糜舊事也再六年予叔見背陳子不以予爲不敏特進而友我記時當太平

無事與陳子皆在盛年壯志激昂中宵起立各相異立尺寸功名垂萬世即次者亦互勉爲不朽之業與崔蔡韓柳爭位置去今曾幾何時而予已過壯歲陳子且及艾已有孫矣盛德未盡彰文言未盡達向與君所討者何若而時會遷移遂至于此我與陳子能不隱然心動乎陳子宿負英聲所爲古文詩歌妙絕一時私計汀以南之言詩者必推陳子爲第一特交遊鮮少而有氣力聲援者固不能察人儔伍中世俗工巧者又復從中齟齬抑塞之以是爲文章三十餘年而名不出里黨陳子爲人無町畦界限間圭角未消動輒得謗然實小心清謹無他過夫抱不世之才而不爲人盡知負至白之行而不爲人盡諒合不合有時遇不遇有命陳子豈能與時命相爭衡也古人有言得一人知足以不恨予才不逮陳子遠甚何敢附知己之行然良玉不剖當有泣血以相明者使陳子自此而遇寧遂爲晚哉即萬一不遇而陳子已有丈夫子能文章驚儕偶閉戶一區歌笑自足若予也處于遇不遇之間待十年後率諸弟歸畊先壠之上與陳子望衡對宇將求爲不朽者償十年前之

宿願雖老矣言猶可用我與陳子相期豈在旦夕間也陳子其尚志之近隨家仲作宦南州憶同學諸子不置值是日又爲陳子誕辰因遥寄數言爲祝且非獨祝陳子也而離合遲暮之感蓋已不禁其三歎矣

理信存稿自序

理刑郡官也無專職故事歲一值季會城受大吏指揮以故十三郡之訟獄皆得問凡民間所控而特下於理者曰發審郡縣上之監司而轉於下者曰覆審事重大集郡縣官而共聽者曰會審會審名也操筆者實一人

監司上之兩院不協而覆下者曰院駁兩院議定　廷
請經法司覆核而行再讞者曰部駁駁至部事益重大
苟失出入罪且連問官予理信六載受十三郡之讞牘
大小七百五十計環廷而聽斷者約數千人其父子兄
弟親戚知交愁苦想望視以爲死生榮辱者殆且萬家
夫以數千人近萬家之所視爲死生榮辱者而待定于
一人之筆與舌焉則刑之理也亦綦難矣夫鬻獄者黷
也鮮斷者闇也非黷與闇而又有偏與執焉此數萬人
之性命亦幾幾其莫必哉常聽訟日中不飯或暑雨蒸

濕墨亂蠅飛兩扇交鼓汗流浹席或祁寒股栗口坼手
龜禁鼓戒嚴兩端爭執不無意煩氣結厭苦見顏色必
從自咎曰此何時何事而乃以一刻之倦勤易若人之
性命乎仍復平心斂氣從容展卷再聽更端必得情而
後罷六年中賴當事諒其無他每上輒報可豈曰能之
亦惟是不敢黷不敢闇又不敢偏與執焉以庶幾無罪
耳歲丁未奉裁缺戊申補永新署中稍暇乃檢舊牘中
得可存者若干篇刻而藏之于家語曰陷水可脫陷文
不可活文也何至陷人乎予子若孫有起而任是官者
其尚慎之哉

周氏族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非徒爲觀美將敦原本廣勸
懲示規戒蘇子曰忠孝之心亦可以油然而生矣周子
之先隱德弗耀至周子式玉與其兄淑慎乃以奇文顯
名諸生間竊歎人世之好誣也倘先代閥閱卽殘緒如
飄蓬墮葉猶樂道姓字矜傲鄉人至數輩單寒一旦致
通顯旁觀者或舉其故時世系則赧然面發赤曰是何
廷辱我蔡充之譏慚卿之誚兩者交非嗟乎以世俗之
見行于骨月之間蒸尸乎諛墓乎吾不知其譜之何以

作也考古先哲如韓退之歐陽永叔其序次先世蓋各
慨歎悲涼使後世讀之者猶感涕㰤噓不能自止卽如
明祖爲皇陵廟碑史臣數易稿不當明祖自爲黜製所
歷序者皆人世極悲極苦之事大哉王言豈不可爲陳
之祖仲弓李之祖老氏而決然不忍爲者亦以人道甚
大無所用其矯誣設必皆梁公之是附將若敖之鬼其
不血食乎今觀周子之所稱述其事該其源核其贊誦
也實而不膚所編次其先代之事可爲唏噓流涕者與

韓歐兩公之意合就周子之用心觀周子之所作吾知周之後必大也

賴母余太孺人壽序

與顒若賴子訂交有日矣太母余太孺人以是月稱耋期且加一焉二三子之于太母猶母也誼當從顒若後進一觴爲祝二三子謂夫人子之欲其親壽也人親之欲其子才也豈非恒情所願乎然子才矣親壽矣傷貧賤而不能自致如顒若之今日者其感何可言哉所觀世俗不足比數凡爲其親者當稱祝之日載筐承筐頌山海而諛盛德者趾相錯即不然里巷服賈值家慶皆能爲二人修鍾釜陳腆爵深言雅秀之才反門庭蕭寂徒與二三之友生颺言拜手毋論顒若不能自解于有才不能自致之疑二三子亦何以自寬于同學之責也或者曰此非爲賢母言也當太母稱未亡人時家中落所生丈夫子七人長次皆就蘭摧獨顒若與諸孫雛巍然耳今顒若雖未離宮牆已有聲名諸生間峻行高文爲鄉國所宗上諸孫子之幼者長今且婚有子矣當家中落時太母寧料其遂有此乎夫數十年之集茶茹辛太母從不聞幾微見顏色者其意何嘗在旦夕之榮耶往觀古人之成其子令名者莫不廉其子之友于貧賤交游之日房杜之交母夫人從屏後識之曰某當將某當相即如陶荆州之母亦能識范逵于匆匆逆旅之中逵感其意遂爲游揚京師陶公以此成名天下弘也論卑氣弱遠不及令子所云房杜者尚未有屬而人位鄙下又不能如范逵揚名京師時徒抱數行之筆墨錯舉而奉觴爲太母雖賢達不在旦夕之榮若異收于遠且大者二三子與顒若其能恝然以處此乎韓子云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顒若之先世皆已顯貴而太母之教顒若者又規繩如古昔勉矣顒若豈遂長貧賤哉此二三子所爲頓首一言願天之錫太母壽者再數十年庶幾見顒若之成立使顒若既得自解于有才不能自致之疑而二三子亦不致以同學爲世俗所指詬天人遲速之際吾與顒若知有以自信矣

鄭秀子孝廉詩序

在昔桂洲相國以詩文顯名世宗皇帝時每奏一篇人主改聽間爲小詞致語甫脫稿即布滿長安繼如費鉛

山相公江副使午坡詹給諫少華壇坫齊盟人各有集家各有書駸駸新安弇州間矣天崇中鄭文恪崛起好爲沉深博麗之學雖源流區別設險爭奇要皆一代之雄也間讀諸公序記其時御史大夫下及郡邑長令咸樂與薦紳先生相爲引重箋疏往來無虛日猗歟盛哉去今曾未百年而延睇風流遂如隔世夫事會之來各有其候山川鬱勃無待而興是豈不在後起之英乎鄭君年少得雋深沉好書閉户山中不問有無所作爲詩歌崎嶇卓犖感事豪吟恥爲尋常章句之言每接其音旨于古今治理政事得失無不言之可據立見可行美矣鄭君豈徒以詩文著者哉進而大之所以繼昔時薦紳先生者不遠獨是予六載信上奔走簿書不能數相酬對今襆被東行矣無因補所未足然猶幸得序鄭君之詩以名字繫篇章之後使他時讀卷而思者以爲郡邑大夫與薦紳先生能相與有成者尚不異于往日則予之序鄭君匪足爲鄭君引重借鄭君之詩篇以文予之拙則固已所得多矣

魏睢伯壽序

讀古人書而後歎寅恭協處之難也修睚眦報乾餱所見者比比指何可勝屈至異同之見即賢者不免學道如程蘇而門户分岐相業如范韓而議論角立豈真上殿之必爭歟抑豈入宮之見嫉歟彼數君皆人傑而所爲固若是何況其他哉睢伯先生領邑新建家仲毅實分治南昌會城寸地兩君旦暮食並案出入輿並肩大獄則聽斷同判押往來使者及所事郡國大夫拜起周旋同趨走應付舟車芻茭特粻同分辦夫狎習久則嫌怨易生節目繁則疑間易起仲與魏君曾無是也疾痛則相撫摩之急難則相推挽之飄搖恐懼則相擁護之功則歸人過則歸巳仲毅誠不敢不敏以負良朋然何以遂得此于魏君哉集衆鼓而鳴者同聲合束矢而擎者不折平勃交歡利在社稷兩邑之得以無忤於心也豈獨兩令長之幸其爲吾民幸者更多耳夫爲令難而會城之令尤難爲西江會城之令尤難其中艱苦百折之趣魏君知之予仲與予知之豈能一一爲人道哉開春二月值魏君懸弧辰時仲弟量移壽春將南去祝禱之懷與情別之意殷然競進而故以壽辭屬予文之予

將何以壽魏君哉富貴福澤魏君所自有願魏君之視
來者如視仲願魏君之愛南民如新民願魏君之視仲
在壽春也如在南邑他日雖伯坐政事堂押黃紙而家
仲得庇魏君猶在百執事行列白頭相守舉酒爲魏君
歡試一記憶今日吾誠不知歡懷往事意况當何等也
魏君誠不妄予言其歡然爲予加爵乎

耿聿修都閫壽序

壬寅春予始筮仕爲信州李官職得從大吏後論文武
人才上下每當羣處雜坐屈指江以西才堪將帥者莫

不嘖嘖稱耿君聿修第一私計聿修恢拓男子勇戰多
功或好奇任俠稱其幽燕之所產且家世王孫所見父
兄者大登進士高等出入近　天子禁鑾意當不可一
世及予改補禾川未至三里外聿修先已供張河上出
巵酒慰勞若素相識聿修佩刀躍馬指顧風生念向者
雖耳聿修之名而猶恨知之未盡也因與聿修訂交日
密昔賢謂將相和則士豫附今蕞爾邑雖非大國比也
然安危治亂於我二人乎寄倘非志同道合何以能二
百里之內使外户不驚烽火無恙乎古郭李名將也而
傳謂其少同幕府有睚眦隙卽程蘇韓范俱君子也而
當國任事議論時有異同今聿修年差少以兄事予予
亦不敢辭以弟畜之而聿修謙抑過甚眉宇間曾無箕
踞之色間與聿修過從有善相勉有過相規賢哉聿修
予誠不足比數而聿修何以能自進于古人之行若此
且新邑非易治之國也民未必盡純俗未必盡朴士卒
非必盡孝子順孫而聿修鎮斯七載爲薦紳百姓所畏
愛爲部領士卒所信服不識古所謂張宋韓岳何等以
常情揣度豈復有過者哉聿修奏最已久不日當遷擢

以去後來者豈必盡能如聿修余蓋惴惴然恐極盛之
難爲繼也茲懸弧之辰製一言以代千夫之祝明歲茲
辰聿修作鎮他邦建牙設鼓走百執將吏于階下回顧
萬山之中猶有低眉懾足從事簿書之人將無慨然而
遠念乎願聿修無忘息壤之言也

何不息廣文壽序

政邦政教古不一職也學宮祭酒古不備官也考漢晉
以來巨公名輩爲當時所楷模者國中人士太學諸生
各得上書天子辭稱願得某人爲師如北海明復故事

先生弟子歡若家人負書問難不遠數千里以故師承
指授各有專家天下之人望其衣冠言動皆得心焉數
之曰此某氏之學某氏之儒也此風今漸微矣三家黨
庠既不聞有擁臯比賁油素之人而學博士一席例從
選授諸生皆曰是偶然相值傳舍耳何言學博士先生
亦自曰是繫籍耳何云教嗟夫禮樂相先之地而茫然
無所繫屬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欲求俗尚敦
和訟獄衰息安可得哉不息先生來教永新十載矣先
生故名教子擅文章之譽三十年試于鄉佹得而佹失

者亦數四以永邑荒樸之鄉學宮淪茂草人士焚筆硯
青氊無恙誰辨酤錢吾意先生當有不釋然于懷者顧
乃棲寄短簷蕭然如客筆牀茶竈布置安閒燈火青熒
手不釋卷與諸生言履仁蹈義不及其他閒則檢校先
賢遺文烈蹟皇皇飢渴若惟恐其不聞于世者如譚節
婦祠庠顏山農遺編皆各手自校讐廣其傳播賢哉先
生志古人之志行古人之行永新而非化國也則已如
猶化國也則其得易澆爲淳就淳還朴吾知其必自學
宮始臘月七日爲先生誕辰薦紳先生及諸弟子丙予

一言爲壽予歎先生能取重于諸弟子而諸弟子之事
先生者誠有合于古者家人之誼爲述古教學之義以
廣之先生他日遷擢去諸弟子騰驤而上使于四方天
下之人亦必將覩而記之曰此何氏之學何氏之儒也
則先生之與諸弟子相與有成者豈徒旦夕之故也哉

永新縣名宦錄序

令非難也有所以難之者而令難矣下無完膚無宿儲
欲如古人不奉詔擅發粟十萬上尺寸之言而奡蠲逋
額十千能乎野伏莽郊探丸令敢踰尺度不連篇續牘

聞大吏而囚者輒縱罪者輒鋤孤行一意能乎國有顏
子座滿孔璋卽令敢昧死伏闕奏曰臣治有處士某才
可備卿大夫文學侍從必其聽也能乎以其不能而委
之令非其令知其不能而輒欲爲之也令難人皆知其
不能爲也而又望令爲之令之所以愈難也學博何先
生讀書懷古敎永新者九年搜之誌牒訪之故老取治
邑之仕有聲者得若干人箋之注之又從而廣布之嗟
夫此數公者皆處不能爲之位而又不敢以其不能而
遂委之之人也不敢以不能自委而輒爲之數公遂以

聲施至今不朽屈指數千年間傳舍仍仍歷官數百其去來者何限惟此數公不朽卽代遠時湮猶有深心懷古如何先生爲之戲噓贊歎於數千百年之後則人將負官官將負人其當何去而何從乎傳先者義也勉後者仁也先生之意則遠矣

永新縣鄉賢録序

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竊鄉往之況巳身至其地讀其書聞其事又獲見其子若孫乎新大邑也名山嶽嶽橫亘百里勢若奔車逸不可止人文其都會哉間從質成受諸家譜牒源流并別條次有章時向一二舊家子姓問先世遺文有無散失亦復削集成書稱其世守夫天寶之末也韓鄂子孫不能名系氏靈獻之際中郎有女僅能抄父書此兵火之餘生何人士都雅乃爾因歎人之傳與不傳其存留久暫類皆視其人之精神爲之則是諸君子之精神其必有存焉可知矣學博何先生集邑之名宦若干人又集鄉之賢者若干人隱君貽孫吳生兩賀子出其藏弆互相討論人各有傳傳各有評其言該其事核儼然國書也然則人苦不爲君子耳曹蜍李志世復何需諸君子雖千載上人猶凜凜有生氣吹毫攬采煥若丹青每一披卷則聚數千年之人於一堂見數百人之事於一日何君之意豈不勤哉余不獲與諸君子同時而猶幸得仕君子之國遡流風而深慨歎豈復今古爲遥哉則此數行之書固何君之心亦予之心也矣

影帆閣序

鴻飛而跡留橋行而水住天下固莫暫于形而久于影也茫茫大地無故而有龍子影帆之閣無故而有閣中所奉之大士又所奉之大士無故而能斷者續之銷者長之是帆影影也舉所見而團者閣者呼所奉而大士者及諸君子之所歡喜贊歎而序者銘者詩者皆影也旣影矣則閣安在大士安在是皆龍子去泥凴空假設爲祖孺人一片至誠之心結想而成耳現在爲假結想爲眞吾知是閣不壞所奉之大士不壞所憶念之祖孺人永不壞歷千百載在在護持河水湯湯實應共聞斯語

託素齋文集卷第一

託素齋文集卷第二目錄

一刻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文

記

書

跋

徐具菴先生竹溪槀䟦
周光仲風木吟䟦
書後
吴冠五冊子書後
黎博菴先生手卷書後
陳叔舉從父入燕帖書後
楊文貞公自誌書後
書李小詞閘卷後
傳
先叔振三先生傳
譚節婦傳後
熊先生傳
柳林生傳
四僕傳
墓誌銘
楊處士墓誌銘
楊德一墓誌銘
明經次弓陳先生墓誌銘

雜著
百鳥紀
命字說
題畫十二則

託素齋文集卷第二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擬長桑君彈蟊母文

草野之臣長桑上言事臣扶桑後裔弱柳殘姿幸遭陛下降觀之暇得就豊培每當春遲之際放頽縱志傲青霜而凌白日間則以廩粟之餘供怡禽鳥將以全樗櫟之年也近者蟊母作奸東西隣之女起而應之恃爪牙之利謂指顧間可以得臣素未投桃胡焉伐肆始乎柔弱之難堪繼且桑榆之不免嗚呼黃瓜摘盡無如萌蘖之存綠樹陰移豈但牛羊之牧臣于風雨之夜突首仰號不覺其淚之淫淫下也而谷臣崔葦又往往苦其宮室之費將上訴而未能臣原其故在今王后三宮世婦皆親飼之彼蓋有所恃以行其奸也使彼有經緯之志胡爲謀及婦人即有衣被之才何以委罪草木極其三眠之貪將噬五畝之宅孰知異日入中宮而妒娥眉盡斯人所致也如臣之願列鼎鑊于前置水火于後令自滌雪以謝天下則臣雖就枯之日猶復春木之榮矣

賴氏立繼文

孤易傷貧易感予無似蚤不逮事先君子故凡哀苦愁歎之書皆不能竟讀讀且淚浪浪下然將爲弗讀也者而憂緒中來恐孤苦者過於予而無以文之則將廢人與文乎以此于同席生賴君顒若立嗣之言且竟讀之而更竟序之也賴氏之先爲國冠冕明初有以登州太守起家者太守公以後仕顯隱晦相半至顒若之尊甫華東先生少習儒家言旋以病不任讀乃罷生丈夫子五人而先生已厭世惟母夫人在耳不數年而若伯若季若仲皆蚤世無祿所遺孤子女數人長者盈尺幼者懷抱而諸子婦亦或去或留時顒若年纔十八挾不律事詩書又貧無以餬口教里中童子句讀日袖升米佐太夫人饔飧一門之內上而孀慈在堂下而諸孤在膝鬼燈不焰冷突無煙吾不知天壤之間乃有孤苦如顒若而顒若當時何以爲情也繼顒若爲名諸生爲明經試輒高等爲鄉黨所推重乃稍稍具饘粥歲時具卮酒肩豚爲太夫人壽生也則養之歿也則葬之祭之其諸孤之在者男也婿之女也嫁之其貧而無力者又爲之晰理經營之是顒若爲子則孝爲兄弟則忠爲諸兄弟

之子女也則慈而愛天之于顒若當何如以報而顒若年巳及艾尚未宜子先師曰商瞿有後天人之交豈不足信乎而顒若則皇皇然懼宗之不血食也請以三兄子之子滏爲嗣告于廟見于家人行有期而復以字來謂予也習於禮咨曰以兄子之子爲嗣禮乎予復曰禮也舍其父而禰其祖非禮子生子而殤殤亦子也予部縣貴溪有江公以達舊爲閩學使者其弟于漸弗婚而天以達爲之立嗣鄉黨至今述之子爲子立嗣何非禮又曰然則舍其兄之子而立其弟之子禮乎曰何弗然

石駘仲卒而卜立惟祁子兆不耑以序言也趙襄子疑所立曰能取常山符者立是不耑以長言也夫人之立子爲存祀也才也立之不才而立之其將以祀爲市乎子之孫滏也正也非曲也賴子曰若是則子之言也有徵而人之將起而議其後也何黎子愀然曰是何言也夫子生也而孤苦孤苦則爲鄉黨之所共憐而子能子其兄之子長而賢也乏嗣賢而乏嗣則爲君子之所歎息而又能立其兄子之子爲子天下固無無情之國無無心之人也如無無情之國無無心之人將誰其議子子之行也蓋斷斷如矣即予少孤也闇不能竟子之語有西江學使黎公博菴先生之言在金先生澹希吾邑之賢大夫也子更進而述之其所以開明序次者不又更多乎哉

祭謝怡古文

壬寅正月既望二日距文學怡古先生易簀之辰幾三月而其友長汀黎某乃遣使走百里外銜哀致辭于靈几之前曰傷哉怡古子胡爲竟死乎子老母在堂幼子未長子又胡可竟死乎八月予歸自都門從儀眞寄子

一書抵洪都又寄子一書九月得報章云痔痛不可忍巳就醫汀郡意謂子常病此不足慮十月予從建武還里舟次遇西昌羅君舜玉述子病狀恐不能久活予爲慘然者竟日然終不忍意子即死途中尚爲詩兩章寄子不意子抵家之日而子巳死七日矣聞子去汀之日扶病至予舍淚承睫不忍落若冀幸少緩須臾之死以待予之永訣者悲哉孰知其遂不果待也記丁亥之秋子同諄公過嶺訪予予始得讀子詩繼此百里之間郵筒時達予無月不見予詩子亦無月不見予詩以詩始

者當以詩終孰知去冬十月途中寄子之詩而子竟不得一見也子文待予點定而予卑不能爲之表章子子望予撫率而予遠不能爲之教誨子死待予面訣而予遲不能爲子執紼憑棺怡古怡古子亦何愛于此友耶歲丙申留予住南昌而予不數月即歸庚子又來南昌始勸予應試試後予又不數月即歸今予將往信州子極喜爲我去而子命又不肯留予之悲也固無已期將子魂魄有知亦尚能隨人千里之外否乎記庚子秋于南昌署中子多病畏死殊甚予笑謂子死生豈能以畏

怖免也子倘死予爲子作祭文作墓誌不謂嘻笑之言遂成口讖曹公有云車過腹痛予爲化人予猶後死予安敢自食其言以負子㝠㝠中也去冬即欲遣使哭子意今歲去信州道出子邑將一撫子之棺拜子之親視子之孤以盡廿年交子之誼今便道走石城不克就子舍哭子然西州之路何可重來予又實不願過子邑哭子使其悲無極也子長子文字已成次子頭角漸露子可瞑目無憂獨三子未離襁褓然子長子立身行已當不草草景升之子未必不如景升子其可浩然騎箕天上修文地下無復幽㝠滯累其心可乎予不欲爲文哭子而僅序平日之言以告子是我終不忍以亡友待子也途中所作兩詩亦録别束焚寄魂魄有知幽㝠一間先生好我愛我其將恍然而來鑒予微誠也

戲爲畫廚冊文

咨爾木仲秘閣備官得賢斯理廚及之選僉曰爾材以爾謹飭端方故錫爾丹楹曲室曉閉晝開以爾腹笥都雅故錫爾縹緗錦綵玉軸牙籤以爾襟期沖淡隔絕塵囂故錫爾遠岫蒼峯帶礪河山稱其世守爾其中心藏

之歇歷寒暑節宜陰陽遠耗剔蠹及而子而孫以貽茲寵右

林掌教紀政碑

嘗披往史見前明海公忠介爲南平學諭時所著論謂抱關擊柝皆以行道而尤莫如教職蓋將以造人才挽世道其任尊且難如此當忠介著論時持風力抗揖上官然卒不聞有所呵責而忠介竟致通顯成賢者名因歎當時資格之寛其所號爲學士大夫猶能相砥以道未嘗遂目守高不阿者以傲吏之名也今平流序進居

是職者皆旅進退不敢有所是非一言不當風議及之所稱行道者其安在乎以予所傳林先生則甚異先生以海寧諭來教授臨汀初至郡即却諸生贄不受且積一歲薪俸所入以爲　先師宫廟費每當春秋祭典前期濯具灌掃張幔拂主即上一茗拜跪惟謹夜設莞簟立露中若人子視食息于父母必欲聽於無聲而後已者壬辰春當歲試凡學使者按部例有舉劾優劣先生獨不應學使曰例也先生再拜曰諸生皆不爲非而必使職誣以罪是職先無狀請坐罪職學使廉其誠遂從

其請嗟夫林先生小吏雖廉法終無大望即不下競錐刀之利一言清節人爭笑之若俎豆几筵久已視爲故事至于不惜殺士以媚要津者安敢謂今遂無其人哉嗟夫林先生乃獨爲于舉世不爲之日也韓固謂公孫子慎無曲學以阿世漢孝文亦曰若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可以爲社稷臣矣然則林先生而豈任一教職也耶千鈞之弩以中鼷鼠非不矯且捷而由基爲之泣下沾襟者傷未盡其才也今先生左遷以去矣求所爲致通顯名當世如忠介者既不可得然士歌于宫誦于途又謀爲貞珉以圖不朽他日荒煙斷蘚之下有人指名歎息相與徘徊而不忍去然則先生固不必其致通顯也即如此而亦何負先生哉夫世之身致通顯名滅沒而不傳者亦何可勝道也公名譯福清人

沙縣王侯毓青平寇碑

皇帝受命六載薄海内外罔不稽首臣服閩以南地大治雜山海羣盜從諸逋吏建立名號各聚衆數萬屠殺百姓數破城邑意以閩中去京師萬里　天子不即爲下國發兵即兵至連寨自守猶足爲歲月計故海上之

變大將軍一振旅旋報寧謐而山澤中亡命致兩勤王師以斯知控制之難也沙縣治劍浦上游丁亥十一月賊羅南生張仲問等據之明年戊子四月王師至賊舍邑去然固在肘腋間不二十里外日洶洶數驚適君侯毓青王公承新命來蒞兹土在昔晉宋之間以七閩地卑下比于海外諸邦仕宦者不樂遊其國況今日之爲沙又百苦於往時乎客有尼之行者謂沙邑新經破壞兩道皆爲茂草桓南郡以五湖長代九州伯猶薄不堪君侯以名宰相子即不爲升斗計奈何去而長麋鹿也

君侯固不聽以五月日抵沙邑父老迎拜馬首君侯為詢賊狀僉曰環城皆賊也如將軍白壁洒埕苦竹諸寨盡賊窟穴日出掠四鄉民我田不得易衣不得煖妻子散失財粟殫亡所遺此數百黔黎不久亦將鳥獸散耳言訖哭相向君侯拊心曰悲哉令即不能如龔遂治渤海一旦盡化盜為民亦何至以民委賊乎令四境之內有能拔身歸來者即為賊不論敢有以前事告者以其罪罪之賊黨稍稍散去賊見勢孤乃築寨絕壁營壘益固守兵單弱數戰輒不利君侯以為是非得大師臨之

不可勸諸紳士積粟儲糧自削牘奏記當事日數上而十月三日總督陳遂自浙如沙抵將軍寨舟千計役萬夫芻茭之需于沙乎取醫酺之需于沙乎取供億如雲卒不告匱以十一月破將軍寨十二月破白壁寨明年春二月破洒埕諸寨黨與解散沙遂平嗚呼我讀漢記見高皇帝時滕樊灌絳出入百戰爵通侯食萬户酇侯以輸運長羣臣稱功臣第一豈非以其勀績有輕重乎是役也非諸督率之籌畫與師武臣之力不至此而獨念以荒爐之孤城當數萬之師旅經營措置卒破羣兇為 天子驅除難可以知君侯一時之況瘁矣我告沙民向者田不得易今圃有場衣不得煖今績有筐工塗歌矣士宮誦矣我知千萬歲后鄉會里社之間父老以語其子弟猶有𣿰淚碑前指名相告者曰此王公者實生爾沙民不敢忘前日之亂也其敢忘君侯哉

温陵扳轅記

此周櫟園先生攝事清源既返轡三山而其里中士大夫從而摹寫其扳轅叙别之圖也先生服官最有聲當丁亥戊子之間閩省新定小民鳥獸散其一二郡邑大

夫皆意不在百姓庚寅冬先生以方伯曾一代篆汀郡未二十日發奸摘伏舉四五年中小民所隱痛而不敢言者皆隨手解結湯火之後頓獲清涼先生去汀之日國中十萬户閉城填巷停車至不得行者五日嘗閱宋史載子瞻入洛百姓環馬首曰寄語司馬相公毋遽歸留活百姓每泣下不能竟讀今覽此卷竝返憶先生去汀時古今雖異人情豈相遠哉近來三山從先生署中適諸先生以此圖至予乞而藏之予小子初學一經將來亦有方州之寄嘗恐故習鄙心未能遂定時一展視

即當韋弦且使吾子若孫咸知當變亂之時猶有賢士大夫如此而其一時官民上下之間殷勤畏愛可對卷而恍然念之也

持社小記

同社中凡九人自聲律之外僧客楊師夙有長者名草書得東海筆法妙絕當時爲鐫印成一家書自秦斯以下能分別流派陳貌弱楊兖懷皆工爲小楷陳學率更楊學大令又咸能低聲度曲善爲愁歎嗚咽可人吳人馬眉叟精繪事勾畫一紙淒瑟難懷又謔笑詼諧滿其

四座鄭健也雅有棋僻與陳貌弱角子丁丁常漏下三鼓不置每就一局手勢呼聲與燈影雜出童僕夢中起立退聽家尭夫美髭鬚新奉道士法不妄語然情豔未消每談色動李翹英精悍沉摯時至耳熱酒酣躍躍自賞家道存雄於酒雖不大稱門户率常以豪氣屈其座人媿曾量不如阿弟而疎狂自喜此外豫章人謝怡古雖未與壇坫時發郵筒徵題送難正如李衛公聞扶餘自王遥向南面灑酒三升又如吳晉爭覇於黄池越人時遣尺一謬爲忠附其意未甞不欲長江淮而跨東海也皆一時之盛念不可以無記而媿曾黎子特爲之序其略

代會昌縣新建城樓記

凡城之有門門各有樓所以司啓閉定晨昏捍牧圉非獨臨觀之美也會邑經戊子之變垣突如濠湮如探九颷舉者伏莽百里内外冀乘間爲姦予受命司土誼不敢以繕完城邑後諸政事然登高而望之炊煙落落如晨星可數今即欲爲通邑計安危豈能紬其身家之所急者而圖之乎受事之三載年漸豐民漸定四郊之烽

火漸息乃僉謀合議積月累時作正南者爲南薰門自南而西者爲含清門自西而東者爲鏡虹門三樓既建邑之薦紳先生某督事者某謂不佞宜留一言于石示將來予曰是何敢忘諸士夫之力哉晉人有力田者朝而蓺諸暮而耘諸汩汩終身而禾不時獲東隣之子過而相謂曰子何不使家督經畝亞旅持籌若諸疆以者之盡操耒而荷鏄乎今幸賴諸君子以有成也如臂運指指無逆心如督治家家無歧政民不忘令令其忘諸士夫哉巍哉其制壯麗其觀司啓閉者于斯捍牧圉者

于斯更為俯檻徘徊見夫清波委屬松石排江舳艫尾啣煙火鱗次魚鳥之所以出沒風日之所以吹暄固不為臨觀也即以云臨觀亦豈有不備乎登斯樓者今昔之間亦可以慨然而歎矣

余氏新置學田記

間讀杜拾遺從軍諸作當憂愁勞苦間關陜蜀中數千里歸來對妻子如夢寐身謀盤飧之不給猶旁引古先賢達教諸兒子後世傳天下詩名在杜家之語然則拾遺有子可知矣更閱顏黃門家訓云自經荒亂以來見

諸被俘者雖千世寒微稍知讀魯論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一旦失業不曉書記者莫不畊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學乎世俗鄙人見數載干戈未定輕賤儒者比于廝養牛醫又以儒者從師取友市書脩素之費迂遠輕蕩失業于是朴者就農商其黠者遂易面目工趨笑伺郡縣長令顏色出入府史胥徒中數為言鄉里長短得失又從中上下之日驅童呼蓋趨走道上雖平日至戚前邀一言則倉卒揖辭曰忙有公事容聽後命即出口不一二語一二語又不肎竟其説當暮歸會食呼妻子上燈置金几席上若不經意者曰此少許寅緣某貴人所得此少許某貴人以我能左右言于某貴人所遺我妻孥子僕笑罵驕人真有如李賀所云開門濫用水衡錢卷起黃河向身瀉者而薄俗相搖慕風思効乃若東鄰婦之學西家顰即醜賤態亦惟恐其不得似也善哉麟伯余君今何時乎猶置田畝以教諸兒子之誦讀也其意何嘗在世俗之所豔乎彼夫芝蘭玉樹要欲長于階庭使朝而雨諸暮而露諸其芝蘭不愈茂耶今余君之置田也其亦子弟誦讀之雨露也況李君

鼐已立澤宮冠諸生如樹勾萌如蘭芽茁見諸始事者如此矣若夫不樹芝蘭而樹薔薇恐荊棘滿庭豈待秋風既發而後知之哉余君其肎信予言否

茶山寺遊記

此山傳為陸鴻漸舊居陸好茶故名茶山山側有泉因遂目為第四泉是未嘗考張又新煎茶記也然山因陸固足傳泉性甘冽又自足傳正不當以次第為高下耳秋深無事與同官策騎相過謀攜數榼存其遺跡學佛人德如慨然任之予為額其楣曰獨清書一聯于柱干

年舊姓存前哲一掬寒泉付老僧意殊適也近郡長蔡巽皇先生又將新一杯亭屬大令趙君董其事嗟乎南亭西寺久付沉煙一旦改觀兩賢相望興廢固亦有時也哉

重建玉山縣公廨碑記

今上元年二月予奉職理信州明年癸卯九月大司馬制府張公按轡是邦知信州苦他郡而玉山於江省七十二州縣中為最苦合謀于少司空撫軍董公會疏廷請謂玉邑荒殘且二十年非急撫綏安輯民將鳥獸散雖更張不足為理惟推官弘也辦是其急遴以逞天子是督撫兩公言檄到弘遂以十月八日如玉山時城中草深三尺不辨街巷居民纔三十二家官司無廨舍令以予初至邑也止予舍闠外予曰急驅之不先入城何以為百姓倡築室斗大粗避風雨越日率父老子弟登舊城望故邑丘墟煙火晨星淚涔涔欲滴隨省問疾苦舉曰民逃由田土無籍也不辨荒熟招之將勿來急議清田環縣治東西左右盡良產商可賈士可誦故國之謂何而奈何走徙他鄉乎議招民民之視在士士

之依在學築室者宗廟為先于是作澤宮民歸神倚而令儼然長茲一邑也將寄民舍乎是非法乃作縣署又懼無以衛吾圉擇縣之東偏作兵房十有六間縣之中有室有堂有廊有庫有譙樓有賓館有丞廨有尉廨有驛官廨有門翼然有墻峻然是役也始癸卯仲冬迄甲辰仲冬乃告成用工萬夫用財千緡絲粟出當事捐給不累民告我士庶凡二十年中所為稽謀而不克就者豈非此乎今田有籍矣士有宮矣市有肆矣率而婦子聚族于斯有幹有年以長子孫安知衰者之不復盛而危巢之不復為安土也願後之涖斯堂者必仰而思廢興之由起制作之艱難且俯而念民生之疾苦何以搔爬利弊何以梳剔予不才無足以稱塞 明旨其所望于後來之茂宰不既多哉在事者為玉山令景陵鄒君山大輿郭君斯盛丞則孝感朱君組綬尉則蔣甲勵攝捕則上饒八房巡檢姜允泰懷玉驛驛丞石維嵩朝夕視工則生員鄭之璧耆民鄭光宇潘懷德王兆麒何應麟詹振箕王國良陳國興鄭邦瑞鄭應昌楊瑞陳宇舒鼎曜皆一時襄助之人也好義多功並得書名

春星草堂記

黎子領永新之次年得署東之舊圃架五楹于池上繚以周垣通以曲檻植海棠楊柳芙蓉甘蕉三十本池畜魚百頭聽其游泳不加網取吳人江緯工畫樹圖紅梅于堂之壁高及屋頂横十有六尺素壁丹葩映照池水始春暮成夏中取杜工部春星帶草堂以名之記時也客之觴于堂者曰樂哉使四郊多壘羽書紛左右使君能攤書晏坐乎曰不能使五日不風十日不雨珠賤而粟貴使君能食下咽乎曰不能使亭午折獄夜半料糧

鞭撻聲相聞使君能對客分籌探奇送難乎曰不能若是則使君之樂也宜爲之歌曰圃有池兮魚胥樂以喁喁池有堂兮見遠景之峯峯相與披拂乎惠風兮覽德輝其何窮主人執盞起立謝不敏從而和之曰秋山紛其延佇兮若甚愛乎斯堂竹嬋娟而秀上兮花容與而宛揚簇春星其靄靄兮恭得承乎末光謂令之樂爲樂兮曰荼苦其蔗甘毋亦樂民之樂兮共桑者之閑閑

上錢牧齋先生書

日者巨源徐子不以不肖無似猥以賤名聞之閣下曾得讀先生報章今巨源又欲不肖裒集近文今自通其言于左右然弘則何人也古文章之士欲就正于當世有道或負鬻其書于車前或隱其姓氏爲人賃舂作食以求親近至三年五年不復得見其面彼其見大人先生之難如此而又不敢自呈其無因之言如此今弘竟聚其鄙蕪之辭公然識姓名而上之長者則弘之妄亦已甚矣弘生三十五年矣束髮受制舉之書雖間收時譽不無自厭薄所爲賴先世之積頗有藏書日夕編摩弟兄自課約略手抄殆將二百卷爲詩歌古文亦約略

數百餘紙然亟亟乎爲之而終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者則見聞之不廣也時命之不達也所見當世鉅公有集行世者率皆身都尊顯典章制誥之言多出其手名公將相墓版碑銘非得其文者子孫比于不孝非其文重其事先重也弘少且賤不得入承明典著作又生長萬山中不接于大人君子即使文可駕賈班言可凌崔蔡亦何能無歡而笑不戚而啼以一發其胸中之奇乎因歎史遷才高一代其所著書爲古今冠冕亦由家世史官去秦楚之際未遠又親見孝武之世王侯將

相偉績豐功登封戰獵之雄宮闕樓觀之美故其文魁奇跌蕩與事俱傳若司馬長卿才非不敵也所著惟子虛上林諸篇告巴蜀一文餘無所表見于其將卒特著封禪一書猶李廣數奇恨不一當單于此自文人之習欲用其所未足耳史公遂謂相如卒後五年天子果祠后土封泰山則推量之過也假使弘不早且賤少儌天幸蚤致通顯能一望著作之林又所聞所見少半史遷之時又所接于大人君子得如先生者一二輩雖其文之傳不傳不可知抑豈至僅以月露風雲作此寒儉無

聊之語與砌蟲春鳥爭其音節哉弘之所以自況誠不自量而以槩乎天下之有才而不克自盡其才者則不能不為之三歎矣先生人文位望當世所宗以後進小生通辭之始即當援引盛德布請教之誠而忽敢率爾發其狂談恃先生之廣大憐其無成而進其所不足亦藉以為三隅之反望先生之復之也敬上所著雜文二十五篇望門遙擲惶悚可勝

寄周櫟園先生書

奉去畫冊係弘同里吳生鳳起所作吳生故名家子少棄諸生為畫有聲名郡邑間弘為兒時親見其凡得蟲蟻之類皆各窮極根原睇聽終日又懼失其精神屏息斂氣潛身草木之下細察所為動跳搏擊之狀閒思趣不屬又自以其身動跳搏擊之必盡其意而後罷使古人可信此生不輸馬腹中定入蟲胎中無疑矣後有陰生者卒業太學偕往金陵者三年僅為勾畫此數紙陰乘間請益拍案竟起曰不過數十金飯乃公乃欲使吳生賣畫耶即覓舟以歸陰雅重其人屢屬致意生寧窮困死終不肯續一筆也因念吳生所為半生潦倒於此

者豈不欲有旦夕之名哉今死未三十年漸有不能舉其姓字者獨惜吳生生長僻地未得見當世之大人巨公一從訂其可否而里巷間人又無足以傳生者今先生書畫之董狐也特為致此舉似先生先生許以可傳則確乎可傳矣使其既死之後猶能取正於當世之巨公大人先生以為不可傳則必不傳矣亦使其知此半生學力皆歸無用退將自悔於幽冥之中是得先生之一見可傳與不可傳總皆於此生無負也畫計十二幀

候李元仲先生

弘以丁未八月裁缺離信州十二月爲家弟挂吏議走壽春戊申正月迎老母南還三月復看家弟往白下八月赴永新幼弟兩兒奔走南北老母眷屬旅寓章江此弘離函丈後二年之苦趣也憂愁駢積之時不獲上一言起居左右踈闊之罪上通于天弘一官不效再補山城進退周章徘徊失志愛我者猶妄冀其補失晨之鳴焉正如鹽車之負方增而欲畧其騰驤之路卽伯樂當前安能使之長鳴而仰沫乎記辛卯北去曾于維揚遇一老僧云君他日必達但筮仕多在西江今草次兩階

前言如券知緣分有限蹐地已然眞無用此勞勞爲也蘇公所謂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弘殆將以半生之宦趣等一日之棋枰耳既已落落無所措意所不能忘者惟詩文一事竊見當代作者各有短長佀向時之病在割裂近日之病又在粗淺規步者僅得皮毛短才者失之單薄夫折腰齲齒固足爲妖使徒奉一結領推髻及單襦絶粒之人謂足抗彝光而凌鄭旦行道之人皆笑其不若矣近讀老師全集不覺俯首至地高奇峭削無徑可尋向馮密菴先生曾謂吾師之文得漢人氣少秦人氣多非此公巨眼如箕誰能發此未發之論讀吾師之文一過再讀近代之文眞若飛仙劒俠偶落人間豈復與曹曹世士數論其黑白哉當世未有能爲吾師之文者未有能爲吾師之文則天之所賦不可得而强也弘志薄才踈賦于天者既不敢望而人間之言又學之而有願不願焉弘之斷斷無成亦已自料之審矣相隔萬山無因日侍尊前以敎其所不足一官腐鼠抱恨何窮尊稿已謄副本致之襟下先生共相訂正謀付梓人先生近雖多事然好文如渴遲當有以報命附去小稿一

册是弘理信時一二讞語知不足塵觀聽然六年苦心猶冀其萬一有存者是又弘之妄念不已也稟啓悚惶惟有瞻歎

柬堯夫兄書

三弟來細訊起居知道體漸已平復日從事於天竺先生文人歇足之塲卽是丈夫出世之事昔人有得惡疾而證仙果者則此小疾未嘗非大兄之益友也功名富貴固等空花業債冤親都成夢幻惟大兄努力精進如弘也才不足以副其心卽勢亦不足以展其用旅進旅

退聽之而已去夏爲漕事孔亟四月江頭今春又值季
慮因半年會省愛憎移中習久生厭天下事大約皆順
嚼甘蔗愈進而愈淡耳近有西昌住山人爲當事延至
其人奇術如左慈元放亦負建平相人之名謂弟可以
入世無累骨法合應得仙雖其言頗涉妄私心竊喜之
稽康謂仙不可學獨是目下覺得是非榮辱止是如此
每伺候大人公卿見車騎滿眼鼓吹動天反作寂寞空
山之想是宿世慧根尚未澌滅殆盡故偶一觸之便如
逢故物他日歸來或不至草草山川遥隔無因一至尊

前吐此積悃小詩三首令兒子錄呈覽笑知風塵小吏
猶能于簿書忙雜中作七言八句此等胸次殊堪自慰
兼以慰大兄之愛我憶我也

復馬次京書

次京足下弘少無所知晚益自廢六載來躊躇半職精
神耗于簿書筋力疲于奔走回念三十年前抗手嘐嘐
動欲與古人爭其位置今伏首事尊貴屏氣縮足猶恐
不恭筆陣瀾翻役以僉名點判風雲意氣用之呵斥胥
徒千秋大業効僅如斯每一思之啞然自笑轉更自傷

也足下文譽素高辛亥暫假里門曾得一望光彩時以
襆被匆匆未獲共數晨夕化舒至頓辱良書且引喻昔
賢過相期勉我所願交于次京先生不得而次京乃勤
勤若是豈次京尚以爲足與言也蓋所謂知臣之少而
不知臣之力已衰矣風雅一道近日比于巷語塗歌學
語小生皆能掞筆而又以一二先輩立鼓建竿竹版寸
晟無人無刻謂詩多于今日則可遂謂接武黃初希踪
大曆其誰信之大約依附者多自立者少既無自立之
人則求一曹唐李壁且不可得況遠而祖禰青蓮工部

間乎載讀大篇卓然自立見次京眞不同于流俗矣古
人立言毋論不同流俗卽韓不同柳歐不同王彼皆一
時並起而源派井然至如三蘇父子兄弟也其所著書
亦復分途異軌各自成家學一先生之言而欲以爭千
古之席我知其無當也汀南寥落文獻凋殘盛衰倚伏
當必有守先待後之三四人舍次京于崗玉孫化舒諸
子其誰望哉語曰生才實難願深自愛多聞見以廣所
學簡聲利以信所守有不同流俗之文章自有不同流
俗之人品使邑中讀書服古之氣自此而一正焉天實

有以相吾子矣援識路之義以慰執鞭之懷恃賢者之知我也拜函傾倒踴躍萬千

與丘慎清書

慎清足下遡流上都無過眼文書偶得三疑事思之數日盡得理解殊足樂也其一他人聲音笑語一聞輒辨即舉念憶某人聲音何似皆心然可數惟己之聲音則自揣摩不定其一他人面目覩記皆真強記者如古人見車師半面十年後猶復識之惟己面自少至老宜相習晨而照鏡頃則失之即寫生家猶有一見他人而私

自臨模輒肖者若刻畫己面則必對鏡含毫始克恍惚人未有一疑想而即能自記其面何等者其一平生所見麗人夢寐間尚復可想至觀畫美人圖即精妍極致當前非不奔悅掩卷都忘何故再三思之惟一心而已人之聲以心察之也既已察之則能記之矣若己則心動而後有言心隨言出既以一心出言又安得有一心以聽己之聲乎人之面目非盡面目可記也相得其神情于面目之外耳己之神情既不能自見即對鏡亦必正容端視正容端視神情先失故從無能自記面目之

人也人之面目易記畫中之面目不易記生動不生動之別與不能記己之面目同一理也乃知天下無意味事極耐人深思人苦習然不察耳然非天下之至閒人安能作此無意味之想乎知年兄閒極又肯作理解敬馳以相聞

與林爾千書

兩度鷺洲開帆草草歸來坐窮山百緒塡膺兼爲家弟風波意外夜臥不得貼席年兄試思之豈有白首書生尚爾風塵手版腰空自折蔗幾時甘言不辱者實強顏

耳徒以老母七十高年平時所期望于不肖兄弟者重一旦俱從淪落升沉得失之念豈遂無之弟之隱忍而不敢自愛其區區者誠亦有故矣到郡蒙郡公雅念宿歡損謙折節年兄又高情繾綣俯及篇章歸路讀紀遊諸稿皆各機杼自生上掩韋孟至于賦頌之章古人云才大須是作賦又云讀千賦乃克爲之歷觀近代所號爲能言家者遠如文山水楊新都無論若陳人中未免襞績奇言王季重沈卽山頗傷諧語惟章門徐巨源驚才風逸節叙橫拔巨源云亡典型久喪何幸更得爾千

也匪獨以張吾閫軍吾不知千百年後位置爾千回中白蓮諸賦于子虛上林何等耳山城爛熳紅葉滿谿意欲擬秋山紅葉一賦以傲爾千而含毫五日謀篇不遂人之才分相懸遂至于此假使爾千粹不律俯而綰半通綬理百雉城守五尺簿書不識逸致閒心能復如此否才不才有時傳不傳有命以至忙至俗之小吏而猶欲摭連文事與爾千競一日千古之談眞可謂當車之螗臂矣詩箋博觀炎炎匪敬統望付典書

復李化舒書

別化舒久兒輩至知化舒念我甚殷寄到新篇皆次第就讀詩益深細所作諸傳記更復風格凌然前修既往來者難誣當今不得不以此事相推矣僕謂論文之理猶神仙家相人必先視其骨法骨法不應得仙無論肥腸重腦無因妄異驂鸞卽叔夜致趣非常而石髓凝風遇輒不偶所謂君身自有仙骨世人那得知也茫茫四海豈眞遂無一英絶領袖之才往往俗學浸淫漸忘本領大似李長源生而身輕能行屏風立薰籠上家人恐其飛去聞空中香至輒作蒜汁潑之令化舒之文骨節珊然一洗世俗之陋又量腹而節松木俯蒼溟去青天不遠化舒子事豈不大濟乎總之文章一道以自立者爲尊從無有依附他人而能聲施于後世者司馬之前無司馬退之之前無退之近代諸賢無不爭唾抄襲左國者爲臭腐至其所作古文詞步武歐曾不敢失尺寸形骸土木神彩都無僕謂其弊正等耳此又如劉安仙去雞犬食其丹餘皆能冲舉冲舉小復異人何至終爲雞犬寧槁項死終不願此白雲鄉妄繫仙人之屬籍也僕近疲甚偃蹇一官仕且廢學周章人事錯處忤心既

已不屑食其丹餘而又日以蒜汁潑面金書玉簡將恐待他生惟日夜候雲氣看化舒飛去得從望空遙禮讃歎非常足已昔人有得長生之藥不自食而強以進人者如僕也何以殊是故筆無聊引喻失義千里外當發化舒一笑也

示諸弟兩兒

功名富貴定之于天讀書行已操之在我以操之我者反委之天以定之天者必爭之在我不幾倒行而逆施乎願爾曹盡其在我者

少年略賦才性易入任誕豪爽一流世說一部爲累後生不淺不知古人胸次各有一副本原若止辦得東塗西抹博得一二顯者好語温言便無故而箕踞科頭希踪稽阮顏之厚矣識者笑之大約今之所謂狂者率皆妄耳

寄二弟道存

有不虞之譽便有求全之毁道理原自相因險阻患難之場盡我輩鍛心縛性之所事事忖量時時回照則參术之毒安知不厚于堇荼針灸之苦未始無功于疚疾

也老兄見理頗信弟念之

自書詩後示兩兒

向作詩苦無題今得題亦不更作一著筆便可得二三十紙蓋隨意爲快取適性情行固自歡止非興盡也緣向名場大熱恐落筆不爲元李劉白天下不復知有我在今偶思得如隔屋論人臧否彼人何用得知則茫茫四海杳杳千載後卽沉香作像鑄銅爲身彼自像自身耳亦復何與我事我生原不姓黎隨地始立名字是他日呼人元李呼人劉白安知非我正恐實認黎生安見非他人耳以此名心轉輕詩趣轉活詩不爲名生固可終身不作亦何妨一日數作也閒中念此尋味無盡要欲兒輩知之

曾旅菴荔枝譜跋

甲辰春首理楫章江謁曾旅菴先生于寓舍相見未遑寒温先手所著荔枝譜兩冊邀予題數語卷上因笑先生老而好學如曹袁結習未消好事乃爾況予以閩人爲荔枝引重將無謂佞哉夫香火情深若是也猶憶當壬午癸未間有事三山與一二有心人解衣就榕陰剥

鮮實角采賭歡每人約盡五百顆命奴子從積葉中覓得一二輕紅猶相爭攫爲笑今曾幾何時也匆匆廿年南轅北轍已不識宋香江綠爲何物卽欲爲佞烏得乎雖然千秋妖麗奴僕龍睛一派紅塵氣凌諫果予卽欲爲貶損時名等倫齊輩正如萊公所云不當使之在人上又安能使之在人下哉特舉舊事爲先生陳說知是夫亦曾濡首沈湎與先生所謂未嘗經舌而妄受四方之諛者差有間耳

謼公别芝頴詩跋

壬辰正月遂江學人芝頫持里中蔡漢右書來從吾友諄公遊坐山中者六閱月諄公自以道力未信不堪表率作書屢勸之歸芝頫懇留彌至通辭隋淚藹然動人昔昌黎欲屈李習之爲弟子終不可得若韓娥學謳于秦青未盡其妙便欲請行夫可以師人而不肯爲師與既得師而不肯輕去其師此誼豈復能于近人求之乎勸諄公無遂遽歸芝頫芝頫其尚志之他日既證聲聞自序行脚顛末而漢右勸行媿曾勸留此一段機緣萬勿吝數行筆墨也

芝頫繼住青原得法于笑峯老人今去世已六載庚戌予入山中爲之作詩禮塔雅風未泯有志竟成芝頫其丈夫哉士弘再記

字觸跋

麥麴鞠窮庚辭之祖也伏文見志疑似耳柏者迫竇者豆漫語諧聲何關機事禍福成敗率憑臆而得之襲襲相承後世遂有專家之學晰句辯畫可以配窔義立體損文可以當箕筵記曰人心之靈爲之也天與人實相半矣櫟下先生無書不讀間亦好爲拆字家言弘追隨二十年或當賓朋雜坐酒煖燈紅偶事緒躊躇羣疑如漆隨拈一字擊射分塗理解神披俱成意義事後惟先生中者十卽不然亦十得五而座客門生或十得三四或得一或盡不得莫不撫掌歡笑比擬神明居常記其一二事以告同人今字觸之書更儼然成帙因歎天下之事何常天下之理無盡鬣者安知其不爲牛角者安知其不爲馬豎儒小生執一隅之見而膠方粘壁欲以盡天下之事盡天下之理豈復能有當哉引而申之先生之言小也請以喻大

劉孟門勞山詩跋

予與石寅趙子同寓于延津之僧舍石寅自顧豪上于人士少許可獨好言其友劉孟門蒲巽元錢爲玉三君孟門已死九年石寅行篋中收其所著勞山詩大旨規模李賀而健折不如當孟門賦詩之時擬一峯各酬一語以傳勞山天吝其年曾不能終篇以沒今石寅既存其所賦之詩于前又綴其未賦之題于後儼然紘摧柱折彈不成聲之感石寅念此可勝慟乎巽元以壯年罷諸生與爲玉一意爲性命之學爲玉窮居閉户著書等身巽元隱崑崙山中畊田種樹共妻子力作事母夫人

又閒爲技藝如砲車流馬裝塑鐫畫不經師授妙絶當時爲玉著有海外五城十二樓記卷帙浩繁石寅來時未攜片紙以出獨得巽元之詩七十餘首高壯悲涼寄興緜渺所爲失雀八章尤騷屑刺心巽元所言如是豈眞石隱之人哉每當平居不得意妄謂天下無奇士將如曹公所云户外環泥水三尺絶人事往來今見石寅之所交盡若是豈天之于石寅獨厚耶予因石寅以知三君又因三君而不敢輕待天下士石寅之歸也欲各爲詩通向逞値解纜匆匆未遑執筆他日倘一渡萊海

當先拜劉君之墓如錢蒲二君者更得執手道故歡然如平生不疑則將借此數行爲他時之介紹也再日趙子遡建州而黎子還汀水

楊陶雲詩跋

陶雲楊子自翰林出爲新建丞交楊子者謂楊子落落不得志當必杜門掃軌謝絶賓從不則不難輕世肆志呵壁問天懷沙作賦以自寫其鬱抑無聊之情而楊子殊不爾交益多文益富治吏事益勤耐奔走媚聽受鍊剛繞指笑楊子誰實化之至此欲不外也得乎然吾之所敬愛楊子者則有在也簡兮之詩曰在前上處又曰公言錫爵皆前何地冷炙殘杯皆人士所悲辛而不欲道者而詩人反揚詡自譽若以爲人世之至榮遭逢之不偶跡其玩侮不恭吾不知其胸中見所見者爲何人聞所聞者爲何物楊子顧栖心澹宴懷新念舊著書滿家其爲詩也一本于和平忠厚曾無輕世肆志之意夫江海之爲衆歸者讓也泰山之爲羣附者大也讓且大焉則吾之所以敬愛楊子豈眞在文章之細故篇什之足傳已哉楊子其高人一等矣

劉元度詩跋

歐陽文忠謂梅都官詩非能窮人窮而後詩乃益工耳世固有躋通顯登膴仕而文章之名不歸人士卽蹇塞無聊咸可挾不律爭千古之席則是人亦何必不詩窮亦何足累人哉劉子元度曠代逸才家武林寓懷玉所持議論多否少可落落自好不邇聲名其爲五七言長短歌詩古鮑謝流也惜予六載信上失之把臂秋仲余將去郡而南元度賦詩十五韻見貽元度自好若此何所愛于平原而不惜捶毫吹墨豈元度自欲寫其意中

之欲言抑元度察予之尚足與言耶考古人之以流寓得名者浣花劍南皆成佳話就元度之才量豈復多讓古人予固不工送窮而尤願元度固窮余非以窮差排元度而儼然以千古之席讓元度知元度笑而受之也

徐具菴先生竹溪藁跋

具菴丁丑成進士制舉之言走四方繼死國事遺文散失近公子繁亦顧我署中出其一二著述相示異哉才別著新聲俱非常見上饒爲文字奥區前代名賢相望予承乏適當兵火之餘如楊端潔大易諸書則聞而未

得見鄭文恪山上各集雖讀而不得其完本今此卷亦具菴粘窗襯甲之餘眞如讀秦漢斷碑不獲覩記全文使人摩挲竟日又如訪道入山仙人久去折鐺敗壚淒歎彌增然具菴自有足傳者豈獨在此乎公子能文好書予六載信州欲謀一面不可得今乃通謁于予將去郡之時且以詩文爲質若迂闊而遠于事情者繁亦之人可知矣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見繁亦不猶見具菴先生哉

周光仲風木盦跋

周生光仲故名家子尊甫司城君因避亂客死他鄉時光仲方幼隨母夫人倉卒得免司城君藁葬郊原封樹不辨歲庚子光仲去鄉已一十七年始克還里門繭足走八百里尋父骨所在卜之夢禱之神遂有徐老人者爲之指識葬處光仲始得展拜其先人之遺骨以歸行道之人咸爲光仲酸鼻當光仲尋墓也有詩其拜墓有記是皆光仲之血淚滴滴行間豈得以詩文之工拙論乎特光仲英姿秀發立身有品承母夫人色養筆墨自娛終不以貧故干人予與光仲稱交四年未嘗見光仲

之失德也昔朱壽昌尋母萬里蘇長公贈之以詩云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壽昌之名遂傳於世今光仲之孝過于壽昌而予之文遠不及蘇氏予將何以謝光仲乎光仲其自愛孝弟人情所共我即不言當必有爲光仲推輓者矣

吴冠五冊子書後

冠五其眞古人哉當櫟下先生爰書告急時死生呼吸即爲大梁客負信陵恩先生亦何從過望客乃冠五于先生無宿昔之交繭足萬里相依數年人謂先生平生

料士千百一旦有事而所報非所知所知非所報何錯忤乃爾予正謂先生食士之力天固巧償于冠五之一人而千百人中所能及情不及情者俱可借冠五以自解免也獨是天下和平朋友膠漆士大夫不幸而身罹多難使知交故舊抱媿于將伯無戎俠士剛腸發憤于借身分痛嗟夫吾輩所爲可傳之事何限而冠五遂因此以傳俯仰前事吾爲冠五泣下更爲先生泣下矣

黎博菴先生手卷書後

博菴先生筆舌妙天下家有其集人有其書不待留佛藏貯名山成副本也然先生實以人重予往來江城十五年所見鴻才俊生牛醫馬廝問膴仕巨公有不能舉其姓字者至先生則莫不口馳而心數之吾知千百年後有得先生片紙尺幅並揣摩其形貌何似而不得者今宋瑞從先生遊既得其書又得其連篇累牘又親見其揮毫落筆且敘述與爲始終之意楊家十萬錢少乎哉博菴傳而宋瑞俱傳宋瑞眞善自託矣

陳叔舉從父入燕帖書後

已亥八月櫟先生手示此帖讀不四行輒驚歎以爲奇絕何乃逼似少陵盡一卷始知爲同里高生雲客所作櫟先生更言陳君叔舉至性過人隨尊甫北來經匝歲曾無惰容何幸一日之間得高生並得叔舉也事類建幡之舉世非鈎黨之時使七十老人羈棲請室孝子側足于風前良朋躑躅于道左旁觀者亦欲破涕分身不忍竟讀何爲其遂至此乎典獄君子亦可以知所敬愼矣

楊文貞公自誌書後

先朝三楊枋國惟東里文貞最著行事備在國史不具論今春文孫履照來章門出公遺像及公自誌見示爲肅然起立計公殁至今已二百二十七年其間滄桑變換人事推移不知其幾楊氏之子孫文章治行照映後先卽此數行筆墨不至與刦灰俱盡公德可知公之後人可知矣聞施愚山使君按部公鄉展拜祠下輒泫然流涕且存恤其後人者至備昔任長孫爲郡以一牢先祠延陵季子孔北海于鄭公之鄉改名通德使君此誼豈不足千古哉予爲書此卷並錄施使君事兾後之莅于斯者咸知取法使君重先賢因以自重豈獨爲楊氏

子孫計也

書李小調闈卷後

此予李信時癸卯分校所閱李生小調之闈卷也再六年戊申予改知永新以小調文行甚高多與往返小調自言卯之役危得忽失卷尚在獨不識主司名急取而觀之則即予所點次者硃墨斕班恍然昨日小調意色殊矜昔子瞻知貢舉不得李廌子瞻以五色終迷引咎廌終不能無怨望今小調不以予之不力薦爲恨而反以曾爲予所賞識爲歡小調器量遠矣假使予循次信

州可量移去不改補永新則即不能知有小調又安能知六年前已曾識小調之卷耶即斯因緣邂逅而予與小調俱可適然於時數之間矣

先叔振三先生傳

先生諱有綱字振三先世自宜黃之黎徙臨汀積十一世至先王父印山公蚤見背時先君年十三振三先生僅三歲先王母張立節撫兩孤其荼蓼辛苦之狀詳王母節孝傳中先生生而奇偉通眉虬髯肌膚如玉雪七歲就外傅性跅弛不受繩束先王母每相對飲泣使人

誦寡婦之子勿與爲友以風之先生感慟悲切意不欲生以指爪劃胸血淋淋滴襟袖先王母抱之大哭遂由此折節讀書祈以顯親揚名使人謂孤兒終能成立也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十九饒于二十人中丁卯闈卷得而忽失當戊辰己巳間中外多故流賊羣起數破縣邑又時承平久人不知兵所遣將弁皆紈袴子禦敵輒走死郡縣長吏往往陰賂賊金帛求免逼境上先生感憤上書當事指陳得失斥家產得五百金募死士三百人欲一出奇當賊通國頗笑所爲先生曰是人婢若也安

知大計擇日戒師時觀者如堵先生刑牲洒酒感慨讀誓章聲色俱厲三百人不敢仰視觀者數千人咸恐愓面相覷無一敢譁者人始知先生能軍非同兒戲也郡邑藉以無恐自是先生有知兵名時虔撫洪公瞻祖援勦至汀待先生上賓欲疏題先生幕下先生亦欲以奇節立功名如傅介子陳湯博封侯爵賞風行萬里外耻從佔嗶見生平先王母意弗善也乃罷所爲制舉之言高華奇麗甫脫稿即傳寫徧國中後進小生無不規模刻畫多因之以就聲名學使何公萬化兩試汀皆置先

生第一評其文曰豔如花熱如火變幻如風雲人以爲定論云繼文望日高雖處諸生名譽出公卿上當事自制府監司以下咸願折節爲先生歡車騎所至傾其里巷每當秋試主司皆思得一物色汀南兩生爲重兩生者一先生一則業師李公世熊也然皆卒不得先生旣負雋才謂取功名旦夕又年少不復自知愛重日則應酬座客荅四方箋疏無停晷夜讀書常雞三號猶不就席先王母常令僕婢掩燈燭滅之曰如此日夜疲精力願安得長年不謂言之不戒遂竟以勞勩終也先生于

經史百家之言無不習詩辭傳註之學無不精文章意氣任俠奇偉之士無不友意之所欲自見者無窮而卒不獲一酬其志豈不哀哉生萬曆乙巳卒崇禎壬申年纔二十八耳所著有篁嘯齋詩北樓文稿定郡檄略行世子一人士式今爲諸生叔母章守節有賢名葬于東郊之七里亭後郡守宜公繼良樹碣表之曰閩西黎孝子之墓

侄士弘曰天人之道豈足信乎謂仁者必壽也先生天性淳摯事先王母至孝事吾父數十年言笑不敢苟小過失雖旣婚冠猶庭跪受杖先君中年善病先生露禱願以身代夜淚漬席閒目盡腫先君問故曰偶患目耳先君心知所以兄弟相向哽咽不能出聲其教愛士弘兄弟也如所生所爲立身行己者如是而竟短折以死則予家之祚薄也至以一年少諸生當郡國多事輒破産募兵全城邑無恙使天假以年得志而行道其所以益于人國者當更不知何若而亦無所覩其成也此又豈獨予家之不幸也哉

譚節婦傳後

節婦趙姓宋宗室女歸于譚其夫名不可考元至元十三年宋降將邑人劉槃引兵陷永新一時城破倉卒節婦從其夫及舅姑走匿學宮之大成殿兵旋蹤跡及之舅姑與夫皆遇害欲遂犯節婦節婦罵不絕口兵怒殺節婦並殺手所抱子今血漬入甎上母子形儼然數易甎其血痕不改以火鍛之色愈鮮予攷知永新因得親見所謂入甎者因歎節婦生長里巷閒無名爵位號其死生非有關于宗社之存亡也其怨毒又未必若帝后之同盡也一立節守死天地鬼神卽陰相之使其靈異

之蹟至數百年不毁假使蔡州之失厓門之敗其一時英君哲相賢后貞妃爭赴水火趨死如飴而不顧則天之所報之者又當何等也且文丞相起兵時兵潰永新義士從而死袍陂者三千人至今袍陂如故不知晦冥之夜亦復有雷塡雨冥水起波立旅旅曹曹憤然爲鬼雄者否每見睢城化石飛霜隕雪之事多見于婦人女子豈婦人女子之立節有萬難于丈夫者冥冥之中若將有以獨厚之耶天下之理一誠而已當節婦殞命時目見其舅死姑死夫死子死肝腸崩摧不得一速死爲

快彼其心何常計名義綱常之當重何若百年千秋之不朽何事止此一往不回之氣遂已動天地而泣鬼神昔李廣見石以爲虎也射之沒羽視之石也則屢發不中天人之異亦較然矣嗚呼宋之亡也臨安不守主妃下殿輦載而西帝冑王孫爭出而席寵貴者不少節婦以一宗室孤女夫死其國妻死其夫皎然與文陸諸公爭光日月豈不偉哉惜其夫名不傳使節婦獨擅千秋之祀想亦節婦之所心傷而亦考古者之所歎爲缺陷者矣

予既書節婦傳後深以不得節婦夫名爲恨及讀廬陵陳斌所撰節婦事略載洪武初烏公斯道知永新爲節婦立專祠其子烏熙能文章于月夜彈琴忽見一女子自稱譚節婦侍婢名碧桃當時與節婦同死向熙乞得從祀祠中且誦節婦所著集古近體二十章又述節婦生前與主君閒居語甚悉夫事莫大于主君名者而言不之及何哉此自烏熙神異其說以重節婦之奇不則一二好事儒生私相著作借烏熙之名以行以爲信而有徵亦未可知也天下往往有

至眞至實之事而執筆不善增華飾美使讀者遂並其眞實之事而亦疑之不獨一節婦之事爲然矣觀烏公爲節婦祠碑亦未載此事可謂信筆曾先生旅菴何廣文不息皆深心好古而又嘗集節婦之傳序以行者爲書此以正之

熊先生傳

熊先生諱超長汀邑諸生也不以諸生著而以酒名鄉曲中舉先生氏號有弗識者問熊三必則人人能言之蓋先生日必飲飲必醉醉必罵也先生既才高睨于酒

因酒廢學及失意益縱酒不休一室所存斷簡深杯而外無長物性旣簡傲不偕時俗晚教授于鄉爲童子師日令上酒三升坐破寺中命蓋飛觥無停晷當大醉尋茂樹流水所在橫肱倒卧捉牧牛厮養強與深談又命其徒走石揚沙浴水彈雀拳擊坐罵以助其酣或竟睡芳草中通夕不返其題壁有廁穢場中堪飲酒一語餘不多見亦足以知其結想之無聊矣先生是先生不得于邑令會學使者至邑令陰致其罪將陷不測學使奇其文竟置第一令適從道上聞試案揭問首者誰先生餘

醒沾灑攘臂前進曰猶故狂生熊某令甚啣之先生亦不顧先生平時無一交友僅一賣菜傭一日者往返最密每夜必盡日中所有爲先生歡雖風雨不輟一日醉撫其背曰熊趦熊趦不死則中不中則死吾與若何爲者各瞪目注視或笑或哭旁舍生鑿壁窺之終不知其所語何等也末年當以明經出仕然先生已無意于斯病且革不及他語惟取素所快書焚牀下浮白數舉而卒今其墓在某處嗟夫先生生嘉萬閒當天下太平無憂患攻心而又以文章名郡國其才可以自見而竟以酒死豈無功所謂終身遊其地而不返者耶抑豈有所托而逃耶其死之五十年餘後學黎士弘聞其事而爲之傳

柳林生傳

柳林生不知所自始崇禎壬午癸未中出入川陝間多在夔達邛雅諸州濃眉長髯乞食市上飲啖兼數十人間發一二語輒中人陰事人稍稍客之主人善爲彌月留偶厭怠則先意去日行歌不絕口語雜亂無次甫出聲必先柳林生如里巷小兒所唱楊柳青等耳見者亦

呼之爲柳林生十七年張獻忠自岳陽渡河步騎十萬入夔州屠殺百姓斷手劓鼻者道相屬剖割孕婦賭所指男女決勝負每夜大會洒酒椎牛陳人頭數萬階下互相抛擲爲歡悅一日數千里皆驚生忽不見人意生已死亂兵不數時復還其歌柳林生益疾時街巷砌石無故倒翻就視之各有血點又元旦起人人門上有血掌痕益恐懼失魂魄盡空城走纔及三十里外賊忽麋至衆爭渡河賊已先設遊騎以待無一得免者後去者數千人見前去者爲賊所得不敢渡亦不能走惴惴立

柳林下待頃刻死賊竟不逼數千人遂以得全人乃知生向所歌柳林生隱語也生自此亦不復見蜀人官信州者爲予言此又楚人爲言昔有閩中楊姓者三十年前曾手削木釘數十在隨州城外疎密插地上後獻賊亂三楚所至城邑無噍類獨及楊所插釘處則回騎不敢過遠望者駭然亦不知賊之不敢過者何故也楊失記其名所稱兩生奇術固不多見而生死治亂俱定于數年數十年之前豈非天哉

四僕傳

馬之良也以走牛之良也以負僕之良也以才然而不盡然也予家數畜僕小慧者嘗衣食好爲私藏或負篋去不顧其主更慧者伺主人色笑甚工負氣恃才似不欲久人轅下家有四僕曰進曰興曰春曰成進先君所置自潮陽時令持家信歸走數十里復還曰命我歸何事獨無一語乎又嘗令謁所親識置先君名刺案上振衣端立四拜成禮然後起曰匪是不恭也壬午隨予就都試值友人邀予觀劇暮始歸進不爲傳餐予殊恨之進大言曰姆姆老若翁又病不急求一第慰老人乃臨塲觀劇耶予爲飲泣不敢仰視興予手置瘠黑短小年三十如十五六歲人旁僕問爾以何日來主家曰落雨日來也嘗蔬圃見蟲嚙菜葉且盡乃轉蟲置他菜上叱曰獃蟲肥者不食而乃嚙此枯根爲每揮鋤圃中口喃喃不絕旁實無一人即聽之皆與園中若蟲若魚偶語也春兒所置頎大吃口故爲壯聲實不武當宴客內子令視客幾人春立中庭舉手數畫一二三四五屈指而去坐客咸爲匿笑成予手置喜聽人說鬼述古時事即至不經之語亦不疑有告之者曰上古人穿樹葉度日

適署中鍾君年八十成曰如鍾公者定見之予理信州令之司門鑰隸傳呼白事甚急成持鑰盤舞俯仰空階意或向樹或向隸久而后起數與杖終不改今雖年二十上令與三五羣兒戲可終日不厭可悶不可怒如此予讀漢紀見韓彭諸將爲國盡力少得志便假王自立功名不克終其身若陳曲逆爲主畫奇策疑人者人將疑之呂后孝惠間用其餘才僅以身免惟數馬書笏或當時爲人姍笑終身受主憐無他害以視若進若興等雖不慧而衣食無缺即小有過失不受譙讓大小雖殊

豈異致哉進已云亡興亦短歲春與成今侍左右正如代王西來故將淪沒惟勃與平尚在耳若進也厚重少文能持大義責主又如周昌無他語惟期期知不可畀于慧不慧之間又安得與興若等班乎

楊處士墓誌銘

處士楊姓諱仕字廷範其先世建安人洪武初王師入閩抽良家子從軍楊氏遂以是時隸籍汀衛積七世至齊吾公公治養生家言處士爲齊吾公仲子少聰穎讀書能領大意就外傅瞻視異羣兒同里學博吳公機雅

負人倫鑒深器之以女孫許處士齊吾公既恬養勑斷家事諸伯季又拓落不數問生産以故處士不復能治舉子業處士實才甚食指數百計處士皆絲分縷悉積三十年内外無間言當齊吾公在時間有微恙處士必束衣同卧起日撫摩無倦色齊吾公止之曰獨不使他婢僕他子姓代乎處士跪請曰兒事大人能幾時言已輒泣不止齊吾公深頷之曰願兒生子如兒事父今齊吾公歿二十餘年矣處士言及猶涕不可忍先是處士費錢數千緡卜地于東郊值伯兄死不克葬處士曰願予于吾兄何如其敢吝此一抔土他日得傍一尺以從伯氏地下願足矣隨舉以畀之聞者皆難其所爲跡處士數事皆根據性情原本學問非如世俗士標一二奇節以爲名高者處士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得年七十元配吳孺人即學博公所許配處士者孺人少修婦儀督家政不私粟縷其外家子弟過從席不二簋酒不三爵曰吾恐以飲食細故累諸子遠大也教子女奇嚴無姑息愛處家識大體類如此孺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先處士歿三十年男五長玉暉吳孺

人出某某繼配陳孺人出今將合葬某山之原長公玉暉士弘受業師也屆期來徵銘誼不敢辭因記向讀萬石君傳石慶爲父奮浣濯帷厠至老不衰裴叔則營新宅甚麗與兄共遊心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之便推兄住古今以爲美談以觀處士之事齊吾公及推地葬兄豈復于古人有異哉予與楊姓及同里數十家皆衛籍舊族住居不隔數武歷三百年間遷死流移者居半獨與楊姓猶得守先人廬宇長子孫誦讀聲相聞歲時慶吊率登堂拜謁行家人禮不衰予猶及見齊吾公修長

頎碩顧盼偉然年七十望之如三四十歲人而處士又純篤好善能繼其德今典型既遠坐使後生小子不復見前輩風流也是豈不足誌也乎

銘曰以水濟水不可食以火續火將無息以長子孫宜世德何所克相中饋吉我用銘詩表窀穸千年萬年奠斯室

楊德一墓誌銘

文學楊君諱枝姓字德一晉階大中大夫都勻知府閱濂公之孫明經爾逢先生之次子而余叔文學振三先

生之壻也君出瑞金著姓席世貴未敢以顏色驕人生而文弱蚤慧八歲時大中公試以唐伯虎花月詩過目即能背誦三黨內外咸憐愛之丙戌間瑞邑大亂君舉家避兵陳石寨繼寨破家人死傷過半君日夜走積屍中葬死扶傷求醫貸粟跣足垢面無復人色通國無不感歎楊生眞孝子也性沉深好書其爲文容與宕蕩如晨花新月致趣非常箋註名理意入單微出經生常解外前後受知于學使廣成侯公青巖楊公訒菴趙公遂齋李公今九江太守致恭陳公駕部珥信錢公凡得年四十有二爲諸生者二十八年鹹于二十人中者十三年六應鄉舉而卒不售以丙午赴試病歿于會城之客舍哀哉命也乎記昔戊辰之春亡叔以送客過瑞邑與爾逢先生倉卒遇道上目相視不去問客何來者曰長汀先生曰得非黎君振三乎亡叔曰子必爾逢楊子歎然握手如素識邀歸作食出德一相見遂以吾妹許之汀之與瑞通兒女姻者自楊黎兩姓始不意壬申亡叔夭歿今德一又無祿蚤世予妹痛夫之亡不欲有生也再一歲亦死曾不三十年而其翁其壻其夫其妻皆淪

胥以盡韓子所謂人欲長年而久覯于世者亦何爲也哉德一生乙丑卒丙午有子一方大聘庠生鍾天眷女女一許字庠生陳世逢子葬于某地爾逢先生哭之過時而悲屬士弘爲之銘

銘曰玉則有光兮桂則有香胡子才也而竟功名之不償脆者鈌兮而剛者折胡子之良也并祈年而不得修文兮少地下之替人司命兮亦舍舊而懷新其從而婦翁而語處兮知來去之何因

明經次弓陳先生墓誌銘

嗚呼此故明經陳次弓先生之墓也予受敎先生二十有五年卒之日哭不憑棺殯不會葬常歎冥冥之中負玆良友今四月十三日行縣至弋陽嗣君工亮文學以狀來乞銘辭哀且痛不忍讀時淋雨怒號山水壁立恍惚顏色如照故人余尚何忍銘先生哉按狀君陳姓諱肖虞字錫振别字貌弱次弓其晚年更號也先世從建州徙汀自君父敎諭以縈公上皆隱德弗耀敎諭公子二長即君君生温文細瘦若不勝衣敎諭公與太夫人何待子姓奇嚴君承事曲謹未嘗失度君既蚤負聲譽

人多願爲君歡君亦略去町畦無貴賤少長咸盡其意平生樂道人善如不及性不飲酒能與人同共醒醉年十六補郡諸生與里中楊君僧客皆好爲古文奇字每對壘成一義長者數千言短者不二三百語當萬曆中主者持文體特嚴學使周公之訓按部郡中得兩君卷執筆不下曰是固奇士然不加裁抑無以就遠大時郡諸生與試者幾三千人獨置兩君下等榜下日舉國皆譟兩君獨歡笑如平時無愠色謂學使待我意良厚也繼乃規模先輩歸胡諸大家文矩步不失尺寸其爲古

文好柳子厚詩好劉隨州書法逼似率更今汀南之言書者率宗陳氏學常詣一僧舍倉卒爲人作三十紙日就晡侍者咸急欲去一僧執卷躊躇不敢進君察其意曰公將無欲之也可添墨其豁達類如此數千里百里外每得陳氏數行皆寶如拱璧然君實以詩擅長人不盡知君既數躓名場不大措意仕進至順治辛卯始得應貢離諸生間值多故不復就公車以某年月日卒于家得年六十有一所著有淳意齋集行世元配王繼配張子二皆張出長工亮郡廩生娶胡文字有父風次

工采既娶而夭君墓在某處記先朝癸酉之歲郡邑大夫時有偏聽府史胥徒頤指生死人權勢出士夫上君以諸生抗顏理曲直謂若輩供奔走何至與紳士齒立稱述會典樹碑道上觀者萬人稱快舉然用是卒拂當事意幾陷文法賴當事惜君才得不坐就君意氣豈復以文士終者乎悲哉使君少年時學使公能少寬矩度拔君儔伍之中君必自奮發得蚤致身顯達折檻叩階之事皆君所優爲者千鈞之弩一不中而甘自擅機決拾崎嶇賞志以老雖得失有數然終不能不恨尺度之

足以限人也君蚤從孝廉沈君若水遊通程陸之學晚
乃信釋氏典謂與儒者無二自以爲有得云
銘曰文能達也而不足以梯榮才可用也而不足以致
身蘭有臭而星有耀兮將以昌乎後人

百鳥紀 并序

紀者因其事而紀之也變記言紀者猶綱紀
也物無紀則亂紀之者治之也近日陶思成
鵰傳何偉然奇書寄思深渺獨步一時余復
廣其意作百鳥紀

少昊氏家天下以鳥紀官統其類三百有六十飛颺任
意帝數下所司責治狀每所舉多不當上心僉曰西申
國之丹穴山惟鳳也有聲備五德能羽儀一世帝曰吁
都哉俾鳳往設陛盾岳牧陪位立鳳以爲君都高岡錫
九苞衣五彩服食邑梧竹五千户便宜設官拜鶯爲綠
衣郎鷺爲白衣使鴿爲春官守高陽鴈爲秋吏守北埭
有以鷹才稱者衆曰鷹眼疾尚氣好爭往者擊狐兎啓
躪隙惟鶚也小謹堪任使用以爲諫官桐花爲採花使
梟爲少卿烏司火鵜司水鶺司工主駕橋梁梟習符世

爲巫人鸞善歌爲伶官鵝獵于藪鳩漁于河進梁陸之
鮮以供王膳典禮有晨風司農有布穀鸇得專征伐凡
鸝鴿鶡鷙鵲鴿鵝鶉各有職焉徵處士黃鸝至王曰是
睍睆而好音者也使掌詞翰與鷓鴣並爲内史往徵秦
吉了吉了匿深山絶使者不納野人白頭翁以山服見
王王笑曰老人能從予遊乎即日拜爲尚父稱先生而
不名舊蜀帝杜宇失國托于王王以爲帝王之後也待
以客禮不稱臣有隴西鸚鵡以善言名當時凡四方音
語聞之輒習又能宛轉隨人指授左右數爲王言之王

立召試殿端稱旨恨相見晚也賜名鞲金盞典進謁號
曰通卿時大羅國求婚烏孫公主不許舉衆内侵介雉
死之鴻被矢而遁圍久失利敵始罷師王乃修文德使
朱大夫雞布聲教四境響應詩有云夙夜匪懈大夫之
謂也進其職爲挈壺氏行之十年其國大治山林之富
羽毛之美君悉有之後有蓬萊處士鶴翁自言得長生
之術能仙王就而學焉封爲沈尚書遂杜門絶事提壺
誘王以酒鴛鴦説王以歡王利之曰人生富貴欲得行
胸臆耳倘羽革徒存雖百歲猶夭也于是聽百舌之讒

䟽流離之子鷹鸇肆毒爰居惑衆鳩占巢扈竊脂王俱不問焉西有鴆雀東有諫坷北有定甲南有錦駝咸不奉命自立爲君鶡騄諫不納颺秋風去曰吾居王左右不忍見王亡也與鶯遷于上谷吉了聞之曰吾固知其不終也白頭翁老矣何爲與人家國事清泉白石寧堪再辱哉雉入海爲蜃雀入海爲蛤或解羽或化石羣臣多散者優人山雞笑之王起曰罪在寡人諸君豈無故而離我乎于是鳴於岐山志悔也治網羅驅鵰毒踈鴛鷟絶提壺鶴聞之服玄裳羽衣而西去其國復治至今來儀焉

野史論曰興可使亡亡可使興禍福信其自取也獨歎吉了能得之幾先眞高尚士哉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遯世無悶無悶則吉矣

此丙子少作也不自知愛重傳示同人後漳海陳平人先生見之過加賞歎謂是廿一代原委重爲鐫刻分散川陝間屈指三十餘年幾如隔世因刪集而幷存之以誌知己之感若其文齊諧郢說固不足論也士弘再識

命字說

名爾曰文遠字爾曰質扶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也而將棄爾質乎聖人之言在六經聖人之行在萬世扶質立幹吾願爾小子近道也

附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夫動萬里垂百禩非文能乎雖然雲漢爲章必麗于天草木華實必麗于地雲物文也天地質也禮言白受采卽夫子後素之旨也媿曾先生名其長公字以質扶有味哉若曰是所以扶質也云爾不知者或以棘子成之說窺之則未達尼山之意矣新建徐世溥題

名爾曰翰遠字爾曰簡栖翰飛戾天下爲陵谷高無足恃也高者恐將躓上不足爲也君子無上人其將擇而處乎愼守敬思爾小子其識所從事

附毛羽不滿不可以高飛故鳳翔千仞鵬從九萬翰能也然鳳之覽德輝而下之鵬去以六月息蓋所以養善其力自致于無窮斯言也與易潛龍之理相爲表章夫龍非潛安能見田躍淵飛天哉動而不知靜往而不知返道所忌也蓋簡栖者以龍德養其鳳姿鵬力豈襲王巾之字乎新建徐世溥題

題畫十二則爲周元亮先生

陳章侯文姬別子圖

只是一片魂空行紙上耳那得有筆墨之迹涼雨寒燈一展一生怖畏

夜飲圖

湧湧煙水中眞覺有離燈叙別銀瓶索酒之聲不知作者何似黎生士弘以癸巳十一月丙夜觀此巳沸沸酒氣從十指間出矣

陳章侯墨梅

崛勁不可當宋廣平鐵石肝腸人賦梅花則斌媚乃爾

聞章侯風流跌宕意致傾人乃畫此則又是一片鐵石肝腸何也

葉欣塞上圖

尺幅之中酸風涼激正不必十載征人卽此一望巳堪頭白矣

章侯山水

一入此君筆墨山水禽魚種種變相據其精神位置卽後身亦應作畫師也

觀碑圖

陳生檄猶愈頭風五尺碑陰德祖未必便有死法止爭末後一著稍失人望則種種風流總皆他日罪案耳

畫鷹圖

頫首拳足滿紙雄心時一展觀可以立懦

葉榮木牛車圖

兩犉殊健決哀人若此寫貌取神榮木誠自愛他生直當寫五千佛懺悔

荷池圖

睡入荷花蕩裏去此樂可以忘死隹柑斗酒尚覺有待

之爲煩

趙雪江畫

錦國香城我願得一托足何艇邊橋上一時先頓有兩賢

墨竹

位置此君乃于一片乾淨地中眞覺肝腸如雪

趙雪江山水

一展卷便思投足此自畫者精神能取人筆墨之外也

託素齋文集卷第二

自序

自辛亥迄今一十九年刻其序傳碑銘往來贈荅之文凡一百八十有餘篇至於奏記軍書關國家戡定機宜人臣誼不當事後自見及四六啓敘皆非立言家所急槩不與焉記一十九年中往還三秦走一萬七千里路節值用兵手口匆遽歸而奉太淑人諱又兩朞中間無事得從容操筆墨者不過七八年而止所言不旣多乎哉近田居少暇余弟毅弟寬兒子文遠翰遠致遠諸孫輩檢括舊稿詮次而付之梓人敢妄意遂謂必傳於世惟是老而健忘宿昔朋好交遊經由山川道里不復多所記憶庶一展卷姓字月日不難覆按而予之壯老健衰文章學力進退亦可藉是自驗有餘矣康熙己巳四月初吉媿曾士弘識

託素齋文集卷第三目錄 二刻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序

書後　題跋

文說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全閩試牘序

閩學使丁次蘭先生癸亥六月按部上游事竣將刻其校閱之文式多士而屬余也序之夫天下操文章之柄進退與奪能轉移風會者惟鄉會兩試及學使者爲然鄉會主司故事列名廷請出上裁同考官內而畿輔御命將事在外聽臨期採取才望有司於文字皆非專掌其就鎖院校勘率不過二十晝夜又分經別席所受卷

僅百十多至三四百卷而止得至主司前者視各分考所呈數益少惟學使者領專勅歷三年久通都下邑士自髫丱壯老占一經以上者皆得而論定之進退上下闔人榮辱以一心一手爲千萬人待命非擇之至精而言之至當所得士即在高等文弗傳丁先生當提南宮讀中秘書時天下固已想望其風采今皋比所至扶善類植孤寒其所拔識之文咸澤於清眞大雅數年驕憤猖披之習剪芟頓盡每試卷一出户寫巷傳幾於紙貴賞譽人之所吝得失士之所爭聚千萬才智之人而莫不情移氣奪此豈勢分所得邀禁令所得强哉記往者文體之衰至啓禎間而已極操選家吳越豫章互相雄長久之雲陰解駁惟西江數君子之說獨存豈西江故能立異蓋原本孔孟程朱之學輔以遷固韓歐之書故操繩尺以束縛天下之士天下之士始雖苦畏其難而終莫之與易也嗟夫彼數君子皆沉抑不得志無一日造士之權兀兀窮年觝排攘斥不惜奮力大呼欲以挽持風會況乎服先疇之風操得爲之勢歷三年之久而一與一奪又足爲人輕重榮辱起衰扶敝之事舍此安

歸吾故以爲先生之試牘必傳而閩風將爲之一變也西江之善言者莫最東鄉其著書立說以爲不惟其文惟其人深歎息於文彩彰矣而功名不立論次三百年間名臣將相庶復惇尚質實以無失風厲學官之旨今各郡雖殘更兵火文事亦少衰息矣然詩詰孖既已得出大賢之門下又有知己之感將遂以爲足於已而勝於人乎抑將砥名厲行更思用其所未足也余宦遊西江徘徊先正之鄉十載復問交於三四賢豪長者有素應先生之教漫爲詮次及之固丁先生之志或亦即同

里諸君子之志也夫

林平菴宗伯道德經註釋序

分儒與釋與道而立三教之名不知始何世也釋氏之教離父母絕婚宦無君臣上下親戚之等守先王之道者往往起而闢之若老子生楚與孔子同時在周爲柱下史子孫仕魏仕漢者不一其所著道德五千言外雜見於莊周列禦寇諸書言論多與儒者合固非有奇邪怪僻絕人避世之行也特後世方士巧爲神仙飄渺之說以導引服食聳于人主其下者齋醮符籙迂誕不經

之談莫不推本老氏是非老氏之所得而豫禁也說者又以申韓名法之學其原出於道德故史遷謂習儒者多絀黃老習黃老者亦絀儒夫吳起李斯世之所共指爲殘忍鍥薄者也吳起學於曾子李斯亦學於荀卿世不以吳起李斯爲曾荀累而獨以申韓歸獄老氏老氏受乎水之行地上也潤山澤利舟徒偶一柁折帆摧而遂謂水之能爲厲也豈水之始則然哉道德經垂今數千載爲箋註者何止百家文士說家侈爲譚柄求其內以治身外以治天下國家者蓋絕無有是老氏世特有其書耳豈復有深能好之者乎漢代文景之世號爲太平時竇太后好黃老帝及諸竇皆習其書漢相曹參用黃老術治國史氏謂其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夫天下之治得盡如文景足矣人臣相君專政得盡如曹參足矣余故甚服平菴宗伯之序言稱道德爲救世之書也攷宗伯枋國當天啓崇禎之間時事糠粃宮府言路互相齮齕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宗伯其將有所甚痛而爲是言歟嗟夫文景之世不數遇平陽之相不數見天下父老子弟日枕籍於饑饉水旱干戈殘賊之塲而不知其

所屆安得一清靜無爲之化而庶幾身見之哉宗伯嗣君兼實孝廉推廣先志授刻有日而屬余一言序次以行

莆田方翊霄稿序

今天下盡羣習制舉之書矣爵卯壯老守其師說至於賦頌詩歌箴銘誥語古人所稱爲經國大業者率舉而名之曰外學此而名外不知更誰爲其內者若莆田方子翊霄旣工制舉之書而所爲賦頌詩歌又無不盡善蓋亦振古之傑矣翊霄名家子狀奇偉穎異絕常人兩

試諸生名皆在第一乙丑選拔令下以高等貢入成均聞大司成一日較諸貢士命題賦廟門石鼓同舍生束紙濡毫或嚅囁不能即上翊霄立就千言日纔中歷階納卷大司成與從官讀之色動起立避席恨得生晚明日名大噪長安從邸舍索賦石鼓方生者履相錯於道懷鉛槧就生抄賦稿者亦朝暮若而人值秋試人且謂翊霄戍名旦夕聞卷忽以他故見落翊霄賦感遇詩三十首跨驢出都門輦下貴人交相歎惜爭出櫜饒具衣裝又作爲詩歌以送其歸人生豈必盡皆富貴翊霄一

出而名動京師公卿大人求識面不得比於二陸入洛之年而祗以一第爲翊霄悵望毋乃猶皮相之見乎歲戊辰仲春余有温陵之役翊霄同客又南張大將軍所四月余過三山又適與翊霄值寓舍相去不數武翊霄日夕過從每談必更闌而後罷間或對榻分題稿出互相訂正或一字當心則推案撫掌往往驚其僮僕余老倔强猶昔翊霄亦非妄推許人者兩人之交若此其殆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耶夏末余東還翊霄凌辰來送余登舟一揖外瞪目注射卒卒無他語揣翊霄之意豈不以余遠在千里外又且老即相知深寧得數數見翊霄即不言我獨不感於心乎去翊霄已三閲月矣翊霄貧甚游四方需庚釜以養其親今不知更客何所所見東諸侯抑有如輦下諸公爭出櫜饒具衣裝又作爲詩歌以光翊霄之行李者否余念翊霄固不異在三山客邸時也因序翊霄行稿而并及之戊辰七月既望

提督甘肅張公壽序

太保公提督甘鎮多年癸丑三月二日又逢公誕日公廉靜一切筐篚幣帛之交皆不得至其門獨好篇章得

諸家著述吟詠不去手某備員南來亦既九月最荷公知即不文亦當乞言揚觶況一二絜論少爲公所許與者乎每觀古之賢人君子或思之而不得驟見或見而即甚悔其所聞又或及見而益歎其所聞之未盡者抑何相徑庭也某少宦於四方讀公自請南征疏稚竊心壯之繼接諸邸抄凡國家邊陲大計人許公咈人棄公爭者莫不各盡機宜爲社稷計久遠私意公廓落傲岸意當不可一世至來甘拜公階下接其顏色恂恂若儒生然後退而思之人之得見賢人君子既見而益歎其

聞之未盡者含公其誰屬乎昔太史公謂子房定魁奇男子而貌乃若婦人不謂古今情事同揆遂有若此者公麾下將卒以千計者五外而受節制於公以萬計者六自公莅止而民安衽席不知有兵沿邊内外聞公姓字失魂褫魄然公亦豈常數數談兵握槊以自爲雄上哉間與公縱談古今人物每發一論輒出常解之外至舉前代治亂原委及山經地志官司建除凡儒生專家之學所口噤而心懾者公則指掌而數之博覽深思而皆出於經世之大我誠不見有第二賢也公性宏雅急人之急過於急己間倒筍傾筐無所悋惜而公實無長物子弟布衣蔬食儼若寒生日者軍政大典公手疏陳情惟以得去爲幸　皇上以公勞苦功高終不聽乞身公肅躬拜命雖戀國之情甚殷而意未常一日不在丘壑此其心於富貴利達何如也每得數侍公公好稱說鄴侯軼事謂將相仙佛原不兩途致鄴侯事唐肅代之間時宵人執命宮府猜疑一寄置節帥一放還衡山若人主曲全一臣子之身而猶恐不得鄴侯之遇可謂至窮今　皇上置心推腹倚任方殷坐邊西數十年而不肯

離公旦夕内外大臣又無不知尊重公者何言不可施行何功不可建樹亦何所羨於鄴侯爲哉敢請公輯綴凌霄跨極之思膺河山帶礪之寄是非徒以一人之私爲公祝實以朝野之共望者爲公祝公當不謂是夫也儒生迂闊而遠於事情與筐篚幣帛槩置之則拜公愛多矣

重刻放生仁壽編序

昔元魏李諧使梁武帝與之遊處過放生所帝問彼國亦放生否諧對不取亦不放武帝負慙不止每思李諧風采有素不意睦隣修好敢爲面欺梁武宿媢辭令亦不謂一語枝拄慙非所當慙也魏亦人國也無君臣上下宗廟郊壇燕饗饔飧之事則可若猶未也彈生於弓網生於鈎割炙生於刀俎謂一無所取既取而保其不盡取誰將信之特放生之說出於釋氏儒者所不樂道夫不網不射聞聲遠殺非故孔孟之家法乎以其出於二氏即可以補王化之所不及者將舉而盡闢之毋乃過堅城壘而且無以服二氏之心也余習儒即舉儒者之所聞通之有如昭陽長信曠怨羇孤一日放宮女三

千非古今所稱盛德事乎再如周興典獄義縱受成周內賢豪至求死不得一旦至尊警悟馳赦詔收殘賊省無辜日月爲之低昂天地爲之變色斯亦極人世之至快矣再如黃巾毛面合蹙孤城矢激塵飛行者負户而汲相與枕藉待盡忽援師四集立解長圍男女擊鉦呼譟動地誠不意之死之生而遂得及於此也將盛德者不足爲而薄德可爲循良者不足爲而殘酷盜賊可爲乎借彼權此充類至義吾知其必有當食停匕箸卽食且不下咽者矣陳君卉菴倡刻雲怡陳中丞放生彙編

又謀之薦紳父老請附郭水潭爲放生所始終其刻書之意夫仁義亦何常蹈之則爲君子赦此尺寸之波死者得生斷者得續洩洩熙熙與爲無盡天下孰是無情之國哉卉菴其卒圖之楊先生延會既疏記其事余諾松實之請復爲序其卷首固非祗以福田利益爲賢者勸卽廣而云福田利益亦何敢自背儒者之旨乎

顧且菴侍御壽序

記乙未春於長安客座中曾一見顧且菴先生時先生初成進士繼出宰眞陽徵拜御史予亦薄走東西無因緣再見而先生宦成歸里年遂稱七十矣新安香升程子隨郡伯鄒公南來香升與其伯兄奕先從顧先生遊久數好爲予言顧先生謂先生文章政事天下所知其內行淳備篤於兄弟信於朋友當世莫能比并有舊友坐事見法僮僕倉皇殮時竟以他氏適先生閣試夜歸簪筆未解急引燭照之辨其非是別出金錢四覔乃得其遺骨以還其妻子不能自存先生撫畜之歷今數十載先生之成進士與今總憲荊山徐公同出故太史陳美公之門陳粵人客死維揚無子訃聞先生與徐公奔

赴周身周衣之具不遺餘力所遺一女纔勝衣先生與徐公相對而泣謂是女吾女之子有子當婦之約爲婚姻及笄而嫁奩鏡之具倍腆人祗知爲顧徐兩姓婚媾之交不知其固座主陳翰林孤女也師友道喪生死交情世路悠悠久矣至於莊荒陸氏弓向歐門事亦時有何意千載下有行古人之行如顧徐兩先生者哉先生爲名進士爲眞御史未老抽簪笑傲湖山之上督教諸子弟皆爲當世聞人莫不以此爲先生重夫通塞何常之有冠進賢致大官者不知其幾卽輿盡僇歸投身林

壐酒盞詩篇以自怡其晚歲者亦櫛比而林立惟是沉懷至性爲舉世所不能爲之事使綱紀倫常不墜於地斯其人賢則誠賢壽則誠壽顧先生豈止以通人耆艾指爲一世楷模耶運會遷流修名砥行之儒不數數見海內一二有心者每欲廣爲論著傳諸不朽或限於道里之遠隔或限於聞見之失眞使非香升今日有言固巳不知顧先生行事本末卽余與荊山爲鄉舉同門生好友亦升不知其當日共敦大義若此又何况其他乎香升誠不鄙余言錄其副以介於顧先生知余得見先生在三十餘年之前而知先生則在三十餘年之後也

吳虞升大令詩序

人之相得豈必在久暫哉或傾蓋投分或覿面相失亦其氣誼文章自相感召耳戊午冬余請告南歸二十四日道醴泉大令吳君虞升聞余至急走訪郭外入署齋出斗酒慰勞值除夕又欲挽余守歲以行食篝維駒若將致其無巳之情而惟恐不得者我自顧何以得此虞升名家子能文章爲醴泉非其所好酒閒手詩篇相示各有金戈鐵馬不肯遽降之意病免來離文章日久何意車塵困頓之餘復見虞升大雅之作也記杜少陵崎嶇道路過彭衙遇故人孫宰爲設盤飧便永言執誓結爲弟昆少陵崛強半生豈一酒食區區細故得以生其感激今讀其詩所云豁達露心肝則孫宰爲人必不同於流俗獨惜少陵不爲詳註名字又不識孫宰有無文章見於當時千載歎爲缺陷今虞升爲一世通人其館予也過於孫宰予卽不文猶擬私誌其事况得序其詩以并見乎特識卷端記得交虞升之月日

張漢公郡丞詩序

詩之爲言志也古三百篇半出於野夫遊女春秋閒卿士大夫征行聘享賦詩言志蟋蟀蔓草義取斷章不必盡出巳作也李唐以聲律敘進文武之途遂判然爲二如曹景宗一時興會代不數人張君漢公蘭陵才士繼起家嚢劒擢任蘭州不一年平固亂起撫軍倉卒渡河漢公慕王修赴難之義慷慨相從斯時人心恫愒親知腑肺不敢臨語交衢漢公投分畢生巳不計身死何所寧復知披雲撥霧他日更得何官哉嗣亂定當事合疏敘漢公功超拜靖遠郡丞連歲隴蜀用兵僉以漢公督

運人念漢公一官勞苦寢食且不暇漢公固不自菲薄雪夜霜辰懷朋懸故民生疾苦里俗風謠無一不盡見於詩賢哉漢公在蘭皋著壯往之節在靖遠標愷悌之聲即使樸重少文風采足人畏愛何況酌古鑠今一盡文人之極致我眞不知置漢公何等也漢公寓書於余謂少負不羈有志於陳湯傅介子尹翁歸之所為而皆一無所就攷諸史冊三君子雖功名爛然一二言論之外他無所表著漢公得時行道不異三君而聲律之學又彰彰如是漢公顧何所不如人者劉元海云每恥絳灌無文隨陸無武惜當時無漢公倫等坐結兒輩舌也

隴右倡和詩序

癸丑臘盡趙子石寅自皋蘭渡河策蹇衝雪走一千五百里訪余於張掖記與石寅別於劒津已二十有二年相見道故舊慰問勞苦外曾不數語石寅即自稱於鞏昌陳階六少叅所得交兩詩人一為陳君子壽一為閻君百詩子壽蒼髯道貌故錢虞山高弟百詩年甚少博極羣書逆數周秦如在眉睫兩君日坐老屋頹簷以詩角險眞若大將將十萬師分壇據壘無敢勝負壁觀者無不驚駭失魂魄當石寅述兩詩人時手揮色動鬚髯戟張余即不識兩詩人而兩詩人精神意氣聽石寅言若或見之矣隨索其手稿盡讀之因歎謀篇之妙如斯而石寅之所急為稱道猶恐或失者不為無故也往觀古人倡和之篇侈於黃初盛於元和彼應徐元白諸公俱各身處通顯極一時之福遇而山川遊覽歡場好會又足以發其奇懷今兩詩人從階六先生來山川有無足以發其奇者則不可知陳先生苦宦蕭然不足為賓客謀歡黃羊濁酒兩詩人何所愉快而終日擁被含毫眞若有萬不可已之事屬稿連篇至一二千言不止豈

別有所寄託抑將以隴右自少陵遊歷後皆未有專集行世而特以此補其所不足乎余來絕塞天邊日與老柳高槐俯仰酬酢何意一日之間見石寅又復見兩詩人文章姓字逃空山聞人聲則蛩然而喜余亦可自賀得朋之侈矣

薛太夫人八十壽序

凡人之愛其人也則必及其所愛之親衍而下之為其子若孫也祝遡而上之為其父若母也祝然其人雖宿

所愛敬而爲之先後者無足指數稱述則推廣不必然之數漾滉其說於道山蓬海而不必盡與理合惟其親固自足傳得賢子孫而愈傳君子每樂得而稱道之有如薛公謙若之母夫人也先贈公之見背也蚤太夫人二十五而稱未亡人時謙若在孕三月太夫人絶粒毀形恨不卽死天不吝仁人之澤而遂生謙若太夫人孀居荼苦言不出閫及謙若授室之日乃一加櫛沐謂我今日始得爲薛氏婦耳謙若懷抱歆奇不欲棲遲轅下走滇黔閩越歷行間者三十載太夫人不煦煦爲姑息

愛謂士各有志寧以守田園尺寸遂足了立孤大事其識量何常與尋常兒女子等當太夫人帷堂就乳之日短檠敗絮細雨寒風卽有子而不必其成立卽成立而不必能建樹功名卽建樹功名而未必及其身强健令謙若專制千里奉八十之老親閫外列旌旄堂前羅翟茀謙若復仁聲濊澤被於四方宇下父老子弟萬口誦揚若惟恐其不得當由今思昔謙若固可稍遂反哺將母之懷而太夫人亦庶乎少慰數十年手口卒瘏之況瘁矣特謙若純孝人以太夫人弱歲守孤應得與綽楔旌門之典國家定制被封章者不復再旌當事雖數廷請終格於例不許謙若每以此抱恨彼苦節懷清比閭多有守孤而遂成立者不三四見謙若又奚爲慊慊耶謙若近奉詔乘鋒車入見　天子旦晚秉節開鎭事母夫人之日正長海内能文章稱述太夫人盛事者亦方進而未有以已豈在區區一日之頌禱乎予忝指客敢序次其事拜手以上於太夫人且以壯謙若萬里之行也

趙氏族譜序

趙之先出於伯益周造父封趙城子孫以邑爲姓至宋遂君天下南渡後族姓散處四方而在閩泉南建安爲最盛建安之諸趙必當稱藝祖今攷趙氏譜祖康靖公槩而不宗國姓爲可疑特先世所傳藝祖太宗及咸熙一祖十五宗圖說子孫數百年皆藏弆不敢失墜所爲序次卽位崩葬月日諸王公主生卒謚號亦較詳於國史圖中又特載魏王德昭像德昭孝宗以下之所自出也則趙之爲國姓也斷斷矣意當元遷宋社風塵澒洞又數數下詔江南取宗室有名位者盡驅以北必有如

杜甫所云王孫泣路隅不敢道姓名者深有所避忌而然歟今讀其譜詳歷傳之帝號於前而特別纂其繼序之名字於後蓋欲使後世子孫尋繹其言外之旨不致本末源流久而益失其志亦哀而隱矣建陽入汀之始祖曰振振五世而至贈公縈號松泉松泉生五子皆成立而次子鉞中明嘉靖丙午科舉人歷官武定思恩兩府知府曾傳思恩公一二軼事松泉之執友老且貧席門不掩思恩致政歸歲時必停車伏側坐問起居左右行者咸聚觀謂是何叟乃能致貴人思恩執禮益恭有

學博段君固思恩塾師思恩一日乘輿他出失趨避卽日詣門跪而謝過學博曰公貴人固宜爾思恩愈不敢起學博內人出而故為好語解排乃得去此皆雅風盛德足為後人楷模者今松泉子孫繼思恩起而為學博縣令者不一人為明經弟子員者濟濟成行列汀人推舉門第咸指目趙氏非獨以其踞高席貴實以家世謙謹子弟肅然能守高曾之矩矱也試悉數閩中舊事如李忠定鄭監門眞楊游蔡諸賢子孫雖少微矣述先德者皆樂稱其世系至於章呂之黨欺王蒲之悖亂子孫豈遂無有而不敢舉其前事向人因念隋地有生緣分聽其所值吾屬何幸而得為賢明父祖之子孫然吾又將為他日子孫之父祖也他日視今猶今視昔不更當為一身計久遠哉覩斯譜可以觀可以懼矣予娶於趙視松泉公高曾大父行也三黨之親於禮無讓故直序其譜如此

羅敬夫壽序

羅子文如為尊甫敬夫先生七十乞壽言而先之以詞遠引韓子所謂身在貧賤為天下之所不知獨見遇於

大賢始足貴文如言過矣敬夫甫老而傳聲施遠近文如澡身立學為高等生行且致身華膴無事憂貧賤而余猥以一二文言偶為人指目抑何大賢之能為不謂文如之善於媚人也惟與文如交久誼當先期揚觶則所不得辭文如述敬夫十二而失母十六而父文學坦生公復見背坦生公生二子而季為敬夫愛敬夫特至每諂之曰讀書稽古將以行志無為緣飾取人容悅卽他日學書不就當奮志自立無貽若父羞小子識之敬夫跪而受敎及坦生捐館里黨宗戚素不得於坦生者

嘖嘖指二孤謂腐鼠孤雛立見暨子敗也敬夫聞言飲泣不敢自比於人及讀書求進取又時有利鈍乃負遺書去鄉里貿遷有無艱難百折之狀有人所不堪者特性豁達仁恕所交皆當世名人撫亡兄之子如己出時出所有治墳墓葺祖居葬族中之無告者甲寅閩藩變起敬夫先幾移居泉上卒不及於亂人皆謂敬夫挾筴居奇審機料事如白圭田疇爲恢奇男子之所爲孰知敬夫刻刻守先人遺訓誠恐少有失墜卽無以告無罪地下敬夫固純然一孝子耳人生不幸遭罹愁荼苦覯戚宗黨不深加卵翼爭欲几肉孤嫠孝子慈孫際斯無涯之慟未有不刻骨腐心庶幾得一當以塞悠悠之口然其間事有濟有不濟濟則先君之靈不濟而坎壈終身者何限若敬夫可謂適有天幸而事克濟者矣今敬夫年七十夫婦白首徜徉名賢山水之鄉田可耕魚可釣而又有子如文如承歡膝下歲時伏臘陳古道今回視五十年前所嘖嘖二孤唾棄揶揄惟恐不足者復幾人尚在欲不指敬夫爲全人備福安得哉昔聖賢敘述孝經上舉天經地義細及草木昆蟲渺而動鬼神回星

日更徵應及於五福壽考莫不推而本之於孝則敬夫無疆之錫亦敬夫所自有老生常談舉是以復於文如文如誠不鄙其無似進而上之先生可乎

丘秀瑞集序

古無所謂文也道非言可盡然後筆之於書傳諸其人而道著焉五經四子非文也孔孟之文在是孔孟之道在是推而至老莊荀墨以及管列申韓其文垂至今卽源流大小不一而皆各有其道後之文士不惟其道而惟其文精微者既不易知而淺者又不足述乃務爲離奇詭變杳渺恣放以求申其說文愈工而去道愈遠晉隋以降吾無譏焉唐之爲文不止一昌黎韓氏宋之爲文不止一廬陵歐陽氏歷數千百年間其人其文有傳有不傳卽傳亦或不能久遠惟韓歐之書家習而戶有之當韓之時有柳河東宋之盛也莫如眉山父子且不能與韓歐爭勝況其他乎韓之言曰吾非好其辭也好其道也歐陽之言曰學者未常不志於道而至者鮮焉然則韓歐之文傳者其道傳也今有人焉曰我非文之謂惟道之謂將賢者疑愚者怪其下者亦爭且嘻笑迂

闊於其間不以爲妄則以爲庸矣是非強幹立志不移者必不能自堅其學丘子秀瑞年甚少勇於爲文又持身甚謙其爲文必根據於仁義道德其爲説即數變而必歸於君臣父子人倫刑政之大蓋斤斤乎欲其至而又惟恐其不至也丘子他日或至焉或不至焉而丘子志則大矣丘子以經明行修應有司特拔之選行入京師遊太學京師天下之歸太學人文之所自出也其爲文而近道者幾何丘子得師之不惟其文而終可與適道者幾何丘子得交之友之丘子成立其未可量乎亦

學於文而斤斤乎欲其至而又惟恐其不至者丘子有以自勗得間亦弁將有以勗我乎甚愛丘子之文也特序其卷首而并以送丘子之行

寧化縣志序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皇上誕敷文教允廷臣請纂修一統志先檄直省所在有司呈稿彙進下史局閒山川里道不合屢煩嚴旨切責一時奉行期迫多因仍固陋太史公云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矣寧化泉上李元仲先生舊學通儒爲海内人文碩果不交州府者四十年前令何公束書載幣以邑志請先生辭之再數請乃可書未就而何公遷去及書就前令王公急欲梓行又不果今茂宰祝使君來治寧化見是編而再三歎息謂非一邑一人之書而天下古今所通共之書將以副功令詒來者非我其誰任僉謀於學博謝君及邑之紳士父老咸韙是舉度工選匠不數月而刻告成予得俯首卒讀信哉祝使君所謂天下古今所通共之書而非一邑一人之書也寧雖望邑志殘缺者將百年發凡起例非有故府足因也摛辭辨體非有羣材足藉也先生

以一心一手經營數千年之事無飾言無曲筆識其大者舉一端而古今上下治亂倚伏之故無不詳樹一論而源流升降補救損益之計無不備識其小者而山川里道丘陵陂澤岡巒嵒壑無不掌指而縷分斯固釋法顯之所不能既其詳核酈道元之所不能爭其奇麗者也後有作者蔑以加矣夫郡縣事至冗雜錢穀刑名之司日救過不暇視邑乘廢興無關緩急即有意修舉而或所任非所賢所賢非所遇世乏淵雲遷固之筆使名區勝蹟魁人傑士湮沒而不得傳者何可勝計祝使君

之爲是舉也固甚慶乎國有人焉得以一邑之書見於天下又得毋更致慨乎國有人焉而僅以一邑之書見於天下也汀州府志之鈌亦五十餘載郡伯鄢公賢大夫也雅意重修將專車延先生定論今先生亦遂老矣年八十有二倘天假緣便獲見成書推廣一邑者及於一郡以一郡者漸及於天下先生將無有意乎予受業先生之門何敢附游夏一辭之賛特歡祝使君任事之決而識政之大也敬記一言於簡端

重修上杭縣志序

纖省郡邑之志與國史相表裏體裁大小不一而義意則同史主勸懲志專實錄史獨難於斷而志則兼難於修凡修史立局總裁校勘皆定專官進退黜陟備呈乙覽卽權貴不得以力爭至郡邑之志非生長其地者人與事不相習勢不得不屬之一二里黨能文章熟掌故之士然宗戚交遊親串所在往往閣筆濡毫遷延嫌怨稍拂則速索米立傳之譏槩删又不免陶範挾刄相臨之懼遂至兔園夫子亦點文壇椎髻布裾盡標淑媛流傳四方指爲口實志之濫也匪獨有心者不願爲且不欲竟讀也是非地方司牧具心强力任是非勤採擇而又具良史之才者斷不能成書而垂後若今璞山蔣使君所修上杭之志蓋亦僅矣上杭爲臨汀赤縣有明三百年間藪澤數警特設憲司節制其地川陸三百里人文山水甲於諸州志之鈌者百有餘年而未補豈能文操筆者遂無其人抑以宗戚交遊親串之所在懼於速尤府怨而有所不敢耶抑豈一時司牧文章政事不必兼長而任是非勤採擇又有力有不力耶蔣使君涖治八年政通人和急急乎恐文獻之不光爲懼聘名士分

部家心手勾稽兼時積月今讀其書數千年間一邑之治亂興衰若可手輪目數細及里語方言蒐羅放失至於官司人物出入進退毀譽所不得搖愛憎所不得奪又何其斷斷如是昔韓昌黎推避史事柳州貽書相督謂其褒貶是非不肯任將來不敢爲御史大夫生殺予奪更有重於此者則弁不敢爲宰相今使君奮然執筆而不爲愛憎毀譽所搖奪是御史大夫宰祖之心也然則蔣使君豈僅才勝一邑其所成書又豈僅一邑之志哉郡志殘鈌有年當事屢以相屬逡巡而未有以應倘

得盡如寗化志之博麗自爲一書上杭志之明辨而有體則庶幾踵事增華事成功半然終逡巡而不敢以應不敏之嘲固已遠慙柳州近復抱媿於賢使君不少也

鄭氏族譜序

讀譜鄭氏之先出於保安州明初遷淶水有祖廷助廷用廷賢以武功著而廷賢遂至大帥鎮黔蜀將三十年再傳至宮保尚書紳而鄭始大宮保生大金吾瓏瓏生光祿崇光金吾執法廉平豪強斂手光祿服官在熹宗朝時閹人魏忠賢動搖國是三朝要典顚錯是非光祿

不惜矯首厲角與之爭執纖人遂指目光祿爲東林黨魁嚴旨削奪戊辰皇人既得乃還光祿章服光祿生世英世英又能於其官迹鄭氏數傳文德武功讜聲直節標炳丹青比之崔盧呂范家可自爲一書人可自爲立傳鄭氏豈不儼然一代宗臣乎大清定鼎郡丞公有成起家大令晉貳臨洮今有子元亮博學能文懼譜牒之失傳也爲之搜羅放失攷訂源流折衷詳辨體質而言文賢哉元亮之爲此也昔司馬子長繼春秋纂述二千四百餘年之記載論綜百家言成數萬而推原其本則曰聞之太史公云云夫言必稱先孝也舉不忘舊德也嗟夫桑田澒洞玉牒成塵石室之藏弃誰續長編蕉園之秘記幾留殘本而鄭氏父子祖孫功名勳伐伏波之銅柱依然尚書之賜履未改三案之公論久定黨人之碑碣重磨讀鄭氏之譜不獨羨其後人能繼先承志俯仰今昔所以生人感歎更自無窮矣郡大夫鄢君在公與臨洮君爲內兄弟其子元亮適客於汀因鄢公之請敬序此以報鄭君

介壽圖序

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然則人子永懷明發卽當厥父母慶升歌洗腆之時卽皇皇若有不能終日之感況其親既歿爲一追踪前事能不慷慨中來乎此爾謀潘令君以介壽圖詣余請記而不禁悄然以悲也圖爲爾謀佐光州時州之士夫父老爲爾謀壽日所上時爾謀在北尊甫在南烽煙阻絕無家可問爾謀卻之至三士夫父老無所致其情乃祝爾謀兼遙祝尊甫若將寬爾謀旦夕之憂并以兆他日溫凊之慶也圖高尺許長徑文趾錯於門內外者爲紳爲士

爲耆老爲穉少登於階者爲伶樂爲歌工䄵冠坐堂上者爲尊甫來升先生綵衣裼襲左右佩愉色舒頳拳跼捧手卒子姓執爵而前者爲令君爾謀魚雅一堂歌稱旣醉揣爾謀當日誠恨不得如圖中一日耳自王師四出疆宇廓清爾謀適遷官隴右遇覃恩又封若翁如其官爾謀願豈不遂哉無何來升先生卒于家爾謀見星而奔哀如孺子三年久再補余邑之長汀使尊甫而在來就爾謀之養年纔望耋耳乃繪圖猶故渺若河山爾謀將無視圖上之樽罍慘於羹飯堂前之揖客儼如素

車一時錦衣彩帨之輝煌何以異於腰絰苴杖之荼苦乎聞來升先生長者輒先德格言細書成帙以敎爾謀自家塾至服官無間日爾謀每捧書而泣今爾謀令君治汀三歲汀人愛戴爾謀其傳寫盛事以壽爾謀者當亦不止於是然卽傳寫盛事而卒無因重上登堂執爵之圖吾知爾謀之心至今有餘痛矣

高雲曙先生校士錄序

國家儲材學校視古鄉舉里選之法人士雖殊尤異等非出學使之門無由策國書升名禮部是學使之權綦重於人士爲最近而親顧學使三年一受代傳舍其官按部州郡盡一月或數十日而罷非有宿昔知聞之舊風簷寸晷糊名上尺寸之書以聽取裁予奪弟子先生亦泛然相值耳學使又位至貴倨頤指左右關人榮辱士卽文無害毛髮細過皆足府咎速愆去古敎育人材之義蓋絕遠矣小雅菁莪之什子夏序曰菁莪樂育才也昌黎韓子釋菁莪之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也師嚴道尊之說過信遂以矯持風力爲勝任進退高下

惟吾意所爲誰得而難我者吏還不云乎循理奉職可以爲治函丈絃誦之司使人重足而疑其難近毋乃養也而浚之以生育也而更故折其角乎我固於雲曙髙先生觀其行事言論及較試篇章而深歎爲不可及也先生胚胎先德弟兄年少奮制科起家爲輦上郎被命來視閩海學政下車日首試會城持身氷玉竿牘不得至其門拔識皆孤寒宿學榜下爭相歎息謂數百年中所未有督撫兩公踵備上事狀聞於　天子年少科第則有簡視一切之心操履潔淸則有廉倨孤行之色一

出而受知大吏名滿殿廷又或有闊步臨深之想而先生曾有一於是乎道風淵穆幾不知身爲貴人校試徧數州材者教之育之材之未成者亦教之育之視成材而得與於甄拔者憐惜尤倍即或少犯科條審頗別白從無厲言倨色以少示威嚴以故士爭自愛束躬修行愳以過失聞長者收録之文備出於大雅端方茁軋浮囂之習無因僥倖得一當今較閱之牘具在有羽經翼傳引物連類卓然不朽者有汲深探遠窮情盡變澤於古人之言而自成一家者與先生靜穆淵涵之氣默相

孚感而不知其所以然每私誦諸里黨謂朝廷令甲以公明課諸學使者若高先生公固不足以盡之明亦何足以盡之也夫羣十五國千萬之衆得列於科第者不百十人列科第而得操文章一日之柄者百十人而僅得一二此一二人風采位望爲人士所愛戀依歸者又不數數見吾安得衡文者盡如先生以長育天下之人材仕宦者復盡如先生以實見天下之人品哉

闞翼公先生七十壽序

順治甲午吾郡舉於鄉者三人舉於都者一人而某實附翼公後翼公長予四歲予事翼公猶兄也翼公清懷坦意與人交無城府當公車北上同人齊集京邸文酒之會無間惟翼公蕭然危坐無厲色亦無譃辭莫不心欽翼公長者諸君子之嚴事翼公猶予事翼公也辛丑予需次爲信州理官丙午翼公詮選人得浙之嘉善嘉善望邑人謂非翼公所宜然翼公誠心接物人不忍欺兩歲間清逋賦三萬有奇訟獄衰息吏胥拱手閒則課邑中人士手自校讐今登巍科列侍從者多翼公門下士予信州去嘉善近時時聞翼公治狀不謂失貴人意

遂以蜚語中翼公同人多爲翼公惋惜予謂翼公特去嘉善令耳而翼公固自在也翼公既去嘉善久其邑中紳士感翼公恩爲翼公立碑志不朽適公子星源有事吳越間邑中人擁星源馬首爭問舊使君安否傳餐致餽者不絕於路翼公何所不足於邑而顧失貴人歡遂使千萬户失茲慈母也今翼公里居十七年赤手寒素固未增益附郭之田一畝性恬淡終不以貧故於當途有所請謁記翼公爲予言自嘉善歸日一僕一蓋步入里門太夫人遣侍婢問堂上來何客自從簾幃間覘之

不意翼公來歸急出握翼公臂喜極而啼次日里黨鶩傳曾有邑大夫致政歸如此者富貴功名之習中於人者已久若深源喜錯空函應玄恨移破甑進退周張賢者不免乃翼公方耆而謝事至老而食貧將翼公得毋尚未忘情而以其才不竟用爲念乎吾知翼公必不爾試與翼公指點同譜舊籍三十年閒幾賢尚在進退升沉不勝風雨飄零之感而翼公徜徉里巷書可讀子孫可教夫婦齊眉莊如賓客今七十稱壽之日且有皓首白髮之同年生如某者爲之摛辭而揚觶焉吾與翼公

豈不浩浩焉落落焉自幸爲得天之全乎翼公強健如少壯令子文孫成名旦夕所爲福澤之事方來未艾而予獨敘生平習於翼公者以爲壽老年兄弟之誼文也蓋不如其質也

周太毋八十壽序

戴記之稱十義也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德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匪是也國非其國家非其家國不盡治也家不盡理也有人支柱以砥其流而峻其防焉於以美化成俗則國可靜而終不可動故予於孝子弟弟賢婦淑媛之間每樂道其行事且相與贊誦而不遑也記庚戌予治永新里中親舊以克俊周君壽言見屬予雅習克俊之爲人曾執筆而論序之繼予歸自秦西則已不獲見克俊君惟得友於楚白兄弟楚白與其季習先世之學以醫鳴而其仲以文學著毋舒孺人賢而壽楚白兄弟朝夕承歡不忍離子舍與人交訥訥若不出口諸孫咸舍文抱質稱其家風夫泉在山而流或濁之木千尺而枝或掎之合兩世清德之貽不失矩矱高曾之舊克俊君可謂不亡而君子長者之風尚足坊表於

末俗也日者楚白名高公侯交禮制府千里外馳書重幣促楚白就道楚白以毋老辭使者強之再不得已牽裾含淚而往榮利人所爭趨千里不爲遠道而楚白急一日之養郤幣辭金即少拂貴人之意而有所不顧每舉此告人以爲有賢哲之所極難者今太孺人亦遂八十有一矣當斯設帨之辰子孫內外千指更番上壽舉國中上自鄉大夫士下逮耕傭負販趾錯道路莫不奔趨周氏之堂助楚白舉觴稱祝盛矣哉此固楚白平時喜懼交幷誠恐不克一旦遂其懷者今有捧手扶杖之

歡而無陟屺望雲之感所可爲太孺人慶者固無窮爲楚白兄弟慶者不更無窮乎運會日以遷流以孝友淳良克世其家者又不數數有吾安得里黨間盡如周氏父子兄弟使三代之英復見今日寧袛以壽豈今毋爲人一時之引重已也

閨怨和韻序

詩賦之有限韻唐惟禮部試爲然其他和酬贈答率次其意而已後賢爭奇奪險或一詠而和者數十篇或至數百人然意在比事屬辭於題之離合得半取青配白而語之離合亦得半和詩固易見長亦易見短也況限以五韻之險又束以七言閨怨之近體而又以十八字之名數盡欲互見於五十六字之中蟻封盤馬卽使王良參御寧能曲折當心乎立三林先生讀書富而用意獨高十篇之中摩揣盡量似古人先爲選材庀具以待後人之部署位置偶爲立三一一拈之而出眞極秇苑之能事矣因思文人之思日變而不可窮古詩遞降而爲近體近體遞降而爲詞曲以至方名藥草亦覼篇章子夜雙聲競工新響格愈變思愈巧而其體亦愈雜安得率一世之才人文士而盡歸諸清廟明堂大雅之作哉老生常談因讀立三之篇而忽妄發非獨爲立三言也若立三擅清廟明堂之什則固服習於立三素矣

永新試牘序

永新文章之奧區也學使按部童子之試於邑者一千三百人其合有司格式得爲博士弟子員者三歲中十三十四人而止此一千二百有餘人削贅操觚俯首風簷之下急急於求有司一日之知而不得者豈盡其才之不若哉九方皐適野萬馬仰嘶爲九方所收者無論此萬馬意中以爲必顧而不得顧或雜於拳毛瘠骨之間竟有不能邀其一顧者此蓋萬馬之所心傷而亦九方之所沾襟泣下者也予領邑三載月進文學童子而課之其尤者予標之識之其瑕者予註之乙之予不敢以一日之長自嫌諸子亦不以予之妄而過督也豈眞有九方之特識哉毋亦不忍虛此萬馬之心懼其求一顧而不得又懼其雜於拳毛瘠骨而或有未顧焉此意殊爲可念耳辛亥冬予量移去邑諸子不忍沒其一日之知將以牘授梓而待序於予予更將何以告諸子諸

子其將無急急乎求其一顧而益發憤爲飛黄超乘之材珠有時剖玉不終藏毋徒襲昌黎舊語謂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也

送張紫芝序

張君紫芝挾筆墨遊四方而所遇輒不偶緼袍不完旅食山寺歲巳暮將歸里門足縮縮不能自前黎子閒之而歎曰有是哉張君之以才多累也所見稍稱一藝者皆得爲諸侯上客裘馬鮮腆赫奕道路紫芝落筆雲煙精鐫篆工小楷又能爲五七言詩歌乃投謁一二貴人

或見或不見即見亦不甚急君惟三四窮交見君爭迎門倒屣又不能急君之急將王好竽而子鼓瑟耶抑姑以此嘗君將增益其所不能耶宋孫明復少入京洛貧不能自存遊貴顯間乞錢資給後二十年聞有孫先生者講易泰山下旋踪跡之即二十年前乞錢生也君其急歸君里中多賢士大夫各能文章重氣誼君歸而問交里黨益精所學他日名成行立當有留書齋素詣門求通欲見張先生一面而不得者張君豈嫌晚達哉紫芝告行有日爲識其行卷并以送歸然予終媿儕窮交之數僅能迎門倒屣而卒無以贈君之行也丙寅臘月之十四日

永新金維城試牘序

吾讀金子維城之文而悄然以思也人士操三寸管皆可叨上第取功名如宿負維城讀書淵博行文都雅數上書而數不得售余承乏永新十試文學而九首維城亦自疑余之私於維城間爲糊名暗索而維城終不作第二何維城之善於移人也抱此以往維城豈長貧賤哉夫詩書之澤不發於先必發於後維城以曾端甫先

生爲之祖以堯臣先生爲之父以金右丞先生爲之外大父三先生雖言滿天下而皆以布衣終其身維城依外家久故仍金姓以嗣其傳集兩氏文章之澤而聚於維城之一身維城而不捷者天人之際吾誠不知所與

鄢在公郡伯壽序

甲子七月上浣爲郡大夫鄢公懸弧辰八邑四民上無疆之祝者趾錯道路宇下諸孝廉感公意良厚更欲乞言張錦致其頌禱之詞庶幾子夏氏所謂嗟歎之不足而詠歌之詠歌之不足而手舞足蹈者乎公乙未成進

士年纔二十有二一宰近畿卽奉命典儀曹繼出守辰溪更領汀郡中外回翔幾三十載官不一地乃楚人之愛公也如近畿閩人之愛公也又如楚人公誠何以得此史家稱循吏者莫先子產孜子產從政一年而輿人謗之及三年而後有輿人之誦彼蕞爾鄭盟會僅若財賦刑章亦僅若幸子產位上卿可以直行其志又幸子產得君專歷三年久設使當時文法苛細簿書期會上下拘牽又使限年課績予奪進退一一聽主爵恐卽子產亦不能及三年將毋僅聽輿人之謗而止以觀我公

治汀蓋極難耳汀幅幀雖褊小領邑八兵燹後逋賦滿萬訟獄催科之牒如雨各令長卽賢明不識若鄭子大叔子羽然明與子產相助爲理者幾人而是太守上有制府有撫軍有司有道遞相統轄郡去會城絶遠又不得以時見試問如晉重諸侯之幣在今日欲如子產寓尺寸之書以令名好德邀其改顏而易聽能乎作丘賦以利社稷傍撓中阻欲如子產孤行一意不恤人言而遂集事有成能乎往往令之所行非意之所在民之所便又非令之所急太守一官承轉上下之司事緒萬端

而無與分任其責談者不深維時勢事變動輒謂古今人不相及抑知古爲其易而今更獨爲其難耶公治汀兩載廉也守之以寬仁也斷之以義兢兢奉職祈於寡過日者殿工採木令下率土同王之事而求備於一郡公登危涉險四閱月勞形敝思部使者又遠來按視上下周章乃投艱遺大於一郡大夫而聽其自爲計幸公開懷陳布部使感其誠盡如公所指畫不信宿而部使戒行夫亦既謀之經年累月用力至萬夫用財至萬緡而公一心一手經營既不敢以勞瘁者博上知又不忍

以苛煩者速民困卽一事以槩其餘而公之爲公難易之故蓋亦瞭然可數矣每相私謂公之庇我汀人不在乎動而多功而在乎靜而多福也天下惟靜深有本之人不易知亦惟靜深有本之人福久遠而不可算量諸君子瞻溯淵源多公門下士不則皆通家子姓行函丈啓居之下常得公之行事而亦並得公用心之大乎哉咸曰是固諸子弟之志得先生一言而暢其說也請備錄以上於郡大夫時七月之初九日

賀郎靜公郡公署寧陽還郡序

國家肇運文武大吏半在關東散置藩屏郡縣間者亦十人而九子姓競起咸各著名當世談者比之南陽豐沛考古三代以還率以世臣卜國之隆替遠如周召單劉勿論若晉之范欒齊之高國歷數百年皆與君宗盤固始終而不可解魏晉唐宋門第益尊爰立將相多起於世族寧爲祖德宗功在人朝廷故市恩澤被光寵實以其服習先疇所見於父兄者大熟知舊章典故一旦出而臨民治國必思各致其力懼一二失墜即無以奉颺其先亦理所必致也汀貳守靜公郎公爲故大司馬

總制公文孫總制豐功未竟閩人思之至今不十年而靜公復來佐汀郡公年甫及壯當事固欲以盤錯試公而公亦急欲以才自見適汀屬寧邑缺長令檄靜公署理寧巖邑也公至而首鋤豪暴禮俊彥恤催科最關一邑之安危者莫如長關較斛涓涓綿綿之戒固寧人疾首痛心所不能忘諸一日者也公不大聲色而次第告平曾無有一夫敢抗顏側視日者公還郡父老子弟膝觴道左牽衣留使君頗終乳哺張錦幟而導前旌者二百里不絕於途史牒所載留鞭截鐙之事數百年中僅一二見又或治於其地十年五年之久感深腑肺然後形爲歌詠勒之貞珉曷有數月之間而民懷吏畏歎呼讚誦若不能一日離怙恃之下如公豈不謂世臣之賢孫肖子乎記漢馮揚爲弘農郡子偃起家名臣孫勤遂拜僕射尚書宋呂許公守門下平章子希哲爲崇政說書孫好問又爲時名宰三世一德籍籍滿於寰區公盛年高位所爲賦北杞南桑之詠者會自有日而獨羨其甫褰幃而高永譽述祖德而紹宗功與古今名賢前後相望固通國之公辭實昭代舊家之盛事也

何夫人壽序

信周何先生來教授臨汀四載時母夫人在里門見信周歲時惄然自念貧故不能具舟車迎母夫人東來又官舍卑陋懼無以遂板輿行園之適也余數語信周道路僅千乞貸猶足供行李官舍卽不華稍塗塈足奉老人歡毋爲戚戚使賢母令子遥相望也信周欣然曰是固某之志也經理積月丙寅冬太夫人遂自泉如汀丁卯正月人日爲太夫人七十加二辰信周同年生王君爾階及從遊子弟謂余也當有言以揚其盛余與信周

交善信周又不鄙而好誦余文況太夫人之來也余實先之余安得辭每觀書傳所稱雞鳴戒旦剕布操作之事多得於羇孤隱逸里巷丘井之所爲而貴家大族無聞焉豈貴家大族之女德遠遜於里巷丘井哉性習相仍積漸之有自也惟左氏述魯敬姜以公族之長累世之貴事無過舉其教子就勞遠逸若終身踐履寒素未常一日被顯榮光寵者則是貴而能損富而能下其賢也不較多於里巷丘井之家乎何太夫人甚似敬姜也太夫人爲賢太守女爲名同卿婦爲名解元母鹽米凌

雜烹飪浣濯之勞非所習也乃相攸事同卿公啓處堂上先事承歡繼同卿成進士令海康留粤東數載先翁姑又急首丘之念太夫人自請御兩親以歸晨夕温凊如同卿在左右同卿五丈夫子太夫人惟舉信周四皆庶出太夫人視如所生里黨嫺娅不辯其孰氏母貴家女多不任爲人婦又不任爲人母至入宫見妒人事所常跡太夫人風規舉止何止加人一等哉信周弱歲舉鄉書今家孫又繼武而起即太夫人稍倦勤廸曰吾爲而家三世婦心力盡矣小遂優閒豈爲過望乃信周述太夫人趨庭視膳之次必進諸子孫教以讀書行己自爲婦爲母爲祖數十年如一日夫古人之愛人也有頌有禱頌者頌其已然其禱也從所不足而後多爲之辭如太夫人何所用禱乎文孫今貢入太學信周亦當以冬底上春官將來徊翔仕路歸覲有時則今日闌干首稽春燈細雨之中跽上一巵爲太夫人壽也亦豈易事乎信周其可欣然而喜太夫人亦可欣然而喜矣

丘兼三粕餘集序

丘君兼三集經史百家之說成書十六卷約數十萬言

名之曰粕餘黎生讀之而歎曰有是哉其勤以博也著書難而薈蕞古人之書尤難撮陳言而排比之則餕飯不足食也割錦綺而襞績之則芻人而象設也必也聚十百聖賢之語聚數千年興亡之故而出入於一心一手不知我之非古人而古人之非我也然後持之有本而言之有故今兼三上自姚姒姬孔關閩濂洛以及曆象方輿幽而至鬼神杳渺及飛走動植莫不洞微索隱領要標宗使古人之心見而吾著書之心亦見開來繼往豈有所謂餔其糟而啜其醨者乃顔以粕餘名篇將

慊慊自下耶抑開示來學使求其已至而更求其所未至耶兼三家世郭外授經計口蕭然庭户圖史雜陳門無結軌之賓剌絶州郡之室兼三固不欲名字爲人知人亦遂無能知兼三以予學爲古文辭稍能論次當世人物亦索兼三十年之久而後能見其人則兼三之人可知夫境地煩雜則神明之氣不生願力卑瑣則毀譽之心瞻顧著書立説豈天下抗塵走俗之人所能辯哉予故序其書而并著其人以告夫世之讀兼三之書者

族譜自序

家譜作於　先大夫少時誌世次諱字而不及其他發凡起例以至於生卒壠墓則先朝崇禎庚申士弘爲諸生所稟命先大夫而續成之者也時弘年二十三感先澤之凋零懼修名之不立皇皇然若遂殞越時從二三故老問先世軼事又日紬紙筆與弟毅走墟墓間磨括碑版檢搜其生卒阡葬月日偶有所見隨即筆之於書約略經年始成卷帙即今藏本是也閲更代康熙丁卯去庚辰巳四十八年先大夫卒於甲申音容隔絶亦遂四十三年而弘又七十稱老矣此四十八年中少者長長者老且死共先大夫行輩者僅有而故老軼事更無一可問日月愈邁來者何觀夫一里之中爲儒不數家一家之中爲儒不數人即稍號能執筆爲文章或羇縻仕路或食指奔忙視族譜爲可緩可急即欲爲所爲而時與力又有所不逮弘也老不至頽廢家不至饑寒文不至卑瑣繼述之事豈不在我哉太史公不云乎予小子何敢讓焉譜成修脯醢之祭於祖爲卷之數七爲葉之數一百一十有三康熙二十六年八月之朔二日戊申十世孫士弘謹書

長汀潘令公壽序

蓋今日無不言令難矣才理絲器游刃而不必盡在期會簿書也最考功受上賞而不必盡在撫字催科也令固難而令又以難自委將古昔所稱求爲一日親民之官不可得與所傳畏壘庚桑之事皆史冊矯誣飾説而舉不足一信乎以觀話翁使君然後知天下無不可治之民無不可理之國也公曾令肇昌之會寧再授茲土會寧爲天水赤縣時屬秦隴用兵又地當孔道金錢芻粟車牛輸輓之使如織公上不廢事下不厲民督撫諸

大吏倚公如臂指繼以艱去交口歎惜予徘徊隴上數年雖出關在公未任事之先知會寧狀最悉知公治狀亦最悉也天不忘下邑乃以長汀煩公去夏公莅治之一月有傳公見星坐堂皇至日昃不暇食左手據案右手鈐紙尾冊黃哦諷若老經生然予曰勤矣再月又傳公訟牒滿堂皆一一温語勸退間互有爭持發三老平亭即事重大刻紙爲隸聽自詣官終不遣一卒束卷獄成吏胥斂手予曰明以斷矣再月又傳公徵課廉平上檄交馳亦必權其緩急出入收受令典藏自行封識絲

粟濟公家用一文不以自私予乃歎曰廉矣仁矣將何恃而能久哉歷今已一年所訟者卒平頑者卒服即宿昔所指爲囂僻之鄉咸輸將恐後不欲以追攝負公歲春首例當舉行鄉飲向久視爲故事偶或爲人指目卒託辭遜避如蹈羈筊公悉其敝陋先事按籍得邑中父老年七十上者凡幾年八十上爲鄉閭矜式者凡幾分緘延致士民感使君雅意推懷無有一人謝不赴者至期公嚴整衣冠戒飭廚傳揖讓登歌成禮而退自九十以下至七十以上紳衿耆老與於賓席者一十有七人

舉國擁道爭觀歎爲從來未有之盛進我父老而禮之取我子弟而敎之此古人之所行也公之爲政豈以一二事博名高又豈僅以徵輸及額訟獄平反遂謂足了公家事者耶夫民之急於求賢有司十倍於上之求良百姓或數千里而後得一人焉或數百年而後得一人焉何幸而獲身親之則所爲躋堂稱祝願爲無已無疆之頌者豈情之可已哉予故直書其事以荅博士先生紳衿父老之請而無庸旁引曲說使人謂言雖美而無徵不信也

福建壬子拔貢齒錄序

同年之說何始哉先王黨庠術序之敎行人士離經辨志捧手摳衣奉一先生之言如由回之語稱同學也出而事主寅恭協洽讓善推能則稱同官惟鄉飲里社之會父事兄事隨肩雁行老者前少者後日月之長者曰先一飯同年之名所自起自唐重進士科而後士之同策名於禮部者槩稱同年節序離筵連軫結軌至曲江大宴天子爲賜金錢御樓臨視故同年偶面異日青雲之糾流傳禁禦其人終身無以自解寧惟是煇煌觀聽

倡導浮囂亦以人士釋疏解禍講讓敦仁今日誠不忍負友他日與人家國事豈敢漫而負上哉康熙壬子歲皇上開闢門典拔庠序之才且賢者讀書太學閩省得六十有八人時督學使王公周詳敬慎殫慮竭思榜下日咸稱盛事今十有四年矣掇巍科躋膴仕者旦旦熊熊方接踵未艾也蔡君與諸君子復有齒録之刻人情何常之有日習則親遠則疎疎而久焉則忘且怠歷今十四年久意致殷勤不忘旦夕如所謂隔同年之面知異日之心者定知其無是而所稱進賢讓善若欒趙房杜之共相推挽者不又皆諸君子之餘事乎且諸君子雖晝里分疆皆閩産也遠者千里近者數百里或百里數十里父子弟兄互知名字歲時綦履之問如過其家雞黍登堂序孔李通家之舊將車行酒講紀羣交拜之風則斯譜固仁讓之成書匪曰彙征之簿籍也若秪以爲示交遊光寵要乗車戴笠之盟焉則淺之乎窺諸君子之意矣予兒文遠忝附諸君子之譜末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鄧氏族譜序

富貴易居也貧賤亦易居也惟世躋華膴時介中微創守俱無所據譬之摘星承露柱礎僅餘喆匠工師抱空質而一旦欲返凌雲之舊其事絶難而其心絶苦如鄧子子非所上族譜亦何能竟讀也鄧之肇姓見於春秋至高密而鄧始大由清流而遷長汀則自其六世祖松澗公始松澗兩佐名邑爲清白吏好文章工五七言長句所書過庭家訓近今百歲手澤猶新子木山公向榮起家成進士直道事人一爲户部郎改刺嘉定子孫列鄉書爲州牧郡縣佐者若而人曾幾何時乎楊公四世之清德不能保壠上松柏之數行道之人掩目不忍正視子非父子繭足黧面節縮飲食合數世之胥而瘞之今又譔次族譜表示將來凡先世一言一行得而傳述者莫不搆求四出手抄掌録以歸體核事備言隱而志哀孰錦襲也而故裂諸孰蹐淵也而故拾諸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因歎人之子孫不必皆賢不必皆不肖誠於接續之閒得一二守先待後之人扶輪夾轂延將絶之緒不使先德遺於草莽爲一支之肖子卽爲一姓之功臣如子非豈不誠賢乎余生諸賢之後每欲輯

里中耆舊彚爲一編以爲汀南文獻世家巨族既已傳述無多或有傳焉又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今獲觀鄧氏之譜何異輿平以後重聞正始之音所以竟讀之終序之而猶有餘歎也

伍玉鉉太翁壽序

予與伍子引之有僕訂交卽知其尊甫玉鉉先生也及延有僕於家令諸孫從函丈而乃知行事益悉丁卯十月爲先生七十辰引之兄弟先期肅衣冠詣予請爲揚觶之詞予笑謂兩君姑遲之俟兩君秋捷信到欲使予

文亦少生氣色也無何兩君皆上書報罷僅引之膺歲薦策名禮部而歸夫人生子不必皆才既已懷文潔行負一時廚及之目則未有不願致身蚤貴出而事君建績以少慰鞠子之懷者人士俯首受書三年一上計操數寸管皆可連軫接軌噓吸風雲況親老在堂計期數日歲抱其空質而歸卽親戚交遊亦幾疑其貨之不信謂引之兄弟悠然無所感歎度非其心抑豈尊甫先生之心屬予颺言授柬又復迂文遠引謂萊衣范甑儘足承懽無事梯取世資爲時俗之所豔慕念與引之兄弟交何等而柰何作此不相知之慰藉也予遊秦久知秦中細事請爲先生陳之洮陽之南里有姑媳業絨者朝夕撚一絲竟月成織僅寸里中婦咸相謂吾月一織日市粱肉飽兒女若月僅寸將十年不至丈也好藏之留上用姑媳知其笑已默不應值武宗皇帝好奇服出使者徵洮絨有司三四進咸不當上意將遂加譴責羣指詣姑媳家姑媳出所手織纔解匣光氣閃霍爍若雲錦有司悵見晚立授使者進上方使者因此謂稱任使得致大官卒以千金報若姑媳故今姑絨之名滿天下先

生七十年中所見人世浮沉損益消息之故不知其幾則今日所以相期子弟者將爲一月一織之急而早市乎抑将十年一織以待千金之餉乎先生通識倜儻內行淳摯一門之內枕籍詩書父以教子兄以教弟伯叔從父以教其猶子兒無常父衣無常主醇氣所積出虛蒸菌伍氏兄弟而不達者天人之理其尚足信耶願先生進而大耋進而期頤安坐以待子姓之成立今正引之兄弟朝暮撚絲之時也特援引連類修辭以上先生并廣引之有僕兄弟成雲錦進上方會自有日胡爲鬱

鬱懷抱急一日之遇合爲哉

葉蒼平學博文集序

予去永新十八年回憶生平遊歷於此邑輒一飯不忘匪獨民俗易與爲理亦以山川奇麗人文都雅有獨深人顧戀者每鄉人過永新父老子弟爭牽衣問舊使君老少衰健髭鬚黑白家食有無莫不咨嗟歎息至有泣下者豈眞桐鄉峴首足繫人思哉亦此邦父老子弟自爲其厚耳人士中往與葉君蒼平最暱予泰歸六載而蒼平亦來領教虔州汀去虔五百里蒼平守一官不能

遠出予亦杜門自好無因見蒼平倘獲執手言歡親見予老少衰健髭鬚黑白其感歎今昔視其故鄉父老子弟當更不知何如也蒼平文譽素高有僑肸之目乃橫經皓首僅得一窮博士然虔州固江右重鎮碧溪青嶂蘇子所爲賦八景圖者也晉宋以來割據戰爭視爲要害當丙戌之間王師東上楊萬諸將相力捍孤城援窮勢絶同日併命者萬人殘烽故壘時復尚有存者蒼平坐皋比談經之暇出其慷慨孤懷弔成敗存亡舊蹟將王命之論重叙班彪蕪城之賦爭奇明遠人生文章與會述作各有其時豈必華屋細旃之下分牋授柬方可聲施千載稱說無窮哉顧蒼平毋妄自菲薄益著書立說以表見於天下後世人不負官官乃負人更以知予向之所以暱於蒼平者固當在此而不在彼耳君里賀子子翼君之先執而予之老友也其將以此示之

李太母九十壽序

甲子冬同學李子喬英化舒以母夫人九十加一壽言見屬而予之不逮事吾母則已四年矣徘徊不能執筆然予與喬英化舒兄弟交也若母猶母又曷敢以不文

辭盛矣哉太夫人登旣耄之年強健如少壯孫曾子姓二百餘指師師舉舉執爵登階老人時一啓齒飫旨嘗甘吾誠不識天壤間更有何者爲好何者爲美也富貴福澤皆人所能自致惟壽也不可强今所能自致者聽其遲速而所不可強者獨備於天造化之畀太夫人也不亦厚乎太夫人十九歸贈公幼誠先生逮事其舅教諭君夫婦時祖姑尚在堂也教諭君四子獨奇愛贈公當教諭君應薦北上欲偕贈公行又念無以奉母懽王母指贈公謂教諭君長途萬里非是子何以供朝夕新

婦張也賢足事我兒行無多顧也諸妯娌前後來歸平行雁立太夫人齒最少顧獨當堂上心不無旁睨側視太夫人既不敢以獨賢自居又不敢委祖姑之命於草莽卒使家無間言永終有譽其居心亦獨苦矣贈公長而好行其德太夫人左右贊襄不遺餘力及贈公見背太夫人時舉贈公遺事教諸子孫歲時之奠賓客之奉必躬親治具今已九十盛暑祁寒針紉未常去手諸子孫博學多文出其寸長皆足邀取功名太夫人智識廣遠若不甚以富貴利達者督諸子孫諸子孫筆舌代耕

滫瀡養志亦未常急急乎求一日富貴利達用為親喜是豈獨其親賢哉備觀古人祿養承歡皆欲及其親在即艱難險阻親在亦不敢以身許人往往機緣錯忤或不得盡如意之所期以故季子時發鍾釜之悲毛生終固廬江之節誰則非人子者我所為率黨里同人拜手階下願太夫人福算無疆而更深羨喬英兄弟之有母可事也

楊六逸先生八十壽序

瑞邑楊六逸先生文行至高今年稱八十子辱知先生而又友於今子孝廉惟才蓋古人互為羣紀之拜也謹當一言先嚮先生以明經入對旋奉檄分教與安先生辭不拜命子惟才年少擢賢科視顯榮旦夕可致為先生年大亦不數上公車家固在郭外一畝數椽環庭皆水屋後老樹參天皆數百年間物每當薰風長日荷花開於兩岸先生行歌倚杖望若神仙人之所以企羨先生者止此夫窮山僻谷之中黃髮駘背名字不為人記識者何限多收數斛麥率能治園池花樹攜子抱孫飽食優游以終歲月古人有云天下無官者十人而九豈必盡皆高士哉士之為士固在乎修文立行有可為之

時而不肯為時用如祥麟威鳳為世指目而終不能如雞鶩之可以樊籠犬豕之可以飼飯簡貴清通乃稱雅人極致耳楊先生起家高等生族大而序屬最尊自少迄老人不敢以非禮之言進數十年間治亂滄桑得失機宜洞如燭照沉湎二氏之學領宗挈要而非以為名高近者邑志修舉屬先生論定先生取裁進退曾不為曲筆恕詞以求媚於交遊宗黨是先生豈止以園亭水樹靜攝閒居託名養高遂自命為一世之通人乎人惟

有所不爲而後能有爲亦惟人不能爲而後望之得爲而不肯爲之人令先生雖八十精神猶少壯也昔申培公年八十餘以明詩應聘伏生當孝文時亦年九十餘朝廷令掌故晁錯往受書於濟南當　天子尊尚儒術不知公卿大夫間能聞先生姓字上書尉薦一修徵召之盛事否其門下亦曾有齎書千里紹明經學如晁掌故其人者否推先生一官不拜之心固不以是爲輕重然旁觀者終念其懷文抱德而不獲進諸朝廷公諸天下爲歎息耳願先生葆道毋和進而髦而期頤以耆舊

長年表持風會使國人有所瞻仰後生有所觀法郡邑之大夫有所矜式孝廉君急出而乘時建立又使天下知其父子間進退仕隱各成其是又非如世俗之見謂我不爲而我子孫終當爲之者也尋常頌禱旣不足上先生張薦郭元瑜之流又不足爲先生比擬略其細以識其大焉庶幾乎不昧於立言之旨而先生亦可當之而無讓也夫

寧化吳令公壽序

康熙丙寅夏中滁陽梅園吳公奉命來令汀之寧化以予與從父玉隨太史公有齊年之好不鄙而特過我意殊得也公爲都諫玉騶先生冢君又年少成進士私計所見父兄者大意當不可一世令卽不貴倨民間利害疾苦勢得便宜操縱自行倘不必盡與百姓通懷亦誰得爲令止者乃公恂恂善下每見輒求地方措置悉數更端燭炧更闌語細細不得止予深歎是靜深學道之君子也充其心宰天下有餘令政成朞歲自寧來者述公齋署清嚴一二老閽卧鈴下牡鑰日不數起敝裘疏食無異寒生寧亦冠帶國非盡無事也公一意與民休

息減繁賦去苛條訟獄至隨手解結又復勸誡再三如父子家人不以得情爲色喜吏胥斂手抱成牘行事不能爲人重輕又時進諸生晰義賞奇間則賦詩見志儼元道州舂陵之遺夫人士甫離呫嗶坐堂皇矜持自好況席世貴富文詞又未肯遽肯向人曲折觀公風規舉止何常以文章門第高自標持又何常有傳舍其民舉措任意薄區區爲不足理者公眞一代偉人也昨者除書下百姓一覩公姓字引領傳呼以得卽日見公爲幸今旣見公又悉見公之所施行如是昔人思賢而不得

則爲之詞曰彼君子兮噬肯來遊旣巳見之而又適符其所願則必歡欣鼓舞求畢達其無巳之懷故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則今日洗腆躋堂爲公無疆之祝也亦可以知公治化之速而寧人愛戴之誠矣願公德無算福與無算都諫公忠謨讜論澤在民生海内能言家讀其書以爲賈董復出公承先德之貽謀成循良之茂績而又當朝廷徵廉舉異篤重制科之時他日歷三事九階羣指寧陽一區爲公起家湯沐地比於虞之朝歌岑之溧水公重寧哉寧重公哉予忝附通家誼當上一

言左右況重以薦紳先生之勤請也敢詮次爲序以侑公加爵

王翰臣文學壽序

人子託天幸厥父母慶有長年農者力黍稷賈者牽車牛登堂洗腆用爲檮頌而文章淵雅之士則必徵四方之能言者作爲詩歌辭賦以爲其親光寵事雖去古遠而其意則孝子仁人之思也於是操筆者無所以致其情遂推遠及於道山蓬海飄渺不可知之説而或又過爲準古量今一人之身姬孔兼能一室之人姜麗比立百年人所時有神仙世不一見況取遠古所不相及之人而比之度之言者以此貢誣而受者亦習其誣而不讓昔賢所謂其祝也蓋不如其詛也賢哉王君叔度之爲親乞言也曰家大人秉先王父之敎不喜聲華性狷潔與人交無回護少爲諸生修澹臺子羽之行讀古人書朝吟夕誦若見羹牆也當國初鄰寇起摽掠無虛日大人集鄉勇設方略卒保一境無恐念族人之寒也醵金以補不給愍先祀之廢也立法以置祭田今幸年七十視聽不衰矍鑠如少壯小子喜愳之交集也惟先生

賜一言夫人士手挾一經遨遊庠序浮心壯氣好與人里黨是非而執守拘墟者又習爲迂文緩步臨大節大故曾不能出一語爲人國有無輕重儒者寡効遂至於斯乃翰臣先生飭躬修行如處女至詰戎敵愾儼然仁者之勇然則予將等倫引義以爲古孫仲期陳子公田子泰之流孰爲過哉更先生精神強固不異少時予更推廣其説擬於留侯黃石平仲青城亦當世之所樂得而引伸之者然翰臣先生自有爲先生者在也讀書也而不爲其梯進固囿也而不爲其名高收黨睦宗也而

不爲其市德徜徉里巷其樂閒閒殆史所稱不言躬行修長者君子之行者歟予亦何事舉恍惚神仙之説并取古人已陳之跡爲先生比擬徒爲知言者吐棄叔度君兄弟其持是以爲先生祈年之祝先生可坐受不讓而予亦可自幸立説之不妄矣

淳意齋遺稿序

陳次弓先生沒予得志其埋幽之石今二十有六年令子玉孫復抱其遺詩見我回念昔時作詩月日及所處亭臺館舍賓從交遊纔如昨日耳次弓爲人孝弟不欺

朋友稱詩者數十年又精楷書尺幅寸箋皆可寶重晚年益精名理告終有期飾巾待盡曾無沾戀愁怖之色區區一詩人何足盡次弓汀邑處萬山中文章風氣之開至崇禎年間爲極盛與次弓同時者孝廉若水沈公司訓叔夜楊公文學與叔胡公予從父文學振三公皆修文立行發前人之所未有特當時無有聲勢氣力者爲之推挽前後故諸先生之遺文不盡大顯於世將來壯者老老者盡數傳後恐漸不能舉其稱名本末予老至衰遲既感歎於立言之不足恃而猶幸見守先述緒者有如玉孫庶幾山公之後復得季倫中散之後復得延祖可少節山陽之痛然終悲乎諸先生之文不盡大顯於世也

送葉蘭弆學博還里序

官以人重不必其久暫也賢者之於人國或止或留當時赫赫去更餘思亦不必盡在高名顯爵也然則人士讀書行道上爲三事次爲師儒使其地之父老子弟一一如其家人日夕函丈樂與親附及其回車首路牽裾執袂梧酒流連又作爲詩歌以道其不忍遠離之意匪

獨其鄉之流風足述而官斯土者之賢良蓋亦可知矣蘭弆葉君蚤負才名讀書太學一詣選人即拔置高等當事以汀郡學博缺員特檄蘭弆署理歷一年所當受代以去都人士奔走削牘請之郡大夫請之學使者咸再留蘭弆而蘭弆意不果留諸人士終始惓惓維駒縶馬若無所以致其情者賢哉蘭弆近日師儒之席與古漸異平昔既無苦岑杖履之雅又非有晨朝講貫之素今蘭弆居也則趨之如奪去也則望之如雲師弟子殷殷之誼猶古道焉抑蘭弆之足爲人愛重者有在尋常

師儒之外耶蘭弇溫文蘊籍與人交絕無町畦擊射搏拊咸臻至妙又雅善臨池竹素爾綃堆仍几案蘭弇日夕攬筆揮毫曾無倦色人人各厭所欲而去夫負至精之藝而御之以至平之心東方生曰可以為天子大臣何止一氈冷席為人嚮慕哉蘭弇其行矣諸人士別酒初傾黎子執筆為序其事

悟雪堂詩序

記壬子春訏青嵋詩惜怡古之不及見今更序青嵋詩復歎青嵋之不及見也往予以論詩交瑞金謝子怡古

推許怡古者特至因怡古而乃得交青嵋時怡古好為沉深刻露之學青嵋獨以與衍和平者高自標置雖各分鑣異軌而一準於四始之正二子復同心砥礪互愛所長怡古別有行槁而青嵋之詩則今所稱悟雪堂者也夫文人相輕自古而有唐張祜徐凝以詩鳴元和長慶之間及樂天座上一語爭持竟成劉席杜紫微袒張抑徐至著論謂近有元白者敢為淫言媟語鼓扇浮囂是不獨妒所得妒者而并妒其所賞歎於妒者之人風雅道喪徒為有道之所歎息觀青嵋自序具述怡古交情并述予之論訂於二子者曾不忘旦夕若眞以予為知言者予即遠不逮樂天而亦以自免於鼓扇浮囂之誚今青嵋又往矣聞青嵋即世之時見化人授記夢中青嵋一一了其所謂前夕尚與賓朋為文酒之歡早起無疾而卒是青嵋於死生之際必有其翛然自得者豈一詩人足以盡青嵋乎潦倒詞場無能為役八年塞上倦遊而歸庶幾得一二良朋如青嵋者相與推懷送抱不謂怡古蚤逝而青嵋又復云亡章孝標云樟亭驛上題詩客一半尋為山下塵緬言陳迹俯仰興懷既傷青

嵋懷文抱道天吝其年而又亟亟乎愳其詩之不盡見於天下也雖無才且鈍曷敢不思効一言以報先友地下乎

文信予詩序

記壬辰夏與瑞邑謝怡古學佛人釆公遊湘江主於信予之室因與信予訂交自後或一年數見或數年一見壬子春正余量移秦隴買舟東下再得過信予登其堂池水浩渺部屋蕭然時雪風凄急修篁高柳戛擊簷間信予為余置酒且出二子相見是皆余二十年前所手

抱而提攜者今儼然成丈夫能文字爲名諸生回念昔年文談笑燕之時曾幾何日幼者長長者老所同遊如謝子怡古亦久化爲異物人生寧堪把玩哉信孚坦衷直率無町畦家固貧而好客其爲詩文風神曠朗使讀者一往而深世之湛思好學而篤於朋友之誼如信孚者有幾顧信孚積學數十年而名不出里黨今彙其集而以然疑名之豈尚有不自信者耶抑故示虛懷將更就正於有道耶富貴固信孚所自有卽不然園可插竹池可種魚室可藏書亭可飲酒率二子誦讀其中以求

爲必傳之業所識客如余輩卽不足比數當必有張文定歐陽文忠其人者以尊重蘇氏父子故事爲信孚尊重安見信孚之不表見於天下乎

張南村黃山遊記書後

知南村先生久丁卯八月始相見於郡伯鄢公座上得其黃山遊記袖歸與兩兒子挑燈共讀夫趣以遊生文以趣發若未入山而卽有無數之筆墨貯其腹笥恐山水笑人裹糧不應宿飽也南村隨到成文直以山水供其驅使如畫家寫生因形肖物突者成丘陷者成谷人卽有聲樹卽有氣讀南村記何必更入黃山哉其至文殊院見白雲鋪海與子瞻登州冬日見海市事何異南村胷懷蕩蕩高詠雲影招人入視子瞻造物哀龍鍾語猶寒乞安得茲豪壯也南村年六十有七東來北固泛金焦上天台登鼓山絕頂見海外琉球諸島如點墨近將遡建安看武夷然後浮大江以歸壯哉遊乎長南村一歲昔年道齊魯僅望泰山八載秦西竟不一登大華覽勝登臨亦自關乎福命對南村正使人多媿耳爲識數語歸南村仍命兩兒子好藏其稿

昭陵墨蹟考跋

三山林子同人著昭陵墨蹟考語該而事核有生長其地所不能詳者信收藏家之寶書也同人往隨尊甫敏子先生官三原疋馬短衣經行絕塞至賀蘭山而返及過昭陵撥草披荊討求故實一字未安輒徘徊竟日道傍見者往往指爲怪人昭陵誠一代英主當玉衣晨舉石馬夜嘶寂寂都成往事而三千年久七千里外一閩海書生無故陵前繫馬作曠世之相知發無因之感慨不識同人當時何以至此奇人奇事傳說無窮豈止珠

丘玉匣令君家齋山獨有千古哉

江行絶句題辭

往予戊戌公車報罷從眞州遡章門曾賦江行八截句今讀何君信周三十首亦爲己未下第之作蛾眉失意情事差同但予言捉搦甲無而信周則高涼亢爽且其篇什三倍於予雖三十年殘脂冷夢無事歷數向人然結習未銷見信周詩尚若尹邢相值自恨其不如也前輩謂聲詩一道十九首去古未遠降而黃初建安又流而爲齊梁遞變而爲三唐近體古詩遂亡中惟七言絶

句節短意長猶存大雅故唐人和樂登歌率皆當時絶唱如寒食東風永豐園裏二十八字遂至流傳禁內至尊動容然三唐中亦惟王江寧李東山爲壇場即以杜工部之渾成韓吏部之傲岸尚不能與之齊聲競爽況其餘諸子信周三十章攬拾香草顧睇山河莫不標言興會寫貌循聲怪信周才大如海豈祗以制舉之書冠冕一時已哉信周行矣長安道上風流名字題寫紅箋當更有一日看花之句不惜因風緘寄予即老至無文尚能爲信周高吟雒誦也

許鐵堂先生鐃歌書後

鐵堂先生曠代軼才久困公車詣選人得鞏昌之安定不一年輒報罷去客飛熊張大將軍所將軍解文愛士鐵堂擬古作河西鐃歌十二曲每上一章擊節稱善金錢裘馬之贈輝奕道路鐵堂固亢爽緣手立盡無所吝惜繼河西多事鐵堂竟病廢死時故人黃憶溪官涼州經紀其喪爲之淺葬郭外鐵堂有弟同玉悲深原隰擬步走關西七千里負其兄骨以歸促促依人因緣不果讀同玉定西篇什不知其淚之無從也余近來三山同

玉持鐵堂遺文見我鐵堂茂陵荒井誰索封禪之書大將軍亦久歸道山草宿祁連之塚即扶義倜儻如黃君憶溪又已一官殂謝策指西州余白首老生忝三公宿昔文章之好客堂寒雨重話前遊不勝黃壚之感況同玉共命同懷人琴頓盡其何能解無巳之悲哉

寧化王公勦山寇詳揭書後

綢繆未雨既不數見即剥牀及膚誰爲下一籌者總緣一官傳舍不肯實力擔當遂致決溜成河淪胥共敗一邑如此推之一郡一國蓋可知矣觀王公此牘淋漓悲

動視國事如家事將數十年之積寇千萬户之生靈莫欲了之一心一手其間艱難撓折孱帥舍茹之奸民狙護之鄰國之大夫又從而逋逃淵藪之使公無十分才十分識十分忍此獠破轅毀柙何止甲申乙酉間事乎本無半念痌瘝動輒委之上官掣肘時事難爲讀此而不慙惶入地非夫也然公亦竟死矣雖里哀巷哭何救公亡而嚅囁小夫尚有議公爲巧宦爲强項者世無杜子美誰能讀元道州下春陵一淚哉恨識公遲而知公未盡其將以此補生前之一拜可乎壬戌正月之二十

有八日手記 王公名之佐關東人

謝氏兄弟歷試草題辭

余與瑞邑謝君志尹爲數世交及志尹癸卯得雋執弟子之禮益謹計時志尹年正等終軍耳志尹今方逾壯有丈夫子四人咸以文名起一時又與志尹得雋之年等英流煥發競爽揚鑣而余之老鈍衰遲亦已可知矣瑞與汀隔一嶺諸子時通訊問皆恂恂若谷不欲以名字先人燈火一窗兄弟互課志尹進而承太夫人之歡退而與諸子攤書晰義校勘丹黄羣家庭文字之福如志尹寧多得耶昔君家太傅謂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其佳車騎對以譬如芝蘭玉樹要欲使生於階庭耳兹出其試草問世使知名父名子標格非常他日數謝氏文章不得以春草池塘獨專前代而余固幸當癸卯分校之日暗中摸索不失何劉尤幸卽老鈍衰遲猶獲備觀謝氏一門之盛也

書石城熊休甫傳後

讀庸山此傳見休甫先生性情孤僻自許徐文長一流人物可謂善於自贊矣庸山歎惜休甫謂少貶才抑氣

所就當不止此此自庸山傷往開來之論昔孫仲謀謂劉子初若遂隨世沉浮容悦流輩安得稱高士則休甫之自成爲休甫者固當在此而不在彼耳生死交情今人擬不復道庸山感傷父執哀其失傳而又恐其不傳攬筆吹毫於殘灰冷燼之餘使休甫俠性孤懷呼之欲出庸山傳休甫哉休甫傳而庸山高誼與俱傳矣

題張穉恭先生畫冊

戊午冬予歸自朔方除夕次涇陽晤錢朗亭大令爲索張穉恭前輩畫卷穉恭久住鄉莊錢君從風雪中走輕

騎五十里爲予致此穉恭自云一二畫稿皆爲人持去不欲虚予之意有姬人所藏讀書圖輙掇以相贈因笑予車顛馬頓之餘乃有此不情之乞索大令禮客温文簿領忙雜肯爲予遣使而穉恭又致趣非常出閨閤脂馥之餘應好事遊人之請此其事皆可書也丁卯三月十四日檢晒書畫爲識卷端

跋無可大師手卷

向在吉州曾數入青原見無可和尚每見輙談竟日夜當時卽不盡得懸解要知此事不無繼和尚牽絲入粤竟卒道中玆文如出其遺墨相示爲之慨然近余友松窗采公亦澹然順化采公神鋒高峻住山十餘年人罕識面獨爲余四過臨汀坐脫之前二日留書作別生死之際來去蕭然悔不得一執手也少年錯計料量以爲當世未必眞有鉅人長德如可公采公幸皆得見而余志氣全無增長撫昔悼今能不謂之虚負哉文如壯年盛氣或亦如余往日祇玩其言句以爲怡悅抑將更進而求之乎可公得法於笑峰采公得法於古南臨濟曹洞派別流分往者嚴統一書幾成聚訟今兩公把臂相

逢當作何語又可茫然發一無因之想采公名行起松窗在瑞金去城之十里舊名烏華山皆欲令文如知之康熙乙丑仲冬跋

賀生先世行狀題辭

晨起檢架上書得歐公瀧岡阡表意酸楚不竟讀亭午而賀生佺以兩世之狀來不謂其言之更悲也祖也死孝父也死忠母夫人在堂孤而苦佺何以自慰乎歐公自序四歲而孤生二十年卽得祿養賀生壯矣始得受學使者拔高等充弟子員生將求進也抑自滿耶鄭太夫人之誡歐公也曰汝父眞發於中心厚於仁吾知其必有後汝鄉之故事猶在佺也知所勉矣

題畫與姜兆侯

家藏陳章侯畫稿互有眞贋惟拜石圖是其的筆在隴西日爲一貴人持去今十餘年所偶一念及若戎使君寄情妙妓卽不已傳送上公而欲別頻啼竟難割愛也此爲會稽陶輟耕做本官文佐重事臨摹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兆侯姜君雅懷好古又精鑒別特舉此歸之所謂如韓秀才當今名士柳姬殊色應與同歸兆侯其

毋讓媿曾老人戲識

伍有僕歷試草題辭

文章之事根極性情性情不深而欲以長言謿語爭長坫壇正如陳曲逆見嘲絳灌謂是夫外雖冠玉中未必有也往讀有僕闈卷壯其奇蔚因索交於有僕有僕亦不鄙而暱予今歲遂命兩孫子從有僕函丈一齋斗大與有僕晨夕五閱月促席披襟賞奇晰義之下間及君親朋友身世離合見有僕悄然深思若不能竟日是有僕之性情也而有僕之文章固莫大於是矣有僕孝於

親篤於兄弟直諒信於朋友撫亡兄之子女如已出少家學從賢父兄教當毀齒日即負何晏員俶之目十歲盡通五經大義一隷諸生試必冠其曹偶所見二三世士稍能削槧操觚見知當世輒高自標置不欲面色借人多爲有識者歎惜以觀有僕年方及壯而修鉅德長者之行名滿一時而無豪舉上人之色予之得交有僕固以文章心所敬愛有僕者又豈獨文章之故哉即以文章論歷試之言具在誰復能先有僕者然而有僕深遠矣

跋連峰樓詩

順治戊子與謝子怡古釋采公定交年各三十上下余少怡古一歲采公少余三歲怡古卒於辛丑年僅四十有五再二十年巳未余宦遊秦西才歸里舍而采公得法東來亦住松竇十載矣兩人晤語時以怡古遺稿未定爲念今怡古之子邦驊邦駿雅知好尚能讀父書盡出所藏囑余與采公點定怡古蚤席貴盛中更亂離以朋友詩文爲性命即趨避倉皇高吟自若少時矩步竟陵微傷鑿削繼銷歸大雅蒼秀明潔之氣如對其人惜

乎未見其止也因歎人不可以無年更念余與采公樗櫟苟全尚能爲怡古較勘則是人即無年而猶冀相知能定吾文者有年爲慶幸也記巳亥於南昌署中爲怡古作詩序謂怡古作詩之初爲人姍笑成名之後忌者不免今怡古久歸道山笑旣無庸妒將安置詩篇長在與日月爭光文章豈以毀譽爲高低人生又豈以壽命爲延促哉康熙庚申長至日

怡古前後詩稿約八百餘篇皆未經自定怡古不自料其遽死也怡古苦吟成癖一字未安不惜數十易稿竟

有塗註全篇不留原本一字者遺集十二帙率塗乙漶漫不能句讀今存余與采公所點定及字可辨識者得一百六十四首付邦驊兄弟入刻杜工部一千三百六十七首不爲多劉昚虛一十四首不爲少怡古足以傳矣

題紙屏後

予少無他嗜好所讀書山齋不及一畝蒔花種竹撫摹畫帙鐫刻印篆間亦喜爲之曾記夜中鐫一章未就短燈忽燼走里許向鄰家乞火鄰家怪是少年生午夜叩

門辛勤課讀乃爾不知予尚嬉遊不了也其時腦滿腸肥不識鹽米淩雜即富貴功名亦不知何者美好近與文遠翰遠兩兒子坐溉本堂長日少事見壁間屏障去其故繒蒙以楮素檢篋中一二斷碎畫片及昔時師友闌言寸劄皆連屬而盡上之觀其兄弟手口相商日夕之忙遽而一二僮僕割紙調膠奔躧趨風若甚有不可已之事者予亦爲之揣量位置竟日指揮父子弟兄欣然有自得之色回憶予四五十年前事纔如昨日耳史遷傳陸生家固有好時田出粵中裝分兒子各二百金從舞歌車騎過諸兒子分日擊鮮爲樂今乃公少粵裝二百之貽若曹亦差省供頓將迎之擾作此不急之務捧手開顏真不知老之將至矣康熙乙丑冬初媿曾老人記

重修梁野山定光禪院題辭

佛氏之盛精藍紺宇徧海內而汀之禪院獨稱定光定光禪院於臨安於泉南於江右無弗有而汀爲最著郡城在府署之東在武平者去縣治六十里之巖前攷郡誌定光大師成道在宋太宗真宗時跡至靈異歷宋至

元明近八百年祀事不絕元時所頒誥勅亦尚存寺中汀山郡甲申來屢罹兵火賴天幸不大致殘毀里黨鬨傳當大兵駐郡時有見兩巨僧同立城頭者又有見兩巨僧從空洒甘露灌城中者人以爲巨僧即定光與今所奉伏虎禪師也事傳布遠近汀人月朔望歲時持香燈詣院稽首禮足者男女常及萬人而梁野山以遠獨不聞募僧宗學數來請謂山爲大師習定地高數千尺聳入雲霄爲江右閩粵之望樹木蒙密雲煙虧蔽亭午始得辨日色佛殿石柱皆合抱亦不知始何年今棟

就傾非急修恐舊蹟亦遂湮沒予尚未卽應而大師遂憑於乩謂首緣也當得某某倡緣之疏則必詣郡而請之黎氏夫神既靈矣靈則無不之在梁野猶之郡城亦猶之巖前也況感應之跡爲人所傳述者又章章如是乎宗學行矣落成日予仍請綴一言以終大師之辱命

劉母節孝篇書後

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器之假人今斯極矣徵孝表節之書舉揚無虛歲疑天地清淑之氣獨鍾婦人後世不見其人止見其書以爲此亦一賢彼亦一賢

卽奮筆如遷固好辯如韓歐亦何從嗤點千古上人而爲之區別曰某也實某也濫乎蓋讀劉母節孝之篇而三爲歎息也母十九而寡生子康世僅八月姑嫜在堂仰事俯育極人生未有之況瘁年及艾而姑嫜始見背數十年間固未嘗敢以未亡人能爲劉氏立孤少示顏色也邑中人士憐母大節僉舉母應旌表之典母聞之痛責康世謂夫死從子親存盡養人事之常豈以是爲名者且親死在殯儼然衰絰之中而與聞大人先生之褒舉人將謂我何邑人重其誠不果上今年七十有六矣邑人終不以母力辭故再合詞以請竟得旨旌表如例嗟夫安得世之旌表者盡若母等也幸母有子康世能讀父書又幸邑多賢者始終不沒其大節而年望大耋終得名聞　天子下旌書設使後嗣凋落而年僅中人又無邑之賢者後先推挽將姓氏遂不獲聞當世寧復少哉得劉母一時之正論而存之毋論旌而可以無旌者退顧泚顙而凡孤寒僻陋含辛茹苦不求人知而遂無一人知者孤芳耿耿豈不自在天壤間乎

題瑞金劉崑液遺稿

世有負如是之才而年僅二十若劉子崑液豈不惜哉

何怪若翁感猶初沒過時而悲也崑液制舉之書驚才特識不肯爲人作耳目近玩至讀其卓氏一論何年少寄懷乃爾嬋媛絶援琴之挑賓從鮮臨邛之雅不知崑液胸中無故發此悽楚之音儼然有蛾眉失意理拙媒勞之感氣之溢也其或先之崑液卽欲長年得乎李鄴侯少便英爽曲江張相獨誡之曰蚤得美名中必有折宜善自韜晦鄴侯泣拜其言卒成令器惜當時無有以此事語崑液者今崑液短折然世之黃馘槁項老死窮

山而名字不見知於人者何限崑液有才如海有墨如金借燕蜓之差池寫來因之小照意隱而言則傷崑液之言傳而崑液固爲不死矣乙丑冬初崑液族子誕方抱遺書見我爲識此歸之

題孟璋先藏畫

余請告歸田行有日矣暫住靈武孟子璋先出先世所藏畫卷相示所極當意者吳門袁氏舳艫一圖眞若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卧觀三日不忍言去也廿年宦海得就餘閒萬里邊城又獲與好友良朋勝日晴窗披圖延賞人生適志耳豈必秉肥鳴角乃稱得意哉此卷舊藏永川令戴君玉鉉所璋先尊甫見田戴氏之所自出故得獲而有之玉鉉珍重藏襲遺訓子孫以爲鬻及畫書者比於不孝今也雖弓非楚得而宅相外甥猶能守中郎外家之手澤玉鉉亦可無恨矣康熙戊午正月晦日閩中黎士弘媿曾題同觀者爲祥符李柱石南昌王謙受余長兒文遠

題蘭竹畫譜後

畫竹者動引胸中成竹舊語然不得其生趣據事直書

是卽盡下淇園之種大者中柱細者中椽直杜牧粗才所謂軍中十萬夫耳安足生人把玩予不能畫而深解畫意聊爲能者道之

蘭本草數十種宋陸佃埤雅則謂蘭與蕑同閩人種之盆盎間率蕙耳蕙亦以玉軫爲上亦曰魚魫蕙一出關人皆目之曰建蘭是猶齒閩茶盡稱武夷不必問壑源喊泉也畫家多寫蘭不寫蕙蕙將無冢雞野鶩之嫌乎近見華陰王山史云建蘭當作劍蘭必有所據予在邊西見塞上沙磧間徧地皆馬蘭枝葉叢生花青靛色恐亦可食秋老乾枯刈而爲紙堅韌過於緜竹其不盡者鋤而備薪火偶寫南方一二蘭竹示之反指爲草樹蓋邊人固不識竹並不識蘭也楚辭江有香草目以蘭不知又是何種再疊善蘭竹又好學深思漫爲書此舉似

題畫

史稱郭恕先傲僻任誕不輕爲人作畫況歷千年久而修整完好如此眞贋在所不問惟蒼勁之氣逼人譬入寶山見截肪蒸栗皆稱上賞豈一一盡出卞和之手哉昨題友人所藏郭熙畫片偶誤以爲恕先老鈍健忘遂

若此昔歐陽永叔行文使事卽至淺近亦必使侍史門生繙檢故實方敢落筆予不逮古人矜慎遠矣熙每論畫謂春山如笑夏山如滴秋山如粧冬山如睡此或者其秋冬之際乎再題

家藏梅道人墨竹蕭蕭數竿之外不著一物以爲位置此君自當於一片乾淨地上吳遠度畫竹萬葉千枝間以雲煙樹石畫舫層樓若聚仙人羽客於洞府蓬山更使人一望而有搴裳濡足之想

周郎破曹兵在武昌赤壁子瞻以黃州之赤鼻當之偶爾失證然必詩中子美文中子瞻方可不論其他學士專家那得藉口

永新縣驅虎告文

某月日具官某謹昭告本縣城隍之神職淺才涼德忝授山城社稷生民與大神俱有分任今南鄉各處虎豹縱橫貪噬人畜樵蘇斷絶行者戒心與神共司一方之命而異類敢充斥郊垌使死者血肉狼籍道上生者妻哭兒啼職之羞亦豈非大神之辱已名集獵户各備毒矢火藥烈山環攻必盡殺乃已倘困獸數當漏網亦須驅逐出境若一月之内仍肆咆哮令之不職令當去大神旣主斯土受數千年人民尸祝之奉不知其何以自爲計別布青詞再肅哀請幽明雖隔治理無殊大神有知尚其昭鑒

永新縣祈雨文

具官謹立壇肅衆上告本縣城隍之神某任職無狀不能和民恤衆輕刑薄賦上迓天休當兹旱稻將收秋苗未秀旱魃爲虐雨澤愆期四民皇皇無所倚恃職不德無敢自恕倘大神猶念此窮民之無辜也立沛甘霖庶亦有秋穀我士女大神之庇其曷敢忘

謝雨文

頃者雨暘失節深恐秋稼不登民生艱食是用會同通邑官司紳士耆老積誠步禱上賴神休甘霖連日萬姓懽呼四郊霑足敢拜首陳詞肅申虔謝

寧夏鎭驅蝗告文

具官某虔告寧夏闔鎭八蜡之神惟寧夏一區民貧土瘠用兵連歲輸運艱辛若蹈火湯息肩無刻不意入夏以來河水乾枯近復蝗蟲四起剪我良苗四民惴惴侵

臨死散皆由某等奉職無狀以致灾異曡生某與闔屬疾首痛心敢不力加修省然非仰藉神庥安能轉灾爲福是用竭誠虔禱伏乞大賜威靈立行掃蕩和風甘雨敷布以時使得獲望有秋是諸神哀其無告而與之以生全也某等即冥頑敢不圖所以報賽謹告

謝神文

具官某等謹告日者以蝗蟲害稼統屬官司積誠步禱不謂大神哀萬民之命而遂庇及我諸守土之下吏也和風一襲螟特潛踪餘孽飛揚又爲鳶鴉啄盡恩過意

計之私事出見聞之外荅謝不敢稽遲惟望遂獲有年以始終大神之賜

斷蛇虎者說

北山之民獵於山獲虎焉縶其四足舁而詣諸市南浦之民漁於河見蛇長如帶將欲噬巳急而解衣裹覆以歸亦納諸市觀者百十人迂固先生出飲於無懷氏適過市顧而顰蹙曰乃若斯之纍纍乎胡不殺有黠少年出就先生閒先生習爲吏曷不斷之令服辜使人謂先生儒者乃能服籠蛇制檻虎也意若姍笑先生不讓整衣躡履坐上座横杖而左右指曰若虎爾來踞髙岡席林莽擇野獸自肥於人無與人卽之咆哮作威冀人畏巳奔而得脱者十常八九而不止若蛇爾來蟄深中殘忍陰賊蔽沮洳蔭腐草來不得知去不得見吹𣅿鼓舌動輒中人使人筋脉墳起瘡痏瘍瘃潰爛不救須臾即死逆爾罪深懼其搖爾舌也罪其在虎上少年起而謝曰誰謂先生眞迂者市人遂羣起殺蛇而出虎虎去更不噬人畜貲草果木實以自給山中人多見之呼爲毛長者云

歷官久曾實見此戲而爲說家者言先生非寃虎者蛇改過且并欲生蛇也再識

胡郡公請命名說

郡丞若丘胡公吾國之賢大夫也壬戌之夏公首舉男子不二日而國而鄉而鄙而遂無不欣欣轉相告語曰我公得子矣公愛民如父民不愛公有子乎公猥以予禮先一飯問名於予記山谷老人云不騰渥水稱名俊應出岐山作瑞符其字之曰瑞符若文德伯虎父子請聲又豈非公家舊事耶名之曰紹威予也失喜幾寫弄

麈之書試啼遠之通人之目率情臆製且祝且祈瑞符他日成立從而遡其受名之始猶得相記憶曰此吾尊甫治汀時部内老生之說也爲寵多矣

胡公既舉長君於壬戌之五月時通國喜躍相傳謂公一日産二男子予聞之曰是再索之祥也果彌月而復舉次君公以郡學之役規畫經歲是月也適告成左氏謂古之命名者或以時或以事康叔之誥有云紹聞衣德言故字之學成而名曰紹聞昔者楊大年産於懷玉朱晦菴亦産於泉南皆以祖父官遊誕靈受氣前事猶可數也若伯若仲尚識之以劵於他日

託素齋文集卷第三

託素齋文集卷第四目録二刻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書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遊清源山記

戊辰予客於泉州三月二日與華陰王山史先生約遊清源張大將軍重容輿力夙戒凌晨出北門城去山不遠行十里遂抵山足山盡石虎踞豹蹲錯落道上自漳來所見諸山惟此更爲奇偉山少亭臺無竹樹遊人篇什多就刻石上大率宋元後筆也及山半橫片石方廣數丈無坼隙一泉細出若貯盆盎間味殊甘冷故稱乳泉咸謂郡之得名以此山史好奇令侍史牽衣捉臂伏石上讀泉側細書指畫口商成句乃起僮僕各酌甘拭目移時不肯去到山則既亭午矣拜裴仙祠隨飯於祠之左側登山頂四望廓然近矚紫帽之煙雲遠指彭湖之島嶼雙橋峙於中流海水周於堂下山僧爲敘述年來寇亂指點戰壘殘烽又細及郡中昔賢往蹟倚伏盛衰皆足生人感歎者事雖不繫於山皆因遊而得者也盡日始歸山史當自有詩而予手記其得遊之月日

甘肅蠲免王丁餉糧碑記

故明太祖分封諸王子於肅州甘州左衛及肅州寄住民人隸王護衛左右者曰王丁王遷蘭丁每歲輸餉於王　大清啓宇王府廢改王丁爲額徵歷三百年久又數罹兵火丁散亡略盡舊額終不得虧因而累官司累里黨丁現在者益逃竄不敢歸壬子弘監督甘州悉其害弊上書撫軍華公言至再吏胥執成案事關國課相沿久毋得輙更華公曰既知其屬民也而奈何不爲民請命黎某言是疏其急上竟得旨蠲免部檄下餘丁環泣再拜謂非使君之力不至此余曰是　朝廷浩蕩之奇恩中丞公尺疏之澤庇也我其敢任德無已立石署門之左志不忘計每歲蠲免之額爲數三十二兩有奇康熙癸丑三月一日記

新修汀州府儒學記

古先王之爲國也朝廟社稷各有恒制以化民成俗之莫先於學也故立澤宮三代祀伯夷后夔漢兼祀周公孔子晉宋齊梁及唐乃專祀孔子爲先師沿宋歷明無改博士則取諸人望人士又得上書自言故弟子之誦習於學者常千人二三千人不止至不能容有司爲奏

記闕下請廣席舍待諸生先生弟子各有師承出為諸侯王長郡縣大吏卽循序拜三公望其衣冠言動咸得指而數之曰此某氏之儒也其時無不燈火書聲之學舍無不樂羣敬業之生徒無不則古稱先之大師都講美矣哉予蓋曰三代之英而余莫之逮也今郡縣博士倒自銓除非有宿昔知聞之舊士子自羈丱壯老離居析處各是其師各尊其說學使歲一按部錄尤者分隸郡縣學亦其名然耳非必有從師取友之益特以令甲所在有司月吉時一視學自制撫藩臬下及丞簿尉凡

初莅及歲兩祭必肅衣冠趨廟謁無敢後若是者豈不惟其名哉實不至而名猶存存其名而猶冀有踐其實者庶幾先王之道不熄而後世亦相續以有傳也汀為郡在閩上游名賢相望郡學在官司各署之左地擅靈爽蓋將數百年甲寅乙卯間閩大亂其不化為牧馬之場者僅矣歲庚申若丘胡公以中翰來佐是邦巡視堂廡慨然曰修葺之責豈不在我朝夕圖維手口譬畫或日一視焉或間日一視焉塗茨金漆丹青刻畫之工莫不選材中度自廟廡房廊戟門泮池啓聖之宮奎星之

閣名宦之祠無不位置一新前後分守周公學使楊公署府漳海防張公新郡伯鄢公咸韙是舉相與助將倡導今亦既有成告竣矣赫奕巍峩瞻覯者溢於途路嗟夫公職在糧儲其於學非專官也且閒曹無腆祿乃視國事如家事至節縮衣食之費時補其不給焉其用心也專且勤如此而我人士宜何如為公報也學之重在士士之重在習余生也晚卽不敢遠引古昔學校盛事亦側聞諸長者之緒論矣隆萬間郡中人士率為有本之學五經四子性理史鑑諸編皆背吟成誦有士寒不

能致書其父千里肩負以歸教其子卒為名臣若有妻子債春并日而食一飯不輕過人郡邑長吏聞其名求識面而不可得而亦卒為大官又俗尚敦樸貴為上大夫遇父執先生率下車侍立小有譙讓伏首謝過庭下不呼不敢起仕宦尚清白間厚積多金雖至戚交遊弗齒此聞而知之而余又曾及事數先生矣子弟一隸學宮父兄相期以遠大不肯修曳裾掃門之行黨里之會日有期月有課少長卑幼辟咡雁行善相揚過相規析疑問難外無他語稍及勢利薰灼則羣起避席其人面

發赤若無所自容至一行一言足多則不惜走百十里見之必讀其書識其人而後罷令斯風其尚如故乎抑得無少替乎念昔先民既深伯玉不見古人之悲敘述舊聞又不勝昌黎迴瀾既倒之感吾願與諸君子相勉以有成也黃河之水決其竇可以懷山架壑觸石崩崖一夫竭智下竹石可以息千里之流還之故道力非不足而槩謝之曰時之不若勢之不返則然吾所學何學而乃甘讓古人爲也余故因胡公修事告成樂書其碑爲原本章程見先王立學之意並欲以文行互相砥礪

者報公功萬一毋徒使人謂實不至而名僅存焉則厚幸矣工始於康熙辛酉年二月落成於壬戌年七月出入財用之目公自有記

新建三教堂碑記

班固有云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之徒散而大義乖其後刑名法術權謀形勢之書分途競出言人人殊即仲尼歿而諸弟子亦各以所學爲師於是有商瞿氏之儒有子夏氏之儒有子張氏之儒源遠流分世久言雜亦勢之所必至也汀固無三教堂有之自鎮營詹君實菴始堂事林龍江先生先生莆人以教鳴嘉隆時著書凡數十種言之大者爲九序餘乃及於卻病導引諸方從其學者尊承師說領異標微與儒者之言亦多有同異至以卻病而拜於堂下者歲且百十人夫心內也身外也心本也身末也內與本不易見而外與末則衆人所必爭子輿氏曰無尺寸之膚不愛無尺寸之膚不養又曰體有大小有貴賤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則將以卻病導引指爲林氏之標的林先生其愁然有所不受乎詹君因病而學林氏之學病起而又更爲此堂以

廣林氏之傳必將進而求如吾所謂承師說領異標微者又或進而求其與儒者同異何在內外本末之間其辨之悉矣彼夫權謀形勢刑名法術之學意主於戕人毒人韓非申不害孫鞅吳起之徒其書數千年相沿至今不廢龍江之爲教固欲起人之死而與之以生全出人之危而與之以安適已不悖於先王之道況其說更有進於是者哉吾知斯堂之必永久而弗壞也康熙丁卯秋中朔方分巡使者長汀黎士弘記

正覺臺碑記

康熙丙辰四月予獲奉整飭寧夏之命時平固用兵禁旅千百駐馬橫城口外予數數渡河過軍次因得登所謂正覺臺者偶一尋涼借陰望賀蘭山色蜒蜿就人尋復讀壁上老僧潤公詩愛其清穎特延相見知潤公原籍江左棄儒而釋住賀蘭山有年爲坐問寧夏數十年間興亡治亂及賀蘭山中自漢晉三唐以指元夏一二前代碑版現在有無潤公不厭所知娓娓悉數以對爲之解鞍停轡盡日乃歸繼寺僧以此臺緣起丐予數語將鐫石上寧夏古朔方地信佛法喜造創浮屠老子之

宮相望此臺適當四達之衢往來輪蹄無日夜潤公搆築一新遂使勞者得息渴者得飲信禮者得贊嘆感慨者得登臨潤公既證聲聞復能言論解文章俾仕是邦之大夫得往來矜式相與感今而嘆昔焉可不謂邊庭之勝蹟哉因援筆爲之記造創日月施與姓氏園林分畝之數寺僧則自註碑陰

提督福建學政楊公去思碑記

國家右文特重學臣之選非射策中甲科不得與又非才望爲廷臣所共推雖已銓除往往　至尊親爲更定學使清要固倍他司其稱否亦易見合數十州郡千百之人士評隲稍一不當則訴怨立起即秉公持慎三年升書所取或非所錄亦終不足厭人望故學使之任爲極難潮陽楊公來視閩學政在庚申之二月是歲補行鄉試公承前學使錄科後搜羅伏逸特拔中式者若而人次年辛酉鄉試中式者若而人隨上春官成進士者又若而人銖銖較之至兩而差寸寸度之至丈而爽公何料士之審若此閩海兵火之後詩書之氣少衰息矣自公至止士無倖取拔識孤寒才或短長意專於愛育

公師道也而父母以之子於父母幼少壯老愛敬無敢衰宜乎公去而思深愛切且紀其德於石圖報公千萬世也歐陽公文章蓋代一操試士之權不免馬首之譟若夫習一先生之言而始終向背事亦時有陳後山辦香爲南豐執守古今豔爲美談曷有當時媿服久而益思若公者哉觀於是公德在人者可知亦見閩士之風猶爲近古也公名鍾岳字大山廣東揭揚人

左所屯糧改抵記

余家世籍汀州衛之左所左所之有屯糧始明永樂文

皇帝時贛屬信豐縣周三叛亂檄汀軍捕勦亂平即以所籍之田賞軍額賦一百三十八兩八錢歲收解事隸汀州清軍總捕同知繼軍戶不能棄家就屯各還里以其田名佃收其租入歸而納官軍固武人不識文義當初名佃時與佃私爲質約或破一鏡或偶指他器具事件爲信至徵租各佃取驗信物偶年久信物失佃户即不與一錢信豐去汀千里又軍户多不能自行倩他軍代收代收者多巧黠或指歲荒無徵或詐稱至中途爲盜賊截刼以去各屯户益苦且屯户之納糧於官有羨

有耗有加增佃堅守故約絲毫不爲補益官司徵屯之法歲僉總甲一小甲十小甲催各户總甲催小甲屯户例以歲十月赴佃徵租官徵銀則以春二月月三比屯户固窮每比血肉狼籍填牢户荷校負鎖者纍纍接於道故一爲總小甲輕者鬻田產甚則鬻子女妻孥鬻墳墓屯户即逃絕死亡屯額終不得減因而累同族累三黨訟獄繁興捐生與被刑死者一歲中必四五人凡軍户婚配率先問若家有無屯有屯則男長娶無所女長亦嫁無所也間五六年例遣指揮官一員詣縣清屯率

循故事無所更張嘉靖中有指揮楊公名漢者起家孝廉襲祖職毅然請往各佃苦其精嚴爭爲巫魘害公公竟死自是後去者益悠悠不任事有明三百年屯丁之害遂相與爲終始崇禎十三年庚辰林公一柱爲虔撫都御史公莆田人自汀入贛而汀固撫屬屯户遮道訴公内稱汀郡有額解贛州行糧銀二百餘兩請得以左所額徵屯糧徑從贛屬信豐起徵坐抵前數之半一蘇困軍一省運解事在可行林公下其詞於府府檄縣查詳余時爲諸生同朱君朝相張君治勲康君虛一及左

所餘丁李汝道陳子茂如贛又自贛如信豐邑令朱公璘如亦莆田人惻然許爲詳抵佃户徐祖善率羣佃羣起而閧謂定額已數百年何物小生敢求更制出死力爭持勢洶洶且不測朱公依違其詞迄無成局至甲申春節催上件左所軍餘苦邀余再往時先大夫在病余力辭之先大夫好謂余曰若果能了此蘇三百年害端全百餘户性命爲而父禱名山不是過也兒其無辭余勉承命以行謁贛郡守守執前說不易無已上一詞於院擬再得查核不謂林公曾從里中見余歲試牘謬有

過差之賞纔通姓名傳語名見余乃得細陳所以公謂事關通所而生一人遠來將無私乎余對以來年正輪總甲之役痛切膚不得不愬也公歡然接對末又叙及文章之事立談盡一刻乃退隨遣官促贛府回詳贛府以次日轉報文云汀衛左所屯糧額銀軍戶收之各佃不無刁難汀餉解之贛城道又遼遠應於信豐縣徑徵抵解汀州府協餉事誠兩便院符隨下行贛行汀遂得清除如額此甲申二月中事三月余捧檄還猶記先大夫正坐東廂余展拜牀下先大夫喜見顏色曰此行良不負也彈指間歷今遂已四十有三載因歎當時立法不善田在他州而糧徵本衛官徵尚催呼不應以二三餘丁索取千里之外欲不抗頑逋負豈得乎至於屯丁無告日見其鬻妻子田宅立就死地曾不一加存惜少事變通雖得林公蘇其後累而三百年中所爲流離凋喪死於桁楊圜扉者固已不可復起矣明事之晚章故因仍害不得袪利不得興卒至社屋鼎遷淪胥而不可救豈獨一左所屯事爲然哉因發舊書得陳稿漫記屯事本末且以志林公雅庇與先大夫之德言也

先友傳

中歲官江西與葉公天木巫公巒穉丘公愼淸甘公殿臣最善繼予遷隴右知巒穉卒於孝感已未泰歸於江寧見天木於南昌見殿臣惟愼淸陷滇黔久絕音耗甲子方得接其手書數年間四君喪亡略盡不勝酒闌人散之悲援昔賢五君八哀之義爲傳先友而予則已年七十有二矣

故南昌太守葉公

葉公名舟字天木又字星槎江寧人中丁亥科進士起家陜西華陰縣令徵拜兵部郎後改御史巡按浙江回部陞延安知府以艱去再補南昌天木負懷骯髒少奇窮行商江楚間年二十始折節讀書遂中制科爲名御史出爲郡非其好也甫壯而髭鬚盡白守南昌清聲勁節爲十三郡冠致政乞身年纔及五十歸買宅於南城迴光寺之左故嘯峰倪給諫舊園水竹蕭疎天木葛巾道服宴坐高眠門謝雜賓一二老婢蒼頭僅供掃除炊煮齋閣寬丈許書卷畫帙位置莊嚴傍牀貯一棺每指之而笑謂客曰此老生之安宅也天木非忘世者事上

信與友忠服官勤慎特性狷急不肯爲人下使得志行道爲國家驅使勠力蓋一代之賢大夫也賛曰

伏身拳足矯翼長衢霜威赫赫溢於大都抽簪未老硜鄙針愚清風不又撫卷唏嘘

故孝感縣令巫公

巫公名之巒當塗人其字巒穉則公爲童子時南州學士李公太虛撫摩賞識而特表之者也巒穉起孤寒奮志力學操選政爲名諸生中乙科爲名孝廉謁選人除南康府推官巒穉坦懷雅意蘊藉風流詩句箋疏隨手

裁荅與人交多可少否人亦多樂爲親附在家在官賓客雜進文酒之會無虛日廩糈時或不繼質衣典書以供行李意落落不自吝惜也有古阮仲容王孝伯之風官南康住南昌獨以上官習巒穉名亦不多苛以常禮爲他累解職辨伏授楚之孝感不久遂卒於任累負數千金幾不能殮子工文謹守能世其家賛曰

爲世通人爲時文吏器不晚成貧仍拙仕鄙江瀰瀰楚江濟濟敬弔長沙疇則賈誼

故工部主事丘公

丘公名元武字龍標諸城人其更字慎清則其先公所命祖致大官父仕至知縣慎清少穎拔異常兒歷世貴顯爲人側目知縣公及慎清幾陷死獄用貲財得脫於難隨中己亥科進士初授撫州府推官慎清年少雄職不無傲岸葉公與予時或借他語規諷慎清頷其意奉教惟謹記慎清於署中建一齋閣頗壯麗知予當以他事過撫州即日遣散工徒同官問其所以慎清曰誠恐髯公見而詈我蓋謂予也其虛懷如此繼奉令裁缺改黔之施秉施秉民夷雜處非人所居不二年陞工部都

水司主事戒行有期值雲貴變起遂陷於賊亂定始得歸築室湞水之上自傷緣命之窮日賦詩見志其五七言之至者遂達於精微近遂聞已死慎清有女無子鬼而有知不能不於諸昆弟是望也賛曰

護牆之艾若或濡之當門之蘭若或鋤之詭辭攝令古則有之君無悼也命實司之

故肇慶太守甘公

甘公名國棟字殿臣關東人甘望姓從父及羣從子弟多致大官戚黨亦貴顯相望殿臣以官學生除南昌府

通判年最少衣服舉止如寒生終日對語未常一齒及其家世黨族也郡長葉公天木愛殿臣特至啓處食息如過其家繼報陞當受代值三藩變起督撫合詞題留殿臣補南昌知府時鎮帥見法鄰郡皆陷城内外無一居民兵馬滿萬駐扎往來殿臣調度區畫皆有次第殿臣在南昌十五年久爲民信愛以憂去改補肇慶將之任驟得風痺遂不起殿臣謹愿敦篤不言人過失爲郡倅未十年至太守無惰容亦無傲色不深讀書能解大義每謂殿臣名位將來未可計量而年卒不永爲可歎

惜賛曰

濯濯南州淳風道槩若理亂系用敵國憫子佩我戳執言猶在僑也亡乎古之遺愛

伊易菴先生傳

寧化之伊爲望姓代有聞人和平令宗郃先生尤著也先生名堯夫宗郃其字晚庚號易菴九歲能屬文同舍生有他稿吝不欲示人先生一覽輙背誦無遺塾師驚歎謂是郎雖年少豈久轅下者補諸生每試高等隆慶間應拔貢入太學闈試數不利詣選人得江西南康之星子縣縣濱湖貧瘠爲一郡最先生詢民疾苦力爲蘇息性嫺聽斷郡有大獄悉以屬先生間修復紫陽白鹿洞規進諸生講業其中所賞識如胡應台但絛元但啓元王倖皆先後成進士以外艱去星子士民爭肖像祀之服闋補粤東惠州和平和平固盜藪地名象洞複嶺崇山界連三省盜起則廣東福建江西近邑皆被蹂躪有大盜曾擕吉憑險聚衆當事議合剿無成局先生謂用兵須曠日遲久竭財殫貨賊不時平民力先盡矣忽輕騎挾卒直抵賊巢令卒先傳呼縣官至羣盜出不

意迎拜馬首先生坐定手指曰若等知縣官來意乎羣盜曰不敢先生曰若等據尺寸地擬抗六師聚烏合之衆無數月之糧官兵合圍旦夕釜魚耳縣官父母心知若等迫饑寒誠不忍立視就死地肯一旦悔過縣官雖文弱力能丐若等生不則縣官今來止一騎一卒一聽若等之所爲羣盜叩顙號呼曰不敢我等固知必死但上官多不信言反覆如公開誠民等曷敢有二心指誓天日不敢負公恩一矢不加黨羽解散終先生任無有一盜敢睥睨行路者方次第上先生功而先生以末疾

求去當事難其請先生卒行其志致政歸所得士胡應台仕爲漳南道伏謁階下執弟子禮先生終不以貧故爲故人乞升斗故相晉江李文節公當國爲先生同年生又雅知先生欲特薦起故官先生力辭免優游家食將二十年卒年八十有一先生坦懷樂易與人語惟恐傷之至事所不可則義形於色所著有廬山集一卷藏於家教子弟皆有法墓在高棟上芝窠子姓千指多業儒曾孫周篤行能文章與余善

黎士弘曰觀伊先生撫盜一事大類孔公鏞隆慶間鏞守高州巨盜鄧公長據茅洞鏞欲詣洞招撫吏民爭尼鏞行鏞不可竟挾四卒抵賊巢往覆開諭公長遂降飯虎飼狼昔賢所戒納降如厝火積薪小不慎遂至燎原不復可收拾明之亡事足鑒矣若孔公與先生者非信義素結於百姓又克觀變審機而欲身嘗不測僥倖就功名庸有當哉玫孔公踐歷清華仕至少司空而先生僅以一令終位不償功君子有餘歎焉嗚呼法令牛毛盜賊多有不驅民爲盜已足化盜爲民我未多見也先生足以傳矣

前刑科給事中郭損菴先生傳

古人無豫爲立傳者自陶淵明爲五柳先生傳王無功爲東皐子傳柳仲塗爲補亡先生傳种明逸爲退士傳彼數君子皆飭身厲行高自標置然亦自傷其名之不立世亦無能名之乃卒自立傳以庶幾於不朽也惟司馬君實爲范景仁立傳在景仁退居京洛時則余之傳給諫先生也有辭先生郭姓世居隴西名充號損菴初名九圍以他嫌改今名登崇禎癸酉鄉書丁丑成進士其舉主則海內所稱前翰林院詹事漳浦黃公道周也初謁選人得太原府推官太原山右都會推官又專爲撫按寄耳目職七品權與大吏等公盡心守法度不市煦煦恩亦不急赫赫名凡待讞者謂得郭使君一鞫雖死無恨滿考以廉直徵詣闕下時秦晉楚豫盜賊充斥思宗先皇帝憂勞求治歲壬午十一月十四日夜特開德政殿召對公等宰相東首立公匍匐階下口奏數千言盡當時要害至尊剪燭停筆親錄所語示諸宰相即日傳旨拜刑科給事中公感激上知期以一身報國涿州舊相踞他姓腴産爲怨家所訐當軸以舊相故爲曲

諱公慷慨上書云輦轂之下豪貴敢横行如此小民安所托足請論如法汴梁流賊陷後開封推官黄君澍得旨改御史又將叙功公力爭之謂論功當必有益於土地人民今汴梁安在河南北士民父子兄弟夫婦殺戮漂没者幾千萬誠不知澍功在何等戸部籌餉計無出大司農倪公元璐請開例捐輸給制誥公疏言朝廷所以激厲臣子惟此名器二字人子有歷數官而不能一與者一旦得輸金錢走捷徑邀取其弊乃甚於鬻爵賣官請速罷無貽後世譏黄與公爲同年生倪公位望重

一時又公宿昔所秉爲師資者舉措失當泣行封駁其不肯援黨類媚交遊以傷國體者盡如此天子知公忠旋被專勅催督江南漕運事竣報命論列大計凡數十疏其間或報或不報而甲申三月十九日流賊遂陷都城矣賊入都拷索士夫貲財血肉狼籍都市上惟公以廉潔素貧得免間有說公脫難姑就僞職者公曰爲兩親故不克死又敢以身爲市乎踉蹌間道步走五十八日始抵里門幸二尊人無恙抱頭盡哭遂絕意人事

大清定鼎起者舊巡按御史魏公琯何公承都咸特疏以公名上謂公先朝謇諤臣不宜使老林下請以原官名公奉徵書就道卒以親老辭歸節次奉兩尊人諱今徜徉里巷幾三十年日與一二窮交啣桮論舊手一編課諸兒子守遺經完租税不足與人爭仕進曲沃某君爲公理太原所爲脫之死籍者已致大官來填撫關中思有以報公數折柬迎公卒不往公起家寒生無中人產入仕不名一錢理刑言路皆熱官側足舉手便爲人榮辱重輕而公終不敢任喜怒樹黨援毛舉細過齮齕人博名高其殆古所稱中立不倚之君子歟年七十有

八纔如四五十歲人余日從飲食言論攷古今是非得失錯錯然口畫指數雅不喜雜學家言平生未嘗一試其術有子曰賡曰庴能文節禮世其家余有子曰文遠翰遠從余官西來辱公以爲可教亦與諸公子講兄弟交今余以母老致政將别公而南特援引司馬公范公之義爲公立傳將持歸以示東南人士知余八年塞上得日夕奉教有碩德温文如公家父子者此行不爲虛往豈祗爲公推重已也康熙戊午八月初一日

前徵君泉上李先生墓表

嗚呼天生才顧不難哉世際昇平措置無關輕重至於流離喪亂天若一一有以相之賢者殉社稷力者角疆埸而必留三數逋民遺老於殘山剩水之間此數人不必盡皆通顯又往往爲當世所指目卒之刀鋸鼎鑊無所得加使其老且壽徊翔歲月得正而終而一代興亡之局始畢如今泉上先生其一也先生李姓名世熊字元仲世居寧化泉上里晚號媿菴所築之室曰檀河曰但月天下習其初字咸稱元仲先生也先生少籍諸生年二十應辛酉鄉舉興化李官佘公昌祚爲同考奇先

生文與主司爭元再三弗合佘負氣竟袖卷而退曰安知此生來科不第一耶先生遂不第歷九試皆冠諸生凡來典閩試者莫不欲埸中一物色李生爲重而先生亦竟不得乙酉弘光建號制下畿省郡縣各貢選一人時督學爲揭陽郭公之奇郭公固雅重先生視一貢如攜取忽試前三日郭公挂飛章註籍值後學使素不習先生特置先生弗錄其遭逢遇合危得而數奇若此繼遷延變亂先生亦已遂厭棄諸生隆武稱制閩中大學士黃公道周都御史何公楷禮部侍郎曹公學佺各尉

薦先生尚志博學徵拜翰林博士先生固辭不赴丙戌大師下汀州有齮齕先生于鎮將者謂先生懷二心勢洶洶不測親知咸交勸謂止詣庭一謝事可立解先生爲書答所知曰甲申以來名雖挂諸生儒巾儒衫久歸敗麓今日解弢釋縛正如鹿返長林若復伏謁強顏其戕性刳心何殊殺戮古之處士舍酖飲刃者史冊相望僕年已四十八矣去諸葛瘁躬之日僅少一年視文山盡節之辰已多一載請爲婉謝當途若蒙假借冥報爲期詞倨而理直鎮將終懾先生名高無能有所挫抑自

是住泉上四十餘年足絕州府未嘗一出里門中間惟一詣西江泛彭蠡登廬山絕頂而已所著寒支初集八卷錢神志二十卷史感物感各一卷狗馬史記若干卷寧化縣志七卷本行錄三卷經正錄三卷先生文奇偉悽麗長於推測情變層見疊出雖百家無不窺少獨好韓非屈原韓愈之書故其造就咸有根柢昔楚中馮公之圖謂先生得秦文氣多漢文氣少先生每誦爲知言先生之生爲明萬曆壬寅九月二十日歿於大清丙寅九月二十八日父恬菴公母丘氏先生娶於丘生子日

堯日唐丘與日堯皆先卒側室賴生向旻孫曾十四人先生困頓諸生者三十年進退出處輒若有物陰爲裁量及徵書屢下先生復審奪時勢不妄爲附緣使蚤得通顯上爲侍從文學卽不然乘亭守障一遇險阻先生又豈肯偷生求活者丙丁之際禍亂多門而卒不能死先生必至八十五年然後歸全正命而死則余所謂天必留三數人於殘山剩水之間以爲逋民遺老完一代興亡之局豈曰阿所好哉先生葬本里白沙坳寧都魏和公禮誌其墓和公爲先生晚年交先生又篤好其文

故向旻奉遺命以請而弟子長汀黎士弘不揣而爲之表和公云稱徵君恐非先生志余援陶淵明有晉徵士書法身歿與朝號仍前代後之讀其碑者其庶有所觀感乎

光祿大夫提督四川左都督世襲伯贈太子少保諡忠毅王公墓誌銘

王忠毅公既盡節之八年其冢嗣副使君自粵西走使數千里以誌銘來請忠毅公之歿也事備國史論關國是非草野閒居之人所能執筆惟副使君意甚勤而來使又絶遠卒不得辭因記歐陽永叔爲王子明畫像記徘徊慨嘆想慕其人以得拜其像爲幸又從其後人錄家傳乃得詳其行事始末忠毅公竭節與子明同然子明事末帝時梁事已非忠毅遭逢盛代始終承　主眷公死後四方亦大定余也不特拜公像與嗣君交又知行事最悉無娭數十年後從裔孫抄取備錄今得記其一二軼事比於野史稗官猶是三代之直也公諱之鼎字公定晉卽丘子覽之後家榆林北林堡王父以上不詳考諱公選積官至參將值債帥苛公計無他出夢神

拊其背曰眞主已在東方胡爲鬱鬱居此臀人斧鑕醒而記所謂急單騎循墻走得謁　太宗文皇帝於遼陽世祖章皇帝定鼎中原論功行賞授公昂邦章京公在榆林先娶於關繼娶於林再娶於張林生二子忠毅其長也參將公及前後母以忠毅貴皆得贈封如制兄弟屢至大官公年二十襲父職卽倜儻異常人時李定國孫可望擁兵雲南公以甲喇章京從師南下促李定國於緬甸殲之孫可望勢窮就撫課公功獨最晉副都統川湖盜起公皆次第削平辛丑海寇逼江寧公奉命由

陸路馳至龍江城内知援師已至内外夾擊殺賊數萬遂解江寧圍明年海寇據漳州厦門廷議以宿望推公福建中路總兵官公前後出師復厦門復金門古浪諸島復定海衛復銅山衛再叙功晉公伯爵世其官名還京師管副都統事值提督江南故帥殁士卒猝有庚癸之鬨亦用是桀驁漸不受繩束民間惴惴恐禍起旦夕特命公代其任公下令將領歸營甲士歸伍按籍傳呼頃刻即至五日一集期門較技藝上下其賞罰無有一人敢譁於市者終三歲民幾不知有兵迨撤三藩議下

朝廷謂京口重地非公不可即軍中拜鎮海將軍時吳逆鴟張長岳連陷沿江數千里人心風鶴婦女爭出城趨避或有勸公下令禁止者公曰是益堅其走耳乃自輦家口署中間從騎士射獵江干又爇其盤盂器具為兩質庫若為生息長久計者四民咸謂將軍貴人安閒乃爾我等遠避何為爭攜妻子入城公亦不問凡公所為持危定亂皆深思卻慮神色不動而措疆宇於磐石之安至今吳淞京口間父老子弟往往指公姓字如嚴父母丁巳改公佩定海將軍印提督福建水師值滇黔

餘逆深逼川西復又改公提督四川公舉萬公正色自代星趨入蜀庚申正月至漢中二月至成都提兵大出復瀘州復永寧六月賊再陷瀘州絕永寧路時城中無糧已兩閱月公激厲將士親身陷陣日有斬獲賊避鋒不敢逼城伺知城中糧盡遂築長圍以守至九月九日賊穴城急攻城遂陷公仍大呼率部將任應龍等巷戰手殺數人繼羣賊麇至公知事不可為手解印付僕子陳善謂若趨走成都急歸印　皇上我死分也終為厲鬼殺賊拔刀自刎未殊賊固欲生致公遂傳送公於貴

陽爭繼餽饋百方説公公瞋目罵曰死則死耳肯向鼠輩乞活耶久之知公志不可奪遂殺公時黄塵蔽日大風拔樹即羣賊亦涕淚相向嘖嘖稱公忠臣公部下數人感公義慷慨就死無一人降賊當永寧圍急之日公請援之書從叙馬小徑走會城凡三十七上一旅稍東長圍立解卒援絕勢孤與城俱盡此亦志士所為摽心扼腕者也其親見公就義逃奔得歸者皆愚鈍止知為九月不知公死為何日所同難諸將卒亦不辨何官何名唐張許守睢陽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就戮衆見巡

至或起或泣不能仰視數十人皆就死張許之名在千載其數十人無復姓名可攷至今以爲歎息然則公之死也固可哀傷而同死者亦曾無一人知其姓氏所更可爲悲感者矣公生於天聰五年十月二十日歿於康熙十九年九月得年五十歷官四川提督兩佩將軍印旣歿　天子特憫公忠加贈太子少保謚忠毅祭葬之賁有加公先娶吳氏封夫人再娶吳氏先公卒再娶趙氏六子長毓賢現任廣西左江道副使次毓秀襲公伯爵吳出次毓瑞毓榮毓禎毓芳皆幼趙出女三人皆幼

毓賢之子二曰炳曰煥毓秀之子一曰某公遺骨之歸自貴陽也以某年月某日奉　上旨葬於某山某原也以某年月某日銘曰

矯矯虎臣克世其家爲國心膂爲王爪牙弱歲臨戎冠其儕伍執矛先登血殷袍鼓曰而東征曰而西邁鞠旅宣威爭險逼隘式奏膚功列爵五等內統禁師外節專閫乃爾伏莽敢格王章吹毫落槁我往彼亡連雞不飛老羆當路貉子貙孫猶或侮拒　天子曰都爾其專征旣定閩海撫我蜀人東馬懸車崇關是陟五月渡瀘風颷雹激鼠子不戒穿墉乘我糧絕援窮長圍血暑齋雲斷指常山碎舌臣不愛生臣死殺賊星隕國門驚喧櫪馬公魂在天實媿生者公無卒日公有同難姓氏誰何能不永歎四海廓清公志已畢易名大書煌如皎日嶽嶽豐碑峙於道周塚象祁連魄返首丘　天子之恩

天子之澤啓迪來玆忠孝允則

瑞金縣松竇采若禪師起公塔銘

采若禪師示寂二年入塔有期其弟子超敏超陵超權超頂超岸持學博楊君長世狀來請銘余與師爲方外交數十年情如兄弟我不銘師將誰銘者師諱行起字采若梅川王氏子父詮解母傅氏生不茹葷七歲失母卽請出家父弗許十四歲乃投壽菴禪師披剃聰穎卽露頭角敎典篇章一見皆能深解大義去瑞邑之十里有山名烏華久爲虎狼窟穴師賞其泉石幽仄縛茅席地獨身棲息其中歷數日左右鄰人以是山荒曠非人所居從而踪跡之見師儼然擁坐具虎狼一時屏跡咸相驚異從而架數椽齋送升合師一坐六年未嘗出戶卽令所稱松竇是也甲申乙酉四方盜起瑞邑謝生適

迎之避亂於其家謝固逸才與師投分最密著詩六十餘章名兩間吟荒亂稍定師遂立志叅方首入青原過石城住天界時師名德已高諸方尊宿皆爭相羅致欲令出其門下師每托辭遜謝腰包荷笠卒然他往人不能知其去向繼入越叅報恩及報恩應詔北行命師隨侍師再三以疾辭改叅古南和尚師初見致親近意和尚曰將甚麽親近老僧師展具和尚曰近日禪和子老僧都不信師收具云疑則別叅和尚卽命師掌書記曰老僧自二勝去後十年未安記室今以煩子久之遂受

古南記莂爲臨濟三十二代法嗣古南道風孤峻嗣法固不多人得師遂爲一代眉目住靜林五年念父詮解老辭席南歸瑞邑人士謂烏華爲師縛禪舊館剏金構材請師住靜師作詩示衆曰瓦竈無煙四十年堂前荆棘已叅天吳山越水誰令去來償青山未了緣山中疏泉種樹運木肩磚師皆首先大衆龜手黧面往來者不知爲堂頭鉅德也癸卯丁未再入越侍古南己未松竇誌成長汀黎士弘爲之序古南謝世辛酉入京口鶴林掃塔大衆卽請住鶴林不應壬戌九月甘露降於松竇

作甘露閣寧都魏禮爲之記乙丑二月過長汀住余漑本堂三月還山十月示微疾十一月十一日子時趺坐而逝前一日遣徒持書別余兄弟且以山門後事爲囑臨去作偈云三十餘年風塵碌碌博得今朝百味具足又顧侍者曰死便封龕毋驚大衆自作封龕偈虛空無四面四面又無門叫嚴關怎麽封打一圓相云從來出格英靈漢自拈敝箒掃封條師生明天啓辛酉八月一日示寂於康熙乙丑十一月十一日子時世壽六十五僧臘四十九四衆及弟子超敏等奉師命荼毗入塔在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師長身鶴立眉骨崚起辨道精嚴面冷腸熱終身不肯一輕詣貴人聞人善如不及與朋友交無死生久暫得法東歸不開堂說法未明披衣隨衆持咒禮佛衣無重襲鉢不留錢一牀半堵破絮蒙頭皆人生所絕不能堪者記歳壬辰中余與謝生招師爲湘江之遊時俱在盛年而師齒最少余與謝未免徵歌縱酒談謔非時師既無疾言亦無拒色余與謝生酒闌興罷輒相引咎不遑其不言而爲人所敬憚若此箋札詩歌伸紙立就深恥近日授受之濫謂手卷

多於名單拂子密於麻竹不出十年吾道其衰乎今數年以來老宿凋殘講堂茂草一二白椎揚拂之徒至引爲人間笑柄師之深心衛道際斷往來豈不誠釋門之諍子法界之孤燈也哉

銘曰公如皎日麗天中隻手推挽扶桑東馬駒蹴踏笑萬叢何當尺蠖盤蛟龍翹翹峻骨凌雙峯廉頑立懦披清風公無來去無始終無門四壁安題封要將金臂舒虛空年年甘露飛長松

寧化陰母雷孺人墓誌銘

陰孺人雷姓汀州寧化人陰與雷邑之望族也年十七歸邑庠生陰君美成美成積學擅文章踰壯而没時孺人在盛年生子寧若甫十歲次卿月三歲三直方纔五月哀毀誓死所不即從先夫地下者爲雙白堂上及藐諸孤耳然而豺嗥虎視爭欲爲覆巢取子之計眈眈伺日夜即夫弟玄沙力禦外侮而主婦單弱弋者在門卵者在抱碎首腐心求無罪而卒恐不免接續亂離長子又復不祿今幸卿月直方兄弟次第成名諸孫亦且林立年至大耋諸子哭泣葬殯如禮孺人今日可謂令終有倣矣讀其狀而事有足述者夫弟玄沙死無子僉議以直方繼嗣卿月等辭再三孺人曰而父叔世而叔視爾猶子嗣叔非嗣産也若忍而叔其將忍而父乎諸子乃唯唯退而受命先是崇禎間郡有富人子爲無賴所嗾挾出母以訐其父李官黷貨取富人金竟直其子值歲試入邑人士麇至咸不平所爲謀合力白之當事苦乏道里資美成立捐五十金爲倡或有讓美成爲無因濫擲者美成曰吾間以語吾婦吾婦勃然動色謂貪吏舞文蟊常倒置人孰無子也誰解生若父者余亦不惜

簪珥公等意良厚吾奈何吝五十金不以成吾婦之志乎由是合辭以進立出富人而李官遂論罷死於法記余爲兒時親見其事曾詳余所刻筆記中而實不知美成陰君之偉節又不知其配雷孺人閨閣之間先有成言以克襄夫子於大義也纖嗇小夫斗粟尺布爭於骨肉至黨里利害護金錢如頭目髮肯少割絲毫以急路人之急若舍其嗣而嗣人巳緯不恤而惜國人之共憤明禮識大體我於孺人誠未多見也區區史家所記寡婦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者又何足道哉孺

人生明萬曆庚子八月二十七日辛康熙戊午二月十二日巳未年八月某日遷葬興善里巫坊蔦藤窠男子三長寧若先卒次月卿由郡庠生入太學三直方出後於叔由郡增生入太學考授縣丞孫念珖念瑛念瑚月卿出念瑛念琇直方出銘曰

貧視其不爲富視其所與此丈夫之行也而得之若毋日月昭昭兮霜雪何常深松翠柏兮疇則遺芳

謝士俊先生墓誌銘

公謝姓諱命爵字士俊舊籍揚州元時有遠祖宗元官

虔之興國遂居興國明洪武三年諱蓮者乃遷瑞金之葉坪蓮生思顯思顯之子乾道由明經仕爲思恩知縣思恩生廩生元璇元璇生文學長震公父也丙戌四方盜起文學以行誼名高爲人指目賊乘間獲文學挾取多金文學詞色不少屈遂被害學者私謚爲義烈先生文學娶於楊生廩生命官繼娶於劉生公公少聰穎能讀書方次第成名遂值文學變起亂後家又中落母夫人在堂公時時袖升米歸養雖卒瘏艱苦愉色承歡懼爲死父更傷生母心也常授生徒於吉州方信宿束裝告歸主者錯愕問故公曰吾夜夢老親病狀方寸亂矣安能鬱鬱居此兼程抵子舍而母夫人已抱病在牀僅三日而母夫人隨卒至性冥通千里呼吸人皆頌公爲淳孝所至有子聘字志尹癸卯舉於鄉及上春官主籍者誤落志尹名不得與會試今　皇上赫然震怒馳驛召志尹赴闕另開選場下部訊詿誤緣由議盡削當事籍立授志尹官時公與偕行戒志尹宜爲好詞別白脫使僥倖得半職令諸公遷謫踉蹌人將謂我何志尹受

教惟謹當事卒得全無他今人當小利害輒反眼吹唇凡可遂其私卽至戚交遊推刃下石有所不顧況功名相先之地乎以故長安諸公聞公父子閒語交口稱謝公長者非是父不生是子也公性淡泊不喜聲華撫孤姪如已出修先祠置祭田惟力是視遭文學公變時固有血疾復發遂不起公生萬曆巳未七月二十七日卒清康熙甲寅正月初六日本年四月二十六日附葬祖塋之常鄉潭屋渡富厦配鍾孺人男子一聘癸卯科舉人候選知縣娶楊氏孫男四重提邑廩生娶楊氏重拔邑廩生娶李氏重揮邑庠生娶唐氏重揚邑庠生娶陳

氏孫女二長適長汀邑庠生黎祚遠一尚幼曾孫男三衍詩衍禮提出衍易拔出曾孫女二提出婚嫁皆名族癸卯志尹升書之日予忝爲分校官而又與予仲有婚姻之好過瑞邑曾數數見公哀哲人之旣萎也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婺我廢書甚悲而不忍卒讀也嚙指心痛言歸而不可信宿也鳳有毛麟有角提徑逢年而耻求變化之速也前者耕後者穫爾里爾疆而毋謂乎天道之不卒復也

故明經靈州見田孟君墓誌銘

平時讀魯仲連及陳同甫諸傳輒廢書歎息顧安得一奇偉俶儻之士而親見之乎繼備官張掖寧夏往來隴右五涼間私計古邊廷絕塞又用武之國也或庶幾其一遇焉然卒無所聞而今乃始得靈州孟君按狀君諱龍字見田別字海雲世籍光山故宋京湖制置使珙公之後遠祖忠明初以武功調陝西靈州所祖父皆用蔭襲世其家君生而敏達讀書曉大意崇禎紀元貢入太學故事六堂諸生歷事滿例得選爲州縣長吏君以母夫人老依違之 旨不就官崇禎十五年闖賊李自成稱

大順僭號闗中賊以陳之龍爲節度使牛成虎爲安寧伯守寧夏逼迫故紳上道就選西安君名在籍中乃詭詞上書其略曰龍謭劣蒙前朝貢入成均繼謁選值選司得罪龍亦名挂彈章坐是編管爲民近復脚氣作楚蹣跚不良於行以此十七年不赴棘闈不謁選人不衣冠見長者今新令下實不敢冒竊名器愚鄉里伏望閔其自首批掌契官除名字掌契賊吏部官稱也之龍嫌其辭傲岸心弗善會僞制使郭可通貪縱不法靈州人羣起殺之牛成虎聞報率兵三萬卽日渡河圍靈州首事者原憤起倉卒無成算一旦重兵逼城下咸恐懼失魂魄羣就君問計且請君權宜任事君自念若輩誠失策倘城陷則城中萬户皆爲魚肉不得已從衆請率士庶誓死登埤出奇計殺賊數千賊不敢近南城爲砲擊將圮君命汲水澆城時嚴冬氷水凝結視他城倍壯賊又爲望臺高數丈俯可瞰城中君募敢死士十八人夜半縋城執火具焚之立燬成虎自以率數萬人攻彈丸邑旦夕立下不謂曠日持久受困一書生竭力盡氣必欲攻陷就殺無遺種乃止屬闖賊自京師敗還 大清

兵已從山右渡河西驛成虎始解圍去相持者計四十日圍解後君又貽成虎書諷之曰日者敝邑不腆畏君之威聊自救耳非有他志也旦夕清師到將爲順朝廷死守乎抑開城輸款耶敢以問下執事成虎故武人不解文意持以示僞節度之龍笑且恨曰是子乃玩人掌股間也　清朝定鼎諸與守城者咸自上書言功次得爲顯官君蕭然閉户不一及前事然君任性疎放縱酒好大言又適有他客素不禮於君者用捷徑得爲臨州中路同知以薙髮不如式文致君罪幾死獄中賴營救

得免再十五年而君始以疾卒於家昔魯仲連不肯帝秦邯鄲圍解平原君以千金爲仲連壽辭而無取陳同甫以語言得禍致獄淳熙中詣闕上書孝宗欲官之同父曰吾爲社稷開百年之基豈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歸覲見田所爲何其與古人相類若此余蓋欲得一奇偉俶儻之士而疑今無其人也何意於見田實之然終惜其死於二十年之前而所謂奇偉俶儻者終莫得而親見之也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所男子三人之明之璉之珪皆能文章銘曰

若爲儒行數奇是古之徒也而胡今與俱

何母李孺人墓誌銘

癸亥夏中上杭文學何君榛以其父韋菴先生之墓乞銘即知其有母李孺人多賢也越明年甲子孺人歿文學又以誌來請孝思殷然足數及門而不倦孺人附韋菴公固足傳今讀文學所上狀孺人又自足傳也孺人李姓父承山舉者德爲鄉祭酒年十九歸韋菴事姑章相夫子以孝謹稱教子孫也慈而有法族子諸生其顯爲怨家所持子榛欲事排解有以從井尼之者孺人厲

色責榛謂非若兄弟行耶奈何令其顯獨死榛奉命左右之事卒得白其顯父子感孺人恩至今言之猶墮淚外家李氏中落孺人推解以時姪喬生溺於水河流漂急孺人聞計急脫簪珥遣使者四出卒覓喬生屍以歸兄嫂之喪必以禮殯不以有亡爲辭歲己未孺人年七十有一機杼麻縷之積約二十金羣從請以爲壽醮費孺人笑謂是戔戔者而棄之無何有之鄉乎聞學宮茂草久矣曷不舉而畀之爲諸賢倡韋菴領而許之嗟乎婦孺纖細智下僅筐筥遠父母兄弟久一旦小有緩急呼

䶩乃如路人若老至意衰乞憐神鬼供佛飯僧以冀邀無望之福讀書識分義者不免而奈何責之婦人女子閭乎所觀李孺人敦篤所生饑寒則爲周恤死喪則爲援拯至於明施與知大義解手口絲粟之餘赴事急公無德色而卒使國人有所觀感孺人過人遠矣孺人生明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清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子四檍棫榛棣孫因周因韓因虞福齡晟昱勳熊曾孫光大朏召鶴松德養葬於某處爲某年月日銘曰

旋哀岵而望屺也孝子傷之疇汶汶而永譽也母則有之母自足爲不朽也焉用文之歷終古而無壞也以德筮之

盧山白鶴大師塔銘

癸亥四月學佛人南石介其友趍芝來以師之塔銘請余於釋氏之說無所窺辭之再而南石言之亦再因閱狀見博菴黎公旅菴曾公姓字是皆余官遊西江時所朝夕嚴事者也兩公不易許可人言當不妄又近世弟子先生死生之間掉臂不顧者恒有而趍芝繭足千里惴惴乎懼其師一旦就湮没而不傳固圖所以文之庶幾明道所稱三代威儀其猶在是者乎師名行猷號白嶽吉州五雲劉氏子生不茹葷髫年復善病辭父母出家禮梅溪自和上座丙子盧山陸航石照老人開法梅隱師侍寮執經十餘年繼親近朝宗和尚於寶華又依木陳和尚於維揚朝宗木陳皆當世所指名尊宿咸叩擊有省後還盧山受石照付囑繼席陸航丙申主洪州普賢寺衆請雲集有宿將胡山當座前悲憫卽日求披剃爲弟子於洪州士大夫間獨善黎博菴學使曾旅菴

副使博菴譔陸航塔銘其文洸洋浩汗學者爭相傳誦所稱嗣法弟子數人而白嶽爲上首卽指師也丁酉歸梅溪壬寅受請住長渡菴師長身魁岸行己平實辛亥冬自知時至沐浴待期而雙目不扃有請師閉目者師笑曰金剛正眼豈有閉時乎趺坐而逝生明萬曆乙卯世壽五十六僧臘四十建塔在寺之東左得法之徒爲勝諒今持狀乞銘者爲趍芝閩人黎士弘按狀條件其生平日月而繫之以銘

生也無涯歸也有厭幻離幻釋縛解扭鎣不藏舟誰

負而走雲駛岸移去者已久伐石打碑虛空刻鏤我作世諦記曰某某告爾嗣人告爾世守嶽斷峯連自爲不朽呼或出焉曳杖負手

吳常茂處士誌銘

君吳姓諱三鳳字振羽按狀其先自清流遷連城積十三世爲國清國清生二子而君其長母朱孺人夢飛鳳投懷而生君因以命名爲人激昂倜儻少客永安娶於馮遂卜居永邑之麟橋讀書解大意貧不竟學退而修計然之策出入燕冀吳浙荊襄東粤之間數年貲用亦

饒自念平生居困厄時數米縮食意所欲爲而不得爲者何限今所不足非財盡出所餘置祭田恤孤幼還金掩骼鑿河通道凡可以利族黨行旅之事一一捐解恐後順治甲午巨寇數萬起延邵摽掠及四鄉鄉民固不習兵聞警各爭求趨避君立爲畫策謂賊雖多無食不能三日住脫一動足家室先不保約束鄉人堅壁清野以待更部署丁壯潛伏要害出賊不意火炮齊舉盡殺其前鋒賊由是驚遁至甲寅閩藩變起僞弁沿鄉射富民金錢雜出、、甏盞而無賴子因緣爲奸利刻印橫戈盜

竊名字者不可勝數君連絡各鄉爲長關之會竟三年中百里内無一人敢從逆者丙辰王師度嶺閩大定鄉人僉欲詣有司上君功狀君笑而起曰吾豈爲市耶吾自固吾里耳日經丘尋壑含飴弄孫不復慈前事享年八十終於家君生某年某月日卒某年某月日元配馮繼配羅男子五長舜次湯次禹皆先君卒次襄連邑庠生入太學次袞永邑庠生皆馮出孫某某曾孫某某今將以二十一年九月日葬公於某山之原先期來請銘

銘曰

守布衣媿當塗含仁咀義全里閭徐無山祁連塚東陌西阡望君壠

通議大夫靜軒潘公墓誌銘

潘令君旣治長汀三載適通議公計至令君啣哀迫切見星而奔以襄葬事而先來徵銘讀其狀再三歎曰有是哉起孤生躋膴仕志行道得奉身而退又見厥子以有成也按狀公諱安國字元卿號靜軒先世自中州徙遼陽撫順所高祖文禮起軍功爲指揮使積三世而至公父應德應德死四十日乃生公七歲而毋復見背孤

苦自立時　太祖皇帝初定遼左人士各乘時攀附建
立功名公顧遜謝不應曰三世一身衣食粗足得保首
領見先人地下足矣敢及其他繼　世祖皇帝定鼎中
原會故人將相多知公者疏其名以上特從關外召公
拜藍旗佐領公尚欲請收成命爲新令不敢辭順治十
三年李定國孫可望亂滇黔公從王師征楚十四年鎮
長沙十六年海賊出鎭江從大師援江寧出入行間二
十載咸著勳勞師旋行賞特畀公世職贈祖父如其官
年及艾國家正嚮用公而公自念未生而孤仕二品贈

三世且世官及而子而孫何所不足乃公者胡爲棲棲
糜大官廩食爲也乞休得請康熙巳未年五月初十日
卒於京其生則明萬曆壬寅八月初八日得年七十有
八元配劉氏繼徐氏俱封淑人子二雲桂即長汀君次
雲程任夲蘭大孫二名世經世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
某山之原當公在楚時所下城邑婦女千百纍纍繫道
上公不忍哀請於諸將諸將不許公乃立爭於總統親
王大將軍所遂盡得放還歸里遠道不能自將者公又
出私財津遣所過有司謹護使必得抵其家奉命出
師少有收獲人不敢非公不但無所取且欲盡他營將
卒所收獲者而并解救生全必行其意之得爲而後罷
是皆人所絕難者嗟夫人生乘時得志可以利澤民生
而卒垂永譽於無窮者豈在多哉故愛述其行事而重
爲之銘銘曰
孰履仁而蹈義兮使男有室而女有家孰難進而易退
兮當子結綬而父懸車

與賀子翼季子兩先生

忝竊珂鄉幾同盤馬惟景賢一念未敢自後衆人兩先

生清風偉德使入疆而不見國中顏子無解於俗吏之
不文也接來章兼問去使知浣花老叟正詠江村河上
先生行歌金石高踪渺渺益切嚮往之懷矣祇候藍輿
一出便從中道之邀倘獲紫氣東來敢不下牀而拜某
再上

與羅曰明

期門下以必售者九分而一分不能信者惟數令一分
者且憖而九分者無據乃知人力不能與造化爭讀來
札可發一笑三百進賢冠將人人班馬恐上天並日而

生才不給無巳則一聽之自遭自合耳此僕所謂數也特我輩願力宏深不當出於下策長路新歸勉爲調攝何日過我共破寂寥見瓊五可并及之

復劉杜三孝廉

杜三先生足下某閩海鈍人學書不成去而作吏然仕與學兩無就也浮沉行隊遂十載於斯所謂建豎功名旣無所暴其長短退而修一家之言又不能時有表著因思古人得爲文章以自命爲雄者非獨斯人之能亦其福命相關天若有以陰相之也萬山井底忽接良書

推譽種種皆爲過分或所聞不逮所見乎繼展讀清篇不能去手念古文一道日就荆榛就弟近所知見南州徐巨源陳士業臨汝傳平叔要爲能言數年間徐旣先亡傳陳繼沒虞山遺老亦復碩果凋零一髮千鈞葢皇皇焉其或墜也至於風雅之言良同聚訟初摧王李之鋒者左袒竟陵繼燃河朔之焰者操戈三楚然皆後起諸君子之過也索垢吹瘢少陵不免然而諸公自在天壤所謂罵之適足成其名耳宇宙甚大來者日新瓊芝瑶草固隨示現仙山尺樹單花亦得爭開地上無涯浩浩何妨各遂所生六代三唐此軒彼輊以弟視之畫局囿於方隅之論而何關至極乎特著述有時傳否有命接敎知杜三因緣事會託跡最奇可謂有時有命矣杜三足下寧得妄自貶損不急急明道立言以爲守先待後之事哉弟固不能言爲吏俗言且不暇因得足下之書感足下之誼而偶一發憤其說非敢較長於足下也卽日買舟入會城據舷作書不暇揀擇小稿一部附使者請敎有道不遠瞻對有期未盡之懷俟省歸專馳以上某頓首頓首

上周櫟園先生

閣公去曾拜起居高守憲來承接翰示知函丈數月政成漕弊一清微聞執法之間頗傷嚴重錢穀叢奸之所函丈必非無所謂而云然豈有三十年老制科二十年臬司藩長副憲司農尚爾表示風裁欲令人稱其笑比河清之理某是何等師生有所聞不敢不告某五月連舉兩孫又復喪其長媳中年哀樂便見乘除半職躊躇六年不調家惟敝幕或妄瞰其室中苦等勞薪又復置之爨下拔足恐無期矣小言種種俱蒙刻殿諸賢之後

官趣飄零惟此一事尚猶自力亦惟函丈收之衆人皆棄之中與之磨礲洗刮使埋匣劒光日拭以華陰之土耳

彭躬菴南州人原字達生舉動磊落故石齋黃公客亦曾寄道鄰史公幕中寧都易堂諸君子中之一人也去年曾一見顧略見詩篇與之言先朝往事娓娓可聽所爲祝給諫奏疏序稿容再覓以呈所云姚休那某見聞甚短求以氷案現存者抄一二篇見示函丈瀕臨多事乃求賢若渴眞有暮得一士朝而告人之風世界著眼者少祥麟威鳳視若雞雛謝茂秦所謂一生盧柟且不問遑言哀湘而弔沅乎

已見邸抄又有此意外不克身詣尊前盡王修赴難之誼悚媿其何可言佛印云世人忌子瞻爲宰相耳伏望少自寬解回想庚子辛丑間是何等波瀾一日天定見晛曰消今惟有俟天之定而已

承示李大理集深怪巨源失言過爲奬借謂某當有噲伍之恥向某自視亦稍有韓老同傳之疑非函丈指出某亦未敢自信也重加鞭策敢不自奮以副相期數州人士應指傳生平叔篇篇有不屑苟同之意東鄉自命歐陽恐不能不使後來者居上也蒙下詢敢一附及

某一官無似蒙兩臺妄採虛聲以卓異濫點啓事初願實不及此秋冬間或可量移得一小小京職養志讀書無所不可若更一麾州郡白髮蒼顏五十三風塵中持手板向貴人此局如何可結至於槐臺柏院久已相君之面不敢作分外之想也

雙縑好爵上祝芳辰昔賢以患難後謂之重生則今日是函丈誕降之第一日也敢不拜賀所示汪舟次歸來

盛述不肖邑中治狀不免過情近會城閧傳一二聽斷皆前人公案中舊話而妄附於不肖者每一笑置之不謂函丈亦復妄聽猶尼父去魯司寇過中牟哉城見馴雉弦歌亦復輾然而笑謂門下尚有人在也

何時何地見先生據案寫二千言無一誤筆以數則不可知以理權衡先生豈有死法

某凡爲文字數日前必夢泛舟絕壁之下壁上皆篆字奇文汪苦舟不得去時忽然石壁四開一航徑渡日內所爲文亦必有數行象意處此理絕不可解

離怙恃渡江而北於六月朔受事今五日矣山河風景全異中州略檢點簿籍民不刁誣糧無積欠兵衛森嚴外彝拱服提臺復温文好士有羊杜餘風優游俸次三年便可南首惟離函丈遠離老母更遠不忍著想耳他無所念兒子弁安穩羽便馳聞

謝两江總督麻制臺

閣下治世伊周救時姚宋臨兩江而高節鉞爲生民疾苦之司當六計而秉鈞衡屬人士觀感之會乃蒙以卓異大典首及微員於三月廿一日得接邸抄跪讀之下

感媿交並側聞古大臣之薦士也多廉其人之生平於夙昔又或親見其行事議論不則得之當代鉅公互相汲引未有無因而能自致於大人先生之前者也往觀元稹代人上宰相札子及韓愈所上僕射諸書其意不過急升斗之需及延譽於公卿左右而已或及門而不得見或得見而不聞其有所薦揚蓋身都尊顯既不克日進天下之士而耳之目之而天下之士即負才異等勢分懸絶延頸待命終不能邀其顧盼此昔人所爲歎悼於相待之殷而相遇之疎也伏念某閩海孤生文言既拙行不先乎衆人遭逢盛世於壬寅春得筮仕爲廣信理官佐郡六秋毫無建樹繼奉新例改補山城地界三楚又邑當兵火之後饑寒塞路滿目顛連竭犬馬之力冀與一二小民相安無事誠恐負職無狀即上干斧鉞之誅有餘今守官三載四野之荒蕪尚未盡闢民生之疾苦尚未盡蘇歷年逃散之百姓尚未盡歸田受里不蒙擯斥已荷寛恩不謂誤採虛聲濫登啓事西江屬員何止十百求閣下一字之許與不可得某何人遂得先羣吏備甄收某之遭逢不亦奇哉閣下秉握化權同

僕射宰相之尊而某陋劣短才乃過於元稹韓愈之遇感不知其由來恩不知其所報此所爲迴環日夜而不能已於仰沫之鳴也敢不益虔末路以上副閣下知人之明特數陳其下悃啣結深重語不宜心

復曾旅菴憲副

河干半夕之談粗爲驅遣及抵縣則較量分毫權衡銖黍名是官人事同牙儈齷齪不足道矣兼爲家弟京信不至老母又歸寓南州此心寧止九折哉先生清風屢空而不向仁祖乞米仁祖且羞之檢篋得數金先償酒

債先生當無訝其少餓伯夷而貸粟朱米桶不知亦米桶懸釜減竈時也一笑

復何觀我先生

使到接讀高言感何可極承索小集亦不敢固匿再以三冊附呈斥鷃非鸞也而誤題之爲鸞誤題者不以爲非而斥鷃遂有欣然自得之色欲以毛羽自炫其奇則某今日之謂矣令弟先生力學如鄭虔寒苦同趣盧丞箋註名理亦復自命不凡同官僅爾一時頓有兩賢誰謂永新小哉

致青原無可大師

入名山見長者回署又將一月正如桃花源渡頭漁子在洞中殊不自覺別後頓增惘惘也數語寥寥長者不加郢削而遂灾及梨棗殊非所望清篇見和展讀經時畫卷石丈尤奇特昔子瞻以怪石供佛印老人今長者顛倒公案乃更以供居士乎報親菴記不敢不作爲大師作便不敢輕易出手遲時報命去米三十石聊結香飯一日之緣不足爲敬

和尚天上人乃肯與人間事敝門生少不解事向和尚求序草木之年又煩和尚親書於絹素特和尚法界太寬稱引過分使天下後世讀其語者眞謂實有其人某之自爲計則得矣其如誤後人之聞見何敬張雪壁九頓不忘

與南昌守葉天木先生

三日走一千五百里得逢明公開譙笑江神解長風送客都不解客胷中全無畫棟珠簾半字也數行草草殊博軒渠

石田卷性命也門下乃欲以狡猾奪之若必作元章據

舷之爭行見有相如睨壁之事晝竟化去經不輕來固知楚弱秦强安得並商於六里之地不許許以十三經見換竟宿諾不至清署泣別歸小寓坐至漏下四鼓淚痕猶在面也以故次日風阻江干亦不欲再過恐一番提起又一番酸感耳某以廿四抵任矣山城强半荆榛城中居民不滿百戶受事之日米二斗水一缸無牀可卧無榻可横三四僮僕環屏私語謂信州不了之債當復償於此日聞之頗恨亦復自笑惟查目下有三千餘欠解之額皆逺鄉

不可問之人如此碍手棘心他日排當何策聊一寫往
又不欲盡寫恐爲長者牽懷

與郭貴溪

檄到卽收錄錄竟卽發解情知此漢獰稍緩縧索必累
地方此時誰爲足下分過者

與蔡翼皇太守

車兩輪方能致遠若左者曳左右者曳右則竟日不能
半步固不若手挽獨輪卽至鈍亦得行三四十里路也

與丘愼清

陳君雅士固欲見長者意不在車魚臨送將歸貧以一
二俊句鴻詞騎鶴背視十萬腰纏苴土耳

上董撫軍

與安手大此令實負賢聲若遽剌飛章恐人以令貧故
受黜有傷日月之重某不敢且不忍也

與寧夏河東西四廳

接寧夏各衛所册積欠至七萬四千兵火餘生一時徵
併民走險誠足畏也爲地方計卽補牘猶當以請況詔
旨皇皇耶恃此一片至誠心濟不濟惟力是視

夜遞到部文得上旨竟全蠲矣火急曉四民誠恐虎頭
健兒飛而食肉

與寧夏諸生

飛黃山子一蹐地便知英物倘必與衆馬騁轡交銜而
後賞其絶足不足言相矣
鼷鼠飲河亦必滿腹一沾唇遂回頭卻顧終身安得果
然

復孟璋先明經

住蘭州半月抵南郡又復兩旬日月而邁客緒如絲札

到知名公虛左柳塘春水極便高吟但秋風健翮盼望
凌霄暫輟筆底之雲煙少急七篇之鼓角則區區故人
之意也

致平慶龔適菴憲副

廿日蚤得手翰益增馳溯晤語無因殊耿耿也胡守備
來聽其語次周章便知別生事緒今得教云云狂夫狡
獪幾敗乃公年翁不爲詳揭雖推弟愛抑何令此輩少
知國法耶兩稿極爲激切但前者弟已據各廳會詳奉
撫軍批駁謂臨鞏輓運兩年從未議給脚價安能獨爲

寧夏破例今年翁數行卽上恐批發亦祇如前也運不得停民不得活幸近奉有大兵緩進之命弟時下具詳以起運三月以來兩河八路之民力已竭激切再言之或冀蒙哀憐耳至寧夏之官長途押運萬不能行糧係陸續起發多差則乏員少差則廢事以本地官押本地夫尚不能令其奉法況自寧抵鞏人夫日換日更道里日遠一日運夫時起侵盗之心差官甘受賠累之害涼民卽弟民寧官卽公官何敢彼此分別就逸推勞但恐異日官累而涼民亦不得貼席耳惟年翁知我肝膈之不欺也弟乞歸又不蒙見允當補牘再上古人云非不愛做高官但已思之爛熟矣臨函瞻企時冀德音

與房愼菴侍御

柏公至得接手教愛我哉勸駕留行者盈耳塞案而老年兄獨勉以將母語語至誠非某何以得此直諒之友非愼菴何以得聞此肝膈之言乎望北叩首感謝非常弟於去秋卸事展轉經時今柏公至可望南轅老母今年正八十於六月廿九日稱觴念經寇亂兩番百口命如絲髮出百死一生之後又在南北間絕之時猶得以

白髮餘生追隨毋膝啜粥茹菜皆所甘心弟願足矣惟老年兄乘時建立出處分途各成其是正不爲他日相逢下車揖也

與官文佐

他人作此則全身是雲雲盡處略露山尖陸包山此幀獨於半嶺橫抹數筆使四山之面孔崢嶸畢出易人所難難人所易眞屬大家

孟嘗宴客圖竟作兩列長行何異鄉飲酒禮圖說陳章侯祇作右邊筵席而走使行觴意思盡趨於左覺隔樹長廊有無數食客在省文取意之妙安得不下拜此公

荅賀子翼季子兩先生

兩先生道風高峻十載山居竟肯爲鄙人而出弟忝竊珂鄉無所表見賴此一事粉飾三年中短才拙政耳江干惜別甚難爲情使來又承芳訊開函細讀如面故人弟來此經歲祇有爲老母日夕牽腸至於山川風物盡耳目所未經見讀書三十年始得親身印證每當奇絕處恨不得兩先生同之也此間將吏如織皆樸重無他腸提臺復解文好客園可飲酒書肯借人連歲豐收雉

兔賤如泥土南來二十口日費不滿百錢春夏之交高柳參天清泉直放於衢路芍藥接畛連畦不異南人種菜高處望數百里外雪山如琉璃裝合日色眩晃不能正視七月蚤寒巳見微雪蠅蚋絶無當筵歌舞殊可觀聽不知與譜中甘州八聲有無離合更且俗不好訟又畏官長盡日僉簿書不滿半寸衙鼓一罷便可闔門讀書先生視此種種吾事豈不大濟乎八千里外盛述侈談如此非敢夜郎自大冀故人不爲遊子記憶而已邑中紳士幸致遠懷他日南轅先生有問更得悉數以對也

復玉山大令唐魏子

某不才浪擲忝廁寅恭雖跡隔湖山之東西而寸懷瞻矚乃日在大賢之左右蕞爾玉邑變亂頻仍糧之鈌額由於民逃就現在之民問逃糧而逃者益甚官之積欠巳非一歲勒現在之錢塡舊欠而欠數愈多弟向待罪李官曾蒙題委經營兩載事緒少清前任郭君亦助將恐後乃事與願違弟以奉裁改補郭君又所事不終記去信州日玉邑士民環庭洒泣今雖一年所念之每憬憬未忘老年翁文章風采聲滿三湘一檄東行得玆殘土非天故以盤錯難唐先生實唐先生以河内朝歌欲自別其利器耳特蒙記憶首發郵函援老馬之義畧識往事一二備大賢採擇謂引繩墨助高深則豈敢哉臨言引領瞻企道風倘獲因緣握手有日

復顏六息

弟薄命人也量移毘陵而不克去改補張掖而復再辭坐題臬長而復又辭及寧夏乏人爲當事迫而就道時國事怱急不敢自便遂私賫水裹糧走荒邊四百里無

人之地時巳自分餘生無望南首賴朝廷洪福狂賊遁退兩河乂安倖耳豈弟敢有尺寸之力乎惟以老母牽懷因愁得病因病轉愁丙辰冬卽擬乞身解印值撫軍華公愛惜過情剴牘再三經年而乃許其所請不久華公卽世伊公攝事亦似推念平交不意伊公又意外見逮遂致一紙印結滯淫客路者經年是造化用意以摧折不肖之軀眞似陰瞰其室父母愁子秪有聽受豈敢更作一怨尤之想哉晨朝兀坐泪臉長懸老親倚閭之望計月計日兒子老大長成隨宦西來而不踏舉場者

六載更聞清漳烽火接近汀山去冬得信之後迄今一字杳然家弟雖宦興未衰亦復入都無報偶一置思逼身震掉不已人生狼狽至此眞覺食息之爲煩若乃泠煖常情孰是過門之雀羽毛摧落誰臂辭架之鷹乃先生不以今昔異觀折簡馳書不一而足此道今人棄擲如土不令朋友一倫與落葉秋風一同隨地者正賴六息諸公在耳分來雅賜敢不拜嘉長言滿幅知鮑叔念我貧也每憶石季倫云人生要當身名俱泰豈在桑樞甕牖爲高石生雖非俊物斯語實可服膺弟已仕宦廿

年官領一部衣食之不謀而今日累友朋明日煩親舊所謂公雖不言我獨不媿於心乎昨金式老手致腆儀近黃憶老亦貽書解俸弟皆婉詞璧之以此不敢區別更爲長者費但望故人手書隨便三言兩語得拜讀於一千里外岑寂中便爲存注不少矣近見當事似覺更加憐恤少悔從前查駁往還留滯旅人今待新藩一到梘其意向再作行止商量老牸辭鞭原冀免其穿鼻旣已釋耒解韁而猶日望貴人之色笑以作悲歡倏吏胥之筆舌以決去就嗟乎哉黎子之窮也妄意平生不大作過老母盼望祈求之念達於蒼旻得叨良友之庇一檄朝下夕便南轅安能鬱鬱居此哉疊韻如命彙書奉教秋懷十首已囑憶老分投何時何地先生乃以筆墨之事望人何時何地弟仍欲以筆墨之長自見溺者多笑意義差同捉筆無聊遂不覺至於滿紙不知六老見弟此札是何時日若值合坐歡呼當未免蹙蹙當筵爲老生少停乞箸也不盡

復黃憶溪

風高氣爽好月當頭如弟則落落客懷眞是吳牛見之

而喘老年兄御轂垂紳宜加暢遂然守五尺簿書算十倉糧料愁多歡少亦未必遂能揮觥錯履酣酌嫦娥也遠儀敢璧歸路濡遲食伯夷之粟不少幸諒寸心豈爲矯節乎乃公處自知詳悉但恐魯連矢弱不能遽下聊城耳附去數行博笑知不足作文字觀

接近狀知已還五涼此中膠葛悉知之弟安穩如常所不柰者人事周折因念陶靖節定非高士五斗米已自折腰嗣後排當不下遂解印綬賦歸去來所幸當時文網少寬不然按八法便應以逃官捕捉矣我輩奉令兢

兢故不敢不安心塞上也小句偶然年兄必欲索其全稿亦不敢不備錄以去人固有望其半面魂消見全身而反索然意盡者所以遲遲而不徑達者亦恐年兄意盡耳長夏少熱終日閉門若有新篇上賴啓發

南安言别弟以十六日方策蹇回寧夏中爲當路諸公繾綣流連遂復五日非客子之不速駕也擬住三日便前驅長發由平涼出潼關從浦口泛西江託庇輕快抵里門計期在三月之中矣行裝賴撫軍諸公左右不大至窘到江南再從别論水到渠成老年兄無爲念我弟

行矣當時賓客已無多年兄宜自爲計不然年年塞上望玉關投老而入天下有幾班生耶年兄爲弟關心弟更爲年兄盤算率此作别明日遂行

致大理卿張又南先生

某再拜某章句小儒八年塞上受先將軍顧復之愛不淺在張掖日追隨左右每一進謁則必朝達暮日晷已移猶不忍分手國事家事皆得意計心商凡某有一得先將軍必從而奬藉有一失先將軍必從而指規時某亦不敢自愛區區直與以一身仰酬知己繼先將軍渡河某留張掖將軍用兵秦隴某復量移朔方去侯門雖稍遠牋札手書未有兩日不至者意想所不及先將軍必爲先事籌畫亦更不令某知嗣邊隅大定爲老母日夕牽腸一疾沉緜幾不起乞歸再四當事惜犬馬之力終不俯許見憐先將軍手口代訴謂人誰無母何忍使八年任事勞臣必令其力盡心灰終以哭踊去官而後罷當事聞言心動乃爲具疏入告遂得出關門歸而侍老親兩載告終之日獲身視含飯卽此一事爲某去住之身謀者尚輕使老親啣恩於地下者何止生死而月

骨也秋九月忽傳先將軍之訃爲位而哭至於失聲里居孤僻旣不能先見邸抄萬里遠途又不克親行執紼某尚得自比於人哉記午冬隴西拜别先將軍執手揮涕言雖老矣尚未衰殘他日脫一解印南遊武夷九曲之間當一待我言猶在耳何意遂成永訣之悲當甲寅乙卯之間烽火震動兩河人言雜沓至不忍聽先將軍每危坐歎息謂我輩心期誰復知者倘意外陷不測使君爲我一一表白便不媿知己半生幸先將軍忠肝貫日月行間三載卒定全秦　聖主洞悉勳勞亦已功書

竹帛然當時情事有衆人不及知而某獨知之者有先將軍不能自言而某旁見微窺而獨深知之者今將軍已矣所以事先將軍者亦已矣妄冀有生不遂塡溝壑當爲撰述一二遺事傳之其家公諸後世某固愚不文也然卽使書如遷固筆若崔楊亦何足裨先將軍萬一祇此一片無聊之極思欲自將其憬憬耳引領西向思緒萬端伏望老先生與諸昆季引禮節哀爲家自重爲蒼生自重以大先將軍未竟之緒恭慰後時罪不自逭呵凍濡毫不自知其淚之漬於紙也

復陰寅賓

寅賓足下弟弇鄙無文偶竊不虞之譽去夏得請歸田亦已閉門掃軌寅賓先生何所見聞乃尺書遠問且介大集俱來若坐空山蛩然而喜開卷得文懿公記畧文懿當日謂今時求一眞正功名之人不可得則卽求一眞正文章之人亦不易得況等而上之留心理學者乎足下乃深心論古次第先賢是不必再讀餘篇而足下之文已見足下之品已見矣至引喻慶曆諸公非所敢受惟往者蘇黃之交託興於嘉梅晩實或者其季孟之間乎良言鎭重祇有心藏元仲先生有道不遥想時從就問敝友李化舒亦極口伍引之兄不置冉冉老至百念俱灰獨好友良朋時復記憶見足下姓字讀足下文章眞恨無從縮地作涼窗傾蓋之談也意湧眉飛不勝瞻望

上李元仲先生

記丙午西江拜別壬子春暫還里舍僅得通候座前一入秦關躊躇八載中間世故紛紜不獨閩海波騰關隴亦烽煙滿眼已分終老塞上無望首丘丁巳夏中得家鄉平復之信遂卽請告歸田豈眞能䟦軒冕希高蹈實以老母高年日月不再而門某亦勞薪斷梗意緒飄零自覺一官之腐鼠也幸借福庇於去臘離朔夏四月十六始抵荒廬老母倚閭之望積歲經年見某歸來子舍抱頭摩撫喜極轉悲秉燭更闌眞疑夢寐家下兩更變亂生事蕭然所有一二平交故舊皆籍半死生撚指之間遂有如許不經見不經聞之事豈必王方平所謂數千年後方有滄桑之感哉到家卽訊知老師道體堅固安穩如常晤桑園住持更悉近狀當鳥鸞魚爛之秋豈

無竭澤焚林之恐鄭虔文學老膺市令之悲太白晚年誤應永璘之辟古來文士遭逢多事而不克全身者不知其幾老師先幾洞哲皭然不淄此故天心默佑而薄海所爲瞻仰歎服者也敬此先候萬安不盡下懷統容續布

老師年開大耋茂對佳辰眞斯文慧命之所總持仙佛人天之所擁護某五十年執經弟子誼當趨階上祝緣大事未裹身丁草土謹上七律一章侑以小𦈢伏望賜觀加爵則如某身自躋堂酌斗矣往覲子眞海畔籍註

長生孝然車中年過百歲達人久視千古同符某得舐丹餘不遂先朽落拜手而受五千言當自有日也

月之十四接老師翰教並接縣志八冊重以府志殘缺多年謂某不及時譔修後世必有起而責備者修述大事某何人敢行妄任但再三量度而實有所甚難者泰歸後王郡公及新任鄢公屢以此相屬某以必得老師到郡主持某得操筆墨供事左右念有道鹿車未必肯輕詣州府某才短論弱何從起草摛詞舊志漶漫固難洗刷更張近四五十年間寇盜凶荒征伐調遣無邑不

有必不當以一二閒詞草草塞白丙戌降旗一樹青蓋東飛如嵇延祖李若水其人者亦復不少甲寅賊將鴟張里魁市虎出落紛紛此固當大書特書數千百言而不盡者今將全載乎將盡諱乎且山川委曲孰爲繭足尋源煙海篇章誰爲檢括佽助郡中名賢僅有不難立傳提綱決無陶胡奴挾刃相臨之恐倘一妄男子述其先世細微之行必欲乞餘光希志載一言不足而再再不足而三或藉紳士公言陳情當路下一牒局中令其收錄書之則違寸心拂之適逢衆怨當偷光移照之年

晏坐高眠猶嫌刺促無故而堆案塡門所謂日見不欠錢之債主時判無知見之刊章爲公也則不忠爲已也則計拙故寧含濡隱忍以待之後世諸賢耳少讀韓昌黎荅柳子厚修史之書悚懼於人禍天刑心甚薄其不武令一郡之志不難於國史偶然操筆不尊於史官乃爾避忌躊躇而不敢遽應乃知身不經歷而妄行責望古人眞少年虛氣驕心悔吞舌之不蚤矣老師人地旣高村居遠僻閉户訂刪予奪進退自行其是膏燭不煩於有司撰搆不資於衆力而又爲逼邑信從無有一人

敢起而議其滲漏者故其書成無不爭求傳布而某亦慫臾再三欲使數十年數百年後讀其書者知汀郡風氣未開乃有大賢如此又使其執卷太息以爲如是之才僅成一邑之書而何以不及於一郡一讀一快一讀一恨所謂起而責備或在老師等輩如某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近有人返自會城亦略問通志梗槩大約似半成胥吏之手昨徵汀南文獻某曾錄老師著作如關帝廟記九龍夢溪諸篇意欲次第卷帙點綴山靈傳聞以現在諸賢槩從不錄是相如封禪之書必行身後邑

黎淮西之石定碎生前不知發凡起例又何爲首註某某云云也備此聞問不盡下懷

復周又文憲副

弟短轅倦羽息軌荒廬然未嘗不願得大人君子而事之昨拜清光便深企仰適蒙下詢民生疾苦避客開函感慙交並老公祖既高孟博覽轡之風賤子亦何敢不敦任棠置水之誼大約儆郡俗樸民窮經賦焰雨番焦頭爛額秪以田畝未荒屋廬僅在遂不幸有沃土之名弟昨面老公祖所謂如江次官舟丹漆其外其中則久

不任斤斧矣不任斤斧而又有丹漆之累長年三老固欲其出層波凌巨浪偶不柁折帆摧而遂謂眞可長征而利涉焉不終至陷沒而不已矣不意目前重有運糧一事連歲輸將民力已竭爲征勦大故何敢告勞查長汀秋糧額載八千有零舊例秋成納官原以供本地兵馬之需自兵少糧多而乃以其餘者解省爲數僅千耳今憲行欲以八千餘石盡運漳城其本地養兵之糧候發庫餉收買民間無論民力不能一歲兩輸兵馬嗷嗷令其舍現在而求補撥亦甚非事體所便漳汀相去千

里有餘險嶺崇山皆老公祖所親見者計夫一名運糧三斗往返道路當一月有餘是一縣出夫千名竭一月之力僅運糧至三百石而止何啻百鍾而致一鍾其間道路饑寒逃亡死喪既運而不得至於運所者且無問官役價迫之嚴威尊如鬼伯到次收受之勒措遠若天閽事緒萬端難可指數民間氣力祗有此數既令出米又令僱夫既須完糧又須辦課在老公祖清威坐鎮自可長保無虞脫不意一二官司奉行不善使望糧之兵脫巾而噪於中運糧之民走險而呼於外汀之爲汀所

憂者不在賊而轉在民可不爲寒心過計哉伏望老公祖俯察情形立商當事當事仁心仁聞定復惻惻垂恩或用一緩二或止照舊例以其餘者折解軍前一言之下澤槁回枯昔邵堯夫先生熙寧之間每謂在今日寬一分民受一分之福弟謂在今日寬一分民便受百分之福矣從來蒭蕘腐論皆言於不得言之時大賢救世熱腸必爲於萬難爲之日惟老公祖之留意也若在官狐鼠黨里魁豪似非今日所急況弟新歸萬里又更一無所知乎差員立索回函敷布殊無倫次干冒尊嚴祗有悚息

復松寶采公和尚

古城與大師半日晤語洗萬里塵氛續十年契闊歸來七十五日蓋無刻不在酬應忙雜中也所幸老母健飯弟亦率弟兒輩時時詐跌登堂博其歡心笑口至於囊少陸賈之金笥鮮胡威之絹老親全不顧問家無長物轉益安貧弟更有何事挂帶胷中眞以一日爲千秋矣松寶志寄到略一披覽容次第檢發所教寧簡無煩極是古人必傳之筆原不在多如蔡忠惠洛陽橋碑不滿三百字若今賢落筆便爾鋪張萬語千言恐洛陽橋下柱礎千行不足了其大書深刻也中秋後人事少簡敬與和尚約爲十日啖茶之會鎧公須古已留其稿本弟亦囑其再加確訂方可傳布四方出家兒大有事在固不在急急忙忙藉數行公案博一時贊歎也舍弟尚濡滯都門極知我公關切并及不一

别公去眞是鄙吝復生小築落成粗有坐立處至於安心何所必望道師引手不則終恐寒時寒煞熱時熱煞耳日來全無文字之興止做得武平林烈女詩極力烘染終不像意不知前日與和尚坐對十日忙急中偏洋洋洒洒寫得四首詩一篇序尚覺興有餘而意未盡也承教兩經原委何能參討但實知性分中有此件事惟是拈著便掃非大勇大慧人何能著脚人事既不能省親友又難出門衣中郎云三义路口十字街頭決非陶鑄舉人進士之所況學道何事而能於紅塵擾擾中望少解脫此必無之理也入山奉候約在四月風晴事少便肩輿短僕徑入寶山亦不先期奉告也

老和尚歲周甲子福慧益添四十年從遊老伴無能一

詞贊歎衹如阿難見佛舒左右兩臂一道金光一回瞻仰而已小詩四章和甘露閣原韻工拙非其所計壽袍一領稍效畱衣惟和尚不棄放生亭稿封去此等題目須如吳道子畫地獄變相令諸有情一見合掌信受某文字安得到此和尚或改訂而付之秋稼不登汀廣之界亦略有盜警不識山林野老能得安閒自在飽喫晏睡否

復魏和公先生

不孝某無文且遂老矣三十年前與瑞金謝怡古學佛

人采公揣摩有韻之言卽知有三魏先生繼牽絲仕路南北奔驅遂不獲侍於左右在南州僅一接躬菴先生令得教知亦曾望見顏色笑爾時憒憒不能暗中摸索何劉所幸比法離情先脫查生於難而又未嘗失色長者追維往事差不媿負耳已未夏得請歸田料理架上殘書因得盡讀君家著作其得自何年傳之何手接踵亂離闇者都無記憶十載珂鄉往惟服膺傳君平叔及見冰叔文爲之心死今善伯往矣冰叔又往矣海內寥寥誰爲健者此非獨先生一家之慟也去冬從友人所借得躬菴全集盡月迴環恨當日見躬菴知之不盡前秋先生過泉上隨接敝業師札子歎息和公髮已種種又傳述和公當筵針砭一二雋才古誼道風深入景仰勝會難逢惜不孝之不及與也不孝原無所知強從筆墨少年時如劉徹好道腸重腦肥本無仙骨今年踰六十略思矩步先型又似破頭山中栽松道者願力雖奢年老不足負荷千秋大業是在和公躬菴諸賢耳不謂以古人之人并以古人之文謬相責望人不自量應不至此身丁草土祥琴未御瞻言雅範侍對何期長卿善

病萬加珍攝拙刻略布嚮往公郎大集領入荀龍謝鳳何多奇也卽欲爲一言上先生壽珠玉在前難以出手遲當有以就教臨函草率企慕萬千

弟某敬復和公先生冬仲三日從伍有僕遞中得接手教并敝業師墓銘而更惠家集種種先師修文淥行八十餘年天下知讀其書者尚少得和公數行先公海內先師爲不死矣弟厠門牆擬刻意爲墓表一通而未敢出手曾語永懷俟和公志出方行屬筆今大著儼然矣才短禹錫恐不任作曹溪第二碑也大刻日見繁富刊

落淨盡垂世不必言而郎君才高法備一驅馳便欲千里不獨元方季方難爲兄弟義不如獻外人恐遂不得知也若弟少不自量偶學爲詞章之業時無英雄易爲豪舉中間一踐仕路便爾蹉跎然此事實關緣命人事周章不暇深思攻苦應酬牽率又每以操觚急就爲能習貫性成文品日賤兼師承絕少而世多以譏彈人文字爲諱記二十歲時方治帖括楚中馮密菴先生司憲漳南每見鄙文輒賛歎不容口繼事少司農周櫟園先生首尾二十年凡尺幅寸牋一脫稿先爲擊節自念平

生知已無踰兩公而白首無成亦未嘗非兩公護惜之過也和公先生從賢兄賢友之後日漸月摩而又未嘗一日仕宦無躝言諂語以媚貴人卽閉戶著書亦未必有能事迫促之苦行則得行止則得止今且大兒文舉小兒德祖天之所以相和公者至矣弟有四子少者纔勝衣長次兩息未免有場屋時文之累雖小解意義而不肯竟學人各有志豈復相强比擬公家昔人所謂吾女與汝女作婢耳近闢小齋懸聯柱上云從聖賢言句之中略思探討享家庭文字之福莫看尋常輒欲移以

贈公似當雅稱也永懷不日來郡志稿當面商以復寫稿亦暫留案頭弁言斷不敢吝但恐來賢笑人耳近作數篇亦附去呈政望先生力指其謬乙則竟乙刪則竟刪方見相知之至庚戌以後約略百有餘篇忸怩而不敢授刻者再四若和公肯直筆不以未同而語爲嫌則將盡出其醜以待和公點定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丁敬禮豈異人意乎寧都長汀相去三百里不遠弟七十老矣和公亦踰五十且善病大業不易好友難逢先生其無隔膜視我涷筆寫懷不覺連幅天色苦寒仰惟珍

重不備不宣

得教知有漢仙諸嵓之遊樂乎舊曾與怡古采公登望三十年間勝友名區都成陳迹曾有數語唐突山靈今得先生杖履重來發其光彩恐白練青山惡句重煩洗滌不少耳舉祀暫歸何時復還瑞邑聞道從主於楊六逸先生家此公劬德清文父子間自相師友近日太丘元方之流也松寶采公孤峭嚴冷要是我輩中人近札來云見魏和公不但無名士氣亦並無書生氣知和公也特甚和公能不留一語山中作寶帶之布施乎

寄謝志尹

太翁篤行芳風豈淺薄所能論著吉州辭館都門訓敎兩事便足不朽傳神寫照正不在多也往讀韓歐志傳即至知密友亦不過撮其生平大槩點綴行間千載後讀者凜然猶有生氣至歐公張子野墓銘全以交遊聚散立論而志子野處僅爾數行大得史遷伯夷傳筆法僕何人敢望兩賢但竊私心嚮慕之耳敬謄稿專上乞

門下改訂而鐫之石上執筆媿汗敢告不文

風雨蕭然便成歲暮人生安得不速老乎秋中治一小園去家不數武方塘半畝新裁竹樹亦粗成行列許玄度云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老年人不爲人嘲譏作計也天色稍霽佇望東來白髮青尊不虛良會便當以一日爲十日矣

復官公壁

今人應酬世事多半著實認眞於古人善言行佳言則往往輕心忽略每聽朋輩說公壁先生於人事意思荒迂不甚了辨得古人言句則篤守認眞此弟所爲見公壁而喜公壁既去而猶有餘思也別後讀諸著作湛思搜討不肯拾人唾後又得敝業師爲之依皈道日尊言日富向所云張李秦晁豈不儼然虛一席以待公壁哉見公壁讀杜詩服膺金聖歎特至聖歎諸書弟曾略觀之出色者惟水滸一編最不厭人意者莫如詩解水滸標新領異其文筆亦洸洋浩瀚極似莊周然萬語千言祇證成宋江一有心逆賊但椿椿拏短處處添賍聖歎之辣手險心亦備見諸行墨所謂兵莫憯於志也盜盜也捕盜寧非盜乎李杜文章光焰萬丈比興適意或偶然而自深或無故而自遠正賴讀者領略性情得之言外今必執此句爲若何搆思彼句爲若何立想豈子美賦詩之日便爾字字停針設覆豫知一千一百餘年後有金聖歎者爲之疏瀹宣導以抉其未發之隱哉更怪者子美姿近平實太白倜儻非常即無飯顆山頭之嘲亦決不輕易低頭下孟郊之拜今聖歎於千載後憑空生担杜拾遺北面抗顏李學士執經投贄不知聖歎何從發此不根之思開此破荒之口也揣聖歎之意以爲不怪不奇不能傳遠夫布帛菽粟人人習之異草奇花不爲禎祥必爲妖孽作文如是作人亦如是論文亦復如

是今日偶到小館書答一二問貽遂爲公壁寫完兩紙又作荅公壁一書乘興言之遂不覺至數幅然秖爲立言者詳是非並不爲公壁爭去取亦並不爲聖歎檢括滲漏也公壁修名里黨藏書少交天下人士少正如鍾伯敬說陳白雲得工部卽讀工部得右丞卽讀右丞因其書脫口爽俊遂不覺與之俱深然卽此已見公壁深心力學不肯一字放過使公壁盡見天下之異人異書公壁成就寧可量哉何日合並盡此闊懷二歲奉繳大篇容次第寄還隨筆啓居杉皮屋下或可當半宵之閒

話也不盡不盡

與傅卣生

知文從巳返自靖安得人否檜雖小猶有西歸好音之什惟老道兄稍貶損塗抹清廟明堂手筆則四章皆登國風上選矣寂寂山城絶少閒客幸一舟東上飽梁肉聽歌舞則不問紙窗燈火老樹清池讀舉人進士之書則儘堪鼓腹也兩兒子更拭目以望

與袁素如

節次得曰明瓊五書獨未見素如札子貴溪道僻不易遂有便鴻闌干首蓿清苦非常但宦海茫茫張帆不易惟廣文一席得沾微祿養高而又可借徑培風資三年上計惟素如安心毋過自菲薄僕離信上二十載矣并州舊誼每飯不忘小隱嵓石上亦曾少留筆墨想彼州人士茶閒酒次定能閒說老夫也

與楊六逸先生

弟之奉教於釆公四十餘年矣始以文字之交終爲性命之友一旦溘然順世不及握手送歸弟之慟猶先生之慟也其孤風冷面先生以爲似陶靖節然其面極冷

其心極熱見人一善終身不忘狷隘處似徐孺子獎進後學處又似陳太丘斯人旣往吾將誰與質乎觀其學道定力來去蕭然生人精進不少手卷拂子徧天下不過揑怪趨風眞正人品若釆公弟不見第二人也感念存亡言之酸鼻山門後事得先生及諸公一杵護持定知不壞其所新度弟子曾至汀相見氣宇亦屬可人但親近未久遂失師資亦釆公幽冥中不了之一恨也釆公身歸道山萬事俱成幻滅尺山寸樹安足爲有無特其數十年心力不至與雲煙皆爲過眼此自吾輩後死

之責所不得辭耳塔院之銘弟即不文敢不執筆須候先生行狀一出方敢潤色庶藉中郎之信篇不致傳疑後世也信筆有言不覺絮絮知先生又增一番慨歎矣

復伍引之

老態侵尋體中時復作惡接教極感存注然不應藉譽至此令弟才鋒道味亹亹逼人見其裁篇接對一字未關至極則墨色低眉一語稍洽素心則歡欣竟日弟薄照殘光正賴俊人鼓其餘勇若諸孫趨承北面沐浴光風豈待言哉家本單寒先世頗聞好德甚恐子孫不類

漸習浮澆粥飯餘閒時相開導不謂令弟過述尊前會兄又信而喜道之何時領羣從東來使兩家父兄子弟互相參訂所知也

復衛雲石邑宰

弟某老不聞道雪剌蒙頭昔賢以添歲爲減歲則弟之虛度閒生遂六十九年矣披頌來章引喻過分右軍襟期磊落觀其荅深源殘札非忘世者特機緣錯忤託跡川岳若弘景當暴昏接踵抗手頹流既已剷照埋光何爲與人几案間事平地神仙又欲攝山中宰相每私議此公竟可東之高閣雖弟捫燭之妄談亦或者王陶之優劣也若弟何人敢望右軍哉率荅博笑道履東來面從泥首

致楊惟才孝廉

向讀遠心堂大韻濫記小評誠不自意撼樹之斤妄許爲郢斲也所惜百里遥遥不獲晨朝合並使元劉韓孟單行千古耳松竇見過知尊翁先生以九秋稱八十一語侑觴敢上從者年來才盡意衰一切酬應之文輒攢眉作惡惟雅德高文如公家父子則欣然樂爲之正如

里婦貪看潘安不自以形醜却步也臨言瞻溯有餘

復伊若符

七十殘年眞成虛度今且加一焉不識尋常行處更復添酒債幾許台兄不以爲無似侑以佳言又兼妙蹟一曲南飛頓損如椽之筆半方北苑復覩大雅之遺懸壁解衣眞不知何所報稱嘉卉種種點襯茅簷雖自喜與草木同其臭味然揆之寒木春華之喻當又笑人龍鍾不稱矣謝謝

致提督張又南

接邸抄喜令弟司憲粤東天問殷勤榮寵光於朝右一水非遥旌節相望㝠一時盛事況弟託肺腑交尤爲稱慶乎頃拜敎言仰悉鈐閣餘閒究心搜討儒生齷齪一登仕路便爾敝帚前聞擁十萬之師而手攤千卷讀書經世若明公天下一人而已衍義一編昔賢以爲格致誠正修齊而治平之理已具不煩更事補苴然聖經條目明分八節則文莊之續編與西山之創獲似未可軒輊也老爵臺明眼宏裁定有不刊之論新正𫎇足敬詣尊前庶疑香畫戟之間瞻陪色笑又得聞所未聞也

冬色漸深閩中風土差暖仰惟棘門喜氣福祉有加亦不敢以讕語聞言重煩裁荅開正歲首擬浣滌春衫趨承左右於漳見海於山見清源於先生長者見明公自分所願不淺矣附羽啓居瞻依爲切

與何信周

行時屢辱下問兹衰論弱不足仰荅虛懷知旌車久抵會城三四賢良亦後先至止名流翕集奮筆成書寧非勝事昨鄭公祖出年兄手札悉索郡中藝文緣汀處萬山俗尚號爲愿樸前明三百年偉人魁士雖閒出其間而別集文篇流傳絶少兼之兵火頻仍世家凋謝襯甲燃薪半是大清舊本摸金搜粟誰收封禪遺書言之永歎亦時會使然耳今辱盛心網羅放失弟家藏固少又迫於時日不及四行收拾僅就耳目見聞者抄録數紙應命若諸先生雅懷落落以外郡皆廣收博採地負海涵而汀郡獨邊幅單寒頗疑羞澁祈就舊志中序記詩篇擇其言少雅馴者附諸山川之後是在昔諸賢邀惠於諸先生之靈不少也

致汪舟次

舟次史公閣下好音得悉歡喜萬千前接讀除書之日正值三四舊交在座一見閣下姓字重爲洗盞更酌不自知屐齒之折也念古來文章之士績學終身而名字不一見於輦上者何限以少陵之才上三大禮賦召試僅得兵曹參軍惟大白舉動奇偉結主最奇李翰林之聲施至今不朽視閣下今日情事將無同乎所更健羨者上慰尊公期待之心下滿友朋夙昔之願使天下讀書服古者聞閣下之風咸各發憤興起此又不止在舟次一人之福遇矣今聞大廷專以明史一事相屬不知

發凡起例何所折衷家牒國書何所徵信天下後世未讀其書先見標目大書特書曰某年月日上命翰林臣某某纂修任重而事且尊望舟次勉成大業以副千秋弟八年塞上請告得歸兵火數經資生策盡所幸老母八十有二健飯如常負米力葬外一無他想祗有殘書數卷尚結未了之願前過白下見閣下祭櫟園先生文極爲眞摯弟已心許爲墓表一通以報三十年知已因仍至今尚未屬筆曾作四詩寫哀遠道不及呈政也因風布賀欲語萬端便羽南來好音肯寄

復伍有僕

承示欲待尊甫先生啓居不敢遠出藹然仁孝之思豈敢過強但孫輩粗知向往又矜式於長者甚至昨捧函展讀知道席不果東來意緒淒然殊可念耳闈卷傳到了不異人乃知此事三分在人七分在天造化小兒任其措置然世豈有陳孺子而長貧賤者惟自慰弟刻下旌發兒輩公車又有弱息出閣之累昨與杭川友人扎子云向平欲待婚嫁畢完五嶽之願若嬌孫穉女繞膝牽衣恐卽百歲過頭終不能出門半步望碧嶂丹山也一函奉復慨念有餘

復晏瓊五

良書好爵遠問東來斜照殘光乃更爲故人費也僕忝中爲舊交敦篤薄有泉南之行六月初始還丙舍兒子公車之牘收而復擯固不如瓊五以不戰爲武湖畔寒氊疑少間遂聞亦有筆墨期會之忙獨是日奉太夫人啓居脫粟菜羹承歡不少豈必板輿輕軒乃稱養志哉龔瞻老看友章門曾作一字介紹此公長齋學道棲息鼓山儼然幅巾弟子閔仲叔以猪肝累安邑此并猪肝不累以門下與僕淵源之誼固欲見門下耳附羽志謝不盡往懷

復施天乳先生

良晤匆匆遽看宿駕別後尤爲間闊乃蒙不責其疎節而更儼然再命之所示明史論定知先生經世雅懷不在一二危言取名時輩但前明一代賢豪將相當時故未有完書卽革代四十餘年亦尚無定本若續藏書久知爲溫陵贋筆人物攷則隨地徵才卽何司空名山藏語焉不詳標目少戾以斯知史才之難也先生不如姑

置之惟得敎知近究心大極西銘諸書又著說易六十四篇老臻衰至返本歸原大哉先生之言非獨先生自謂弟半生潦倒濫贅辭章過耳飄風將成底事得先生言藉以自警多矣亟望成書蚤以賜敎使歸附倓不盡願言

致潘話儀邑宰

承示湯先生諸刻及奉貽老父母札子不獨敬此公精神强固而民胞物與一念至耄不衰眞一代之魯靈光也因念古人無論出處顯晦莫不有勝友師資互相砥

礪今人當攻苦呫嗶少記先型甫列冠裳便嫌攻短巫嘗君滿天下誰下一版門前求揚文名止文過者何怪吏治之日下乎老父母治行如斯湯先生貽書數百里外殷殷然若懼吾友之不克勝其任老父母手識心銘置諸左右又復出以示人知吾黨相成相勉之意如此前輩高風同心氣誼於兩公見之僅矣束卷繳還能不贊歎

答王貞復

半歲未奉啓居知年翁讀書靜攝無庸以尺剌寒温轂臯比之淸思爲故人折柬承芳訊眷注有加且更以讀書之事下問年衰氣索何能有所發明但竊聞一二長者餘論謂我輩總以三排八比埋沒半生古今事局盲如黑漆他日草草出身從何把捉印證又云今人讀書是讀書做官是做官何常歸攝一路針砭眞爲剌骨弟老矣日午而昃返照何期惟里黨一二俊人是望貞復今日乘閒讀書於史册定當用考亭分年之法方是有用之學其他不妨緩之貞復深心好古而又濟以方剛之年何事不辦聊爲述所知以復或不笑老生妄發耳

試期不遠此時定與有僕同過望兩賢壁壘成千秋快論引領高會計日爲歡

致周龍客

候問極爲踈闊因汀處僻地固不易有便鴻過白下者又未必卽肯留處近兒輩還里盛稱老世兄雅度淸才安貧樂道雖風度猶見舊家而一室蕭然筆墨書卷之外都無長物所爲短句長歌十行立下歡欣不能自止雪客燕客已各仕路分鑣而世兄守先代之遺書修傳世之大業海內念先師者爭稱爲主器有人卽不才歐

陽舊客藉以揚眉吐氣不既多哉接讀四篇清森老到一時貽贈如雲不敢不推爲壓卷殘陽幾許得清風而披拂之殆欲回戈而挽照也人不可以無年固幸得見諸公子之成立惟是老至意衰一接故人聞問乃若重唱渭城便有無數悲歡塡來胸臆卽巳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從客座正渴意幸儀適舊諸暨張君通家子也將過石城特爲致此啓居并謝贈言之辱

寄張遠公總戎

癸丑中兩兒在都門得時悉道履動定甲寅四郊多壘

年兄既奮翮荆南弟亦遷延隴朔雖大劍毛錐所操異趣然同欲用此未盡之軀以仰報朝廷萬一豈非我與年兄素所期許哉今六月中從柏公所拜接大教八千里之外一字飛來若從天下盡日讀之不忍去手而尊教猶諄諄以功業建立相期勉不知弟歸田之請已于告經年弟無才鹿鹿甲寅已量移守毘陵經臺誤採虛名題補洮岷繼此內外多事一遷之於張掖再遷之於天水又再遷之朔方勞勞牛馬絕塞七年曾無定遠之功巳白班生之鬢弟書生耳因緣與會官拜大叅初願

實不及此奈老母高年弟復善病去夏上陳情之牘冬中始奉成命今卽日南轅矣年兄年歲差少於弟況精神意氣十倍於弟戎馬樓船日夕在眼而賦詩橫槊凌厲古人抑何壯也弟鈍而年兄敏弟拙而年兄才弟方息心剷羽而年兄方爭路揚鑣文章事業誰在遠公先生右者冀遠公名位日上功著丹青弟去而豐草長林溫清侍膳之下一得聞遠公喜信特爲東向洒酒亦何異身自爲之乎修途長轡幸自勉期蔚生年兄拓落如此在津門時得聞問刻下道出維揚去興化不遠當得

覿見之將以償二十年之別緒也欲語甚多不盡萬一小詩率荅用布往懷

復丘龍標工部

乙丑六月十八日得長兄五月十五日手書抹眼推窗回環細讀淚落不能自止連日親串翕集輒出以相示皆各低徊悼歎謂當世有才如此不應淪落不偶又如此當年章江投契促膝五人巒稺旣中道棄捐殿臣又溘然短祚天木先生去歲亦歸道山今獨某與愼清在耳死者既不可復生生者又不能遽見鶴飛華表策指

西州能不淒然意斷乎長兄患難歸來別無所冀屬望者惟有生子一事五十之年尚不稱老其他蹭甑飄蓬是非冷煖皆可不著念且亦無庸著念也無論古來賢哲如王右丞鄭廣文遭際不時幾從吏議卽如弟與長兄在西江朝夕同官者高君身陷羈囚慘遭獨柳翟生難起婚媾飲刃韓城甲寅乙卯間珠焚玉碎者不知其幾而我輩僥倖生全猶得從子姓上先人墳墓不特無庸著念且更當自慶幸有餘矣而長兄尚有隱然未快者何耶如弟才料兄所素知萬里入秦豈其初念老母

敦遣始爾前驅回念兩河多事之時干戈滿眼人情向背及就道朔方走荒邊四百里之地人煙絕跡點水俱無敢有叱御之風時發斷轅之痛賴天幸卒留不死之身以至於今日是豈弟之能而慎清不能哉所遭有幸有不幸也向屢語長兄人生升降浮沈莫非定數長兄當時信疑各半今閱世既深年亦就邁愈見理之確然矣寄到新篇麗句清詞眼前無兩弟閒居無事亦以此消遣餘年兒輩每相規勸謂望七餘光當讀佛書道笈不應勞心鑠腎乃爾然性之所近不能相强今寫寸牋請政知我猶故吾未能有所長進也所欲為長兄語者無限楮短心長萬千引領杜工部得裴道州手札云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得書不易彼此關情小札到想見老兄呼妻領女點燭開函景況也乙丑八月初四日

復黎隆吉

闊久未接教言去冬知有無妄之累翠羽珠光都能障目令人發入山惟恐不深之想弟虛生遂已七十負慚不暇而諸君子過為文之刻畫無鹽不更益其醜乎古

文一道作者甚難惟和公父子兄弟間有砥柱迴瀾之意宗兄賦異才又得名師友而事之何怪風氣之不日上哉來稿精微潔淨覺翠微燈燄炳然照人至札示名稿屢易感夢成篇畫狗馬者難其似故自應爾自顧是何等乃煩閣筆經營受者不慚言者為妄累宗袞不少矣謹此申謝大稿並完

與朱子莊

離南州十年許一月中必數夢洗馬池館舍抑惟是舊好三四賢良時刻在念耳小兒公車還述台兄高詠揮

毫興不減於往日郎君更淸文妙蹟大有父風總不欲義獻單行千古也晏瓊五一𦉘新建寒苦可知日對孺子亭邊水樂飢有餘恐不能問飽也心甚念之

致鼓山爲和尚

啓爲老和尚座下某浪擲光陰七十一年遂成人間棄物向與白嵒伍公松寰采公交最善兩公愛惜過多恐其護痛不復大加針砭以致度日悠悠何幸得見老和尚哀其衰老重垂開示侍坐之下固已不厭周詳臨別分書且至一而至再慈悲懇款令人感而欲泣下山來

步步存惜不忍遽行豈爲一二雲煙樹石能牽人意緒哉某日內便當買舟東上引領道席卽是祇園到家少有疑問總容細布啓居小刻不敢藏拙是某一生受病之處法眼一賜覽觀歎賞則所不望而憐惜則定有餘矣

去冬龔瞻老從汀入韻得老和尚山中所寄諸刻並致垂手之愛繼西竺菴僧受戒東歸又復拜承手教自念半生驕惰成性不知何緣一瞻几席頓爾遂生嚮往此自和尚德力浩大能使狂猿縛臂抑又不知和尚何所聞見如憐失路之子必欲引之中道而後已也所媿鈍根積習芟刈無能加之家緣婚嫁之交叢賓從文章之煎迫離道岸九月有餘曾不得十日暇回念七十有二之年作此不急之間務電光石隙爲日幾何妄冀一知半見希種因果於他生終是恕已誣先欺人欺自眞無顏以謝提撕矣去階除千里老年又不易出門若獲時近左右或遂不致浮沈踣落亦未可知望和尚有便羽東首隨草數行見示嬾牛枯草望鞭影時一回顧是和尚莫大之慈悲也敢憑鴻羽上候與居三月一日

復丘中郎

草木餘年辱煩憶念佩荷何極至尋繹教言若眞以弟爲可語者向者公璧妄聽輙三百里而東來不謂公璧又以妄聽者誑足下渡江亡將而擬意其有多金至解衣裸體而無具立見矣昨叨承接對亦弟之解衣裸體時也無具立見而足下猶勤勤下問不已足下可謂堅於信人之言而忘人之所不足矣所見當世絕少而況在同里之內乎古人有名足垂千秋而不能取信於耳目之近故楊子雲寧求知後世王處冲奇才蔚起而舉

家目爲癡叔里黨固未必知人而人亟亟乎求信乎重
黨亦料量錯計而自奉之薄矣遠弗具論檀河先生爲
汀南一人四方人士飫其聲名私刻擬其形狀及老壽
告終聞者失聲歎息不識檀河在日愛讀其書者幾人
也足下生大賢之鄉以子弟通家時復奉教左右又與
公璧爲文字之交皆不越十里内外至不逮如弟者亦
復以同郡雅舊折節過從傑作新章數及而意不倦是
足下眞爲古人之行也其能爲古人之言必矣苟有所
知不敢不告況實無所益於足下敬復來函聊布嚮往

冀足下知其不敢自外耳臨東主臣

復施愚山先生

似葉一身去留何關輕重乃辱鴻篇下貴讀至淸時無
事官應簡才子閒身懶不妨眞善爲某解嘲矣教言娓
娓極知道風淵穆意在投林但卽不上北闕之書豈能
便穩東山之卧若先生而亦果遂閒身不知當更置何
人輩上也卽赴啓居先此報謝

上華撫軍

臨洮一案蒙下念極感周到但同城與不同城律文曉
然如月而必欲依違以就部議使可以律外殺人職何
難以守律獲罪甘之固如飴矣

寄張蔚生同年

兄輩公車北上曾寄函於遠老處肝膈數千言不知何
時方達關外得展讀又是何日也刻下接廉卓啓事見
年兄姓字歸然舉首快慰不可言三十年老制科九棘
三槐皆可立致豈此數行足爲年兄增重但立身如蔚
老做官如蔚老而年年州縣手板風塵人事天心幾疑
不信得此聊一展眉吐氣耳遷擢不遥傾耳日夜便羽

東去先悉賀懷

示子弟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若不善則緘口終
身不失爲厚
曾子固詩不如文豈頓句安章都不解耶若平平無奇
固不如罷之以不戰爲武
乃公遂爾凡人經一番患難便有一番警惕若毛角在
面便謂可倒行逆施恐直兵推之曲兵鉤之不在怨家
難首而在旁觀四顧之人

決不可與語無已則一聽之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難在不行而難在自知李林甫秦檜日夜縱臆横心方自以為得計豈知身負天下之大惡哉昔賢謂長厚鍥薄皆各出於性成決非定論父師兄友之間日見其行事舉止便潛移默感而不自覺近朱赤近墨黒理固自然

昨與公壁書謂此公筆墨如能言鸚鵡置之簾籠繡闥儘可喚客呼茶若清廟明堂之間亦令其臚傳贊拜當毋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不學之可也

溉本堂題壁

家固寒素二十年仕宦歸田亦六年始能就此此豈易事竹榻紙牕可誦可讀穿池種樹可坐可行毋傲僻毋肆怠毋妄交遊毋與外事多識前言往行求為鄉里閭善人亟曹念之若繫籍聖賢以是為逋逃焉則鹿柴之徑如市門平泉之石供醒酒固不如梁伯鸞寄舂廡下千載後尚為人稱名指數也康熙甲子秋書示諸子孫

託素齋文集卷第四 二刻

自序

古人謂文當選而後作以忝竊筆墨之場上下交臨親知雜沓安得選哉自己巳刻鐫之後六年間又將一百餘紙留不盡留刪不盡刪姑存之待少閒當一一為訂正也乙亥六月十二日

託素齋文集卷第五目錄 三刻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序

託素齋文集卷第五　三刻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經史瑣言序

在昔經史之學各有專家師授源流井然不苟至於史家稱南董率本世官降及兩漢司馬班氏亦兄弟父子共成一書自經學廢而傳註行史學廢而稗官盛後學承流訓詁卽淺近如孔疏鄭箋已漸不能舉其姓氏況上而箕疇宓畫要渺不可涯涘之至精者乎史氏既非世官徵才四出注起居則諛而失實記大政則諱而不詳率以一代之是非俟之改年易代改年易代既非當時親見之人而執筆又各有善有不善後之讀史者亦秪以其是非爲是非卽間出一二辨博雄駿之才偶執所見爭持辨論常至數千百言而不止彼其意豈眞爲古人伸忠誅佞於地下哉亦秪欲自見其論說以爲名高耳杜少陵云不薄今人愛古人吾未見今人之愛古人也吴奉石先生來教文水課士之暇作爲五經諸史瑣言數百篇於經旣穿貫諸家出經生常解外吾所服膺先生者更在讀史之編自東周以指宋元勾稽放失

黜次風生奉石博綜多識豈不能出其驚才妙舌與時賢爭斧鉞意以吾旣生千載後懸論千載上人衹信一未見當時之人憑其是非爲論定而吾又從而爲之辭自謂能索隱而抉伏焉心所不忍亦事所不出也故其爲書少嚴多恕一本於忠厚惻怛之旨使人讀之意解神怡奉石父子皆起巍科又能爲奇麗博洽之學乃奉石數上公車一氊下邑惜哉承明著作之庭不得分一席以待奉石也然卽使奉石立承明著作之庭不識視今所論著孰爲多少抑更不知承明著作所爲是是非

非於古人者其果於古人一一有合否也

旅中草序

詩以言志古陳詩之教行卽婦人女子遊冶贈答之篇皆得以上之太史後世文士刻肝鏤肺竭平生之力至於皓首而或不能一見知長者蓋古存詩而不必問其人今選人而後言詩故詩人之傳益少如陸君逸園之豈不足念哉陸君客臨汀數載寄食僧寮孑然孤處長謠短詠歲輒成書揣陸君之意豈衹以詩人自見者至撿其陟屺望岵念兄懷舊之篇每令人泣下不能竟讀夫盛明之世婦人女子遊冶贈答皆可以有辭當世令陸君孝謹之意藹然聲律之學不苟能爲陸君左右者不一見昔賢謂梅都官詩能窮人又曰窮而益工其工不工在陸君而陸君之窮則甚矣

遯山詩集序

生平求友之興不淺悉數方外交往惟與白巖位公松竇采公最善位公久歸道山采公亦以乙丑之冬示寂兩公法門巨德清辭秀句流布人間時秋風淅瀝正爲兩公黜勘舊篇而淩江祝公忽以遯山詩見問何其聲

之有似於兩公也釋氏之教以不立文字爲宗然讀其書則有頌有偈頌偈亦詩之流也文者心聲發口爲音涉筆爲字卽偈頌不名文字不識四十二章中所語何語佛說法四十九年所說何說而乃謂吾實無一法可說譬蹈海浮淵而曰吾實未嘗褰裳濡足焉是蘇氏所謂推隨滉漾之論矣不詩不失爲僧卽詩亦於僧何碍唐人高自位置每謂餘事作詩人祝公旣自稱得法有年則卽以此爲祝公餘事可乎逃空山者聞人聲則蛩然而喜自先友云亡每歎音徽絶響今讀遯山詩固有

蛩然之意況祝公爲吾里人言句修持足爲人引重寧無一言序其卷首

張廷魁舅氏壽序

予自巳未歸田浸尋筆墨之役四方徵爲祝嘏之辭者月相續於道至三黨內外親見于余文者僅有蓋家習謹愿薄聲華無庸借一二聲恍之言取光里巷且遡予祖父行輩在者巳若晨星矣先外王父蒼鱗公簪纓舊族以高德矜式國中三事大夫羣舉爲鄉祭酒時弟汝和公亦謹樸非常閒治岐黃家言與人語期期不能出

諸口回記予兒時以孫子行從先太淑人歲時起居階下索菓牽衣五六十年間纔如昨日耳不謂汝和公之子廷魁舅氏今歲又稱七十加一也當汝和公在日家中落汝和公卽世獨母孺人在堂舅氏力蓺負米以求悅其歡心每見舅氏承顏膝下無遽色無惰容輒歸而歎息謂習詩書通理道者未必過此他日天之報施善人將何似今舅氏家卽不腆郭外數畝足供饘粥有子象賢諸孫且林立予頗自信言之不妄夫福生有基積而愈上若治絲焉一染爲縓再染爲䞓三染爲纁再染爲緅若治田焉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考洪範五福之篇富貴康寧而繼之以攸好德推廣其意以爲非好德爲之後先將富非其富貴非其貴康寧者豈遂康寧我舅氏質直好義能克其家願自此益懋厥修以膺多福願子若孫念開宇之艱難如舅氏事親者事舅氏願羣從子弟視家有耆良如瑞草金芝爭相寶護毋寧使人謂析爾薪而椅爾根也續先世勳名以光大清河之令緒非予意中之所望乎予爲舅氏從姊之子猶子也渭陽之思不敢自同道路敬於壽筵之末拜手而

上其絜言如左

感應篇序

余凡三敘感應之篇而多爲勸少爲戒也然則今將仍勸之乎戒之乎韓子曰天下賢者少而中人多亦愚者少而中人多則勸之不如其戒之也見父母而或傲忽聞雷霆而恐懼失常對長上而或匿情望神明而披露雷霆不親於父母神明不尊於長上而敬肆恭玩互換焉則勸也有時而窮故記曰刑也者補敎之所不及也聖人明道而不計功言理而不徵應計功徵應豈獨爲

中人言乎將使趨父母者盡若聞雷霆趨長上者盡若對神明則慝也可良愚也可智習久性成殊途而同歸焉是戒也其仍勸之也夫

朱筠奇樵聲詩序

壬戌臘盡姚君元升持其友人朱筠奇詩篇見過謂筠奇三吳快士願先生一言序之因讀卷至盡其入閩關詩水窮仍有渡山外若無天輒低徊諷詠謂善言閩山者莫筠奇若也蔣君璞山謂筠奇少年骯壯屢絀有司兩駕閩中曾溯黃河登泰岳又入燕市求昔時燕昭王

所築黃金臺舊趾了不可得唏噓累日夫生吳會秀彥之鄉歷關河善感之地而又出以廓落無聊之思詩安得而不工哉才不才有限遇不遇有時而顧悲筠奇落落不偶謂不得揄尺寸之柄發其素所蓄積何耶筠奇之詩以樵名篇考樵為邵武地邵之先有嚴儀卿黃元鎮者兩君以詩鳴宋元間七閩之桃嚴黃也猶西江之宗魯直更宋遺民平陽林霽山沉深好書名其集亦曰白石樵唱筠奇之為此名也抑與霽山同其惜往悲來一寓歸鶴啼鵑之感抑將以樵為舊遊之地慕滄浪秋聲輒事而以孤行遠韻開一代文言之盛耶筠奇必居一於此元升為我問之

陳撝謙乖崕詩集序

天之生文人易生才人難百年中不數數見往李唐重聲律惟李白稱才子即少陵聲名專一代後人目之為聖為史而才子之名卒不歸之天之所授不可強也予與撝謙別且二十年今相遇於章江之浦出近詩一卷相示驚起歎絕如鬱蛟饑鳳傲岸恢奇使見者駭魄動心舌喬喬不得下安得不以才子目之撝謙名宰相子

而所遇輒不得合天生撝謙才將欲以鳴其盛抑生之特以窮之耶抑所以居才者更別有道也昔太白文章動人主及後失足永璘幾陷不測惟史稱張乖崕少賦才踸踔不就繩束繼帥蜀則簡約燕處布裘紗帽儼若常人成一代名卿相吾將為太白乎為乖崕乎撝謙其有以自處矣撝謙來索序敢續燈餘之絮語又就撝謙以乖崕名篇之意以復之不為譽而為規蓋亦朋友之意也

嚴威倩詩序

威倩嚴君以文章名海內湖以東咸推威倩祭酒蓋威倩少負英聲當前明極盛之時與其鄉之賢士大夫遊文言接席蘊藉風流齊魯之人好學亦天性然也繼數經喪亂斷戟沉戈所見所聞鮮歡多戚威倩身未老而所閱歷人世之聚散盛衰幾如夢幻讀威倩前後之詩抑可興而可觀矣威倩精制舉之言出其緒餘足以偏師取勝乃威倩顧求罷諸生不置去秋學使王印周先生按部信州耳威倩名屬郡邑有司勸駕至再威倩終不肯一應身將隱矣焉用文之聲詩固非威倩所急特其立言奇麗如玉在山而山輝珠在川而川媚威倩欲逃名而名愈卽之古人以山林自好者豈必埋光剷采而後爲賢乎杜老所云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威倩且無漫言高蹈也終當以言見天下長江志和之間吾將置威倩而離立矣

徐季方詩序

壬戌之春予奉諱家居擬門外環泥水三尺謝賓從往來季方徐君不意而肯過我季方長身聳立一望知爲偉人覆取其書讀之淩厲諸家十行之內正奇錯互嗟

夫有才如季方而不克備國家一日緩急心膂之寄徒爾含毫賁素挾兔園去家千里衣食寄人使王仲宣孫明復而生斯世吾不知其感歎正復何等耳然讀季方書溯季方生平渡大江指燕齊過梁宋登岳陽泛嚴瀨交南北之鴻才俊生且數十百人當其登樓作賦指顧雲霄決眥盪胸千年瞬息是豈曹曹偶偶得以富貴利達一排撼其懷抱者哉顧季方用世腸熱汀南自湯火之後百姓如弱草憚風舊令王公治寧化三載一意與民休息又出奇計殺賊數十年萃淵逋逃之鄉掃除殆盡時季方從王公署中指畫襄助之力不少寧民至今尸王公因此無人不知有季方姓字脫使季方得志而行其道豈肯御輕策肥日射金錢摟簿領至以賊貽君父者記杜少陵依嚴武蜀中作詩云白頭趨幕府深覺媿生平又云束縛酬知己蹉跎効小忠少陵希蹤稷契而終以記室篇翰流播人間吾悲乎季方之不遇猶悲夫少陵之不遇也則余今日獨以一二文章之事引重季方當無笑窺人之淺乎

楊西雲詩序

孝廉楊子西雲以文章奇麗名天下其爲人俶儻豪俊人爭識之予得交於西雲者亦十有五年今歲西雲就一氊於吉州予亦潦倒江國不任作輦上郎量移一官七千里外適去邑而東西雲執酒賦詩言别且欲予序其平日之詩時艤舟岸畔北風淒緊江水層波惜别送歸是卽未序西雲而序西雲遇合之意固已琅琅紙上矣嗟嗟西雲人之所以爲光寵榮貴者豈在此數行爲哉語云文章憎命達又曰四韻之語工而益窮信若是則吾將與西雲杜聰塞明而後可立取卿相乎抑以不可必者而徒失吾素焉吾亦將爲其可爲者以自快乎西雲卽無萬里行席氊片地大江在前螺峯在後西雲出三都之緒餘可旦夕賦徧予才讓西雲十倍旦晚驅車走華陰涉隴右弔秦漢之故墟問范韓之舊蹟結習未銷筆墨驅遣不三年西雲對大廷入中秘或從數千里外得其一二函寄猶將曰是夫也不欺其素若此則吾與西雲相約其尚有辭乎辛亥十月之望次日予解舟東下

王忠毅公輓章序

王忠毅公之賜葬也予既得志其墓再六年庚午長公星聚使君方秉憲湖北裒集海內名人爲先公哀弔詩文若干卷而屬予再序之嗚呼忠臣孝子地義天經豈旦夕而求之哉子輿氏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言積之有素也夫以苟且自待之人而令其一旦歷險投艱守道不屈事寧有倖乎忠毅公少骯髒甫冠卽膺將帥之寄拜詔輒行數平禍亂收名城鎭巖疆未嘗少避險阻死綏裹革之心固已非一日永寧之變糧絕援窮城陷公拔刀引決自刺未殊賊固欲生致公因傳送於貴陽迫脅萬端公瞑目慢罵止求一死天地爲之震動風雲爲之變色噫亦偉矣公死不數時賊亦遂破滅脫公稍緩須臾不難生出陷阱乃賊固欲生公公固求速死天蓋欲成公一代完節之名書於竹帛亦以彰國家得人之報有如斯也當公就義之日賊黨環觀各相持泣下所諸同陷將卒感公義烈咸引頸受刃無一人願生忠義不回之氣能使左右從死又能使逆節兇人致公死者亦復心傷其死千載下聞風猶爲失聲歎息况生與同時者哉此海內諸君子所爲言之長

哀之深而不能自已也臬長公既免喪七年每一舉先公遺事輒涔涔淚下不能自止何意忠孝之道備於一門讀是編而忠毅可知臬長公之爲人亦可知矣

劉式先詩集序

識字時卽知吉水有士和孝則兩劉先生前後八載西江與吾友賀君子貽交善能數道兩先生軼事畧彷彿其風采文章而終惜知之未盡也辛未夏先生文孫式先來汀以先集歸我弁示以所著近詩夫愛其人樂舉其姓氏過其里邑猶爲唏噓感歎況親受其書而又得

與其後人之異才高等者而交之乎式先年甚少文采葩流由文水入虔州抵汀計程不滿千里郵亭驛路望遠登高閒居對客莫不有詩遂得數千餘言不止使渡大江走齊魯入燕趙登承明著作所至寧可量哉嘗輅三升之談河湇一夕之賦視式先直不知何等陳後山送蘇迨曰眞字飄揚今有種贈歐陽叔弼曰故家文物尚嫖姚不得見兩先生猶得見式先見式先益復念兩先生矣

閩雪篇序

癸巳冬某從櫟園先生學於三山署中時蕉堂之側初作雪航先生有片帆相引夢江南之句閩固無雪而先生以雪名航卽先生亦不自解其發想之無因也明年秋先生以内召行今年春先生被流言復理楫入三山適閩中大雨雪先生之第十一刻詩成遂取閩雪字之嗟夫先生八載閩疆辛苦備歷當夫海水羣飛青燐充道寒不得衣饑不得食酸風毒雨鋒鏑死亡之事靡不身親躬蹈先生乎其何所不忘于閩而尚豔斯雪爲也狷介小夫當抑鬱不平於中或多愁歎無聊類作爲詩

歌以發憤其不足屈子忠臣也離騷之作班生猶謂其露才揚己去小雅怨誹不傷之旨甚遠今先生身膺多事以來白意坦衷曾無尤怨一以餘生歸全聖主跡其意致寧去古甚遠乎獨是閩固無雪而先生作航之日先以雪名既雨雪而先生入閩之時又適與雪會昔子瞻南行人曰當往黃州看菊耳然則先生此行其將爲雪來耶天下事意中之以爲必無者安知其遂無意中之以爲必不有者安知其遂不有豈獨一雪爲然哉

鐸書序

予既領永新之六月賦漸理俗漸淳而訟獄之狡以誣者亦漸以衰息慨然念天下無不可爲之國也況永新猶禮樂相先之地乎乃愼鄉約之選取蘇司馬六條疏註稍爲芟次刻布俾月之朔望率其父兄子弟舉行習讀欲使家有其書人曉斯語夫人未必盡皆孝子悌弟也而直指之曰是忤父母者是紾兄臂者非禽獸冥頑必悚然不敢置對就此不敢一念而克充夫孝子悌弟之實推類至盡何處何事容復非爲寧更敢作奸犯科以上干國法乎是令之所望於吾民者良厚倘謂是具文是故事也令不敢負民民其忍負令哉

梁子銘詩序

丁未秋中予將發信州吾友周光仲手梁子子銘詩一卷其五言如艇子酣春雨林梢響杜鵑無錢存樸陋停汲卧軍持七言如千里蒹葭霜露外數聲鴻雁酒樽前半牀疎雨高人宅十里晴雲華子岡泝溪暝色連孤棹極目荒煙隔遠村卒讀驚起謂光仲梁生在何許何其聲情逼似劉長卿乃爾光仲爲予言子銘天下士久客信州爲詩文刻燭立就性情獨往不可一世平日敬愛使君因無間不敢請今使君將去旣知其人其能不吝以一言序之乎記昔魯直贈子瞻詩比於江梅嘉實子瞻荅以道傍苦李彼皆未見投分情深宿昔人之相得寧必在謀面而後深哉是光仲卽不言予且願序子銘之詩近日風雅之林榛蕪已極在吳袒吳在楚袒楚驛騎於兩家之言者又若倩庖延客雖樽罍畢設要皆借具求其一意孤行以必道其心之所欲言與情之所必至如子銘者寧復幾人哉子銘之詩多得之於信上信固予所治地六載驅馳如鉛之鵝湖玉之懷玉弋之圭峯皆未得一寓目每私心自以爲恨願子銘盡遊其地而盡賦之他日相逢何地出以相觀不獨握手歡然道相見之晚而且舊跡山川歷歷紙上則是予之私心抱歉於信上者庶幾藉子銘以少慰其萬一乎

重刻奇効醫述序

聶久吾先生萬曆間作令汀之寧化先生精醫家言每堂皇公事疾者盈門先生一一爲切脈按方竟日無倦色又時遣使至病者家問安否若親子弟至今父老能傳述之人當貴顯多耻以方術名令卽不貴倨堂廉亦

遠小民寃抑艱苦有數請不得一望見顏色者求如聶公爲小民身自按方切脉又復遣使問訊如子弟殆近世所未有也所著奇効醫述尚未廣其傳近服官稍暇因與同學朱子具臣訂而重刻之先生名尚恒江西新淦人

陳舍哉投荒録序

甲午之役與舍哉爲同年生舍哉時年二十有一旋出宰三楚以不得貴人意論罷曾數過章江論文把酒意豪上不可一世壬戌夏予奉諱家居舍哉又復顧我毋

論廿年之久少壯衰老不復如常而所歷干戈危險幾疑隔世矣舍哉自敘駕蒼梧渡瓊海望衡嶽涉梅江崎嶇險阻皆非人世所經者志益壯詩益奇文酒之興益凌厲嚅囁小夫一發不中輒摧牙息撞若天地至寛無所措足而舍哉視宦趣如蘧廬視湯鑊如氷雪潦倒篇章沉埋杯酒且以投荒名篇以盡其抗塵絶俗之意昔子瞻渡海詩云九死南荒吾不憾兹遊奇絶冠平生以爲崛强乃爾不謂千載下更得舍哉也

魏敬士文集序

西江三四十年間寧都魏氏兄弟以文章行誼崛起一時海内人士咸宗信之和公先生又有才子三人其伯仲爲昭士敬士何魏氏之多賢也夫爲賢父兄之子弟實難胚胎先德其中未必有據從父兄後又習見當世名人魁士薄庸庸者爲不足語年少輕忽之意亦因以生人之望名父兄之子弟必異於他人以無據之胸傲忽之性又當觀者責備之心得爲全子弟者鮮矣何魏氏之多賢也予交和公久尚未見和公每客自和公所來者予必爲延見就坐問和公近狀客言和公近就門

士之請住會昌匝月卷册堆几案手不停披夜立談必盡二刻足無偏倚則甚喜敬士從其父東來朝夕視寢膳代肅客一二箋札間亦出敬士手服勞勤瘁乃過於其父則又喜是敬士卽無一字見於人間吾直以賢人孝子目之况其文又章章如是乎古來文章父子名世者遠惟司馬班氏近代眉山蘇氏爲最著司馬班氏家世史官無論若老泉攜二子遊京師徧贄貴人亦爲科名利祿來也名不隸選場文不爲干進父子名德舉動光偉閒居則闔户著書出則將車行酒浩浩天壤乃有

修古人文行如魏氏者哉敬士年甚少爲文歛才就法潔清峭厲駸駸及於諸父然觀古文人父子太史公書不備見不識視子長何若若叔皮仲堅風旨言論各自成家至三蘇父子兄弟出奇盡變了不相師述卽尊甫先生與兩從父文章具在亦無復有相同者四時之氣有春夏而乃有其秋冬江河之流其始必瀠洄渟蓄而乃滙爲巨浸成汪洋澎湃之觀敬士年甚少卽已歛才就法固已足於已而勝於人而尤欲毋亟亟乎求其遂同更由乎有所不同以至於無不同此予不敢虛敬士

下問之心或亦卽和公之意然予所親愛敬士者不獨祇以其文亦不祇親愛敬士弁將以教乎天下凡爲名父兄之子弟也

王勉菴壽序

康熙甲子寧化提鄉書者三王勉菴先生與從子若濟同舉邑中侈爲盛事勉菴修眉廣顙舉止閒適一望知爲貴人然勉菴實寒士家壁立失怙也蚤率諸弟事繼母夫人有孝子賢兄之目深沉好書屨接户外性剛介人不敢干以私甲寅閩藩變起莅事者藉叛帥餘威僱射金錢舉措任意勉菴獨矯首厲角數與爭持一二奸民因肆爲剽掠毀薪伐屋躭躭視勉菴幾陷不測丙辰王師恢復再十年勉菴始舉於鄉閒有屈指當時狂逞姓字爲言者勉菴一笑却之時時約束子弟謹門戶力詩書無爲知人几案閒事語曰貧視其所爲達視其所不爲世士曹曹偶偶僅能自好遇利害如毛髮輒畏葸瞻顧謂非我所得問纔一置身當路則凌節周張計身家快恩仇務求平生所不足因思得讀書列四民首邑中父老子弟當春秋榜下見黨里中得儁幾人莫不踴

躍羡愛視爲祥麟威鳳今乃易轍更弦日夜腐心疚首而或伺其隙或扼其吭不識父老子弟向所爲踴躍羨愛者亦復何須此輩爲也比勉菴葢諸生爲人所不敢爲列薦紳反爲人之所不肯爲是勉菴之自待與人之待勉菴者爲何如耶勉菴晚達已三上春官不獲對大廷同人多爲嘆惜然勉菴年志方強再道長安取上第如寄卽不然亦當需次爲郡縣官三公九卿行矣自致南州彭躬菴勉菴之師資也吾師李先生元仲與勉菴爲數十年腑肺交兩公筆舌妙天下稱勉菴者不一而

足于白首老生忝鄉里雁行文章卽不及兩公而區區互勉交期之心則未敢多讓且欲使仕宦茲土者知卽風會日移而尚有可貧而不可賤可愛而不可輕之士豈不謂振古之傑哉

宰咸存略序

古今言治刑者率首皐陶讀尚書而見帝之命陶也曰刑期無刑陶亦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則刑者固仁人君子之用心與教養同源一致也後世去古遠小民輕於犯法治獄者遂以武健嚴酷爲勝任故史家於循吏

酷吏特各爲立傳其傳儒林則僅志其著書立說而不及其他儒林旣無所表見循吏又世不多有以天地涵濡愛育之百姓而付之一二深文巧詆之手聽其煆煉周內使怨抑之氣化爲刀兵溢爲水旱鬱爲沴厲民之息肩也其何時乎觀漢書所載酷吏莫甚張湯湯固起家刀筆屢遷至九卿知上嚮用文學乃請博士弟子員習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凡決大獄傅會經義使陷法者無得解免而人主以爲引經據法深信而不疑尚書春秋豈城旦之書而陰鷙者竟藉之以殺人而不惜是

儒林又酷吏之先資周亞夫謂刀筆吏不可用卽文學亦安足用哉吾黨莫頴修先生以制科高等出宰咸寧咸寧三秦都會文武大吏碁布星聯八郡訟獄莫不於長安咸寧兩邑是問使頴修側足輕重一言關人生死乃頴修居心若秤麗法平情今讀其讞牘二百餘紙有一言而活至數十人者又有脫之於難卒奮起戍所膺節鉞爲封疆殉節大臣者頴修豈以國法市恩抑惟是求其生而竟得生之心人與已兩無恨而後止惜頴修不竟所爲不二載以微過去予壬子入秦見其父老子

弟舉述頴修一二軼事猶相與咨嗟贊誦不置夫民生日蹙得一二慈惠賢良之長不易旣已得之而又不克竟其設施豈眞儒林文學無所短長而必武健嚴酷方足勝任愉快耶令頴修彙刻其稿以示子孫又將傳諸海內士君子固不存逝梁發笥之見卽福澤報應亦儒者所不言然于定國何比干之前事赫赫猶在人耳目也誰謂報應全虛哉

夏漢良詩序

天下固未有離人而可以言文者文者精微之事作者

自道其性情觀者每推之而得其性情之所在使離人而言文如借面易衣義類不深表裏立見觀者不尋聲辨志而祇從衆所是非而是非之是殆將率舉世而相趨於僞也妻江夏子漢良以先從父季保先生與予有齊年之好客臨汀不鄙而數過我漢良蚤擅聲名數奇不偶長安貴人爭相延致出入燕秦閩粵間者十年嗟夫人士既負異才不得自致身蚤貴至以筆墨依人久之習尚薰染漸失懷來者不少而漢良則道風淵穆卽所交多賢者咸各推懷恐後始終以義自將一舉一動

皆足爲人矩範間與漢良尋歡酒坐時或絲肉競奏舄履交錯漢良益温克有加無拒人之色而人亦卒不敢干以私羣相推讓歎爲讀書有守之賢今讀其詩和平安雅一絶叫號靡麗之習所爲貽朋贈友嚴氣正辭心若見於其面其咸秦新豐糧草諸歌行直與少陵陳陶青坂相上下美矣漢良高才壯歲富貴雖所時有今日則儼然一書生耳無握節分符之寄胡爲歎時憫俗感慨不遑乃爾設使漢良乘時一旦豈敢視國事如傳舍以其身爲丘壑哉風雅之言在今日號爲極盛釣竿詩卷徧滿人間不識離人而得文者有幾若詩如其人人如其詩而始終無間於漢良蓋不能不情移而心折矣

伊羽皇七十壽序

往讀漢書見酇侯平陽列傳起家功曹從事乘時遇主佐列通侯抑何壯也及閱雜紀所載宋張左藏慶明徐尚書晞事始皆吏郡縣典刑獄以周恤罪人有聲當世晞遂身躋公卿慶子孫歷貴顯三世然後歎人之得全於備福者豈獨遇合之奇其致之蓋各有其道也以所聞羽皇伊君事有足稱者伊君行誼甚高令子太學起

瑞與吾友伍子有僕交善有僕述伊君少失怙起孤生辛勤立業教育弱弟白首無間言性慷慨踐言諾與人交始終如一少挾奇羸遊四方繼乃輸財爲縣椽專典獄事時四宇初定文網密小民易於得過當事者又不援經引律率任意爲重輕君見無辜陷獄者輒相對爲欷泣杖楚之具必擇其輕者以進隸卒或時有難色君曰脱有罪某當自任必不以累若賴天幸亦卒無他遇歲時寒暑爲罪人脱械具湯沐縫針綻贖醫藥薦褥衣被移濕就乾如家督理其子姪周詳曲折必得安而後

罷旁見者爭目君爲迂闊君不退悔謂吾盡吾職耳及歷事滿當踐更以去罪人環君而拜哭不能起曰伊公去其誰活我因念古圜扉棘寺之設欲使重者丐生輕者思戒後世酷虐繁興巧詆微文遂用以爲煆煉周内之地甚之漁財黷貨視爲驅魚之淵獮禽之谷獄之爲獄其尚可言乎至府吏胥徒嚮利爲德迫人於險以自濟其私者亦復何限若伊君急急乎不忍就槁之骨而務以生全使人不知獄吏之爲貴豈不足風示四方哉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人之爲

善固不言報然如伊君身歷公府無纖毫之累年七十方進而未艾又得見其子以有成立不言報而爲善之報已遂如斯矣君行誼甚高而吾特舉其大者蓋甚感歎乎刑獄之失平而給事公忠之賢不數數見於世也

盧太母七十加一壽序

盧母余太夫人予中表姊妹行也相主政斗孺先生有令子鯤浪雲煥爲一時聞人諸孫林立名起庠序予徘徊西江秦隴之間將二十載歲戊辰乃得啓居太夫人於其家叙述數十年中乘除治亂故舊消長坐語移時親見其指示子孫細及鹽米凌雜咸秩然就次第精神整暇無巨細弗周歸而語諸親黨謂太夫人壽未艾福亦未艾也再一年鯤浪詣選人領邑得江南之繁昌繁昌遡大江而上出贛河不一月至永邑鯤浪抵治所即遣使迎太夫人就養太夫人急傳語鯤浪謂若當官勉自愛佐公侯養百姓予雖老猶健飯日含飴弄孫足供朝夕舟車往返徒爲若費且更爲地方費慎無爲老人念也三四請終不果行今冬仲太夫人七十有一諸子孫成行列賓客之稱觴者旅進鯤浪一官千里外不克

洗腆執爵遂舞綵登堂之願鯤浪得無有惄然於中者然無庸鬱鬱也世俗兒女子之見辛苦立家教子孫莫不冀得一科第爲光寵既已成名又日夜心計得官何所地有無遠近饒瘠他日載道首塗綵輿畫舫繹絡後先庶幾乎從夫從子之貴如太夫人豈以是爲急急者哉太夫人之事太翁也晚太翁起賢科宰粵西岑溪遠縣惟太夫人是偕爲廉吏有聲自岑溪趨拜刑部主事繼致政歸曾無長物太翁即世太夫人年僅三十時鯤浪兄弟纔等案長督課詩書不以幼孤事姑息之愛四

五十年間宗祀之祭必虔三薰之恤無倦待前母之子
如己出其子小澹率其子孫就養無方亦忘其非己之
所自出邑中稱爲僅事今見其子貴再三却請恐爲子
費更爲地方費太夫人眞知治理者也眞達大義者也
繁昌介大江之側鯤浪爲政三年治行廉卓冠於江左
一旦下徵書虚槐臺柏院之選以待鯤浪鯤浪斯時從
容過家率其兄弟子孫跽上一卮於太夫人膝前謂兒
不辱先主政之教並不敢忝太夫人之教得以致此翟
服天章聲施遠近豈不爲日方長哉此予所爲三祝太
夫人壽無疆而並慰繁昌君將母之懷於千里外也

沈母馮太君旌節録序

考古詩書於貞婦烈女少所記載僅鄘風見衛共姜一
事豈三代人情沕穆從一之義比户可封無用更爲揚
詡至後世文人所爲貞婦立傳者類半出孤寒單族以
其未常服習詩書禮義之教又衣食缺乏養生送死無
資一旦矢志竭節爲人事所極難至於貴家大姓毋恤
飢寒其姑舅父兄即事出傷心猶願得一立節之人爲
存沒光寵立節者亦自以爲謹身寡過白首待歸爲未
亡人之事已畢其間輕重大小蓋亦有分矣今讀沈母
馮太君行畧豈復尋常立節者等哉太君司成具區先
生季女年十四歸於超宗太學爲太史几軒先生介婦
兩家門第相當無何超宗病死一孤長僅尺一孤在脤
太君年纔二十有一耳使太君當時勢面截髮以一死
從先夫地下人亦未嘗不歎超宗有妻所難者數十年
含辛忍淚支持門户延名師以敎子苦身操作若不知
身爲素貴者傳聞司成公一日念女扁舟過門太君裾
布荆叙迎父門内登其堂見太君親身領諸婢子紡車
蠶薄充牣庭間幾無受足之所司成公歎息再三而去
及兩孤長文日有名時三吴文社競起海内爭趨若鶩
主壇坫者急欲得秀水兩沈生爲重太君獨愀然見顔
色謂處士高張他日必將有以虚名得禍者掃軌閉門
猶恐不免奈何褰裳赴之繼而伯子果以故交牽累幾
陷不測人咸服太君遠見歎夫明事之壞理學文章變
爲意氣意氣爭持化爲鈎黨率至社屋鼎遷一敗而不
可收拾太君以一婦人乃能逆料深識于數十年之前
是豈世俗兒女子之見也哉太君得年八十有六其沒

歷今已數十餘年沈氏子孫雖異代滄桑家風未改皆賢多聞有名當世是豈獨先世文章之澤亦毋德深厚涵濡亭育遂相引弗替以至於今日也文孫馨聞與予善述太君始終本末因得敘一言於簡篇

春帆集序

往見魏叔子爲程子山尊詩序云避暑揚州時從坐客扇頭見山尊登焦山詩驚起叫絕急問山尊今在何許客指山尊示叔子叔子從衆中揖山尊而出相知恨晚一時文人交服情事宛然叔子可謂善狀矣而山尊爲

人傾慕乃若此獨序中僅載滄江如此急亂石自中流兩語不復覩其全什意中惘惘更劇於叔子從扇頭覓山尊也他日鄢在公郡伯閒話黃山舊遊又敘述山尊家世素貴長身聳幹好客愛書急友之急過於急己逸才駿發文采葩流益信叔子之亟爲稱道者有以去秋山尊至汀先賦一詩投我越階執手相視而笑自念索居僻處眼中久已不見俊人何意積數年久隔數千里遠一旦得見山尊又復見其全稿弁意中所擬清篇好句恐不得竟讀者亦遂得而竟讀之也山尊作客經年主人清苦甚不能爲客具裝山尊蕭閒旅舍日飲酒賦詩爲樂遇名山水輒竟日忘歸每一詩成合席爲之罷唱士固不妄有名也哉山尊歸有期既爲長句送行仍樂序其行卷山尊之宗人有蝕菴先生好予文數屬鄢公東寄聞蝕菴亦著書滿家倘南使有便幸悉索其集以來毋僅約畧數行使予之念蝕菴又似未見山尊時也康熙庚午三春一日

瑞金縣葉坪謝氏族譜序

序曰人莫親於所從出之父祖也其幸然者自少至壯至老或得親事三世焉或得親事四世焉若自吾祖吾

父而遞降親者爲昆弟次爲從爲再從至於緦更至於無服而爲路人夫以吾自出者不得見三世四世以上同吾所自出者又疎且久而至等於路人仁人孝子愁然俯仰而無以自致其情此亦事之無可如何者矣惟家有祠家有譜然後離之以合遠之以近賢者以思愚者以奮故譜之修也非惟是文言觀美牽聯黨族爲門戶光寵蘇子蓋曰觀於譜而孝弟之心可油然以生矣瑞金葉坪之謝按譜出於晉豫州刺史奕奕四世靈運

爲臨川内史子孫或留家臨川後徙崇仁徙興國徙寧都最後諱宣者於宋淳熙甲辰始徙瑞金是爲葉坪之始祖迄今二十有二世其閒登科第者三人策名禮部者五人爲長令州縣者五人隸庠序爲博士弟子員者數十人噫盛矣富貴福澤亦復何常之有朱軒邸第不久化爲冷雨寒風大族巨家有時降爲皂隸今謝氏子孫歷年數百高曾之矩矱不改力修譜牒睦族收宗兢兢然恐先人之遺緒一旦就墜於地知其家澤之未艾矣天下之理固莫難於齊家良楛互見故有數千百指

之家雜一不類焉而即以敗數千百傳之後幾幾不振忽得一大賢焉而即以興興敗既有所自則當思今日所以修譜之意吾他日何以爲譜中可興而不可敗之人雖監史在前典謨陳後曷若人奉家譜一編之爲深切著明哉予與謝氏通家四世怡古文學論交最蚤癸卯分校於志尹孝廉復有師生之雅曾不二十年閒兩君相繼云没玆諸宗人子弟問序東來雖猶幸陳人點名譜末然一閱兩賢諱字覺德音未遠遂渺若河山錘生輟絃之歎其亦何能以已也

四書尊聞序

此故寧化文學時見賴君所著之四書尊聞也君名朝會縣廩生時邑人李公元仲名噪海内學使者前後按試率第一李公他人士無敢抗行菡立惟時見起孤生年少名在季孟閒予爲諸生也蚤曾數面時見通眉廣顙皙白如玉才氣飈發時時屈坐人寧邑故有田丁之亂順治癸巳十月叛丁詭稱願與邑人輸平講好時見恃其手采言論可以一二語折服解紛輕身隋術中遂爲見殺死最慘妻寡子幼生平著述半零落無存今所

傳唯尊聞一書以註爲經以己說爲緯通疑晰義其言之至者往往達於精微前明當辛巳壬午閒秦楚寇盜縱横徵調星火又邑叛民環伺肘腋破城掠帑如其取寄乃時見方吮毫伸紙取四子之書硃標墨識若甚有不可已之事者亦可謂迂闊而遠於事情且其時文體破壞莊墨申韓諸書下至稗官野史梵書道藏皆可詮註行閒獵取上第時見則獨斤斤執守力持異說句分章解以始終繼述紫陽之緒論豈不偉哉東鄉艾千子兩過寧陽與時見相知握手序其書欲使有傳於天下

後世也歷數古今才人年少而得奇禍者大率高自標置傲世揚己不則識見不堅依倚匪人遂至狼籍崎嶇身名俱敗若時見習一聖人之書似可家修安坐乃鄙生妄冀憑軾之功夷甫遽及排墻之酷蜂竟予螫虎不擇人時見之死亦失於不自量力也然妻孤苦立節受天子旌表其子又思刻其遺編以爲其親不朽計庶或可少慰幽冥乎

陳孔思七十壽序

山陰陳孔思先生以壬申冬十月稱七十壽楚臬長王星聚使君孔思友也三千里外致書於予請爲之序臬長公叙述孔思生平行誼竟幅千言淋漓盡意予笑謂使者舉是壽孔思有餘顧舍湜求籍錦衣而乃敗絮之緣飾也然於是而不勝世道交遊之感矣古者太史之職掌内外制名曰代天子言其大臣出領將相節度觀察皆得自選辟書記撿校叅佐不一其人積功勞歲月上其姓名天子遷改拜官與王臣等夫既專制一方大者千里數千里綜核萬緒表奏箋劄刑書聘問必不能事事身親爲之故韓子著徐泗豪三州掌書記題名碑

謂觀南陽文章觀諸記室可知觀諸記室之才觀南陽之政可知今自督撫藩臬大吏以及郡縣丞簿尉莫不著爲令曰其之官也慎毋以一客從九州錯處官司千百輩果皆絕識清才五長互用抑臂指相需然後爲理耶古人正其名而終收地方之效今人諱其實而反窘能吏之長此予所謂有世道之感也且主賓相得豈易言哉昔者嚴鄭公與杜子美少時比肩事主繼子美崎嶇入蜀鄭公奏子美叅謀幕府疑相親厚無間觀子美賦詩一曰束縛酬知己蹉跎効小忠又曰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即所傳修怨鈎簾之事爲後人附會不足深信要知嚴豈盡知杜者今王使君與陳先生食息居處朝夕宴坐亦既數十餘年走八閩兩粤歷燕晉遡三楚往返數千萬里路友愛之誠無間一日君子稱陳王之交爲有禮孔思家世巨族尊人起家定與大令年少籍諸生輕財任俠名滿長安輦下貴人願結交孔思者恐後兄弟四人二兄蚤世孔思撫其孤如己出愛季弟如左右手今有三丈夫子皆能文入太學家固在鑑湖久客四方將欲買田而歸老焉曾寫洗硯圖寄意予爲

作詩留之曰漫洸涵星龍尾硯湖山好處儘題詩孔思
年七十聞精神益强固今天下雖太平一二饑饉水旱
猶時警　至尊正賴彊埸大吏撫宣勞來使四海父老
子弟卒登於衽席願陳先生且留佐臬長俟臬長公開
藩建節名成行立然後徜徉稽山剡水之間豈不賓主
盛節傳奕世無窮哉予交於臬長又交先生敢率鄙薄
之言遠祝於三千里外想見先生與臬長公據案讀之
掀髯一笑也

楊有功七十一壽序

記崇禎戊寅間予與陳子貌弱楊子本立讀書於城南
劉氏之别業本立卒其弟有功偕來有功受書於貌弱
僅踰志學之年也當四宇太平郊園閒適燈火晴窗書
聲連比舍亦極一時之盛去今五十年所當時師友半
就飄零田園亦數易主悉數同事諸賢亦惟予兄弟與
有功在耳余東西宦轍得遂初衣而有功亦遂七十有
一人所難者年又所難者友又莫難於少年同學之友
雁序肩隨曾幾何日忽而壯焉忽而艾焉忽而耆耋且
耄焉其間出處離合不齊學業取舍向背況數踐兵戈
寄生趣於劍脊矛頭者不一或一見不及再見或數見
亦不能晤言靜對今予與有功少同筆硯之埸晚申里
黨之舊出入於風燈石火白髮蒼顏得相慰勞如往日
可不交相慶幸乎有功爲都昌公東溪先生閒孫先生
清聲令德久在人間有功少即爲名諸生其嗣子又多
賢達長君進臣承將奉養季君殿千文言倜儻頻年郡
邑風氣亦漸降矣朱門邸第凌替寢微至不能舉其先
世氏號又薄俗囂漓不復修世講通家之誼纔能操筆
以簡傲長者爲能事日者有功捧都昌公小影十幅邀

予題次莊嚴卷帙肅容稽首若不勝衣今令子殿千爲
有功稱觴洗腆仍乞言父執不肯屬之他人而又囑其
寧質無文求少別於世俗聲悅浮浪之說是父是子家
學炳然楊氏之澤又寧可涯涘乎有功七十方始予長
有功四歲洛下耆英之故事猶在也我輩豈遂不古人
若哉至於蓬山閬闕富貴期頤之祝皆令子所謂聲悅
浮浪者何足爲公道君家老孫子銓臣予齊年好友今
八十有五侍坐長筵之下出是稿而共讀之定復慨然
而思更欣然一笑也

叔母章孺人壽序

春正之吉爲叔母章孺人六十有一帨辰叔母猶母也弘理信州毅令南昌今遷守壽州將渡江而北季寬復遠來無能進階下洗觥爲大人祝猶子之誼謂何特令某之長子文遠馳一言歸祝念亡叔振三公績學二十年不得一竟其用時母年未三十藐孤士式僅生十月令式已爲諸生且抱子三人郡邑大夫風厲里俗曾稟報其名氏　當宁在人世以爲稱未亡人無負古柏舟茹荼之節者無若母抑知母之苦非人生之所能堪者

亡叔在日任俠嗜書於闉閣中從無款語而母又善病一旬之内啓居無半安式也在襁抱中以至成立其間推濕就乾手摩口哺鞠育之苦亦百倍於他人嗟乎天之所負以人償之人之所負以天償之天誠不忘報施也願母再四十年健飯無恙式且增益志氣檢讀遺書思所以報先人地下者何若思所以荅孀母堂上者何若在鄉爲善士在家爲孝子富貴卽不可知將以娛老人晚景者豈不在斯乎弘守先子一經與諸昆雖得竝方州上無以紓國計下無以慰民生進無以爲老親解歡遠無以爲從弟課業卽此一拜舞之辰亦不獲一言進子弟家人之慶此心其何似乎式其志之母旣勉其難者式亦當勉爲其大者遠者脫或一官不致隕越先人之教率諸弟來歸命下澤車乘款段馬進而壽吾母於堂上又進而壽猶母於堂上白首老親子姓森列舉酒道先世舊事羣爲登階詐跌之戲庶幾吾兄弟得氣快心之日也哉式其志之

雷幼韞文集序

讀雷子幼韞之文且十年最後又得讀其尊甫左清之

文奇情奧衍父子間自成一家之書寧都魏季子比之登太華上青柯枰足蹻踵跂目不得瞬亦善於罕譬矣古今文人號爲奇麗者莫如揚雄蘇氏力鄙之謂其以艱深文其淺易夫以艱深文淺易是以人勝非性之也人爲之性生之寧得比而同哉左清父子詞必己出筆不輕點言之至者往往達於精微使人讀不能徑下復使人樂而必欲竟其讀是其性生之又有足移人情者在也韓昌黎荅劉正夫書云家中百物皆賴而用至其性所珍愛必非常物常者日有非常者間出卮斝尊罍

何足一加盼睞見商彝周鼎卽不能盡辨欵識亦竟日摩挲不能遽釋以去是予相賞左清君父子間之意也夫癸酉臘日

周龍客攝山園詩集序

攝山園稿乃周子龍客之詩攝山則龍客讀書之所而取以名其篇者也龍客爲故司農櫟園先生令子與其兄雪客弟燕客各有名於世予遊先生之門也蚤見龍客始生見龍客長且婚最後余歸自秦西則先生沒巳八年城南舊第屬他氏諸公子僦屋而居時或不繼饘

粥龍客席一弓之地殘卷破硯意思蕭然篤好程朱理學之書皆非當世經生家所急予時語龍客稍貶損自愛乘壯氣取功名而心則敬龍客甚今別龍客十四年龍客歲寄予書又輒有詩才大晚成識與年進誠不意公子之學之遂至於斯也先生文章宦蹟滿海內而詩尤衣被詞人龍客一旦奇文鬱起繼往開來先生爲不死矣先生少起科第駘宕風流故其詩時入温李之室中年仕宦時起時絀又讀書多經歷久蘊釀經史指事舒詞晚年之詩爲最至龍客年過强仕尚滯諸生雖承藉先蔭而家無擔石法宜悲涼騷屑而詩乃春容大雅出入後山劍南之間父子間造詣各別若此記昔年侍先生宦邸每歎息金陵繁富之習恐不足陶鑄後人子弟他日倘不絶讀書種子便稱僅事及庚子間先生履險遭讒幾有費隶之厄時龍客長纔等案就予兄弟於西江雖三十餘年久摶虎捋鬚談猶色變今論定矣事解矣雪客燕客爲一時循吏龍客又文章見於天下向先生所求爲讀書種子者不惟殖之且復封之又且長畝而終善有之何因使先生得一知於地下此予所爲

敘龍客之詩而不禁徘徊屢日也時康熙癸酉四月識於溉本堂

鄢在公郡伯壽序

癸酉七月九日又值郡伯鄢大夫誕辰八邑紳士將躋堂稱祝而先詣予請爲之辭蓋公之守汀巳一十三載矣古者報政三年公巳四倍其數與公同時領郡者上者晉卿貳位制撫次亦建節秉旄爲屏藩大吏公四十年老制科徊翔一郡歲月遷延卽使朝廷今日不次用公而公年巳六十矣公學道君子也蚤歲成進士今巨

邑旋擢臺郎典試中州出守長州年纔三十耳少貴而不知以富貴驕人平生務揚人之長掩人之過望公眉宇能使悍者輸心怒者緩忿汀亦巖彊也歲且多事十三年間凡大利害關於地方者公率先事消弭非人之所得見而口絕不言功地大俗雜訟獄時有公平亭閱實如家督視子弟大小皆得盡其所言情理不直稍示鞭蒲曾不聞公加峻法者是何等是何人也延見部吏及守下人士霽顏善色人人自以爲得公歡間有以公坦懷易與漫語嘗公者公心知其謬亦未常一發其短

每每使言者自生慚悔謂我卽不良何忍面欺長者若無地自容而公反改顏謝之歲庚午公坐撫司他累幾陷不測時變起倉猝剥冠服負鐵鎖鋃鐺公無戚容繼皇上特差大臣質審知公無罪立復公官左右歡聲雷動而公亦無喜色莊生有云至人無利害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震海而不能驚公其振古之傑矣間嘗與公移燈深語攬身世之無端理古賢之緒綸細及仙佛微茫人情巇嶮慨然有遺世獨立之想則卽使公今日爲九卿爲宰相公亦視若等常何所輕重然而汀人祝公之私則不能不厚望也泣治十三年亭育涵濡於公者久此纍纍登堂之父老子弟非見其所生則受其所養有願公從太守起家卽入爲三公如黃次公者有願公五十年身總將相九十猶奉朝請如文潞公者家人父子之心亦復何所紀極予白首老生爲公四十年同榜又屬公部下故既述其平昔所以知公又復終致其鄉人之頌我公應無笑是生雖言不妄而猶未離乎世俗之見也哉

徐學使八閩試牘序

予自歸田凡四序學使先生校士之編豈其文之謂抑爲是家人里巷之言庶徵且信也蓋自典制以詞章取士古文時文之分久矣唐宋程試用詩賦目詩賦爲時文昌黎歐陽所謂穿鑿浮薄慚恧而不屑爲者及後用經義帖括遂專以八比三排起承收結爲時文而詩賦又爲古文亦歷代文章升降之數也就地而論則南朔兩屆九土俗尚之不同就人而論則稚幼壯老前後學力之不一卽就篇章而論又有平奇深淺服習師說之不齊陽木多實陰木多浮玉潛於山珠潛於海各相成

也毋相貸也然既文而謂之時矣達者乘時敏者因時不及者傍徨竭蹶以求合乎時與歐陽子順時之説不二近歲文章之選惟閩風爲最儉幾比於邛鄘曹檜斯亦閩人不善順時之効矣而君子則猶有取焉謂夫窺測風會以馳驟於功名心不可知而定命有限其間或得或不得何如欣援無所加得失無所問吾養吾廉靜之思以固吾素相勸爲有本之學乎故予於蘭臯徐先生深歎其敎士之爲得其道也先生高第尊宿文章政事有名海内生於浙又當世所號爲文字之區府也先

生奉　天子命來校士而必曰似我似我又誰敢不似圜鑿方枘截短裁長觚不成觚而鼎則先贋世亦何需此庸庸者而用之乃先生居心若秤因地成材不建鼓立竿以束縛人士之才智言無奇正而明理近道則收幅無廣狹而修辭立誠則收今試牘具在文質爛然肅梁昭明所云陶匏異器黼黻同觀人固寸有所長尺有所短率其所長而不更柯改節安在無匠石之一顧哉閩雖僻論著文言久見於天下近虞山持論謂閩人詩篇師述林膳部子羽高典籍廷禮以聲律圓穩爲宗磨礲沙盪如出一手虞山以執一不變者規閩人而予獨以執一不變者爲閩人誦豈生閩言閩故憑愚護短實以文章大業關乎氣運使少淡於趨時之心而自貞其讀書之氣庶幾敦本質實猶復有存未始非鄉邦之善俗也敢進其説以上於徐先生先生或不以爲無稽而妄聽乎康熙癸酉長夏

補祝伍象新壽序

余之得交於伍君象新也以余師李公元仲象新事李公介在師友間而受業則於彭君躬菴李公之没象新

日侍疾訣別握手以後事托象新躬菴没象新徒涉走四百里哭其喪躬菴平生所著詩文書記序傳雜言約畧千紙象新掌錄手抄身與卧起又出副本貽余囑一加刪訂以傳其師竭盡弟子之職皆當世所未有象新魁奇倜儻肯任事能爲人緩急與朋友交不侵然諾固一用世之才也而今遂老矣年六十有三偶來過余謂先生能爲我一序乎予固甚愛序象新請象新先自言其狀及讀象新自命之號曰恨菴始而疑繼而歎遂深悲其遇之不淑而終望其意之更有進于是也古之學

者人不異師師不異教習一先生之言華門圭竇歌風肆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是閔損原憲之行也即如莊惠之徒互相稱詡視富貴爲陷阱比名位爲徽纏一死生爲歸寄雖失於中道要非無本之學象新所學何學而顧以恨名乎象新固少席有餘矣斥産揮金赴骨肉友朋之難及狂夫扞命賊將憑城象新寄身狼牙虎吻之間調劑排解全人身家無限象新今日即立錐無地亦歡笑不暇而顧何恨爲耶或謂俯仰畜育各有不能遣諸懷者嗚呼象新古人立德行道而聲傳後世

者豈一一盡皆快心適志之人哉且造化於人亦似自行其意耳愁我苦我必不因我恨而立更寒我饑我必不因我恨而稍減力絀計窮至於賫恨入地而造化卒不聞另設一科以待之曰此千古恨人也恨既無庸是可無恨惟是恨之而造化漠然不以我爲恨眞爲可恨耳象新今踰六十非少也不幾時耄矣不幾時耋矣且亦安知其遂得耄與耋乎何如與之爲無涯與之爲蕩蕩造化欲以恨者嘗我而我不以爲恨安知造化不自悔其恨者不足以困是人而遂以其無可恨者將逸我以老乎予每觀吾師元仲反恨之賦哀其悲涼厄塞過於文通躬菴論著規模稍廓然抑鬱無聊之思時復一見象新一與爲師一與爲友亦者近朱墨者近黑即欲不恨也安得哉余爲象新壽亦思得一昌博要渺之言足以移情而動聽然象新事兩公久予論卑氣弱又萬不及兩公惟象新自解其繁思而終望其意之更有進于是於以樂餘年而躋上壽必矣

費此度文集序

成都費此度先生客臨汀裒聚其生平所著詩文若干

卷書來謂某也序之余讀之既又呼子弟共讀至五日七日不能自休乃起作而歎曰此非今人之文而後世必傳之文也天下尚文久矣學士家操筆爲文者亦既盡國而是盡邑而是矣然考古數今一代之中傳不數人一身之文傳不數篇世安得傳人亦人之精神自爲傳耳我不能自爲傳而待後人之表章而傳或選定而傳其傳之也僅矣此度之爲文何如哉釋經繹史而不以勦說庋前聞不以私心誣舊學原本道德稱述先民使天地往來生成運會之理先王之大經大法皆得體

用備見而不使百家之説競喙爭鳴下至贈送將貽亦必人如其言言如其人不爲僞辭飾説顛倒是非以博人之喜悦嗟夫此皆當世所不講之學所不問之書此度獨專力而好爲之文章公物也原不爭一人之信從一時之毀譽卽使此度今日一字不存付之雜燒投之溷厠錮之井底而余終謂此度必傳蓋其精神固在千百世而豈爭此旦夕爲也向此度以避亂踉蹌出蜀歷盡艱難愁苦之境居維揚華麗之鄉有年衣冠言動不改其常朴貌古心望之如耕野石農深山道士使人可

親而不可狎敢敬而不敢憐惟其有此度之人是以有此度之文也夫近此度得末疾扶杖而後能起願此度自愛久留歲月爲後進典型余卽視此度十年以長猶將舍所學而願學焉公子錫琮博文强記侍此度南來搜集先代遺賢名字不多爲人記憶者擬人各爲立傳以成一代之書夫自爲必傳之業而又恐人之失傳也急急乎傳之其爲事甚難而其心絶苦非有志之士孰復爲之哉叔皮孟堅明允子瞻之間吾不知何以位置公家父子也癸酉初秋

陳于寶晩簾詩集序

清漳陳于寶先生績學多聞才名滿天下與予弟宣巖爲同年生繼予官秦西于寶來汀申登堂拜母之誼而去及巳未予歸田時思見于寶再二年于寶亦拜官爲學博士分敎樵川予乃得一言先之于寶更不加菲薄時以詩文東寄且邀予序其首嗟夫予何足重于寶且人如于寶而顧以文章重哉然世固未有離人而僅以文章傳者仁義摯而後言論生性情眞而後歌詠起家國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其情時有至有不至而顧

嘐嘐然曰吾文足抗行馬揚吾詩足衙官屈宋誠不知所謂詩者何詩而文者何文也于寶先生其性篤於名義綱常其行重於里閭鄉黨其言酌於古今上下高者入開元大曆間次亦不在温李之下麗而不纖淸而益厚是于寶之詩乎是卽于寶之人矣于寶讀書數十年晩乃得一窮博士傲居廊廡之下冷突時或不煙擁被高吟徒自爲豪上不識所事二三大夫有能如蘇源明於鄭廣文時一賚送酒錢者否又有如歐陽永叔於梅都官歎其文言盡妙恨不能尉薦朝廷作爲詩歌繼商

周魯頌之後者否名高而位益卑詩工而窮益甚古今文士緣分之奇如是若予也誦服于寶之賢急思一見吐所懷來乃相去千餘里又年當望耄無因握手徒以一二緒言繫名篇章之末室邇人遐之歎其復何能已已哉

陰省孺壽序

寧化省孺陰先生國之賢紳士也甲戌五月年屆六十令子念玭文學乞四方之能爲文章者以爲其親壽而亦遂及於余余曾得誌述其先世之懿行以傳於世交

省孺又有年卽非請猶當執筆從諸君子後況文學爾足二百里東來情文眞摯尤足爲人敬愛乎省孺之失怙也蚤尊甫美成君道長祚短母雷夫人誓死立孤弟兄三人俱在提攜襁抱中省孺稍長自傷孤苦名其讀書之室曰烏夜聞者哀之年甫冠卽與其弟敬之籍郡學爲名諸生家承先澤弟兄一時并起又頗異出同輩上卽少裘馬自適徵逐聲歌不則曳裾長吏之門爲世俗之所得爲亦孰能禁之顧兢兢自好折矩旋規履仁蹈義爲先隴未卜不惜走千里迎術者審視遂得吉土以葬其親從父元沙沒無出援引大義奉母氏教均己產爲立祀承宗皆年少書生所爲極難者記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又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跡省孺數端舉措幾疑古人之言爲不信矣有外兄謝生右文客死京口使者傳語托孤於省孺省孺捧其遺言而哭曰是誠在我撫諸孤如所出經紀田里延師敎授今謝氏三子咸各成立有聲名甲寅閩中藩變起賊帥憑城誅求富人之室及省孺又及省孺之從兄列白邑有憐省孺代爲請免者賊意耽耽在其從兄遂羈繫省

孺六閱月藉爲要脅省孺不爲動事解省孺自以爲遭時多難骨肉至親大義當爾讀書俟命始終無一語怨望每見古人撫孤完產護衛宗黨諸故事至治之世類廉其高行下詔徵取位致公卿以風示海內談果應者又以爲往往名籍帝廷重爲神明之所呵眷福報及於子孫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固未嘗求白於衆責償於天然善氣之迎捷於呼吸省孺今纔六十正公孫上書之年豈遂嫌晚達哉卽不然留餘以待其後以其身爲鼎彝爲碩果爲芝車麟鳳使江河日下之時猶復見敦

行好德之賢足以移風而善俗豈必金章接几席列戟在當門始爲黨巷榮觀哉今子年正茂能文章又數求益於先生長者非泛泛爲世俗之見者定不河漢斯言請以是爲先生壽或亦先生之所欣然許可也

松竇采若大師集序

余友事采公近五十年曾未敢以詩人位置采公也采公道行孤高自古南得法東歸住松竇窮山領三四徒衆火種刀耕歷三十餘寒暑有以堂頭方丈目之者輒面發赤不肯受況昔賢所謂詩人餘事而乃與世絜短

長取名當世哉采公示寂已七年一二著述其徒超權尊經等藏舉維謹亡友謝公怡古之子遵路爲怡古續刻遺詩念怡古交好惟采公最密入松竇抱其稿本以歸手自編摩與其兄先路詳訂缺失竭數月之力始成書付山中授刻而先令其徒走百里示予其間有爲予所舊見者有予所未見者又有予與采公同時共作者回環卒讀感歎唏噓嗟乎我即不敢位置采公於詩人而詩人中亦安能不置采公一席也采公之爲詩也始於謝怡古其後乃交予兄弟及蔡子漢右楊子惟明而其詩與怡古同作者爲多壬辰中予過會昌曾約怡古采公爲盤山漢巖之遊舟車登眺間有述作予率意數行不深揀擇怡古性癖苦吟采公則志趣蕭閒時或偶然捉筆稿成亦不急出示人人爭賞之亦無德色若無意於爲詩也而詩乃特至平生所見僧而詩者接踵林立若如采公在古人則吾不知在今人斷斷乎其未有也記向者與采公談次謂我輩爲數行筆墨所累不則蚤聞道有年采公笑曰絕不如公語古來尊宿巨德未有不能文字文字在人如山有煙霞春有草木原各出

於性分大小淺深不能勉強且問公此數行筆墨亦曾累公何等事來予大笑不能置對今爲公撿按編章聊一敘述燈前之絮話覺德音未遠遂爾邈若山河若先路兄弟繼述其先而遂及先人之友孝子不匱之思更可爲之起敬矣采公諱行起原貫江西寧都嗣法於古南牧老人

鍾宜龍壽序

汀古郡山川葱鬱俗尚號爲敦朴薦紳先生修文立行卽登膴仕產尚不及中人子弟率世守耕讀稍一屑越

先疇浮囂自任其替也常忽然談者每執爲理勢之必信似亦有天事存焉矣汀人文較勝外邑若兄弟一時並起巍科爲黨里冠冕者莫不羣推鍾氏當大𥙷與太守公聯袂登朝風采地望去今百年餘赫然猶在人耳目嗣孝廉繼起數傳而又得明經象龍象龍高才宿慧垂髫隸諸生壯歲卽策名禮部然家常中落先贈公復恬淡好修不問家人生產獨季君宜龍輟絃誦負米力田節縮有無以上事兩親佐長兄誦讀内外食指數百拮据卒瘏不遺餘力斗粟尺布歲必上其簿籍於父兄絲毫無敢失墜以故孝子悌弟之聲滿於三黨日者分晰產植象龍長君惟初慷慨執辭謂家世守先人清白今稍得具饘粥不慮飢寒尺寸從父力也請三分而已一之宜龍不許曰勞苦分所應爾幸與長兄櫛沐風雨以獲此升斗吾子兄子一也其何敢低昂叔姪揮涕交讓至於再三每歎習俗囂凌釁端先於骨肉羹豆穈鋤見顔色者不少向讀晉裴叔則推宅讓兄及薛包分產田廬婢僕獨取其荒頓老憊者以爲古賢盛事不復時有何意於鍾氏兄弟叔姪間親見其人親聞其語哉去

春鄉飲禮成邑博士弟子上宜龍高節於郡邑大夫請爲介賓通國稱爲盛舉宜龍今纔六十有一令子維介維牧皆能文章成名在旦夕少者亦頭角漸露莫不以方興未艾爲宜龍揚詡予托至戚無文之義獨舉其宿昔所知者著於篇什匪獨慶鍾氏先澤之長子孫賢明能世守其家訓如此亦以知人士立行爲先和順集於門庭富貴福澤之氣未有不環至而立應者并將藉爲里黨之勸也

陳靜機道山堂遺集序

三山陳靜機先生歿數月令子宗柏兄弟彙集先生遺稿若干卷將次第授刻謂予托交於先生也素當繫一言卷末先生高文秀德爲閩中碩果一旦云亡僅此數行不致風流頓盡其生人感歎何窮乎先生蚤歲成進士出宰劇縣政成報滿改官言路繼分憲嶺表值鼎革歸來優游里巷之間者五十餘年當先生在嶺表久爲四民愛戴時年纔踰三十又四宇太平使功名之念未銷不難濡足褰裳異用其所不足而先生不爾不則以先朝逋舊易爲名高肆志微文亦足附西山之高義而

先生又不爾淳心道味抱朴含貞故其發爲文章大雅春容言也可思歌也可詠有合於古人不怨不傷之旨家固貧甚結廬道山之側故前代黃氏之隱居也當門石壁數仭所書戒子孫長句二十八字雖數百年物刻畫如新先生意甚安之隨搆數椽讀書其中破硯殘卷之外無長物間一赴里舍文酒之會青鞋布襪攜朋約手道旁不識其爲貴人天下賢士大夫足爲鄉邦矜式者豈必在高言闊步昂首軒眉譬如對三代鼎彝正使不言而自生人肅穆之氣先生眞可謂一代典型矣余

爲諸生久始自癸酉每三歲一赴試會城從衆人中曾得望見董公崇相孫公子長曹公能始所得友事者陳道掌曾弗人林守一三先生繼壬辰從周公元亮遊得交蓮峯郭公孔碩林公及靜機先生昨戊辰弔座主榕園部夫子之喪重來同人修舉社事撿點舊籍止靜機先生一人在耳今先生又往矣六十年間渾如彈指何待令威千年化鶴歸來始有城郭人民之感哉殘年望八應諸公子之請自幸得序先生遺稿仍悔不蚤數月序先生使先生一見之其發無涯之歎當不知更何如也

龔榕溪壽序

記康熙壬子余自西江量移秦隴時榕溪龔先生以寅雅之好又梓桑舊與三四同官餞予於章江之滸酒半各執盞起立以爲俱在壯歲仕籍又幸共一方不知他日更涉陟何官相見何所還鄉邑幾時蓋不勝聚散離合之感屈指今遂廿年餘言猶歷歷在耳也繼予還自朔方而公已除守懷慶再晉鹽使奉專勑駐節維揚更與予弟申婚姻之約其歸田雖稍後於予今亦遂五年

回視當時同事諸賢僅有存者每讀韓子送楊少尹序歎近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蓋甚歎進退出處之難利祿榮名之中人深也吾輩幸際清時爲
天子使内陪輦乘外莅方州倘獲少見尺寸於當世得遂陳身求退就田園敎子弟歲上先人丘隴吾事豈不大濟豈必蒙頭雪剌終老黃扉而始爲仕宦極致哉公家世貴顯從祖起家殿元長公岱生君方以政事循卓稱海内　當宁特旨除守吳淞夫人生因緣事會萬有不齊或莫爲之先或莫爲之後公自視其福量何等哉

昔宋王祐積世累仁蚤負公輔之望人或歎惜其晚遇者祐笑曰祐卽不爲兒子必爲之其子旦果位宰相爲有宋一代名臣今公年纔踰艾使一旦璽書再下不知公將如王公所云待其子弟爲之抑將據鞍顧眄尚示其可用耶别公旣二十年餘又去公千里不能一航就公適逢公初度辰從子緒遠修子壻之禮請予一言爲祝聊叙述前事不異章江把酒之日想公雖笑其不文或賞言之近於質也乎

卓初荔壽序

嘗觀東漢之末人士爭重氣節太學韋布之賢跨郡連州議論吹噓王公失貴一値師友之難或冒死丏生或要斧詣闕隕首湛族而皆有所不顧何風誼之篤如此涑水乃深歎其撩蛇踐虎不蚤見幾然考索當時仲弓不赴理則善類無依賈彪不西行則黨禍不解謂諸君子賢智之過則有之而遂謂避形匿跡若秦越相視者咸可托於明哲保身之義卽塗人皆知其不以彼易此矣記乙未丙申間故司農周櫟園先生以任方伯時事爲言者所中　詔旨見逮閩中父老子弟從檻車赴質者約百十人至身被三木卒無一人一辭牽引誣服一時義聲震於東南其中名不載錄牒手口瘁瘏出善計守棘寺圜扉竭身擁衛旦夕不離者則有屯溪吳先生冠五莆陽卓先生初荔司農集中所稱變形魏邵誰爭識冒難王修肯獨來蓋爲初荔賦也夫人情何常之有日中則趨市罷而散況飛文告急之時誠恐一字挂刑章身家立破且司農公死生在呼吸兩生卽高誼薄雲天亦復誰知我者而兩先生終不忍言去繼司農公蒙聖明湔雪歷官青齊江左亦不聞兩先生日日向故人

需升斗若償宿負魯仲連曰所貴乎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亂而無所取其兩先生之謂乎冠五與予交久獨初荔予戊辰入三山纔見之於客座一通姓字宛若素交初荔以名諸生舊籍莆水移居來會城授廛負郭門巷蕭然終身無畸行無疾言與之話司農公前事辭讓若不遑蓋一守道廉靜君子也然年已遂六十矣甲戌冬令子繼序南來乞予一言爲祝就時俗之論謂初荔年方踰耆艾人文通敏需富貴有時不則謂繼序諸子姓孝友能文章將來仕進未可限量而予獨述其至

行之合於古人爲今世之所不能爲者以爲壽是豈尋
常之頌禱哉俯仰四十年間師友鶩呼半在而予爲初
茘敘述前聞知初茘開尊引滿之下固深慶碩果猶存
而亦安能免停絃輟斤之感歎也康熙乙亥春中

羅魯菴八十一壽序

古先王之爲治也畫疆定里國大小廣狹不一有邑則
必有鄉邑建官分職率其府史胥徒而鄉則星聯棊布
各自爲區歷世久遠或數十傳或數百傳天下固無百
世不改之邑而有百世不改之鄉也鄉之俗實勝於邑

去城市遠狙詐機巧無所習而又無紛華靡麗之事足
以撼動其中士守高曾農服先疇故其人率多老壽常
見期頤百歲外人理事所必然也汀邑之鄉最遠者曰
青巖而青巖羅姓尤著子姓數千指聚族而居煙火相
望阡陌無閒土誦讀之聲相聞其家世自鍾石戸部公
外爲縣正佐領明經學博者不勝書予歸田久則又聞
魯菴先生以名德長一鄉率其子躍伯鄭仙諸羣從讀
書淥行有古人之風閱辛酉予兒文遠與先生從子兼
三同舉結爲姻好再六年先生仲子鄭仙又舉於鄉時
相過從故知先生益悉先生之失怙也蚤逮事王父母
又事繼母皆曲盡孝養籍諸生數十年一以授徒自給
家無擔石之儲門絶州府之刺一氊皐比屢空晏如曾
不知戸外何者美好世有固窮守道如先生者哉及令
子捷賢書人或擬稍從貶損亦可代耕而先生授徒如
故丈夫子八人耕者讀者力能勝貿遷者令各執其業
仍日勤訓誡不許以貧故干人故鄭仙爲孝廉近十載
日市米待炊時或不能舉火遠近傳爲異事鄭仙自視
欿然聞先生亦不以不能治生爲鄭仙督責賢哉是父

是子惜鄉居而汀又僻地無從使天下人士大夫見之
少一生其媿感也今先生大耋稱觴一堂之上諸子孫
環侍烹瓠酌醴至樂有餘笙簧鐘鼓不足爲先生歡實
篚陳筐不足爲先生重瀛海丹丘不足爲先生上無疆
之祝惟與躍伯兄弟他日名成行立不異負米待炊之
日先生年益高德益懋卽榮封祿養亦無異談經函丈
之年庶使人知廉德之風見於君子之鄉者始終不改
其度豈不爲當世希有哉予托年譜姻誼又年齒次第
望先生敢直率其語以上若一二渺說箋詞非所以事

先生也

劉香山刻集序

戊申予以廣信理官攺補吉州永新俱西江屬也故未抵治而邑之薦紳人士皆一一先心識之時進士木生劉先生爲眉目繼木生出宰浙之新昌復交其令子香山鸞停鵠峙稱其家兒無何余量移隴右八載來歸則新昌已即世而香山又除令荔波庶幾新昌未竟之緒得香山而益大之乙亥春香山之哲兄貞丈東來得接香山手書又徧讀其宦遊諸稿文章吏治精采煥然雖

隔千里遠如與香山共晨夕也貞丈亦曾從香山入粤細述荔波斗大去郡治絶遠民猺雜處非條教號令之所得及香山一以至誠感發畧官民之分如父子家人又時值用兵大師雲集糧粟芻茭之費日以千百計香山片帋一下萬户爭趨如急父兄之急無絲毫勞怨之色粤西半壁故倚香山爲長城乃以　功令新下遂不獲竟其施聞香山去邑之日父老子弟牽衣環泣至遮道不得行諸大吏亦雅相重欲合疏廷請復不果留夫爲令難爲邊隅僻地新經喪亂之邑尤難香山左宜右有一出而上下咸孚使稍寛常格尺寸得以少展其用安見卓子康召信臣不再見於世哉特人生建樹有時進退有數宦海如煙沉溺而不得出者何限今香山奉身而退與新昌公兩世清白各擅桐鄉之譽劉邑中望姓先代如須溪文安諸先生遺型不遠香山年方盛壯以一身待後承先立説著書各可以建千秋之業豈在爭此旦夕之榮爲也余徘徊仕路幾二十年爲母老請告令歸田亦一十六載人事往復畧已備嘗因讀香山諸刻就所知爲香山舉似應無笑是夫驕語巖穴妄引

香山爲同調也貞丈歸其以是取正香山可乎

曾況亭詩序

天下無無職守之官自丞簿尉而上至制府大吏位愈高任愈重其責望避過之心愈勞且迫惟博士先生奉職則宮廟卣鬯延見則寛博生徒陳述則文章道德卽放至迂腐闊絶瑣雜不急之談皆可信筆上口雖不盡與古儒官之意合而實足適志養高故予每指爲間曹仙吏若道山蓬海而故蓺而丘垤之荒而榛莽之人負官官負人乎況亭先生來教臨汀猶是官也一齋斗大

倏然自遠郡郭山川勝蹟一二爲人標目者況亭每攜筇獨往覓句探奇務出昔賢之所未道閒則高吟閉户哦哦如執卷經生況亭家世儒者雅懷恬淡復爲蕭閒無事之官是天所以相況亭既優且渥而誰謂況亭才大官小時藉五言七字發舒其千里伏櫪之氣哉古人有云神仙亦須讀書況亭既已繫藉仙人又好學不倦故當如李太白攜謝眺詩登落雁峯呼吸之閒可通帝座顧安所更得人閒語而語之耶況亭識之慎不足爲外人道恐笑是生老不曉事既不知仙且并不知官也

蜀遊草序

昔賢謂少陵入蜀詩乃愈奇夫吾心原有高深磊落不可遏降之勢故爾觸緒情生縱横迸出謂少陵入蜀始發其山水之奇而豈謂蜀山水能發少陵之奇哉吾年友洞菴先生弱冠捷高科時同人望之有玉樹臨風之目乃數上春官不第晚詣選人得成都之保縣洞菴卽不任作輦上郎遺大投艱亦何所不辦顧捧一檄於絕塞窮荒斗大山城羌番雜處絕非人所能堪洞菴殊不自菲薄出長安歷秦晉懸崖棧道抗首高吟其所賦保邑習俗民風思深慮遠儼然陽城道州之遺使洞菴自此而治久化成亦足明賢者非無益於人國無何失貴人歡不三年遂投劾以去洞菴負令令負洞菴也洞菴高懷倜儻雅慕神仙家居搆樓百尺踞一邑溪山之勝貯書千卷賓從如雲許元度所云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偶爾一出正如子猷入剡乘興則行興盡而返一官半職何所吝情去留哉因念少陵入蜀在乾元上元閒時四方雲擾流滯東西依劒南幕府非其本願晚歲下夔門無家可問往來荆襄長沙者又復數年今洞菴身

際太平在治饒文章吏治之稱去國擅截鐙留鞭之譽入仕非慕輕肥言歸卽歸不嫌涼露釣竿詩卷適志徜徉跡洞菴入蜀道路賦詩次第亦何異少陵至於出處優裕豈少陵所敢望哉予與洞菴別三十年久相去五百里又未得遂見洞菴茲里中官子文佐應洞菴之約藉手囑道殷勤更爲數行序其行稿蓋益深室邇人遐之感也

梅影樓詩集序

予復何忍爲巒稺先生序述遺稿也巒稺少負才子之

目爲海內賢豪推讓中乙科兩爲郡縣官仕路齟齬賫志以殁生平涉歷僅爾予又胡爲勸巒穉身後得已之名哉特文章大業如永叔所謂金玉之寶埋沒塵土不能銷蝕平生精神所寄固自有時而發見也予向與巒穉同爲江西李官李官職在督漕聽訟率半歲駐會城時與南昌太守葉君天木別駕甘君殿臣撫州司理丘君愼淸五人約爲白首投分之好巒穉雖官駐南康僦居會省故未嘗有三日別平時互行期勉以廉潔守官少有缺失每至動色相戒及閑居酒坐亦或談諧信口

絕無猜嫌極一時友朋之盛章門重地四方人士麇集予與巒穉贈貽往復之篇無時無有巒穉賦才敏妙稿輒先出長者數千言或數百言稿成撿付侍書亦不復再行取視蓋一以取適性情爽亮高明不屑屑鉤棘字句爲工巧其於仕進亦平陂任運值事會躊躇他人率張皇失據巒穉則棋枰酒盞竟日倘徉若身處事外由其天懷坦蕩不設城府故與巒穉交者纔一面即傾寫肝膈如舊知宿識人亦多樂爲巒穉盡其爲人愛慕如此不止以文章取重一時也予性率易指畫言論有時

高自位置巒穉每相見輒拱手相調曰昌黎先生無恙用爲歡笑撫掌俯仰三十餘年間朋輩喪亡獨予尚在耳猶記季震使君時纔長等案今季震已有子抱孫令平和三載稱爲賢吏長公有聲場屋三郎又將捧檄出宰何幸八十殘年遂得見諸公子成立又尚能爲巒穉先生撿校詩篇感歎舊事及年時一二嬉笑之言弁連綴書於紙尾知季震昆仲讀之增手澤之悲抑以知老夫睠懷先友未嘗一日暫忘也

楊御李方堂文集序

先生弟子之義蓋與古懸絕久矣童子少習句讀莫不有師或歲一易或數歲一易及壯益分途異向若服習承教歷數十年久至生死不相背負語必稱先感猶初殁是豈獨其先生足述哉人心不同如面特立猶介之夫又不數有故其人非必平生心所信服或見其聲勢氣力能爲人榮辱升沈投贄掃門望風恐後師生之誼如市焉有時賢智不免至中本無具見當世賢豪愛其名高樂與爲親附出而號於人曰予某先生之弟子也此又卑卑不足道矣寧都楊君御李魏水叔先生之門

人也乙亥丙子兩過臨汀以詩文見問時皆值舟輿就道不能結信宿懽余特請留其稿本三卷今四月中始得卒業作而歎曰微留是吾幾失楊子矣夫人各有才智未必盡讀書明理今觀御李既無書不讀而資才天賦每成一篇則如秋漢空明晴雲自爲舒卷絕無擬議刻畫之跡所言既盡澤於仁義道德而又皆涉歷人情物理身世之大非若塵飯土羹爛列而不可食其稱引冰叔也無刻忘赴哀送死之篇尤酸感不任讀予家去寧都才二百里與魏先生兄弟雖各蚤通名無因緣得

一面歸田十八年又未嘗出而交天下人士不知冰叔之門如御李者幾人更復有無勝御李者私心揣量恐如御李指正未易多屈也御李之尊人一水先生名高老壽年踰八十從遊之弟子半國中冰叔受業於其門御李八歲又受業於冰叔源流厚故聞見不爲俗移趨嚮明故學術不爲苟且豈旦夕之故乎御李貧甚亦嘗走齊宋閩越之鄉以教授生徒餬口日者予語御李就子才具稍貶損遊於顯者貴人裘馬兼金入當倍腆胡自苦如是御李搖頭而笑曰不敢爲他人擔利害吾還教吾書計工受食不凍餓足矣嗟夫昔叔向聽醆蔑一言而知其賢予於御李固甚愛其文而尤甚重御李之爲人也康熙丙子重五日

吴寶巖桂蔭堂集序

今天下之言古文者抑何多哉記少從先生長者後指數當世魁人傑士號爲能言者代不數人其所作爲文章家傳户習比於經史四子之書里黨塾師率斷章句讀以教其弟子繼畧知大義撿閱先儒本傳其自敘立言本末莫不涵濡長養或十年一進二三十年一進難

且愼如此蓋古人以全力注之今人以餘力及之破除一二帖括之體朝成暮市而徧號於人曰吾古文也何古人之鈍而今人之敏哉胸本無具而妄企及於古人不得不乞古人之襲格陳辭刻畫描摹以求一言之合吾誠不知其果有合焉否也善夫吴子寶崖之言曰著作而事剽竊譬諸樂部登場非不歌泣宛然而眞僞自別眞者源長僞者易涸眞者氣完僞者立餒眞僞寧互存乎吾讀寶崖桂蔭堂稿想見其奮筆疾書千言立就之狀其所爲朱文莊范忠貞列傳使讀者唏嘘累歎不

能自止何立言之工若是蓋惟真之至故工之至也聞寶崖年甚少制舉之言妙天下今所為古文詩歌又為當世所推許才愈高心愈下以甚少之年成富有之業而又虛心抑志不肯自足使再如古人涵濡長養至十年二三十年久吾輩望寶崖真不知何等耳予老鈍衰遲何幸得讀寶崖之書鼓其暮氣又貽詩數百言委婉周摯重以古人之道相期惜去千里遠無從得見寶崖一吐其胸中所欲語特志數行通向往而重叙及今昔文章升降之故知寶崖見之有餘歎也

蔡東臯歷試草序

吾人少負才智不能俯首事農業牽車服賈又鄙而不屑為東髮受一卷之書莫不冀成名旦夕上則事主庇民次亦將為父母交遊光寵乃為之不効數為之而亦不効謂其一無所感歎豈情哉往觀杜子美贈王司直扼塞悲歌至於拔劍砍地若韓退之下第出關見二鳥道旁羨其以羽毛光采得充貢大廷而嗟已之不若噫亦過矣國家開選士之典間歲一舉行其間遇者十一不遇者十九蚤成晚達安得一一盡如人意乎吾近交得新昌蔡東臯先生愛其才志而深歎為不可及也東臯承家學蚤慧為諸生試輒高等西江學使如趙訒菴楊青巖王印周郃介三諸先生皆海內名人莫不於東臯特相引重而介三尤虛懷折節略學使諸生之分稱蔡先生而不名今歷試之言具在情深文明原本傳註而又不悖於時之所好尚亦何所不如人數十年中計與東臯同學少年其弟其從子皆各次第成名且驤首仕路乃東臯七踏省塲而終不一遇近方以歲薦離諸生則此試草數行負東臯不少即使高深類山海變幻

出風雲得不如昌黎載船與車三揖而送之為幸而且哀之成帙奉如驕子襲若寶符將無竊笑東臯設惜之過乎顧文章大業原不以升沉去取為重輕彼狷急小夫乘時規便稍一不當意遂舉其生平而盡棄之君子歎其忍而終惜其不智吾柰何以世俗之見料東臯也吾觀東臯意致不衰益發憤讀書今古之文隨時間作日者稚子致遠學習禮經特東迎東臯將受教㠯文繼以他故不果來用意良厚以所著經解蠅頭細書緘寄稚子今致遠得一附賢書寧敢忘所自聞嗣君鐩生亦

高才有名黨里古人積學好修不於其身必發於其後況東皋年纔及艾與公孫丞相上書之年正等有不世之文章必將有不世之遇合安在東皋不遂見於天下哉毋謂此數行是東皋不驗之書如伏波顧盼據鞍徒示可用也丙子九月

連峯樓詩集二刻序

謝怡古先生遺詩予既為序刻以行於世海内能言家咸相愛重服其思致深遠非復時賢可望尚恨卷帙不多不得盡讀所未讀也今子邦驊邦駿重搜故篋或全

文或斷句或本題不見而見之他篇或家無藏本而見之郵邸僧寮山園破壁及一二故老殘札遺留莫不手抄掌錄以歸遂得詩若干首如幽居秋晚二十八章緘固敝簏中有年邦驊兄弟撿括别紙無意而忽得之者也昔歐陽永叔序蘇子美謂文如金玉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雖其埋沒未出精氣光怪能常自發見而物終不能揜非怡古今日之謂乎又每見前賢詩篇若李東山杜工部賈長江杜樊川李昌谷全集之外復有續集别集好事者表異鈞奇遂信為實出其手然大半為後人僞作傅會傳疑迄無定論今怡古之詩皆邦驊兄弟考訂精詳而怡古色澤風期亦非他人所能假借夫自古及今篤學立言之士不少子孫未必能盡讀其遺書即少解意義事久年湮率視為無所緩急邦驊兄弟皇皇汲汲若少有一字棄遺如墮淵沈谷不得比於為人孝子明發之懷使人潸然出涕怡古真為不死矣集成先以示予特手書數行而歸其稿康熙甲戌夏至識於溉本堂

恭書　誥命卷軸後

臣無似甲寅秋以臣與卓異典陞臣守常州行有日三藩變起經畧臣與督撫臣合詞題臣補洮岷副使繼秦隴陷大師渡河而東塞西重地復以臣廵甘州旋　命管按察司事丙辰春寧夏提臣失事奉　旨以將軍督撫大臣一人星往撫定值賊逼鞏昌遂改命臣整飭寧夏丁巳五月蒙　皇上叙錄微勞部議加臣四級奉　旨以所議輕特陞臣叅政恭遇　覃恩贈臣父為大中大夫封臣母為太淑人階三品又得贈臣祖臣祖母如其官戊午正月望日於臣治所河東靈州公署接受

誥命望闕叩頭今以犬馬之疾入告文蒙　皇上與原官致仕臣母明年八十有一臣不即塡溝壑得走萬里入里門奉　制誥以覲謁於階下臣與臣母有餘榮惟是臣父無祿不得見臣之成立而臣祖蚤世臣祖母立孤苦節里夫巷婦無能以微行上聞每痛稱報無所不謂遂邀　天恩不次之典獲光被於泉壤也捧書酸感涕泗橫流臣弘稽首頓首謹識　誥軸後並示子孫

書李白也先生詩後

天下文章之士修名立行老死里巷之間而不得傳其

姓字者抑何多哉讀白也先生集不禁失聲太息也先生李姓名棄汀郡清流人年少籍諸生負俊才謂取富貴功名如宿寄中道偶罹文網遂謝巾衫臥窮山著書立說不復通人事往來觀其命名立字亦可以知其結想之無聊矣所爲詩自出性情不屑屑摹擬往代五言如羅敷詞示子諸篇皆可頡頏作者至長行短詠信筆攄懷陳古刺今歌以當哭卒于丁己戊午間年八十有三先生性簡傲又住窮鄉人固無知先生者先生亦不易爲人知獨一見連城童君玉鉉心賞志合引爲忘年之交今所存五七言古風五七言長句若干卷評訂史鑑若干卷皆玉鉉掌書手錄蠅頭細字瀾翻千紙每出以示人若惟恐先生一旦湮沒不獲一傳於世玉鉉蓋自任爲身後之桓譚矣汀雖僻郡人士重敦本之學復厭表襮不急急於聲名有績學數十年揜户比隣不獲窺其隻字者予自秦歸後十六年中所得見聞如寧化施君澤民伊君喬巷永定丘君秉三上杭梁君賡虞皆編輯經史各有成書今又得知李先生白也喬巷秉三賡虞文集門生子弟各爲鏤刻以行於世予皆得附一

言論次惟施君沒最久子姓零落肩鬻其手書而不得一售今白也諸稿即尚未能謀刻賴玉鉉抄存不致如施君轉鬻他人玉鉉之功不小予蓋愛玉鉉高誼樂爲書後且以告世之畱汀風者知尚有人在毋徒嘐嘐自是謂鄶以下無譏也

謝盛甫墓銘書後

讀寒支先生所爲謝君盛甫墓銘謂如范少伯首傳貨殖極其才智足以定霸謀王盛甫僅小用以代耕織晚歲一跋戎行卒不得行其意而崎嶇賁志以歿亦足悲

矣然考少伯生平忍詬苦身自謂醜然人面功成去越數變易姓名浮湖海致貲累千萬中間教兒子不謹扞文網雖設計數多端而終不能救敗抑何長於料國而短於料家若此丈夫磊落昂藏得時則乘不得則當蓬累以行以予觀盛甫俠也而不為比周商也而不為居奇仕也而不為干榮冒進所記少時遭鄰邑子橫虐掉臂一呼狂夫辟易此正如韓公子博浪沙中年少盛氣未經裁量時也及後受知大吏名動至尊急切可以自見乃九鼎一遷遂爾改弢息橦嗟夫使竭盛甫之力寧不能致一官而盛甫斷斷然反行多金脫巳名於仕籍一意閒居教子弟讀書成名更無他異是豈徒浮湛什一者所能彷彿哉或傳盛甫既老見驕兵悍卒時時從牀簀間嚼齒抵掌若不忘一試者猶記史家稱馬伏波卧病壺頭每聞升險鼓譟輒强起曳足觀之情事與盛甫何異吾知盛甫當别有所寄意於其間曾謂是一二鼠子足煩人顧忌感憤如斯也乙亥九月盛甫文孫朝瓚持忘稿見示因推廣寒支先生之意而手跋其卷尾

書聖教序帖後

家藏聖教序兩本其一得之南昌酬值頗不賤此本得之隴右張飛熊將軍所貽云出自姑臧孟方伯家藏勘校前本無絲毫異知為舊榻也其寶愛之隴右之蘭州舊為明藩肅府所刻東書堂帖為蘭帖入秦者多為購求鼎革後缺失已多近乙卯賊據數月即缺續補者亦無完本矣予家亦有數冊皆乙卯以前物日大令潘君亦見貽一部煙墨嶄新次第完好亦足藏舉備亡失獨惜在秦八載值兵戈離亂不能得碑洞十三經以歸可謂入寶山而空手還也康熙丙寅十月二十日偶記

偶書

少時曾學畫蘭繼從上元胡元潤新安江天章學畫山水中間奔走東西意興時輟或偶登臨賞翫欲一舒發奇懷及至潑墨吹毫便心手格格不能相應乃知此道非性習相成斷不臻妙也再疊固工蘭竹今更學書吳興河南一著筆遂能神似多藝哉

題粵西筆

有客以粵西班管筆相貽者極不措意偶一濡墨順手便適且經月不敗毛穎君豈必中山為上族哉真笑以

貌取人失之子羽者多矣以筆分諸子孫爲一記之

題王廣生扇

廣生王子以善畫名里中歲載筆墨遊西江人尤愿朴不敢以能事驕人四方人士爭重之今來告别將入寧都謁魏和公和公虛懷好士有一藝之長者接引恐後所居金精山奇峯岃崱秀甲諸州廣生乘興雅遊一出而入名山見賢者殆所謂虛往而實歸矣欲爲小詩持贈促促無暇書此以送其行

題楊東谿先生畫冊

同里故都邑令先達楊東谿先生遺像并先生自記畫冊起止及其冠服歲年文孫時習裝潢成帙見我俾識數語卷上肅容展視者屢日甚歎先生身際太平雍容文物之盛而其學術純正皆非近今所有也先生生成弘間時稱極治人士無他途敘進非明經上第不得爲輦上貴人南朔萬里車書一家仕宦者出膺民社老息里門如踐更出入無有文法拘牽使其進退失據士大夫冠服綦履具有章程往往見諸圖繪傳示子孫今仕宦視古稍異矣又習尚輕脫一二寫照傳神多爲科頭箕踞自放山巔水涯或曳杖褰裾寄托飄渺神仙之說更濫及於圍場射獵放犬呼鷹材官豔女擊鮮行酒以極其侈肆輕肥之樂數十年百年後解卷茫然畧不辨姓氏欲以考一代典章詳具官本末其將何所取証耶觀楊先生排纂事狀自諸生以至服官自服官以至歸里分年註月更詳及於親喪哭踊苴杖齊縗皆他人忽畧而不盡記者一一圖之寫之足不偏倚色不媮慢敬則有儀哀則有氣先生學術之正矩矱之嚴尺幅閒可想見考先生敘記之日爲嘉靖辛酉去今一百三十有

二年異代滄桑甘泉淩煙舊蹟久已剝落人間乃楊氏子孫多賢於殘笥斷簏之中守數寸遺眞等於大貝南金兢兢無敢失墜予里門後進且年七十有五獲拜公像又獲著數行附先生不朽實大喜過望謂足爲先生取重也則何敢哉

書謝樹漢卷子

與謝氏交遊四世矣雖江閩異國歲時綦屨往來存問如過其家尊人志尹先生雖歸道山五年每一念之不能成寐志尹在日曾云欲遣樹漢從余朝夕志尹沒樹

漢亦未免時饔將毋不果來而予則既七十有五矣壬申秋七月初四日爲家譜乞予論序同從父遵路東來偶撿尺素索予手書樹漢志意從容文言日妙卽不獲對面日夕晰義賞奇亦未嘗有終歲之隔予老鈍尚健飯溽暑矮簷之下能爲樹漢滌硯作書豈不謂大幸哉不欲虛此晨夕之良會漫爲識其歲月詩曰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我知樹漢更有餘思也

自題扇

衛武公八十五作抑戒是何等精神氣力予今年七十有五矣不信世界原有缺陷不如意事多因愁得厭因厭得懶惟事悠悠忽忽旁觀者或許爲任運當廁其實一鹿鹿無志之小人也一息尚在一息當思豈獨分陰可惜乎既不能如龐居士立斷當前又決不能如栽松道人結因來世我非其人哉偶書聊一自訟

書刻集付藏松實

昔白樂天自訂詩文一藏廬山東林寺一藏蘇州南禪寺一藏東都勝善寺願銷綺語種他生歸佛之因今采和尚欲攜予集藏之松實自念詞壇潦倒綺語不無而

兜率他生亦恐無因而至但得傍和尚於晨鐘暮鼓之餘則或者古今同調也請載簿常住損破出山則有樂天居士舊律

基遠姪春秋定旨題辭

經學之廢久矣古人治經各有源流從無無師之智至於春秋左氏公穀三家並峙及明乃獨以康侯傳行人士習其書者一字唐捐便爲失格讀春秋而不通三家之說昔人猶指爲一邊之見況學康侯而又不詳且擇譬亡羊歧途而望懸貆之獲焉豈可得哉余家世受詩猶子基遠稍敏慧改業春秋年甫冠卽爲高等生燈火之次纂著春秋定旨一書標宗領會不失康侯之旨言約意該經生家之善本也昔馮奉世有子九人各治一經野王通詩逡通詩易立通春秋參通尚書世指爲經學馮氏單門寒畯安敢比數前賢但使子若孫朝斯夕斯服先疇之舊固父兄之所不言而心祈諸子弟之所當相觀而激勸者也賞基遠之勤且專也爲書數行卷首已巳春首伯父媿曾老人

題周卜年臨予手書

予不能書又不肯竟學年來箋劄絹素亦時應四方之徵索記向有客見予書問此何體者亡友謝生怡古調之曰此出黎體同座爲之大噱自擬藏拙可竟單行不謂周子卜年私意臨摹形神畢似間出以示予予亦不能自辨夫人巧可學拙不可學卜年不爲西家之顰則已而專刻畫東鄰老女椎髻横釵抹粉塗脂以供一時嘻笑脫或有支離無賑之好者則安知黎體不自卜年傳哉戲爲識此仍付卜年乙亥開正十日

題鄧松澗分關冊

松澗先生兩丞巨邑見予成名登仕路亦二十載而産曾不及中人城南八百桑沙洲千樹橘古人或藉爲佳話先生視之藐如也所難者父子兄弟妻孥子女怡然安受絶不念薄宦減産以不善營生爲嫌而門生戚黨亦相視如常未常稱鄧氏父子清節苦廉矯異絶俗何當時風俗人心之厚如此把卷回環讀之歎惜予仕宦二十年近將薄産分授諸子人約七十畝視公已加一倍三四交知尚議予身處膏脂不能自潤而庸陋者遂竊笑以爲視某某不如薰猶固不同藏韓老安得合傳

獨不意百年間人心風俗一變而不可挽令人深江河日下之感耳

題鄭介繁牋帖

貴溪山水欝蒼人文亦遠勝他邑道書所記福地洞天貴溪遂擅其二向忝竊此州頗經遊歷去今三十餘年而予且七十加七矣介繁鄭君來汀顧我重話前事感歎驚呼正似桃花源漁人在洞中見雞犬桑麻以爲與外人無異纔出洞口便覺非常雖隨路誌之亦復時時爲人稱說然欲求捨舟重入豈易得哉適介繁索書漫爲寫此

偶書

老不聞道隨事紛紜少一靜坐方知求一刻之安心不可得當事則生厭事之心未事偏多先事之慮望八殘光爲日有幾營營苟苟無止無休眞可懼復可哀也

題林秉實近詩

記曰詩以道性情夫六經皆性情之書而豈獨詩爲然哉土石草木或有質而無性或有性而無情苟無情焉其將土石草木我也情之至者見於倫常之大忠臣孝

予呼籲動天地細而及閨房婉娩有時化石崩城皆是物是志孰得而分之曰此則一情而彼又一情也兼實林先生家固貴公子蚤掇賢科循敘詮選人久當爲郡縣大吏蕭然退處甘受一廛於寒苦窮僻之鄉此其意豈曹曹伍伍者虎氣雖騰蛾眉未嫁每於首途征邁良朋勝賞送別登高多發爲緜渺激楚之音令人唏噓屢歎時或玉簪羅袖成目新歡歌扇舞衫迴腸舊恨兼實豈眞牽情旖旎抑將藉是以銷耗其壯心耶閒情一賦豈足累淵明廣平鐵石肝腸賦梅花何嫵媚乃爾天下

苦多不及情之人而終無過情之人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讀兼實詩可以興觀可以羣怨矣

題鄧再亹扇

予與鄧子再亹之尊人君楚先生蓋三十年同學也記赴信州任時尚從君楚爲卜夜之歡再亹方少執爵行酒曾幾何時再亹亦遂六十久爲人祖我輩安得不老哉再亹爲人通敏多藝書法如大令又餘事寫蘭竹有名當世以予父執時過從賞奇析義殘年老眼不獨玄沖之後得見濬仲稍慰黃壚之感而通家子姓白髮鬅鬙尚能追隨長者於尊酒書卷之間不可謂非交遊中一時之雅話也康熙壬申七月二十一日與再亹話舊於溉本堂書此貽之

題陳荀星聚圖

漢初重名節高行舉孝弟力田諸科自韋布踐三公者不一人降至東漢斯風未泯如陳仲弓一太丘長耳父子兄弟慈柔愛之道名不在膺固下荀季和修行里黨生八子俱有聲稱亦未身入班聯何等也史載太丘詣朗陵時事便能見諸天象太史奏對德星聚眞人東行

蒼蒼不遠至德可師人亦何愛而不爲君子哉吾季弟孝直屬官子文佐寫陳荀星聚圖懸之堂壁古來拖金佩玉之人何限獨此兩賢爲人傾慕數千載後傳之圖說垂示子孫則予兄弟之爲人與心所師法者亦可知矣子孫其繹思之

題楊御李詠林節婦歌辭

近三山婦女以捐生盡節在人耳目者不絕書蓋一時風氣觀感使然若林門鄭夫人一生尤爲孤苦夫病割股姑病割肝子殤投水亦已數瀕於死無端淫夫謠詠

梟嘯當門遂至截耳毀形更復求死不得似天所以厄烈婦者無所不用其極而又不許其徑死私怪造化過事摧殘不應獨偏於一匹婦迨積久憤通為撫軍延訪所及立置罪人重典旌夫人有加禮三山十萬戶一時合口同聲歎寡婦奇節誦當事賢明更信天道昭報不爽至於耳輪完缺亦復何繫重輕而天又故為彌虧補陷割者復生使人洞駭驚疑出於尋常聞見之外然後知天之欲成一人之奇偉大節用意深摯不似世人淺衷迫狹止求快意當前而已也寧都楊子御李多文積

學好考論當世名賢軼事為作誦四章節短意哀有古樂府黃鵠南山遺意乙亥臘月二十三夜偶得讀之為書卷尾他日稍閒當續數行從御李後也

題官文佐畫梅

丙子元日屬官子文佐畫梅花於便面文佐妙出新思作萬蕋千花看幾目眩記蔡元長當國在靖康閒豪侈倖人主一日客次令侍女燒香半晌寂然客疑侍者失記久之昂首傳語放香二侍女急趨捲簾香煙瀰漫鬱勃不能辨人客方駭怪元長曰香要如此燒方妙笑謂文佐梅亦須如此畫方妙也雖乏疎影橫斜之致而蒙密向背亦庶乎占斷園林矣

書康氏卷冊

此予筆記所刻仁恕堂中所載康先生軼事也先生文孫韻木請予重書副本存家乘念汀山遠僻數百年來為人指數者固不多賢隔代滄桑文獻益無徵考予以里黨後進不惜編摩意在闡幽傳示來者韻木不鄙老生剪燈之絮言若寶為青氊之舊物趨向如此歎君子之澤豈僅五世而已哉

書扇勉諸子孫

爾方新應舉也得失之念誰則無之泰山千仞一蹴而登談何容易年少出門毋輕率以對長者毋入市而悅紛華溫言靜行功名且不問人將於爾觀氣度焉海腥生菓非所習食慎爾口其一日而三念之 致遠

計爾赴舉場者五矣年且及壯其尚悠悠乎大約題理不透則風簷之下安能作竟日之揣摩舊調不刪則趍新機筆豈能啓主司之眼目看書在宿昔措筆在當場其勉之以得一當兩弟從爾致遠亦少于爾舟輿邸店

率由惟爾是視 維昇

應舉場者四豈以是爲里黨榮觀乎凡人到場屋一番則生一番敬惕之心離家門一次則增一次老成之見如築墻焉實則日升浮則日下吾冀爾之德業次第以進也爾兄爾弟其敬愛肅雍共相勸勉以慰老人遠念 維星

六十年前丙子予應試三山年歲正與爾等也今重見爾等簪筆觀場老夫不免掀髯色喜然其時予雖非命中之技經解表判未曾一乞鄰䶮似視爾稍勝但年來

視爾意致心思駸駸有日上之勢千里一日遲速會有時耳其敬慎哉以隨爾叔爾兄從事 維景

五經手抄跋

此予二十歲以前抄本也家世習詩少聽師友詮講卽便知大意隨以餘力徧讀四經於左傳尤酷嗜若胡註雖一披閱無甚愜意亦有批本喪亂後此本竟失矣惟此數冊幸存舊篋兒文遠翰遠以爲予少時手寫寶惜珍藏憶時當太平與弟近仁讀書佛祖峯山寺歲首入山歲暮而返一歲中不三四抵家讀書辰暮各有限程晨起畧一披誦時義已刻手錄經文至午而罷午後卽盡讀手錄之書不爛熟不止常至夜半雞號猶向僧廚索炭炊茶竟有時通夕不寐也自後稍獲受知於先生長者薄忝仕宦偶有聞人之目抑豈旦夕之故哉白髮如絲手把舊跡五十年中快如彈指因愛與後輩小子述之知祖父之勤勞勉爲其繼則此卷眞過於青氈舊物矣語曰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爾曹識之康熙乙丑二月初八日某手記此日正文遠簪卷囊筆趨文院唱名入試時也并記

鄧松澗先生遺墨跋

此故鄧松澗先生寄其子木山主政督倉淮安時手書也往見蘇長公眞西山好錄前輩家書以爲往來通問之言容有矯飾惟家庭父子間言事微而可信予於此書見公敎家之嚴又見公身心恬適好學不衰無絲毫求田問舍之累更見當時人情眞率問遺將意不以貨財爲禮一民部尚書郎督餉水次千里挽輸金錢山積出涓滴之餘足以飫傭保潤賓客松澗爲貴人父乃於數千里外從其家緘束布遠餉故人似不欲費子官帑

絲粟尤緦緦計及於收受去留有寠人寒生之所不若
者予尚及見里中王公詡正德間爲南康府推官時手
記冊子其寄上母夫人壽僅手帕二副綃裙一領別無
他物汀俗朴茂士大夫家百年前風尚率如此不特鄧
公家法爲然江河日下至德渺如安得使家各見此書
庶知前輩風規亦少救侈靡之薄俗哉予非其寶藏之
康熙辛未十月同里某手跋於晚對堂時年七十有四

李文正公墨蹟跋

西涯文正相公人地文章頭頭第一長沙公舊貫也予

向領邑吉安之永新去長沙近故得此卷脫落漫滅卷
首亦失數行康熙癸酉重爲補綴全好以存前代典型
公髫擅神童之目弱冠成進士不出京邑遂典撰扉其
獎扶後進衣鉢門生徧滿天下公執國當毅皇帝末命
逆藩叛將虎視眈眈公默運清除使社稷安於奠盂豈
秪以筆舌文章稱相業者哉無名輕薄妄事譏彈鶻鵃
帝罷之間詞浪傳爲千古口實盛名之下難居蓋自古
然矣雨牕無事漫爲跋此癸酉端午七十六歲老人某
書

王孔嘉詩跋

古詩之遞降爲近體李唐以沈宋爲勁敵大約一歸正
響而正響必求穩切至玉川東野長江昌谷諸賢而愈
出愈變郎謂文心要眇異軌同塗然去古則已遠矣孔
嘉王先生老而好學尤耽吟咏其論詩必依正響故其
著爲篇章咸皆敲金戛玉婉也可思和也可誦人事日
益趨新無能還淳返朴梁昭明云椎輪爲大輅之始寧
有椎輪之質增氷爲積水所成曾微增氷之凜置大輅
而追遡椎輪因增氷而推原積水庶幾大雅之風得孔

嘉而一振乎

丘愼清手卷跋

記向者於章門訂五子之交丘子愼清以年少中制科
爲撫州李官意若不可一世獨好與予四人遊日夕過
從如兄弟愼清坦率無他特狷急易見喜怒時自悔艾
向人謝過然旋悔旋發終亦不能改也丁未裁缺改黔
中施秉縣縣斗大民獠雜處甚非愼清意俸久敘陞工
部主事戒行有日值藩變起遂陷賊中辛酉王師大定
乃得脫身歸里愼清家世貴又豪華不耐岑寂年纔五

十失勢家居時爲鄉里小兒揶揄吹索益發憤不平往往見諸篇什繼出遊淮浦渡江過白下上姑蘇泛錢唐冀一二故人知已款門解橐稍發紓其鬱塞無聊之氣終無所遇歸家不二年發病死且無子嗣豈不哀乎今讀與季霞節次詩篇心摇目懾雖爲季霞發孝標葛帔失路之悲亦愼清自寓楊惲種豆南山之感也愼清承家學好讀書肯赴人急難以朋友爲性命故其無言不疾既追歎予等五人交情又遠望於後世子孫交情一如予等今季霞使君將刻先公集抱其遺書見我又緘愼清手書見示用爲慨然不特慶戀穉有子而愼清所企望五人子孫者於季霞已見一斑不并足以瞑愼清地下之目哉老淚橫披不覺盈盈漬於紙上也丙子七月廿五日

託素齋文集卷第五 三刻

託素齋文集卷第六目録 三刻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文

記

緣起

題贊

墓銘

治命

行述 附

託素齋文集卷第六 三刻

長汀黎士弘媿曾甫著

祭李元仲先生文

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吾師元仲先生告終於正寢聞訃之幾日門生某謹修香帛庶饈之儀啣哀致詞上告先生之靈曰悲矣哉天之生先生也其有意乎其無意乎以爲有意則將參錯燕許步武隨陸翔步當塗華軒繡轂人其人作一世之津梁書其書成昭代之秘録使無意其生亦竟可剷智劌心迴光矐目鐵化并底之函劍埋斗間之獄無爲賦畀絕姿矯角前修駭筆玄文抗塵走俗遂將以留履霜之碩果崩河之砥柱也又何不使左偓右佺昇騰海屋伏景光輝若木胡爲割剝鳳麟羇摧鷗鵠孤民之望而更空人之國八十五年妄計耄耋之悠悠正爾恨風燈之剌促某髫年受學於先生曾不能三隅之復丁四海之橫流先生矢寤言於弗告僅癸卯泛棹西江奉教言者信宿八載歸田頓阻因緣終不得負笈登堂罪百千其何贖倏大故之甫臨又不獲盡憑棺之一哭天不可問天心何酷舊語何敢

思舊書何忍讀跽進酒而陳辭魂屢斷其焉續先生其抑聞之抑言而終不足邀冥冥之聽矚

祭松窻采公文

康熙二十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友人某驚聞松窻采公大和尚説偈坐脱隨爲位而哭諸寢門之外遣長子某執瓣香度嶺代告和尚座前嗟夫至人達觀彭殤齊致求道得道亦何死之足哀而何生之可慕所不能不悲者四十年之交情冷面剛腸鉗錐備至古德高風徬多生而獲一遇而我機落箭鋒路滑石頭負公者寔不止一時一事公病不使我知病急止我來視誠恐以省疾累良朋先一日乃留書作𢇁我即馳書報公不謂使者及門而公已隨卽於大故哀矣哉悵望靈山佛不常住寂寞鼓鐘蔽虧雲樹他日陟巘登峯停馬迴車何忍乎重過西川之路山中眷屬於我教率山中護持諸賢力負決不委諸草莽而葺公之屬付會當檢公行實銘公塔院或此數行筆墨足以傳公然公身歸安養神遊兜率又何能留公髮爪於一二哀矣哉跽頓首而陳詞不自知其淚之如注

祭黃蘭巖先生文

悲夫先生之死也先生蚤歲通籍出入承明近三十載歷户樞兩部尚書郎先是鹽漕未有成書先生奉令編摩竭數年之力書成進　御至尊名見問姓名慰勞有加隨晉秩以憲副分巡寧夏人皆私計先生才望重一時旦晚當還輦下爲天子佐使豈謂遂以是終耶方先生之莅寧夏也值四郊多壘河以外賊騎充斥賊又多布間諜揺人心繼而大帥陳公變起倉卒益汹汹不可保禁旅數萬駐横城急芻粟如火先生内外擗畫捹一身報　朝廷幸賴社稷之靈危而復安嗟夫先生是時可以憂死驚懼死意外陷不測死爲悍將纛屬謡詠排擠死而先生不死今四方大定守禦之功尚未邀紀叙而先生竟以客死是寧不足悲哉去春先生聞太夫人計夏中又聞介弟仲君計先生眠食過損予每勸先生無事過悲去家五千里留此不死之身猶得上先人墳墓交相憐也未嘗不復交相慰孰知不足解先生之憂而先生竟死抑豈向時日者之言火金相犯法主不救冥冥定數無能以人事爭耶先生家故有名園在湖陰

曾約予過淮日作十日留令予藉先生庇奉　俞旨得謝病以行矣止園之三徑未荒夙昔之要言猶在黃壚之約竟作西州雞黍之期遂成齎鏡是寧不足悲哉某甲午之舉於都也時先生爲同考官實未得見先生去夏承乏西來乃登堂執後進之禮朝夕相過如其家人夫蚤知先生廿年之前而得交乃在廿年之後既已衰頽無用於世而又俱值愁苦憂患之中今且遂哭先生之喪焉客路他鄉增此無涯之戚是豈不足悲也哉

祭伍有僕文

哀矣哉君子之洵芳也胡道長而祚不豐雖沉痾積歲猶日餌藥石之萬一爲功嗟六八所難得者文不知者壽何君之壽言盡遂盡而君之文偶逢而終不逢記爲君友實始寅冬館我山堂食息歲同窺君拊心隱痛自昔家門多故稍得揚名顯親發舒其所不足今溘然一旦抱此鬱鬱將焉窮每愛誦君文以爲垂虹激電非經生家所有獨私疑巉削刻露恐犯造物之忌而或非所容不謂愛不獲申疑已成讖遂見吾友之亡也徒博予相士之工已矣有僕瞻言百里不獲握手一送君終然亦胡忍就君見孤兒之藐爾聽煢煢之嫠婦擗踊而痛入蒼穹所恃哲兄羣從撫君令子檢君遺稿亦可無忒然而式恫已矣有僕在昔子淵短命長吉中天彥先輟琴牀上文康埋玉土中古負才而摧折者何限寧於君而獨丁其躬君今其委順耶其怛化耶抑名塲結習猶牽滯於他生宿世而不能免來去之憧憧遥臨風而漬酒其何以寫予之哀哀

祭魏和公文

嗚呼先生含貞秉素秀德性成驚才天賦文揖班揚聲

飛廚顧相見恨晚聞名若故四海喁喁川趨壑赴一時遞起望古孰儔伯也仲也蚤[illegible]惓憂同心悼歎碩果中留是賴先生道廣意周後生小子猶識前修云胡不弔計來旦夕龍不見首鴻祇留跡兜率海山何去何適生寄死歸無用嘆惜惟獨公亡心傷氣噎某等托交公後無間山川德音繹絡情緒纏緜雖慳良會謂後當然養痾寧邑巽奉周旋貽書邀約把晤秋前日月幾何遂哭吾友壑不藏舟柄乃移斗懸榻空陳遺言在手雞黍之要竟成絮酒如何可思心在其口聞公先世率苦道長

公及艾歲輒喜過望胡不耄耋與時徜徉庸庸多福獨此吝償茫然理數孰問彼蒼嗚呼哀哉易堂阻修文章中絶千尺翠微雲煙改色董相墳科子雲舊宅灑酒祭詩事待來哲生公同時安免悽惻嗚呼哀哉公名在世公嗣多賢詩書垂澤火續薪傳神理攸寄寧在長年徘徊帝側何惆何悴素車白馬遥望几筵瓣香尊酹敢告不虔

重修永新縣大有倉記

永邑有倉始順治十四年仍明新書院之舊址建之者前令任丘王君登鎰修之者前任蒼溪陳君蓋歲久敝壞予領邑之次年乃盡易而新之補缺支傾飾以塗塈高門洞起長廊翼然爲秋糧之倉十有二爲積穀之倉二用匠作之力三千二百有四十用磚瓦木植工資之費一百有四十八兩七錢給日食之米二十一石七斗九升絲粟給於官無累民鳩工在己酉五月二十有四日落成在八月十有三日

丘趙二公報德祠記

程子有云凡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等而上爲督撫爲藩臬爲郡縣大吏受一方土宇之寄舉手措足動關民命近取一時榮名遠則垂千秋俎豆之享輕重瞭然而或乃蹙蹙焉不遑旦夕之計亦可謂之失策矣我汀邑山多土瘠田中下厥賦上中民鮮蓋藏又拙於謀生歲稍不登凶饑立見一二有司意或不在百姓而至用二用三國之爲國其尚可問乎前明萬曆五年郡屬邑連城有浮糧千百欲均而派之長汀七邑當事已允其請檄旦夕下邑紳故思恩太守趙公鉞率邑人起而爭之曰地有分疆賦有定額無故而爲鄰國之壑雖死不任受邑大令丘公諱名貴削牘詳請至一至三謂令可去決不能代汀邑無名之徵使他日謂邑之浮糧害民自丘某始當事偉其詞直事遂得寢然丘公亦竟以此拂當事意解官邑民感丘趙兩公恩於西郊羅漢嶺之側建祠祀兩公歷今已百餘年漸就傾圮他僧且攘爲事佛之所趙氏子孫明經文學等乃重事廓清春秋時祭頓復舊觀嗟夫使其時趙先生不奮起力爭丘使君復迎合當事依違含忍無窮之累不遂至今日哉於是見當時賢仁有司不惜一官爲萬民請

命邑紳耆舊即致政家居擁護梓桑之厚遇大利害矯首厲角身觸嫌怨而見義必爲又見官斯土者與邑之士大夫志同道合相與有成不以傳舍視官故相違謬而賢士大夫任勞首事曾無有一狂悍小夫敢旁撓中阻故相妒害其事者且相去百餘年之久姓字漸湮没不復爲人記憶而趙氏子孫能光復舊物使祖功宗德千載如新天道報復之大又何其不爽如斯也予忝公後進特直敘其事於碑版其於今昔升降之感蓋亦因之無窮矣至祀事祖入儀禮之詳趙氏自有專記

偶記題壁

蘇子瞻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可謂巧作活計余今七十有六倘假我十年靜坐便當算百歲上人矣近有道士吳嵩隱自負相人之術偶見之於鄢在公太守座上論予骨法合應得仙即尚爾游戲人間亦當得一百二十二歲予爲拊掌大笑故壽太守公長歌有曰山陰道士跡太奇許我年歲過期頤倘果一百更二十我時爛醉公扶攜曾記五代間王相國溥父祚爲周觀察使富貴極所不知者壽一術者窺其隱爲之執策布算曰怪哉公乃壽至一百四十歲惟一百二十歲上春夏間星辰參錯畧防微恙餘皆坦途也祚聳然見顏色顧令子弟筆記之曰某月日萬勿令我噉生冷物事人生妄念癡腸眞有如是者時幼子祁遠穉孫維晨維晟維昂在側手撫而笑語之曰爾曹愼毋忘乃翁一百二十二歲時也近暑甚於屋東廂改闢窗户以納涼氣適道士來顧既退因揀佳紙序次其語聊一書之粘壁

偶記

連月積雨懷抱殊惡日來米價驟長市井囂然聞四鄉

尤甚日向當事求發倉廩以半出糶平市價以半敦諭里胥鄉老計口分借貧民庶幾少濟其急昔杜子美欲得廣廈萬間令天下士無飢寒予老從紳士後亦當稍有商酌小小遇凶饑便爾束手無策猶日三飧飽飯弄五寸柔毫西抹東塗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焉眞一念一生慚愧甲戌五月十五日

甘州治獄偶記

仁義禮智人性皆全特爲嗜欲蒙蔽日漸月深如火在石中不擊不發泉在山下不鑿不流終不得謂石中無

火山下無泉也記在甘州時有兄弟白首搆訟心甚惡之兄訴弟不法種種予曰是當立斃杖下卽命爾自行杖庶快爾心命隸取杖付之其兄盡力一揮直欲立死其弟余意正怫然故語之曰須三杖了却爾弟命也其弟從階下忽仰首望兄呼一聲哥其兄勃然良心觸發急捨杖趨前抱弟而起弟攬兄足兄拊弟背放聲大哭予爲簌簌泣下旁觀吏卒亦復涕泗橫流不能仰視當其赴訴咆哮眞有不可解之怨毒卽其舉杖之時亦未見有半點之憐惜也問官含怒唯呵亦未嘗示一言之

解勸也祇其弟仰首一呼不知其兄從前怨恨銷歸何處胥徒府史抑豈盡皆仁人孝子爲其兄弟感觸亦各含辛隨淚斯時堂上無官司兩旁無役卒堂下亦無罪人祇有賢兄悌弟一段藹然仁孝之意充滿戶庭若使人人刻刻此念此心眞可刑措不用其去三代不遠矣信乎子輿氏之言曰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其奈不能擴充何哉

隨筆記四則

南人不許作相宋太祖特勒禁碑於中書堂至眞仁間閩中始有一二大拜者然碌碌無大聲名而兩蔡章呂尤爲悖亂南宋閒惟李忠定爲一代人物明之初政東陽初出若陳沙縣以宮相舊人李晉江清風素著爰立不久至文章政事卓然當時今尚爲人稱述者其惟葉福唐乎懷宗末年晉江兩賢一日同拜國事旋非節次還里頃見蔬園發揮醜詆不遺餘力石季倫云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人柰何以難事責人也至其文采議論黃實勝蔣若南安出入將相遭時不淑一評一跋不能不任之後人矣此癸酉十月初六夜一一皆夢中所

序次不知何故旣醒乃重憶其語而記之

余今年七十有六纔爲兒輩四人析箸人約授田七十餘畝多半先大夫所遺留自念通籍二十年官領一道措置僅爾視陳孺子以宦滅仲産祇爭尺寸耳然卽無木奴千頭之豐餘亦不致楚相負薪之固陋或者仍其清白寒素家風固當如是爲可愛乎古人有云多藏厚積智者損智愚者益愚知爾曹願爲智不爲愚亦將自解吾拙也癸酉六月

古今人父子兄弟身致大官者多於麻粟若裴李崔竇

諸望姓以文章名世家各爲書人各有集者亦復不少惟有洛下程氏金溪陸氏道學淵源門内自相師友婭孔以後不多指屈我輩卽不敢希望諸賢唯想當時及門弟子日履先生戶庭日友先生家子弟又朝夕侍坐於先生見先生兄弟閒時常起居語默眞渾身在春風沂水中也閒一致思輒爲神往

詩文原非小道其人生平窮通得失往往億之屢中記向在周櫟園先生所偶指數近代人物先生曰如所知泉上李君元仲數十年舊學何以竟不成名予曰敝業

師雖天姿高邁然出語輒多悽怨故爾頓挫半生先生旋驚曰某詩文亦每好作怨語如公言福澤安得長予笑應之曰李君之怨如寡婦夜啼不能終聽若先生則如好女懷春極怨處是先生極豔處安得同乎先生拊掌大笑命酒極歡至於達旦又連呼侍史筆記其語計今已四十餘年周李兩先生久歸道山而予以陳人八十閒續剪燈之餘話安能不作滄桑之感哉

白梅水仙雜記二則

昔蘇子瞻與客朱勃論菊勃謂必當以黃爲正子瞻急賞其說比於叔向一言而知醴蕟之賢論梅亦但當以白爲正譬靚粧炫服必不當施之深山絶粒之人白以外皆賤品也考閱舊書似紅梅一種北宋時惟禁中一二本民閒尚不多見今插戶編籬無處無有近更有淺紅者花如棕子差小香氣拂人亦能結實不知用何枝捱接世界到極澆薄時卽造化亦不能自爲秘惜出意爭新聽其盡變唯白梅則老幹橫斜矜持標格歷冷風大雪而終自固其操隨舉世遷移而決不改其素眞可謂大人君子矣

水仙汀地不產一二賈客自贛南攜至汀人不識多以青蒜目之曾問其種植之法云春中花開後盡剪其枝葉懸樑者閒秋後投糞壤中數日俟少萌芽始易之淸水然卒有葉無花不識地氣隔絶抑賈客故謬其說不欲方法報人也憶予初至張掖見民閒歲首家各刳蘿菔空中以代盆盎一一青蔥可愛私念邊西苦寒之地猶見水仙繁盛乃爾及就問乃蒜也里人固指水仙爲蒜而余又誤以蒜爲水仙俱可爲他日笑柄當嚴冬淒緊百卉俱腓獨水仙一種標新領異結根水石之閒離

塵絕俗眞不媿命名之義矣予向有句云士女行春多結伴仙人浪跡總浮家似上語長於下語在有意無意閒而座客各以下語爲勝要從比擬形似閒論耳

題官文佐畫觀碑圖記

曹娥碑在會稽魏武從未渡江諸書多爲辯証古人可傳之事傳會名賢不少獨世謂德祖因此見忌殆不然魏武雖雄猜蓋世其憐才愛士亦當時僅有孔璋檄及其父祖猶能覊忿豈德祖一強記聞言便有死法祗緣文舉正平諸君子前後以語言文章得過故凡其平生

舉動卽韻事風流皆爲人指摘耳向於周元亮先生所曾見葉榮木觀碑圖僅寫曹楊數人私疑漢相尊嚴不應威儀簡脫乃爾癸酉三冬無事與官子文佐商度爲此樹石坡陀人馬器仗一一勾畫盡妙文佐好學深思出入古人此幀卽置之元宋大家亦復何辨毋論近代十洲諸賢也文佐初名世顯改名周里巷人習見其少年不盡知之近從鄗在公太守東下姑蘇雖年少要一時奇才也丙子七月旣望某記老不能作小楷命次兒輸遠書於幀後

異苑以此爲擱正平事典畧又云魏文爲世子時經陳太丘墓見碑題云云楊德祖對曰陳實之墓蔡邕之辭鍾繇之筆此絕妙好辭也與世說異苑不合近見王山史山志云當時有兩蔡邕一字伯喈陳留人一上虞人以孝行舉終隱不仕卽辨柯亭之竹撰孝婦之碑者則是不獨非德祖非正平而題字亦并非中郎矣特一附記

募修北極樓緣起

九龍郡之鎭山也祀眞武像其上故有巨松萬挺皆三

百年閒物蔥鬱之氣見百里內外前明衛所官軍設巡視敢有執斤斧入山林者執之論如法　鼎建後多事頻仍松木殘摧過半樓亦日就傾圮連年官司頓挫文運不張奇獄異變有故老宿生之所未見者雖形家之說不必盡信然樓爲山冠樹爲山衣譬露頂裸身必不可見先生長者使狂夫箕踞傲坐而欲責之樹連邑津梁擁萬家煙火有不目睨而腹誹者乎閩郡士民亟亟乎有請修之舉也所見梵剎仙宮於人國何所損益一人唱導能使富者捐金材者輸力以彼權此其輕重大

小宜何如哉若山林之禁在當路不惜舉手寸檄頓使高柯掩蓋一還舊觀神實憑之民且庇焉使山川而能言將食德於諸公不淺

雲居寺募建大殿緣起

無處無佛無山無僧浮屠之宫徧海内其徒持鉢手疏走四方以求飾治事佛之場者亦朝夕無停軌西江故有雲居寺佛氏之淵海也予向于役新建進賢道上曾一望見之近寺僧實證以募修大殿緣事來請辭者至再吾友古公更爲致專詞謂居士卽懶漫不當爲舊遊

之地各數行爲問古公將何從募高位貴遊積玉横金事各有所至急至小民終歲勤勞養畜婦子值秋稼不登鍾釜且不具予卽聊且言之安能以迂闊之閒文冀人捐解其朝夕之所待命者哉無已其謂是山爲釋氏之祖庭也譬之名第舊家久淪榛莽一旦子孫尋先世之故墟欲創不能欲棄不忍徘徊涕淚不自比於爲人里黨故舊莫不爲之旁觀歎息意氣發於感觀願力生於悲憫人情道法何別何殊其當有喜捨而恐後者乎實證其持是以告於四方長者

浦子口募渡船緣起

浦子口望白門隔一江南北渡者日千人舟堅脆大小不一風雨陰晴安者九危者百之二三水月菴行僧心白歲造巨筏以備危險浮沉者救之藥之衣食之死者瘞之薪之行之數年不倦近來西江抄化予奉老母命捐五十金爲修造資糧心白更欲推廣其事予爲題簿以應他日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存是心者豈獨予母子哉

蔡翼皇太守像贊

是神是形時似恒似卓哉江生妙過陸顧我怪江生十不得二何不寫取冰雪之抱懷風雲之襟度則此頰上三毛當問之六載相依之同人不在區區江生之尺素

賀可上先生像贊

貌何瘠也而當年之道甚肥形猶寄也而君子之去安歸或曰文人之沒也爲景星爲慶雲則將披青天而覩白日豈在乎尺素之徘徊

題謝張披王丁繪像圖

民之福也敢以示恩　國之仁也敢以漁澤請焚牘而

燬圖何不含哺而歌　帝德

房輿公像贊 時令豐城

松如蓋河如線三人與俱碁枰詩卷無乃橘中翁儼然白鶴觀處此不爭之鄉結此無碍之伴吾已見若人之心吾已見若人之面彼兩生岸幘而高談胡為乎棲棲而不倦房生房生請斂局而披衣明日傳聞督郵來下縣

左立齋總憲遺像贊 公官天順景泰間

乾坤何等時公事是何事其勤國也不必與于楊諸公

爭赫赫之名其得君也何當與徐石諸人競炎炎之勢蓋古大臣之事君以道而進退以義彼君子兮思不忘至今凜凜見生氣

題周天民小影

儼然儒也而方袍拄杖綺語不刪作此詭狀七祖爛然無此鈍漢吾祇知為元和大曆之詩人而東皐南鄰之酒伴

余天賞像贊

盡撤藩籬安有伍偶糸石頭話揮竹篦手現龍象身羞牛馬走第第堂堂我愛此叟

許不棄小影贊

稚子候門鳴機挂壁松蓋雲根板橋雪跡一以為漢濱之老一以為竹林之逸此蓋許先生所庶幾願望而托諸毫素者其然豈其然乎但恐富貴來逼人笑對主君時捉鼻

題緒遠姪小影

玉也則砥而礲諸箭也則銛而羽諸自此而壯而老為日方長而為事何限緒乎其尚展圖而日三思

姜兆侯像贊

以為歐陽之畫舫也則野服而貌甚癯以為米顛之書船也則復端愿而謹居我遡洄從之而恐其不得當也蘆中人蘆中人豈非隱士乎

題秀水錢端木小像

此豈丘壑之人哉胡為乎嘉樹激湍怡顏寄傲記客公家見君提抱今乃頎然偉丈夫鬱然而翔蛟龍蔚然而蹲虎豹則予之老頓衰遲亦已可知歸出而見而翁而兄醉白堂中定不止掀髯一笑

關翼公像贊

德視所命也而公之賦畀獨全時視所遭也而公之食報甚廉福也而不居其先位也不配其賢我之愛公敬公事公如兄者蓋已三十有九年生有爲也去豈偶然瞽宗峴首在他鄉故國父老子弟之心魂氣則無不之也將閒風歟左右抑在乎帝所香案之前

黄見菴像贊

記隨君而入庠序也則已五十有七年今獲君而隨几杖也則君已八十有四誰貌先生神似形似寫海鶴姿備龍馬氣白髮舉卮爲公作記倘有人焉或向濟南而授書公無且留乎尚作人間之遊戲

自題刻像四首

一印千紙化身刹那東坡照水得百東坡

或曰似者二三或曰全然不似濫付評跋我不在是

何況他人對面不識漫呼爾名趙甲錢乙

業儒也而辭章浪得名從官也而循良謬有聲旣髦也自顧無一德之成作抑戒者古何人惟日孳孳焉或不忝乎所生

謝志尹孝廉墓誌銘

瑞金孝廉謝君鐵礪名行有名當世書升之日予忝爲分考官事予也最親而謹卒於戊辰得年僅五十予過其家哭之慟諸孤重提等泣而請銘蓋逡巡不忍執筆葬有期諸孤再申前請語益悲乃抆淚而志之曰嗚呼此故孝廉志尹謝先生之墓也君謝姓諱聘字志尹庚號苹園先籍維揚元時遠祖宣郎官虔之興國因家焉明洪武初始遷瑞金爲望族高祖乾道起家思恩縣令思恩生元璇元璇生長震皆隷庠序長震儒者守義不屈於盜學者私謚爲義烈先生義烈生二子次爲君父命爵娶鍾孺人是生孝廉孝廉生有異徵七歲侍曾大父讀易至太極生兩儀君起問太極又爲誰生曾大父奇其意徧替賓客謂他日大吾門者必此子也家固世貴遭寇變遂中落君嘗爲予言十八九歲時從南州先輩伍公達可學蚤暮歸率虛腹而往夜就同舍生映燈而讀同舍生謂飯後宜少閒適毋遽高誦能傷人不知某尚未嘗晨炊也其寒苦力學如此應童子試學使楊公兆魯亟賞君文拔第一歲癸卯遂舉於鄉年纔二十

有六甲辰公車北上禮部吏誤落君名不得與試事聞今　皇上赫然震怒疑爲怨家裁抑從邸舍中急索君值君先期出都遣吏部員外郎喇畢馳驛召君赴闕質對議削諸司事官籍立授君官有以乘時建樹訖君者時贈公偕行父子閒私相勉戒謂我輩出處自有本末若擠人干進何以仰對神明詣部立白司事官無他實出吏胥一時挂誤司事官概得免罪謫又奉　旨開軒特試設主考分考如例當事故以微疵乙君卷君亦無幾微見顏色初進寒生一旦遭逢異數名動　至尊旁

觀者擬君貴在旦夕而君秉道直躬儼然守三公不易之介繼六上春官不第詣銓部試高等當除大令需次就選而君沒矣君饒經濟邑有大事就君計片詞立解甲寅乙卯閒閩變起汀協將劉應麟據城以叛瑞金去汀纔七十里賊日夜朵頤猝擁衆萬餘度嶺男女趨避不暇君設計多方應麟竟結營郭外卒保合邑無恐又客約紳士告急贛城及附近寧都守將各馳師援剿應麟亦遂遁歸君沒之日喪車就道邑人欲撤市改服報君恩萬一亦可知君德在人而邑人感君死生如一日也君性孝友周給三黨不以有無爲解贈公病累年君侍湯藥不去左右事母夫人依依如孺子及君疾垂殆母夫人就席摩撫猶强起爲好語安慰曰兒病無害不三日即起矣獨私語醫者吾病必不治幸毋語吾兒恐傷老母心悲夫恐一旦不諱重傷母心而卒不能延有盡之生終遺太夫人以無窮之戚謂德可以回天徒虛語耳君學期於近道才足以濟時曾不得一竟其用遂使賚志而亡此予所不忍銘君而又不忍不銘終欲異君有傳於後世也君生崇禎戊寅五月十一日卒康熙

戊辰五月十四日元配楊孺人男子四皆孝友能文章長重提次重拔俱邑廩生次重揮邑庠生次重揚邑增生女子二長適予姪庠生黎祚遠次許字邑庠生劉君敬問子耀祖孫四衍詩提出衍易拔出衍禮提出衍書揮出孫女四俱幼以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葬於某處祔先壟之某處首某趾某銘曰

干將耶故鈌諸剛卯耶故刓諸蒼蒼耶吾曷從而究圖君無恫耶永厥居上耶出入隨帝車手抉天章護諸雛

侯官縣學教諭蕭公墓誌銘

康熙甲寅三月十五日閩藩變倅起執總督殺知府以下若而人閉城考索文武諸將吏又逼迫各士紳上道敢後時籍户産且繫累妻孥一時人士救死呼吸無得解免侯官縣學教諭蕭公一聞變卽微服出城或恐怵以賊勢重大昌隱忍少留終不失故物公慨然曰學官雖散職亦奉　天子命以來豈能低頭拜賊脱意外陷不測數也安所逃死遂間道歸里門避匿窮山足不窺户外再二年賊始平計里居一十六年以壽考終於家嗚呼偉矣昔唐天寶之亂朝士半受羈縻如王右丞鄭

文學皆名士魁人不克奉身以退踐蹈危機卽或晦跡佯狂賦詩見志卒遷謫飄零崎嶇末路君子有餘哀焉若教諭公者豈非皭然不滓先幾明哲之賢豪哉君諱嶶聲字美士更號娓三系出蘭陵元末入閩家於明溪世有隱德祖父皆隸諸生公生十年而父没哀踊如成人從王父受書岐嶷不與衆伍邑令楊公彤宣年少科第於邑士少所許可獨器重公鄰邑羅紋山先生雅負人倫鑒每見公文輒歎曰此後來之領袖也應順治丁酉歲貢詣選人得松溪訓導公課士有法重新學宫邑人鐫碑記其事再遷領教侯官課士一如松溪先是歸化文廟不吉屢議改遷因循不果者數十年公上書邑令蒼潭黄公力主其事乃定基於邑東之龍湖故龜山先生舊里嗣是邑人升書接踵而公子宸翰遂首諸士捷巍科人咸謂公讀書行巳之報亦見先聖憑靈之不爽也公孝友性成博極羣書遇事所不可輒毅然見色以故甲寅亂起先事全身皆平時學力鎮定乃能臨危不變所守告終之夕猶令子孫將扶告謁家廟然後返席而没可稱一世完人矣公生萬曆乙卯年十一月二

十五日卒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年七十有五元配葉氏繼林氏子三長宸翰乙丑科進士候選知縣次宸朝邑庠生先卒三宸幹邑廩生俱葉出孫六其繡庠生宸翰出其縉其緒俱宸朝出其繪其緗其紱俱宸幹出孫女六俱幼某年月日葬于某處去縣郭幾十里

銘曰

首稽寒乎道則肥劍矛集乎見者幾是有道君子之藏也生有爲而去有歸

洞宗二十五代禪師台山古靈印公塔銘

南北宗敎分五代時惟閩中最盛又莫盛於福唐温陵建州而汀南不多所傳述明崇禎間洞上石雨和尚來汀始導唱佛法派序傳流幾五十年至古公遂以鉅德高年爲當世宗匠亦一時風會也古公名智印字古靈更字幻寄長汀館前人在母懷十二月而生家世業農年十三四時誓報親恩遂勅斷葷酒他日入寺禮佛逢一老僧指師示人曰此子形貌必不壽曷不求壽師愕然曰壽可求乎老僧曰若出家當入上乘何衹得壽雙親四恩一時報畢師卽哀請出家兩親不許且爲擇室

完配有期師泣辭不獲父母終欲逼就之逃去乃免無何父亡母亡所聘之室亦亡師自謂因緣時至竟入上圓山投無底大師剃度師素不識字偶聞僧誦法華經輒生疑悟口授筆書盡通大義及衆方問學刻苦究心凡叢林作苦典作廚廁負戴勞勛之事莫不首先大衆冬不披絮暑不揮扇卧不貼席者三十餘年其所親近當代知識則來雲現公南山亘公曹巖珠公黃蘖隱公鼓山永公最後受記莂於現公爲洞上二十五代嫡嗣機緣授受載師行實師方面長身修髯巨口出語直實從無回護今年八十有一精神强固如四五十歲人師年德既高諸方衆請者皆願求爲入室弟子師亦以未得傳人時時憂見顏色而卒固緘扃鑰不肯輕有付屬眞心衛道孑立孤風蓋當世尊宿所絶無者宰官四衆爲公建塔於台山羅漢寺禪堂之左同里居士黎某歎喜贊歎而預爲之銘

以瞽相瞽以醉引醉淅米弄頭立成顛沛有大智者取舍向背因戒得定因定得慧八十年光脫韁頓轡第第堂堂天人眼目無先曷傳無後何述杳杳瓣香誰接誰

續是眞佛子不在血屬來既無生去亦無死四大本空空住何所添土築塔乘輿偶爾肉可飼鳥骨可噉貉祖法家風任人猜度玉或韞山舟時藏壑敢爾毀傷鳥貉則若

文學謝怡古先生墓表

先生姓謝名適初字士介更字怡古贛之瑞金人郡學廩生謝爲邑望族祖諱元賢父諱沖和少出後於從父子起子起之父禹州知州諱元賀子起高才蚤卒卽邑人崇祀於赤水社中四君子之一也怡古蔭藉高華矜

持標格雖少隸諸生獨心好聲韻之言明末督學使者侯公廣成按部虔州校文外合十二邑秀彦試鬱姑臺詩拔怡古第一名一時驟起怡古既年少博極羣書不肯爲剌促凡近之語每就一篇率拈毫危坐蹙額顰眉客至或忘巾櫛客去亦不記何語世之苦吟深思者莫怡古若爲詩十年學大成今海内所傳連峯樓遺稿是也怡古性狷急不能爲人曲折然事親孝事兄恭待朋友有始終少與邑人楊生善楊奇士跅弛不檢爲怨家齮齕怡古冒險爲楊托寄妻孥邑人欲殺楊并中怡古楊走他徑獲免後且得官怡古始釋累怡古讀書行己無惡於人爲急朋友之難遂幾罹不測然卒得全無害此蓋有天道存焉矣怡古於同邑交楊青嵋楊爾宿楊惟明於家交侄爾寵志尹於外邑交龍泉蔡漢右會昌文信予於長汀交楊君叔夜及予兄弟方外則交白巖位公松賓采公以萬曆丁巳年四月十四日生順治辛丑年十月十七日卒以壬寅十二月二十七日葬於清水江大坪頭祔曾祖墳塋之左元配鍾孺人繼配許孺人三子邦驊邦騮邦駿邦騮先卒驊駿皆能文世其家

孫四人曾孫一人怡古志趣非常爲善病獨諱言死予每調之曰脱若不諱當爲君作誌傳怡古作色不譍嗚呼一時嬉笑之言而卒踐於三十二年之後記曰朋友之喪墓有宿草焉則不哭顧予與怡古何等而安得不哭哉系之以詞曰

誰抱玄文誰堅墨守今也則亡吾念吾友歲指丁亥見君古寺執手知心凝目注視烽火旋逼鳥驚魚逝纔通里道君書遂來迢遞隔嶺朝封暮開唱予爾和無間形骸客路湘江經丘尋壑支許同遊談諧間作抗古嘐嘐意何寥廓仲領南州君特至止雪被冰牀握臂抵趾過不忘規善則互喜誰謂友生不共毛裏我拜信州待君我助度嶺倉皇遂卽大故華屋生前西州舊路過車腹痛來表君墓董相之陵曾聞下馬白傅之墳時奠杯斝是古詩人是先學者螭首大書俾告四野

劉公望墓誌銘

處士名斯呂字公望劉姓系出西江南昌縣梓溪之東灣梓溪之劉猶崔稱博陵裴稱聞喜族望冠冕海内若文端相國大中丞儀部諸公皆一代聞人而處士爲其

從子祖曰芳父一泰處士少倜儻器識如成人年十六隨兄玉田移家臨汀一寒生孤旅倚徙千里外不易立業治生處士獨朴誠忠實與人言始終無二雖業什一不競競計錐刀纖細而家亦卒起里黨間莫不交口稱公望長者也歲時西江親族東來款迎將送如過其家生者飫之沒者殯之有楚客鄭姓擁重貲遇刼盜一空所積飢寒不能自活處士解橐出三十金爲行李費送之還家又重價購一僕越旬餘見其淚痕被面細訊所苦乃知爲人掠賣處士立焚券訪住止所在使人歸還

其父母公好德樂施不止一人一事而此則嘖嘖爲人稱述者處士雖沒十餘年里黨中猶樂舉其姓字以風厲末俗其生平可知矣處士初娶陳繼娶甘子二長鳴鳳郡庠生娶陳氏陳孺人出次儀鳳聘邑庠生賴一鶚女甘孺人出孫四長起樓娶郡庠生鍾廷棉女次起桓聘予弟貢監生候選州同知士寬女三起植四起槐俱幼處士生天啓乙丑七月初七日卒康熙壬戌十二月二十三日以某月日葬西山之陽首乾趾巽予宦西江十載故與劉氏諸孝廉文學遊況處士來爲鄉里間善人嗣子與予弟又復有姻親之好義俱宜得銘銘曰

予也數遊君子之鄉源潔也而流甚長故遷乎其地而卒能爲良

丘仁菴先生墓誌銘

君丘姓諱士任字昌文庚號仁菴先世江西吉安之永豐人遷居寧化宋末再遷上杭之來蘇上杭之里來蘇爲大來蘇丘爲望姓而仁菴號爲君子曾祖諱陵邑庠生祖諱大儒父諱竹盛字逸六皆淳朴世其家君生而有識度異常兒十餘歲時讀書就外傳常拾道旁遺金

坐俟其人至還之而後去父老咸異之弱冠補郡諸生念父逸六公老兄弟四人而已爲長不忍親勞苦遂代父督家政而家亦日起出入筦鑰近二十年不以一錢自私先是逸六公讓合族之公費爲七世祖蒸嘗積累至千金君率宗人建先祠於里中之社背嶺工力宏鉅經營圖度兩載而後卒事曰吾父志所在不敢不敏也逸六公老善病每歎息人子不可不知醫君輒發憤檢讀方書窮極根柢遂以良醫名四方來就醫者踵接或中夜扣門披衣卽往不以風雨昏旦爲辭所著有脉訣

類纂經驗諸方若干卷藏於家君多才藝精藥理而又
習青烏家言葬父以上三世皆得吉壤人以爲福報凡
君所爲皆原本孝思感惕先志非如世俗射金錢矜張
方術以博一時名高也甲寅乙卯間逆藩變起君仲弟
爲怨家所中幾陷不測君竭身營救始免於難里黨閒
小有爭持詣君平亭一言立釋或閒捐金爲人息忿解
爭終亦不自明所以至其爲宗族計久遠知無不爲爲
之無不曲折盡當合族數千人凡事經君區畫雖行輩
尊屬守君約法無有異辭歲庚午君季弟士修中副榜

次子嘉穗舉鄉書君布衣穀履無改寒素日訓誡族姓
無得以驟貴驕人時時舉先賢致君愛民軼事爲子弟
陳述皆不媿古人名父之風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
年月日得年五十有七配鄧孺人子男七長某娶某次
嘉穗娶某氏庚午舉人候選知縣次某娶某氏女幾人
適某孫十三人以某年月日葬於上都直邏口之原予
與嘉穗交久當五十時又曾爲君壽序故知君爲最悉
近葬期嘉穗來請銘銘之曰
積德於不知爲善無所期畢食於斯吉且宜千秋萬世

公允師

浙江杭嚴道按察司副使秀升張公墓誌銘

順治十一年甲午　世祖章皇帝申闢門之典八旗士
子重應制科額取六十人時張公俊升秀升兄弟同中
式明年乙未又同成進士已未秀升歷陞至浙江杭嚴
道副使適俊升任浙臬長例應引嫌迴避詣選人改補
遂病卒於京師再一年俊升亦卒於任壬申秀升之季
子標來汀授予狀請爲之銘予與俊升兄弟爲同年生
兩公顧我厚在長安數過公家從公兄弟飲酒論事皆

欲有所表見於天下曾不幾時遂哭公又哭公兄而今
且忍更爲公銘也公張姓諱登舉字秀升世籍襄平父
諱應春公母某氏以公兄弟貴得封贈如　制應春四
子長俊升而公爲次性敦篤孝弟聰穎異常人一出而
聯捷成名年僅十七公雖少貴絕無綺靡浮囂之習折
節讀書求爲有用之學考古今成敗得失細及十五國
山川阨塞兵農户口錢穀大計無不探源鏡尾初選得
湖廣鄖陽府推官八旗初仕率起家州縣無授推官者
授推官自公始公屬清節復存心平恕爰書成手中量

情比法聲名大起時巨寇李來亨據茅鹿山王師進勦
急糧粟如星火當事遴公總理督運公設爲遞運之法
按里安塘民不勞而事辦寇平上功幕府叙功第一陞
黃州府同知接續丁內外艱服闋補荆州府同知荆固
瀕江歲苦水患公首先捐助築長堤一百一十幾丈經
年食宿堤上百姓感公勞苦相率赴工堤成遂爲荆人
萬世利公又兼理荆江鈔關一意便民恤商及報滿缺
額至二千餘兩法當罷官公處之宴如一日制府蔡公
見公問所以公以實對蔡公再三歎息曰奈何爲錙銖

公件使國家坐失一廉吏乎語公且退明日捐俸入二
千金爲公補償公以是獲免降調人情固走利如鶩久
鹽榷稅爲美官況關功名進退卽掊克恣睢何所顧惜
更世無楊伯起交遊結納類視筐篚爲踈密遇小緩急
則漠視猶路人孰肯捐重貲爲部吏救敗扶危若父兄
如親子弟觀公與蔡公所爲眞希世闊絕天下聞而兩
賢之繼陞守江南徽州府適兵變後民俗告訐四出公
一御以廉靜又滿漢大兵駐郡調和安輯兵民貼然用
荆州時阜異叙陞杭嚴道引嫌去任遂病沒公年少中

甲科三佐楚鄉一任郡守名譽赫然循歷俸次可內陟
卿寺外爲督撫大吏方量移監司束於例不得一展其
用且遂死僅及強仕之年知公者有餘悲也公生崇德
戊寅三月二十六日卒康熙戊午七月十三日得年四
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於某之原配鄒氏封恭人男子
五人國棟原任諸暨縣知縣次國柄太學生次標現任
都察院筆帖式次國樑次國楨蚤卒女三長適現任蘇
州府知府盧騰龍次適現任興安州知州王希舜次適
王國華孫男一某柄出孫女一棟出銘曰

貴也蚤不竟其施命則焉如賦以才不賦以年其制也
天人逋人踐天逋天賞其終將福而後也孔淑且長

州佐胡君墓誌銘

君胡姓諱名芳字予愼先世江西之臨江人明初以衛
籍入汀積九世至君父文學憲章文學行誼甚高郡邑
推爲祭酒娶羅氏數舉子不育晚乃得君側室雷氏之
所自出也君成童而父母俱喪家固素封一年少孤生
後先之事叢集三黨間咸惴惴懼其不克負荷君顧折
節讀書年十八卽得補博士弟子特性倜儻不屑屑事

呫嗶結納交遊引商刻羽吹竹彈絲一見皆如素習每良晨勝賞賓從喧闐君蘊義風生所至輒傾一座然君自傷失怙恃也每歲時修家祭上丘壠輒承睚淚漬哽咽不能出聲其孝愛諄篤又復如此援例入太學歲壬戌詣部試得高等候選州同知歸道江南疾發遂卒於淮安之客舍初娶趙安人繼娶楊安人安人操作勤儉家政大小畢舉子愼在日每延客必問所從來名輩高流潔釜傾釀若恐不及非是觴豆悠悠故子愼得擇友立家而亦以遂其平生文酒暇豫之樂皆安人之力也

君生崇禎丁丑二月初七日卒於康熙壬戌七月初十日楊安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男子四皆楊出光瑗娶鍾氏候選訓導元德公女次光玫娶黎氏子仲弟江南壽州知州毅女次光琦聘邑庠生趙君坤女次光琳聘邑庠生賴君宣化女女三一適邑庠生曾奇超一適段文儒一適太學生姜禎今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處以楊安人祔銘曰

乘風也羽用爲儀皋復也魂無不之升屺陟岵也墨食於斯而子而孫瞻望孔時

九十翁伊得菴墓誌銘

寧化伊公得菴諱志可字有之祖平和大令易菴父太學生歷山得菴爲歷山第五子弱冠補諸生倜儻豪雋好從先生長者遊侯官督學副使許公玉史莆田大學士朱公脩岡皆公布衣文許視學兩浙陞任江左出入咸與公俱以此公益得見天下奇士明末弘光帝建號南都朱當軸薦公爲温州府通判公計時事不可爲辭不就甲申鼎遷後遂棄諸生闢名園郭外園固富水石老樹名花周遭闌檻之中自爲怡悅性復不耐岑寂一

日無客輒顰蹙不歡柬集賓朋刻韻浮觴流連累日夜名其堂曰嬾佛人多目公爲隱者不知公固深心砥行好奇計結客輕財肯爲人緩急邑有大故邑令長屢就公謀揣度事機百不失一戊子歲大祲斗米千錢死者枕籍道路公首事捐解賑濟存活者多人時公擁厚貲一二不逞躭躭伺公肘腋賴公計數周詳卒免於難公豈僅低眉下色庸庸囁嚅稱鄉里間善人者比哉公晚歲家居弟確菴少公四歲白髮蒼顏日夕過其兄所諸羣從子弟負几杖潔尊罍依依環侍左右傍觀歎息指

爲仙人惜無好事者一爲寫諸圖繪傳示將來信非天下之偉人不能當天下之福人也公生萬曆辛丑十一月十四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十二日壽八十有九配黃氏繼劉氏皆先公卒子四應貞邑庠生蚤卒次應台次周邑庠生次應尾孫八人鏐蚤卒于殷于先邑廩生錡元位元輔元淳釧曾孫四人灝濤含英萃英以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本縣平鋪祖塋之左祔葬以劉氏銘曰

結客也非故爲雄殖財也非以自封吾謀適不用也吾

道焉窮百斯年寄從容踐華館奠幽宮儒耶俠耶隱耶將以何者而名是翁

學博陰君墓誌銘

公陰姓寧化望族諱長庚字列白晚更號夢菴祖桐鄉縣丞和宇父迪功慶餘桐鄉君曾夢太白星降於其家再日而生公故因爲公名公幼奇敏長益嗜學試諸生高等餼於膠庠者三十年應歲貢廷對銓除得漳州府長泰縣學訓導人士方趨向恐後顧公性恬淡不耐簪紱纔一歲即告歸公長身修髯吐辭若洪鐘矩步方嚴不妄言笑事兩親白首孺慕不衰時赴賓朋之會不見燭輒先告退曰堂上恐倚閭相望也家固素封出粟賑饑指囷折劵急人之難全人之婚不一事　清初定鼎邑有餘氛郡將領師搜討係累無辜約百十人公冒險代爲別白盡得脫殊死又出財贖其子女無算事定各詣門請謝公概拒弗納若未嘗有是事也甲寅閩藩變起叛將劉應麟誅求外邑射金錢防卒乘風肆剽奪而公家被掠最深一二邑子夙昔衣食於公者反爲盜導繼恐事平詬責夜持斧踰垣將甘心於公絕後患忽雷

電交作兇人胆落棄斧奔逸公終恐蹈危機謀避害三山舟泊永安與鄰舟聯杖就寢逮曉見舟放中流去原泊已七里許各相駭歎咎舟子不戒至此及後鄰舟至乃云昨夜中羣賊三四持刀杖遍索公舟不得悔恨嘆唶而去始相吐舌慶更生謂得神之默庇得先出於險也渡九龍又幾陷不測卒得全無恙邑人李公元仲爲作福善説數千言業公慧生更爲記述其事昔司馬子長傳伯夷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及論列賢豪愚不肖報施之殊復以爲天道安在若學博君數經水火盜賊

之虞皆有鬼神陰相呵護若影之於形聲之於響無絲毫差忒使公久視長年矜式於黨里鄉閭庶幾使人曉然知善人之必可爲報應之必不爽而奈何其不永於人世也公生萬曆某年七月初三日卒康熙辛未七月初十日配伍孺人先公卒子二長上升庠生入監吏部考授縣佐次上晉女二一適邑增生雷雨潤一適伍肩寬孫五人承天承華承暉承光承昌孫女六人嫁娶皆名族今葬君於某山之原得某向銘曰

危或先之險或相之疇爲善而不卒福耶公則身之其厥昌於後也奕世儀之

候選知縣與直聶公墓誌銘

余歸田久課諸子孫誦讀之次間及當世人材足以起敝扶衰他日能爲民生緩急者長兒文遠好言其同年生聶君與直云與直才量敏達爲人渠身立德從無過舉丰儀秀整一望知爲貴人輒心識之辛未文遠公車還復言與直來聽選都下再一月當遂得官不意一疾遂不起言旣歎息不絕口鉛刀利割莫鎁塵埋天下事不如人意料者豈少哉歲且暮其弟允功孝廉介其子大嬉大煊以狀來請銘情文淒厲言促而志傷大異世俗之所爲向固得與直爲人今讀其事狀甚幸與直有子又益知其家學之有自矣與直聶姓名侃世爲永安縣之貢川人曾大父諱文潭仕清河縣主簿大父諱乾嶽父諱昇生二子次孝廉儆而君爲長少入郡庠爲名諸生康熙壬子奉　上旨拔郡邑才俊讀書太學而君首膺貢選在太學行輩推讓不敢與君齒伍大司成特器君用以教習八旗子弟事竣吏部試高等得授縣令三十一年部牒趣君就選又七月之十三日遂以病卒於京師時君弟試罷先期出都門同年羅君南星及予兒文遠爲之親視含飯惟謹再月戒使者遂以其喪歸

按狀君父屬志家修抗言古昔疾時文科舉之弊以爲陋劣破碎無益於時日以經史傳註之學用相指授君少卽解大意長益博極羣書爲文嫺雅醇潔性孝謹十三失恃哭無時去三十年久每言及淚承睫不能忍尤耻言貨利舉止進退一要於禮復擅臨池雅有師法生平不爲崖岸斬絕之行爲人敬愛親疎遠邇無異詞藉使君不死得領一邑行政設施必有可觀曾不獲一試

其用而又僅止中年此朋友之心旣宿草而猶有餘悲況其家之子弟乎君娶嚴氏子二大熺大熽俱庠生能文章有名於世女一配夏長嗣孫一坔孫女二俱幼君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其葬也以某年月日地在某山之原銘曰

謂天無親視德行胡不俾君壽而昌故豐所賦嗇所償蹴芝焚桂鋤蘭芳見久習便若蹈常或前者沉後者揚有宋眉山擅名場明允遇薄嗟遺良南豐奮筆成哀章序述二子相翺翔我當執辭銘君藏卽以是語旌雲鄉

文學謝君先路墓誌銘

瑞金謝君先路吾友怡古先生之長嗣也克家有孝行得年五十七以死死之前四日命其弟遵路從雨雪中走百里詣予言為先子故受先生眄睞特深死不足報稱敢先期為先生謝又云旦夕就木冀得先生一言銘墓上尤願得生前親見之語極悲予為掩泣亟走使同遵路歸手書慰藉君從牀簀間受書令其子口誦以聽含淚再三申謝使者僅一日君遂死悲哉君謝姓名邦驊高曾行誼官閥詳家譜尊甫怡古先生諱適詩文名海內世所傳誦連峯樓其遺稿也怡古先生娶於鍾生先路次仲路繼娶許生遵路先路年十九補郡庠生與從兄孝廉志尹同有聲稱未壯而怡古沒遂督家政事繼母如所出待兩弟有恩時怡古沒不得地以葬祔於祖族人羣起欲死先路賴天幸獲免不數年繼母卒仲弟次路卒次路所生之子重緯亦卒先路慟不欲生欲使婦終守其弟之志舍其子之應立而別立從子之賢者嗣之恐人疑利其遺產也鄉里人士咸義所為怡古先生之歿也蚤遺稿漶漫君與季弟遵路編集成帙請

予點定以行於世餘稿猶多放失君兄弟日夕搜討編摩一行半字護惜如珍寶卒得成書在病中猶強起校勘點畫訛誤刻成而君亦遂病不起每自幸曰吾得完先人集吾死無恨矣君為人通敏有識度邑中大事父老子弟時就君決計與人言竭盡肺腑不以私意為低昂蓋一用世才也其為父卜地犯族難不避險阻刻父遺稿至死志不衰此大事皆可書以垂後者君生以崇禎戊寅十一月十七日卒以康熙甲戌十一月二十九日其葬也某月日子二重崑重嶙皆能文章女一適揚

方廸孫男一行寬某出銘曰
前者耕而後者踵其耔前者蠶而後絡其絲胡父無年
而子亦遂止於斯天耶人耶何所知乎也負慙銘後時

安遠縣學教諭予覺劉君墓誌銘

君劉姓諱爲先字予覺行三其先出漢楚元王交之後
自長沙徙永新自永新徙廬陵小瀹里遂世爲廬陵人
遠祖浯溪須溪須溪宋博士會孟先生也由浯溪五世
而生河源縣令濟積九世而生鄉飲大賓以遊以遊生
魁吾公諱一元是爲君父以德行崇祀學宮魁吾公娶

於李生二子孺人卒繼室以其女弟再生君君生有異
兆五歲卽能屬對垂髫失怙哀毀如成人事母盡孝康
熙癸卯以春秋中本省鄉試君廉靜有守從子首拔已
先君舉鄉書叔侄互相砥勵謂吾家世以忠厚爲信實
寧敢自吾身小有失墜日兢兢講明理學敦飭倫常爲
事凡可坊俗利衆者知無不爲建義倉賑貧乏凶饑水
旱待君而舉火者常數十家屢上春官不第詣選人例
當得爲州縣長君不就願得一教職自効遂選授安遠
縣學教諭安遠虔屬僻邑人士簡朴清苦非人所堪君
不自菲薄盡心職守一切束脯之貲不問捐俸入建談
經樓於啓聖祠之西每日進諸生環坐左右函丈啓居
爲晰義解疑燈火書窗不殊家塾遠近聞風踵至人以
爲徂徠安定之賢再見也又以餘力攷訂祀典製祭器
樂器刊卧碑條解皆關學校重大歲甲子君應閩省徵
聘爲同考試官得王君汝楫以下八人俱一時名士歷
俸久當叙遷以予一日之長數移書相商欲解組歸田
予再三諄復云學博一席可以養高可以行道無事要
約林泉沉冥石隱不謂君一疾遂至不起也沒之日諸

生哀慕不已請於學使郎公稱君學術純正旣紹關閩
濂洛之傳應從周程朱張之席學使廉其誠立檄有司
祀君名宦就君才地可以入承明副天子左右啓沃之
選不則任郡縣治一方有餘乃仕不躋要官年不及中
壽爲同人深所歎息然生榮死哀公卿三事有歷世通
顯而不敢一幾望者君則父爲鄉賢子爲名宦俎豆兩
鄉名垂千載君亦何所不足哉君生於天啓乙丑四月
二十七日歿於康熙辛未正月十七日以是年七月二
十五日葬於車田祔魁吾公右元配王繼李皆先君卒

繼曾孺人生一子首揆邑庠生娶李氏孫三慧生濂毓崇賢孫女二首揆績學能文章將必有以大君未竟之緒者銘曰

其德孔濡其世也儒至君益大乃燚乃稌何伎何求一壇自足所謀者道匪干者祿梁木萎矣誰適人師我作銘章曾無媿辭

興安縣學訓導六逸楊公墓誌銘

先生楊姓諱長世字延會庚號六逸贛州瑞金縣人生而聰穎五歲就外傅即屹然如成人弱冠籍諸生楊固

望姓其家維節進士文學汝基汝時皆有重名當世先生一出而前後弁驅無敢軒輕崇禎間蔡忠襄公懋德視學江右拔先生第一江右人士經蔡公拔識者多半爲館閣方面大臣而先生屢試不一售康熙初乃需次應明經歲薦步入長安赴 廷對歸即高隱不出選授得興安縣學訓導亦辭不就官優游二十餘載得年八十有七終於家先生通才雅望蚤歲取富貴有餘遇合不時晚始除半職而先生心則倦遊久矣先生經濟文章不爲無用之學曾平亭一邑賦役絕偏枯之害邑人至今守之其平生出人之險急人之難唯力是視不爲名高又熟識當世典故援據該博數千年事如指目前瑞金縣誌出先生手訂其所著有詩文若干卷行於世古人云天下無官者八九豈盡皆高士即耄耋期頤亦人所時有若先生進退行藏不失其正殆昌黎氏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于社者歟先生舊籍廬陵宋紹興中始遷瑞邑曾祖諱萬珂公祖諱春且公考諱可炳公元配鄧孺人繼謝孺人生明萬曆丙午九月二十九日卒清康熙壬申三月二十一日以康熙三十五年某月日

葬於某山之原首某趾某男子四人長以熊次以兼庚子舉人任河南彰德府涉縣知縣次以介邑增生次以凌邑庠生以熊以凌先卒女子一孫十一人女孫七人曾孫十二人嫁娶皆名族予托交先生者三世與涉縣君又有婚姻之好也誼當銘銘曰

貢水以東關西著族豫章蔭塗下無凡木經訓畬篤生博士踐履孔姬檢括二氏冰雪聰明塵土圭組我望古人疇則耦伍三世屬交知公爲最有道斯阡執辭無媿雲物所都山川縈帶翠柏蒼松清風好在

候選訓導引之伍君墓表

歲甲戌吾友寧化伍君有僕病没其兄引之來告喪語極悲不忍讀且署紙尾云孤也少巳急爲亡弟營葬事埋墓之文不得不累先生乙亥冬引之忽没其子又來請表其墓念爲有僕銘者尚未就而不意反先誌引之引之與有僕俱爲黨里眉目曾不兩載接續喪亡豈獨友朋之哀抑亦國人之戚也引之諱應長號愼菴伍姓世爲望族大父歲貢生任先父庠生玉鉉引之生而聰頴九歲卽能屬文十三應童子試邑令急稱之十五補

諸生十九餼於庠歲丁卯應歲貢第七人引之蚤以奇童標目爲宿學先生器重發憤讀經史諸家之書皆有根據原委作爲古文詩歌清新絶俗而不肯輕出示人爲人温和雅澹細瘦若不勝衣而行誼斬然不苟爲翕合從遊弟子半國中各已成名得上第而引之十三赴舉場曾不得一當雖不愠見顔色亦不遂頽然自放也其大者引之元配巫孺人名家女有賢德母夫人病數載卧牀褥間飲食啓居盥漱溲溺一一須人巫孺人昏旦扶掖未嘗一刻離左右母夫人將屬纊執孺人手語

引之曰新婦賢事我數年無刻暇我雖死不敢忘新婦爾當念新婦如念我引之哭伏地不能起不數年巫孺人没引之誓不再娶時年纔四十有二耳尊甫先生家教嚴切子弟少見過失或不中指使譴訶立及引之督諸弟率先事承歡數十年無改引之兄弟四人有僕最少負才名傾動一時值病廢所需盡珍藥引之竭力營辦手自煎煮終夕看視目不交睫至勢不可救引之露禱於神上青詞願以身代及有僕没撫棺悲踊絶而後甦旁觀者咸掩涕不能仰視如引之者眞可謂孝弟君

子矣世之享長年位通顯者不乏人父子兄弟間或不能盡滿人意使人疑文章行誼判然兩途今引之没而親黨聚哭曰失我宗衮友生聚哭曰失我良朋從遊弟子聚哭曰失我師範里巷罷舂過車而歎息曰失我先生長者吾知千百年後有過引之墓者父老子弟復指名相告徘徊瞻望而不忍去曰此固吾邑所稱孝友君子伍先生之墓也引之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丈夫子六立暢立矩立準立愫立衢立復皆有行誼能文章孫八人墓在某山之原

文信孚先生墓誌銘

先生文姓名在茲字信孚派出廬陵之富田十一世乃卜居會昌遠祖爲贈工部郎中朝用四川布政司斷事西谷永康縣簿合川某藩典禮景谷而太學泗濱廩生諱玄則先生之祖父也先生年甫立而祖父見背兄亦蚤亡時王母母夫人在堂兩世藐孤如弱草棲風家又素封旁睨者復四起賴先生蚤慧甫冠即得補諸生外侮稍息先生性倜儻幼孤固爲太夫人憐愛延師取友市書文酒之費一聽所爲久乃漸恣及於徵歌召妓華

鐙縱博四方年少輕俠多暱就先生住幸舍日繼梁肉客或飽颺去先生亦不問及重來仍綗魚酤酒卜夜爲歡過先生如過其家也甲申乙酉間唐藩建號閩中時萬公元吉楊公廷麟扼守贛州先生雖少預參帷幄知事無濟得先歸無何贛城破而會邑亦遭屠先生意殊不自得求祝髮於同峯九一和尚爲先生至交堅執不許繼又欲罷諸生亦爲同人諫止先生世席華膴又好讀古人奇麗之書見傾身結客如朱家劇孟心竊好之越俗驚衆如王君夫袁彥道又心好之見功名慷慨如祖士雅劉越石又心好之繼時事已非家亡國破潛身改服如鄭思肖汪元量又悲歌扼塞而欲踵爲之所願旣皆不遂家漸落客漸散先生亦年漸長乃大治有韻之言刻意腐心以求必傳於世今所稱然疑集是也先生雖謝交遊其姓字久在人口客往來過會昌者未有不停橈解纜爭問文先生先生雖貧亦必剪蔬炊黍具賓主之禮而退故四方之譽益歸之而先生則已憊甚矣晚乃築一園斗大蒔花種竹攜幼孫日讀書飲酒其中然平生豪舉之性一旦寂寂閒居是豈先生意哉孚

交先生四十餘年知先生爲最今子來請銘因直書其生平大概納於幽宮不欲爲飾辭諛墓亦朋友之道當爾也先生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子二長楫邑廩生次峙副榜貢生皆能文立行有名於時墓在某山之陽

銘曰

好學如植穀求友若赴谷樂易坦懷今所獨大壑高原幸温燠以安以綏滋後福

誥封淑人黎母趙夫人壙誌

淑人趙姓內諱某故處士趙公彩王孺人長女贈中大

夫印山公贈淑人張氏之孫婦贈中大夫誠一公封太
淑人張氏之冢媳而弘之正室也以弘官階三品封淑
人年十五歸於我端靜少言語針紉酒漿之任咸辦理
甲申先大夫没即能佐太夫人治喪自少至老閨閤中
無慢容見乎必起立有所問必正襟以對乎壯而成名
踰壯而仕亦無德色性儉朴非賓見歲時謁堂上不御
寸絲尺縞非補綻不以爲卧衣處妯娌如兄妹待婢妾
有恩禮又務掩人過失乎官廣信官永新迎太夫人就
養淑人咸從爲太夫人冢媳五十年所生子女及孫亦

已成行列不命之坐不敢坐粟布米鹽出入粔籹蔬菓
饋將賞賚必請命太夫人毋敢自專太夫人既年高飲
啖精細每飯淑人左右侍手擘口嘗以養太夫人或少
不歉意委曲再進獲太夫人歡顏乃已聞太夫人傳呼
指使趨走立前雖有他僕婢太夫人惟淑人一一是問
也淑人尤知大體乎推官信上時七邑令長以非禮之
財二千八百金嘗乎乎峻郤之見聲色邑令退太夫人
步出堂屏問故乎告所以太夫人驚問曰受之乎乎曰
已立郤之矣太夫人歡顏稱曰兒能是乎食粥亦所甘

心時淑人在旁聞之亦欣然色喜謂留得樣與兒子輩
他時好做官也乎偶舉以告客謂人貪財爲父母妻子
容悦吾母不許吾妻不許而顧謂我爲之乎乎守先人
遺訓於妻子不敢有私財當去永新量移秦隴日太夫
人手銀三函各六金一以與淑人二以與兩弟婦兩兒
跪而請乎曰母勞苦隨大人十餘年箱篋無絲毫大人
所悉今大人遠官七千里外歸未有定期奉祖母給不
滿十金母在家即荆布釵裙將何支持歲月言次淚如
兩乎亦心動適淑人來視衣被乎以兒語告之淑人曰

兒輩騃耶太夫人爲誰積乎多寡賞給惟太夫人意何
更請益爲乎從而揖之曰子誠賢非我所及也乎入秦
不一年閩藩變起汀將劉應麟據城以叛以乎任兩司
勒助餉千金兩兒子隨乎任家仲弟季弟爲賊所指目
又藏匿不敢見惟太夫人姑媳數婦女生死待命淑人
將扶竭力時爲好語安慰太夫人簪珥服飾之器俱盡
賴舊郡丞王公鴻勳與乎舊力爲句貸事乃解劉逆既
封僞伯位上將軍日磔人於市又傳海賊乘間欲破汀
太夫人日夜憂謂住城中終几砧上肉耳得一避入鄉

莊或可少緩須臾死時叛將嚴婦女出城之禁令門者伺察犯者立破其家淑人與予弟寬謀乃空食櫝去其中底卧太夫人櫝中令兩夫舁以出城予秦歸淑人閒述避亂往事云當見太夫人屈曲櫝中時肝腸寸裂又恐門者覺發一家即坐死將置太夫人何地太夫人既出户與季叔面相覷無人色時時伸首出門屏探望猶蟻行熱釜中賴天幸不移時舁夫還告太夫人已出城頓民舍乃始慶更生言已淑人哭太夫人亦哭予大哭痛定之痛更悲於當日也已未夏予秦歸淑人方奉太

夫人返自莊閒歲辛酉太夫人即於大故年八十三淑人始操家政體弱固善病又勤啬病稍閒必蚤起握髮走廚竈閒盤盂盞箸之屬一一周視乃止遂日積勞瘁以至於死哀哉淑人生七十二年不爲短促膺 天子誥命不爲賤生二子二女皆成立子女又各有子孫予年長淑人二歲能復得幾時活亦知修短定數不當爲無益之悲葢感淑人有功於我家甚大代予奉母於喪亂顛洞之時使我不爲僇民於我德甚厚每一事緒觸懷輒哀不自勝豈獨尋常夫婦之義也哉淑人生明庚

申五月二十四日卯時卒清康熙三十年七月三十日午時淑人聰頴有記性往聽予言人當臨終能一心不亂可以超輪出劫故就沒時數數摇手令子女輩無哭鎮定安閒爲人所難及沒一日頂猶溫旣帷堂無親疎大小咸相向哭失聲子四人長文達中順天辛酉科舉人候選知縣娶李氏繼娶余氏次翰遠以邑庠生入太學候選州同知娶唐氏淑人出三致遠郡庠生聘賴氏四祁遠幼皆側室出女三人一適例監生馬維藩一適鄭維熊淑人出一適胡紹虞側室出孫男六人維晟維

昂幼文達出維昇邑廪生娶黄氏維星邑廪生娶趙氏維景郡庠生聘羅氏維晨幼翰遠出孫女二一文達出尚幼一翰遠出適郡庠生閔泗驊曾孫二人易孫維昇出和孫維星出今葬於某山之陽首某向趾某向虛其穴之左以待予其葬之日爲某年月日時官階中大夫陝西寧夏河西河東道布政使司叅政前江南常州府知府初授江西廣信府推官改授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杖朞服夫黎士弘手記

治命

古人云生寄死歸又云大塊勞我以生而息我以死死生晝夜定理不移則死生亦小矣何足痛哉唯平時讀眞西山詩云人身難得今已得大道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此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每吟詠再三輒聳然汗下老耄無聞虛生浪死是所爲惴惶入地者耳予年今登八十痰嗽時發車輔兩牙踠齇不安雖眠食無害神氣猶全但百歲亦有盡期何必旦晚云諱所有身後喪禮當更易者不得不預爲涉筆非以矯情亦欲少明素志而已予之喪先大夫也蚤隨俗成禮無所發明及已

未還里而太夫人卒於辛酉時予兄弟三人共爲政太夫人固持齋奉佛有年內外戚黨以予官列屏藩兒子文達又新登京榜不當省費以爲親儉不敢不衆議是從辛未夏有予妻趙淑人之喪諸子女成行列又以爲一毫不如先太夫人便爲薄其所生又隱忍從之是豈余本懷哉所最當急斷絕者當亡人屬纊之辰俗名救苦逢七之期俗稱過案莫不延僧呼道夥聚家堂我輩讀書之人亦何不考究古人七七之義也按古者天子九虞以九日爲節諸侯七虞以七日爲節大夫五虞以

五日爲節士三虞以三日爲節春秋大夫僭諸侯以七虞之禮後世遂以人死之後每七日必供佛飯僧爲亡者消災滅罪夫幽冥異趣人鬼殊途獄主曹官安得一一而呼名指姓豈三代以前地府空虛事佛以後地獄天堂從新更設造化亦勞勞多事矣況吾輩立身即非聖賢亦似可少厠中人即使過重如山豈一二僧雛羽客所能探湯援手又不知孝子順孫何所見而故推納其親於網羅罪罟之中也最害者喪主內外方哭踊不遑而無端堂上延集僧徒吹鐃擊鼓撼壁震鄰喪主耳

目昏馳僕婢蔽奸作祟盤盂器具衣履巾衫之類皆各乘勢盜竊七七相連無五日間隔主人六十日哀悲旣已神疲骨立童僕六十日勞瘁亦思歇息少休每每舉家睡熟盜賊乘危刓壁攻門盡空所有吾見亦累累矣更可笑者孝子孝孫衰絰滿身忽爾三尺之道衆沙彌持數寸之紙旛命拜則拜命跪則跪不殊傀儡何異失心有識者旁觀不識如何軒渠絕倒也唯是兒女輩苦執世俗難破之癡言援先代所行之陋例辨說萬端爾輩無已則於百日後擇一淨菴量發銀米供佛禮懺亦

不必設主招魂庶少可塞紛紜之口亦可謝慳吝之名矣斯又余識不堅定游移衆見終媿於君實先生多矣有謂余者曰先生平時不甞好禪恱之遊乎余笑曰人愛僧予亦愛僧人翻經余亦翻經每得其杳渺單微者少洗其塵俗之念耳豈終日膜拜以希冀無妄之福哉聞文學席君元佐慨然力行之亦有志之士也諸子孫不得悖吾言

一俗重題主之禮攷古必葬而後題主䰟體歸土神魂入廟令人惑信風水之說求地則數十年難尋棺柩則須十餘年停擱或必先賃厝寮塲或寄埋淺土故點主之禮卽幷行於發引之日固因喪家繁文重禮難於再次舉行抑喪禮有退而無進相沿已久義難驟更記曰事從宜禮從俗故當仍之不改也

一老夫薄從仕宦海內交遊不少以文章言論亦頗爲四方所稱一旦朝露溘然未必盡發其典型旣喪之悲亦不無策指西州之慼但人情翻覆李生登車攬轡望若龍門旁觀者數千人所聞黃公下世隻雞絮酒祇傳南州孺子交情生死冷暖向背一以聽之七尺墳土雙眼乾枯安得起而與人讀絕交之論哉唯在境內父母公祖宿昔交遊歲時貽問往來親密者不得不行報訃其餘俱可暫已俟弔使朝臨謝帖暮發不爲失禮蓋我輩老大殘年棲遲田畝彼下問爲敦舊爲敬賢我輩先事以請爲援高爲慕勢士君子行已讀書之道如是非自爲矯矜也

一人生骨月莫不冀百年相守然生非鹿豕未有聚而不離予旣耄矣而文遠致遠各叨賢書甲第將來未有不捧一檄南北東西唯君所命倘治僅千里猶得舟輿迎養若道里遼闊則歲時一遣使足矣每見仕宦親没而奔喪者葢十人而八也倘天假緣分省親歸里親視含飯者百之十此皆一定之數爾輩若遭逢大故皆當節哀自慰以寛地下人一一安之於數毋復滅性毁形倘如禮奔喪如禮祭葬亦誰曰非孝乎

一風水之說舉代信從況送死大事先聖賢亦復審詳至再但山川既不能言而時師又不足盡信兼或子孫房分衆多各持偏見遂有親没十載三四十載而不得抔土之安者皆風水兩字誤之也遠者勿論卽予宦遊

居里數十年間所見前輩墳塋豈非高官顯爵亦豈不
力爲父母爲子孫計重幣延師尋山覓水今其人雖沒
其地現存不數十年中能保全者幾家稱吉壞者幾穴
又豈當時地師主客盡無一知解見識盡皆出於今人
之下哉故予立意以爲父母卜葬全無撿擇撥置由人
者固非仁人孝子倘形家相視稍無水蟻可以安墳者
卽不當計及於後代榮華若何富貴何等又莫過於試
陰之法或買新墳或扦舊穴一年兩年如法試陰俟半
年一年取開看驗乾燥者卽是吉壞雖使郭景純活口

爭持不爲撓阻黑爛者卽爲凶土雖使楊救貧現身說
法不敢遵從一以正術士之妄誕一以執閒口之是非
一以定化者他日筋骸之公據至捷至妥之法無妙如
此而又有謂山川朝塚不朝屍等語此皆邪人妄語救
敗邪說安足聽也試問所埋者何人而諄諄爲已身福
澤起見此心已不可問矣至於旣葬之後魂無不之形
化爲土天地一定之理且人家貧賤富貴相遞乘除吉
凶起敗變遷不一每見人家小有失意不自安心受命
便先歸咎墳塋又復遇貪利地師攛綴起遷撿筋拆骨

別圖改葬朝廷律例開載一款凡開棺見槨者斬在他
人猶係不赦之條何況親於父祖前賢所謂重戮屍於
地下害理傷心至於如此倘或別有現墳可埋尚可免
其抛露不則以單薄瓦確裹聚枯骸置之荒亭曠野之
間屢月經年不一看視已不能葬而望之子子不能葬
而又望之曾玄治亂干戈豈能預計水火盜賊無歲無
之此數片殘骨不至棄之糞壤歸之無何有之鄉不已
何如不行起遷聽其自朽自化之爲愈哉此爲人生至
重羣疑最難曉譬故於此力言之又再三言之其謹誌

之

風水一段記於癸酉冬計今五年矣起扦撿筋之惡俗
獨盛於汀州而汀州四鄉尤甚每至大寒前後鄉愚父
老童稚莫不攜鋤執簍齊詣坟頭不自延師自行開視
如骨殖少好則仍安舊所不則撿骨瓦甖挑往他處明
歲此時又時開看此視父祖之骸如兒戲誠王法之所
必誅也惜無一人爲愚盲開導時鄒在公郡伯見之惻
然動心力勸予刊刻曉諭亦可救全數千家骸骨予一
諾未踐甚有負賢郡主也故并記之康熙丁丑三月二

十四日媿曾老人書

託素齋文集卷第六

皇清誥授中大夫整飭寧夏河西河東道督理糧儲鹽法陝西承宣布政使司叅政享八十壽顯考媿曾府君行述

嗚呼不孝孤等尚得視息於人世哉痛文遠自辛未年遭先母趙淑人之變遂罷公車絕意仕進迄今七年所矣時先大夫年雖高矍鑠逾少壯古人有言五鼎之烹不如菽水之養以故七年中依依膝下未嘗一日暫離不惟不孝不忍遠離膝下而我父亦欲孤等以志養不樂以祿養也去秋致遠

捷賢書十月抵家先大夫呼文遠命之曰爾公車不赴又不肯竟詣選人今幼弟北指長途不諳且爾年及強壯倘得捷南宮固善即否便可乘時謁選余尚健若得一近缺尚可迎養爾其挈弟以往體父志亦未始非孝也時文遠聞命不覺聲淚俱下以不忍一日上違之老親而忽有萬里之遠別口不敢辭能不痛哉遂以仲冬之十一日成行妄意春闈兄弟或得一當以慰老人而竟各罷對不偶文遠以選期迫遂除山左之新泰嗚呼老親所

期望于文遠兄弟者而今竟何如哉山左去閩南少遠南北馳驅就養不易隨欲陳情上籲苦于無例可援五内徬徨致廢寢食眞恨棄此雞肋爲不蚤也親朋強慰再三遂爾勉行就道以爲一抵任即請告歸田上奉老親直旦暮事耳不意途次山東之泰安而忽得我父之凶問矣嗚呼痛哉孤等何辜曾違溫凊之幾時遂遭天降割之至此極耶昨冬面命之詞遂成永訣之言恨不一死恨不速死以見老親於地下也嗚呼孤等尚猶視息于人

世哉然先大夫文章事業久已傳諸當世而一二芳行遺事淹沒無聞則萬死何贖謹按先世江西之宜黃人自明太祖稱吳元年有祖普公以良家子從軍下建昌爲什長至洪武二十三年撥隸汀衛遂爲汀州之黎氏自普公以下積六世爲鳳公

鳳公生仲曜公仲曜公生

誥贈中大夫惠公生先王父

誥贈中大夫誠一有綸公叔祖振三有綱公先王父元

配

誥封太淑人張氏生子三先大夫居長次叔父壽州守士毅公次叔父州佐士寛公先大夫生而頴異少未就外傳從學于叔祖振三公性不好嬉嶷然莊重未成童時即工舉子業落筆超羣輩年十四受知于督學萬化何公補博士弟子員繼從叔祖遊寧化元仲李公之門在榕城與曾弗人先生互相酬倡年雖少以文章經濟爲已任薄時藝不足爲凡經史百家過目成誦而尤邃于八大家之文手録丹黃堆盈几案詩賦詞章無不操筆立就年十

七作百鳥紀一編贄漳南道密菴馮公公一見驚異時出入懷袖間遍示儕偶謂閩南有此異人後川撫漳浦陳公平人見之謂廿一代原委重爲鐫刻分散川陝間以一年少諸生而爲顯達貴人推重若此當時無不兩賢之迨崇禎辛巳揭揚郭菽子先生爲枋國所忌自翰林出爲督學負氣性雅號知人試長汀題爲悃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先大夫指陳古今賢佞琅琅數千言郭公驚歎以爲明允辨奸之書莫之或過遂首拔冠軍食餼于二十

人中試藝一出抄寫徧國中一時人士無不傳誦
奉爲楷模性狷介不輕跬步入公門繼文望日高
郡邑大夫咸各造廬欽式雖處諸生間而名譽出
公卿上以故如汀衛左所屯糧自前明永樂時贛
屬信豐縣周三叛亂檄汀軍勦捕亂平以藉田賞
軍額賦一百三十八兩餘歲收解事隷汀州清軍
同知繼因信豐去汀千里軍户不能棄家就屯遂
招土人承佃收其租入歸而納官後佃人恃遠負
租致軍户受官司追比輕者鬻田産甚者鬻子女

墳墓捐生與被刑死者一歲中必四五人軍户即
逃亡死絶而額賦終不得減時先王父病中進先
大夫曰軍困若此邑一籲之當道若果能了此全
活百餘户性命爲而父禱名山不是過也先大夫
不憚艱辛走虔州投詞于虔撫都御史一柱林公
謂汀郡有額解贛州行糧銀二百餘兩請得以左
所額征屯糧徑從信豐起征坐抵前數之半一蘇
軍困一省解運事在可行且出所著作爲贄林公
莆田人素稔先大夫名且曾從里中見其試牘即

傳名見詳述顛末後復叙及文章之事立談盡歎
時乃退隨檄贛府行信豐縣徑徵抵解三百年害
端遂得清除如額事載文集左所屯糧記中先是
先王父善病先曾祖母張淑人年登大耋先大夫
日奉兩親飲食藥餌備極色養致曾祖母得頤養
高年有孫代父温清忘其子之在病中也迨癸未
曾祖母云亡甲申四月先王父亦遂見背先大夫
居喪盡禮營宅兆親負土石哀感動路人日撫兩
弟扃户讀書力敦友愛以身立教一言一動悉循

禮則後兩叔皆成名出典州郡以廉慎稱實得於
先大夫之訓居多且痛叔祖振三公能文蚤世撫
遺孤叔士式時叔年纔一週愛育不殊同父躬擕
教養置産婚配俾其成立又自捐貲數十金買塋
遷葬叔祖刋刻遺稿行世雖至年老每一稱及叔
祖輒盈盈淚下不已其天性之孝友如此迨我
清定鼎後學使閔公按試復拔第一戊子膺
新命偕仲叔同貢入雍從此涉大江走青齊歴幽燕文
名益噪著述益富得盡交天下名卿巨公時少司

農元亮周公官閩左轄延設皋比令其子弟從遊
日夕討論文章性命之學一時名宿如江右徐公
巨源與錢虞山宗伯書謂今海内人士唯長汀黎
媿曾及漢陽李文孫兩人耳而元亮先生獨謂先
大夫自可單行若比並漢陽恐疑噲伍識者謂爲
知言甲午京闈出吳公諱正治范公諱周之門本
房郃榕園先生以詩經首薦評其闈牘有文如萬
斛泉眞東坡再見之語會試危得者數四戊戌備
卷評其三場有洋洋灑灑眞大才眞學問逼眞賈

董之句撤闈始知姓字主司咸爲惋惋先大夫乙
未年曾揀選推官例得即事補授同榜銓除已盡
先大夫不樂就也康熙辛丑歲值寄憑
令下遂授江西廣信府推官拜命于仲叔南昌署中
廣信在江西上遊離南昌不及千里兄弟同省筮
仕人以爲榮及抵任操守狷介不手一錢丰采剛
稜執法不撓鋤豪强植良善糾舉有司之貪墨者
若而人一時奸宄斂戢僚屬凜兢大獄疑情一訊
即決辨寃申枉故江西有遇黎則生之謡情律不

協抗顏立爭一切請囑無所狥常聽訟日中不飯
或祁寒股栗口坼手皸必平心斂氣從容展卷再
聽吏端必得情而後罷時大吏按部例訪豪蠹名
曰鋤奸間或縱賄七邑令長歛財二千八百金爲
先大夫壽峻却之退以告先王母太淑人王母驚
曰受之乎對曰已力却矣王母歡顏稱慶謂兒能
是予食粥亦所甘心時老母在傍亦欣然色喜曰
留樣與兒子輩他時好做官也先大夫每舉以告
人謂貪財爲父母妻子容悦吾母不許吾妻不許

而顧謂我爲之乎其秉性廉介若是性極慈理信
六載未常一用重刑受十三郡之讞牘大小八百
餘計其無罪而得脫于死者不啻數百人故事理
官歲一値季會城當路藉先大夫才一歲中住會
城者十常九中間兩主計典黜陟允當監兌漕糈
風清弊絶淮揚總漕某公與江右諸當事偶有齟
齬自監司守令而下以漕務挂彈章者累累當路
謂必得一才周四應者往陳委曲事或少濟不然
兩姑之間不幾難爲婦乎遂遴先大夫督運過淮

一見某公備申所以兩江之猜貳遂氷釋于立談之下是又不獨以明允折獄為先大夫僅事也癸卯巳酉分校文武兩闈所取多名下士卷首吳君天璧隨捷南宮闈墨出掄選家恒錄之以為程式廣信屬邑玉山縣經兵燹之後人民遷徙田地荒蕪課賦虧逋邑令遷謫如傳舍制府張公廵歷其地謂非急事撫綏民將鳥獸散雖更張不足為理會同撫軍董公疏題
廷請專委先大夫往任其事遂如玉山時城中草深三

尺居民纔三十二家遂築室斗大粗避風雨率父老子弟登舊城望井里丘墟煙火晨星涔涔欲淚遂清其田畝定其賦稅招民人通溝澮創學宮置官署建兵房復捐資倡首量給牛種闢墾田地二百二十二頃招民二千八百零九名凡墾田若干造屋若干即給印照俾為世業以此流移在隔屬者無不聞風踵至經年勞瘁始得竣事兩院嘉其功題疏議敘得
旨奬勵使三十餘年荒殘疲邑頓成樂土今玉山萬姓咸各肖像尸祝復集七邑諸生分題課藝間偕遊于一杯亭諸名勝流覽江山徵奇問難談吐風生一時傳為勝事俸滿以廉卓書上考而忽奉裁缺之令七邑聞命驚泣廢業如失怙恃離任日通郡萬餘人泣送河干擁馬首不得行甚至深山窮谷攜酒提漿送數百里外不止攀轅截鐙之風似古無多讓焉歲巳酉復補江西之永新縣永為吉安屬邑縣在萬山中民俗頑梗素稱難治先大夫曰天下無不可治之國無不可化之民也吾向為李

官則大父行也為邑令則父母斯民矣一意與民休息徵收錢糧一遵由單首革火耗其從前任意加增或托賠補舊欠等弊杜絶一清催糧例有認保皁快其間夤緣鑽充索詐常規動輒數十雜費既多正供反誤先大夫悉令納户自尋認保悉革皁快鑽充不煩敲朴而輸將蚤竣縣之西鄉負固三十年先大夫出片紙呼之咸奔走趨赴縣好訟凡受詞面鞫是非審語援筆立下兩造不解擔而事巳白未常停一案遣一差也定例正月開征五

月以一半解交藩庫力請于方伯公寛至四月起
征解額仍遵定限不過稍寛日月而實甦百姓剜
肉醫瘡之苦永新所屯糧前因款項不清軍屯交
病米貴則倍征本色米賤則多派折價或田地荒
蕪軍丁逃散無籍可稽或民户隱瞞屯甲補賠官
司受累一行起運僉丁任從軍伍開報遂有僉貧
賣富之弊以致正軍逃竄干連族黨先大夫自己
酉年起開局清查屯糧編歸圖甲僉丁載定姓名
輪流應運五年為率刊成編審屯冊為千百年之

計至今猶守其成法不移遴選鄉約間以廉謹紳
衿朔望宣講六諭彰善懲奸善者給之匾額惡者
盡法無赦遂致民胥為善風俗還醇永邑號稱才
藪人文都雅向為有司摧挫遂致文風漸靡先大
夫于月之二六日延禮生童臨學會藝手自甲乙
評其高下故歷科得捷者多先大夫所拔士至圖
賴成風嚴抄搶而全民命姻盟悔約捐薪俸而作
合成婚暴客公行擒渠魁顏顯譚翻子等正法而
盜風屏息且境多虎患遂齋心告廟而虎跡潛踪

時好事者採諸異政編成野乘傳為新政奇聞而
邑中青天之號至今猶嘖嘖人口時鄰邑吉水地
大賦繁奉檄兼攝縣篆邑人相與堵塞堙門環侍
縣署各懷升斗錢粟數千人徒步會城願留使君
活我百姓以符下不允數千人復伺當路出攀擁
肩輿填滿街巷哭聲震地當事為之感動事遂得
寢在任兩期清操如一日凡姦猾亂吏治者必收
案事無大小必躬親吏人不得上下其手丞尉嚴
事如大府字養小弱問民疾苦間徒行阡陌間慰

勞如家人父子以此察知諲俗及閭里姦利故訟
衰盜息而邑以大治緣在西江十餘載督撫大吏
夙昔諒其無他遂得任行其意而一無所瞻顧是
豈襲強項名而以搏擊為能哉歲辛亥大計兩江
總制麻公與撫軍董公手札謂卓異大典必得如
黎永新者方為不媿採其治行舉廉卓第一奉
旨賜袍服如倒擢陝西甘州同知去之日士民遮道泣
送如離信州時甘州遠在極邊時先王母春秋高
先大夫遂有拂衣之志諸當路斂金勸行不得辭

遂以壬子春入秦甘州古張掖郡夙稱雄鎮彝會
狡儈出沒無常兵馬雲屯供億時匱先大夫至即
嚴飭衛所和輯兵民芻糈按期支放監餉親驗包
封計年征收糧草數十餘萬會校出納吏胥拱手
邊民朴質因與隨俗為治寬賦省徭嚴明不苛而
兵民畏服前明諸王子弟分封甘肅其衛所民人
隸為王丁歲額征銀數百餘兩歷年三百丁口散
亡殆盡及王府廢革額征如故數為官司里民之
累先大夫上書撫軍華公極言賠累之苦遂疏請

得
旨豁免眾為立碑紀其事歲時及初度之日四民拜于
碑下常萬人時同城提督張公折節好士因得相
與商確地方機宜縱談古今成敗文酒之會無虛
日受事未及兩載河西二千餘里治行獨冠一時
制府哈公撫軍華公復以廉卓登啓事奉
旨再賜袍服晉江南常州知府兩年塞上無刻不以先
王母為念今得遂南轅自謂承歡有日不意吳逆
煽亂西秦震驚經畧莫公會商督撫以先大夫才

望素著久為西人悅服特疏題陞洮岷道副使中
途道梗留署甘山道事時提帥王輔臣兵叛臨鞏
各郡盡為賊據蘭州失守撫軍率其僚屬渡河而
西人情洶湧逆焰梟張時甘肅提督封靖逆侯張
公甘肅總鎮今振武將軍孫公西寧總鎮封奮威
將軍王公各統勁旅會師涼州商進剿先大夫為
請於撫軍謂河東失陷首在恢復蘭州各鎮兵馬
雲集必須事權歸一始于國事有濟遂具疏馳奏
時秦隴道路不通疏由草地得達

旨下授張公為靖逆將軍節制各鎮一應調度不從中
制得以便宜行事其疏中有恢復河東非用河西
之兵不可用河西之兵非責之張某不可臣敢以
百口保其無他等語多先大夫筆也事起倉皇師
行必先糧食先大夫首先倡捐糧料數百餘石穀
草數萬餘束勸率官紳士庶量力捐輸內撫鎮城
外綏彝會事不擾而糧集致大兵得資進討及復
蘭州檄先大夫兼攝臬篆日則釐畫軍機夜則判
理刑獄案牘如山片言立斷先曾失陷地方文武

郡吏誰爲首亂誰爲脅從甄別重輕全活官民無
算督買糧草撫輯鰥鴻安置官司澄清吏治經年
勞勩手口瘁瘏從此克臨洮取鞏昌先大夫勷贊
之功爲最時寧夏叛弁謀逆兇殺提督陳公鎮城
危在旦夕彼地監司時以内艱去河東千里失陷
甘肅沿邊皆無固志一日三奉
旨或將軍或督撫急遴一員移鎮將軍督撫以正在臨
戎無能分往謂先大夫在邊八載名著西陲遂具
題奉

命改授寧夏時内地猶爲賊阻從草地前驅走五百里
無人煙之地既無宿驛又無水泉以駱駝載水坎
地而炊及達寧屬之中衛值衛弁顧某征輸少急
爲亂民叢毆死先大夫立擒首惡數人置之法其
餘不問地遂寧謐抵鎮城嚴守禦調兵食撫四民
飭弁卒不數日而人心遂定時勇略將軍趙公從
天津鎮陞寧夏提督亦先後抵鎮相與會擒倡亂
首弁得
旨將參將某守備某叛卒數人磔諸市時各衛所倉糧

積年逋欠七萬五千有奇上文征比迫切先大夫
以地方新定若一急征恐生意外變急飛書上請
又密致啓于兩臺不止如監門之圖兩臺合詞具
題奉
皇恩概行捐免時同官闔屬以爲數至七萬空文往返
決不獲濟而卒邀
國恩開豁莫不謂先大夫一片至誠所感也寧夏與
固原接壤平涼未下大師從固原進剿先大夫復
捐助駝馬僱覓民夫起運倉糧刻期無悞官秦八

載五載踐戎馬之場與將軍督撫日夕料理兵馬
錢糧未有寸晷之暇丁巳
皇上追叙甘州守禦及運糧功績部議加五級奉
旨所議尚輕特晉布政司參政仍管巡道事得領
誥軸封三代爲今官先是王母年高先大夫屢乞還初
服因耿逆未平有官員不准回籍之部行不得請
及丁巳春聞閩省克復之報至而乞休之意決矣
自壬子入關至是巳六年王母年七十有九不孝
母亦五十有八家鄉變亂滿眼干戈載道烽煙魚

況雁斷上而有老母再上而有王母遠隔八千里
無從一致啓居冷署窮邊父子兄弟相依為命每
一南望鄉關不禁潸然淚落回憶數年中景況不
識何以為心何以為情也加秩之
旨未下遂為文請曰本道寒生下士叨任監司無論
國恩天高地厚敢忘報主之心即憲臺手書重疊草
木為心亦知銜恩感涕但福重命屯沉痾數月頭
昏目眩起立艱難在前河東失陷冦盜縱橫之日
尚不敢不竭力盡瘁豈今日四境已盡安寧正享

太平無事而復行疊請去官之理總之病勢日深
萬難供職懇賜具題云云當事批云該道年強力
壯即偶爾違和當即痊愈況河西歷年籌運之功
惟該道為最本院具疏入告現奉
特旨優叙豈能遽遂高尚之請也用加調攝視事再詳
復以書慰曰朔方重地素號難治之區年來幸賴
揮霍長才屏翰保釐不獨為地方得人慶而不佞
藉以勖勤正非淺鮮屢接來札以令堂太夫人遠
在故閭未獲定省亦人子之至情今八閩既經全

復烽火無虞白雲在望萬金家報應在眉睫萬不
必遂動蓴鱸之思且
朝廷需才如渴而不佞恃門下如左右手一旦翹然
求去想門下心亦有所不安也又書曰循良進退
實關地方安危況銀夏要區數經兵火之後仰望
仁人之撫綏尤急今求去迫切如地方何如不佞
諄望之意何故門下屢次相聞實不忍名賢遽爾
拂衣也又書曰河朔重地值鸞鴻之際得門下四
應長才調停安輯時見地方寧救民物樂育惟此

游刃之餘不難致治上理屢接乞病之請一時偶
恙易于調痊意再勉留者為地方借賢良為門下
成大業耳從此調攝何難漸愈將來大展經濟前
途正自難量焉先大夫艴然曰何求退之難于求
進哉又詳曰輸運微勞臣子常分乃蒙
皇恩浩蕩晉階三品忝列叅藩即捐糜頂踵無能上報
朝廷何敢復行求去非徒誼所不安亦心所不忍但
本道因積勞成疾數日以來更增沉重轉卧牀蓆
危急顛連現今僉判不能手書案牘不能披閱一

切文移皆置高閣懇賜具題遴員署理不致萬里
孤踪卽塡溝壑是
皇仁普被澤及邊臣亦憲臺洪慈推恩草木也始得院
批云黎叅政數載邊陲賢聲懋著新經優叙晉秩
叅藩況四民攀留至情本院亦豈能恝焉聽其徑
去但據呈詳懇切仰布政司查明驗視以便具題
至是始得奉
旨予告是爲戊午之十一月嗟乎先大夫此時年纔六
十也先王母尚健飯也且

皇恩寵眷有加安知無不次之擢卽循資履進需次卽
可藩臬八年塞上勞苦功高輦上諸公多以節鉞
相期勉乃陳情至再至三卒全歸志當地方多事
不避艱難及土宇敉寧去一官如敝屣全忠全孝
大節高風後有述者循良傳中不識位置我先大
夫于何等也離任日囊僅十餘金督撫將軍暨提
鎭藩臬諸公各出兼金爲道里費飲食裘馬之餽
甚夥相與執別郊坰泣送至四十里又遣勁卒護
行出關及捧

誥旋里門雖數經兵燹家徒壁立喜白髮高堂眠食無
恙時仲叔從壽州久謝政家居季叔尚未謁選怡
怡兄弟聚首一堂養志承歡備極人倫樂事回視
前數年中所謂遠隔八千里無由一問啓居時卽
頃刻三公寧肯易玆一日哉己未夏六月爲先王
母八十一壽率子弟孫曾數百指再拜稱觴賓客
塡門梓里中罔羨先大夫之勇退奉親而尤羨先
王母之高年備福爲一時僅見云辛酉二月先王
母告終雖哀猶孺子而亦自幸得不遺憾于終天

也先大夫負性豪上器局雄偉留心經濟于禮樂
兵刑天官律曆無不涉獵殆遍諸可以資善扶義
者無不爲推誠接物人無間言外若和緩至臨大
事爭是非則不避權勢毅然折衷于理故累試煩
劇動著聲績在官日未輕羈一囚未罰贖一犯視
國事如家事視百姓如家人水旱災傷及民間少
有煩苦則朝夕呻吟雙眉嚬蹙從遊弟子服役僕
從見者怪其認眞乃爾久亦化之或地方少泰爲
先大夫助喜或煩難多事亦爲先大夫助憂也讀

禮罷搆溉本堂數椽著述其中老年嗜學彌篤非賓客酬對未嘗一刻釋書卷四方問貽雜至手荅箋疏不假思索自朝至暮無倦容凡使客過汀南者無不以一得望見顏色爲幸海內求言之士恒屨滿户外得其一字珍同琬琰好書畫一見立別眞贗晚年撫几臨摹筆更遒勁教家甚嚴子弟進謁不冠不見稍不謹雖長亦受杖督課子孫不得干預外事時時稱述先世以爲子孫訓定祭享之禮增祭田以供先祀友愛兄弟與兩叔同居六十餘載未常分析生平積俸悉以上奉王母家政悉委之季叔自少迄老未常手名一錢三黨中貧不能嫁者助之奩死不能殮者與之賻捐貲買東郊隙地爲義塚凡窮民及流寓之不能歸者聽葬性喜朋友朝夕接對殷勤道故和藹樂易無少長皆得其歡心布衣蔬食置酒宴會不踰五簋家居二十年貧窶無長物郡邑大夫時時造門請教終不以一事干瀆至表章先賢誘掖後進凡有一言一技可稱無不推獎踰分以故藉以成才者甚衆閩

浙總制姚公及巡憲鄧公各延請講學課士卷月送丹黃國中有大著作及歷任學使刊刻閩牘必徵序文以弁簡端海內選家謂其古文清新俊逸波立峯迴未常步趨于古人而無不與古合貞韓歐繼起功足砥柱末流而詩篇則杜紫薇劉隨州是其流亞又時出入于香山放翁間豈阿所好哉所著有託素齋文集一刻二刻詩集一刻二刻三刻仁恕堂筆記理信存稿諸書行世其餘詩文續集及四六尺牘時藝雜著未登梨棗者尚多容嗣刻以公諸世先大夫諱士弘字嫓曾生於萬曆戊午年十二月初八日辰時終於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八日辰時享年八十歲元配趙淑人前先大夫七年卒生男四長即文遠順天辛酉科舉人選山東濟南府新泰縣知縣娶李氏鄉耆倫公女繼娶余氏明經浦城學博時懋公女次翰遠貢監生候選州同知娶唐氏前庚辰科特賜進士户部湖廣司主事夔公子廷鎮公女次致遠丙子科舉人揀選知縣娶賴氏邑庠生一鶚公女次祁遠幼

業儒聘太學生胡公士鐗女女三長適太學生馬維藩次適鄭維熊次適胡紹虞孫男六長維昇邑庠生娶黃氏邑庠生文集女次維星邑庠生娶趙氏邑庠生坤女次維景郡庠生娶羅氏辛酉科舉人湖廣通道縣知縣才徵女次維晨幼聘太學生候選州同知李楷女翰遠出次維晟幼未聘次維昂幼聘邑庠生鍾豫女文遠出孫女四長適候選拔貢生閔遇亨子郡庠生泗驊翰遠出次許字拔貢生梁公鼎乾子候選州同知達子餘二俱幼文

遠出曾孫二長和孫維星出次易孫維昇出聘邑庠生湯霖遠女曾孫女三一維昇出一維星出一維景出俱幼未字嗚呼痛哉不孝孤等遂不及見我老父哉病中手著治命一冊密付司書戒勿令叔弟輩見恐增其酸感也猶手荅圓通半石上人書曰老病侵尋無能措手真如索逋之家恐伐毛洗髓不知能完此諸債否迨閏三月之四日得文遠選新泰之報接見親串坐次敘述生平始曰得無賀者在門弔者亦在門乎初八日親識入都尚

手書家信囑孤等謂死生離合數定予倘不起爾兄弟毋得過事毀滅哀哉孰知此日之書遂爲絕筆也十五十六日每蚤午餐後輒閉目熟睡翰遠請曰得無以兄弟爲念乎曰無庸也坐此無事做胸中空洞無一物此時境地去神仙不遠猶啖粥如故晚餐令進數匙請益曰汝曾見有餓死病人乎却湯藥祇命時進參湯十七日午呼翰遠將先代名臣像于坐側令書貝葉玫第標目書畢曰亦完此一未了事復命檢詩文雜稿徧閱曰此予一

生精力可善藏之哀請所語曰大事數定無他囑惟勉事孝友做好人而已更進孫曾輩誥誡殷勤謂吾願爾輩爲孝友子孫勝爲富貴子孫也神恬氣靜絕無驚悸滯戀之念晚猶進粥數匙扶入安寢十八日蚤起時天漸熱命更單衣披至中堂索粥復起如厠還就坐喉中微響數聲兩叔弟妹孫曾環侍奉啓手足端坐吉祥而逝先大夫自得疾至是兩月未常一呻吟牀第旦夕未始一廢盥櫛危篤時闔城父老咸歛分延僧爲先大夫薦佛事

事待舉而遂不起亦可以見先大夫之為人矣嗚呼痛哉此得于翰遠弟之泣述也孤等寧料其不及見我老父哉使于去冬蚤示微疾必不成此數千里之行也以七年不忍刻離之老親而忍聽其長往也生不及侍湯藥歿不得親含殮罪逆通天亦何用此不死之身為也今萬里歸來煢煢在疚上對靈牀祇得憑棺長痛哀哉天乎孤等何辜而抱此終天之恨耶嗟嗟典型凋謝後進何依泰山梁木之悲又豈僅孤等一家之私痛也哉先大夫八十年中行畧更僕難數苦塊餘魂又不能一一記憶僅述其一二告于

大賢君子一賜覽觀而錫之銘焉則光施泉壤孤等之感戴亦死且不朽孤哀子黎文遠翰遠致遠祁遠泣血謹述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年眷弟劉元慧頓首填諱

右託素齋集詩凡四刻前三刻皆　先君子自選刻其四刻則已選定而刻於今者也文凡三刻前二刻亦皆自選刻其三刻則已選定而刻於今者也詩凡分四卷文凡分六卷治命行述附後共釐為十冊序凡十四篇自序者九仲父序一贈序四四之內仍有重姓名皆如手澤罔有增損不孝孤懼先業之失墜而罹罪滋大也謹合前後集授梓氏嗚呼　先君子德行之淵懿文章之醇美政事之精嚴當必有岩穴之耆艾與　清時之英彥執筆而傳之不孝孤把卷涕零不知所言且言一則遺萬義亦不敢出云

雍正二年甲辰臘月丙子不孝孤致遠謹記於京師寓舍

託素齋集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黎士宏撰士宏字媿曾長汀人順治甲午舉人官至陝西布政司叅政是集詩四卷文六卷詩集凡四刻文集凡三刻蓋積數年而彙爲一冊故每刻各體皆備士宏没後其子文遠復合而刋之自序稱少時詩好李賀文好王勃今覩集中諸作大抵多宋人末派絶無一篇與子安長吉相近者蓋嗜好雖篤而才地則與之不近也